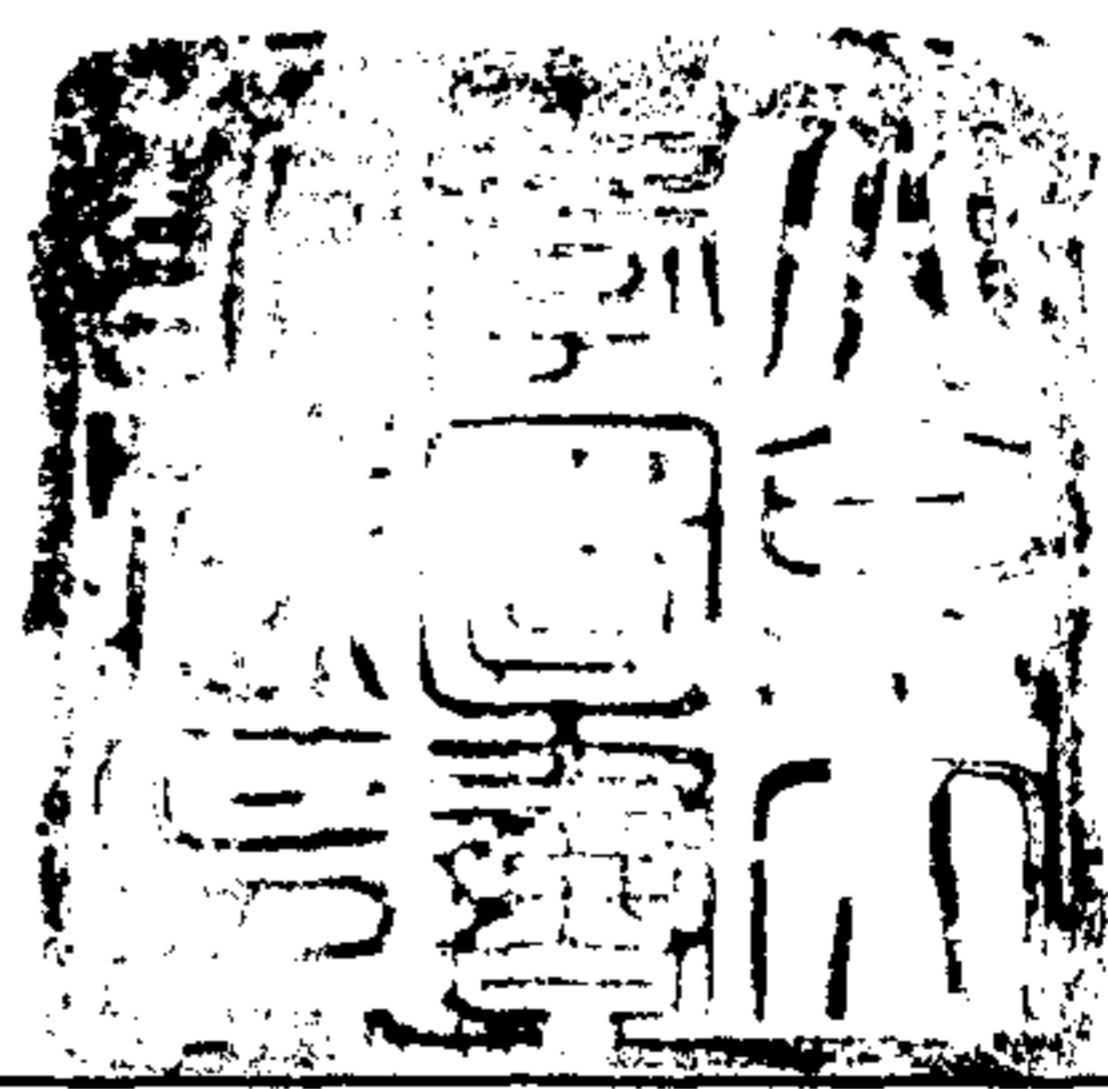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〇・史部・雜史類

皇明史概一百二十一卷（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皇明大訓記十六卷、皇明大事記五十卷、皇明開國臣傳十三卷、皇明遜國臣傳五卷首一卷）（皇明大訓記卷十五至皇明大事記卷三十四）

〔明〕朱國禎輯

2734/10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五

臣朱國禎輯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

建市書慮遠行不敢自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

上曰福建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構亦何必言

審度而後行亦見敬慎其令有司依時直為買紙摹

印工力亦官給之

○已巳 上御齊宮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

往好進諛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

受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

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

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賜虞二出滁州

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 上曰禎祥

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

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

遑寧處駒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

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

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之如父母動作與

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

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

甲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

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

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 上覽歐陽修文至夢十求賢之說顧侍臣歎

曰君臣相親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

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

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

千載奇遇繇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

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

必生賢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于天矣

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

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識用王梁豈不

談哉

○丁酉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為先五刑三千不

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賕賂寬縱不孝吏之

壞法莫甚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忝父妻收兄弟之

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

京師如律鞠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

職承襲永為定例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廣東高要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璉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三月壬子四川江安 戶杜思聰訴本戶茶株枯槁人丁歿亾積欠茶課郡縣責徵日急乞如例免雜役得專辦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

八訓記

卷一

三

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則民不得盡力於此矣即令四川郡縣緩其徵茶戶當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取利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課決不可增果虛耗則當減稅課一切從寬

○乙丑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

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也

○已巳諭六部都察院自今當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繇爾等不體朕心凡令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亾賴十數為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為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

八訓記

卷一

三

○庚午諭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朕聞 太祖嘗言吏心術不正不可任用 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須擇人苟有贓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四月甲申 上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

帝猶為彼善。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慈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繇
異也

○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戶石安等送官馬至
京中途馬多死繇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
償馬 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
官司未必以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
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
罷不錄 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

六訓記

記憶 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才之
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為州判官

○戊戌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
英言 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
人赴京隨從滿歲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
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
意益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
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
上御文華殿讀典謨有感成詩示廷臣詩內云盛治已
如此端拱已無為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惟

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謹竭力殫獻為又
云斯言出誠惻勉旃爾勿違當積明良歌毋取伐積
譏蓋示交修之義云

○乙卯浙江上虞縣人李志道充軍死其孫宗侃已中
鄉試而衛追其補役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事例開
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 上從之曰 祖宗立法
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遵承舊制又何急於一
卒之用乎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璉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
例徒流職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
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汙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
所激勸其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
論法司知之

六訓記

卷一五

三五四

○丁丑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
省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為甚其民艱難所宜寬
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料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
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
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
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為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卿等宜體朕意

○北安州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
題本以遠至北中門守衛官不官傳遞 上命取所
進本一視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
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在
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 雖敵今敢若此不可寬貸
其執付法司罪之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
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
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
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

官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違或因他事犯徒流者
裡衛分調邊衛邊衛調極邊雜犯死罪依例降一等
調川從之

○癸亥行在金吾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王榮李舟為將軍今上直帶刀 上命
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
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
孫無忌人閤忘解佩刀為是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
而擅令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

大臣亦 贊

七月甲子御史沈閔受土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
引伏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 杖 上曰
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 矣豈可貸
其免杖發戍遠東邊衛

○十月庚辰 上臨文淵閣楊士奇等侍 上命取經
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而以特政從容者久
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餼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
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
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
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從
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
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
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
頗近古後一變為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
得專方面唐遂以亾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
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
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
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
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太僕寺請遣官問華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華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其可謂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是年 上屢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楊士奇等上表謝恩 降勅賜詩褒答勅曰朕念卿等亮之勤斯夕弗置問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于懷詩曰

大訓記

卷一五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咨前處回看文星爛有光再幸時天日清和 聖容悅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曾榮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監酒候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秘閣弘開富與開克棟之積皆

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示寇左右環文儒瓊瑤錦繡清響振寶閣

觀香煙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矓絢綺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宴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且暮切磋商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宋凌相如玉璽滿賜黃金

壹易哉及時相屬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庶虞戊子早朝罷 上復臨視文淵閣儒臣叩頭畢列侍左右 上從容顧問所致職業遂共論古帝王及 祖宗時事 上甚悅命中官出內帑鈔編賜儒

大訓記

卷一五

三六

臣又親書御製詩一章 御製侍爾操賜諸大臣 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泉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為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泉草為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為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

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繇未心靜之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同家子曰政務煩雜小人侍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二月己卯行在光祿寺厨士告言光祿竊減外夷供給之弊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論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

大綱記

卷十五

三六

有定規比間擅自增減應曰古人率不能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膠於江與衆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言輕

上以河南頻罹災傷遣侍郎許廓巡撫賜詩曰河南伯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欽始早澇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易繇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命往勤撫字徒者必緩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勸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旌聲

乃誠庶用副予意

○壬辰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論曰方今春和朕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驟驗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不顧民間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

大綱記

卷十五

三六

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諮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員辦諸物但槩派徵更無分別山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旱澇悉繇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者什不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為

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節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庫無闕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統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默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初明日頒行

○癸巳勅行在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天訓記

卷十五

三十一

○上以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寤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數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躬乘健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鞵以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咸悅山

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 駐驛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卽 二陵所在母后望之悲感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益欲知稼穡之艱難自即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倍念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不能捨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者屢及歲實王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路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少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謁陵務從儉約蓋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爾 徐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天訓記

卷十五

三十一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

在春去久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親田隴間尚未
有耕種者心為之憂今雨連日皆霰霖不驟遠邇需
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

同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天服不
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
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
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淡正邊民耕作之時
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勅

六訓記 卷十五 三十九

邊將嚴備

○癸卯 上閱馬命武上調習之種謂侍臣曰軍國之

政馬為先務今尊虜固當懷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
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
對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 少怠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

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
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譯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耒耜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

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
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是日駐蹕沙河
上侍膳既徹 皇太后語 上曰今日道中觀生物
暢茂農家長少咸趨所業吾心樂之皇帝試作賞春
之賦以道吾意 上立草以進 皇太后覽之喜甚
曰皇帝其知吾心也

○己酉車駕至京城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謁奉先
殿 上率皇后奉 皇太后還宮行禮畢 上御奉
天門朝羣臣退御左順門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少保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

六訓記 卷十五 三十九

田召而問之知農事之艱難吏事之得夫因錄其語
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
暮謁二陵歸過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
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聽曰
勤我事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
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
功而寒饑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能逸乎曰冬則執
力役於縣官 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若是終歲
之勞也曷不 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

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買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則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則闔家失意戚戚而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農荷無水旱之虞而能動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無憂且且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又問口若平居所親惟知農之勤乎抑尚他知有知乎曰我鄰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

大訓記

卷十五

三十九

失其所也而陞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不忘也其一人率實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請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違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乙卯 上御奉天門策試舉人陳詔等一百人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養樞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示諸讀

卷官

上以 太后記憶 仁宗品題大臣語論楊士奇曰前日陵上汝等謂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官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議評言輔雖武在而達大義塞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爾等持正 避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后之盛德

大訓記

卷十五

三十九

○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密奏湖廣大藩楚王兵阻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糧北京就留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不納頤謂侍臣曰從來楚藩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爾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士之心鄰哉瑄也

○戊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不

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漸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為過之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者秉執而杖殺之民妻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死法司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人瓜果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

○巳巳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門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廟行工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薩琦選端業錫陳瓊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聞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為廣吉士送翰林進學給酒餅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阜隸 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

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情無成則黜之

○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違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誦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為耻不若已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

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於未玉牒成楊士奇楊榮奏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繇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 上曰然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

下都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每歲禮選智勇廉能一人送京都督府會官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心訪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求勿有遺才蔽匿不舉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巳酉永清縣奏蝗蝻生 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來聞

○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賊應流如例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勳榮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全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貪賊得罪將何面目視人罰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過庶幾長久

○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 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杖之一百御號督察

○六月辛未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因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敬天勤民為本光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修舉則漸至廢 又如稱兵動眾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大象下驗廢物以修人事耳 又曰明堂之制不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

○七月巳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豈非偶然唐虞之時焚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子孫享國長久亦惟培植之有素也

○壬子江西按察司奏千戶文莊等以公用為名斬伐分宜縣民山木及奪商人已買之木探民家財震驚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已請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不學但知貪利亦疎風憲之

臣不能振舉法度縱之無所忌憚其令廷按同按察司官鞠治

○丁巳 上謂行在戶部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業業他徒只緣有司不善撫恤橫征暴斂致其如此比聞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責在有司爾即檄示各處戒約務從寬恤若有擾害致其逃亾者必罪不貸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止不許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

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力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壬申湖廣按察司奏五開衛指揮倪善趙興懷私不和妨廢職務請 治罪 上諭顧佐令按察司俱治

之謂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誼當情意相孚可否相濟譬如操舟行車雖衆論不齊但欲舟車可行而已何必爭競此輩膠於私意以致妨廢職務若倉猝發夷有警不能協和何以濟事其治之示儆

○甲申 上罷朝謂郭璉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跡也今天下木嘗無廉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丙戌 上御文華殿學士楊濬等侍講及治民事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進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宗學重教

○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

監生買布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餽
遺請罪伯大 上從之因論顧佐等曰古云無諸已
然後非諸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
以潔已為先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顧侍臣曰唐
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
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
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
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

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
人訓記 卷一 三

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
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
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
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
之根本豈偶然哉

戊申 上諭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於撫
字及富豪之家放貸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
既招復業蠲通租免差徭以優恤之尚慮貪墨官吏
并豪民仍前肆虐兩戶部榜示天下嚴禁約之并勸

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恤有擾害者罪之

○甲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汪奉許子謨為翰林院檢
討仍典教事初監官考滿者但復職至是行在吏部
言奉等應照前例 上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固是
優待儒者但他官九載俱陞職監官獨不可陞乎乃
陞二人為翰林院檢討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
學術才識出眾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
可用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
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
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釋
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
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効勗爾師生毋添學
較其興學篇一原本于 君上之躬行

十月己巳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上官有犯奏請提
問而蠻夷特恩每犯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
上奏請六品以下即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
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
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丙子 駕發京師蹕泥河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

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
軍不許人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
營知悉之壬午蹕雷家站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
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凶之復
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凶國之主雖山不崩
國亦匹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
已

六月 卷一五 三十一 手去

○丁亥 蹕洗馬林晚御帳殿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
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
相討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
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
私然後能服天下

○十一月癸卯湖廣沅陵縣有虎患勅總兵官肅授等
捕之 上因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瑾曰古之守令有
善攻者雖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

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飭之使之修改弭患則固勝於
人力也

○十二月戊辰 上諭郭瑾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
卿當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
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臣
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留意
庚辰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羣臣
遂進和章 上視閣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為
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沙殄遺蝗滋茂宿麥迫冬
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

六月 卷一五 三十一 手去

夕大雪盈尺徧于遠邇民心以喜朕之喜也
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
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
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
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
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
自益哉

○丁亥合巽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畢 上諭羣臣曰表
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相安皆緣天地 宗
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

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
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祿於永遠一曰閏十一月戊戌

○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
居大窰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

差類煩為有司過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
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
皆復業

○閏十二月丁未諭行在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
民無實便非誠心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
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過迫而民念困四方奏

大訓記

卷一五

三三五

逃亾逋賦者皆已故朕聞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
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
無虧于民戶部議以十分為率三分折漕布三分折
酒絹四折鈔 上曰布絹酒幅者亦難得宜只隨
民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少受實惠
○丙辰保安王志垌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陳懷故
宅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
宗室之親朕豈吝借但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
中而遠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果空閒則與
之

○庚申諭張本曰前者部書凡民年七十以上及篤殘
疾者許一丁侍養因思各處軍軍比小官無獨子而
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中 上曰有司勘
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以上及篤殘疾者
許於近衛所充軍

大訓記

卷一五

三三五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六

臣朱國禎輯

宣德六年正月二日丁卯初工部奏遣侍郎黃宗載與
廷用往湖廣督採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
至是 上聞湖廣旱災民困遂罷其役以 勅諭之
曰北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
中道路崎嶇猝難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
流已得者令軍夫運龍山殿其在山與漂流未得者
悉罷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聞毋踵前
非以遺後患爾等即日還京

○二月己亥彙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阜隸御女
任祖壽受其馬減為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
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法度廢
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卽位以來屢詔有司舉
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
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已求售
非之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
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卯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

者蓋嘗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避世遺
人一已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
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忻戚宜
樂之暇侍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
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詩曰天之生賢道蘊
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晉古君子孜孜
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離羣豈非
逆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皆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猶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

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近高蹈雖逸其身而
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上將爾揚已勅
吏部

○甲辰 萬壽聖節勅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
禮部尚書胡濙 御製詩親宴內殿 勅曰予承承
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
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羣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 皇太后祝萬萬歲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
幸自惟非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塞義楊士奇
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

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何能悉達

○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大訓記

卷一六

三

三

○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糧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俟民田起科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禮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丁丑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歎井田難復 上曰朕謂爲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斂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爲瓦剌所逼率家屬南奔請出兵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

未有大過今勢窮蹙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若又逼之於險豈仁者所爲哉

○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誠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願侍臣曰朕嘗聞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已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甲寅行在吏部奏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考試中有

大訓記

卷一六

三

三

軍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下棄之命考試如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言禍福以誑惑小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小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

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寧王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夫迎送輒生事推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法詔佞成風其榜示禁

大訓記

卷一六

三

四

約違者悉罪之

○甲戌巡撫江西侍郎趙新

新字以新當陽縣人承

吏部郎中行在吏部右侍郎趙新視江西計平蠻寇兼督稅務察吏治詢民瘼議以漕准之舟順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正統四年改南京吏部六年調南禮部八年父憂十年起復仍吏部考功郎彭勗相左擢之出為副使上諭不年十三年江淮多事出巡撫山東并淮安等府九年滿加吏部尚書仍巡撫景泰三年新歸 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山沒劫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

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

古人有單車喻賦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略何如不在與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應捕

○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齎贓罰銀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府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倍所司何不體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并解無以勞民

大訓記

卷一六

三

四

○丁未 上出御製閱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建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釋賢毋使農民受弊 詩曰農者國所重入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且展昏豐年僅能給歡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繒絮溫恭惟 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常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癸丑建昌府知府陳鼎以縣丞徐政率里長供給飲食日費鈔五十貫貪婪害民執之械至京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廉節若

子務養大體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續者不可學邪
又奏荆府承奉蕭韶疆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
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繫縛捶辱軍民掠
取財物 上諭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
藩凡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
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鞠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
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
遣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六訓記

卷十六

三九三

○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瓊言松潘蠻叛服不常
而山林溪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

種彼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
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
之使不為盜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
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
賭博其人誘之盡竊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素屍水
中當輒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公賴少年一
迷而不反未有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
訓戒使務實彼不接於兒聞則心不亂矣今死者亦
教之過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

怒吏王俊慢已因事捶殺之并捶殺其父叔兄三人
冀得息詞於律應凌刑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
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先以暴怒為戒誠是
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六訓記

卷十六

三八六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奏強盜及獄請遣人
四出擒捕仍緝衣衛執其巡獄官及司獄卒治罪
上諭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憫而
侍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押人復被害矣此縣堂上
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
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癸未常州民陳浚以賢良舉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長
濟在營善次冷兵部尚書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

八年入十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璉曰洽死王事
濟事 先帝亦博學今後又以賢良舉非賢毋無此
三千其免浚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晚

○八月癸巳朔 上諭顧佐等曰各處體審官員本欲
分別賢否使人有所激勸近日累有奏陳言姦民據
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惡為去留紛紛不
已朕惟矯詐者固多誣枉者亦未必無之卿等其以
朕意申戒飭之去取務合至公今後有徇私偏聽以
枉為直以賢為不肖者必罪不宥

○庚戌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材木
六冊記 卷十六 九

皆備惟少油鐵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工
部尚書吳中曰武將典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
而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修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
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
不可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
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
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營
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鞠問而原告皆

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
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誣詞及當質對恐露實情則
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
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
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辛未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
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
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壬申 上遇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
高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
六冊記 卷十六 十

非漢高比也漢高論蕭何曹叅王陵陳平周勃後皆
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為失當漢高優矣自古
人君知人為難信哉他日又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
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
未明

○十月乙未甘肅衛有妄冒陞職者 上謂兵部尚書
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
得則材勇之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
以使人州衛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果常陞與否具
實奏來務合至公無偏改過

○巳亥 上諭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政務關係民生利病日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人比來有相明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舉職速宜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用之又諭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匪才

○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家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冰凍軍士家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蓋

為國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憫况新建衛所室未創糧未備良言亦是宜來春發遣遂令兵部移文諭政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楊士奇等諭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茲回再安社稷 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稱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詩凡九章詩曰 上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亂 帝用厭夷狄

恭求令德宗惟祝善慶積需然啓其祥疆宇俾開闢

一恭惟我 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而

允塞篤志仁義兼亦復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

光澤 維時屬邊屯畝畝自足適進退與道俱至德

信貞曰 皇天鑒昭斯寶命所繇錫篤生 太祖聖

配天立人極 海內如鼎沸土壤紛割折蒼生靡怙

恃俛伏斃毒螫仗劍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

南一舉下西北 曠哉六合內腥穢悉盪滌三光復

宣明五典重修飾遠齊堯舜德近過湯武績遂令普

天下 丕養樂休息 太宗削姦回繼奠宗社祀聖文

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合修職庶邦

承覆載貢獻來九譯 昭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安

民視如傷恭已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

天益清穆皇道彌正直 正本所自隆 仁祖實啓

迪祥深源具廣天派津洋溢 聖神紹傳序茂衍萬

世曆造商本玄土與周美后稷 茲予嗣鴻業時興

謹申勅 四聖赫在天悠 貽法式保佑勅中春負

荷愧綿力稽首陳詠歌庶用示無敬

○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 凱字容縣人國初

揮同知永樂初朝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
征虜前將軍印總兵鎮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
統三年卒賜祭葬訖性剛毅智略宏遠嚴而有恩
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人謂前後守東
陞者莫能及 上廣寧馬市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

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為市蓋以其服用之物
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
是懷遠之仁

○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 驥字尚德鄆城人

太學丙子拔太學生十八人為給事中驥得戶科奏
罷征商重稅坐事免薦知新鄭東安二縣東安有獄
八訓記 卷十六 七

食娶婦之子驥惻然禱於神狼還死噎所陞刑部郎
中號十餘事多見採內尋坐累請戍保安洪熙改元
薦遷御史操履益堅再陳時政十條議行宣德六年
簡廷臣為郡守遂知河南府與治補弊雖奸押強道
不拾遺再考卒于官民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
為立廟歲時水旱禱焉 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
而誦辱之事聞 上謂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

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

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

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

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

過致書伊王宜謹守 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

與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辛卯漢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張迪及

所屬知縣求薦已為知府事發當治 上諭羣臣曰

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已誠有之人將來我

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得之

何顏於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教授

知縣悉罪之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

頗稱公今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

為名擅差山官內使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

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

大訓記 卷一六

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

事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捐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

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

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

人等有受內官內使苛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

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

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

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

悉處重罪 上退朝御輒清官諭太監王璫吳誠等
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

戒諭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託私遣內使在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含冤歸怨于上朕何繇知天地鬼神共怨事乃發露琦以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惡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大訓記

卷十六

三十一

○十二月丙申朔上屢詔求賢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又自爲之序其畧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於用也故其未仕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爲高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爲法顧乃卷而懷之遜於溪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爲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爲賢哉

宣德七年二月戊戌 聖壽節先是天久不雨 上恐妨農耕以祭社稷居齋殿存心懇禱至是祀禮告成

陰雲以合大雨竟日田野霑足 上以神明感格喜而賦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茫茫寰宇天赤子 天與祖宗同付畀萬幾之暇予何營一念惓惓在民事春風布和二月初農家舉趾趨畝會河水融洋土膏潤發育頓承天澤敷是時國典方祈歲先社先農致種祀端居齋被豫對越交合神明在精意東方未曙霞彩紅鵲鳩聚啼煙樹中寒威微微作料峭雲氣冉冉浮空涼甘雨從朝浹永日大地涵濡深滿尺蔬畦隴麥望連延一夜青青總春色聞闕試以人情好好語相傳通行道今年豐稔定可期家室歡娛共相保氏

大訓記

卷十六

三十一

惟邦本著聖經民心有喜予心寧鞠躬薦禱感神惠碧天湛湛昭華星紅燭成行照金節疊鼓清蕭導還闕民懼神格嘉慶多舒與一題甘雨歌

○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深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劫朝使豈可以爲常事自古寇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欲養驍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其實對

○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清若果口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

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三月庚寅朔 上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擁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

大訓記

卷十六

三十四

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負下民耕作既勞勿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易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
四月己丑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 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較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

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便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奏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二十餘戶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外請發軍掩捕上諭兵部尚書許廣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寬待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輒欲興兵捕之所得幾何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為上策爾移文令廣慎固封守勿輕出兵

大訓記

卷十六

三十五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煙墩十里為虜寇所執卒後逃歸自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匿不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繇小人苟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鞠之定罪以聞

○丙辰御製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諭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臯稷契輩為之臣猶致傲如此況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論因取古人箴傲之義凡中

外語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二十五篇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

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

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

人即位之初與學較屬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

遵世祖之法是為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好黨畏禍遂

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永至順帝在位既久肆

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

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正

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

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因論漢唐開

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又曰天下之廣未必無人但係于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八月乙未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倚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果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為心故往往視朕言為虛文此錄吏部之急忽也其降勅責之

○九月庚午命邊將率兵巡警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雄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宜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居庸善調度請以補指揮通政司以開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若錄軍中所

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為臣者但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憲典自是武臣不得自相保薦

○庚辰 上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

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

有愁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

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

言農桑衣食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織

勞動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掛於宮

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

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視織婦勞春深蠶作

繭五月絲可縲縲絲準撥織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

理之有緒纒上弄機杼拋梭窻下織蠶斯動股織未

停鷄聲三號先風與機軋軋不覺息辛勤累日帛始

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蠶益累絲繇寸積為丈上

洪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扶續紛紛當時富貴人

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憐

汝 上又於燕閒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

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

陳後稷公劉致王業之跡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之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所有微屬爾等其書于圖之右

○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趙瑛金玉振等

貢饒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曰朝鮮貢獻頻數

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 鷹何所用

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

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

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且早行

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

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與祭之官皆以虔

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

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官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

煙火不從願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益一心

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煙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

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斂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

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癸酉 上晏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

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存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
徭薄賦足以致富庶興舉學較博崇孝悌足以立教
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批兒祥指揮伯蘭火者等告
宣德四年未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劫其人口四百馬
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官
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
勅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即令沙州衛追還不然
具奏區處

○四月丁亥 上謂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
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簞玩味亦得
陶次開箬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格筆之類今修葺廣
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
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
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因出廣寒
殿記示之記曰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廻
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峻
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崖左右二
道宛轉而上步蹻屨息乃造其顛而飛樓複閣廣亭
危榭東西拱向頽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寒

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映雲霞
納日月高明闔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
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隔
寰中之勝集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
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
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
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
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嗟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
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故都也備於諸子以命汝
莫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屬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
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臣戕割宗室舉四
方全盛之師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
矣賴 天地 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屏身羸老安其
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慰安 社稷而至于今日
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
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
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良嶽也
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徒於茲元又不戒而加倭
焉嗚其慮思其人夏書所為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

始來就國法其後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存儼
 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
 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
 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
 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
 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
 嗣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
 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
 隨遂命工修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
 訓筆而勒諸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
 年

○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
 備禦官軍量退其軟弱還助運糧守城懷言諸處官
 軍七為三番猶有番蠻出沒乞如舊額調征官軍仍
 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黻曰松藩昔無多
 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為非比午以來有總
 兵官領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無禦之彼
 只利軍馬之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即遣人馳驛諭懷
 必如寧夏例不許飾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所歸
 ○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

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
 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皋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
 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
 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
 盛治當本諸此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
 府祿昵尼祿等爭地讐殺蒙遣行人章聰侯璉奉勅
 往諭之皆悅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
 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
 天理未泯特患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
 化

○七月庚辰四川副使朱與言 與言字一謬萬安人永
 湖廣金華四川副使與言與言字一謬萬安人永
 南副都御史上疏論時弊極切 上納之尋乞休

家居肅然如在官衙人有小不善惟言設科取士

恐其知越按韓雍嚴禪之式其家

聖朝盛典洪武間考官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比

司多舉親故去取不公今後考官必訪求文學

之士上從之顧謂侍臣曰朕亦間在外舉考試官

多出私意蓋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已無學識安能

分別人之高下賢才鮮有不為所枉矣

○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

千戶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俞事張淮及

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上勅亨曰虜乘

間為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干

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

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

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

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道去以四萬騎

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

于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囚

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餘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先

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

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

專斷法乃復追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具以聞上

曰書云子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

載得引經為斷今詔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

可寬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

得中央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今捕論如律刑

科給事中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上曰爾言固

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自勵

○甲申吉安府知府陳本漢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

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修忠襄公楊邦乂

忠簡公胡銓益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萬里信

國公文天祥缺祀典乞舉行勅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

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

有司以時修葺祠宇

○十月上為詩勉庶吉士曰國家有賢良豈但務精

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上周家重俊

宅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册之著

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惴是科凡百人中豈乏

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

載藉摘辭務淳歷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

明德最哉副予心奮志毋自畫

○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初王

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較讀書

於賜之書且勅禔曰王欲遣子入學其見務善求道

之心但念父子遠遊情不相舍兼山川隔遠氣候不

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

王以為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三月 上視朝罷出思賢詩示羣臣曰予嗣

守 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維致治之道必有賢臣

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

著予志詩曰天命有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

違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

聖咨千臣隣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臯夔以暨周

召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真惟欲得

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爰命彼皇華歷于丘

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工庸翼我工度天鑒昭

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啓予沃予以迪光

德湯其耿光有永無斁

○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

多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

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

一傳禍生閭閻朝至戎荊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

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之

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

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

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汎差

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祚方殷

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

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

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

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廣及山西蔚州

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

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若屑屑與較反生事

端其已之

○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

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

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中間必有詐偽爾等

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九月戊子 上率師巡邊駐蹕懷來夜召楊士奇等

禁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
人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

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
須嚴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

此朕馬上遺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

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入有當言

者勿隱至宣府大獵會諸將密請於 上曰此外不

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 上曰彼不為

邊患即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

終不能保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

耳非為捕虜且嘗遣人撫虜矣今 上擊之是朕失信

豈可為乎爾等固是為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夜

召楊榮問曰諸將皆言虜在近邊掩擊之可不勞而

成功何如榮對曰黠虜詐恒遠哨瞭今 車駕至

彼必且先遁恐兵出無所得而自此失虜心 上曰

何也對曰 陛下遣行人齎勅招之今打圍其心志

從所便今或出不意擊之是前勅誘之來也

而遣之曰君臣同德

一月己卯 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

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泄漏邊事請
禁 上曰此必饑寒所迫 割愛以求活禁止
至失所勅遼東總兵官都督丞觀等比夷人不
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十二月辛酉 上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

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

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微 上曰

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

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

曰卿等亦常須盡言朕不為忤

大事記

皇明大事記目錄

第一卷

淮右起義

江南定鼎

第二卷

韓林兒

附劉福通

毛貴

白不信

吳天保

俞君正

田豐

鄧忠

平陳友諒

第三卷

平張士誠

大事記

目錄

平方國真

第四卷

平中原西北

平福建兩廣

平夏

第五卷

平雲南

附諸夷

諸甸

附劉太僕演論

張統銅漏銘

王奎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王奎撰黔寧王祠堂碑
程本立撰黔王廟碑
張統撰弔國使王翰林文
雲南水路
李元陽黑水辨
董難百濮考
孔明
傅公父子
儒僧
紀山
六事記
六川錄
紀水
六卷
祀典
皇陵太廟
第七卷
樂章
第八卷
學校
追祀
附錄
功臣廟

旗纛廟
城隍廟
忠臣廟
馬神
五祀之神
外郡各廟
無祀鬼神
第九卷
祀事
封建
六事記
目錄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第十卷
封賞
選舉
第十一卷
朝鮮
第十二卷
平西南諸蠻
第十三卷
諸夷朝貢

第十四卷

北兵

開設貴州

第十五卷

安南叛服

第十六卷

北征

附金文靖北征記 後北征記

平高煦

喜峰口外破虜

大事記

目錄

四

第十七卷

撫勦叛氓

未定 唐養兒 韋敬覽 松江海鹽豪盜

浙直豪頑 雲山縣 陳才 新淦縣 南溪

諸縣 錢成言 三縣刀頑 蕭彥真 顏福

祐 游僧 復設廣安州千戶 朱南勝 夏

九旭 曾法良

平閩寇

平浙寇 卞昇未祖 陳鑑湖 黃蕭養

蜀寇叛服

第十八卷

雲南府司沿革

附車里 孟養 八百大甸 孟

定 南甸 芒市 鎮康 灣甸 大侯 戍

遠 干崖 老撾 孟良 景東 沅江 麗

江 璧莫 孟連 茶山 里麻 保山 瀾

平麓川

平緬甸

第十九卷

北狩

大事記

目錄

五

復辟

曹石伏誅

第二十卷

安撫流民

改斷藤峽

石城土達

平都蠻

第二十一卷

汪直專恣

開設猛密

蔣琮驕橫	平昔安賊	平清平苗	第二十二卷	召對	第二十三卷	平蜀寇	平江西賊	平三省刷寇	平彬桂賊	大事記	第二十四卷	平安化	平寧藩	宗人構逆	第二十五卷	平河北寇	劉瑾之變	第二十六卷	江彬亂政	錢寧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七卷	大禮	第二十八卷	更定郊祀	顯陵合葬	第二十九卷	世宗召對	第三十卷	甘州兵變	大同兵變	大同再變	遼東兵變	南京兵變	榆林兵亂	井陘兵亂	太原兵變	定海兵亂	蘇州打行	第三十一卷	平田州蠻
-------	----	-------	------	------	-------	------	------	------	------	------	------	------	------	------	------	------	------	-------	------

龍州
憑祥
平湖貴苗
第三十二卷
李福達之獄
張容
陳洗 卞李鍾 張栢
張廷齡之獄
夏言之獄
王聯
第三十三卷
奄答入寇
追殺仇憐
郭勛繫死
第三十四卷
外城
葡鎮邊防
第三十五卷
宣夫邊防
陝西四鎮

邊儲
第三十六卷
嚴嵩
陸炳
第三十七卷
青州礦賊
馬祖師
閩廣賊
韋銀刺
黃中
吳平
魯一本
葉丹樓
礦賊
第三十八卷
閩臣
第三十九卷
神宗
第四十卷
國本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太祖高皇帝家世履歷與起兵渡江梗概已見

御製大政記及滁陽王傳中第天授雖奇百神雖在在

擁護而中間辛苦頓挫與危迫存亡之際上繫虞舜下

較漢祖不啻過且倍之此亦自來創業之主所未有者

蓋時方未至神龍潛淵猶可言也將至未即至之間淵

于泥淖困於魚網其可奈何事既絕異語又絕多國史

見其大凡諸家不無小異為再采摘冠於大事之首乃

若延攬英雄褒卹忠義則太祖氣魄精神全注于此

不得以一時一事論也

淮右起義

皇大父 熙祖太后王氏既遷泗州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太后陳氏四子長南昌王靖江王次盱眙王次臨

淮王 上其季也 仁祖年五十遷鍾離之東鄉 上

生已三年矣甲申 上年十七旱蝗民饑大疫四月六

日 仁祖崩年六十四九日南昌王薨二十二日 陳

太后崩年五十九盱眙臨淮二王亦他徙沒無 上無

所依從隣汪媼一日隣人江文議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媼為具

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為師僅五十日歲儉乏食各散

去 上西遊見大政記 凡三年復歸寺中壬辰二月郭子興

據濠州寺被焚僧又散去 上亦出避上倡義御製

猶未信固守以待未旬日有故人自亂中以書來招曰

今四方兵起人無寧居非田野間所能保守時也盍從

我以自全 上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前日入

以書招公傍有知者欲覺其事當奈何 上慨然大息

曰吾惟聽命于天耳後三日其人果至與語辭色無相

害意乃謝遣之復旬日又有來告曰先欲覺者不欲自

為今屬他人發之公宜審禍福去就是時元將徹里

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為盜傷

賞民愈洶洶相扇動不自安 上以四境逼迫詭言日

甚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為謀執之傷而欲加害聞于郭子興召見奇而留之

命長九人謀于其妻張氏配以養女即 馬皇后也軍

中號曰朱公子時與子興同事者四人一日孫德崖其

三日俞魯潘四人性羸瘠智識皆出于興下子興易視

之議事多不合四人怒協謀傾子興子興時多家居希

出外庭每視事四人常先至以待比子興至又悻悻

起去四人乃專決之自是會集日簡或數日始一出

則四人瞪目直視子興不自安謂 上曰諸公若此奈

一五 1120 升 續修四庫全書 4 版文句

何 上曰此無他乃簡會至是耳子興曰然明日即出
同視事未數日復止自是積疑猜防是歲九月元丞相
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
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事急解嫌防禦城得不破二
人本以窮蹙來歸然素有名號德崖等與子興反屈已
下之遂爲所制早住頗有智數摩權自用均用唯唯而
已子興禮彭而輕趙趙街之德崖等遂與均用謀伺子
興出執之通衢械於孫氏將殺之 上奮死救得出子見
與其冬賈魯與月哥察兒復圍濠力拒之明年癸巳春
賈魯死五月圍解城中乏食 上謁友人得鹽數引易
米于懷遠可數十石贍子興家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
稱永義王 上見兵衆死傷多六月歸鄉里糾得七百
餘人還于興喜以 上爲鎮撫時彭趙暴橫日甚 上
慮禍及以七百人歸于興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
雲陳德頤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
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張赫張
銓周德興凡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中塗遇疾歸甚危凡
半月乃甦僅三日子興扶節過門噴噴若有所憂且歎
者 上聞之向左右問狀答曰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
軍匱乏且無所屬欲來降未決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

可行者故惋悵耳 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即強起詣
子興請行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稍遲將爲他人所得問用幾
何人 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
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復病三日而起未遑強
行又六十里至大橋再病三日而瘥即日又南行至寶
公河隔水望其營管中見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
走還 上謂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
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去就頃之
營中遣二將出舉手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答曰
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
馬以久病步甚艱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而往 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
同往既至其帥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
我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
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
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
請先還俟諸軍趨裝即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
費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

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
帥且諾且疑設備甚至 上觀其情狀非可言諭謀以
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過其前 上謂曰吾欲用爾
能乎曰惟命乃密告以計使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
俟其至則聚而觀去即開而縱之如是者三使彼不疑
遂就縛令五十人擁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
遣人喻曰爾帥已前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其衆
皆出即焚營悉驅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率之而
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入之老張棄軍逃降其
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人又秦把頭者聚衆八百
大事記 卷一 七

餘結寨定遠谿鼻山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聚兵爲元
攻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衆二萬來降時吳復馮
國用丁德興胡淵儲興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歸附
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取之丁德興獨
麾所部百人先進一鼓而下擒其帥衆皆降 上集諸
軍諭之曰各寨兵非不多一旦盡爲我有何也士無紀
律不訓練雖多何爲今空一聽節制步伐止齊無不如
式勦力成功業在此時矣衆皆羅拜曰諾七月往取滁
州李善長來謁留掌書記時掌者已數人特命爲督且
曰兵爭方始非有智者不可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

者衆及謀事多毀左右將士將士進不得盡其才退而
憤憤腹心羽翼漸成乖刺相繼敗亡勢所必至汝宜墜
之務輯和諸將以收成功遂與俱攻滁州下之何世隆
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
月彭趙挾子興往泗州遣人來邀不赴未幾二人爭權
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
故部曲狼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 上憂之使人說曰
公昔困于彭城南趙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
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
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不若善遇之姑借其力拒元兵
大事記 卷一 六

伺間圖之未晚均用悟乃得少寬 上又賂其左右曰
郭公居肘腋間旦夕恐有變不若縱去之爲便子興乃
得將萬人至滁州 上所部已數萬人軍容整肅悉歸
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 上兵又欲
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 上曰主人
之命不可違也終不肯去久之亦勿召乃止自是征討
之權 上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既元兵圍
滁有任其者忌 上譖云戰不肯力子興信之令與任
俱出戰任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 土直前奮擊衆皆
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伯人出城

顧聞鴉鵲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
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 上所至禁擄掠有得卽
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故煩言得入 馬皇后悉
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疑繫漸釋甲午七月滁大旱
上憂之滁人楊元杲曰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栢子潭有
龍祠水旱禱之輒應旣禱或魚躍或龜鼉浮皆雨兆也
上聞卽齋浴往禱禱畢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擲
注矢祝曰天旱如此吾爲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
吾今與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畢
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大雨 上卽乘雨詣祠謝是歲

大事記

卷一

滁大熟十月元丞相脫脫圍高郵分兵圍六合其帥使
人請救使者與 上有故夜半至請開門納之子興素
與帥有隙怒不應 上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
以小嫌債大事乎子興意少解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
兵號百萬畏之皆以禱神不吉爲解 上自請行子興
令禱于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于心何禱爲遂出師與
耿再成據瓦梁壘爲聲援元兵急攻壘垂破日暮去之
明日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 上以計給之飲兵入
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
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徐引

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旣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
乃設伏淵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淵伏發皆下馬走城
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戰勝然元
兵尚強恐益兵來攻 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飲所獲
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鴉
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加兵欲獮戮
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
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子其
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卽日解去滁城以
全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
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席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天
下紛紜羣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有
所屬物類盡矣願天蚤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
則羣雄當安蚤息其處其中請先自某始若元祚已終
羣雄之中當膺天命者蚤歸之死貽生人貼危某存亡
之機驗于三月及期 上兵益盛趙德勝來歸姊子保
兒亦至時子興名稱尚微且無意遠畧欲都滁自王
上謂一山城舟楫不通商賈不集非形勝不可居乃止
乙未正月戊午朔糧竭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
上數諫不聽鬱鬱致疾再三召乃往因命定計 上曰

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固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曰如何 上曰向攻民寨得其青號衣曰廬州義兵今擬製三千領選勇敢士令推髻左衽衣之以四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取之必矣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戊寅天祐等至陟陽關和陽人聞之以酒出迎會日午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候之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遽率衆抵城下城中人始

二耳記

卷一

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絕壯士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橋而登大呼衣服相亂反據城拒外兵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竟不知也敗卒歸報謂天祐等皆沒子與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滌三門兵于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與諭之多失辭 上每翼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

二耳記

卷一

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從之元兵乃却時和陽信猶未至命 上以二千人往收敗卒再謀進取中塗遇再成復得千餘人少息期初昏人燃十炬爲疑兵而自率徐達等乘夜直造城下始知天祐已據城使謝成呼之天祐至左右舉火 上免胄示之乃入明日撫定城中初天祐雖勝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滌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計已而元兵來攻自西門踰墮轉北 上開門擊之元兵阻墮大敗走子與遂命 上總守和陽檄至不發時諸將皆比肩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餘皆未肯讓乃密令人撤去廳事公座惟置木榻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鼓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席尚右諸將坐已滿惟虛左未上席 上卽就坐不爲異遇事衆但直視如木偶人獨 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稍屈服乃先覽城分工刻期 上所分地與徐達等已告成餘皆泄泄未就 上作色寘座向南出所命之辭陳于上令諸人前拜曰此主帥命也非我敢擅且總兵大事當嚴約束自今敢違令者正軍法諸將皇恐始帖服不敢犯初城破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 上獨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

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稱我不敢入故竊候之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搜出聚州治前令婦女居內男子列外門兩傍縱婦女相隨而出令其自認去於是室家得完民大感悅辛巳元兵十萬來攻 上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及夏乃解城中乏糧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仔馬民兵元帥陳望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及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 上卽往攻之拔其傍寨明日進抵雞籠山側方解鞍少息忽有異風來觸 上疑和陽有急分兵還

大正記 卷一

之子興聞怒來視師 上度其夜至命候者來告躬迎之其人有舊隙故不以報子興至館 上亟往見子興怒瞠目不言久之已而曰汝爲誰答曰其子興曰汝罪安在 上曰罪有之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議問何事 上曰仇人在此彼衆我寡禍且立至于興嘿然德崖果遣人謂 上曰若翁至吾將它往 上驚急報子興爲備而過德崖留之不可然察其無它意卽謂曰兵多請分爲二部曲先發公爲後繼德崖聽之其半已發有錢者邀 上與俱因出城二十里報城中軍亂急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孫軍中大呼來追未能及頃之遇彼軍出城者抽刀扼道 上倉卒無兵器挺身入其中二人直前忿曰城人賊殺我軍汝寧不知 上曰送友出城何自而知勿聽持 上馬銜擁而行 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傍有勸者乃釋銜 上得脫疾馳追者箭集于背甚多透胸微傷如麥粒轉展十餘里復爲短兵所及墜馬願路有乘馬者與 上有舊呼與同載遂奔躍乘其馬背負而行復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素嘗受德解之曰孫公在城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先害朱公子則孫必不免得無兩傷姑少待吾往視焉張入則子興鎖德崖項與之飲酒張歸告且曰

大正記 卷一

幾害兩命衆怒猶未釋張懇切營救夜與同寢明日復
 羈入麻湖中又明日徐達等奉子與命來易始得歸孫
 亦釋歸子與性暴急實欲殺德崖聞 上被留驚憂又
 不得逞悒悒發病死歸葬滁州季女事 上爲惠妃四
 月常遇春來歸用爲前鋒德崖聞子與死欲來統其衆
 子與之子甚懼邀 上共守以拒 上方與元戰不能
 及諸將亦不悅乃止時劉福通奉韓林兒居亳遣人來
 招張天祐往 上盡平和陽西南民寨天祐還致命以
 子與之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 上爲右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爲人所制不受命未幾和陽食盡謀
 欲渡江苦無舟楫時巢湖趙普勝 號雙刀趙 康永安會
 廷玉等結水砦自固爲廬州妖賊左君弼所困欲來附
 上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湖中水軍至吾事濟矣五
 月親率兵往會就觀水道時銅城關馬腸河諸隘口皆
 爲元中丞蠻子海牙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水涸不通
 大艦已而注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深丈餘
 上喜曰天贊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楫出至黃整
 普勝有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驅衆
 謀脫歸以大衆脅取之乃聲言歸發兵攻海牙遂以商
 舟多載猛士復至黃整普勝已叛去引舟東歸經溇陽

大事記 卷一 一四

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悉泊河陽方降舟
 未至遣人誘海牙軍互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
 令教諸軍水戰海牙扼峪溪口 上麾諸將合擊敵舟
 高大不利進退我舟如飛左右並奮大破之得趨和陽
 遂定渡江之計

附錄

第三葉十六七行

張龍 龍溪州人初名陸進諱改有勇力形質魁岸習騎
 委心效穎從畧定遠得數百人授總管每戰皆有功從
 徐常二將軍攻潛山取安慶陸都左先鋒龍江之師從
 鄧愈力戰殺傷相當獨率鐵騎大呼直入榜中堅大敗
 之又從常將軍救長興大捷戰鄱湖遂擊禁江口友諒

大事記 卷一 一四

陳桓 桓溪州人長軀偉貌有膂力冠絕徒軍 上在溇
 總兵從平始蘇克慶元陸指揮使洪武三年陸功晉都
 督僉事改左府從征雲南與胡海郭英別將兵五萬由
 永寧趨烏撒自赤水河進師大破其衆與主帥額川侯
 晉克大理諸夷悉平修治各處城池論功封普定侯仍

伯東川等處... 不可勝計二十六六年卒

謝成 成涿州人少有志... 高皇幸義美功授總管

李新 備州人推其勇... 高皇收置帳下積功自正千

張赫 赫涿州人元未集兵... 高皇授千戶從征討皆獲

五年以部下無功... 回陞都督府會事連東漕運

張鈐 鈐定遠人有勇善射... 上征伐中原大

第五葉十一行

穆大亨 大亨定遠人初起義... 元攻濟不克元兵潰

江皆預有顯績... 元將屯橫湖山固守

等處軍民有治才... 取學

扶弱凡割決獄訟... 曲意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胡淵 淵字子淵定遠人... 才識精敏有勇力自橫山歸附

之每戰必從取鎮江陸副元帥克常州陸院州兵
守與元帥郭天驄鎮撫吳良攻江陰州張士誠兵
望山拒我師力戰會大風雨張兵奔潰我師
據山翌日遂克其城後與邵榮同謀亂誅

大事記

卷一

二二

江南定鼎

乙未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
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丘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將出
江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
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
覆牛渚磯時西北風起艣艦齊發軍士皆譁躍 上與
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
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今往攻之必克乃引帆
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
麾甲士先登遇春應聲奮戈躍而上諸軍繼之鎮兵驚

大事記

卷一

二二

潰遂拔之采石兵亦潰去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
和陽久已饑乏見糧高各欲輦取而歸 上登諸軍無
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
徑取太平若聽諸軍掠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
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東下諸軍大
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
此不取將何為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
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
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
之完者不花與衆爭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

太平路總管新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
具棺欲葬之者儒李習陶安等非父老出城迎 上安
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
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具榜戒軍士比
入城即張之賊既克士卒欲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
一卒遠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趙獻金帛即以
分給丁巳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
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 上命李善長
爲帥府都事潘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
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濠以固守禦

大事記

卷一

一七

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 上曰然楚先曰此易爾軍之
將較皆表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阿
魯灰蠻子海牙等見楚先兵敗不敢復進率其衆還駐
略溪口甲子徐達克溧水州秋七月甲申朔攻集慶路
留陳楚先於太平命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楚先故部
曲以行兵至集慶攻之弗克而還八月甲寅朔復議攻
集慶初楚先以書招降其衆實激之別爲計不意遠降
自念失計心惶不自安及聞再出師私謂其部曲曰汝
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合有以其謀告
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衆心乃召楚
先謂曰人各有心識見不同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
強也楚先指天自誓乃縱之還既去我師亦止不行克
溧陽縣戊辰楚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版橋陰與元福
壽合而陽報于 上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
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
池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
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
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井楊素
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形勢如此元
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二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

大事記

卷一

二一

立寨則糧不能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為後患莫若
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屯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
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以青報曰歷代之克江南
者晉之珍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
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既渡江
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
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進步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
事異足下效勳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共建勳業奈何舍
全勝之策而為此紆迴之計也下丑遣裨將習伯容攻
蕪湖縣克之真永昌翼以伯容為萬戶九月癸未朔陳

大事記

卷一

楚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謀以計致 上密約左答
納識里至其營伴言生得之給 上臨軍受俘 卜曰
此賊多詐最叵信姑許之不往丁亥 皇長子生戊戌
命元帥張天祐攻集慶己亥天祐等至方山破左答納
識里營走之楚先遂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
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死郭元帥子與之子也己
酉楚先追襲我軍于溧陽經葛仙鄉寨民兵百戶盧
德茂惡楚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
楚先既過自後擊仆地攢槊刺死其下復推楚先從子
兆先領其眾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待之

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 上遣降將萬戶黃儔登
其去就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為報然我本北人
終不能忘北僞以告 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
等曰彼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乃召
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况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令汝歸仍從汝主因資而遣之
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
上知之乃命治石梁截以巨艦選精兵守要害待之內
申二月 上擊海牙于采石設疑兵分其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衝其中敵舟分為二縱擊大破之俘獲

大事記

卷一

三三

萬計海牙奔集慶三月辛巳朔 上水陸並進癸未至
江寧先破兆先營擒之降其眾三萬六千人擇驍勇者
五百人賞麾下眾頗疑懼 上覺之至暮令悉入衛屏
舊人于外獨馮國用兄弟侍臥榻 上解甲酣寢達旦
眾始安且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敢不盡力及
攻城多先登陷陣庚寅 上進兵集慶行臺御史大夫
福壽出戰擊破之壽閉城拒守將士以雲梯登人之壽
猶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麾左右更拒戰或勸
之遁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死于兵平章阿魯灰叅
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

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海牙走投張士誠
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
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眾來降凡
得軍民五十餘萬 上人城悉召父老人民慰諭見大
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上周覽城郭謂徐
達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
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
不成達曰成功立業要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寘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
永安爲統軍元帥趙忠爲興國翼元帥守太平得儒士

大事記

卷一

二五

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寘上元江寧二縣
上既定金陵欲募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
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寬縱士卒之過欲寘之法李善
長懇救乃免于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
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
日毋殺戮毋焚掠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
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林廖永安
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
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
晏然民不知有兵七月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

御史臺爲府置江南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李善長
宋師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
楊元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爲
都事王壽爲照磨夏煜韓子魯爲博士長槍元帥謝國
軍據寧國寇廣德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榮獲兵
千人丁酉四月徐達常遇春攻寧國謝國璽棄城走守
臣別不華楊仲英拒守不能下其將朱亮祖出戰遇春
中流矢前後喪士卒七千人 上親督師登高望曰如
斗之拔敢抗吾師造飛車編竹爲蔽數道並進仲英等
不能支開門降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朱亮祖

大事記

卷一

二五

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皆降七月戊寅鄧愈
胡大海取績溪庚辰進兵徽州守將八思兒不花及建
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訥與守臣阿
魯以退守遂安縣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丙
戌元帥葉公權等取黟縣丙申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
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城
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九月婺源州元帥
汪同等來降命仍其官十月辛未朔 上閱軍大通江
命元帥繆大亨取揚州戊戌正月乙卯鄧愈遣部將王
弼孫虎及汪同孫茂先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元將

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身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乃分門
逼之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
並進復殺三千餘人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復遣萬
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三月丙辰克建德路先是行
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
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三十里
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
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二十餘里獲其戰船三
十餘艘降其兵三千人遂安守將洪某率眾五千援淳
安大海復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

六事記

卷一

三

是軍抵建德元叅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槍元帥謝國重
達魯花赤喜伯都刺總管楊瑀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
率眾降壬戌改建德路為建德府完者來攻鄧愈擊之
殺其將李副樞眾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四月完者以
舟師攻徽州胡大海擊破之擒其將黃牛兒等再改建
德李文忠擊敗之獲其萬戶羅壽完者遁去尋屯烏龍
嶺窺伺鄧愈擊走之六月癸酉朱文忠率兵取婺之浦
江縣縣有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表為義門復
其家及是家眾避兵山谷間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
兵士無侵犯八月元江浙同僉員成遣苗軍元帥秦不

花奉書來納款時楊完者已見殺眾皆潰散部將員成
等欲為報仇遣秦不花來請降且言所部元帥李福等
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 上乃命朱文忠往撫之
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眾送員成于建康十月
辛未胡大海取蘭谿初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
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
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立闕越
翼元帥府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壬午克開化生擒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十一月甲子 上以婺州未下
親帥師十萬往征之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

六事記

卷一

三

訪民事禮待之悉從其言見大壬午至婺命樞吏周得
遠入城招諭不下督兵圍之先是元叅政石抹空孫守
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為守
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令深等
為援自率眾萬餘出縉雲應之深至松溪聞 上至觀
望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空孫故未肯即下
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
可行令精兵衝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城中絕望可不
勞而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破之擒前鋒元帥李福章并獲所製驚馬器仗深

等遁去淡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氛東南有白氛其
長亘天項之白氛為黑氛所蕩濼知不吉恐眾心驚懼
諺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
蔣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會審安慶與都事
李相開門納大兵廉訪使楊惠葵州達魯花赤僧住皆
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
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上入葵州下令禁戢軍士剽
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按堵城未破
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為祥
及城下乃知 上駐兵之地丙戌真中書分省於葵州

大事記

卷一

調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夢庚郭景祥為分省左右司
郎中中書省都事王愷為分省都事中書省博士夏煜
為分省博士中書省管勾樂鳳為分省管勾以汪廣洋
為照磨儒士王禕韓苗楊遵趙明可蕭堯章史炳宋冕
為椽使立金華翼元帥府以袁貴為元帥吳德直副之
改葵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帳前總管
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
明兼永康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知縣楊苟為武
義知縣命審安慶仍同會樞密分院事隨軍征進以李
為提控揀史月給米十石賞其勦降之功也辟儒士

范祖幹等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選
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宿衛號曰御中軍民間女曾氏自
言通天文談禍福惑眾 上以為亂民戮于市巳亥正
月乙巳 上既撫定寧越 未幾改為金華府 集諸將諭以嚴紀
律取浙東未下州縣毋得擄掠殃民巳亥正月縉雲諸
生曹進德亦上書言時事 上覽而善之儒士許瑗王
冕來見應對稱 旨留瑗幕府署冕諮議叅軍命寧越
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
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
絃誦之聲無不欣悅五月辛亥 上將還應天召胡大

大事記

卷一

海于紹興諭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守須得人吾將歸以
爾為才特命爾守之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
宋伯顏不花在衢州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
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皆與寧越密通宜與
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
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
錢糧軍務六月壬戌朔 上自寧越還建康七月壬辰
朔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大門造呂公
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
登又從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

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鈞懶龍
爪用長斧斫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弗克乃以奇
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架砲圍凡兩月餘攻擊
無虛日元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納降是夕引
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猶未
知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
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等得糧八千石改
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荀知府事初 上既定
婺州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守
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

大事記 卷一

渡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
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關志深知宜孫必敗間道
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喜出軍抵樊嶺與
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十一月
壬寅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走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
處州林彬祖走温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庚子二月庚
申元行省叅政守福寧州袁天祿遣古田知縣林文廣
來納款初乙亥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米里丁據
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群
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日衰故遣文廣

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珉所留至
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布伯亦遣其屬張景仁
李世忠來請降 上皆厚賞之遣還招諭三月徵青田
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
婺州既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
素聞其名卽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
命請基至是四人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
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
惟不嗜殺人者能之 上喜其言甚禮貌之六月壬
子樞密院判耿再成敗石抹宜孫於慶元縣初 上克

大事記 卷一

婺州獲其弟石抹厚孫并其母令以書招宜孫不至及
克處州宜孫遁入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因歎曰處
州吾所守之地今已失之無所往矣城可復則復不可
復則死死則歸爲處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曾壽不
屈遇害俄而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遇鄉兵某
得新接戰兵潰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又爲鄉兵葉月
巖等所邀擊宜孫力戰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于龍
泉縣都事孫炎以聞 上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
處州民所立生祠時 上已大破陳友諒于龍灣取江
州降龍興及袁瑞諸郡耿再成胡大海鎮浙東朱文忠

鎮嚴州屢破士誠兵皆有次第而先楊完者降卒分置金華等處頗得其力顧野心難馭至是謀亂在金華者壬寅二月癸未其帥蔣英等殺胡大海耶中王愷總管高子玉協同簽審安慶院判張斌從已典史李斌懷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祿吏郭彥仁帥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復來降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乃定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等聞蔣英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文忠聞亂遣元帥王佑等率兵屯

六事記

卷一

三一

縉雲以圖之上遣平章邵榮往討既至分攻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李佑之自殺處州平于是設浙東等處行中書省陞同僉朱文忠為左丞楊憲胡深為左右侍郎中開省金華總制衢處廣信嚴諸全軍馬明年磴陳友諒于鄱陽湖還討張士誠臣國禎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朱夫子以德位時當之臣謂三者時為最重時者天也德非聖人自不能乘時而天意所屬又因地因人嘿啟而瞞其機以居其位漢唐以上其地重在關中帝王應運歷歷可指自弱宋被金元蹂躪其王氣漸移于南故太祖生于淮甸地勢平

衍非用武之國江左上控湖湘下臨吳會自金陵而宣而徽而婺首枕長江迤運漸于海上乃東南之脊土與民淳又多耆宿及山溪勇悍善戰之士得其地并得其人橫截以守則上下二寇皆不得通而我撫循教訓足食足兵沛流而上決一死戰建瓴而下謀出萬全兼天地人參之大勢已定長驅而北批吭擣虛漠南既空西極底定然後分列大藩屯種相望學較肇興休息垂三十年重地復完文皇遂徙都燕京南北並峙紮矩而天下平由此觀之太祖直是整頓三重還之造化先天而天不違千古一君于斯為盛未可以古今南北兼併之概泛論也

六事記

卷一

三一

續論曰朱子生新安萬山中當宋未造其學沂周程繼孔子修身為本正家為則循循善誘由新安沿浙東及建南皆其熟遊敷教之地隸藉門下者三百五十人篤信謹守即有偽學之禁覺得愈煉愈堅其時胡元取宋二王入海獨此數郡不被兵革世家大族雖不免遣子弟從俗出仕以支門戶而率其宗黨確守朱氏之學毫髮不失當是時普天陷沒獨于此留得一段渾淪不散之脉自相授受真儒輩出金張何許皆萃于婺景濂師吳淵穎親得其傳設席受徒益盛太祖首取金陵凡

常州池州皆託諸將獨寧國婺州親行駐于婺者且八月會食省中以集群儒設御中軍以收武用而景濂為之師因之徵及伯溫章葉三君子其後立綱陳紀制禮作樂皆此數人主議政令取其疏通文字惟尚平正君臣間意合講求一以四書六經為本五帝三王先聖先師並重皆朱子訂正之舊也是宋朝講明道學朱子集大成傳之門弟子以俟我 太祖盡見行事天意使然嘿嘿延之以待再造若黑海中一點清泉反而注崑崙之頂重開嶽瀆泣天地育萬物豈不盛哉抑斷續之際豈不危哉夫道者天地之元氣人生之命根行者行此

大事記

卷一

三三

明者明此不講不明不明不行天有四民農言耕工言藝商賈言貿易士不言學所言何事固曰贖者亂真然涇渭自明崇真可以祛贖滅贖可免侮真以胡元所不能斬者公然肆行曰脉曰衣鉢曰門戶多立名色以陷正人極于附妖孽殺真儒即此輩亦不料禍至此極并其身納之坑塹中也 聖主龍飛擴然反正名其為逆罪乃可定先之攻擊者幸免于侈尚為孝子慈孫所諱則 太祖餘烈諸儒千百年遞傳精神終不可磨滅也

附錄

第十八葉三行

丘廣 廣國初從征年最少勇略冠軍取江南諸郡破城連克之進破恩州蠻黃英餘等斬之撫其餘眾陞都督金事卒 上 親為文以祭

第二十三葉十行

趙忠 忠國初從征渡江聯取太平溧陽等郡邑有功授總管丙申大破海牙寨於江而覆方山營進克集慶之未幾得與國分院判丁酉五月常遇春遣忠與元帥王敬祖攻池州之青陽縣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十餘騎衝其陣陣亂忠麾眾乘勝疾擊遂破之克其寨十月從常將軍攻池州破其北門入城斬元帥洪某擒其副將得糧粟萬石陞行樞密院判鎮池州戊戌四月乙巳壽輝平章陳友諒遣普勝自樞陽來寇忠出禦之戰沒于陣養子王鼎襲職 十七行

大事記

卷一

三四

張德林 德林鳳陽人有膽略善戰元末為義兵長取滁州來歸授千戶渡江屢功陞分院元帥擊敵張兵于泰興遂克之攻泰州高郵州 同取再成守揚州有威惠軍民輯睦

第二十四葉二三行

宋師顏 師顏初任元歸附 上克太平用為幕官贊謀李善長為參議建大都督府兼參軍事屢進諫言見大調記後會河南按察司事 李夢庚 夢庚從起兵即侍梓裡參謀議渡江皆從甚見景祥分司治事職紀兵政二年加秩參軍謝再與守諸營以私通張士誠召還命往節制軍事再與遂被執 華知府死難子孫皆世襲所領 郭景祥 景祥字仲德涿州人善謀斷博涉書史從偶義殺群盜扈渡江為右司郎中直諫過事取言 上察知之曰汝文官也有折衝禦侮之能且盡忠于我對是甚

見親信進秩奉命城和州九旬而成甚壯不獲于民
仍舊職德制和州軍民宜武布德歲仍大稔百廢具舉
飭農事廣屯田甚當
上意勞以

阮弘道 附道濟州人嗜文學通吏事 太祖取馬湯來
其著勞勩佐朱文正守洪都友諒東園同諸將竭力
捍禦陞宜徽院使江福行省參政卒官世襲鎮撫

二十行

孫虎 附從諸將敗趙善勝于板陽副鄧愈取婺源攻南
門拔其城克嚴州從上取婺州克諸暨授十戶領兵
守建德進克新城相廬取杭州陞指揮使嘉興盜起
率兵捕斬之調征福建皆有功三年北征從李文忠出
東路兵至落馬河北與元太尉買驢戰死贈都督僉事
追封榮 安節伯

孫茂先 茂先從渡江歷戰皆先登授管軍德管從鄧愈
取徽州即留鎮并克婺源屢敗張兵從克陳友
六事記 卷一 三五

第二十五葉四行 陽唐州會大將軍取晉冀三年陞指揮使

朱國寶 國寶避諱專名寶屢從征有功揚完者數人寇
皆擊破之克高河壘進取嚴州敗張士誠兵性
剛元

第二十九葉十七行

袁天祿 天祿守福寧州 太祖既取婺州已亥三月方
國珍以溫紹慶元三郡獻十一月朔大海又下
處州七邑天祿見主帥無敵知天命有在遂奉帥款以
州降 上嘉勞之賜書褒獎謂群帥割據昧于理勢妄
自尊大而取禍敗者接踵當天祿降兵雖臨越然未
入關自昧者視之猶可高枕肆志天祿乃能明炳幾先
歸于自德以自全初不俟計窮勢
變而始屈嗚呼後傑固如是哉

第三十一葉四五行

高子玉 子玉從胡大海取江南會義宣嚴等州歷有
七邑為總管守之死難時有行省
林吏章誅被執賊降不屈亦死

何世明 世明歸附從渡江克采石太平金陵鎮江捷元
承楊完者以舟師攻徽州世明擊敗之輸其將黃牛兒
等戊戌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桂德嚴州從李文忠守
繁復從上取婺州已亥正月克諸暨二月張士誠遣
將攻嚴州世明領兵從小北門出過鮑世明率精銳出西
門過烏龍嶺道胥口洛江而上復敗其眾自是賊兵不
復敢窺嚴陵矣庚子以文忠命領兵克分水縣破其堅
壘斬五百餘級士誠兵皆潰十二月甲子士誠遣元
帥陸元帥花將軍數千人共其營壬寅二月金華之變
文忠遣世明率兵討平之處州苗變世明領兵往屯
雲道侵秩之 率伏誅浙東平乙巳集新城因攻
山捷于紫溪復克清溪苗寨事丙午從取錢塘
丁未擊處州青田寇從朱亮祖取温州皆預有功

九十行

王道同 道同初為中書省宣使尋為橫濱總管除義身
侯 知縣陞處州知府為賊所逼不屈而死追封太

朱文剛 文剛上養子也賜姓朱小字崇舍從定江左
下 上以其郡多反側命院判耿再成與文剛同守之
政治一新軍民悅服壬寅二月七日處州帥李祐之謀
叛再成與文剛聞變急欲收兵表賊不及上馬以劍斫
賊大罵之賊遂殺再成文剛亦遇害 處州帥李祐之謀
功臣廟 又有養子朱文遜從定江左郡邑累有功
元帥已亥八月 上以無為州近江左郡邑累有功
取之遂與元帥秦友諒率兵力攻遂克其城奉命守太
平陳友諒末寇守將花雲與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文遜
之死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

朱國禎輯

韓林兒 附劉福通

林兒 陶大成說本李氏子 樂城人父山童世以白蓮教燒香惑眾

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南江

淮之人翕然信之而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

素韓咬住等素狡黠謀起兵奉山童為主先是元政不

綱順帝至元二年廣東朱光卿河南韓胡首發難光卿

增城縣人合石昆山鍾大明聚眾作亂國號大金改元

赤符惠州民聶秀卿稱兵與光卿合捧胡陳州人妖僧教

自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于杏岡四川合州人

韓法師稱南朝趙主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

縣人李志甫圍州城殺守將擄思監袁州人周于旺稱

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毅河南平

章廉訪官謀拒黃河討誅之又明年辛巳元以海內多

故思復世祖之舊改稱至正元年冬道州人蔣丙何仁

稱順天王湖廣河南山東兵起者至三百餘處六年丙

戌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徭人吳天保殺湖廣

右丞沙刺班眾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幾遍

八年戊子台州方谷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啖之十

一年辛卯羅田人徐壽輝稱帝于蕪水國號天完改元

治平與倪文俊鄒普勝等以紅巾為號攻城畧地建都

設官屬而民間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說

傳之已久其年四月元遣賈魯大集丁夫濟河山童等

陰鑿石人止開一眼于濟處密埋果掘得之民相驚從

亂福通遂詭稱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

主中國建旆亦紅巾為識偽詔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

精兵于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 初宋帝昺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自占城

云入倭託此說以動眾士辰五月元從濠洲公子趙完

普沙州從御史徵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亡宋

名又曰虎賁三千直搆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

之天事覺官捕山童殺之其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福

通陷潁州及汝寧光州眾至十餘萬壬辰滁陽王起兵

滁州 皇祖始入甥館乙未二月福通自碭山夾河求

得林兒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

其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

章尋殺遵道自為丞相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

凡起兵者皆附麗之滁陽王卒檄其次子為都元帥張

天祐為右副元帥 皇祖為左副元帥用其年號 上

既渡江取太平郭張俱戰死遂併統其軍丙申元將各

失八都魯率兵至許福通迎戰于長葛大破之會各判

不花來援福通敗走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
走安豐 皇祖克金陵丁酉二月李武崔德破商州攻
武開爲察罕帖木兒所敗三月毛貴破膠萊八月福通
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
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放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
其勢大振十月白不信破興元圍鳳翔爲察罕所敗與
李喜喜遁入蜀戊戌毛貴引兵趨益都元以董搏霄爲
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不蘭奚擊之未至益都貴兵
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搏霄赴之大破貴兵於城下搏
霄俄以譖辭官請以弟昂霄代許之未幾復命搏霄守

大事記

卷二

三

長蘆方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守竟爲毛貴所陷
搏霄方駐南皮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貴兵猝
至諸將請避奮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遂被殺不
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賊愈熾田豐破濟寧
貴自河間破薊州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貴亦退走
五月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奔乃自安豐迎林兒都
之元將多敗州郡或陷或復察罕兵最勁各路兵聞之
皆震然勢益滋蔓六月分兵一出潞州一出沁州踰大
焚畧且及塞外諸郡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西畧大
和東向至高麗界陷遼陽己亥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尋爲續繼祖所殺八月察罕還兵南下復汴梁林兒
福通復走安豐庚子三月陳友諒弒壽輝稱帝辛丑八
月察罕兵下山東田豐王士誠勢感皆降卽用爲前鋒
進攻濟南降之諸州郡皆下獨益都堅守壬寅察罕圍
之至五月豐士誠復刺察罕入益都養子擴廓帖木兒
代將攻益急福通來救不能進城遂破執陳祿頭等二
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父山東悉平李武
崔德降于李思齊安豐之勢日蹙會擴廓歸河南與李
思齊等相疑阻不卽進兵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呂珍攻
安豐福通來求救 上自將以往未至安豐已破福通

大事記

卷二

四

敗死三月 上擊珍大破走之廬州左君弼助珍亦敗
去 上挾林兒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欲崇奉之用劉
基言乃止然猶稱龍鳳年號其年甲辰二月 太祖建
國號曰吳卽 吳王位下所在稱 皇帝聖旨吳王令
旨丙午十二月林兒殂 或曰沉于瓜步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
明年卽皇帝位

朱史氏曰元以 火入主中國兵威脅噴法度不修葺
其斬殺成性射獵爲生原無遠略謂宋亡便無他患疑
忌中國人防之甚密以其屬爲臺省郡邑正官西僧用
事貪婪漁獵殆無紀極豪家勢族與此輩互交結恣并

吞奸民附麗又其時賦稅甚輕徭役極省侈汰狂惑釀成靡腫之勢于是羣盜疊起幾遍天下而徐壽輝劉福通為之魁福通雖以韓氏父子為名實用事倡始黨類雲集毛貴諸人乘虛四出自河而北以及塞外遼陽無不蹂躪即太祖亦稱其年號藉其聲勢蓋比之李密竇建德則不足視勝廣實有餘而壽輝以虛名推奉為陳友諒所殺以并于明帝王之興必生羣雄為之先驅三代以下莫不皆然惟此際濁亂荼毒慘不可言皇祖自丙申而前神龍雜于鱗甲稍見頭角僅僅躍淵渡江後西陳東張恃強睥睨用力甚難龍鳳年號用之凡十餘年乃克剪滅迄于平元都盪西北自川及滇飛龍在天橫貫混一回視羣雄灰消霧冷皆不足齒然其氣燄亦可畏矣名號所借為次而列之既見其人并著其實亦千古剝復之大交也

毛貴

毛貴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又陷萊州益都及濟南守將愛納戰死陷般陽路攻邠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答彌戰死貴走據濟南建賓館置屯田三百六十處甚有紀綱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畧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正十八年趨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擊破之走入蜀

吳天保

吳天保故徭賊至正七年聚眾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眾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別將党仲達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田豐

田豐初為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眾陷濟寧復陷東昌益都廣平大掠退保東昌自固二十一年戰

敗降既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力攻復
僭豐伏誅

芝蔴李

芝蔴李卽李二蕭縣人燒香聚眾起兵至正十一年與
彭早住趙君用攻陷徐州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
淮王脫脫征徐州破芝蔴李等道去尋死君用奔毛貴
尋殺貴據益都其黨又殺君用早住奔濠州

羅添麟陳積萬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眾攻陷九江江
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萬以降餘

八事記

卷二

七

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敗死

李武崔德

李武崔德等至正十六年聚眾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
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陷之
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復陷商州
後奔李思齊皆被殺

周全

周全元懷慶守與別將伯顏帖木兒有却殺之降于劉
福通時察罕方駐兵洛陽福通使全攻之察罕登城責
大義全愧退師福通殺之

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邵武應必達
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
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朱史氏曰以上數人皆劉福通之黨而雲擾之渠魁也
焚劫直前不別生死不論進退如乳虎奮牙鱷魚掉尾
食人爲快大都自相戕賊并碎于所在守將之手惟毛
貴禮士也田若有可觀而大命未集草創不終且所事
何如主而可望成功天挺真人隱隱伏于濠梁東方漸
升漸曙而謂眾星飛動能爲光者未之有也郭子興亦
在輩中其力氣更減孫德崖等益靡靡不足道而子興
卓識救皇祖危難收入甥館雖中間疑忌委任不終
三子猜嫌遂致殞滅而王號之追滁陽之祀至今不替
豈非天所假手以資藉聖主成億萬年之事業乎
迹所始另自爲篇

八事記

卷二

八

平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生而多力優武藝嘗為書獄吏不樂其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袁州慈化寺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從者甚眾麻城人鄒普勝大唱其術羅田布賈徐壽輝一名浴鹽塘有毫光普勝見之驚惟共推為主舉兵紅巾為號攻陷蕪黃壽輝以斬水為蓮臺省即帝位國號天完收元治平普勝為相黃陂人倪文俊為將文俊亦漁家子善沒水多漿船橫行江上眾號百萬友諒嘗泊磯下有烏喚曰陳皇帝自負與弟友

六事記

卷二

六

仁友貴聚眾應壽輝隸文俊麾下時元兵政不一沿江郡縣大都為文俊所破壽輝戰敗出奔文俊迎居漢陽壽輝庸人不能主權文俊驕恣甚欲圖之計不行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州壽輝不能制時 上克金陵已二年先集湖水軍元帥趙普勝叛歸友諒丁酉五月常遇春遣兵攻池州之青陽縣普勝來援敗之克其城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四月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普勝進陷池州執院判趙忠連破龍興路瑞州攻吉安東破建昌贛州汀衢西破襄陽六月友諒遣王國奉

攻信州元廉訪的斤來援大破其兵友諒弟友德益兵至遣使說降的斤斬之晝夜急攻城陷死之遂陷彬關及邵武諸郡 上遣趙德勝畧石埭縣敗友諒兵擒其將錢清

十九年己亥三月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擊敗之復寇樅陽石埭又為趙德勝所敗四月徐達遣俞通海等進兵攻之連捷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艤艘數百艘遂克池州上方在浙東深以江上為慮報至甚喜陞諸將官慰勞之即還應天通海等進攻普勝不克 上以普勝勇而

六事記

卷三

七

寡謀友諒挾主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二用計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畫策尊為謀主乃使辨士陽與客交陰間之又致書于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自安遂來歸厚待之大喜過望傾吐盡得普勝平日所為再委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諒由是忌之兵既敗憤甚更疑歸款于我潛至安慶馳報約與議事普勝驚欲辭以病然出不意又方與特角窺太平度無它具燒羊出迎至雁叉登舟執殺之并兵初壽輝聞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自發

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伏兵城西俟入伏發盡殺其部屬獨存壽輝住江州自稱漢王

二十年庚子五月友諒攻池州初上知友諒驕甚必窺江左召常將軍于杭州借徐將軍往池州令以五千入守城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友諒邀而覆之兵果至方逼城下鼓譟伏兵緣山而出沿江而下絕其歸路夾擊大破之殺萬餘人俘三千餘人友諒佯遣使來告曰戰非我意乃巡邊者偶戲耳其矜詐如此閏五月丙辰朔自攻太平陷之殺守將花雲等戊午殺壽輝于采石舟中其地有五通廟署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大事記

卷二

十一

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即所謂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畧無威儀仍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共攻應天引兵東下金陵大震或請先復太平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所親築濠塹深固陸路來攻必不能克賊前乘漲以舟乘城乃爲所陷今彼居上游順流來寇舟師十倍于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上自將禦之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殺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劉基獨請決戰詳基傳中上大喜遂

遣胡大海持信州制其後而召康茂才謂曰汝與友諒舊識能速誘致之吾事辦矣茂才許之爲書以老闖往

詳茂才傳中

李善長以爲疑曰方以寇來爲憂奈何速之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闖者遂行友諒信之引兵直下上聞其兵分爲三當犯新河口亟命趙德勝跨河築虎口城守之常遇春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陳兵南門外楊璟住大勝港張德勝等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親總大軍駐盧龍山偃黃幟于山左赤幟于山右令曰寇至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乙丑友諒舟至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衝江東橋知中計即與弟號五王者率舟師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方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

大事記

卷二

十一

衆欲戰上曰天且雨衆食畢乘雨擊之時天無片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大注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友諒來爭戰方合雨止上命伐鼓鼓震黃幟舉伏兵盡起徐達兵先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死者無算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普勝之嘗恨友諒不力戰與梁

該俞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江
 海鰲等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所乘舟
 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張
 志雄言于 上曰友諒盡併安慶兵以東今戰敗其卒
 盡降城空可取也遂遣徐達追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至
 采石又與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
 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
 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常賊大敗張
 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
 三人馮國勝又以五翼軍感之友諒出皂旗軍曰黑旗
 風者迎戰又敗友諒晝夜不得息收餘兵棄太平遁去
 達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前所遣胡大海擣
 信州欲遣元帥葛俊率兵往都事王愷至金華謂大海
 曰信州友諒門戶彼既傾罔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
 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非獨信不可下吾懼
 先驛驛矣大海從之親往力攻眾潰據其城守禦益固
 七月浮梁來降友諒復取之九月徐壽輝舊將袁國公
 啟普祥以袁州降十二月友諒遣弟友仁來攻普祥力
 戰敗之獲友仁仍與約和歸之
 十一年辛丑五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

大事記

卷二

一三三

東五

半鎮過浙東胡大海援兵德濟遣夏德潤爭之戰死六
 月明道圍廣信益急大海遣其將繆美復玉山督兵由
 震溪進合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于李
 文忠令漢二招其兄建昌守將王溥來附送應大 上
 命皆仍舊職壬寅張定邊復陷安慶余元帥奔還 趙庸
 乃原 上怒斬之諸將力救不聽曰軍法不嚴何以勵
 後賜弓弦自盡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于光克樂平州
 李明道至應天 上問陳氏如何具言友諒弑逆後將
 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將如普勝又忌而殺
 之雖眾無濟 上嘿然度勢不並立決計伐之庚寅論
 諸將曰友諒弑王僭號侵我太平犯及龍江今又陷我
 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各勵士卒以從徐達曰
 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劉基亦曰昨占天文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必克之兆 上曰吾夜觀天象正
 如爾言遂督諸將發龍灣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
 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有鳥數萬
 夾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舵視其狀
 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于急流中旋繞
 舵後竟日眾喜謂有神物之助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
 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

大事記

卷二

一四

勳乃命廖永忠等擣水寨破之遂克安慶風便 上曰
安慶著面子耳何足爭乎江州可也長驅至小孤守將
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敗其邏兵乘勝至
江州友諒來戰 上分舟師爲兩翼擊大破之友諒夜
半率妻子走武昌癸卯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
萬石復遣徐達進兵追之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
達遂屯漢江之沌口過之連下南康蘄黃廣濟等處吳
宏以饒州降九月王溥在建昌聞其弟漢二被執又以
書來招遂降皆友諒平章仍任守其地溥復以南豐臨
川等八縣來附十月克與國路石樞山寨十一月命吳

大事記

卷二

一三

宏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招之克明
意欲緩師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乃遣人
詣愈請臨其地納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間道夜
襲之黎明至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
至倉卒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奉省印歸命愈
留之軍中使其弟志明還新淦收故部曲尋以兵護克
明見 上于九江中塗逃還新淦十二月龍興守將胡
廷瑞求降賜書慰諭之
二十二年壬寅正月戊申朔 上以廷瑞降癸九江幸
龍興已未次樵舍諸降將悉以官印及軍民糧儲之數

來獻辛酉至城外諸降將皆出迎俾仍舊官壬戌入城
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宴滕
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存卹窮民放鹿于西山戊辰築
臺城北龍沙之上召諭城中父老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以葉琛知府事獲鄧克明 克明逃歸新淦復收舊部曲
劫掠聞 上至遠近皆降懼
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買乘小舟至新興城下覘視
爲去就有謀者來報被執 上責其反覆因送建康辛
未寧州土豪陳龍以民兵三萬降癸酉守吉安士軍元
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降本立廬陵人值紅巾
亂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時萬中兄弟亦
聚兵吉水友諒遣其將熊天瑞來攻納速兒丁戰敗遁

大事記

卷二

一六

去萬中兄弟與本立迎降天瑞使其婿徐指揮與本立
萬中等共守吉安本立居徐下心常不悅及 上至龍
興即欲歸附慮爲徐所覺乃詐與徐謀請假犒師名往
龍興覘兵勢徐不疑從之遂見 上納款 上以本立
爲江西行省參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還
守吉安 乙亥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二月孫本
立等既還吉安秘納款事久之徐指揮稍覺其謀邀本
立飲就圍之徐有愛將泄其語于官妓妓以告本立逮
謀先發邀徐飲于家令其屬登樓劇飲潛去梯本立乘
手刃之初廷瑞納款其將祝宗康泰非本意即欲謀

叛廷瑞反覆開諭故未發 上將還建康廷瑞密以為言 上即令二人將所部往湖廣隨徐達聽征行至女兒港遂叛道遇布商船掠為旗反兵劫洪都日暮至城下發礮火攻破新城門鄧愈倉卒出走知府葉琛都事思誠死難 上命徐達還軍討之四月甲子師抵城下攻破之祝宗走新淦為鄧克明所殺秦走廣信被獲以廷瑞甥持有之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參政鄧愈鎮洪都八月癸巳熊天瑞寇吉安孫本立敗走永新天瑞復破永新執本立殺之友諒使知院饒鼎臣攻吉安文正方遣兵救之未至而陷十二月文正

大事記 卷二

復取吉安鼎臣出走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等共守之朱華知府事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常遇春克池州之神山寨斬叛將羅友賢去年十一月二月都昌盜汪爵引友諒將張定邊陷饒州守將于光出走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棚下設板房為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船皆裹以鐵為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號六十萬四月壬戌直抵洪都城下圍之文正與諸將分門拒守自將精銳一千往來策應丙寅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

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鏡擊退之隨豎木柵敵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己巳李明道在吉安與曾萬中不協遂潛通鼎臣約為內應兵至開西城門納之遂陷萬中被殺粹中兄弟亡走為怨家所獲亦死脇降劉齊朱華不屈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麒送友諒以三人狗于洪都城下癸酉陷無為州知州董曾縛沉于江丙子攻新城門薛顯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友諒益增修攻具

大事記 卷二

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反牽更進乃煉鐵鈎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又攻官步士步二門趙德勝中弩腰管死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應天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縛王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從水關出晝伏夜行半日達應天上方征安豐還于明入見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其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揚兵至必可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堅守一月自取之遣子明先還至湖口被執友諒曰若能誘降

且得富貴不則立死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城中聞守
益堅時 上方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于廬州凡三
月未下 後上亦悔之曰我至是趣還京師忠勤樓災

炮藥藏其中遇火聲激如雷卜兵兆甚急七月六日癸
酉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萬赴之舟過新河有大魚二
鱗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 上舟漉流直過小孤人以
爲龍云壬午風發馮國勝舟覆遣還都癸未至湖口先
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涇江口別一軍屯南湖嘴過其
歸路又調廣信兵守武陽渡防奔軼丙戌友諒聞大兵

大事記

卷二

十九

至解圍出湖逆戰時洪都被圍已八十五日矣 上率
諸軍由松門入湖丁亥遇康郎山 上諭諸將曰彼巨
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兵爲十二隊火器
弓弩以次而列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舟相及則短
兵擊之戊子徐達先諸將破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
巨舟俞通海復乘舟發火炮焚其舟二十餘艘殺溺甚
衆我指揮韓成宋貴陳兆先亦戰死火及達舟撲之更
戰 上急遣舟救之力戰乃脫其驍將張定邊奮前欲
上舟舟適膠淺士奮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
中定邊始却會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涌 上舟乃

脫遇春永忠飛舸追之定邊被矢百餘士卒多死傷已
遇春舟復膠 上麾兵救有敗舟順流而下撞遇春舟
亦得脫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 上鳴鉦集諸將申約
束誓以死戰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 上鳴角舟師畢

集親布陣與戰敵以巨舟連鎖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
師舟小仰攻士以鐵盔抵船破裂多退縮 上親麾之
不前右師小却斬隊長十餘人猶不能止院判張志雄
所乘舟槁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擄兵鈞刺之志雄窘迫
自刎丁普郎余景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
鎗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 凡戰死者皆見

大事記

卷二

二十

傳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小大不敵也請火攻乃可
上命常遇春等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
飾以甲冑若戰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過瞞時
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
內湖水盡赤舟焚至尾掉者猶大呼不已友諒弟友仁
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
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普畧卽新開陳也旣死友諒
氣奪庚寅友諒復率衆來戰 上所乘舟槁白冠覺欲
併力來攻 上知之令諸槁盡白敵莫能測自辰至午
戰不解時劉基侍 上側忽疾呼云難星過拉一上袍

請急入它舟前舟已碎友諒方遣人乘高見 上舟已碎喜甚謂大事已定俄 上麾舟更進甚厲敵皆失色披靡收眾而退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我師望無所見意已沒矣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翻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敵兵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我師泊柴棚去敵舟五里日往挑戰不應諸將以戰苦欲退師少休 上曰兩軍相持有進無退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澁舟難迴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

大事記

卷二

二二

上請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軍勢相抗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我師猶多尚堪力戰何至自焚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悔何可及友諒猶豫未能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眾來降右金吾亦降既失二將兵力益衰 上

書曉之且言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正當親決一戰奈

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怒留使者不答猶見金字旗周圍巡察且命盡殺所獲我戰士上乃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弟侄若諸將士戰死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湖面前一軍合前江口軍立柵于岸伺便協力凡旬有五日夜友諒不敢出再貽書言公之土地吾已取之縱力驅殘兵再來城下亦不可得設使微幸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客却帝名而待真主亦不答上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于都昌朱文正道人燔其舟軍中

大事記

卷二

二二

益困至八月二十六日壬戌友諒窮蹙悉兵突出湖口上麾兵擊之與敵舟接比隨流而下自辰及酉力戰不已方達涇江口岸上守兵合擊張鐵寇大笑賀曰友諒死矣 上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待乃遣樂人持牲酒往祭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死決矣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坐船外昂首顧望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將聞之大呼喜躍直前爭奮敵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五萬餘人惟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

改元德壽九月丁卯朔 上振旅以赤舟載俘白舟乘
士過湖浮屍蠶蠶 上歎曰噫士爲我死醉而祭之復
以櫻纜三湖魂之憑者能爲厲神其纜曰櫻三舍人舟
行齋焉壬申 上至南京告廟行賞壬午復率常遇春
等征武昌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城又于江中聯
舟爲長寨絕其出人之路十二月丙申朔 上發武昌
命常遇春總督營柵諭彼猶孤豚久當自服若來衝突
慎勿與戰甲寅至應天

二十四年甲辰正月丙寅朔 上即吳王位二月乙未
朔復往視師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入援至夜婆山日

洪

卷二

三

上命常遇春率兵五千破擒之徇城下其東有高
冠山俯瞰城中 上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傅友德應聲
直上一鼓奪之其驍將陳英傑知必敗持樂馳入中軍
帳下郭英橫刺之立死 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
降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入諭旨癸丑理銜壁與
張定邊等出降 上憐扶起之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
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不得入城百姓宴然城中饑
困給米賑之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漁兒
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答曰昔有術
者視先世葬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

迎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
是果敗漢沔荆岳鄧縣皆降友諒兄友才守潭州亦降
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政守之三月乙丑朔
上至應天丙寅封理瑋德侯後徙高麗命善待之友諒
稱帝凡四年死年四十四八月常遇春討新塗諸寨平
之執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皆誅之乙未徐達按行荆湖
等處時熊天瑞尚據贛州未下遇春進討次吉安饒鼎
臣方爲守遇春遣人諭曰我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
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未見過春坐而食之又贈以
衣遣之曰婦語而父客過城下匿不肯見將欲何爲吾

洪

卷二

三

往兵不能復留可善自爲計鼎臣夜棄城走安福遇春
遂復吉安引兵趨贛州天瑞固守不下 上命平章彭
將中以兵未會又命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軍事諭曰彼
困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必多當以保
全生民爲主遇春乃浚濠立柵守之徐達進師江陵次
沙市美莊以城降遂取夷陵潭州沅州天瑞子元震竊
出現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不知也遇之遇春還
元震始覺復未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力擊之元震奮鐵
槌以拒且載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止勿追十二月徐
達克辰州衡州

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克贛州天瑞與元震并其兵馬指
揮尹堅皆出降送建康 元震姓田氏天瑞養子既降徐

達取寶慶路遇春兵至南安遣麾下危止踰嶺招諭

州南雄諸郡皆來降平章湯和討永新諸山寨鄧愈還
軍討鼎臣于安福破之 上以湖湘悉平命徐達分諸

將經理各郡班師還京四月復與達遇春論襄漢形勢
謂安陸襄陽必爭之地命遇春往取之五月乙亥攻克

安陸已卯兵至襄陽守將葉城遁伴其眾五千殺城來
降湯和兵克七十餘寨友諒左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

黨復寇辰溪殺官劫印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率
剗船三百餘艘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于西門

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追擊遁
入廣西并平沅陵盜向珍八鄧愈取竹山縣愈留鎮襄

陽常遇春召還 上集諸將謀伐張士誠

第十葉五行

胡惟賢 惟賢國初從取江左諸郡縣授元帥攝江南總

汪炳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一萬七

第十二葉十八行

朱真 真定人州縣尉從江從取婺州戰龍潭

于贛州授其衛管軍百戶洪武改元從征廣東明年調
征中原陞正千戶代蜀征沙漠討擒叛賊復北征陞

二十行

張志雄 志雄通普濟散善戰長 張獻取安慶之東
安慶敵兵動志雄乃與廖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

第十三葉七行

王銘 銘字子敬和州人從俞通海結寨巢湖來歸漢江

張兵于太湖矢中左臂以刀斃敵復戰勇氣彌厲破雙
刀趙千提勝從 上取婺州追陳友諒大戰 上察其

全港繞東下淮安張兵屯于舊館常忠武簡健士出大
于為鎮海府舊館遂取湖州進取蘇州擒士誠銘分守松

江捕獲海上獲數百人招撫漳泉龍民晉爵千戶指揮
食事鎮海州造海舟數十艘復取鹽盜務城陶甓以砌

九行

周顯 顯合肥人精悍有膽氣 上在和州歸附漢江无

湖平武昌回克盛州下安陸襄陽皆從 上性平張士

取泉白寨破毛湖蓋管大軍北征往來東應手亦樹右

北至東勝州克河申率精銳征進北從克上都援大同
降之掃紅螺山陞指揮使四年北征戰沒後十七年

戰無不勝追封汝南郡伯子嚴有父風從平雲南官指

使

十八行

歐普祥 普祥一名祥黃岡人從徐壽輝燒香起兵為元帥人稱歐道人壬辰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陷袁州焚室廬掠人財以去遠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連堅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九月使往攻不克乃陷分宜新喻等縣括其丁壯團結營寨癸巳三月復攻袁州元帥別連堅與萬戶保同等堅守城...

第十四葉一二行

大事記

卷二

三二

夏德潤

德潤初從定江左郡邑積有戰功擢都元帥領兵守草坪

繆美

美安豐人隸陳先軍中將十餘人來歸數戰皆捷推場完者襲阿魯仄連拔嚴州婺州上甚壯

之虞州

軍據樊南其地險阻乘莫利先登率賊死士一鼓而上說降胡深從取信州即歸陳兵來攻擊却之

遂復玉山

苗軍前赴之張兵乘隙至佐朱文忠夜殲其營大破走之移守嚴州謝再興方守諸暨賊附士誠兵

大至美往

援決戰敵退城復完士誠兵二十萬圍新城合朱文忠大破之龍潭浦城五戰皆捷洪武元年從

下建寧

延平珍海寇于昌國除管軍千戶從北征克景州節制雲州文清士馬入塞班師行賞與世襲務應自

陽謝

走之蘇送江文清士馬入塞班師行賞與世襲務應自

第十九葉九行

武昌陸指揮副使收上游諸郡下清西

改征溪洞蠻寇降沅州得壯士千三百餘人陞湖廣參政姑蘇既平從胡廷瑞取福建諭廷瑞曰此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賜克捷降建寧招江泉皆下從征中原陝西平張良臣叙功賞白金二百兩幣十五表裏卒官贈右丞

第二十四葉十三行

彭時中

時中元季以兵守吉之龍泉來歸俾仍舊職守守不下上命時中統兵會遇春等共擊之時中乃戒

第二十五葉十一行

詹允升

允升涿州人兵亂素農從戎來附歷戰皆從陳政卒于奎戰

大事記

卷二

三二

何德

德光州人來歸轉戰吳楚由于千戶陞指揮會事既七年北征還卒贈都督同知守遼東召還加都督會事十

朱史氏

日友諒兵勢最彊跳盪江湖間鼓行而下目中已無建康矣 太祖方定婺州遲回審固犯境不得不

戰既戰

不得復退鄱湖之役虧損兵將至多神龍毒龍紛鬪至三十五日而後決或者以友諒比項羽一殺卿

子冠軍

弒義帝一殺倪文俊弒壽輝畧亦相當未知拔山氣力何如然亦必有過人者 太祖受天明命與漢

祖同其神

武紀律過之漢祖善避什復起散復聚 太祖能忍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祖能忍

抵死不釋所與青田書曰如雷在首日有數次

念之心悸一箭成功當日青田在事業已刻定 太祖
氣象泰然操之掌握彼以暴我以仁彼以橫我以禮則
又以整暇勝友諒自處絕地兩金吾叛去疆弱眾寡其
勢頓反决死冒圍終不為鴻溝之講一時附麗者如饒
鼎臣熊天瑞輩甘心為用必不肯北面真主天瑞降而
復叛人與地風氣使然其亦所謂往而不返者耶一代
創始必有剪除妖纏則星斗為昏妖滅則日月始朗特
有大小久近之不同耳

饒鼎臣標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與熊天
瑞皆附陳友諒天瑞既破吉安鼎臣以知院來守朱文

大事記

卷二

三

正攻之遁去尋約李明道為內應復陷吉安友諒敗死
郡縣皆降常將軍既平諸山寨遣人招之或說曰金陵
兵盛有前漢皇帝尚不能敵以致敗死大率可知此時
當决去就怒曰吾江西名士與漢同功終不反顧乃遣
子如軍中規形勢常將軍好語慰安之懼甚即夜棄城
走安福愈進兵討之復走茶陵合浦陽都益于南峯
山寨時出侵略元帥王國寶擊走之再合故將劉平章
來犯中擊死
熊天瑞刺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
湘間後以陳友諒命攻臨江吉安又攻贛州凡四越
月下其城友諒以有功加參政俾守贛兼統吉安南安
南康諸州諸郡孫本立之降于我也遣其姪士安攻贛
之興國縣為天瑞子元震所敗進攻本立殺之復據吉
安遣其弟三子劫掠山寨大獲貨財牛馬而歸造戰艦
陽言欲領兵東下署其職曰無敵自稱司徒平章軍國
重事發即友諒攻江西徵其兵來援天瑞坐觀勝負不
應友諒敗死乃伴遣元震赴援已而與龍泉彭時中爭
萬安地相攻又欲首取廣東乃預於南雄造戰艦遣元
震攻掠程鄉與寧長樂山秦送陷韶州部將袁仲仁守
之甲辰春賊艦成即帥兵數萬進攻廣州是時何真據

大事記

卷二

三

廣以兵逆於胥江天瑞一戰破之慮廣東可鼓行而下
忽失晝寐既大雨如注雷震其楫舟不能進天瑞驚
及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所當有則天為開霽便即日
還師祝已天果霽乃歸願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壓
之不信四月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而還王師
既克臨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壘嶺為備與計九
月王師至贛開城拒守常遇春鄧愈凌濛立圍困之至
是凡五閱月天瑞接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亦由
祖詰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于建康明年伐吳將出師
疾軍將曰吾欲遣天瑞行為吾間也降非本意心常快
鄧克明新法入自無賴志橫鄉里及紅巾寇陷臨江
與弟志明應之陷撫州樂安等縣志明知州事自稱元
帥友諒兵至克明往附加右丞轉掠旁近諸州縣遂陷
建昌破以關連攻建昌不克還撫州鄧愈來攻出降復
遣去尋獲于洪都志明亦據寨拒命後皆伏法其兄弟
殘暴兵無紀律所過荼毒人以鄧賊呼之有部卒羅五
崇仁人克明既誅散卒三千人分置撫州為民五密使
人約為內應其書為守將金大旺所得盡銷其卒嚴兵
以待比明來攻即殺所縛卒開門擊破之境內悉平又

有周安者永新人初紅巾賊起安乘亂聚眾劫掠與歐
善祥共據袁州已而還永新立山寨重賦錢恣行殺掠
民患苦之天兵至既降復叛湯和進兵圍其寨上招
諭復降令人出見和自言抗王師皆唐院為之罪請
為內應執唐以獻既入又與唐率眾拒戰和怒急攻破
唐之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
及見復于胡大海 上宥之命為行省參政今與曹萬
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于友諒友諒敗
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髻逃匿武寧山中有一茶客
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戮
于站魚口

平張士誠

臣朱國禎輯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小名九四第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為業士誠少有膂力遲重寡言笑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凌侮或負其直弓兵丘義尤甚屢加窘辱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且見汝穎兵起官軍不能制亦起兵入傍近各場招集少年時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

大事記

卷三

王克柔亦泰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為泰州判士誠與相結未幾殺華甫并其衆行至丁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士誠憤怒攻子仁破走之兵勢始振三月一日陷泰州元遣李齊招諭初請降願授民職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行省於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為參政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促士誠治划船趨淮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規知璉無備遂執殺璉獨留李齊會其黨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宅日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呼謀入城僕哲

篤及其屬倉皇走免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拒不聽拘舟中尋殺之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始言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聽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汝屈耶遂推碎其膝而剛之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寧路錄事孫搗輔行搗人城反覆諭之終不聽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行省丞相達識帖

大事記

卷三

木通面陳破賊之策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汜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銜枚趨寶應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將中軍攻北門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懼怯馳回普兵遂為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奮擊直入賊陣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六月元以士誠終為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之福壽方被寇危逼不能行也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丞相達識兵潰會左丞阿魯灰引苗兵至

乃退尋陷盱眙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感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之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遂爲盜降而復叛元兵來討窮蹙過江見士誠求救且謂吳中富庶可以建國遂遣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

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二月壬子朔兵抵齊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

六事記

卷三

二

四百〇

人楊椿力戰死其門人陳普亦不屈死守臣貢師泰遁去兵入城卽承天寺毀佛像據爲府改平江曰隆平以郡中寺院及富家第宅分給諸將用蘇昌頴爲學士遂迎士誠三月癸巳士誠奉其母曹氏來自高郵服御假乘輿以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第士德爲平章立樞密院弘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堅典親軍李伯并並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于太倉收元臣郭良弼董授爲賓友濱州楊乘獨縊死孫搦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洩並被

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帖木邇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時 上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下鎮江矣六月降人陳保二叛降于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 上遣儒士楊憲通好士誠貽書比之隗囂示睦隣通使之意士誠不悅留憲不遣遂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

上遣人諭達曰士誠起負販徂詐多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狡謀達等乃督兵攻常州

六事記

卷二

9

四百三

薄其營壘且言賊已窘迫請濟師 上發三萬人助之士誠遣士德領大衆來援達設伏以待命總管王君用率鐵騎爲游兵親督師與戰君用橫衝其陣陣亂退走上德遇坎墜馬爲先鋒刀國寶王虎子所擒并獲張湯二將軍 上聞之喜曰士德智勇爲其兄謀主今被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誠遣孫君壽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叛人拘我信使予之興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與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卽罷而爭

端承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元
為助遂不食死或曰誅之十一月上復益達精兵二萬人
士誠守將誘我降人鄭僉院以七千人叛去我圍師四
而去其三直攻徐達營遇春來援內外合勢大破之擒
其將張德又遣呂珍來援入城助守

十七年丁酉二月遣耿炳文劉成攻長興其將趙打虎
逆戰敗走遂克其城改為長安州以炳文為元帥成為
副守之三月常州食盡呂珍宵遁諸將入城以高復權
知州事湯和為元帥守之并克馬馱沙其淮安守將史
椿知士誠無遠計且徐義譜毀密來約降士誠知之僞

死發喪以士信權國事潛引兵至淮襲執殺之來攻長
興敗去張鑑攻秦興士誠遣兵來援擊敗之擒其將楊
文德遂克其城俞通海以舟師畧馬蹟山降其將鈕津
等直抵東洞庭山呂珍率兵驟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
曰彼眾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進邀險我何以當身先士
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為動徐令侍者披已甲胄立船上
督戰珍不利引去六月趙繼祖攻江陰奪秦望山克其
城命吳良守之七月徐達取常熟士誠再攻嘉興屢為
楊完者所困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
達識以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

參政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又請爵為三公
固要八月遂授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
院事因徙省丞相達識鐵木兒于嘉興代其位伯琦被
留士誠為造第宅厚廩給因亦志歸始遷入府治雖奉
元正朔而錢穀甲兵專據自如

十八年戊戌正月上命廖永安等攻江陰之石碑守
將樂瑜出降系世傑戰死士誠寇常州湯和擊敗之追
至通州獲其戰艦而還二月命吳禎副其兄良守江陰
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
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能縱而西得江陰

則舟師不能越江而上于是侵軼路絕六月士誠寇常
熟廖永安與戰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又破之獲其
戰艦而還徐達邵榮進兵圍宜興未下八月士誠與達
識合謀攻楊完者營完者自殺其將員成等以餘眾三
萬走桐廬求降上命文忠往撫之又諭徐達等曰宜
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倘道所經必斷絕乃可下達受
命分兵急攻破之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呂珍與戰
不利為所擒

十九年己亥正月邵榮破張兵于餘杭胡大海取諸暨
萬戶沈勝以眾降我師入城其眾洶洶復亂大海又擊

敗之擒四千餘人遂收為諸全州進攻紹興三月張士誠復寇江陰戰艦蔽江而上其將蘇同僉者駐兵君山指揮進攻吳良禦之戒勿輕動敵兵陣江濱命弟禎出北門與戰鋒交遣元帥王子明以壯士出南門合擊破之擒陶元帥以下二百餘人邵榮攻湖州不利還屯臨安謀知張兵來攻設伏以待李伯昇果奄至伏發驚亂死者盈野伯昇憤甚復整眾來攻再敗之乃遁元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糧方谷珍具舟達識督之往來遊說僅送十一萬石叅軍俞思齊惡士誠驕橫不臣棄官歸三月復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等處皆敗去陳保二寇

大事記

卷三

一

宜興守將楊國興破擒之伏誅六月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來救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欲反灌之珍勢促馬上折箭求解兵許之遂引兵還再犯江陰吳良分兵出無錫三山邀其後懼遁去復遣夏陸二元帥據分水之新城寇掠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焚其營乃潰去二十年庚子常遇春攻杭州不克九月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呂珍等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我總管湯泉張珙被殺劉成力拒一晝夜未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

二十一年辛丑八月胡大海攻紹興不克總管張英被執李伯昇寇長興眾十餘萬圍甚急上在江州命都先鋒陳八等六將軍往援被劫皆潰副將軍劉成出西門擊破之追至南門敵反兵力鬪成戰死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矚城中攻益急改命常遇春往救伯昇遁去追敗之

二十二年壬寅二月金華處州苗軍亂殺守將胡大海等士誠聞變遣第士信圍諸全謝再與晝夜戰守二十

大事記

卷三

八

九日未決設伏城外自出挑戰引入伏大破之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與慮不能支求救于朱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兵少不足用時邵平章榮方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宜借此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大軍已至嚴州刻日進擊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知之與再與發壯士夜半出擊大潰走士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蹴鞠酣宴為事諸將往往效之故至于敗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呂珍攻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上親率兵援之珍立柵甚固汪元帥拔其中壘據之會左右軍敗注不得出死戰上命遇春橫

擊三戰三勝珍大敗走左君弼助珍又敗去 上乃還
四月諸全守將謝再興殺知州蔡鳳執參軍李夢庚等
奔紹興降于士誠朱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
下備之再興引士誠兵犯東陽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
子實郎中胡深為前鋒遇于義烏戰方接文忠精騎橫
出其後大敗之胡深議諸全係浙東藩屏守備宜堅乃
度地距諸全五十里于五指山下築城戍守 上使至
軍中議事亦勅別築城相表裏使至新城已完李伯昇
大舉來寇號十六萬頊城下攻不可拔引去 上嘉胡
深功賜以名馬是時 上方與陳友諒力戰未暇東顧

八事記

卷三

九

士誠脅達議求王爵不許遂自立為吳王尊母曹氏為
太妃元人微潛不與
二十四年甲辰正月諸將奉 上為吳王士誠遂達議
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御史大夫普花帖
木兒在紹興仰藥死達譏聞之亦自殺士信建第東城
號為丞相府信任左右日縱酒為燕樂 上聞曰吾起
民間具悉情偽凡事親斷猶有差失此輩沉湎任情民
何以堪士信侵長與耿炳文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
信怒益兵來圍湯和往救合擊又大破之
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士誠大發兵圍諸全號二十萬造

室虛倉庫為必板計李文忠來救大敗之詳李文忠傳 士誠
自是喪氣不復能出兵矣十月 上與諸將議討士誠
遣徐達常遇春率諸將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時士誠所
據州縣南至紹興與方谷珍接境北有高郵通泰淮安
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 上欲先取通泰翦士誠羽
翼然後專取浙西至是遣率兵出江口 上遣使諭以
王保保聲息戒以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彼中將校
遣來吾自處之徐達兵趨泰州遇其兵擊敗之駐軍海
安壩上圍其新城士誠援兵來自湖北擊敗之獲其元
帥王威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
吳聚等遣人諭降其僉院嚴再興拒守不下閏十月乙
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來報士誠以舟師出大江
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疑有他謀
上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
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
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
一計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不過萬
人安能抗我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遠彼必
潛師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夾不及
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

八事記

卷三

一

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當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慎無出兵餘擇便可戰後四日己未又諭達曰吾度寇兵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上其詐益明然其計不過欲分我勢宜速移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聞爾等與寇相去甚

六事記

卷三

通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于駐師以待辛酉上還建康庚辰達等遂克泰州報捷復以城守事宜為請 上諭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餘城乘勝進取達分兵徇興化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陳元帥來援又敗去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上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貴于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至重地此甚不可若常半章獨以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復為應宜

還師泰州兼總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動叶和諸將一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乙未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守而觀望未決曰濠為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是月士誠寇宜與勅達命馮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自以精兵渡江援宜與擊敗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與還攻高郵未下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六事記

卷三

十一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滌流窺江陰 上親督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岸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力戰大敗之二月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報可復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是以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論

者黃蘇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討臣奉 主上
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
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八月庚
戌朔以伐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
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御戟門集將佐諭
之曰古人立大功于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
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
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
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
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
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
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
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往討克取兩
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
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
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
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効樹德者
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
軍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告以伐罪救民之意

達曰降將秦德等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
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
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
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致死來救今聞徐
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
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瓢子角或
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
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
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敵徐義狼
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
厲兵以俟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諭達敵兵
在高郵者僅五千在淮安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當自
泰州以兵二萬直搗高郵別將取淮安興化臨機處置
慎無執一又命韓政取濠州先是達授宜興令馮國勝
聞高郵士誠將命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
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版閉之皆
被殺 上聞怒卽詔國勝回捷之令步至高郵及是達
還并兵國勝憤甚令軍士齊力登城一鼓破之戮僉同
僉等 上諭達選精兵並進取淮安遇春守泰州四月
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驪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

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精軍馬府庫
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之
回攻興化初 上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
見孤子角為興化要地令達以兵扼其隘至是遂取之
淮地悉平因會議淮安城守事宜李濟亦以濠州降徐
宿二州皆降 上諭達元將竹貞領兵在安豐轉漕陳
州宜令正陽兵絕其糧道督兵進取無失事機達進圍
之力攻破其城竹貞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日
晡竹貞復來戰大破之立稍守以唐勝宗再諭達王保
保欲侵徐州察其軍勢以聞達遣傅友德進兵至徐保

大事記

卷三

四

保兵大敗而去遂班師七月丁未 上以淮安諸郡既
平遂議攻滅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士誠
據姑蘇數侵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李善長
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迂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
未衰上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 上
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
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
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
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
徒皆黠賊不足數徒擁兵眾為富貴之類至居中用事

且列其八罪達等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
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
直搗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
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驥輩懼俱斃必并力救之今
為手足士誠苟至窮感天驥輩懼俱斃必并力救之今
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
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
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不克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
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上屏左右謂達遇春

大事記

卷二

六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
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但云直搗
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癸
丑達等發龍江辛酉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于湖州
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癸酉進兵湖州之
崑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信駐軍湖上不敢
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張天
驥兵分三路來拒參政黃寶當南路陶子實當中路天
驥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
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于是達遣遇春攻

寶王弼攻天驍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
長槍軍直扼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鈞橋已斷不得
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
驍子實皆不敢戰欽兵退士誠又遣李伯昇來援由荻
港潛入城被圍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引大
軍繼之城出兵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朱暹王晟呂珍
及其五太子本姓梁士誠養子名甄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泅水率兵六萬
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
湯和等分兵營于東阡連築十壘絕舊館之援士誠壻
潘元紹時駐兵于烏鎮之東為珍等聲援乘夜擊之迺
去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率兵來援達
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大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
輕舟出東阡覘我師遇春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令勇
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朱文忠
自嚴州進兵廖永忠游兵取德清士誠兵屢敗甚懼遣
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
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
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
屯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
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

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左丞廖永
忠叅政薛顯取德清獲船四百艘擒院判鍾正叛將賈
德成十月四日壬子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戴茂
及甘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昇山遂攻破其平
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甲
子朱文忠攻桐廬降戴元帥復掠富陽擒李天祿合兵
攻餘杭戊寅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
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舟大
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敵皆潰走五太子盛兵來援遇
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其眾大敗五太子及朱
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十一月二日庚辰舊館
捷至父老進賀 上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省轉
輸之勞民其可少甦矣汝父老論百姓各力生業無作
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拜謝而出甲申達遣馮國勝以
降將徇湖州城下時城中久困敗報屢至皆已震恐及
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吳江州皆降朱文忠攻餘杭
說謝五降之已丑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
方彛詣軍門納款文忠入城女樂道迎叱去之禁戢士
卒城中晏然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送應

天井遺原明以下入朝紹興嘉興海寧州皆降癸卯達
 軍至姑蘇城南鯨魚口擊寶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
 遇敵兵又擊敗之焚戰船千餘艘積聚甚多遂圍其城
 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
 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列
 長圍守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
 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鏡在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礮如霹靂其風扇人無不立死有楊茂者無錫莫天
 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
 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
 天祐又阻兵無錫為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得其彼
 此所遺蠟書由是悉知天祐士誠虛實攻圍之計益備
 士誠方久耽佚樂謂可長守既被圍忽忽惟造大船載
 金銀曰事急下海不失作富家翁有從吏者曰琉球日
 本皆可居或曰以兵襲而殺之即據其地為國至此亂
 鬻故事其謬誕如此達方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
 指揮茅成左脇中又死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上命有
 司給廩餼歸于元誅蔣英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為前
 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上曰

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
 以潘原明全城歸附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
 節制松江嘉定州降

吳元年丁未二月徐達來請事 上慰勞便宜行之

傳三月俞通海戰滅渡橋盪其營重傷歸金陵先正月

中松江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立中就攝府事既而

上命荀玉珍代之達令徵磚甃城上海民錢鶴臯不奉

令四月作亂攻府治剽掠通判趙倣驅妻子十八人赴

水死玉珍出走被殺鶴臯自稱左丞令其子遵義走蘇

州求援達遣指揮葛俊討之兵至連陽湖望見遵義所

六事記 卷三

領皆鄉兵搃農器者連發十餘砲即驚潰進下松江檢

鶴臯送大將軍斬之餘黨遁去俊欲屠城華亭知縣馮

榮初為賊所執不屈下獄至是始出爭之得免上海知

縣祝挺當發時懷印欲走府治聞府官被害匿僧舍

寇執之欲脅降罵曰編民敢爾不聞卑騎入堦整營屈

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逼挺乃密約諸巨

姓曉以順逆禍福翁然應之有顧正禰者艤舟渡挺至

黃浦與主簿李從吉等合義兵復邑治斬偽元帥姚大

章等獻于俊曰事定矣毋勞大軍凡三往返俊怒猶未

已時鶴臯攀誣百千人俊逮捕甚急因窘挺挺潛以狀



白達轉以聞 上皆得釋餘黨突入嘉興府劫掠追擊
盡擒之五月 上以士誠被圍久諭以書不答六月乙
丑士誠突出西門掩襲轉至間門將奔常遇春營覺之
分兵北濠截歸路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哈刺把都
率兵千餘人來助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進
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
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
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有勇勝軍號
十條龍者皆倉夫善戰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
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是日士誠

天祥記

卷三

五

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
昇知其勢迫遣客說令歸命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
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誠在
城樓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遂鳴金收兵遇春乘勢
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
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坐城上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
忽飛礮碎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
語以城亡宜引決皆相繼縊死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
其烈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砲以擊
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砲具達令

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
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
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
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
降周仁徐義濟元紹等皆降時士誠軍大潰城遂破
時九月八月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
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
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散謂妻劉氏曰我敗必死若
曹何爲劉曰君勿憂妾死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
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自盡令資子辰保縱火焚

天祥記

卷三

五

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
暮士誠拒戶自縊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
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
言乃以舊盾昇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扇至舟中不食及
至龍江堅臥不肯起乃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
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欲全其生竟
自縊死賜棺塋之年四十七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
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逃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
分軍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各懸小木牌令曰掠
民財者死折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



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晏然
 吳中本富實士誠兄弟竊據驕佚懈于政又闇于斷制
 權為文吏所竊其地名士甚多慕好之築景賢之樓開
 弘文之館士有至者不問好醜輒厚贈遺與馬居室無
 不克足一時嗜利之輩多往依之欲以傾動應天及士
 信用事舊將多見疎外失兵權上下垂疑莫肯用命凡
 用兵遣將當行者或臥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稱意與
 之乃肯一出軍行無紀律日會游談之士酣宴博奕及
 喪師失地而歸亦不問或復用為將上下弛慢以抗天
 兵久而後亡非不幸也有十七字謠云丞相作事業專
 大事記 卷三

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別一云黃蔡葉作商煩 蓋借
 侍用事者即前所稱三叅軍至是卒敗果如謠云凡獲
 其官屬李行素徐義而下諸將較及各府官吏家屬外
 郡流寓之人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
 送建康神保等九人 尋送還元熊天瑞伏誅單大舍者為揚州青
 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上令居仁
 招之不來及是生擒 上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
 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
 質知府事 上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潰命泰州指揮孫
 興祖往取之比行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士誠養子所請

張者先以城降又命胡廷瑞取無錫守將莫天祐從州
 人張真之言亦以城降天祐本州人性克猛有勇力人
 保士誠陷常州招之不從攻之亦不勝後士誠受秋為
 元太尉天祐乃降于士誠累表愈相密院亦羈原而已
 吳地悉平

附錄

第三葉十九行

楊乘字文載 濟川人至正中為介休令民饑散為盜
 州而乘生無恙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乘等處
 在管理不當罪奏復其官張士誠遣所署吳江丞張經
 等責乘等造請乘遣人告曰吾處吳田里已久不足以
 辱使者當擇日自出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如其言
 行圖中微西日晴好慨然曰脫此如足是矣命函等治
 睡處置家事如平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
 夜分二子立侍命曰行且休吾將就寢素無嫌妾侍凡
 無息息處人莫得與之俱語且齒等惟寢門未啓發視
 則父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生死晝夜之理且以
 得全晚歸為快經等驚乃回隆平

第五葉六行

劉成成德堂人 勝勇紀倫善騎射從 太祖歷功由百
 安各夫堂等兵兵萬戶為義率所部二百人降乃分兵
 據要隘設戰具為守禦計所文為都元帥成守副守之
 衆十餘萬木陸並進城守中兵僅七千 上命諸將來援
 不期成與州文嬰城固守伯昇攻西門成出迎擊敗之
 伯昇將宋元帥等退至東門敵反兵力圍城文不能救
 成遂戰死裨校李崇亦死圍城益急 上方在江州
 遣潘遇春救解之立成廟于長興贈懷遠大將軍
 八行

高復 復空... 歲登民歌... 元年以老疾辭...

第七葉四行

王子明 從鎮撫吳良... 上以江陰當東南... 望實要害地... 戊戌秋敵兵來... 山指畫為進攻... 兵攻東門子明... 百五十人... 無隙可伺...

第十二葉七行

大事記

卷三

三五

費子賢 子賢從義... 敗去乙巳... 壁拒守城上... 極同知西平... 陞指揮使... 克建寧... 調征中原... 定西復回... 之功人謂... 于耿炳文云

第十九葉六行

仇成 成合山人... 取淮東... 武三年... 有功封... 德發... 侯征... 雲南... 盡平... 之加... 祿五... 百石... 世... 二十... 一

年卒追封... 諡莊襄子...

十八行

茅成 成定遠人... 陣守金華... 從克武昌... 死贈鎮國... 督府事...

第二十葉十三四行

馮榮 榮烏江人... 至今能... 視擬... 不三日... 人為立...

第二十一葉十二行

郭翼

卷三

三五

郭翼 翼字義仲... 可歲太史... 明公仗... 元政民... 將進取... 且吳人... 之其妻... 自發東... 第二十三葉十九行

第二十三葉十九行

何質 質吳元年... 至勞未...

平方國真

方國真初名國珍一曰谷珍以避廟諱更名真台之黃巖人世以販鹽為業身長而黑性頗沉勇父伯奇素柔懦生五子每為鄉人所侮真曰吾子必有與者無父若我其俗佃戶見田主拱而立不敢施揖伯奇故佃富人田執禮甚謹真見之怒曰彼亦人耳事之何為父沒兄弟慘力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習習醉而殺之同里蔡亂頭嘯聚行劫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真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計天官來捕方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侄亞初及隣里之懼禍逃難者仁入海時為至正八年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叅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珍引而東元兵追至福州五虎門珍勢促將焚舟趨元兵忽驚擾反為所蹙朵兒只班被執脇請于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珍雖授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出沒海上攻温州不克焚掠而去十二年三月浙東副元帥董搏霄來討敗之僅以身免七月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率兵來討次于慶元遣元帥泰不華赴溫以圖夾攻既至真復往攻溫泰不華以火

筏禦之乃引退初李羅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進兵李羅先期至大間洋真遂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元兵不戰而潰赴海死者過半李羅及郝萬戶皆被執囚之舟中使招安郝故出元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托公行二人得脫詭言于朝元主亦慮其為海道梗復下泰不華招諭之兵既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拘不遣以小綱二百突入海門犯馬鞍諸山泰不華率舟師進甚銳真又使其黨陳仲達往不華乘潮往逼之將及呼仲達與語目動氣索手刃斬之前搏戰殺五六人賊羣至擁去曠目大罵奮起奪賊力又殺數人賊攢

大書記 卷三

舉州之中項死是時汝穎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眾割據元不能制八月真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甲招諭真復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不可赦執政多受真賂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真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疑懼不受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又聞府慶元以納

麟客刺爲元帥會兵並進皆敗元無如之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真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趙士止諸家每與方氏戰子姓多斃不沾元一命方氏一再招輒進高官于是上下解體甘心從亂方氏益橫矣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朱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俟元命遂據台州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亦爲真所劫屢以大義折之真不從其黨郭仁本諳之使盜殺諸隘是月前御史喜山兵襲黃巖不克而遯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被檄守東門方氏深憚不敢窺者久之十五年乙未剛甫解

大事記

卷三

三十一

官去慶元民先聞台州破震恐至是真以舟師奄至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真入城謁納麟陽尊事之獨慈谿令陳文昭不附執文昭欲沉之於海已囚之岱山又攻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屢擊破之方氏兵來益衆或勸之遯怒曰是我効節之日也城破力戰死真乘勝取餘姚州同知禿堅責之曰君甫就招安復以兵入台慶背德忘信何以令人及今悔罪歛兵庶免後咎不然禍且不測真不答心銜之竟搆以罪死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壤七月真使其將李德孫襲溫州破之用其侄明善爲鎮撫以守屯兵千佛寺溫之岷岡有王子

清者不附方氏尋被執磔之柵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至都事亦不附方氏聞子清死不勝憤九月夜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公寬退明日復入城築砦天寧寺以居國璋聞變至溫使方文舉立砦淨居寺助防守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圍慶元敗還丙申春明善等攻劉公寬壁險拒不能克七月元經略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院判明善鵬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兵勢益威明善部下陳琪舊與公寬善因使琪圖之琪一夕與酣飲密令公寬僕金典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典叛主不忠斬

大事記

卷三

三十二

之以殉丁酉春真造舟益多或問之曰公舟已足用今更造何爲真曰倘有兵至吾卽乘舟浮海去耳聞者歎曰若但爲走計其何能爲于是豪傑士往往去之戊戌春黃巖童子善好縱橫術說真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數千艘衆數十萬可立至沂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漕粟舟師四出則徐青閩廣遠海皆惟公所欲審能行此人心中有所繫屬霸業可成真曰君言遠矣智者不爲禍始朝廷雖無道尚可以遷延歲月吾按兵保境徐待其定爭衡非吾事也于善謝去張士誠據姑蘇元患之欲藉

真收士誠因授真浙江行省叅政兄國璋等皆轉官令擊上誠真亦聞吳中富饒率兄弟諸侄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士誠遣其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為壘真策曰海濱非平土今叅用且囂吾知其無能為也進兵自率壯士數百趨喬子橋奮擊殺其兩將軍餘皆敗去復前接戰其步騎訖不得成列而散并殺五將軍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士誠請和真所領皆舟師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于元願奉正朔元從其請命真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承

大事記

卷三

三三

嘉丞達海前鄉進士趙惟恒皆不從並沉于江其年十一月 上親帥兵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真與其黨謀曰天下大勢可知元亡必矣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徐觀其變乃遣使奉書獻金帛願合兵共攻士誠 上亦報以書隨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請次子關關後改名明完為質 上曰交質此衰世事今既真心來歸須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為厚賜遣還真又以金玉飾馬鞍為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穀粟布帛珍玩非

所好也却之復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給軍費 上許之遣博士夏煜授真行省平章庚子正月煜還言真好詐不可信而真受元官爵備海舟抵張士誠所漕海至元都加官太尉爵衛國公 上方與陳

張交戰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且北通察罕父子南通陳友定以觀成敗 上既破友諒于龍江十二月又使夏煜諭之真懼遣人謝過辛丑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真拒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 上遣人祭之始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 上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真海舟至燕通好元遣尚書

大事記

卷三

三三

張昶等來諭俄而察罕死 上兵威日盛元政亂父子君臣爭兵不解因欲取之絕其使真以昶等聞不答懼轉送入關 上召至誅之獨留昶授官癸卯命王時往市馬甲辰九月方明善攻温州土豪周宗道于平陽甚急歸降于我明善悉益兵以圍胡深出師擊敗之遂下瑞安乙巳六月胡深取樂清獲其將吏送應天釋之戊常州初真約杭城下即納土來降丁未吳元年王師克杭據境自若時遣間諜覘我虛實屢通使于閩圍犄角上怒索糧二十三萬以書責之數其十二罪真大懼集議去就時姑蘇未平弟侄諸將位多言張氏劫敵金陵

兵未必得志且步騎無如海舟何獨立楠爭之勸歸命保富貴不聽惟多集大船運珍寶為泛海計九月朱亮祖討之其月士誠就縛亮祖師駐新昌遣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縣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亦戰死國瑛將遁會都事馬克讓還自慶元言真方為守城計乃復集兵以抗我師急攻不能支遂走黃巖亮祖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至黃巖復走海上上又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合計真干慶元檄諭三郡之人十一月亮祖進兵温州軍于城南明善引兵拒戰破之克其太平寨至大事記 卷三 三三

城下明善先已避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瞞時克温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于樂清海口又破之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真乘海舟先逃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真為追兵所及戰敗率餘眾入海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再命廖永忠自海道會和討之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皆降真欲揚帆遠去風輒不利窘迫不知所為亦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將軍求降又遣其子明完等納省院諸司印章亮祖送國瑛于應天

十二月明完先奉降表至京師表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轟電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歸其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兄弟子侄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與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温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願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域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汎海計者昔孝子於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伏俟嚴誅表文真慕官詹鼎之詞也 上覽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賜書原有真謁湯將軍于軍門元昌國州守臣亦夾降改慶元路為明州府

大事記

卷三

三六

後改

為寧波府徙其偽官劉庸等于濠州明完獻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 上即大位真人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為指揮僉事明完為鎮撫任明謙亦指揮僉事七年真卒年五十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謠云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其年真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丘楠輩楠永嘉人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管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侄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為輕重任明善居頗循法度而國璋國璋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計及降參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為韶州府知府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

朱國禎輯

平中原西北

吳元年九月平姑蘇十月庚申召諸將議北伐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為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因召將士諭勉之丙寅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丁卯大將軍兵至淮安明日遣人至沂州諭王宣父子已已戒飭廬州等處嚴備王保保弟脫因帖木兒等辛未王宣子王信納款且奉表

大事記

卷四

賀平張士誠 上遣使授信行省平章聽大將軍節制二人陰持兩端 上密諭大將軍宣父子詭詐宜勤兵趨沂州觀變十一月丙子大將軍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往徐州進取山東已卯大將軍至榆行鎮元僉院鄒毅等皆降初 上遣徐唐臣等諭王宣從征宣不欲行令信密往莒招募兵為備佯來犒師大將軍受而遣之既還即叛唐臣走脫大將軍即日進兵討之遣梁鎮撫往諭不聽淮水急攻宣出降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信被殺信與兄仁走山東大將軍以宣反覆戮之諸縣皆降庚寅諭大將軍向益都分精卒扼黃河斷

援兵庚子克滕州至臨朐元將丁玉明遁去尋來降兵
 至益都因遣王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辛丑填壘
 力攻拔其城執老保等普顏伯花不屈死徇下壽光臨
 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十二月淄川等縣
 皆降張興祖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追至東阿元
 叅政陳壁等以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等迎見
 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戊申宋廸使山東還言孫興祖所
 降將士數萬皆令領舊兵與俱進取 上慮臨敵生變
 凡降將及官吏可用者悉送京師大將軍至章丘守將
 右丞王成降已酉至濟南平章達朶只兒進巴以城降
 大書記 卷四
 庚戌張興祖至濟寧官吏先遁入守之元
 使者北走 將邵禮以密州俞勝以樂安降命中書省榜諭山東亡
 將散卒及歸正人鄒平蒲臺皆降大將軍自濟南復還
 益都分兵取登萊諸處皆下之
 洪武元年正月萊陽守將世家寶納款丙申大將軍復
 如濟南已亥遣使至登萊諭祭海神庚子以鄧愈為征
 成將軍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二月癸丑副將軍克東
 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丁巳遣康茂才從北征樂安俞
 勝復叛進兵討之勝遁去城降元丞相也速來戰大敗
 之三月丙戌大將軍至濟寧衍聖公來見送京師是日

開耐牢壩引舟師由鄆城趨汴梁丙申鄧愈進兵南陽
 克之擒蔡國公史克新等大將軍至陳橋左君弼竹昌
 迎降遂入汴城守將李克彞遁去甲辰大將軍自中灣
 取河南陳德守汴梁四月大將軍由虎牢關進至塔兒
 灣元將詹同脫因木兒以兵五萬來戰大破之平章梁
 王阿魯溫以城降 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至
 嵩州降之鞏縣均許陳汝皆降遂取陝州康茂才守之
 甲子 上諭諸將已克潼關勿遽西是口 上發京師
 召大將軍等來會謀取元都馮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
 張思道皆遁引兵而西華州自潰五月大將軍至陝州
 大書記 卷四
 益兵以郭子興守潼關大將軍書諭擴廓帖木兒遣兵
 至鞏州取毛胡蘆山寨遂與馮宗異俱還河南擴廓報
 書及馬庚寅 上至汴辛卯副將軍入見勞之乙未辭
 還河南丁酉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入
 見勞之定計取元都癸卯辭還河陰遣任亮守嵩州副
 將軍至軍中發兵次陳橋七月己巳鄧愈至隨州守將
 王誠等皆降壬申嵩進征闕陽大將軍糧艘俱集濟寧
 餽運乙卯勅會兵東昌北征己丑康茂才自陝州渡河
 徇安邑等縣皆降之辛卯大將軍等自陳橋入辭丙申
 駕發汴梁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山賊劉士原寇汝州

何文輝遣兵討破之丁酉大將軍檄諸將大會東昌分
布士馬渡河間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庚子大
將軍發汴梁徇取河北遣薛顯傳友德取衛輝元平章
龍二走彰德降將喬院判叛於濟南指揮陳勝討平之
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降其城右丞梅思祖守之
乙巳至磁州丙午至邯鄲守將遁去丁未至廣平元平
章周昱先遁去是日薛顯獲元朔那傑部將侯僉院等
那傑為玉保仔所殺妻
子在趙州者悉被虜 巳酉大將軍次臨清遣人往東
昌促張興祖樂安檄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傅友德
獲元舊將李寶臣等為鄉道遂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顯
時浚開通舟師壬子副將軍取德州癸丑大將軍自臨
清會師至德州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戊午下長
蘆遂下清州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濟師並河東
西以進元丞相也速桿海口望風遁去癸亥至河西務
元平章俺普迎戰大破之擒知院答剌孫進至通州夾
河而營乙丑元國公知院卜顏等來戰大破擒之丙寅
送入通州華雲龍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開建德門北
走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進師元都至齊化門填濠入
城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

并獲宣讓鎮南成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璽寶器圖書
封故宮殿指揮張煥以千人守之妃主宮人令宦寺護
視人皆安堵明日順德守將來降獲前樂安叛將俞勝
分薛顯傳友德曹良臣顧時巡邏古北諸隘口遣故元
尚書九住還太原告諭擴廓癸酉大將軍以鎮撫吳勉
攝大都路府事檄韓政自東昌分兵守廣平陵川華雲
龍經理故元都城楊鎮撫守直沽傅友德守蘆溝橋而
前七月辛酉襄陽指揮王遇成進攻元石腦寨破其五
棚知院何政退保光石寨又明日攻破之擒其樞副張
成等六十人斬之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辛巳大將
軍獻捷表至京壬午稱賀改元都為北平府徵元故官
送京師 駕發京師幸汴梁改為開封府稱北京癸未
詔大將軍置燕山六衛于北平留孫興祖華雲龍守之
進兵取山西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西征薛
顯至古北口獲元潰卒戊子薛顯傳友德等畧大同壬
辰指揮曹諒克裕州臬白素擒元平章郭雲故元留守
迭里迷失謀亂捕獲戮之甲午右副將軍馮宗異從征
九月張興祖下永平傅友德至大同獲元喬左丞等甲
子副將軍發北平下保定中山府十月戊辰朔 駕發
北京大將軍檄劉聚守河間己巳副將軍克真定元平

章孫克義來降達魯花赤敏納賜彰先聞都城破具朝服登城兩崖上再拜投之而死馮宗異湯和抵懷步守將白瑣甘遁去其城壬申至大行山斃于城破其羽癸酉取澤州守將賀宗等皆先遣留兵戍守擴廓部將韓林兒來攻平童器器攻張彬往援之遇韓店大戰不利甲戌元左丞王其自河下夾潼關郭子興擊却之丁丑上至京師宗異和取潞州大將軍分兵守雄州霸州癸巳傅友德下平定州一月四日辛丑大將軍發北平丁未會副將軍於真定遣趙庸守保定趙興貴守通州王成守德州韋正守真定癸丑薛顯追元脫

因帖木兒石州大敗之仍與傅友德畧平定州丙辰大將軍自真定下井陘戊午康茂才克河中大將軍師度固關至平定州漢太原偵騎十五人分兵扼榆次叅政傅友德守平晉密遣醫士往潞州督馮宗異會師都愈討蜀河奔張獲之金商均房之地悉平定十二月丁卯朔大將軍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復取舊都兵出關門為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大將軍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遁出太原必虛北平孫春官六衛之師足以鈔察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領

則彼進不得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搗虛也若彼還兵來救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寨必亂主將可縛也會其將豁鼻馬約降且請為內應遂伏兵營側分道夜掩之擴廓方然燭坐帳中兩童子執書以待眾覺變擾亂擴廓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及竟蹶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且豁鼻馬遣其子來報大將軍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受降得人馬各四萬擴廓奔大同副將軍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遂走甘肅庚

子薛顯等擊賀宗哲于石州諸山寨以次降定因遣兵守石嶺天門二關壬午馮宗異克絳州大將軍會兵太原遣兵取榆次關以通潞州分兵介休平遙陽曲等處討捕山寇皆克孟州復叛據乾河口寨
洪武二年正月丁酉指揮曹崇等討紅蓮山寇平之大將軍遣指揮張煥以萬人取孟州山寨檄何文輝於河南從征遣傅友德巡太和嶺之西北顧時巡嶺之東北甲寅副將軍自太原還師征大同兵至守將竹貞棄城走大將軍令已獲軍士不許殘虐人民皆與完聚毋得擾害孟州平乙丑韓政攻下蟻尖寨在彰德府鹿州最險者二月

大將軍集諸州勳糧于大同以張興祖鎮守副將軍自大同如太原沂州逃將王信等執送京師戊寅諸大將發太原庚辰元丞相也速便通州曹良臣設疑兵驚駭之遁去追至薊州而還大將軍自霍州至平陽薛顯來會辛卯發平陽次河中造浮橋副將軍先渡河趨陝西三月乙未朔大將軍自蒲州渡河蒲城將士皆遁入守之并守邠城進次櫟陽自鹿臺趨奉元初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駐鹿臺以衛奉元及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遁去大將軍遣郭子興直搗奉元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先入撫諭明日整兵入城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副都察院御史王武選去後降斬之西臺御史孫哥失里守關家湖遺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在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崖死副將軍進兵鳳翔李思齊全部西奔辛亥大將軍遣咸陽橋以耿炳文守陝西引兵繼發承制命楊璟征唐州亂兵四月二日丙寅大將軍在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幽鳳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大將軍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

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感之思齊不北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營金典旺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上遣使即軍中召副將軍還北平取逆北餘寇丁卯大將軍度隴州次 固關以王敬祖權隴州庚午進至秦州守將呂德等遁去追獲之遂入伏羌取寧遠至鞏昌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汪靈真保等皆降移郭子興守之馮宗異征臨洮丁丑李思齊來降上初以書諭之有降意其養子趙奇與麾下給思齊遂窮變至是大兵至出降琦亦相繼來歸宗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遣韋正及趙琦等守臨洮九事記 卷之四 九

州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遣使諭大將軍李思齊已降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譟詐若其來降善防之乙酉大將軍至靖寧州守將遁去徇下隆德縣明日師度六盤山至開城謀報元豫王駐西安州襲走之盡獲其人馬五月四日丁酉大將軍出蕭關下平涼盡收未附山寨進克延安初張思道在慶陽聞克臨洮懼而奔寧夏使其弟良臣代守既至寧夏為橫所執良臣聞之遂以城降大將軍發平涼至涇州戊申張良臣復叛大將軍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

果如所料會兵討之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畧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六月寧州邠州皆降遣指揮陳壽守原州黃旺守涇州涇州獲慶陽小元帥謀者張五十九斬之已邠大將軍圍慶陽張良臣開西門出汲恣人馬馳騁大將軍怒督宗異進逼西門明日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獲裨將九人斬之是日副將軍克開平初上命副將軍北征以平章李文忠輔之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聞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過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於錦州得士馬數千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

又

又大敗之進攻太興州文忠謂副將軍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往等斬之邠北悉平辛巳大將軍攻慶陽別將李德明還環州獲其謀竹符竹箭思道理問也自寧夏來覘獲而斬之分兵守彭原張良臣自西門出兵挑戰我兵少却遂薄指揮張四營堅壁禦之馮宗異兵至乃退遂命陳德守西門傅友德會兵慶陽城下庚寅慶陽大雨雹山水泛溢良臣出戰大敗七月良臣戰敗求降不許已亥副將軍

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辛亥王保保部將韓札兒破原州指揮陳壽等俱沒大將軍聞之以驛馬關當衝要遣右丞徐禮守之指揮谷真守彭原章正守邠州馮宗異西臨驛馬關扼原州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札兒復陷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辛酉馮宗異出關討札兒走之八月甲子賀宗哲寇鳳翔從征降將審文明潛以機事報宗哲伏誅丙寅慶陽小元帥降欲降為良臣所囚其黨劫出之來降上命李文忠濟師合攻慶陽行至太原聞虜衆攻大同甚急還兵援之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遇其遊騎敗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

又

往覘時已駐營去敵五十里亟前阻水為營間道報大同元將脫列伯盡銳來攻先以兩營誘敵死戰度其饑疲分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釋與共食追至東勝州而還別部斬孔興來降甲寅遣吳禎勅諭大將軍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兵印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長規措無致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帥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遣偏將軍和回

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葬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頒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會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昇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庚辰陳德獲張思道部將王讓等八人送大將軍時思道以慶陽久被圍知良臣不支遣讓持其金帶為信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行至慶州被獲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上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張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等為羽翼姚暉葛八之徒為爪牙故欲據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

大事記

朱四

二

四

還有頃卷營去眾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伏兵誘我也乃止往覘果然敵復還攻益急眾欲棄城趨長安與旺輅叱止之守益堅至是乃解已丑大將軍至原州遣顧時薛顯以萬人追賀宗哲有勅召還大將軍留馮宗異總軍事九月賀宗哲略蘭州聞王師至渡河走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入見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襲蘭州指揮張溫會諸將曰彼眾我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乘暮擊之可挫其鋒不退則固守待援遂出戰保保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圍之數重堅守不戰鞏昌守將于光來援卒遇敵戰敗被執敵使諭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嘗夜二鼓敵兵將登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卒擊却之溫又乘息擊破其兵擁廓嘗夜驚又聞大軍且至解去溫執朱祐欲殺之知事朱友聞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今虜退行法疑于顧殺溫悟扑而釋之上聞嘉友聞直言論長官賜綺帛錄溫功陞秩

大事記

朱四

三

五

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寇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為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服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此是也諸將皆曰善癸卯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殺畧邊民二月金朝與取東勝州左副將軍至與和降其城進兵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

大事記

法日

三

真三月汪興祖即張興祖復姓克武州朔州戊午大將軍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大將軍進至沈兒塔遣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四月大將軍兵與王保保隔溪瀟而壘日數交戰保保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壘中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大將軍率親兵急擊之乃退斬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明日出戰諸軍爭奮大破之川北亂塚間擒王公以下千八百六十五人將士八萬四千餘保保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械德濟送京上以前守諸全救信州及父死事宥之 勅大將軍當

正軍法毋請朝廷議功過以致威嚴號令不行五月乙丑朔大將軍分遣鄧愈招土番自將取興元丁酉左副將軍收元太尉蠻子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進次開平平章上都等來降都督孫興祖等兵次三不刺力戰死指揮副使孫虎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皆死之辛丑右副將軍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胡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由應昌往開平報喪左副將軍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遇元兵與戰大敗之遂圍應昌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諸王省院官及宋元玉璽金寶等物無算惟太子愛猷識里達達

大事記

六月

三

去親追至北慶川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及紅羅山又降六萬餘人大將軍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元平章恭琳遂入沔州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攻興元守將劉思中迎降留興旺鎮守自還西安鄧愈進克河州招諭吐蕃六月汪興祖巡大同北口與元將速哥戰大敗之獲王保保弟金剛奴四大王復寇武州亦敗走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金興旺擊却之明日復來攻興旺復戰面中流矢拔矢急擊斬數百級入城固守大將軍聞之還軍先遣傅友德竟趨黑龍江攻斗山人夜人持十炬列龍山上友仁大驚遁去九月故元宗王

凡木赤自官山來降詔中書厚加宴勞十月命大將軍副將軍班師十一月至京上平定沙漠表丙申大封功臣故元主子失篤兒國舅鮒馬等來降各賜第宅五年大將軍魏公出中路左副將軍曹公出東路征西將軍宋公出西路兵十五萬十九年大將軍宋公征金山兵二十萬降納答出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兵二十萬至捕魚海兒擄虜營覆之虜主遁去獲次子地保奴俱見北虜記

第三葉十五行

任亮 任亮仕元為同舍至正中據兵擄守安陸頗以威自河洛道徑持安陸遂擒亮以歸關平表其壯毅可用

第四葉四行

陳勝 勝臥陽人積勳性指揮參事吳元年從大將軍北勝率師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二年冬賞守禦功資自全文幣三年陞指揮同知又有同姓者定遠人甲午塔山歸附隨湯萬戶取徐州再取和陽等征江南推鋒陷敵積有戰勳授驍騎左衛百戶洪武八年調賴州衛十四年從討雲南戡定諸蠻進宣武衛正千戶三十年從討陝西行都司鎮守禦千戶子俊承業二十年襲榮祿

第五葉二行

張煥 煥國初為先鋒以勇技備侍衛給使令其見優寵命從討累立戰功歷官指揮參事吳元年冬從

大將軍征中原洪武元年取元都燹以兵千人守宮門尋從征山西等處二年圍慶陽燹還卒獲慶陽小元帥謀者張五十九送大將軍斬之生平受賞

第七葉十五行

曹崇 崇國初舉功官指揮參事從大將軍克元都駐太原崇擢指揮周賢王約將兵往捕未幾皆平之二年二月從取陝西李思齊來降送入京因克慶陽明年從征沙漠至定西襲破據席帖木兒營丙辰取靈夏至察罕腦兒及東勝等州皆有功

第九葉六行

王敬祖 敬祖國初功由百戶授總管丁酉陞興國翼分州之青陽縣是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陣陣亂衆兵未勝疾擊遂破之克其寨八月取馬歇沙十月從命將軍取池州戊戌四月普勝復陷池州同諸將取之從上親取婺州明年克諸暨辛丑破安慶克江州皆有功

第十葉三行

陳壽 壽國初以智勇隸徐大將軍歷官指揮參事從征攻城陷中原洪武二年從克關隴等處守原州韓札兒來死之

第十二葉十五行

朱杲 杲國初預征討官指揮從取中原山西陝西破慶子方投井垂馬引出之送大將軍正法遂留戍守

王宣 宣化縣人元末為司農採會黃河決集民丁疎濬宣自薦得為都事至楊市竹篾募丁夫數月間得三萬餘人疏濬治河數月工成時徐州芝蔴幸徐州城宣為指揮使從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守馬陵調滕州鎮禦

還鎮沂州投宣及子信俱為平章攻據沂州大殺掠
天兵北伐 上以書諭之末降遂除唐臣等性魁異被
殺大將軍即日率師往抵沂州遣梁繼舉說宣曰我
張氏義子孫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許之梁
既還宣復閉門拒守大將軍怒急攻出降信方募兵在
外令宣為書招之不從與兄仁走山西大將軍以宣反
獲杖而

宋史

八

平福建兩廣

六元年丁未十月甲子 上命徐常二將軍北伐即日
命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
軍率安吉寧因南昌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
以湖廣叅政戴德隨征湖廣叅政楊璟左丞周德興叅
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
西十一月壬寅廷瑞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
丁巳廷瑞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疇出降留指揮沈友
仁守之時湯和廖永忠等已克方國真即命率舟師自
明州由海道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論各處
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
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
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
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邳運糧兵
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為何如皆曰善初陳友定據
福建乙巳二月侵我處州叅軍胡深往援遁去深追至
浦城守將岳元帥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四月進攻松
溪克之獲其將張子玉其餘眾走崇安深請益兵併攻
因規取八閩 上許之深進攻建寧陷伏被執見害丙
午十二月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請將請乘勢進取

上曰姑蘇平議之至是出兵友定在福州環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以守至是聞我師已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開南門逆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于臺上蟻附登城遂破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不屈下獄死時僉樞密院相鐵木兒居侯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和遣人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是時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西門友定謀于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兵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發怒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至是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勢窮蹙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月哈麻具服北望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昇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于海聞其父兵敗自將樂來降遂併執送京師皆斬之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里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歎總制陳馬兒以城降而胡廷美既降建陽即胡廷瑞沐英亦克崇安會兵進攻建寧元守將達里麻叅政陳子琦謀曰東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可以得

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延美等進圍之數挑戰不出我師環四門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降詰且總管翟也先不花亦降于文輝延美怒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執陳子琦送京師招諭汀州等處皆降之二月癸卯召還湯和督海運餉北征軍士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廣東論曰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又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

大事記

卷四

三三

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復遣李文忠總兵往福建而楊璟兵由西路進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左丞周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州城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周文貴引兵來援德興又擊敗之其自廣西來援者往東鄉橋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盛呂琛袁子明繁敗之百戶周迪戰死遂遣千戶王廷取寶慶敗其兵于茱萸灘追至城下周文貴遁去城潰留兵守之并克常寧武岡二州洪武二年二月壬戌勃嶺州指揮陸仲亨等會廖永忠進師三月楊璟進攻全州阿思蘭遁走降其城廖永忠自福州趨廣東先以書諭其左丞何真真已遣人求降既抵潮州真別使詣軍門土其印章圖藉進至東莞縣真率官屬迎見陸仲亨等略定英德清遠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怪遁走遂引兵會于廣州永忠次虎頭山張元帥以所部降至龍潭盧左丞納款遣兵破斬偽叅政邵宗迂初宗迂聞王師入

大事記

卷四

三三

廣州遣其黨羅元祥佯言投降規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迂遷延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迂據三山寨兄弟俱殘暴皆殺近境頗被其虐嘗再陷廣州大肆掠掠廣州民尤嫉之及而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及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魔魅毒殺人又捕斬之因馳檄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朕天

壁擊破之又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遂進兵取廣西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分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
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
屢戰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
衆拒守百戶夏昇繼城請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
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
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
於是來陽等州皆降五月己卯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
守臣拜住等迎降進逼藤州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顏帖
木兒以便宜行省事王師至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
大事記 卷四 三四

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
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死王師駐藤州其潯貴鬱林
容州寧縣及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皆降楊璟既克
永州引兵抵靖江城周德興先已扼險絕其聲援璟屯
北門張彬屯南門六月亮祖復帥師自廣東來會攻之
二旬未下璟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乃遣指揮丘廣
引輕兵攻開口殺守隄兵決其隄濠水涸填土五道與
城接遂克北門月城及水隘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
者三百餘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其總制張榮以書
繫矢射營中約降而遣麾下裴觀二鼓絕城出見璟備

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四

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
四鼓入城命指揮吳與寧赴之其平章也兒吉尼出走
被執廉訪僉事帖木兒不花以下皆自殺張彬初攻南
城為守者所誦至是欲辱之璟下令禁約乃止衆心遂
安戊辰永忠進降南寧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
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來降戊子阿思蘭以象州降初
思蘭敗於全州率餘衆退保象州永忠遣兵討之師至
賓州其部將李左丞來戰擊敗之思蘭度不能支遣其
子僧保納款至是率所屬請永忠降廣西悉平楊璟還
京而其月友定舊部將金子隆馮谷保復作亂攻將樂
大事記 卷四 三五

勢甚猖獗千戶宋國成固守賊黨日衆攻益急援兵不
至國成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馬源等乘勢
寇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不旬日復突至索戰指揮
蔡玉奮擊大破其衆追至沙縣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
指揮沐英遣兵夾攻擒馮谷保時 上在汴梁命平章
李文忠率兵往討閏七月連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子
隆誅之又有陳總管者集餘衆陷同安指揮周淵在泉
州往擊馳馬直入其陣斬之復同安南海賊馮蘭作亂
縣人關敏倡義擊賊捕百餘人以獻廖永忠遂以敏推
巡檢賊即之聚徒復圍其鄉敏力不能支為賊所屠永

忠遣兵討蘭斬之贈敏兵馬指揮表其鄉曰忠義闡地

悉平

洪武三年二月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等持詔諭雲南

日本等國各賜冠帶衣服

附錄

第一葉四行

戴德 德肝貽人開初戰功由都元帥陞指揮副使從取襄陽及淮北又圍元州克其城陞湖廣參政姑蘇既平從取福建連勝建寧克之獲將士萬人所至皆望風降附調征中原從大將軍下陝西圍慶陽斬張良臣并克平涼還京受賞卒

第五行

大事記

卷四

三六

張彬 彬一名斌歷功陞指揮領事從李文忠鎮浙東破張瑄兵二十萬圍湖廣行省參政守岳州攻下湘鄉周文貴走寶慶召還從取廣西圍永州敗其援兵獲卒九千五百斬部將六人遂取其城連下諸州縣進攻靖江凡二月始克之師還調征中原下山西戰韓瑄失州上曰太原之捷得此分其勢亦奇二年從大將軍取陝西分兵取唐州敘功被賞久之卒

第五葉第一行

周迪 迪從取江南征湖廣功授百戶丁未冬從征廣西自廣西來接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瑛遣鎮撫呂琛指彈交于男及迪等擊之迪戰死封贈致祭

第六葉第二行

吳與寧 一名承寧國初積功官荊州衛指揮從楊瑛取武陽既克永州直抵靖江城下凡兩月中有內應皆率眾登城而入執其守將廣西悉平論功被賞

平夏

明玉珍 字玉珍 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至正辛卯汝穎兵起珍團鄉兵屯青山推為屯長

為盜鑿于鄆文俊也 明年徐壽輝起新黃僭號都漢陽來招玉珍歸之授元帥隸倪文俊部下

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人稱曼睇子歲饑乙未春將斗船上夔府資糧已滿

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募兵義兵元帥楊漢開之帥部下五千至城外單騎入謁留飲酒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放船下峽

遇玉珍訴其事且言

大事記

卷四

三六

一城並有左丞哈林禿不相下可取玉珍未決萬戶戴壽史曰分兵半載糧還沔半攻重慶事濟進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進克其城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宴然降者相繼獻哈林禿于漢陽進為隴蜀省右丞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攻屯嘉定之大佛寺使義弟明二禦之

劉禎瀘州人爲大名府經歷罷歸部將劉澤喜曰吾

得一孔明也信用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專政又弑壽

輝玉珍遂守夔關絕不與通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卽

皇帝位于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

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立妻彭氏爲皇后子

昇爲皇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定賦稅十取其一

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

祭癸卯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

勝獨進梁王字羅遁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字羅復集

兵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甲辰萬勝攻興元不克而還

鄒興獨克巴州乙巳九月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戴

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儼來通好且獻良馬十月上

遣都事孫養法往報貽以書又聞征南兵多殺掠再以

書戒之萬勝取興元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

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昇卽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彭

氏爲皇太后其都察院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

義子明昭燔彭氏旨殺之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移檄

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

誅吾當多至壽乃奏誅昭友仁人朝謝罪四月遣其學

士虞某來聘上命侍御史蔡哲報聘挾一史圖其山

川險易且素大木洪武二年己酉七月關陝平定蜀聞

之懼遣使來貢上答書引公孫述李特孟知祥爲言

勉以善守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招諭不從璟還

復以書曉之終不聽洪武三年五月大將軍自將取興

元又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進攻

守將劉思忠出降卽以興旺龍守之七月遣使獻木賜

賚之其將吳友仁寇興元擊敗之明日復來攻守兵纔

三千人蜀兵三萬固守發礮石數多死傷大將軍得報

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將軍來援乃遁上曰此所謂自

作孽不可逭也用兵今有名矣明年正月三日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

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

將軍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

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右副將軍率河南陝西

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

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

之禮故於明昇憫其推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

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勦而去然豺

狼之心終懷嗜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

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

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事可以為戒
卿等慎之又命宋國公馬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
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進取歸州閬
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
遣其平章莫仁壽等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
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
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
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半鐵銃其上
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
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

大事記

蜀紀四

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塘阨江之衆環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
州四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
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
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際腹心自潰兵
貴神速但慮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
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
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
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平章丁世
真率衆來拒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

去遂克階州湯和亦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
庸宣寧侯曹良臣江夏侯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
塗而還友德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
以阻我師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
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
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
和等出師數月未有功復遣朱亮祖來助友德進克隆
州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選精銳直趨綿州都督藍玉夜
襲其壘守將向大亨驚擾揮兵大破之遂克綿州五月
兵至漢江不得渡乃命軍中造船百餘艘已卯船成將

大事記

卷四

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
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
之皆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悉
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戴壽乃留鄒興
飛天張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
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何大亨悉兵戰城下友德選
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勞師遠
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
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
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

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支仁
通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
進師恐其逗遛失事適隆州捷至賜聖書促之曰傳
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郡兵已越險次平川蜀
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
盪平之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
事且前日所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
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
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
府鄒興等出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

六事記

卷四

三二

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
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
橋橫據關口舟不得上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
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永忠莎衣象草
木色魚貫出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
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
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
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出不
意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
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

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
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
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傳友德進兵成都戊戌文
來援世直棄城走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己亥永忠舟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昇等大懼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
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
則奈何曰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
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六事記

卷四

三三

千鋒鎬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
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是日昇面縛啣
璧與母彭氏及羣臣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
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
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選昇等并降表于
京師朱亮祖兵亦至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
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
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
德亦中流矢會重慶捷報至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
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

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
三萬壬戌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
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軍民降初保寧城中有韓氏
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處民
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
王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
異之稱為韓貞女 上復命曹公按行四川城池撫輯
軍民分設衛所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命禮官定受降禮
禮部攷孟昶入宋故事擬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
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上曰昇與孟昶

大事記

卷四

三十一

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
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丁
世真猶率餘眾寇秦州潘指揮堅守五十日既而援兵
至擊走之世真逃山谷自以嘗拒官軍懼不敢出夜宿
梓潼廟為帳下小校斬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 上
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為時吳友仁尚據保寧 上諭湯
和曰全蜀已下保寧倫旦夕之命乘勢而取無有不克
將軍裴徊不進何也和乃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共攻克
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諸將班師還京各上

所佩印綬并全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
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
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八人馬騾一
萬三千八百餘疋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
發成徐州劉基獻頌 上親為文紀功低昂諸將稱傳
一廖次厚資金幣顧時以下遞減湯和十五表裏楊璟
朱亮祖趙庸不賞仍召和及三人列其過皆頓首謝汪
興祖贈東勝侯

第二葉第二十行

大事記

卷四

三十一

蔡哲 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歲辛丑
省理問陞右司郎中癸卯命往蕪州招諭熊天瑞天瑞
遂遣子入朝 上嘉之擢中書省參政明昇遣使來貢
命哲報聘因檄漢史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吳元年
改授江西按察使奉陸浙江行省參政復入為中書參
政未幾出為福建參政召為侍御史洪武三年
年以所舉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坐免官卒

第三葉第五行

金興旺 興旺從取建康積功授指揮參事遷指揮同知
西運附至鞏昌三年征王保保為將大破之由秦州
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入汧州以克興元留鎮其地陞
都督參事明昇將吳友仁來寇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
復來文與戰而中流矢友仁來復戰斬數百級城中守兵
僅三千友仁兵三萬以力寡歎兵入城遣使開道走寶
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夫漢壘壘攻益急嬰城拒守發
巨礮猛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
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

襲木橋關攻千山皆下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友
仁軍見州炬起大驚棄夜遁去自是蜀人不復敢侵與
元十一年中原既平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四十四
疋四年征蜀取成都擒丁冠于青州賜白金絲段

第四葉第九行

韋權權合肥人少好騎射喜兵法元季從軍淮西為列
上舉義兵來歸從渡江拔采石克太平破敵
代西蜀所向有功由指揮陞都督僉事

第十一行

王簡簡壽州人從渡江歷功陞都督僉事征明昇受賞
以老歸家十三年卒追封霍山侯子虎為指揮使

第七葉第十五行

萬德德國初從征討以戰功官指揮洪武四年從楊將
軍征明昇連破夔峽諸險要昇出陣部送至京賞

大事記

卷四

三二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

朱國禎輯

平雲南

雲南古滇南有大池曰滇即以名禹貢華陽黑水為梁

州黑水或曰即蘭滄江巖壑深遠兩山夾流地有黑水
州洞或以為非當是金沙江然西南一帶萬山插天盤

以一字概後多以一方一水求此所以異也周盟擊濮

時稱萬國來朝南方乃有百國是為百濮鄰國滇也

昆瀾國大理也句町國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楚威王

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

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眾王滇變

大事記

卷五

服從其俗以長之秦使常頤略通道置吏史稱西南夷

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

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置雲南郡論滇王入朝并求

身毒國元封元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

明二年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授

經教學今雲南有古漢學基是年詔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遣

兵臨滇其王來降以為益州郡賜滇王金印宣帝五鳳

三年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光武初年滇

王齊聞道遣使來附封鎮遠將軍成義侯二十七年哀

牢夷賢樂等率種人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封為

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等率衆內屬詔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六縣爲永昌郡章帝建初二年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諸郡兵大破類牢于博南斬之封鹵承破虜傍邑侯和帝永元九年揮國王雍繇調重譯奉國珍寶安帝元初五年卷夷封離等叛永昌詔將軍之衆至十餘萬詔益州刺史張裔討之裔遣從事楊棟擊之封離誅棟乞降棟因奏長吏多不從殺斃者九十人皆滅死論此兩漢以前之大略也然自漢以後益夷處處盤據未通中國之先有低多者大者蓋蠻之山連

大事記

卷五

一

今全地婦曰沙壹浣絮於水若有感生九男曰九隆族類滋長支裔蔓延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詔語爲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舍詔化府二日浪施詔今浪施詔化府二三日鄧旄詔今鄧旄詔化府二四日施浪詔今施浪詔化府二五日摩步詔今摩步詔化府二六日蒙舍詔今蒙舍詔化府二和之和之五日摩步詔今摩步詔化府二六日蒙舍詔今蒙舍詔化府二詔夷在諸部南故三詔夷兵博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傳十七世至龍祐那蜀漢建興二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其後世以割永昌益州地置郡于白崖川仍曰雲南今白崖川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

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隋開皇中爲太平公史萬歲所破唐高祖武德七年韋仁壽兵至徙治南寧州諸將皆降遂遜位于蒙氏張氏或稱昆彌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其年系莫可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率直蕩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孽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瓊玕園山高宗時遣子入侍授魏州刺史死僞諡高祖子稱宗世又稱奇王傳至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許之封雲南王賜名歸義天寶七年死于閣羅

大事記

卷五

三

鳳襲債太守張皮陀淫虐攻殺之節度使鮮宇仲通來討大敗于西洱河閣羅鳳因僭號太蒙國十三年留後李宓兵復至敗沒其後連土蕃入寇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歷十三世凡三百十年詳唐其臣鄭買嗣奪之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官謂之三傳歷二十六年爲節度使楊于真所奪推立清平趙善政凡十月于真又奪之凡二年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于真走死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權清平官六傳爲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

得神驥於葉鏡湖雲南縣正南大波舖逐楊氏有其地改國號曰

大理高氏世輔之三傳至素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

川請取大理鑿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

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遂得長世焉凡數傳其主

正明為僧國人奉清平官高昇太為主凡數年臨終復

囑其子求段氏後正淳立之又數傳曰與智元憲宗二

年壬子遣大弟忽必烈分三道進自臨洮過大渡河經

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進攻與

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與智奔善關國中之別都也太

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

大事記 卷三

元異之曰忠臣也虜與智滅其國得五城入府蠻郡三

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留大將兀良合帶戍守改善

關為中慶路立分省宋度宗咸淳四年忽必烈已立封

第五子忽哥出為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

土赦與智封為摩訶羅嗟管領忽哥出死封其子松山

為梁王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分據之於是有十一總

管出焉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為蒙化知府明玉真兵

三萬來攻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往救

敗蜀兵于關灘江再戰不利失驍酋鐵萬戶蜀屯古田

寺段兵夕濟火其寺蜀兵死者大半追至回磴關又敗

之梁王深德段功妻以女已而忌功殺之從官員外楊

淵海亦仰藥死子寶嗣職梁王七往攻不克因與蒲和

自趙氏至段凡二千餘年雖通中國授官私改元稱尊

號自為一國國號曰南詔曰大理至元始稱雲南大理

寶錄之

洪武五年正月 上遣翰林侍制王禕齋詔至雲南招

諭曰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

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

去年與問罪之師明昇出降生擒戴壽遂平其國再諭

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為爾等北使之

人復遣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

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既至久

留不遣卒被殺

七年八月遣故元威順王子伯賚詔諭曰爾乃元君

遺胤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達天命猶未臣服以若所

為貽禍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其手何也彼自唐宋以來

皆受王封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彼特劫于勢力不敢

輕動今元祚既傾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

將不旋踵特遣爾親族宣諭如順天命奉貢來庭皆仍

舊官不然朕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號

令興兵加討內外夾攻勢同拉朽爾其思之又遣故元
官趙元佑張進論大理宣慰使左丞段寶許以舊封遣
其臣段貞來奉表歸款然以梁王尚強兵不能至密持
兩端後大軍既至不克應又不即降以至於亡

八年湖廣行省叅政吳雲被逮至京 上素知其才釋
之問曰雲南未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
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頓首受命并遣所獲虜使錢
知院等二十人與俱未至被殺時方捕虜征土番未暇
討也

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廷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

大理記

卷五

六

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
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為所害罪在必討於
是令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鈔治裝凡二十四萬九千
餘人九月壬午朔命頽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副將軍征雲南 上諭曰
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山川形勢朕覽圖咨衆
得其阨塞今者攻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
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
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出奇取勝正在于此
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徑
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不煩兵而下師行 上

出錢龍江仍勅播州宣慰楊鏗以馬三千兵二萬為先
鋒又勞金筑長官審定獻馬丁未友德師至湖廣遣都
督僉事胡海洋以五萬人趨烏撒十一月平涼侯費聚
師趨普定十二月大軍由辰沅趣貴州攻克普定羅鬼
苗蠻犵狁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雷兵戍守進兵
曲靖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
精兵十餘萬屯曲靖大軍既至沐英請倍道出不意合
擊友德是之疾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衝霧而行

大理記

卷五

七

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
驚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宜速戰
然急則反為所扼宜整衆臨流俟之達里麻果擁兵扼
水上英別遣軍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達里麻急撤衆以
禦衆亂英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
濟接戰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擒達里麻盡俘其
衆縱遣之遂平曲靖友德自擣烏撒分遣左右副將軍
趨雲南梁王度不能支遁入羅佐山再奔普寧州焚其
龍衣驅妻子赴滇池夜入草舍自縊癸酉兩副將
軍兵至雲南守將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舊梁

王閣登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玉等整師入城秋毫無犯并下臨安諸路友德兵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兵遂臨烏撒其右丞實卜遁去命軍士築城蠻寇復大至友德屯山岡持重以待軍士固請戰度其可用下令曰我兵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合心必不一并力進勦一鼓可破若使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鼓譟薄之其酋長多中掣墜馬疾我兵益奮疾進蠻大潰走城遂畢工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諸蠻皆震懼求降十五年正月元征行元師張麟等各詣兩副將軍降得其金銀銅印七十四馬一萬二千餘匹壬辰捷

大事記

卷五

表至先是 上已獎諭曰內使羅信到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木知此時如何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于敵軍可不必回也至是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首長畱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霽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又詔諭烏蒙烏撒東川人民苟能洗心效順當一視同仁無有所聞

金朝典駐兵臨安右丞兀卜台等來降革宣慰司立臨安府衛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戈豫馮誠署司事二月命都督府選致仕武臣五十七員分守雲南諸城勅播州楊鏗護送諭水西諸酋長隨土定疆界置郵驛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戊午勅悉送酋長及霽翠入朝已未以張統等爲叅政叅議等官賦詩二章送之勅諭諸將曰自古雲南諸夷叛服不常以其地險而遠民富而狃也馴服之道必寬猛適宜事之委曲不煩朕慮朕當以古人

大事記

卷五

相期在漢武時始得西南夷終兩漢之世叛者十起光武時將軍劉尚擊之路由越雋其酋長多釀毒酒勞軍因而襲擊尚知之分兵掩捕乃定諸葛亮討平其地因資軍用終不復反亮沒後凡四反張巖一討之軍回復反再討平之唐太宗時雲南自守高宗時人貢待之至重反生侮慢前後九加兵屢戰不勝終不能取元世祖親下雲南親王鎮守終元之世叛至于七將軍觀此可熟察其情詳慎處置爲今之計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無叛耳閏二月霽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復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詔命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仍諭諸將進

討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河河為固土曾段世開王師至扼龍尾關以守藍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自率眾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乘夜渡河遠出點蒼山後攀崖而上立旗幟旆爽我軍望見踊躍譟會眾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山上軍馳下合擊敵大敗拔其城段世就擒分兵取鶴慶略麗江下金齒諸夷悉平置平緬宣慰司以土酋思倫發為使三月遣兵攻拔三營萬戶若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征南諸將送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大事記十八人至京賜衣鈔徙居就羅先是 上命友德等雲南既平畱兵控守要害考元時所畱兵數并計歲用及稅糧徭役之法與事之便宜者以聞至是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 上悉可其奏四月烏撒諸蠻復叛

王闡暨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王等整師入城秋毫無犯并下臨安諸路友德兵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兵進臨烏撒其右丞實卜遁去遂命築城蠻寇大至友德屯山岡持重以待軍中固請戰度其可用令曰我兵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合心必不一并力勦之一舉可破若使據險未易克也鼓譟薄之其酋多中槩墜馬死我兵益奮蠻大潰城遂畢工得七里關以進畢節又克可渡河東川諸蠻皆震懼求降大事記十五年正月元征行元帥張麟及所部詣兩副將軍降得其金銀銅印七十四萬一萬二千餘匹壬辰捷表至先是 上已獎諭曰內使羅信到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如何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于敵軍可不必回也至是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畱兵守禦禁民勿挾兵亦至如土酋竊羣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又詔諭烏蒙烏撒東川人民苟能洗心效順當一視同仁無有所間

遠不能致以朕心勞之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先是諸將軍分討蠻寇未下者雲南城中兵少土官楊苴最桀黠給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各糾衆至二十萬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馮誠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息出兵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營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援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禩江川等處據險樹柵

六事記 卷五

欲圖再舉英至與誠等合兵勦捕之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十一月置雲南鹽課提舉司梅思祖卒陞吳印張統爲左右布政使

十六年二月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八人至京各賜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三月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并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七月勅友德等計處習字九寨及五村大壩卜池等處諸蠻明年三月友德玉班師回京沐英留鎮守

十七年雲南諸酋長來朝貢授官賞賚有差三月兩將軍至論功友德進賴國公祿三千石藍玉仇成王弼先爲侯者加祿至二千五百石都督陳桓爲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皆世襲餘將較皆陞陞大賚加厚士卒悉陞小旗召吳印還京陞張統左布政統請以金銀折糧從之十二月沐英平普定蠻寇移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 上喜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十八年正月東蘭州韋富撓作亂討平之英在滇久仍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

六事記 卷五

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以守

十九年二月臻洞諸蠻叛復命賴公討平之十二月巨津州土酋阿奴聰叛襲劫石門關千戶浦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討破之賊遁山谷間捕獲伏誅

二十年仍舊中鹽則例詔以耕牛萬頭精兵二萬五千湖廣軍五萬陝西軍三萬三千屯種備征命耿炳文陳桓葉昇往督之

二十一年正月羣蠻入寇英遣將擊敗之三月英大破思倫發之衆 上諭英移軍漸逼景東寇若再至去之

遠迂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方可決勝若悔罪納款諭以大義責令償費進馬方許罷兵陳桓師駐畢節 命分布耕種六月東川諸蠻復叛頴公會兵討之九月討降越州土酋阿資未幾復叛討斬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頴公還兵湖廣改普安軍民府為指揮司并於越州西南古魯昌之地置西涼衛于是雲南大定沐公世鎮其地

三十年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初以荒服未設命布政司兼理至是始置司移陝西按察使張定為之御史姜濬

大專記 卷五 十五

楊山為副使監生馮子恭賈興牛廣訓甯溫為僉事其軍民重事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遂工鑿中今六涼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爨姓劫氏西漢末食邑于爨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鎮蠻縣尉晉時有爨深爨

居黑水之表曰爨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遂工鑿中今六涼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爨姓劫氏西漢末食邑于爨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鎮蠻縣尉晉時有爨深爨縣燹屬羈摩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人三之爨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多官巡檢典史主簿皆世襲加衛至知縣知州指揮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其地南控交趾北接土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

大專記 卷五 十五

黔錯壤麗江抵角松番烏蠻與霑益如大牙然土官安元為世守宣慰使其後有祿者妻實卜與哲弟阿哥歸附上校烏魯土知府哥拔雷益土知州傳至安九龍世經安九龍世傳與州事因以烏魯安給慶祿世孫世孫為烏魯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次子幼良為烏魯土知府此烏魯世而雷益繼也

請夷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芟鋤梁段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網昭錄之舊稱按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于銀臺象馬陳于闕廷版章設于職方紀綱之司屬在行省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筭所使並入提封此亦聲威之極盛已然

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刀曩介罕四姓今惟介姓無存
其它相仍未替至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
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借竊之禍觀張喬斬奸
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
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
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福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
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諸甸

其地多土司用事自宣慰宣撫而下長官司巡檢司尤

大事記

卷五

一六

多曰某甸某甸諸甸皆藏匿山林羣聚雜處喜人怒獸
一言不合則機弩引弓相向死則以財物償之非德化
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
族彙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
相呼弘治初知府陳辰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
于各名之上唯納樓未受其地在那西南遠者不下二
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于此今蓮花灘
之外即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為之蔽也惟
是流官憚瘴久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寇帶且始相
倚角而漸相傾危遂日尋于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

征戍竊據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為所并吞官兵討之不
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棲苴耳

滇論

劉太僕曰名文徵號右吾雲南右衛籍大
別人癸未進士歷大僕寺卿施羈縻于夷

狄非絡首穿鼻之術蓋授之爵賞被之章服俾自為治
而用夏之變與焉全滇諸夷其麗不億而提其綱領則
自土知府而下數等列寇帶者百十人或給符與銅墨
雁行或捍圍與游徼旅進或沒齒不與期會或經年不
釋介冑深山荒服崩獸角以奉版章棘矢挑弧賈盡怒
而敵王愾無選擇更置之勞有奔走禦侮之効此羈縻
之善物也其或負三苗之固雄夜郎之大跋戾病于指
脛懸疣扼于喉吻潰癰必決而存亡係之矣

大事記

卷五

一七

銅漏銘

張統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暑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
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譙銅漏先總兵官
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
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羲和授時以象觀天
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
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
砂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

息天人胞合視此為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往
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
臣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勅茲器之妙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王奎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叅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
謫戍臨安王嘗謀於韓曰吾二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
天將崇茲士為吾堂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
道又懼道之弗白於志也生名奎字景章太原生自號
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可以挹酒
漿祇適其逢而繫其庸不規而方惟秉以常將殞質而

大事記

卷三

一八

連喪抑乘天而耀芒又何必誹謗而較其短長徵以銘
章繁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
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越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
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為世愜鴻基宋績肇
啟系相琦二王繩繩以丕緒歷元不競世弗墜先生懋
德執不倚摘姦秉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厲載
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彙我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啓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白焉用銘天
將崇茲士死欲畱其名道別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
見齊有太公望投竿遇主依周葬又不見晉有陶元亮

棄官不仕自作狀我欲滅迹返太初滇陽婺女皆吾居
風塵南北揀不得不作賢臣頌亦無封禪書

黔寧王祠堂碑

王奎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
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弧檻攬搶助 帝肆伐基隆
平氣壓崑崙崙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海靡長
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
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為列
星 帝錫修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
兩楹神光夜夜飛爽靈盼蠻布鳥通杳冥琴麗颯杳從
雨旌倏焉如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
千齡

大事記

卷三

一八

黔寧王廟碑

程本立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
乃賚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熾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焯
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筑筑稚年天其
我割匪曰割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
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
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都督繼陞
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

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教既平南與既定西陲北滅胡虜威行四夷惟彼滇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締爾劉爾龍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壁濤溟悠悠牂牁我格孤羅鬼乞徕後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溷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雷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娑施願望裸芒河尋傳漢裳婆羅秦婆烏蠻白蠻東蠻西蠻穿鼻長鬚黑齒繡面

大事記

卷五

三

麗水金焚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孩艾夷蘊崇於田之萊於羊於狼以膺以磔於稼於苗以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夷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思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楊我廬西平哺我西平緒我西平日吁茲豈在子維 皇之命維 皇之

謾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誅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平國使王翰林文

張統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者定光嶽混合乃瞻西南獨阻漸被 詔翰林侍制臣律為正使往諭之遇害又八年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闕再閱十五年為歲丙子第二子紳仲緒來訪

大事記

卷三

三

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莫考無以致其情悵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弔于次仲緒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以去家後有書自普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絕筆悃悃在心竟不得接其應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統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即遠而志于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于義為盡况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緒因以公之家乘見

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日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即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為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密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賢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

大事記

卷三

三三

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為優劣則蘇屬國有媿于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統即弔祭遂申之以文曰訪前修之遺烈今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兮集眾美以為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真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為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沈乎塵土製雲霧以為錦兮又重之以黻黼肇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今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

新人固有一死今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摧兮終腐朽于荆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彼熒熒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驚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濛兮謁重華而是止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兮寧爾宅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雲南水路

武定尋甸姚安楚雄北勝安寧或瀾金沙江或有一小溪流入江皆可行舟以為馬頭正統間王靖遠驥會議開金沙江嘉靖間毛僉憲鳳韶力主其說皆為武定土酋所阻而降慶開陳都憲大賓再議踏勘以江中一處有石橫亘可焚鑿為報又以所費不及萬兩三月可以畢功蜀商販大木者近又多自姚安北勝順流東下略無阻礙時又有阻者中止夫滇蜀俱古之梁州昔人謂南中為蜀之苑囿兩省原自相通宋將狄青曾繇廣西追儂智高至大理則雲南與廣西亦非阻絕異域欲安滇以制夷則陸路通廣西四川者當開一開則滇夷無可恃仰有變動我分道可以進攻川貴夷獠有柵亂犯順

大事記

卷三

三三

者滇兵亦可以拊其背而襲其後矣水路通馬湖大江
順流直達兩京各省者當疏一疏則不惟滇夷失險不
敢跳梁即有干犯我舟運糧源源而來士免枵腹之虞
亦可盡力然水源及支流甚雜夾岸皆高巖叢葦下渡
如經甌釜炎熱多瘴終不可行也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原出某山
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堙涸或
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窠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當

大事記

卷五

二十四

何所據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
也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繇
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
豈所謂黑水者乎然瀾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縣西南迤邐向東南
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
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于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
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繫人在北漢人在順以今考之
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
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

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
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
則瀾滄之為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
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
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
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
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
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
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
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
長入滇滇隴之間正如三足巖然黑水之源正在巖頭
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
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
雍西華陽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
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
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葛亮箋所謂朝發南鄭
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河之
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于前而明于後者今
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
知也

大事記

卷五

二十五

漢考

董難

收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于濮鉛鄭語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糜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熨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麟濮地與哀牢相接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鹿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也木綿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為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熨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謠為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繁名百濮甚謬濮白所居連壤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合于一屋謂蒲字在白音合于七虞韻白語稱其人為濮而不稱為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為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鄂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明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訛以傳訛如此

孔明

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懸漾澤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為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初南征時後主賜金鉞一曲蓋一前後孫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備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祭天按卦畫陣圖自南中始圖成神光燁然蓋武侯遺蹟在滇者最多廟祀處處有之

傅公父子

頴國公傅友德祠于雲南額曰報功凡四子第三子添錫字佑之元末大亂與父相失貌雄偉善經生業家杭州為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曹公兵至投之授明州訓導僧機先引倭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謀言于州將設備誘縛機先以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城任甫七日備未具出走下獄赦出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士人塋葬後立祠以祀子寬寬生瑄瑄生澄教諭江安生工科給事中良弼蓋頴公之的派也

儒僖

僧廣度原名曾倬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盧溪

大事記

卷五

三六

大事記

卷五

三六

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
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義眉普陀諸勝至
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受度今名過盧溪邑人以舊令
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儵然而化黔撫郭子
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 明主帝而僧建文之寄
寓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
侯皆然而何分于玉輅韋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趨
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鞭雲棲解屣遨遊五老至止三
顧雞足卓錫大酉軒者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
盧溪而任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于金馬碧雞之駐
度從今大寤神留水月萬年旦暮

大事記

卷五

三八

紀山

雲南另闢一天至 國朝始入職方山水至多至奇不
可勝紀惟著在人口若記載者稍稍摘出備考
碧雞山在省城之西滇池之外一統志云蒼巖百仞綠
波千頃月印澄波雲橫絕頂可觀其大都矣 金馬山
在省城東二十里蜿蜒幽異綿亘數十里至於古城乃
爲息壤有泉出於山椒嘗有金馬隱現故名又曰呼馬
相傳前代取經以馬負經至此馬逸呼而得之故曰呼

馬左思賦曰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雖儀又似
指馬色雞羽者顏師古曰金形如馬故曰金馬碧形如
雞故曰碧雞 距金馬山三里曰鳴鳳山舊名鸚鵡後
改之評其勝曰山光靈異景物歲變遠之九龍奔朝近
之雙鳳翔舞玉泉環帶碧潭縮轂 嵩明州東二十里
曰秀嵩山頂如偃月環州之山皆在其下俗稱搖鈴山
孟獲嘗立寨于此 國初尚書吳雲死難處南一峰曰
小秀嵩 點蒼山在大理府之北倚山而城有峰十九
有溪十八界在兩關之間條岡百里周迴萬步五月積
雪皓然人取以食山腰白雲如帶蒙氏封爲中嶽漢書

大事記

卷五

三九

注山似扶風太乙之狀上有馮河中多白石穴而取之
如切肪白質黑章片琢爲屏有山川雲物態唐李德裕
平泉莊醒酒石卽此產也嘗有人畊地得石上刻三字
曰靈鷲山又他山曰青巔曰雞崑曰玉几曰羅筌曰曩
蔥曰龜山若拱若揖西向點蒼皆多石窟 東北一百
里曰雞足山名山記爲九重巖岡巒奇詭三支如雞距
上有華首門袈裟儼然關戶有如城闕入定之所人莫
能通佛刹非一其大者七十三寺仙靈所居世傳佛大
弟子迦葉波守佛衣于此以待彌勒 佛家言雞足 實在西域 趙
州南四十里曰昆彌山卽白崖山西平侯更爲定西嶺

浪穹縣東北四十里曰蒙次和山三面險峻一面臨河六詔時施浪詔居焉曰蓮花山其狀酷似山麓有浮圖傳云唐三藏法師所建以鎮紅孩兒之恠 南二十里曰畢鉢羅窟山在白崖山西一名賓波羅窟巖巒聳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蒼鬱南詔時有杜老蠻者即崖而寺上有獨木仙橋其木非常每月十五夜橋木自換又有奇樹名菩提樹亦名思惟樹西陽雜俎三畢鉢羅樹出摩伽陀國 佛光山在臨安河西縣西十里形圓如佛于此立些嶄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 巖岬山在蒙化府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

大事記

卷三

三

細奴邏徙居於此築巖岬圖城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上有浮屠 澂江府路南州北曰關索嶺嶺有關索廟上接玉筍山下瞰撫僊湖 湖週三百餘里北納諸溪南若僊人東會鐵池蓋江而達南海星湖周八十餘里相傳關漢壽亭侯之子從武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用其力歿而祀之在尋甸者稱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 成化八年有虎為患大監錢能禱神獲虎因新 蜀志稱關公與子平同被難于臨沮子與嗣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之弱冠為侍中監軍數歲卒南中所祀當即是與今黔中安莊衛亦有關索嶺其西有曬甲巖下有馬跑泉皆昔時遺蹟尋甸新興徵江

江川所在皆稱窮索夷語呼索華言父也

紀水

滇池在省城西南周五百餘里又名滇南澤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其池源廣而未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鑿池于長安習水戰倣此也池北受水而傾西南為海口北入富民縣滙廣超塘赴金沙江西湖在上流又名積波池周可五里東五百里曰盤龍江發源自嵩明州故鄧甸縣山中九十九泉合流西注曲折而南入滇池西南八十里曰海口以滇池諸諸川之水至西惟此一河泄之若咽喉然沿海財賦歲以萬計其利害繇於

大事記

卷三

三

海口之通塞歲一漚之 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一名昆瀾池亦名瀾海即水經所稱古葉榆水也源出浪穹縣罷谷中山下世傳黑水伏流別派自縣西北來滙於縣東為巨津形如月生五日抱珥之狀故又曰珥河遠縣西南蘇石穴中出又會蘭滄江而入南海水中有三島曰金梭曰赤文曰玉几水涯有四洲曰青莎曰大鶴曰鴛鴦曰馬簾凡九曲皆可田可廬而大鶴洲隨水升沉如世稱鸚鵡洲然又有十八溪源自點蒼山椒懸瀑注而成同入洱河 河多毒能性往覆舟神僧道安結庵屬不安去盡遷去知屬聲曰是法任法任安從還明日水 死餘百餘其忠乃息因到羅荃寺寺西有觀音閣懸

崖結構海如鏡又名天鏡白石江在曲靖府北八里地多青石

惟此獨白蘭滄江在蒙化府城南一百五十里源出

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為瀾滄今又訛

為浪滄南流入永昌雲龍州順寧景東元江交吐達南

海蒙氏四瀆之一潞江在永昌府城南一百里又曰

怒江水經注云漏江訛為露源出吐蕃流經芒市兩崖

陡絕瘴癘甚毒秋夏不可行至木邦地名喳嘿江又流

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蒙氏四瀆之一盤

江有三其一在霑益州蓋雲貴必由之路江有二源北

流曰北盤南流曰南盤環諸山各千餘里至平伐橫山

大耳記卷五

寨合焉州據二江之間一在阿迷彌勒二州分峒處源

自新興州經建水泉流所匯瀾漫浩蕩一在宜良縣曰

大池江從潞江府舊邑市縣北流入縣境盤折六十里

過鐵赤河至蓮花灘入交趾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

州犁牛石下謂之犁水訛為麗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

河池山海經曰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即

其地也濱江產黃金綠玉琥珀之類東至巨津寶山三

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

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

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

受苴寧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

七三泊始甸蝗川後甸松坪祿脹兩屯羅次石門五道

河羅敵大石壩富民赤舊壩普渡河廣超塘諸水又東

經會禮州受寧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冲東河焚池

諸水又東經川濟慮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

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大

小紋溪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入於岷江此為北金沙環

繞雲南境中至于南金沙源出崑崙山西北較北金沙

瀾滄潞江更荒遠上流已濁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

漲溢江色不變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

聞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

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西羌之域今只就孟養

以下可見者言之合大車江大盈江方名金沙即王靖

遠追麓川戰處南入甸海北金沙乃元取大理革筏所

渡處自四川行都司會州建昌烏蒙馬湖入江惟支流

入雲南蓋南金沙入海為大北金沙入江為小截然兩

江非一也楊升菴宿金沙江詩曰往年曾向嘉陵宿驛

樓東畔欄杆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

意漂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

斷金江萬里樓大江源出成都府茂州之岷山州在府

西五百里山在州之列縣村直上六十

里江水出焉故曰嶼江經州城西南至威州 汶水曰汶江汶水出焉故曰嶼江經州城西南至威州 汶水曰汶江汶水出焉故曰嶼江經州城西南至威州

烏蒙界有牂牁太守陳立祠 立以金城司馬漢成帝河 與句町王禹濞以侯命相攻論 解不從立至討與殺之二人降 牂牁留王滇置且蘭牂

華陽國志曰莊躋伐夜郎軍至且蘭 一曰且蘭有城莊 名較昌城 椽船於岸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柯 大聖記 卷五 三十四

處仍改其名爲牂牁牂牁者立兩椿於兩岸中繫以繩 舟循繩而渡蓋其水迅急不容持楫今貴州盤江崇安 江皆然 昔渡河在勸祿州東北渡處形如獅子又名

獅子江 大渡河源出巋州至黎州九十里東注嘉定 入于岷江雅州有大渡水在蘆山縣北四十里邛縣蘆 山必由之地故曰大渡舊設大渡縣東南入南安縣羅

平州西南二里亦曰大渡河 可渡河在四川烏撒府 出山谷中清而駛梁以巨木橫溪上曰可渡河 七星 關在烏撒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頂有七峰自周泥山

趾陟嶺窮日乃至水注于陸廣河爲滇蜀要津 建昌

會川衛中道曰綠廠有銀井西北至抱松營始迦孫水 孫水亦金沙江之別流縹水孫水淹水瀘水大渡水諸 水沿注通爲一津即若水也東流注馬湖江諸葛武侯 南征 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臺登即瀘沽會無

卽元謀也夾岸皆崇山羊腸百轉迴流而北高下因山 縈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爲危橋以渡水蝕山趾石齒淨 瘁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瀑漲則道斷山水稍

衍之地爲營哨環重垣塹深隍爲草屋以居戍卒恒有 水災水之東爲裸西爲沓裸屬皆椎髻被氍毹持刀盾 沓屬居碉房髻頂挾弓矢出掠無時北至白水歷觀音

半站營有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美材賈人販 大聖記 卷五 三十五 之一版十金者至汪南可百金又中產不燼木其物得

於山谷石脉中掘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綿 綿不斷如絮績以爲帳投火不燼名曰火毳漢桓帝時 梁冀作大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

失杯而汗之冀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燦然而熾如燒 凡布垢盡火滅潔然潔白如水澣卽此神異經曰南方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

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 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卽死續其 毛織以作布若汗以火燒之卽清潔也 建昌衛有卍

建昌

池即古邛都一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李膺益州記云邛州都下縣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林間姥憐而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縣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大忿責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曠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女頭那忽化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陷河惟姥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依宅側恬靜無它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粲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真光黑如漆好事者以爲枕相贈湯泉甚多在宜良縣西三十五里者酷熱如百沸之湯又有可燂羊豕者龍泉龍潭龍井有一府至十數處爛柯山孔明遺蹟在在有之其秀鍾爲珍寶爲仙釋爲人物而不勝瘴厲產爲異種也

透入當由威而內遷事不可攷風亦漸移聖人始下謹嚴二字視太古之任任僚僚何如哉秦混六爲一所謂三十六郡者半屬羈縻漢有中原至武帝始廣遂苦虛耗由唐迄宋北西南三方之戎日強日蝕內地至元胥天下陸沉而後我聖祖興焉驅逐有謂包舉無遺而又截然訥限煥然文明西北非郡縣之地只有固圍雲南有山川之奇編同內服傳之二百餘年事變屢更英烈不替雖金沙一帶鞭長難及而十二郡與各軍州尚遵聲教且從此整頓舊跡可尋即不爲王靖遠獨不可爲主三原乎故稍詳之以補地里之缺云

皇明大事記卷之六

朱國禎輯

祀典

高皇帝渡江用兵遂成大業丙午十二月群臣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制作今應天新城既建宮室制度亦宜早定 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營建甲子 上親祀山川之神祀冊曰維神盤礴江東氣運凝會之處人莫能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於今十有二年拓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宮宇於舊城之東鍾山之陽國神縣長惟

大事記

卷六

山川是從敢告謹於是日肇凡工事明年

丁未八月圓丘方丘及社稷壇成 開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鍾山之陽倣漢制為壇二成第一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陛正南陛九級廣九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八尺一寸壇面及趾甃以琉璃磚四面琉璃闌干環之第二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九級廣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壇面趾及闌干如上成之制 壇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五寸

五分右門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去壇一十五丈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右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分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門外各為甬道其廣皆如門為天庫五間在外壇北為靈星門外南面為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所俱在外壇東靈星門外東北隅牌樓二在外橫甬道東北濼階在外內壇外東南兩地高九尺濶七尺開正南出戶 方丘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為壇二成第一成廣六丈高六尺四陛各廣一丈八級第二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陛南面陛廣一丈二尺八級東西北面各廣一丈八級去一十五丈高六尺四面為靈星門正南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六寸左門一丈一尺四寸右門一丈六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四寸周圍為外牆四面各六十四丈皆為靈星門正南為三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四寸左門一丈二尺二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二尺庫五間在外牆北靈星門外廚房五間宰牲房三間皆南向天池一所在外牆西靈星門外西南兩隅北在內壇外土地社稷壇在官城之西南皆北向社稷壇西各廣五丈高

大事記

卷六

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陛南面陛廣一丈二尺八級東西北面各廣一丈八級去一十五丈高六尺四面為靈星門正南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六寸左門一丈一尺四寸右門一丈六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四寸周圍為外牆四面各六十四丈皆為靈星門正南為三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四寸左門一丈二尺二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二尺庫五間在外牆北靈星門外廚房五間宰牲房三間皆南向天池一所在外牆西靈星門外西南兩隅北在內壇外土地社稷壇在官城之西南皆北向社稷壇西各廣五丈高

五尺四階每階五級壇用五色土色各隨其方上以黃土覆之壇相去五尺壇南各栽松樹二壇同一壇地方廣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磚四方有門各廣一丈東飭以青西飾以白南飾以赤北飾以黑瘞坎在稷壇西南用磚砌之廣深各四尺周圍築牆開四門南爲靈星門三北戟門五東西戟門各三東西北門皆列二十四戟神厨三間在牆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厨西社主用石高五尺濶二尺上微銳立於壇上半在土間近南北向稷不用主皆建後傳十一月 上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 上曰古人於

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祀天之誠不敢頃刻息矣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壇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真前代之所未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因 命徧歷農家加訓厲焉十二月 上御新宮 卽位祭告 上帝明年戊申正月四月乙亥 上南郊卽大位儀及祀文見大政記建元洪武元年二月 上勅部司院諸儒臣曰禮部尚書崔亮學士承旨陶安侍講學士朱升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等

士降編修中祿傳制詹同王禕太常卿楊訓文昔帝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致誠敬外備議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事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

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祖因之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於武帝有雍五時之祀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及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尊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夏立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

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
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
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
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
肅說軋封中復從鄭玄議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
天地于圓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
間或合或分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
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
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
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

六事記

卷一

一

一

一

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
於圓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祭 方丘之說曰按
三代祭天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尚以六月周以
夏至日祀之於澤中之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
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圓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
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天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
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
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所以
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

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矣曰地祇曰后上曰社皆祭
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
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圻之壇
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祭自漢武用詞
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祇祀而後世又
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
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
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
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
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

六事記

卷一

一

一

一

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久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今
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社稷
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
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接天地之氣凡起
大事動大衆必先於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
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
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
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
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群姓而立者曰

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太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管社稷于和議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在東配以后土西向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東向各用玉兩邸幣黑也特用犢一羊一豕一邊豆各十后土后稷位並同不用玉祭畢賜群臣享胙于奉天門復議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學士陶安奏考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十一月初三日庚子冬至祀南郊 上先詣太廟告曰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責焉况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 祖神與天通恐 上帝

有問願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覽之候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圖丘第一成設 上帝位南向玉用蒼璧帛牲皆蒼色邊蓋並簋各十第二成設大明位在東星辰位次之夜明位在西太歲位次之位用純犢一幣各一大明用赤夜明星辰太歲皆用白籩豆各十先二日 上省牲至期進俎初獻亞獻終獻畢還詣 太廟告成 上御奉天殿行慶成禮翼日大宴 時皇太子從陪祭五年居守陪 洪武二年二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祀畢耕籍田于南郊先農壇在籍田之北高五尺濶五尺四陛籍田在皇城南門外御耕籍位在先農壇東南高三尺濶二丈五尺四陛其神位先農正位南向后稷位西向正配位幣各用青色其餘器物禮儀並與社稷同但不用玉仍加登三禮部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遣祭告惟太廟則 皇帝親行祭告今擬圖丘方丘大祀前期 上親告太廟仍遣使預告百神如祀圖丘則曰某年某月日 皇帝有事于圖丘咨爾百神以相祀事方丘亦如之仍增天下神祇壇于圖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上謂崔亮曰先賢有言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
 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為未安於是亮奏
 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三百步 上喜曰必如是而後
 可亮復奏大祀之牲 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
 典令太常卿禮部官牲 上曰朕既齋戒以事神於省
 牲朕豈憚勞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又諭禮臣曰凡
 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蒼生祈福宜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
 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可以感格又謂臣曰朕每祭
 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
 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惰今
 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
 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
 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著為令五月癸卯夏至
 祭皇地祇於方丘正壇第一成設皇地祇位正中南向
 玉用黃琮幣用黃色第二成設五嶽位在東四海位次
 之五鎮位在西四瀆位次之 用純犢一五嶽五鎮帛
 五四海四瀆帛各四隨其方色散齋之日 皇帝備法
 駕至天下神祇壇祭其正祭儀物禮樂並與園丘同入

月 上以每歲祀天地社稷嶽鎮海瀆靈星諸神皆設
 壇祭有定期然祭之日或為風雨飄頓而升降出入之
 際奔走百執事之人冠服沾濕非惟不便行事又因以
 褻神乃諭禮官考前代有卽壇為殿可蔽風雨便於行
 事者至是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議南郊壇祀
 天或值雨雪則就太尉齋所望祭元經世大典載社稷
 壇境外垣之內北垣之下亦嘗建屋七間南望二壇以
 備風雨曰望祀堂請依此制於園丘方丘壇南皆建殿
 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遇風雨則於此望祭焉 上
 從之亮又奏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諸神卽周
 禮幽祭之際漢嘗立靈星祠以祀之然星之祭所以壇
 而不屋者將以通天地風雨霜露之氣也屋而祭之似
 乖於禮故唐宋不用然諸壇既為殿屋則靈星諸祠亦
 用為便 上曰風雨星辰之神其氣流通其神無所不
 在且祭壇有屋所以棲神靈風雨便於行事何不可也
 靈星諸神其准漢制於城南為壇屋以祭亮又奏壽星
 於 聖壽日致祭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示與民
 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祀靈星遣官行禮以為常從之
 明年司中以丁 又按禮記郊祭器用陶匏瓦器尚質故
 及壽星皆係 也周禮邊人凡祭祀供簋簠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

大事記

卷六

七

大事記

卷六

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之簠簋登豆惟遵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倣古之簠簋登豆惟遵以竹詔從之初南北郊之祀群臣屢請舉配典 上謙讓未許且曰俟平慶陽議之八月慶陽平冬至將行郊祀禮群臣復固請乃從之禮部因言先時郊祀以未舉配天之禮故禮成復詣太廟恭謝今既議舉配天廟謝之禮宜不用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享告從之十一月乙巳冬至祀圓丘始奉 仁祖配先三月 上詣 仁祖廟告曰惟我父母德應上帝實生眇躬今代前王統理天下爲億兆主已經二載凡兩祀天地未敢舉行配

天事記

卷六

天之禮者蓋功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四日冬至恭祀圓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至日行禮 仁祖配位設正壇第一成之東西向陳設同上帝但不用玉行禮如上帝儀
三年建齋宮于圓丘之西方丘之東十一月命禮部改作天地等房壇牲房先是 上以郊祭之牲與群祀之牲混養不足以別事天之敬乃因其舊地改作而加繪飾中爲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以養后土牲右三間以養太廟社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太祀牲犧前一月 駕躬視滌養總命群臣更日往視歲以爲

常

四年三月改築圓丘方丘壇 圓丘壇二成上成徑四丈五天高五尺二寸下成周圍壇面皆廣一丈六尺五寸高四丈九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八尺高一丈一寸壇址至內壇牆南北東西各九丈八尺五寸內壇牆高五尺外壇牆高三尺六寸 方丘壇亦二成上成面徑三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周圍每面廣一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四寸高七尺七寸壇址至內壇牆東西北八丈九尺五寸內壇牆至外壇牆南北東西各八尺二寸內壇牆高四尺三寸外

天事記

卷六

壇高三尺三寸
五年六月將有事于方丘賜陪祀官及樂舞生以下凡執事人明衣布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弗寧夜不安寢若有所驚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甚大其在是乎據占書冰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冰雹傷禾稼烏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損禾稼斃飛鳥事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于此不敢不謹

六年九月鑄太和鐘成建樓于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

每郊祀候 駕起則鍾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一駕又
聲之

七年七月增園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園丘第一成設

昊天上帝正位 仁祖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

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于

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雨及

五鎮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

下神祇二壇設于海濱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

位 仁祖配位如園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鎮

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

川壇二分設于海濱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

祇一壇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為未嘗命學

士詹同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

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

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罷之

十年 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命舉合祀

之典即園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上

既改建太廟于雉闕之左惟壇社稷園初所建未盡合

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之為

一代之典遂下禮部尚書張等詳議奏曰按通典顛項

祀共工氏子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

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以旱而遷社以后稷

代柱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稷勾龍稷

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所以祭五

上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為社土總

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

稷以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二說為不同漢元始五

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唐宋及元則又以

勾龍配社周棄配稷蓋本鄭氏之說此配祀之說緣於

大書記 卷六

古昔初無一定之論也至於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

社于新邑孔氏註曰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

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時社與稷固

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

也而山堂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九土之

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于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岐而二

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社

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自有明證至於壇位則考之周

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

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漢遺官祭大社大稷光武立大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建于含光門之右大抵皆本成周左祖右社之意社主之言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主各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小宗伯立軍社鄭氏注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土之所生最爲堅實故也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朱子云觀古人意正以樹爲主如今人稱神樹之類又曰社有主而稷無主此不可曉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唐神龍中議立社章叔夏

六事記

卷六

一五

引鄭玄議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位版大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蓋兼用矣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于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而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勾龍

與棄配位謹奉 仁祖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

典以明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

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

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陛築以五色土色

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主五尺埋壇

之中微露其末外壇牆各甃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

黑外爲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廣八十

六丈六尺五寸垣皆甃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垣之北設

靈星門三間外爲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

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爲拜殿六楹深三

六事記

卷六

一六

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星門內近南爲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九尺五寸又其南爲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厨西靈星門之外爲宰牲房四楹中爲滌牲池一井一十月工完張簪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顛隄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朝之初仍列中祀而臨祭之服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

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祭行一獻禮畢執事起石主昇之具儀衛作樂百官前導 上乘輅至新壇執事奉安石主于壇上別設木主于神位具牲醴庶品行奉安禮升為上祀奉 仁祖配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

天事記

卷六

二

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 上帝 皇祇神座于其上每歲正月中旬擇日合祭 上具冕服行禮奉 仁祖配享殿中殿前為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為大祀 六楹接以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為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設厨庫于殿東少北設宰牲亭并于厨東又少北皆以步廊通道殿兩廊後繚以周牆至南

為右門三洞以達天祀門內謂之內壇外周垣九里三十步石門三洞南為甬道三中門曰神道左曰御道右曰王道道之兩傍稍低為從官之道齋宮在外垣內之西南東向于是勅太常曰近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于京城之南創大祀殿以合祀 皇天后土冬十月功成特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歲止一祀古人祀天于南郊蓋以義起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不知至陽祭之于陰月至陰祭之于陽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地尚實而不尚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

天事記

卷六

二

是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當汗尊而杯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以今言之世界可行乎斯必不然今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之始也其後大祀殿復易以青琉璃瓦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命魏國公徐達及公侯等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七壇正殿三壇 昊天上帝皇地祇壇俱南向 仁祖配位壇西向丹陛之東為壇曰大明西向其西為壇曰夜明東向兩廡為壇各六星辰之壇分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次五嶽次四海西則風雲雷雨次四鎮

次四瀆天下山川神祇為壇陳設仍舊儀但 仁祖配
 位玉用蒼璧太歲風雲雷雨酒盞各十東西廡各其設
 酒尊三爵一十八于壇之南前期 皇帝致齋五日前
 祭二日太常寺同光祿寺官詣壇省牲至日奠玉帛進
 俎三獻酒俱先詣 上帝神位前次詣 皇地祇神位
 前次詣 仁祖神位前餘悉仍舊儀其祝文云嗣天子
 臣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
 陽交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備
 茲燎瘝 皇考仁祖配祀禮畢詣旦駕還御 奉天殿
 百官行慶成禮大宴是祭也自齋誓百官至將祭之夕
 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慶慶雲光彩燁煜
 二十年正月甲子南郊天氣清明聖情悅豫明年三月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叠石為臺四東西相
 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亦東西相向叠石
 為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為磴道臺
 之上礫石為山形鑿龕以置神位為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有歷代帝王之壇
 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
 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之神並停春祭每歲八

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祭
 星之祭悉罷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禮儀著為常
 式

皇陵太廟

上渡江後濠梁一帶惟孫德崖等竊據連歲荒旱乏食死徙其衆多歸于張士誠劉福通挾小明王據安豐元兵數來攻衆日離散士誠亦自福山取常熟據蘇州自王高郵其初起之地稱重鎮率兵進攻安豐殺福通上親率諸將救之敗其兵挾小明王歸獨李濟爲士誠守濠梁觀望成敗不肯即歸 上東西用兵方急未暇顧及祖父墳墓地也即命中書省定宗廟祭饗及月朔薦新禮儀時時歎賴祖宗之佑化家爲國二親不及養追思痛傷并錄 皇考妣忌辰歲時享祀爲常既攻張

六事記

卷六

三二一

士誠圍高郵 上功業益盛謂相國李善長曰李濟不降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命以書招之其辭曰近聞退兵泰州固守濠梁子爲同鄉又同宗深惟成敗禍福之計不可不告以此啓聞於 主上奉命致書 主上之意若曰曩因元亂起兵我與李濟皆致甲冑彼此猜疑遂使鄰同僉棄妻子率濟走常州蓋及間生變事在謀首於濟何預此 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士能之蓋豪傑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寶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濠梁吾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徐相國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狗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杜三獻計左右願審時度事獻納濠城使吾 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陵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功不在二子下况我 主上寬仁神武纖芥小釁不足爲累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爲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爲慘貽天下之笑豈不可惜竊又籌之今日所爲不知果爲元歟爲張歟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又矣如爲張也則彼驕淫悖

六事記

卷六

三三三

道亡在旦夕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竊爲憂之不報命平章韓政進兵攻水簾洞月城又攻西門城中拒守甚堅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擊之時孫德崖久已死濟度力不能支與知州馬麟出降 上遣人賫書諭宿州吏民曰自元失政豪傑並起奸詭之徒多假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張九四亂元之天下乍臣乍叛浚民膏血專于自利近殺元官吏誑誘良民擾我邊境觀其所爲譎詐多端不可不討自去年十月十七日命左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初九日報至淮東郡縣八處鹽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

平近者安東淮安守臣梅右丞蕭叅政等封府庫籍甲
兵全城來歸已令官復其職民復其業惟爾宿州實我
親戚將士故鄉安得不取以其為父母桑梓之邦不忍
卽興師攻殺是用遣使告諭宜體予懷毋為自絕元徐
州守將陸聚乃以徐宿二州請降 上至濠州追念
仁祖太后始喪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
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總麻葬
畢除之今當如制 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
恩豈能盡報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籠布為之
起居注王禕曰比總麻為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
大耳記 卷六

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改但培土培封陵
旁居民汪文劉英與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至
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
等來見 上與之宴加賜示以不得久留之意見大其
冬作新宮先建廟社明年丁未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
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
同侍側再三慰解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不能仰視丁卯祭 仁后忌辰自是歲九月 太廟

成四祖各為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每廟中奉神御陳設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排戟
二十四外為都宮正南之門別廡齋次五間齋次之西
為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為神厨五間西向其南為
宰牲池一向南戊申

上登大位卽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其詳并句容
一月儒臣進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為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
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司有天子七

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
自古有之不獨周為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
穆以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至周穆
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
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
遷漢高祖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
國立廟而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
宮為高祖廟於陵旁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
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宣帝又尊武
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

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帝及文武宣元五帝廟子親奉祀
長安 立成哀平三帝廟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

於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

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

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之廟由

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

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

創制立九室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

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

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為一

六事記

朱六

三五

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

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

熙寧中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

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

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

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

京以太祖居中為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為七世十室今

擬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

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

高祖廟從之因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禮古

者論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于各廟

者惟春為然自漢郊而不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祭

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

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養生菜雞子鴨子二月水

芹萹蒿蒸菜于鬱三月茶笋鯉魚鱖四月櫻桃梅杏時

魚雉五月新麥黃瓜桃李來禽雉子六月甜瓜蓮子冬

瓜七月菱雪梨紅棗葡萄八月芡新米 菱苜蓿鱖魚

九月紅豆柿橙蟹鱸魚十月木瓜柑橘菜服兔鴈十一

月蕎麥甘蔗天鵝鷓鴣鹿十二月芹菜菠菜白魚鯽魚

六事記

朱六

三五

上覽畢謂群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

後不若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

兄其意謂為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

為人弟親存又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已

久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命著常典俾子孫

世承之三月丁未禘享太廟 德祖考妣神位居中南

向 懿祖考妣居東第一位西向 熙祖考妣居西第

一位東向 仁祖考妣居東第二位西向每位用犢羊

豕各一帑一白色登三劔三邊豆各十二簋簋各二當

製祭器 上以古今異宜悉照常時所用塗以金

見大訓記

二年六月 每廟壺一盃一臺盞二爵二椀四內楮十菜
易以金 楮十素四匙二筴二茶壺二茶鍾二香爐一香盒一花
瓶二燭臺二計金八千八百八十餘兩凡揮椀枕篋篋
筭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焉

二年製四代 帝后紗服 帝服用玄色畫紗袞衣大
紅紗繡裳 后用青紗禕衣大紅繡金緣絡歲時 太
廟祝文稱孝子不稱皇帝遣皇太子親王稱遣第幾子
不稱皇太子某王薦新太常寺移光祿寺先上 太廟
方進御立鳳陽陵碑初禮部尚書崔亮奏歷代諸陵皆
有號今 仁祖陵宜加以尊名 上定曰英陵亮復奏

大事記

卷六

二八

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博士孫吾與以爲山陵之制莫備
於漢凡人主卽位之明年將作卽營陵地以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
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又唐太宗昭陵之
號定於堊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
初堊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餘祭告之禮
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
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
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
加號崔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禮之宜亮曰加上陵

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之上先陵曰昌宋太
祖加上高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
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
情如先帝陵號不告豈情也哉廷議皆以爲然命鑄英
陵碑石太常行祭告禮尋改曰 皇陵前後數命太子
諸王展陵 上問一行旱災 上念微時艱苦祭告太
廟曰惟祖宗積德百靈祐助戡定禍亂上帝爲天下生
民任以司牧使厚民生惟恐弗勝日懷憂懼伏見去年
四方旱災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
時 皇考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茹者雜米以食艱難

大事記

卷六

二八

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
民何辜因其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
答天譴敢告知之
三年正月定太廟朔望薦新及獻新儀各廟共用羊一
豕一邊豆各八簋簋登剛各三尊三及常饌鶩羹飯二
月太常少卿陳昧奏周禮孟冬祀司民司祿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益民食官命于天故民數有拜受之禮
今國丘郊祀宜以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禮畢藏之
內府以見拜受于天之義從之其天下城池山川地理
形勝亦皆繪圖成書藏之內庫以垂久遠初太廟時享

定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冬以冬至至是崔亮太古者天子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者四時之因時之變致其孝思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今用清明端午七月望冬至既與古制不同况冬至日既行郊祀又復廟享難以兼舉宜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清明等節各備時享從之十月崔亮等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神鬼以肆獻裸享先王灌以鬱鬯謂始迎尸求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祭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陰聲是也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

禮記 卷六 三九

以裸為飲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按說文裸祭也從示果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者謂以圭贊酌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于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釀金卓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徐氏曰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裸用鬱鬯以秬黍搗鬱金卓取汗而用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圭瓚禮書云圭柄也瓚杓也徐氏曰瓚亦圭也圭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為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為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也以進於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裸禮所

用圭瓚宜依周禮以玉為之瓚口徑四寸深至圭二寸通長一尺二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空五分瓚用金為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九分其鬱鬯用糯米代黑黍為酒以鬱金汁和之其冬廟行家人禮十一月命建奉先殿上以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考論以聞於是尚書陶凱奏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廟無廂有室曰寢廟是棲身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自漢以來廟宮城外已非一日故宋建欽先孝思殿於宮中崇政之東以奉神

禮記 卷六 三九

御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備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二月奉先殿成在宮門內之東製四代帝后神位衣冠每日上及皇太子諸王二朝皇后率妃嬪日進膳每月朔薦新視太廟稍及時品獻新太常寺奏開移光祿供獻上方如臨濼還行禮祭告改造八年七月上以太廟在皇城東北地勢少偏改建于闕左為正殿同堂異室殿東西為兩廡後為寢殿前為正門左右角門又前為靈星門

九年十月廟成自舊廟迎至 德祖帝后居中 三祖
 東西向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東廡功
 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祭禮畢次第
 奉神主於寢殿各室自是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改立 皇陵碑 上親製文勒之先 上以古
 人父母既歿生日當倍悲傷臣下致賀又何忍受故即
 位以來俱却
 十三年四月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聖節受百官朝賀
 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曰父母劬勞昊天罔極生
 辰之日惟有痛心朕于是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者念
 八事記 卷六 三二
 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年高稱賀
 今不違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惟當禮而已在外諸
 司五品以上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十七年盱眙人朱貴以泗州陵園來獻命禮部製 德
 祖 懿祖 熙祖三代帝后袞冕冠服命 皇太子往
 修繕葵衣冠祭告起祭殿薦號曰 祖陵

皇明大事記卷之七
 樂章 洪武永樂嘉靖 朱國禎輯
 朝賀
 陛殿奏聖安之曲
 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慶太平。龍鳳樓中扇開簾捲
 帝王興聖感 天地靈保 萬壽洪福增祥光王氣
 生陞寶位永康寧
 丹陛百官行禮奏萬歲朝天子之曲
 雨順風調昇平世萬萬年山河社稷。八方四百干戈
 八事記 卷七 三二
 息慶龍虎風雲會。 右萬歲樂
 聖德聖威洪福齊天地。御階前文武兩班齊。擺列在丹
 墀內舞蹈揚塵。山呼萬歲。統山河壯帝畿。禮儀讚稽
 慶龍虎風雲會。 右朝天子
 還宮奏定安之曲
 九五飛 聖龍千邦萬國敬依從。鳴鞭三下同公卿
 環佩響玎珰。掌扇護 御容。中和樂音呂。濃翡翠錦
 繡擁還 華蓋赴龍宮。
 中宮朝賀
 天香鳳韶

龍樓鳳閣彤雲曉。開綉簾。天香芬馥。瑤階春暖。千花簇壽。聖母齊頌祝。御筵奏獻長生曲。坤道寧。品類咸育。和氣四時調。玉燭享萬萬年太平福。

東宮朝賀 陞殿 還宮 百官行禮奏千秋歲

堯年舜日勝禹周。慶雲生。繚繞鳳樓。風調雨順。五穀收。萬民暢歌謠。

大宴 洪武定 即慶成宴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

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

六事記 卷一 二

馨香。鐘鼓鏜鏜。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

二奏皇風之曲

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曜朝日。金爐裊祥煙。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座侍丹晨。罄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廣載篇。瑞觴欣再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奏舞 清海宇

拔劍起淮上。策馬定寰區。王氣開天統。寶曆應乾符。

武畧文謀。龍虎風雲。勦業初將軍。星繞井。勇士月彎。弧選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壯。帝居。

三奏春皇明之曲

赫赫 上帝春我 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榮。厥本伊何。育德 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及時為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

奏舞 小將軍

大明君。定宇寰。聖恩寬。掌江山。東虜西戎。北狄南蠻。手高擎。寶貝盤。

六事記 卷一 三

殿前歡

五雲宮闕連霄漢。金光明照眼。玉溝金水聲潺潺。頽觀。趁除看。儀鑿嚴肅百千般。威人心膽寒。

慶新年

虎豹關。文武班。五綵間。慶雲朝霞燦。黃金殿。喜氣增。丹屏內仰。聖顏翠遠。紅圍錦繡班。高樓十二欄。笙簫趁紫梅。德音韻。瑞篆按拜舞。齊歌謠讚。吾 皇萬壽安。

過門子

定宇寰。定宇寰。掌江山。撫百壺。謳歌拜舞仰祝讚。萬

萬年 帝業安

四奏天道傳之曲

馬負圖今天道傳龜載書今人文宣義盡計今禹疇
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明王祥麟在
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 聖子神孫繼 祖武
垂拱無爲邁前古。

奏舞 泰階平

乾坤清寧治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郊則致其
禮廟則盡其誠卿雲在天甘露零風雨時若百穀登
禮樂雍和政刑肅清 儲嗣既立封建乃行讒佞屏
四海賢俊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賡歌揚頌
聲。

五奏振皇綱之曲

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藹藹稱多士爲楨振皇綱
赫赫我 大明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厥績公輔理陰
陽表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
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
央。

奏百戲承應

六奏金陵之曲

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

王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

南北英雄豈但唾曹劉我 皇昔行潦梁屋神遊天

錫真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

陵進珍饈諧八音繼三歎詳觀漢祖用兵時爲管馮

異滹沱飯

奏百戲承應

七奏長楊之曲

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茵茵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泥露

日麗風清及時爲樂芳尊在庭管音嘒嘒絲韻泠泠

大事記

玉振金聲各奏爾能歸歸國老載勸載懋明德惟馨

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

奏百戲承應

八奏芳醴之曲

夏皇厥芳醴而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乞

相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餐布德延群

生大庖具豐膳龍鼎事調烹豈但資肥其亦足養遐

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

行

奏隊舞承應

九奏駕六龍之曲

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多令儀蕭韶九奏騰九
獻爐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
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
瑞慶雲多兩曜增暉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
年年奈樂何

奏隊舞承應

進膳 水龍吟

寶殿祥雲紫氣濛 聖明君龍德宮氤氳霧檜檜栢
間青松龍樓鳳閣雕梁畫棟此是蓬萊洞

太平清樂

大清歌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 聖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
方四海南北東西託 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
天下多歸一將兵器銷為農器旌旗不動酒旂招仰
荷天地

上清歌

一願四時風調雨順民心喜攝外國將寶貝攝外國
將寶貝見 君王來朝寶殿裏珊瑚瑪瑙玻璃進在
丹墀

開天門

託長生日月光天德萬萬歲永固 皇基公卿文武
來朝會開瓊筵捧金杯

殿內備食 永樂定

奏上萬壽之曲

龍飛定萬方受天命振紀綱舜倫攸叙四海康普天率
上盡來王臣民舞蹈高呼載揚稱觴奉 皇聖壽天
長

奏舞 四邊靜

滅伏千邦四夷來賓納表章顯禎祥承乾象 皇基

永昌萬載山河壯

刮地風

聖主過堯勝禹湯立五常二綱八蠻進貢朝 今上頓
首誠惶朝中宰相燮理陰陽五穀收成萬民歡暢賀
吾 皇齊讚揚萬國來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天眷 聖皇五辰順四海寧風調水順百穀登臣民
鼓舞樂太平賢在位邦家永禎吾 皇仰洪恩夙夜
存誠

奏承應 豆葉黃

雨順風調五穀收成倉庫豐盈大利民生託賴著

皇恩四海清鼓腹謳歌白叟黃童共樂咸寧

奏舞 小將軍

順天心 聖德誠化番邦盡朝京東夷歸伏舞於龍

廷貢 皇明寶貝擎

殿前款

四夷率土歸 王命都來仰 大明萬邦千國皆歸

正見 帝庭朝仁聖天階班列衆公卿齊聲歌太平

慶豐年

和氣增鸞鳳鳴紫霧生祥雲朝霞映 黃金爐香味馨

大事記

卷七

列舟塢 御駕盈絃管簫韶五音應龍笛間鳳笙

渤海令

金杯中酒滿盛 御案前列群英 君德成 皇圖

慶高呼萬歲聲

過門子

聖王興 聖王興顯威靈蠻夷靜至仁至德至聖明萬

萬年帝業成

三奏感天地德之曲

皇心感地靈順天時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鍾奇毓

秀產俊英河清海晏麟來鳳鳴陰陽永和平相我文

明

奏舞 新水令

錦衣花帽設丹墀具公服百司同會麟王舞鳳來儀

文武班齊朝賀 聖明帝

水僊子

八方四面錦華夷天下蒼生仰 聖德風調雨順昇

平世遍乾坤皆讚禮託 君恩民樂雍熙萬萬年

皇基堅固萬萬載江山定體萬萬歲洪福天齊

四奏民樂生之曲

世間的萬民荷天地感 聖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

大事記

卷七

臣父子正大倫 皇風浩蕩人心載醇熙熙樂天真

永戴 明君

奏舞 慶太平

姦邪濁亂朝綱構禍難煽動戈戕赫怒吾 皇親征

霸上情天戈敵皆降

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雲合迷日光令嚴氣張三軍踴躍齊

奮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

河南失機擒

滾繡毬

肆旅拒持力強 心構殲蕪滄州百尺城隍逞兇毒
恣虎狼誰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倒戈卸甲齊歸
降撫將生還達故鄉自此仁開愈彰

陣陣羸

不數孫吳兵法良神謀睿筭合陰陽八陣堂堂行天
上虎畧龍韜誰敢當俘囚十萬皆踈放感荷仁恩載
上蒼

得勝回

兩傍四方展鳥翼風雲馬行出奇兵敵難量士強馬
強遍百里眠旗卧餘勝兵回樂洋洋

大野記

小梁州

敵兵戰敗神魂喪擁貔貅直渡長江開市門肆不移
宣 聖恩如天曠綸音頒降普天下仰吾 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

當今四海寧頌聲作禮樂興君臣慶會躋太平衣冠
濟濟宴彤庭文臣武將共荷恩榮忠心盡微誠仰答
皇明

奏舞 慶宣和

雨順風調萬物熙一統華夷四野嘉禾感和氣一稔
百穗一穀百穗

中經兒

傳說萬國來舟陸太平年永同洪基正東西南北來
朝會洽寰宇布春暉四夷咸賓聲教美自古明王在
懷德不須威武服戎狄祥瑞集鳳來儀佳期萬萬歲
聖明君主華夷

六奏慶豐年之曲

萬方歸 聖君大一統撫萬民豐年時序雨露均穰
穰五穀皆財穀酬歌擊壤風清俗淳四夷悉來賓正
統 皇仁

七奏集禎應之曲

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北太平騶虞出現甘露零野蠶成
繭嘉禾生醴泉湧地河水清乾坤萬萬年四海永寧

八奏永皇圖之曲

天心眷 聖皇正天位撫萬邦仁風宣布禮樂張戎夷
稽首朝明堂 皇圖鞏固賢臣贊襄太平日月光地
久天長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恩被八紘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歲屢登含哺鼓
腹皆歡聲民歌 帝力唐堯至仁乾坤永清共樂太
平

續定大安樂章 嘉靖

陛座

萬歲樂

五百昌期嘉慶會啓 聖皇龍飛天位九州四海重

華日大明朝萬萬世

百官行禮 朝天子

滿前瑞煙香達蓬萊殿風回韶律鼓淵淵列陛下旌

旗絢日至朱躔陽生赤劍氣和融徹上玄歷年萬千

長慶天宮宴

上護衣上花 水龍吟

寶殿金爐瑞靄浮陳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耀翠

雲表鸞歌鳳舞虞庭樂奏 萬歲君王壽

一奏上萬歲之曲

聖王垂衣裳典禮樂邁虞唐簫韶九成儀鳳凰日月中

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時和歲康上奉萬年觴亂祥無

疆

奏舞 四邊靜

天啓嘉祥 聖王中興振紀綱頌海洋洋功蕩蕩國

運隆昌萬歲 皇圖壯

鳳鸞吟

維皇上天節 聖明景命宣五雲輝三台潤七緯光

懸協氣生嘉祥見正萬民用群賢垂袞御經筵宵衣

勤政殿禮園丘 大祀精虔明水滌蒼璧圓秉周文

承嚴薦春 皇家億萬斯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穹啓 聖神欽乾運祇郊禋一陽初動靄先春萬福

來同仰 至仁祥開日月瑞見星辰禮樂協神人宇

宙咸新

迎膳 水龍吟

春滿離盤獻玉桃葭管動日輪高熹微霽色遙映袞

龍袍千官舞蹈鈞韶迭奏曲度昇平調

進膳 水龍吟

紫禁護道煖應冬驂八螭乘六龍玉卮瓊竿散座獻

車幢充人黃運雲飛動喜聽廣歌頌

進湯 太清歌

長至日開黃道喜乾坤佳氣陽長陰消素鈞韶音調

鳳軫律協鸞簫仰 龍顏天日表如舜如堯金爐烟

煖御香飄玉屏晴霽祥光繞宮梅苑柳迎春好燕樂

蓬萊島

上清歌

六運霞日轉 皇州曉燕天家共歌魚藻龍鱗雉尾高

祝 聖壽慶清朝

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

御鸞歌

雅奏樂昇平。瞻絳闕集瑞京。黃童白叟喜氣盈。謳歌

鼓舞四海寧。金枝結秀玉樹含英。聽康衢擊壤聲。

帝力難名。

三奏感昊德之曲

帝德運光明。一陽動萬物生。升中大報蒼壁陳。禮崇樂

暢歆太清。星懸紫極日麗璇庭。乾坤瑞氣盈海宇安

案

奏舞 賀聖朝

率夷一統萬國來同。獻方物修庭貢。遠慕 皇風自

南自北自西自東。望天宮佳氣鬱重重。四靈畢至麟

鳳龜龍。

殿前歡

瑞雲晴靄浮宮殿。一脈陽和轉。禮成交泰開周宴。鳳

笙調龍幄展。天心感格人歡。惟四海謳歌徧。

慶豐年

頌 皇天錫豐年。勤禹稼力堯田。喜慰三農願嘉禾

秀瑞麥鮮賦九州貢八埏神舍御廩咸充滿養民以
養賢。

新水令

聖德精禮格昊穹。大一統四夷來貢。玉帛捧文軌同世

際昌隆共聽輿 頌。

太平令

誕明視天監元后光四表惠澤周流。來四裔趨前擁

後獻萬寶充庭滿闕稽首頌首天高地厚祝 聖人

多男福壽

四奏民樂生之曲

大報禮初成象聖德運 皇誠神州赤縣永清寧靈

雨和風樂太平陰陽交暢品物咸亨元化自流行允

殖群生

迎膳 水龍吟

五色祥雲捧玉皇。開闔闔坐明光。鈞天樂奏冬日御

筵張文恬武熙太平氣象人在唐虞上

進膳 水龍吟

玉律陽回景運新燕鎬京藹 皇仁光照雲漢。氣

沸韶韻錦瑟和聲瑞琴清韻瞻仰 天顏近

進湯 太平歌

萬方民樂時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風動喜。今逢南變
北。猶東夷西戎來朝貢。大明宮。星羅斗拱九重天。
上六飛龍五色雲。間雙彩鳳。普天率土效華封。允協
河清頌。

奏舞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洪恩。一人有慶。陽初長。禮方
行。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

水儂子

萬方安堵樂康寧。九域同仁荷。聖明。千年撫運承。
天命露垂甘。河獻清。見雙岐。秀麥連。莖。喜靈雪。隨冬。

應觀祥雲拂曙生。神與化並運同行。

五奏感皇恩之曲

雙闕五星光。霓旌樹紫蓋張。璇臺玉曆轉新陽。鈞天
廣樂諧宮尚。恩深露湛。喜溢霞觴。日月煥龍章。地久
天長。

奏舞 慶太平

維 天眷我 聖明禮園立。至德精誠乾元永清。洪
厝景命休徵應。泰階平。

千秋歲

聖王乘龍御萬邦。慶雲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稱壽觴。

載歌天保章

滾繡球

五雲車度九重利。見飛龍耀袞章。火藻華蟲擊九敵。
考臯鐘龜鼓。逢逢八珍列。九鼎豐隆。堯眉揚彩。舜重
瞳。萬國咸熙。四海雍齊。歌頌 聖德神功。

殿前歡

萬年禮樂中興日。大化觀重熙。河清海晏。孫祥瑞。五
行順。七政齊。超三邁。五貞元會。既醉頌。鳧鷖。

天下樂

萬靈朝拱接清都。享南郊。欽天法。祖願 聖人承。

乾納祐。中和位育。龜獻範。馬陳圖。

辭太平

禮樂萬年規。謳歌四海熙。衣冠蹈舞九龍堤。麗正仰
南離。紫雲高捧。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鑄鳥岐。
鳳呈嘉瑞。真箇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慶豐年之曲

聖人懋承乾。綏萬邦。慶豐年。神倉御廩登天田。明燦
粲。聖祀孔虔。真情咸豫。協氣用宣。萬古帝圖傳。璧合
珠聯。

七奏集禎應之曲

天保泰階平寶露降渾河清嘉禾秀麥集休禎遐既
絕域嘉氣盈 一人有慶百度惟貞萬國頌咸寧麗
正重明

八奏永皇圖之曲

鎬燕集天京頌魚藻歌鹿鳴邊陲安堵萬國寧重譯
來庭四海清咸池日曜昧谷雲征 帝座仰前星豫
大豐亨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極永登祥乾符啓泰運昌玉管回春動一陽金鑿錫
燕歌九章虞庭獸舞岐山鳳翔日麗袞龍裳 王聖

六事記

卷七

一八

臣良

迎勝 水龍吟

香霧氤氳紫閣重仰天德瞻 帝容星輝海潤甘雨
間和風樂比鸞魚瑞呈麟鳳永獻卷阿頌

進膳 水龍吟

萬戶千門啓建章台階峻 帝座張三垣九道北斗
玉衡尤元氣調和雅運鏗鏘 昭代慶明良

太清歌

萬方國盡來庭稽首歌 帝仁仰荷生成振乾綱陰
陽順序民物樂生逢 明聖萬年春永膺休命華夷

樂僚咸歸正蒼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圖太平九
有享清寧

奏舞 萬歲樂

太平 天子興隆日履初長陽回元吉醴泉芝草休
徵集曾聞道五星聚室

賀聖朝

一人元良百度維新握赤符凝玄應享太清大禮方
行祀事孔明感天心億載恒承慶 明王慎德四夷
咸賓

奏纓鞭得勝蠻夷舞承應

天事記

卷七

一九

醉太平

星華紫殿高雲氣彤樓遠九夷重譯梯航到 皇圖
光八表玉宇無塵明月皎銀河自轉扶桑曉平平蕩
蕩歸王道百獸舞鳳鳴簫韶

看花會

普天下都頌吾 皇至聖看玉關頻歎天山已定四
夷故順歸 王命天保歌群黎百姓

天下樂

九重樂奏萬花開望龍樓雲蒸霧靄仰天工雍熙 帝
載臣民歡戴溥仁恩遍九垓

清江引

黃鍾既奏陽和長，德盛天心賦。人文日月明，國勢山河壯。衛室民謠頻擊壤。

奏致語

萬民安樂

天下太平

高呼萬歲

再動樂聲

清江引

鈞天畢奏日方中，既醉歡聲動。雲章旁袞龍，鸞勢翔威鳳。萬方安樂興嘉頌。

千秋歲

上下交歡燕禮成，一陽奮萬彙咸亨。風雲會合開

明運紫極轉璇衡

宴畢百官行禮

朝天子

文班武班歡動承明殿，禮成樂備頌聲喧。真咫尺仰天顏，日照龍庭風回雉扇。翠綵旋奉僊鸞，雲間斗間五色金章燦。

還宮 萬歲樂

天回北極雲成瑞，望層霄重華日麗。九垓八極樂舞雍熙祝，聖壽萬萬歲。

小宴 永樂間定

一本本太初之曲 朝天子

混分沌分，水土成元氣不分。南北與東西未辨，天地萬象包涵其中。秘密難窮造化機，是陰陽本體，乃為之太極，兩儀因而立。

二奏仰大明之曲 歸朝歡

太極分混然方始見，儀形清淨濁假乾坤定。日月齊典照青霄，萬象明陽須動，陰須靜。陰與陽皆相應，流行二氣萬物俱生。

三奏民初生之曲 沽美酒

乾坤清宇宙寧，六合靜四維正。萬象原來一氣生，定三才五行，民與物共成羣。

太平令

為一類不分人品，竟生食豈曉庖烹。避寒暑巢居穴，遁披樹皮相尋趁。如何是愛親世情，治生雖混然各安其性。

奏百戲承應

三奏品物烹之曲 醉太平

黎民生世間萬物長，塵寰陰陽交運轉循環。久遠時庶繁相傳氣候應，無間品物交錯憑誰鑿。望聖人出

世整江山主萬民得安

四奏御六龍之曲 清江引

人心久仰生 聖君天使人生聖聖人受天撈體天
居中正御六龍 聖明登九重

碧玉簫

君坐神京海嶽共從新民仰 君恩聖治有人倫人
品分萬物增聖承乾百福臻垂法明尊天命與後朝
皆從正

奏百戲承應

六奏泰階平之曲 十二月

聖乃有言天天是無言聖聖人臨正萬物亨通恩威
盛社稷安仁德感江山定選用英賢與王政分善惡
賞罰均平三公九卿左右股肱庶事康寧

奏百戲承應

七奏君德成之曲 十二月

皇基以興 聖帝修身奉天體道聖德愈明敬天地
勤勞萬民立法度上下咸寧

堯民歌

風俗禮樂厚昇倫愛興學校進儒經賢臣良將保朝
廷四野人民頌歡聲用的是賢英賢英定太平寰海

皆歸正

奏百戲承應

八奏聖道行之曲 金殿萬年歡

三綱既定九疇復興聖道如天嘉禾齊秀寒暑和不
聖威無邊 皇基穩勝磐石慶雲生景皇生長現三光
輝耀百穀收成萬姓安寧

得勝令

聖德感皇乾甘露降山川萬邦來朝貢奇珍擺布全
主階下鳴鞭仰 聖主陞金殿丹墀列英賢讚吾

皇登稔年

八事記

奏百戲承應

九奏樂清寧之曲 普天樂

萬邦寧 皇圖正父君母后天下咸欽 君治外永
聖明 后治內長安靜後聖從乾皆從正德相傳聖
子神孫天威浩蕩江山永固洪福無窮

沽美酒

和氣生滿玉京祥煙起映 皇宮 明聖開基整萬
民風雲會 帝庭奏蕭韶九韻成

太平令

紫霧隱金鸞彩鳳祥光呈良將賢臣玉案列珍羞美

昭寶鼎蒸龍涎香噴。至尊永寧儲嗣守成。賀萬萬歲一人有慶。

東宮宴 永樂間定

一奏喜千春之曲 賀聖朝

開國承天聖感極多。總一統封疆。開百姓快活萬物。榮光共沐恩波。儂音韵合讚昇平。咏歌齊朝拜千于歲。東宮滿國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 水僊子

洪基永固海波清。盛明世時禮樂興。華夷一統江山靜。民通和樂太平讚。東宮仁孝賢明秉鈞衡。端正

六事記

卷七

百

順乾坤奉享。坐中華萬世昌寧。

三奏桂枝香之曲 蟾宮曲

曉光融燕享。春官日朗風和喜氣。蔥蔥鎮領台榭。規宏網憲禮節至。公事聖上柔聲。婉容問安寧。勤孝虔恭。果斷寬洪。剛健文明。聖德合同。

四奏初春曉之曲 小梁州

端拱 嚴宸奉 紫微乘運璇璣。四時百物總相宜。仰賴明君德。大業勝磐石。皇儲仁孝明忠義。美遐方順化。朝儀孝能歡慈愛。心敬篤上尊卑。意禮上和。下睦民鼓舞樂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曲 滿庭芳

春和玳筵安邦興國。欽聖尊賢。文英武烈於民便禮。樂成全享。大業中庸。不偏順天常節儉。為先達文獻。嚴儀訓典。孝敬億千年。

六奏昌運頌之曲 喜秋風

文武安軍民樂宴。文華會班條。五雲齊動鈞天樂。賀 春宮讚 皇朝。

七奏泰道開之曲 沽美酒

布春風。滿畫樓。對嘉景。鳳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甌。威儀左右。分品從列公侯。

大事記

卷七

百

太平令

效 聖上誠心勤厚。王宗器嚴備春秋。諸律呂僊音。齊奏欽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頓首讚祝進酒千于歲。康寧福壽。

迎膳 水龍吟

方響笙簧鼓樂喧。排寶器。開玳筵。寫儀旌節錦繡景。相連。簪纓趨進。皆來朝見。春滿 文華殿。 升殿 官同自

二奏後皆 百鼓承應

傳制

朝賀

典祀之曲

飢飢清庭香八音絲竹弄笙簧金石音韻彰宛士革
木度鏗鏘高捧降明香吾皇誠念諸神方神不侏
禍淫福善理之常

郊祀 洪武十三年合祀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 天地兮君王華夷欽承踴躍兮備筵而祭誠
惶無已兮才襄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
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境

大事記

卷二

三六

莫帛 樂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南溟鮮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賦畝
今東帛鮮臣當設晏兮奉來前

進俎 樂奏變和之曲

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相兮再獻願享兮以詠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
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載斟兮再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康已拜手

希首兮願享

終獻 樂奏變和之曲文德之舞

三獻兮樂舞揚肴羞具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兮
上下方况日吉兮時良

徹饌 樂奏雅和之曲

祖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畱兮佳
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燁燁兮雲爾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冉冉
兮上下方必丞民兮永康

大事記

卷七

三六

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炬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東帛將
感至恩兮無量

郊祀 嘉靖九年分祀

闕丘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仰惟 玄造兮於皇 昊穹時當肇陽兮大禮欽崇
臣惟蒲柳兮螻蟻之裏伏承眷命兮聯統群工深懷
愚昧兮恐負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忠遙瞻 天

闕兮寶輦臨壇。臣當稽首兮祗迓恩隆。百辟陪列兮
舞拜于前。萬神翊衛兮而西以東。臣俯伏迎兮敬瞻
帝御。願垂歆鑒兮拜德曷窮。

奠玉帛 肅和之曲

龍輿既降兮未禮先。爰有束帛兮暨瑤瑄。臣謹上獻兮
進。帝前仰祈聽納兮荷。蒼乾。

進俎 肅和之曲

備饗珍饌兮薦。上玄庖人列鼎兮致精虔。臣盍祗
獻兮馨醴。願垂歆享兮民福淵。

初獻 肅和之曲

大正記

禮嚴初獻兮未。屬臣將上進兮。聖皇。聖王垂享
兮穆穆。臣拜首兮何以忘。

亞獻 肅和之曲

禮觴再舉兮薦玉漿。帝顏欲悅兮民福昂。民生有
賴兮感。上蒼。臣惟鞠躬兮荷恩長。

終獻 肅和之曲

三獻兮禮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臣情景張樂舞兮
聲鏗鉦。仰瞻。聖容兮俯賜恩弘。

撤饌 肅和之曲

祀禮竣兮精意禮。三獻備兮誠以申敬。撤弗遲兮肅

恭寅恐多弗備兮惟賴洪仁。

送 帝神 肅和之曲

禋祀訖終兮百辟維張。帝垂歆鑒兮沐澤汪洋。

龍車冉冉兮寶駕北雲。靈風鼓舞兮瑞露清溪。洪

恩浩蕩兮無以為酬。鹿陳非薦兮已感。歆嘗。香氣

騰芳兮上徹。帝座仰瞻。聖造兮賜福群方。臣同

率土兮載歡載感。祗迓。寶輦兮鳳嘯龍翔。誠惶誠恐

兮仰戀彌切。願福生民兮永錫亨昌。

望燎 肅和之曲

龍車寶輦兮昇帝鄉。御饗非帛兮奉燎方。環佩鏗鏘

大正記

今羅壇壝炬焰待舉兮氣輝煌。生民蒙福兮。聖澤
霑。臣荷眷祐兮拜謝。恩光。

皇天上帝上泰號儀。嘉靖十七年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於昔洪荒之初兮混沌。五行未運兮兩曜未明。其中

挺立兮有無容聲。神皇出御兮始判。西清立天立

地立人兮群物生生。

昇冊表 元和之曲

帝闢陰陽兮造化張。神生七政兮精華光。圓覆方載

今兆物康臣敢祗報分拜薦 帝曰皇

奠玉帛 休和之曲

帝垂聽兮義若親 子職庸兮無由申 冊表荷鑒兮 恭
號式尊敬陳玉帛兮燕賀 洪仁。

進俎 豫和之曲

大筵弘開惟聲如雷 皇神賜享 臣衷涓埃 大鼎炮
烹備饗馨哉 帝歆兮兆民之禱 臣感恩兮何如幸
哉。

初獻 壽和之曲

大高降恩鑒微情何以承 臣愚端拜捧瑤觥 堅壽無
極并。

奏祝 景和之曲

帝皇立命兮廣三才 中分民物兮惟大徧該 小臣請
命用光 帝陪庶永配於 皇穹哉。

亞獻 太和之曲

群生總總兮悉蒙始恩 人物盡囿兮於 帝仁群主
荷德兮誰識所從來 於惟 皇兮億兆物之祖 貞

終獻 永和之曲

寶宴弘 玉几憑瓊液 陞樂舞 翺協氣凝 民物初臣 稟
蹇蹇兮報無能

撤饌 成和之曲

太奏既成 微誠莫傾 皇德無京 聞此群生 巨細
幷刻 小臣之感 衷兮罔替 愚情實弘 涵而容納 兮
賜生成。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祇冊薦兮 皇神垂察 萬舞畢舉兮 九成已行
帝賜洪庥兮 大我家慶 金鳴玉振兮 聲鏗鏘群僚環
佩兮 簪珥璫神人交賀兮 贊 帝皇寶稱 泰號兮
曷有竊量 永固高厚兮 宰御久常 微臣頓首叩首兮
攸沐恩光。

奉燎 熙和之曲

瑤簡拜書兮 泰號成奉 焜 帝前兮 資離明 珍幣
嘉備兮 與祝誠 均登巨焰兮 達 玄清 九垓四表兮
悉慶 洪名。

方澤

迎神 中和之曲

俯瞻兮 鳳輦來 靈風兮 拂九垓 川嶽從兮 後先 自辟
列兮 襄陪 臣拜首兮 迓迎 願臨享兮 幸哉
奠玉帛 廣和之曲

祀禮有嚴兮奉度玉帛在笥兮來前 皇靈垂享兮
以納烝民平土兮樂豐年

進俎 咸和之曲

解饗馨兮氣芳庖人奉役兮和湯奉進兮 皇祇歆
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 壽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馨香願垂享兮以
飲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 安和之曲

載獻兮奉觴 神頤和懿兮以賞功隆厚載兮配天

大事記 卷七

三三

民感德兮無量

終獻 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鳴 鳧鐘發鼓兮韻
鏗鉤願留福兮群生

徹饌 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違深惟一念兮誠意微 神垂博容
今聽納恐未備兮唯慈依

送神 寧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申 駕還兮法從陳靈其列兮以隨百
辟拜兮恭寅望 神宮兮奉辭願普福兮烝民

望瘞 同送神

朝日

迎神 威和之曲

仰瞻兮 大明位尊兮王宮時當仲春兮氣融爰遵
祀禮兮報功徹誠兮祈 神昭鑒願來享兮迓神聰
奠玉帛 安和之曲

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 神今所享
以納于躬奠兮忻以顯

初獻 壽和之曲

大事記 卷七

三三

玉帛方奠兮 神歌酒行初獻兮舞呈齊芳馨兮
色駉 神容悅兮鑒予情

亞獻 時和之曲

二齊升兮氣芬芳 神頤怡和兮喜將予令樂兮具
張頤垂普照兮民康

終獻 貞和之曲

懇懇三獻兮告成群職在列兮周盈 神錫休兮福
民生萬世永賴兮 神功明

徹饌 安和之曲

一誠盡兮予心悻五福降兮民獲禮仰九光兮誠已

甲終三獻兮徹敢遲。

送神

祀禮既周兮樂舞揚。神享以納兮還青鄉。予當拜首兮奉送願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兮攸賴。蒸民咸仰兮恩先親。六龍兮御駕。神變化兮鳳翥鸞翔。東帛饋饗兮請燎方。祐我皇明兮基緒隆長。

夕月

迎神

中和之曲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酌方盈。奉而奠之。願

六經記

卷一

三

。聖敬情。夫祀兮云何。所佑兮群氓。

亞獻

中和之曲

二觴再斟。樂舞雍雍。神歆且樂。百職惟供。願順軌

今五行。祈民福兮惟神必從。

終獻

中和之曲

一誠以申。三舉金甌。鐘鼓錫鈞。環佩琤琮。密予之情。

願永保我生民。

徹饗

中和之曲

禮樂肅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敬。納茲藻蘋。徹之弗遲。

儀典肅陳。神共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

保和之曲

禮備告終兮。神喜旋穹。碧燈輝兮素華鮮。星辰從今返。神卿露氣清兮。霓裳颺颺。飭饗兮東帛。薦之于瘞兮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願永既兮民樂豐年。

嘉靖十一年定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穆上帝爰處。瑤宮咨爾黎庶。覆憫曷窮。房

屏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溥。萬寶有終。

奠帛

保和之曲

三

神之格思。莫茲文縵。盛樂斯舉。香氣氤氳。精禋孔熯。

徽于紫冥。懇祈膏澤。渥我嘉生。

進俎

百川多瀾。名山出雲。愆賜孔熾。膏澤斯屯。祈年於

天。載牲于俎。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獻

保和之曲

有嚴宗祀。日吉辰良。酌彼豐洗。椒馨苾香。玄功溥

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綏以多穰。

亞獻

保和之曲

皇皇禮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

有酒維新雲韶備獻肅雍和鳴 聖靈有赫鑒享精

誠

終獻

永和之曲

靈承無斁駿奔有容嘉玉以陳爾鬯以供禮三再稱

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 神昭景貺佑我耕

農

徹饌

永和之曲

有赫早暘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詩禮成三獻

敬徹不遲 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爰迪寅清昭事 顛穿仰祈甘雨惠我三農既歆既

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

太和之曲

亦能旋馭禮洽樂成播燎既舉昭假情禱惟帝降康

雨施雲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雲門之曲

祭畢使道童辟歌之

景龍精兮時見測轉緯兮宵懸肆廣樂兮銓鎖列皇

舞兮踟躕祈方社兮不莫薦主璧兮孔虔需霽雲兮

六漠霽甘澍兮九玄慰我農兮既渥錫明昭兮有年

大社稷 洪武二十六年定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

今朝雍雍備遊率職兮候迓迎想 聖來兮祥風生

欽當稽首兮告拜年豐

初獻

廣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

今獻徹裏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廣和之曲

大事記

卷之二

予今樂舞兮而捧觴願 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格

穆兮靈泮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廣和之曲

千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旛予今稽首

兮忻且惶 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廣和之曲

祖陳徹禮兮 神喜將現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

降兮遐邇方 黍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廣和之曲

氤氳氣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稽首

今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賜

望瘞 時和之曲

捧簡儀今請瘞方鳴笳率舞兮聲鏗銷思 神納兮

民福昂于今稽首兮謝恩光

太廟時享 洪武定

迎神 中和之曲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躬躬今云助我開基建功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

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

大序記 卷二 三十八

初獻 奇和之曲武功之舞

思皇 先祖燿靈于天源衍慶流孫高遠玄玄孫受

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 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

如聞其聲爰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 然和之曲文德之舞

承前人之德化家為國好曰予小子基命成猷今云

人之功肇膺天曆延反予小子爰受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懇懇三

我心悅懌

徹饌 雅和之曲

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 祖亦佑 皇妣敬徹

不遲以終禮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天

其 王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時禘 與前禘儀 嘉靖十五年定

益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薰禮嚴時禘兮鐘鼓殷殷迎 群

大序記 卷二 三十九

王駕紅雲合享交欣於皇 列聖正南面崇報皇勳

初獻 奇和之曲

瞻瞻色方斯仰 列聖在上玉琢為爵幣綬有紋小

孫執盈兮敢不慎愆

亞獻 豫和之曲

思 皇祖仰 聖神來 列王會太宸時禘修循古

倫惟 聖鑒敬懇孫忱悔

終獻 寧和之曲

齊醴清兮麥熟新遵豆潔兮孝念申仰 祖功兮

宗德顯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雅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兮訖金聲徹之弗違以肅精誠

還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 祖宗鑒享一誠露兮念惟長思弗盡兮
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啓佑小孫惟賴以餘光 神返
宮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茲祀兮爽氣回喜金風兮飄
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秋禘是舉兮希鑒歆小孫躬
迓兮捧素裁

卷七

初獻 奇和之曲

皇祖降筵 列聖靈聯執事恐愼樂舞踴躍小孫捧盈
兮敢弗虔

亞獻 雅和之曲

再酌兮玉葉潔淨兮馨香 祖宗垂享兮錫胤昌萬
歲今此禮行

終獻 寧和之曲

進酒三觥歌舞雍讌鐘鼓轟鏗 皇祖 列聖永享
恩誠

徹饌 雅和之曲

秋嘗是舉稌黍告豐三獻既畢 聖靈顯容小孫時
思恩德兮追崇

還宮 安和之曲

仰 皇祖兮聖神功祀典陳兮報莫窮嘗禘告竣
馭旋宮 皇靈在天王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孟冬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冬凜以冽感時茲祀兮氣潛回朔朔風兮北
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冬禘是舉兮希鑒歆小孫恭
迓兮捧素裁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 同立秋但改一冬字

還宮 同立秋但改嘗為黍

大禘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維歲殘大禘洪
張 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遙瞻今頓首世德今何以
忘

初獻 奇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捧來前兮懔懔仰
歆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 豫和之曲

再舉瑤樂舞群張。小孫在位陪助賢良百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思祖功兮深長景。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徹饌 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歆萬禩是舉兮。庶乎酬報之衷。

選官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化無方。靈

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啓佑無極。玄孫拜送。今以謝以祝。

升祔

迎神 太和之曲

大室巍巍。九廟肇祀。皇聖居歆惟昭假只昭假。維何欣天倫攸叙。宗祏有嚴開萬禩伊始。

初獻 壽和之曲

酌彼鬱鬯玉瓚。是將敬哉捧盈有饒其香。儼皇祖

在上。八聖在旁。合享交欣天容洋洋。

亞獻 豫和之曲

樂奏既和禮嚴再獻黃流載觴玉露斯湛。丞界一祖。考式衍以宴。神其醉止用嘉我明薦。

終獻 寧和之曲

玉齊維爾萬舞盈庭尊。祖享親樂奏禮行式序式。和祀事孔明於赫。聖靈兮賚我思成。

徹饌 雍和之曲

邊豆有踐兮敬徹不遑禮儀卒度兮既敷既匡。神之聽之兮昭格洋洋。保我子孫兮惠錫無疆。

大事記 卷七 四三

送神 安和之曲

雲輿肅肅兮。靈駕歸闕宮。血兮瞻依我其夙夜兮。敬敢違願言願歆兮俎豆光輝。

太祖 帝后收上誼號樂章 并 成祖皆嘉靖十七

年

迎神 泰和之曲

繁中夏之邁艱兮汗痘群。皇天厭亂兮眷求大君。降錫元命兮挺生。聖神惟我。太祖兮首出人倫。

一戎衣奄四海兮為帝王真。

舉冊寶 鴻和之曲

皇祖受命兮開乾坤。驅逐異物兮復中原。立綱陳紀兮
佑元元。克配彼天兮。功高業尊。寅薦冊寶兮。鑒我曾
孫。

初獻 崇和之曲

苾彼玉瓚兮酌黃流。敬而將之兮。冕凝旒。有赫在上
兮。儼園丘。保我子孫兮。永荷鴻庥。

亞獻 豫和之曲

於皇祖兮帝中華。廓清氛祲兮一統為家。除克雪
耻兮功茂以加。視湯武兮德音不瑕。

大序記

卷七

四

終獻 永和之曲

爵三獻兮旨酒重樂和。鳴兮萬舞肅陳。率百辟兮偕
駿奔。衍我祖兮神忻。

徹饌 彰和之曲

孝享畢兮禮弗愆。慕牲俎兮徹豆。遷於昭對。越兮
神在天。益篤皇祐兮。萬斯年。

還宮 終和之曲

萬鴻號兮大禮成。仰瞻威赫兮陟降在庭。列聖左
右兮。惟忻合并。鐘鼓響答兮。祀事孔明。粵有大德兮。
必得其名。天地罔極兮。欲報奚能。庶幾鑒享兮。寸草

徹誠永賴福祉兮用保我後人

成祖致上謚號

迎神 崇和之曲

天眷不遲誕降我皇祖。夙秉文德。華昭聖武。攘
除姦兇。戢宇寰宇。維典章未尚。繫孝孫是補。大號鴻
名。卓絕千古。寶冊攸躋。精禋斯舉。將降休兮。聖靈
騰爐。煙兮燎炬。尚來格來。款以篤天之祐。

舉冊寶 崇和之曲

於穆文祖。貽我不基。昊天罔極。永言孝思。爰薦微
稱。以協民彝。彝勅賁琬琰。紹哉厥辭。以詔于萬世。神其

大序記

卷二

四

聽之

初獻 壽和之曲

制帛孔純。滌牲膋肥。黍稷醴羞。蠲潔芬醴。穆穆孝孫
敬德淵微。獻享初陳。仰威顏其靡違。

亞獻 豫和之曲

干戚武成於昭神功。文致太平。沕穆皇風。樂舞既遷
禮儀肅雍。奠獻載將。致其孚顙。願申佑我孝孫。萬福
攸同。

終獻 康和之曲

三爵既登。禮秩斯成。駿奔就列。虎拜盈庭。匪臣工之

虔孝孫之德孔明錫 皇極於普天奠邦家今永寧

微饌 永和之曲

古禮之經有儀有節將享既終登歌以徹祀事利成

神人胥悅維孝孫之衷情猶纏綿其糾結

送神 安和之曲

高皇謨烈我祖是成誕垂裕於後昆孝孫是徵稽古

酌今恭薦茲尊極奕奕闔宮歲事有恒子子孫孫

百世其承

皇明大事記卷之七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八

朱國禎輯

學較

上定鼎金陵之年即如江淮府今鎮江府謁孔子廟尋自將

取發設儒學以葉儀宋濂吳沉為教官又徵劉基等入

京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之授世子經胡廷瑞來降

上如龍興路今南昌府謁孔子廟宴滕王閣命諸儒賦詩時

諸名儒集都下 上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

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收用益多乙巳

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

大事記 卷八

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丁未十二月大

將軍至兗州偏將顧典祖分徇各縣孔子六十六代孫

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

思諒等迎見典祖於軍門典祖禮之於是兗州以東州

縣皆來降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

洪武元年戊申二月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

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

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

典朕今為天下主期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

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尋以國學規制未

廣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古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希學文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 上召見優遇之

見大訓記 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初禮官奏周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四季如之漢儒以先聖爲周公若孔子以先師爲禮樂詩書之官其後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是則漢時釋奠亦畧可見魏正始中使太常行禮于辟雍晉于國學東晉成穆孝武皆親行隋制國子監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月唐初儒官自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昭告于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酒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樂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則令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子監釋奠開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開元中詔以三公攝事若遇大祀則用仲丁縣州用上下宋元因古禮

六事記

卷八

二

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于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十二月考定襲封之制先元仁宗授孔思晦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之三品弗稱褒崇其授希學衍聖公二品階給銀印希學思晦之孫也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祭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

六事記 卷八 三

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禮以致褒崇

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
豈不偉歟可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勅曰朕惟
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于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
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絕無且
秦焚之後亡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下上澤
敷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
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
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
惟孔希大最今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
阜縣事汝往欽哉

大事記

卷八

四

洪武二年遣克堅祀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
具祭物仍命通贊舍人張漢英次之 上諭克堅曰先
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
爾往祭蓋以爾為子孫祭以歆饗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皆令入學賜國子
生夏衣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
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遵古制
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
學人材所出欲木常茂必培其根欲水長流必滌其源
欲人材成就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

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可得哉召問
國子生習射與否勅以文武為憲之說特國子生至者
甚衆 上銳意作興謂暮月三年必世孔子因時制宜
魯兩生迂典禮樂何必百年下中書普立天下學校詔
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
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兵亂
以來人習鬪爭鮮知義禮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
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近雖內設國子監恐不
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
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

大事記

卷八

五

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
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
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
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三年典簿周循理請擇經明行修之士充學官而增置
其員民間子弟俊秀年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復其
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入學者定其出
身資格太學生員舉進士俱聽優等擢用如此則在內
國子生漸增廣在外有常貢科舉進士不患無人矣
上是其言命中書省增廣太學生定其出身資格仍擇

文儒性行端潔者充學宮八月遣官釋奠孔子于國學其曲阜廟庭官給牲帛俾衍聖公主祀事歲以為常十月御史袁凱言國家邊平四方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雖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群臣太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成以收它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

大事記

卷八

六

嘉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外番直與諸將說書詔復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徭役凡國子監官滿三考者陞史秩仍任以四方來學者益衆再增國子學舍徵孔克表為修撰先宋南渡衍聖公從而南家溫之平陽宋亡停襲子孫甚衆克表其裔也博學篤行善屬文尤長于史以薦授官

六年禮部奏增廣國子生上曰須先擇國子教官師得其人則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御史中丞陳寧兼領國子監事儒臣製釋奠孔子樂章初用大成登歌樂元擬易之未用仍用宋舊國初亦因之至是始命

更製學士承旨詹同撰上禮部尚書牛諒復定禮儀准劉基等失陪祀受胙奪俸一月衍聖公希學來朝班亞 承相 華承 相班 六部 上 今 班 首 禮部致餼務從厚辭歸資銀按 上 沒 而 祭 葬 用 一 品 禮 百兩綺帛各五匹宴光祿寺翰林官餞送希學言先師廟堂廊廡圯壞祭器樂器不備先世田產兵後多蕪廢而歲輸稅額尚從實徵納乃命有司照式修治其田產荒蕪者悉蠲稅仍設孔顏孟三代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仍加以勅

大事記

卷八

七

八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亡何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曰致治在於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間間可使為君子廢則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學問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生中年長學優者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等三百六十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擇國子生年少聰敏者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謂之小秀才甚見寵遇皆界清職俱為御史季擴為給事中兼齊相府錄選先

是孔希大知曲阜縣為人所告 上以先師之後釋不問父之免官特以孔克伸代賜勅勉以鑒前車之失無忝聖裔 以後代者皆 詔國子生於諸司歷事有未娶者賜錢婚聘更賜女衣二襲月給米一石贖之

十年命大都督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讀書詔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臣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

大事記

卷八

八

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十二年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偽有裨于國家善名立于兩間則無愧于所學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朕以其學者日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朕未明而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畧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一言補所未知豈朕昏昧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

大事記

卷八

九

廩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十四年起致仕尚書李敬為祭酒侍郎劉崧為司業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四月丙辰朔詔改建國子學雜鳴山下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賜國子生布帛各一疋時於諸生中選才學聰俊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曰老秀才恩遇甚厚九月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舉至京以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上曰學校人材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為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若為令時松

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為府縣差遣宗儒以為言 上諭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為國儲材通者有司徃徃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訓教甚非所以崇儒重學之意其禁止之

十五年新建國子學成改為國子監本六朝樂遊苑地東半為小教場西半建學延袤可四里殿堂壯麗前為橫街直南曰成賢街號房射圃傍列餘為菜園自經始以來 上數臨視比落成遣官致祭命學士宋訥記其始末仍以舊國子學為應天府學時天下普建儒學而先師祀典尚未舉至是始命通祀凡各學田租入官者

大事記

卷八

十

悉歸于學俾供祀及師生俸廩分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設吏一人司出納師生月給廩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上將幸國子監行釋菜禮論儒臣曰議者謂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也職任論昔周太祖斷然再拜不惑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禮部尚書劉仲質乃定議五月十七日乙丑 駕至大成門外御幄具皮弁服入酌酒詣先師再拜進爵 上獻又再拜百官皆陪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 上復御幄易服

乘輿詣學官祭酒吳頤司業博士助教等四人以次升堂坐講侍臣東西序坐講畢 上勉以儒道儒行儒教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人賜衣二襲仍加勅諭頒示學規遵守以釋奠儀注普行天下府州縣學各以正官主祭有布政官則以布政司行其分獻則本學儒職及老成儒士充十哲兩廡一獻新製祭服則主祭陪祀官與凡執事者用之陪祀儒士深衣幅巾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行事下各按察司選府州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質厚貌端有志

大事記

卷八

十一

學問願入國學者送京師既而至者千餘人禮部考其文中式者留之不中者遣還 御史趙仁等言學較之設期有實効今天下生員多不遵師訓出位妄言非希進用則秋私譽甚失朝廷教養之意宜令有司嚴加禁止 以省月試務在成就果有可材欲陳便民利國之術者許與教官詳議可否同列姓名然後上達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題考試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 定學較禁例十二條一曰生員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輕訴于官二曰父母有過必懇告至於再三毋致陷於危辱三曰軍國政事生員毋出位妄言四曰有學優才瞻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治化述為文辭先由教官考較果有可取以名上于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日

為學之道必尊敬其師凡講說須誠心聽受母待已長
妄為辯難六曰為師者當體先賢竭忠教訓以導愚蒙
七曰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較獎其勤敏斥其頑惰斯
為稱職八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
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冤抑等事自下而上陳訴不
許幕越十日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人訴狀者自
今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
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密以聞其不遵者
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臥碑置於明倫堂之
左十月諭禮部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
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學官
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
僚者悉以名聞令生員講讀翻向說苑新序十一月諭
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
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叢書自
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
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
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都匠修治之庶有資
於學者

十六年宋訥為國子祭酒

吳願以寬從免官

諫官關賢言國朝

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師之道可
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謂
厚矣今新建太學聚天下英才教育之期為國家用奈
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既無其法及至選貢
能不混淆至有缺員又或府選於州州選于縣致使為
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按二司將俊秀有學問生
員選充承差甚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
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賞及所司否則教官訓
導停其廩祿生員罰為吏如是則士有勸懲學有成效
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
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
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諭曹國公李
文忠曰國學育材之地公侯子弟咸在雖講授有師然
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
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立
十七年孔子五十七代孫納襲封衍聖公初納入朝
上問其宗族子孫多寡賢否納奏對詳明勳合禮度命
館于太學至是服闋襲封製誥文賜之尋入朝賜宴及
鈔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分天下儒學勅曰天下學
較通祀先師孔子而樂器未備無以昭其聲容感乎神

大事記

卷八

十一

大事記

卷八

十三

明實典禮之缺也。亟命曉音律之人集工製之。又曰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質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考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入為智巧之私天時於地氣不審人聲於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古之氣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不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審于此俾樂成頌之諸生得以肄素熟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以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翰林院侍制孔希善言

大傳記

卷八

一四

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即命還還仍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及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衰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依例釋之頒四書五經于北方學校

二十年 上謂工部左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由出也孔子功與天地並故朕極崇報闕里又啟

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何以妥神靈昭來世亟及時修理用副朕懷以顏子五十八代孫禴為溧陽縣丞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徑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父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上聞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名使其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大其字號悉書王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大傳記

卷八

一五

二十六年詔祭酒胡季安選國子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吏部除授教諭等官凡二司科十國子取用諸生用積分計至率性堂備取 六月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諭曰耕為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預防溝遂之法遇災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之設與焉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儲蓄以備旱暵宜洩

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無妄興工役措克吾民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八年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眾至於春秋鮮有能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庶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命國子學正吳啟署祭酒博士楊松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 上面諭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

天下人材所聚為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檢身六事記 卷八 六

防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于善則賢材眾矣蓋師嚴則道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為太學師嚴條約以身先之此最可法先後賜大誥三編督訓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效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為乖錯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吳啟言國子師生例以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禮部翰林院官同詣監考試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使淹滯

祀事

洪武元年二月以大牢祭三皇明年遣中書參政蔡哲行禮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享各有祭文儀同釋奠上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且圖以聞尋以圖上諸陵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武成康漢高祖文武宣光武明章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宜周世宗宋太祖真仁孝理凡三十有六事記 卷八 七

有宋理宗永穆陵圖歸其頂骨上書與伴議學士危素至元間胡僧淳古步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等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壓之又毀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不心服上數息之謂宋口宋南渡諸君無大夫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殺好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何在果得之西僧盧中既送至命有司瘞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陵園來獻遂物瘞于陵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祭者掩瘞之壞者完築之廟之敝者因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牲用大牢 上親製祝文三皇堯舜各一自元以來以神農嘗百草立三皇廟祭以醫官 上以不親祭委

之醫藥之流非體且郡邑通祀藝績令諸儒詳考定應祀者三十五見大于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在有司禁民百步內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設陵戶二人守之爲常式御史答祿與權言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我朝繼正統有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宜肇舉成一代之典上納其言命參考立廟以祀尚書牛諒言三皇京都有廟有配享掌于太常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行春祭以少牢商中宗高宗周成康漢文武宣明章帝唐玄宗

大事記

卷八

十八

氏作居室衣服以法易象創律曆官制以宣政治皆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有大功于生民後世者也御諱非德荷天祐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國帝王正統伏念三聖去世悠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報之禮不可不至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聖像及歷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今禮奠之初謹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鑒享五帝曰惟帝金天氏金行應運因鳳紀官道繼三皇爲五帝首惟帝高陽氏靜淵有謀疏通知事潔誠祭祀治教萬民惟帝高辛氏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廣運聖神文武

大事記

卷八

十九

祖曰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惟宋太祖皇帝順天應人統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餘文並同三皇但改攸遠作已遠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夫何傳及後世不遵前訓怠政致亂天下雲擾莫能拯救予本元之農民遭時多艱憫黔黎塗炭建議聚兵圖以保全生靈初無黃屋左纛之意豈期天祐人助來歸者衆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師北征遂定于一迺不桀非德繼承正統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

大事記 卷八

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擇人禪受湯武用兵征伐因時制宜其理昭然神靈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德者乃于京師肇新廟宇列序聖像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為常典御製樂章迎神初獻亞獻終獻送神著為式係洪武七年以前後去隋文帝仍五室改建于鷄鳴山之陽九年遣官視各陵申前禁以時封土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烈士祠宇傾頽者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防守邠州有姜嫄公劉二廟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后稷教民稼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

之魯孫初逼西戎遷於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遂入祀典

二十一年停各廟春祭皆于八月中旬舉行帝王廟從祀名臣凡三十六人 上以趙普負太祖厚恩不忠不可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安童其孫也宜去孫而奉祖既祀伯顏阿木可勿祀又以陳平馮異潘美節義善始終皆宜祀於是定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叅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俊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顏凡三十七人遣官致祭

功臣廟

甲辰 上取武昌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又建于南昌府詳開國臣傳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議上卽命塑功臣像于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康郎山處州府取再金華府胡大太平府雲

大事記 卷八

等 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未獲贈者論功定擬以聞立劉成廟于長興 洪武元年命築壇于雞籠山祭故功臣胡大海等文臣歿于王事者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祔祭即其地建功臣廟廟成定位次徐達為首凡二十一人 見大政記歿者塑像生者虛其位賜額曰英靈坊設掌祀正九品圖徐常二王戰蹟于廟中各指揮附祭兩廡 三年定功臣守墓墳戶其冬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功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原祿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父母子妻復命禮部凡武

大事記

卷八

十二

臣有遷葬者皆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因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立開平王廟于北平定功臣已沒者謚號 七年命書雞籠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官祭堂上 惟六王各 衛指揮祭兩廡永為定式 八年增祀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八人 又日一 九年加贈趙德勝等七人封號增都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又增何文輝等凡有功者一百六人 十二年增海國公吳禎等一百九十三人 十三年改雞籠山為雞鳴山增濟寧侯顧時等二百八十八人 又日二 北平中立皆 立開平王廟

旗幟廟

旗謂牙旗皇帝命大將避日出師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彘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彘天子六軍故用六彘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駢馬首秦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詣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唐宋及元皆有牙旗彘之祭今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犛犛日秋用霜降日廟立于京師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立于公署後 七年詔皇太子率諸王詣閱武場祭旗彘具儀衛執事者捧旗彘于馬上以序前行凡七壇各用羊豕一角色赤皇太子先行禮次諸王禮畢諸王詣皇太子行幕進胙奉旗彘還官

大事記

卷八

十三

城隍廟

先儒謂既有國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唐太和初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亦為一節

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已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垂亭蕪湖等郡皆以為紀信龍興即南頓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張說祭京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仁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咻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國初因元之舊廟洪武三年上以卑隘詔度地營築改東嶽行祠為之修飾既備禮臣請如前代建六曹上罷之止稱左司神右司神送上入廟用王者儀仗上親為文以告先二年

六事記 卷八 廿一

上謂禮臣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先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為承天鑿國司民升福明靈王其在北開封府者為承天鑿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州府為承天鑿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為承天鑿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為承天鑿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為承天鑿國司民靈佑王皆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為鑿國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鑿國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鑿國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撰

制文頒之次年去諸神前代封爵止稱本號曰都城隍其府州縣城隍之神其用王禮各府州縣稱公侯伯與用袞冕如故

忠臣廟

吳元年上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以垂訓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輔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陣死義與闕同難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也宜令有司

大野記 卷八 二五

建二祠肖像歲時祀之尋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死義立祠以祀議贈官禮部言元已贈為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宜仍其舊上是之令每歲春秋二仲月遣官致祭後福壽子陳夔以中書宣使為海州同知坐胡黨當刑上以忠臣子特宥擢太僕少卿轉兩浙運使復坐前事赦不誅謫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應天故有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忠烈侯子文晉卞忠貞壺南唐劉忠肅仁瞻宋曹武惠彬元衛忠肅福壽凡五廟上以溷處間巷改建雞鳴山之陽漢壽亭侯關羽廟在玄津橋西亦改作與歷代帝王

功臣城隍諸廟並前五廟通稱十廟帝王廟擇日另祭
祭功臣之日並祭入廟應天府官行禮水旱諸大臣分
禱下劉曹三氏子孫歲亦來祭

馬神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
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
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
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春仲月唐宋
因之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為宜於是即後湖遣

大事記

卷八

二十七

官行禮為壇四牲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樂用時樂
獻官齋戒公服行禮先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
身長十有一尺首尾高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
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精采流動驕勒不可近近
之輒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
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復囊沙四百斤壓馬令人跨其
上日遊行苑中久之性漸馴服四年上夕月于清涼
山乘之而出如躡雲乘風驅馳甚適上大悅賜名飛
越峯後止于仲春祭司馬一神後邊將言西域產一馬甚異上遣
使諭其酋長靳惜陰傷其足來獻上命祭馬神牧典

所善養之尋馬足瘠進之上為良馬說復命儒臣為
文以述其事

五祀之神

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
皇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寇之神設壇于御厨光祿
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
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
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
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

大事記

卷八

二十七

用少牢

外郡各廟

洪武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禮部奏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冰同一祠祀卓茂為密令黃霸為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

大野記 卷八 二十六

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山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論為彭澤令奏免田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安侯祀謝夷甫肅宗時為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羣既寧後見夢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之姪秉昭臨難死節安從黼廟食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珂自刎闕既立祠安慶宜以宗珂配享韶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陝西乾州同知

史孟通言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關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皆從之著在祀典

無祀鬼神

洪武三年 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禮官奏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土

大野記 卷八 二十七

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祀厲則此祭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神祭享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皆祭後世以為涉於淫詔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蓋無足恠今欲舉其祀宜於京師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天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於城北其各里社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及十月朔致祭

洪武十一年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 御

製文遣祭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然國之
有祀以為民也祀不為民則非禮也若庶民之宜祀者
止於祖宗之祀非禮之神亦不享也今嶽鎮海瀆山川
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
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尚惡
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鑒人雖毫髮不可偽特其變
化神妙而人不知測耳今永嘉侯朱亮祖遣人奏二縣
民人暮驚謂鬼有持夜炬者數百或列行或四散巡檢

大事記

卷八

三二

逐之無有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盡信特遣人致牲
醴會鬼神而 問之中原之地自元失政生民塗炭死
者不可勝計有絕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
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祀歟或有
司怠於歲祀而有忿歎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
爾果何為而然朕自即位以來事神之禮未嘗缺然非
當祀者亦不敢妄爾持炬者宜免禍者而福其應福者
勿妄為民害自貽大患

皇明大事記卷之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

朱國禎輯

祀事

上嚴祀事考歷代祭祀齋戒日期黃帝受圖錄齋七日
夏禹受山神書齋三日周大祀七日戒三日齋今親祭
天地宗廟齋五日日月以下齋三日降香齋一日後皆
三日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省始無所放令禮部鑄銅
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曰齋戒三日凡齋期置朕前
示警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

大事記

卷九

一

每祭盡誠不敢少忽尚慮諸司不體此意褻慢弗謹惟
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為戒飭使知所警乃命諸
司各置木牌刻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設
之定神帛織文二丘及配享曰郊祀制帛太廟曰奉先
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孔子及諸
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曰報功制帛其色天用蒼地
用黃日用赤月用白嶽鎮四海各隨方色四瀆諸水用
黑皆幣一 帝后加一 上命考登壇脫鳥之禮前期
一日有司以席籍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及執事官
脫屣之次于門外西側祭日 駕入幕次脫鳥升壇陪

祭官脫履協律郎樂舞生脫襪供事祭畢降壇納舄其
 日月太歲星辰海瀆風雲雷雨天下山川原合祭於城
 南諸神享祀之所初建於城南門外中殿五楹南自東
 西為廡各七楹西北為厨庫房各五
 間庫之後為
 宰牲房三間又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
 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國家及惠愛在民
 者俱核實以聞著祀典有司歲時致祭然在京師者尚
 未有壇壝專祀先後下禮官考古制以聞按周禮大宗
 伯以實柴圭璧五寸祀日月星辰禮記曰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
 考之古者日月其禮有六特性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六事記 卷九

日以配月一也玉藻鑑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統曰祭
 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
 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
 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
 日于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祭日月六也
 說者謂因郊社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
 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
 分夕之于西門之外者祀之正與常者也蓋天地至尊
 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方永秋分
 氣尚長故祭以二分為得陰陽之義也若其次則大

次小次重幣重按其牲醴得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
 圭之纁籍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
 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凡見于周禮者如此秦祭
 八神六日月主七日日主雍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東向
 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
 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
 月于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元于
 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
 不見施行今既以日月從祀郊壇當稽古者正祀之禮
 各設壇專祀為宜其壇制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
 六事記 卷九

八尺夕月壇宜築于西門城外高六尺俱方廣四丈兩
 壇壝各二十五步燎壇方八尺高乙丈開上南出戶方
 三尺神位以松栢為之長二尺五十濶五寸跌高五寸
 朱漆金字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祈祭
 于月壇 上曰日月既皆設專祭而星辰乃祈祭於壇
 非禮宜別設壇祭周天星辰禮部議於城南諸神享祭
 壇正南向增造屋九間朝日夕月祭周天星辰日月仍
 以春秋分祭星辰則於 天壽節前日致祭 上朝日
 于東郊牲用赤犢一羊一豕一玉用圭璧五寸幣用赤
 色設大尊者尊山壘各二在壇上東西北面象尊壺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卷九

山嶽各二在壇下實以醴齊盎齊清酒其明水玄酒各實于上尊邊豆各十簋簋各二所實與社稷同登三實以大羹釧三實以和羹西郊夕月儀牲幣用黑 太歲者十二辰之神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乙罡太乙功曹太衡之類雖未經見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于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

大事記

卷九

四

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 嶽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狩而祭四嶽東曰泰山四嶽之所宗也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而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四瀆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也又周官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無閭詩序又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皆領於祀官

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多廢五嶽皆天子之邦宣帝時四瀆始有使者持節特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卽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祠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祀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雒漳晉祭

大事記

卷九

五

惡池齊祭配林是以秦罷封建則皆領於祠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天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考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城東北立春後申日祭雷雨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幾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至於海嶽之神其氣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

城隍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從之遂定以驚蟄秋
 分日祭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壇據高
 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尺五寸方潤二丈五尺四寸
 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紀天神則太歲風雲雷雨五
 位並南向位皆用大牢一遵豆各八簋簋各二尊三帛
 一用雅樂未幾 上以分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復以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
 壇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為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
 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
 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
 大聖記 卷九 六

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
 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
 麗山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六嶽大神旗纛大將五
 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
 各壇之祭皆 上躬自行禮先祭日禮官奏祝文太歲
 以下至四海凡五壇 上稱名餘者令禮官代署 上
 日朋友書牘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親署及登
 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慮 上力倦頗簡跪薦之儀
 禮畢 上問故以忠實對 上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
 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以忠頓首謝

三年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自元失馭群雄鼎
 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
 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
 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
 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
 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
 不經莫此為甚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封號亦惟當時
 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依古定
 大聖記 卷九 二

制九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
 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
 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
 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祭名正言順
 於禮為常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
 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
 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
 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
 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

濟大淮之神南濟大江之神西濟大河之神北濟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天下神祠無功於小民不應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凡不在祀典而別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乃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賜冠帶及衣二襲白金十兩米十五石是日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祀文進 上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就行香用黃金爲盃貯之黃綺旛二白金二十五兩以供辨祭

大事記

卷九

物性用大牢幣各從其方色

九年 上以嶽鎮海瀆祀典所重其所在祠宇宜致尊嚴以稱神居於是分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往修祠宇各賜巾衣靴屨俾所至齋沐而後行事併下禮部嶽鎮海瀆之祀京師春秋二祭自有常期遣官行禮并所在有司之祭勿與京師同日因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韓國公李善長祀中嶽魏國公徐達祀北嶽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祀南嶽吉安侯陸仲亨祀東鎮延安侯唐勝宗祀西鎮江陰侯吳良祀南鎮濟南侯顧時祀北鎮平涼侯

費聚祀中鎮陸安侯王志祀東海

洪武元年命道士

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相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暫應竣事父老欣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 聖人應運太平有北海瀆之民何幸身親見之管陽侯楊璟祀西海原德還奏 上悅後以破倭致祭

永嘉侯朱亮祖祀南海潁川侯傅友德祀北海宜春侯

黃彬祀江瀆南安侯俞通源祀河瀆中山侯湯和祀淮

瀆宣寧侯曹泰祀濟瀆制曰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

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群雄角

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照鑒嶽鎮海瀆之効靈安

得至是今孟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在報祭古者人

大事記

卷九

君巡狩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岳之下今朕國家新造

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封建

洪武二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三年造冊寶皆用金寶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篆文曰某王之寶匣寶座雕造螭螭餘同皇太子冊寶制并定國邑冊封禮儀以封建告 太廟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分封鎮國朕非私非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曰 陛下

大事記

卷九

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于此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詔天下曰朕造基江左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土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徂征緣是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

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棖為秦王第三子橐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橐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樽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咸有定制冊秦王文曰昔君天下者祿及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事宜然居位受福國于一方並簡在帝心第二子棖今命爾為秦王永鎮關中豈易事哉朕起農民與群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刻弗怠以成大

大事記

卷九

業今爾有國當敬慎守禮祀其宗社山川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諸王文同冊靖江文曰朕稽古帝王撫有方夏必茂建親支所以惇族固本其來尚矣朕既為天子追念吾兄以爾守謙兄之孫也爾王靖江以鎮廣海之域毋忽訓語益修厥身尚其慎哉因遣使頒封建諸王詔于安南高麗諸國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後改為宗人府
四年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奏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之用武時王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

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報可以明年次第營之仍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官飾朱紅室飾大青綠若不爲過上日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甲宮堯以與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寇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叅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修撰王傑等續修之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昭鑒頒賜諸王定王府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從二品後改爲長史司正五品首領官不設承奉以下仍舊首領官叅軍從五品錄事正七品內曰承奉外曰儀衛審理等皆備官

大事記

卷九

十二

八年 上命皇太子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前武事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秦府長史林溫晉府長史朱右楚府長史朱廉靖江長史趙堦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蹟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古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難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撰文記之其他古蹟濂歷

舉之因事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九年 上以諸王將之國先告 太廟群祀畢始告祀天地于園丘遣使祭各國山川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帛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疋草料月支五十疋其段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賜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疋草料月支二十四郡王每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帛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紗羅各二十疋絹一百疋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

大事記

卷九

十三

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一十疋公主郡王以下有差 上以秦晉燕三王將之國 命先往鳳陽觀 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且命皇太子率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 十一年冊皇子椿爲蜀王栢爲湘王桂爲豫王楨爲漢王植爲衛王改封吳王楨爲周王 詔秦王棟晉王桐之國其護衛軍士秦府三千七百四十八人晉府三千八十一人及文武官軍匠雜役各賞資仍詔燕王棣周王棟楚王楨齊王樽還駐鳳陽工部奏諸王國宮城縱廣未有定制請以晉爲準周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

西一百五十五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制曰可戊子 勅秦相府官曰王府設官本古之道然昔者惟以文章之士為輔朕封諸子兼設武臣於相府者蓋欲藩屏國家禦侮防患無事則助王之治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今靖江相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協甚有欺凌指揮之意由是命武相有警則出而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勿與金穀刑名之事軍務則文武議之道王以善勿乖朕意

十二年燕府營造訖繪圖以進其制社稷山川二壇在於城南之右王城四門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南曰端禮

大事記

卷九

一四

北曰廣智門樓廊廡二百七十二間中曰承運殿十一間後為圓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運殿之兩廡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廻兩廡至承運門為屋百三十八間殿之後為前後三官各九間官門兩廟等室九十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其南曰靈星餘三門同王城門名周垣之內堂庫等室一百三十八間凡為宮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間

十三年三月燕王之國給賜燕山中左二護衛侍從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鈔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一錠十五年八月 皇后馬氏崩秦晉燕周楚諸王奔喪

二十一年壽節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辭歸

二十三年周王棄國來居鳳陽謫遷雲南命豫王桂居其地尋召還以世子有燉監國事明年王仍復國考定

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為主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李原名為

圖以進使頒諸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所在城隍不稱地稱曰某國

二十四年冊皇子橈慶王權寧王梗岷王德谷王松韓王模濟王楹安王極唐王棟郢王模伊王漢衛谷慶寧

大事記

卷九

一五

岷六王往臨清訓練軍士并設護衛召秦王還京 皇太子巡撫陝西將改封秦王 皇太子既還代為請乃遣歸

二十五年改封豫王桂為代王漢王模為肅王衛王植為遼王

二十六年詔肅王模遼王植慶王橈寧王權之國初命肅王都甘肅遼王都廣寧慶王都寧夏寧王都太寧

至是甘肅以陝西各衛調戍功力未集命肅王且駐平涼廣寧以宮殿未成命遼王且駐大凌河北寧夏以糧

餉未敷命慶王且駐慶陽右韋州城以就延安綏德和

賊惟寧王就國十五年後齊王之國青州湘王之國
今王以下明年谷王之宜府岷王原封是年輯
以雲南路遠改封餘皆承樂時之國永鑿錄

二十七年命韓王松藩王模往省秦王晉王燕王周王
齊王 上以二王年勿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

之情故有是命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修王
府紀善各一員掌侍從講說經史撰文字禮部郎中一

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川及祀典神祇序班二員掌贊
相禮儀良醫二人扈從二王同日啟行至宿州分道韓

王由周歷燕齊藩王自齊歷燕晉抵秦事畢皆至八月
而還 上以雲南土曠民稀輸餉勞苦復加興造時力

大事記 卷九 十六

未堪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財富力紓作之
未晚又以遼東軍務物情尚未寧貼高麗言多不實營

繕暫停遠王止立柵結屋以居俟十年作之
二十八年四月秦王模薨 上諭禮部尚書任亨泰曰

秦王既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泰
亨會大漢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玄冠衰經素服

承詔事訖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命亦宜服其命服使
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于禮且協人情詔依命服

禮行封世子尚炳爲秦王八月更定皇太子親王等封
爵冊寶之制皇太子親王俱授金冊金寶皇太子妃王

妃公主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長子爲太孫次嫡子

并庶子年十歲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長子

年十歲授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次嫡子及庶子年十

歲皆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凡王世子必以嫡長如

或以庶奪嫡輕則黜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若王年三

十正妃未有嫡子其王世子若王庶子襲封及王世子

并郡王娶妃郡王子授鎮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六

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以名聞考驗陞遷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

明白其實奏聞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爲庶人但明賞

罰不加刑責著爲令九月更定親王歲支祿米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給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甚多俸給彌廣其
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議更定親王
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
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
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
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
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
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

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然後歲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上于是重定 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為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為一世以其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

大事記

卷九

十八

二十九年命靖江王世子贊儀往省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諸王先自楚湘入蜀歷陝西出河南山西抵大同東至宣府北平由大寧至遼東轉至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 上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以成其德器故也

三十年八月丁未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輿作擅役工匠諭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勒期赴役

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于民可也朕聞元時廬州太子為修宮室令民

冒暑昇木監司版齒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慎王在武昌因怨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保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各守定制不可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大事記

卷九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御製文集題後 洪武七年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
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有
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誠皆燦
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睿訓諄復惟恐

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璧照耀層霄綯

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

大事記

卷九

二十

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

湯武盤盂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

方策溫潤深醇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

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几視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烟雲盈紙有長江大河

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

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雲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

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眈耽樂之從聚精會神

疑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

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爾茶見於侍臣之所錄

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

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

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歎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

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

時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

拜手稽首謹書

聖祖以天縱之聖生于元季貧困流離雖少時常遊鄉

塾而稍長未暇詩書不得已從戎展仄淮左三四年間

若遇若違若明若晦金雞既號而狐跳曙星將明而霧

大事記

卷乙

二十一

還兜整劍戟安事毛錐渡江之後 神明頓開視儒生

如故交拆微義若宿解從心所欲燦然昭回嘗謂儒臣

曰朕每有所撰夜半注思釋然自順豈非天平文章關

乎氣運而人心風俗隨之漢唐宋以來文體代降遞至

胡元流于詞曲其敝已極 聖祖挺生直追太古既紆

獨得兼集衆長其著作其誥檄其纂輯諸書朴茂渾淪

則三代以上古帝王之法物也明白正大又三代以下

碩大儒之格言也緣而飾之以乾健不息之體段布酌

於敘之規模中間道之以德禮齊之以威刑乎之以

既瑯既琢復返于璞拔出既陷之靈臺洗淨乂塵

鏡天藻所垂光于千古臣東海暨儒稍加纂輯為大訓二紀復再揭出以宋學士所題列于前庶稍本末其大明直解律令大誥三編別見各從其類云

臣朱國禎謹識

以丙申三月都應天 庚子三月宋濂劉基等來歸 辛丑八月伐陳友諒克江州 御製西征記基母受

手書慰之中引徐庶為比言庶母尚存故劉先主先生之母壽八十餘道逆踏更生之路當加食自寬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必當且止于禮助我功成遣官同鄉里薦母劬勞豈

事記 卷九

美哉 壬寅二月苗軍之亂基助守備賜書有我高

無憂之言三月 上自洪都歸再與基書云自江西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

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度求一來又得墨論以六

乃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

生一二年間以天道開發所向無敵今不敢違然擇

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再差詣前望以生民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將年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 甲辰正月 即吳王位視師武昌再與基云去歲先生行言湖廣

事一去便得然不即得須候至二月賊果詐降又堅壁不出果應其言以上皆署名頓首奉書而五老先生關公者尤多其末至今尊嚴願見大訓記餘可類推 御製文集所刻尚未能盡今只就年月可攷有關機事及大體者補出殆 乙巳春宋濂臥病 上謂侍臣曰宋

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何有斯疾數問未愈命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來國家文翰庶幾有賴陛辭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不敢用特造安車掄健丁六人以載尤異數也 皇太子以舊學加賜既至家表謝并致書太子寓箴規之意

大率記 卷二

上覽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宜日誦一遍御答書御撰親筆花押絨內外著其日月復出綺繒命太子署名即家賜之六月七日也 丙午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官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方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都下命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書諭公卿貴人子弟雜讀書多

不能通曉與義今集古忠奸惡事實以恒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十一月書成頒行之

洪武元年二月 御製紀夢因與學士朱升等論周禮六夢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鄉里遊舍南見大忽然驚覺若此者其思夢即升對曰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 陛下膺命之兆所謂正夢也昔皇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已有之蓋帝王之興

大事記

卷九

二十四

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 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見大 四月 上幸北京至邳州自為文祭山川召知州李相出御筆一道諭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 上曰稽其人數赴京者日子米二升還故鄉者給一斛遂登御舟著黃河說至汴梁親畫進征圖示大將軍 上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社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為監戒者為書以進四年七月賜名存心錄 十一月手書召還劉某行封

賞見本傳

二年八月 詔儒臣修纂禮書其書以古凶軍實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月吉禮十四日祀天日祭地日宗廟日社稷日朝日夕月日先農日太歲風雲雷雨師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日旗纛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日祭厲日祀典神祇日三皇孔子嘉禮五日朝會日冊拜日冠禮日婚禮日鄉飲酒賓禮二日朝貢日遣使軍禮三日親征日遣將日大射日禮二日吊賻日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日鍾律日雅樂日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

大事記

卷九

二十五

悉備具通五十卷 三年九月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又命儒士魏俊民黃篋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為大明志書送秘書監鈔梓頒行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親刪定刊行 九月 御製平西蜀文示劉基末曰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廖二低昂定焉又曰天產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我採擇黼之班班基獻平西蜀頌并序臣聞天命

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歸自去反
 同一深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滿之卜必有
 張狼顧之象彌滿山澤萬姓嗚呼無所領告天乃
 命我皇帝肅清武成伐不道一伐而定荆湘再伐
 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
 圖於是肆代中原拾宋報素掣越技燕兵鋒未至聲聞
 先及神華鬼棟匍匐伏玄菟青海崑崙大莫交趾鋒
 畢之國閉不款琮奉表指首關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
 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法偽號大不命將帥師伐之
 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
 洪武四年大軍破羅塘殺其將其郡邑鎮戍望風送款
 昇乃率其官屬奉印請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
 五年而天下統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詳推
 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
 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寫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惟彼
 蜀國開自盤龍山川隔閩與華不通金牛路道厥廢斯
 壘岷峨岩峩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
 震驚北方劍閣倚天壁塘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蓋
 大事記 卷九

五年八月申明誠諭書成頒天下
 六 正月群經類要成
 宋濂序曰論語解二章此皇
 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
 克齊而旨深洪武六年 詔克齊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
 奏所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但言釋
 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
 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齊俾取則而爲之
 克齊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以
 臣濂會典開斯事命議其左方臣聞聖人治天下養之
 以政而教之以道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 皇上以聖

智之資治民之政一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
 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
 適際其盛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
 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頌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
 於太宗而克責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 先
 是 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等等采摭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叅行省輯未成於是
 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修王俱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
 朱復泰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書成凡二卷宋濂爲
 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頒賜諸王 四月重刊律令憲
 綱頒諸司 五月祖訓錄成 賜詹同方竹記同侍
 上武樓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偶及於竹 上曰竹之
 大事記 卷九
 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
 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
 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唯吳越山
 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侷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筇 上
 曰信有諸乎同因取一枝以獻 上摩挲觀之悅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
 致之難及其末也謂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
 百人曰豪千人曰俊殆其近之俾給事中繕書以賜同
 將趨拜墀下 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 三

六月 上幸大本堂堂乃太子講道之所諸親王肆

業於左右當時勳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

開平忠武王子鄭國公常茂斬國武義公子斬春侯康

鐸列于塔下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皆八字云謹承

祖業愛爾勤功帖傍書康二子以別于茂鐸兄鑑僉廣

西護衛指揮司事 九月編起兵以來日曆徵義烏舉

人黃某繕書某文獻公潛之從曾孫也見 上問得其

家世喜出尚方表履以賜復見 皇太子十一月望日

劉基詹同宋濂侍宴乾清官之便閣被酒還史館同愛

景有俊才賦一詩贈之俄而召同等赴右順門 上適

大事記 卷九 三

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

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

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急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

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日曆書成凡

一百卷 見宋 濂傳

七年五月編 皇明寶訓 見大 九月孫貴妃薨 勅

禮官定喪服之制編孝慈錄 見大 十二月 御註道

德經成自為序 見大 是年宋濂編 御製文集 見前

八年正月洪武聖政記成 宋濂序曰漢高帝得國最正

籍之精詳故史臣替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

與高帝同雖當開闢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

以繼日無一時之閒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尊尊國治恒

若不足於是網舉于上日備於下誠非高帝所可及者

如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成秩則祀事舉矣 御極

之日即立儲位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大分昭

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縣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

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官有定制一軍元濫

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則民志自定無僭

倭矣他如申禁令嚴實效育人才除前代禮儀之失去

海嶽之封嚴官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

然有條不紊而足或謂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

俗地壞且及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

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輒與典則度越千

古此正所謂錫勳勳而正萬邦臣備位詞林親見盛德

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開政要者編集

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 二月 御製資治通訓

若千條名曰洪武聖政記 三月洪武正韻成 宋濂序曰人之生也則有

成訓 見大 卷九 三

六事記 卷九 三

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

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

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

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

之廣歌康衢之民謠始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

古右又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論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
 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拆為二韻者如
 虞模麻遮之屬推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
 重刊定之于是合諸儒凡六勝奏始克成編其音韻者
 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韻宋
 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韻成一
 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
 正韻勅濂為之序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
 者莫過於字包象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
 通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
 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諸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
 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
 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今聖人在上車同軌
 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遷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
 於韻書亦入虞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
 陋習猗歟盛哉維然旋首以七音為均言韻也有能
 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
 是矣

大事記

卷九

三十

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命各撰一篇宋濂率同
 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太官設酒
 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
 愆于禮 上曰更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
 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而頰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
 朕亦為卿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
 群臣各賦醉學士歌以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十年三月吏部主事談士奇至中書科領勅蓋司勳職
 掌也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為誰士奇以官以名對

曰其義云何曰臣聞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
 儒耶吏耶對曰習刀筆之吏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
 士奇雖吏頗誠懇自持 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
 夫吏之為奇公以事法以當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
 奇凡二十二字學士宋濂解曰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
 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
 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
 十一年立 皇陵碑 上以儒臣恐有文飾自為文命
 江陰侯吳良督工立石 見大

大事記

卷九

三十一

十二年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
 欲究其終始則難于考索乃命東官文學傳薄等纂錄
 分列國而類集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
 侯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
 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敘六月書成賜名曰春秋
 本末
 十三年胡惟庸伏誅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
 則恃恩肆為姦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儒
 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
 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俾
 所警

十六年先是 上將享 太廟齋于武英殿召大學士
吳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
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
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
以類編輯庶使觀覽 二月書成以進 上善之賜名
精誠錄 命沉爲序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
十二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
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
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
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
六事記 卷九
章論語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
章
十七年十月大明清類天下分野書成其書以十二分
野呈次分配天下郡縣於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
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四卷
十九年 命贊善劉三吾編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
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十月頒臣戒錄採爲臣
恃逆者百餘事示警
二十年 御註洪範書見大
二十三年十月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較正學士劉三
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
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
覽而善之刊行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 上嘗諭廷臣
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爲勞士貴者何讀書明道出
爲君用坐享天祿農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
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
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舉家遑遑無所望矣
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
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其用
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爲之書至
是編成各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
民

二十六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著
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 命吏
部同翰林官倣六典之制自府部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行之尋頒功臣稽
勳錄 七月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盧
山祭周顛僊 上自爲文立碑 十二月永鑑錄成其

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敘其事賜諸工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

二十七年四月 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 上觀蔡

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諸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

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

正之太子少保唐鐸舉致仕前編修張美和博士錢宰

等徵至語以正定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此乃文

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

大書記 卷九 三十五

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遂命學士劉三

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禮遇甚厚各賜以

綺繪衣被等物又 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班於侍

衛之前宴享次坐殿中時酒樓成 上以海內大平思

欲與民皆樂命工部

作十樓于江京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

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浪東賓重譯等名既而

又增作五樓皆成 詔賜文 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臣有年老願歸

者先遣之眾皆願留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

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名

曰書傳會選賜宴及鈔俾馳驛而還修寰宇通志書成

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二萬

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距廣東崖

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太寧衛又西北至

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

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

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

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勅

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創微

大書記 卷九 三十五

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

深宮未諳一切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好賊之

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

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

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

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

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

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

為 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

以朕 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

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

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

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

有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

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

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于數百馬坊廊房悉

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

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其重加考定以官民服

八事記 卷九

用者必實于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曰禮制集要

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

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

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官闕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

不具載詔刊行之

三十年正月頒為政要錄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

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

有三條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

朱國禎輯

封賞

吳元年九月平吳師還論功封李善長宜國公徐達信

國公遇春鄂國公賜綵幣有差即拜信公大將軍鄂

公為副將軍北伐

洪武元年平定中原明年六月鄂公破開平還軍卒于

柳河川信公方攻慶陽 上遣都督僉事吳禎勅諭曰

事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兵印駐慶陽節制各路軍馬

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二茂才率其二往鎮山西其一

大事記 卷十

增守陝西大將軍偏將軍湯和回京論功行賞俟會葬

鄂公畢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尋克慶陽時征南

兵已還以大將軍未至先賞將較指揮人綺帛各六疋

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

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

入謝 上諭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所積皆民

所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

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以

酌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界地戰鬪矢石之下勤苦

固多今日成功受賞可謂榮矣咸感悅而退

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賜之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為七等公二
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大事記

卷十

信仍以舊券還允一賜而遣之十一月大將軍至京慰勞甚至副將軍馮宗異亦至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乃不俟命輒引眾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勳舊不問已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野國公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諸州郡又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亦如之

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安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兵時當隆冬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諸郡縣量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失陷指揮徐瑋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禹等山寨

大事記

卷十

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諸處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從大將軍南北征討屢有

戰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
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
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海
右丞梅思祖叅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
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溥文幣七表裏叅政陸
仲亨文幣二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鎮撫各六表
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
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
其各處守城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
伯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
兩文幣十七表裏叅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二百兩
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一百兩文
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
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幣十表
裏各衛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
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賞物等第各稱功過諸
將士無不悅服

三年大將軍率諸將分二道北征大破王保保兵克應
口獲元主的孫十一月班師 車駕出勞江上諸將奉

大事記

卷一

四

三

大封功臣丙申 上御泰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
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丹陛左右 上
詔諸將論之曰汝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
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
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
建功立業者徃徃無法馭下故功皆不成朕本無意天
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有非人力之
所至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
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
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鬪結髮相從
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
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
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
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嚮邀封爵都督僉事郭子興不
奉上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
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遠道漠北
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
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
宜列公爵左丞、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

大事記

卷一

五

供給軍食未_一以乏右丞相徐達舊同鄉里朕起兵時
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動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
爵宜進封大國以示優異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
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
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
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
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

六事記

卷十

六

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
千石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馮勝宋國
公鄧愈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
惟常茂如後無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
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
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

郭子興肇昌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
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楊璟營陽
侯康茂才之子鐸斯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穎川
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俱賜號柱國榮祿大夫祿
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黃彬宜春侯曹
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祿俱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六百石賜號勳階並同華高嫡子許承襲
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庶長及之並賜誥命
鐵券仍賜文錦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馮勝各
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各六十疋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

六事記

卷十一

七

德興顧時耿炳文費聚各四十疋華雲龍陳德郭子興
王志鄭遇春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
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璟各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
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
疋俞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參政戴德曹興才各二
十四疋平章李伯昇十六疋征北回兵復征興元指揮
二十四疋千戶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
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
所鎮撫十二疋徧賞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
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

迺不賞外人賞銀十兩錢六千仍詔諭天下封中書右丞汪廣洋忠勤作祿三百六十石弘文館學士劉基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皆賜誥資善大夫護軍右丞薛顯封永城侯祿千五百石三分之論海南詳本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橫肆召諭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助匪朝夕所致比聞所蓄家僮恃勢驕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變隙為其所累速去之辟如治病當除其根庶無後悔

五年六月作鐵榜申誠公侯略曰朕觀古帝王紀及功臣傳其君臣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

大率記

卷一

八

憫也間有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姦臣不能離間故得優游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享富貴之極朕甚慕焉即中主未嘗不切切加意奈何跋扈之臣恃功作過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之自取也又有中間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勢欺壓良善為臣者不能察其所為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其君不察將謂大臣使之姑息不問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却疑大臣欺罔一旦不容即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當時功臣雖曰忠良却不能檢束其下有一罪責即怨其君往往有之積久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察之過也

君臣兩失其悔曷追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封賞傳及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但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者比同一犯折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千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其目有九一內外各指揮以下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奉命征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二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公侯家不得強占官民田地以前三款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免死一次四內外各衛官軍非奉

大率記

卷十

九

命出征不得輒於公侯門前侍立聽候違者杖百發烟瘴地而五功臣家管庄人等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剔鼻家產籍入官妻子徙置南寧六功臣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人奴僕及親屬倚勢奪產並依欺毆律處斷七公侯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戶已有明額報官敢私托門下隱蔽差徭者斬八公侯家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葺畜及受人田土與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任俸祿一半三犯盡停三犯四犯者與庶人同罪後陸仲亨陳德家人犯法奪所賜公田詔建功臣第宅于中都凡六公二十七侯儀仗戶公二十侯十五佃戶三

萬八千餘戶守墳戶韓魏鄭宋四公各一百五十戶衛公并列侯各一百戶

七年 上念功臣屬族多命增歲祿列侯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舊祿千五百石加賜公田千石滎陽宣寧宜春河南四侯舊九百石增為二千五百石都督藍王王弼都指揮郭英各二千石都指揮徐司馬韋正各千五百石同知都督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並千九百石指揮以下有差 上原與魏公布衣交先後用兵平天下多專征勳勞最重即京中賜第曰大功坊數召達并諸將入宴甚權又以達年

大事記

卷十

漸高空休沐諭免侍朝固辭不許 上命都督府凡開國以來功臣自公侯而下至百戶有未食報而先卒及身膺爵祿恩未及嗣者各查實上聞得其子孫凡二百九人皆陞用之士卒丙申歲以前克大號軍者二十九人皆授官

九年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為散騎參侍舍人其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凡一百四入庶子以流官後有捍大患禦奸侮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之限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十年沐英副鄧愈征土蕃大捷封西平侯祿二千石

十一年 上以湯和舊將惟守昆陵有憐念相從之久汎過論功封以侯爵今平閩粵擒北庭酋長于巴蜀人臣特將謂之忠威福不專謂之智進封信國公祿三千石世襲明年再錄西征功仇成為安慶侯藍王永昌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世指揮使

十三年鄧鎮襲封申國公

十七年論平雲南功穎川侯傅友德進穎國公祿三千石世襲總兵永昌侯藍王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

大事記

卷十

十一

先以功封侯今功著南征加世襲祿二千五百石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開國以來屢效勳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當加封爵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令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仍加綵帛自二十疋至八疋鈔各百錠

十九年李景隆襲封曹國公

二十年封朱壽輔艦侯張海航海侯其月封降將納哈出海西侯卒于罕上以中外臣多出自我伍罔知憲典故所為

往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頒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永為遵守先是湯和入對從容言

天下已平臣屢經戰鬪筋力已衰乞骸骨自便時公侯皆在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為言 上春秋漸高聞之喜各賜鈔萬錠俾建第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為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 旨即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

二十一年六月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賜 勅敘起兵共事艱難三十餘年爾年邁歸鄉追思往事歎歎不能自已惟勲著彤庭功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垂名不朽特賜白金二十錠黃金六錠鈔三千錠綵段四十

大事記

卷十

表裏勅和夫人胡氏賜金銀三之一鈔五百錠綵段半之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破虜還朝 上責其無禮仍論功行賞賜玉銀二千兩鈔千錠綺五十疋左右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銀一千兩鈔四百錠綺十疋定遠侯王弼銀千兩鈔八百錠綺四十疋右叅將都督孫恪銀五百兩鈔三百錠綺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銀各四百兩鈔一百錠綺八疋指揮蕭琦等銀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綺六疋指揮同知陳鏞等十人銀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四十錠綺五疋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銀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

錠綺四疋千百戶鎮撫王英等各銀綺鈔有差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

二十餘年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圉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爭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嘗為中國患或要和親或索貨實其心論詐反覆終為邊害今 皇上威德遠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况神謀妙筭包括無遺故臣等得以汎掃腥羶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慢師為責而重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可報補 上

大事記

卷一

十三

悅賦平胡詩三章命群臣和之封都督僉事孫恪為全軍士以恩二日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日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日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日軍士頓舍勤於熱視六日體念軍士毋得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日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封故樂浪公濮英子與西涼侯等二十五首石世襲 御製武臣勅一日守邊之將撫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討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因懷恩淵闢王彥章所為善惡成編釋以直解俾武臣講習徐允恭 後改 襲封魏國公祿仍舊常昇襲開國公祿

三千石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欵激變江西指揮戴忠受賄縱賊皆坐罪集武臣守禦之方享富貴福子孫之道為保身勅俾之誦習進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玉有功當進封部擬梁國 上怒其無禮中止終念其勞改封涼仍錫其過于券

二十二年凡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司造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欵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財逆越禁例於是申明武臣不得與民事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司轉達都督

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

違者治罪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曰自汝在鎮吾無西南之憂錫宴奉天門賜玉二百兩銀五千兩鈔五千錠綺一百疋別賜鈔一萬錠令起第一陽寧遣還鎮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靖寧侯葉昇獨

賦首夏德忠賞鈔千錠金百兩銀三千兩綺三十疋

賜公侯鈔各二千錠令建先塋神道碑

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賜金三百兩銀二千兩鈔

千錠綺三十疋 以後凡公選滿者賜皆如之俟金二百兩銀千兩鈔同來朝正旦 青節出兵 班師復命 六月 上以公侯伯子國有大勲勞人賜卒百十二人為從曰奴軍至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領其軍給屯戍之印俾自耕食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群

所至摧強撫順罔敢以五十步笑百步是令既行三軍奮發間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等為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護衛之侯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戍爾尚欵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

國潁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

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京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冊軍 先賜功臣田土牛積及儀仗戶李善長解臺事上還賜仗戶詔以京師軍士左之李徐二十戶諸公 十九 侯 八月封桑世傑子敬徽先伯祿一千七百石世

襲十月封張鈗為永定侯祿一千五百石世襲 雲南 皆賜鈔八千錠起第

二十四年三月封劉基孫薦為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石共五百石世襲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人同謀殺人

賜縣官勿舉事覺法司論死連坐徒二十一人 上以

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九月賚天下致仕武臣凡
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為官者指揮
使銀一百兩鈔二百錠指揮同知九十兩鈔一百八十
錠指揮僉事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正千戶儀衛正七
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六十兩鈔
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
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者指揮使以下銀
各減十兩鈔如之己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
為官者賞同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為官
者指揮使以下銀再減十兩鈔如之先是 上念諸功
臣多故幸其存者欲加恩賚迺詔天下致仕武臣入朝
凡二千五百餘人咸賚之 上諭曰元末兵爭中原鼎
沸人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
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
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朕年老爾等
皆亦老矣久不相見思之至切故召爾等不見所賜薄
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叩
謝 上曰同歷艱難至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
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
激至有墮淚者

六事記

卷一

十六

十七

二十五年封都督僉事俞通淵為越巂侯詔曰朕即位
以來賞罰之行悉遵古制爾通淵父廷玉及長兄通海
當朕開創之秋以舟師來附從度大江所向克敵報功
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朕甚憫焉當天下
大定論功行賞特贈爾父河間郡公爾兄號國公仍封
爾仲兄通源為南安侯以報前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
姦負父恩義自身沒後奸謀始露稽之於古揆之於律
在所不宥然立功者前人造罪者後人以後之罪廢前
人之功朕所不忍今特改封爾淵為越巂侯與前郡公
皆欽承爾二千五百石世襲命仍歲給公侯之祿各歸
舊賜公田于官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前代
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
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
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藉
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乃頒稽制錄于功臣
二十六年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勅曰歷代聖君賢
臣必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蓋知畏神明則
知禮法一或不謹神且鑒之將假手於人其禍立至朕
即位之初稽古定制使勳臣世守朕觀前代受封皆為
虛號其於祿食止給緡布我朝賜以厚祿及膏腴土田

六事記

卷一

十七

十七

所以待其功者不為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速罪矣者已命翰林院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為稽制錄頒示今再申明仍將公侯食銀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制俾不至違越亦保全勳舊之道也

自功臣外劉繼祖以微時捨葬地追封義惠侯營

孝陵功都督李新崇山侯駙馬李貞思親侯歸順何

真東筦伯降王陳理歸德侯明昇歸義侯仔歸王子

買的里八刺崇禮侯降虜納哈山海西侯卒子察罕

潘海侯其功臣庶子得官與賜米賜田時有之又定

功臣不得建享堂墓具皆自備歿于戰陣者官給

大事記

卷十

十八

選舉

上渡江即迎泰從龍召陳遇等講論并咨政務比親征婺州駐兵最久得范祖幹葉儀王冕等而宋濂劉基章溢葉琛王律最著蓋鴻碩之儒無不搜致其間風來見者甚衆即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兼通書筭法律亦並薦舉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候來朝治其罪未嘗朝覲者歲終逮至京治之甲辰既平武昌勅曰古帝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武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漸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叅用十年之後老者休致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悉令知之

大事記

卷十

十九

吳元年三月令設文武科場取士令曰蓋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

於經綸撫治則任文臣二者不可偏用古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學修齊治平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收羅文武擢用賢能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學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候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十月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求賢于四方尋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德行之士禮送京師洪武元年所徵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上曰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才智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責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求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

大事記

卷一

三

四

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甘沒世而已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以臻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尋命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訪既取山東河南有隱士俱下大將軍徵送

三年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其民有士君子之行風淳俗美固易爲治教化彰顯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費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貪緣阿附輒竊任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德之賢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倘有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毋得與官役游食奔競之徒並行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惟吏不八月京師及行省開鄉試初九日初場後三日二場又三日末場京師直隸府州縣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

大事記

卷十

十一

五

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衆多處不拘額或不能及數者亦聽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尚書各一道二場論一道末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筭律騎射觀其材武書通六義筭通九法律觀其決斷

四年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二月十九日策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明日張榜授職賜吳伯宗郭紳吳公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賜伯宗朝服冠帶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

大事記

卷一

三

七

詣先師廟釋菜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縣丞林實柳伯 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還之徵天下儒士下第隱逸者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京晉字孟陽博學善談說古今入見所言深合 上意詔賜襲衣授秦府說書尋以老致仕賜緡錢遣還勅曰卿學孔孟之道抱濟世之術而元不能用隱居鄉里及朕平一海內旁求俊彥卿乃詣闕俾輔親王朝夕啟沃而年老疾作難以久勞特命卿致仕俾得安養優游餘年羽字來儀應對不稱 旨遣歸儒士趙新為開封府知府梅珪為北平府知府于炳為濟南府知府餘為知府者又十

餘人時天下官多缺員命今歲各處鄉試取中舉人俱免會試悉赴京用

六年天下舉人至京者多 上欲造就其才擇年少俊異者得張唯王璉李瑞張紳等擢編修賜冠帶衣服令入文華堂肄業詔贊善大夫宋濂等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視王選為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遇甚厚未幾以科舉所取多後生少年文詞可觀未能措之實用暫停令有司察舉德行兼文藝者以進

大事記

卷一

三

七

正由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之士上諭廷臣曰天下未嘗乏賢謂皇憂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國之治亂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論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惠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

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

十五年行人齋勅訪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其見任教官職專訓士不在舉例八月命禮部設科取士期三年一試者為令御史趙仁言近徵天下人才列置郡縣受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今將一考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以為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等第量才受職代彼舊官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考覈孰為稱職孰為不稱孰為平常送部分別黜陟

六事記

卷十

三十一

三十一

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 上覽其言謂刑部尚

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被其害

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然後任職濟等議

為七條其一文武之臣政暇延問以經明行修為一科

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

言有條理為一科明達治體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

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六科俱無為不堪其二觀

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秀

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往

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留

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命二司具善惡實跡叅酌

去取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未必盡當其堪用者

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不堪遣還鄉里者令社

師教其五見任官員豈無才學之士廉慎之人初用秀

才決不可及今宜覈實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

加陞擢與初任秀才相兼取用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

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作典學較

均平徭役使民無訟其七六部都察院布按二司及府

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

通儒練達吏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

可泛用匪人議上從之九月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列

等第上聞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

用小大器使當隨其能毋使其才而不盡其用也又

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翰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諭曰知

人堯舜所難豈朕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

天下徵聘遺逸爾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

如爾者其悉舉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

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給等鈔每人一錠仍諭優待

病卒者所司給棺斂具舟車送其家來朝而卒于道者

亦如之等尋授布按等官

六事記

卷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十七年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數從寬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

大事記

卷一

三六

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質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較訓導專教生徒及罷官吏倡優之家於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九月應天府舉人廖孟十八年三月壬戌朔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先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江解元也及廷試給第一等次之於澄又次之既而封上自以夢放用丁顯為狀元子寧知汝給第三子澄二甲等處吉士子澄本傳云會試第二廷試第三編修丙子以第一甲進士及第

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震為承直郎陳廣為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為衛府紀善李鴻剛為潭府奉祀正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黃耕為承直郎蹇瑤為中書舍人鄒仲實為國子監助教瑤後賜名義其諸進士上以未更事欲優之俾觀政諸司給以出身祿米候其諳練政體然後用之在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取書經庶常吉士義俱稱為庶吉士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八月乙酉以二甲進士方昇胡昌齡三甲梁德遠李烜等九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大事記

卷

三二

各縣丞下第舉人俱為教官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士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有可咨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政為此東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後二十一年二十四

年二十七年廷試俱見大三十年春秋二榜見別中
間徵召時時行之科舉禁例始嚴歷朝遵守 祖制之
存者惟此獨重

今禮部登科錄猶存洪武四年一本考試官侍讀學

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

恂前序出宋濂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講學

士潘庭堅而知貢舉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

左丞胡惟庸也皆註其字第一場先經後四書疑各

一篇春秋用搭題授官吳伯宗外郭神潞州壺關縣

人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主事二甲楊自

立等十七名皆主事其二主計三甲姚宗敬等一百

人皆縣丞俞友仁仁和縣人三甲書三代曾祖祖父

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百二十人中

浙江二十九人江西二十五人福建二十二人見于

史傳者吳伯宗袁泰葉砥聶鉉十八年後試錄無存

蓋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一併革除矣

第一場

易

法象莫大乎天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局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書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

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詩

隆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春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年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公三年

禮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

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澤恭敬而溫文

四書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臯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夫伊尹之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有同異歟請究其說

第二場

論

射禮論

詔

擬漢光武封功臣為列侯詔 建武二年

大事記

卷十

詔

擬唐太宗以馬周為中書令詔 貞觀十八年

表

擬唐魏徵謝除侍中表 貞觀七年

第三場

策

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為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尚矣自是以下漢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

定新樂祖孝孫奏雅樂房玄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舉其果有合於先王之道乎 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干戈載戢紀綱既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 詔與科第博采羣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較藝請以立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而聞歟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

大事記

卷十

蒞政也任法之與任人孰為經國之遠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舉之於資格孰為銓曹之要法乎鹽鐵國之大計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 國家惟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行而行之可為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

廷試策以敬天勤民為問且云所謂勤民者空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為耶豈勤於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空莫

急於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
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
果何道而致然歟蓋必有可言者矣宐著于篇毋
泛毋畧

大約題皆宋濂奉 旨撰上 上又親自改定
原文人筆氣而蒼勁處又自迥別一代文運之
始夫豈偶然其初會錄登科錄并爲一並無錄
文至永樂十三年始分爲二有錄文然殘缺之
後亦未可據惟以前 廷試策題稍帶行書似
大臣親筆不托中書官蓋其慎密簡樸如此

大事記

卷十

三二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一

朱國禎輯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本稱侯箕子胥餘既陳洪範避地朝鮮
商之遺民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禮義田蠶
爲約八條俗貞潔夕戶不閉飲食以遵豆有山水出焉
地邊燕燕自立爲王東略地將并朝鮮會齊來伐燕乃
止或曰朝鮮亦稱王非也又有三韓之說韓者東北夷
尊稱曰呼韓曰單曰汗曰漢語聲略同字書或異故倭
亦曰中韓今朝鮮諱言之秦屬遼東築長城自此起漢

大事記

卷一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
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
爲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侵據稱高
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
護府後亂復還之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
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新羅百濟爲一歷代所紀
甚詳元史遺漏多其國自有史採而存之王居松都有
東西二京姓王名暉者享國久號爲高宗元世祖之十
九年爲王暉之十二年元使者徵國贖還渡江爲盜所
殺元人疑之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爲王暉之十

八年遣將撒禮塔往征至鐵州虜其將朴文使呼速降
文反呼勿降元斬之圍急判官朱希勣自刎死至龜州
守將金慶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先鋒流矢中慶
孫臂拔出氣彌壯進戰却走之元再至攻城副將朴
犀與慶孫力禦元焚掠既憐王度不能又遣世子佺詣
元謙和慶孫等固守不下數以大干滿擊其攻城雲梯
大干滿者朝鮮人謂大干也 明年世子佺諭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
守城不下佺諭之亦不從王召至將斬之椿辭色不變
元將曰此爾家忠臣釋之既約和許貢黃金七十斤白
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四匹元乃置京府縣以

六事記

卷十一

二

七十二人爲達魯花赤監之既班師撤盡殺所置官於
是元兵來攻無寧歲其相崔瑀請上遷都江華以避江
華者高麗海曲地尚書俞升旦曰小事大禮也棄城郭
捐宗社竄走非計指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祖宗之
都舍此安之瑀引出斬之瑀懷而達衆挾王刻日行松
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何撤禮塔復至攻
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塔殺之王授僧上將軍
僧辭居二年國人洪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
領降民隨元兵來寇元定宗時爲王撤之三十四年元
使其將阿母侃屯鹽州王保江華不敢出元憲宗即位

王入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爲相徃其父說止王
又二年憲宗使其弟野窟王率兵一萬入東界阿母
洪福源趨北界屯大伊州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
上以族子緯爲已子質於元野窟使之隨軍緯貽沆書
請王出迎沆報不許野窟陷西海道王遣使致書祈哀
爲期期六日王又請以明年野窟尋得疾還畱阿母
洪福源守之時憲宗方入和林其臣多剛進曰比諸
獸持弓矢當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班師又二年遣
羅大伐之曰王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王
入軍山世子即朝乃許之明年王病使其世孫億及
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愁謂寶鼎曰必世
子竟不往達愁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屋舍殺掠
其州迤北皆降元明年王誅其相瑄使世子億奉
如元而車羅大暴死瑄者崔沆子皆世官父祖子孫
死而皆不忠繼車羅大禪將松吉大吉盡壞江華
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順帝即位方南攻劉
世子往見驚喜曰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不能服
不可與俱至開平會撤卒命僕歸爲王入我朝
者願 高皇帝即位之元年遣符璽詔契斯奉
聖書賜額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非我知入主中

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世華夏擾亂十有八
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作悞入其中
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
黎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
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虜肅清華夏復
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臣民推戴卽 皇帝位定
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
知之昔我中國與高麗接壤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
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
明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二年正月額表賀

大略記 卷十一 四

願世世備外藩遣使再賜書賜大統曆還其國流
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其秋王遣
書成惟德將軍金甲良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請
隨以方物獻 中宮及 皇太子又請祭服制度
召使者問其國中政事風俗額素奉佛使者言狀
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虜南近倭而不自爲
備朕私憂之仍遣使封爲高麗國王馳紐金印賜王
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言王
願有女遭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厚賜衣餼
三年正月遣禮臣徐師吳往祀王國山川之神 上出

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二月朔文武羣臣侍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授師
吳置綵輿中進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送之五月甲
子至其國再甲子爲壇三壇於南門外攝行祀事當祀
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
靈來格云并繪地圖以還命宋濂爲之記仍頒科舉條
式比經明行修之士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
額數選取是科高麗貢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
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詔給道里
費遣之五年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餘人來師範

大略記 卷十一 五

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至表賀平夏
且請以子弟入太學略曰乘彝好德無古今禹知之殊
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臣國雖僻陋偏居東隅自
昔皆遣子弟入學于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亦
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
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上嘉之且卹死者而
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爲備 上覽圖知
陡絕海上有倭患不復措意即遼東已入版圖止立衛
不設郡縣匪直首先納款入貢之故也尋以高麗貢使
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之毋數

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悉遣還因謂中書首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今一歲間復數至既困敝其民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然遂成疑端矣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所貢方物第以地產布疋疋安南占城西里瓊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願遣其尚書吳季南子溫等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畱居其國蘭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大事記

卷十一

六

上賜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爲美矣使者至齋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惑焉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旣爲王屬國其中生殺皆得專之今以蕞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用朕詔示以威福一呼卽至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爲邊民患人情無大小安于樂土急則事生况衆多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是年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賜王羅綺四十八匹

大事記

卷十一

七

俾善待之六年使金甲良等復貢馬五十四言道亡其二及進如數詰之蓋足以私馬問馬何以有私則云欲自進於東官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非春秋義賜璽書自後無遣浮言人爲使七年王遣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由遠入陸無涉海其一謝調恤失風人上返其貢賜書曰使至覽表事大之心甚著朕觀上古之君旬候緩服之外不治所以不實遠物不勞夷民聖人體天弘仁之心如此朕寶王之巨忠却今之美貢欲王日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

隨者上官人兄也官人幼育元宮中號曰高麗妃至是中使携歸故高麗使誼來是年額卒蓋其權相李仁人弒之額無子子其寵臣辛旽之子禍於是仁人立禍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告哀言遣計盜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斌主事實遇于只坂與之構義殺斌執實週還王今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額爲權臣所弒怒其害朝使拘原詢王額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吊祭十年額被弒三年矣使來請謚勅省臣曰高麗私殺其君詭害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將假朝命填服其民且掩逆跡姑徐俟之其冬使復來請勅省臣曰高麗事詢之

未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并原遣歸。上又曰高麗使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彼自漢至今挾詐搆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守前規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否。賊必討明年貢如約陪臣皆至詭曰變臣洪倫弑顯仁人誅倫立禍也。上遣歸勅曰殺中國命使罪深矣非爾朝貢如約不免問罪之師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上官鄭白等率男婦至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

大事記

卷十一

居之京師曰毋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刺瓦兒爾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閩人三百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之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上諭諸臣曰朕卽位以來高麗王額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豈意被弑而殞其臣諱匿輒來請命朕數却之益勤不懈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僞耳既聽命宜約

大事記

卷十一

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禡主國事昏暴多殺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返軍禡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釋立宗親定昌國君瑤權國事已及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奭復痴騃縱酒色與禡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禡守門下侍中鄭夢周者以前欲攻遼東為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瑤欲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羣臣國人謂瑤不足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瑤私第擇宗親與望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立國伏望 聖裁俯從輿意 上以高麗

大事記

卷十一

十一

東都指揮使司謀知其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以奏聞 上遣使勅責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顯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瑤後主國遂使了奭來朝奭還而瑤已廢矣爾篡臣也朕聽爾為君封爾王號爾表至爾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遣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謝何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約束旋陰誘女直入渡鴨綠江夫爾自漢以來為寇不已自取誅夷朕聞金世宗時爾國表賀補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由是與師破爾城數十爾北入貢復雜十數空紙圖表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陸畢備俯視爾國不啻彈丸與兵伐罪何待朝食誠欲全庇所費示爾福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且懼陳謝尋遣子入貢二十九年請誥印不許終 高皇世委心臣服而高皇著 祖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且待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旦尋卒賜諡康獻永樂元年給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王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書籍東南夷中藥物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索

大事記

卷十一

十一

牛萬頭卽獻分給將士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
文綺表裏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 上製詩送之
遣中官 儼護行明年 上在北京朝貢加厚賜齊并
及其妃若正別諸使臣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為妃嬪
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禔薨此時國家遷都北京
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國慶典遣使表賀貢獻其它慶
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善待
之二十一年征阿魯台蹕沙城禔遣陪臣崔雲奏事令
還京以俟歷 仁 宣間每有大事頒詔其國告哀請
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賞賚它夷不敢望焉芳遠卒
大厚記 卷十一 十二
在宣德 謚恭定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并賜嗣王禔
元年 書籍五年禔遣人獻海青使還 上賜禔磁器論中國
多珍異獸後勿復獻 英宗卽位賜袍服玉帶奏乞弓
材特許歲買五十枝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
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遁居朝鮮
界尋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
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戮論
仍還境城凡察等言禔阻留部落六年禔復愬凡察舊
居境城阿木河化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陞忽潛依
李滿住誰爲迫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刺溫掠臣邊

今凡察與司惡背恩已甚 上勅禔國家倚王爲東藩
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構怨
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 勅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
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刺密令女直諸部誘勝朝
鮮禔拒之白其事 上勅獎禔忠誠賜緣幣并諭禔東
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八
年倭犯朝鮮來獻俘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將侵朝
鮮勅禔嚴爲備景泰間禔卒遣編修陳鑑往封其子珣
珣卒謚恭順子弘瞻當襲幼弱讓其叔琮請命七年封
琮爲王天順初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問罪先遣
大厚記 卷十一 十三
給事中張寧往內批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遣東奏兩
夷方構禍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
趨往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君臣輸罪聽命隨請寧忠
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嫌弱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鷹橫
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接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使陪
臣謝復遣子入學引咎解兵未幾謀報建州酋長董山
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遼東巡撫程信察之信廉得王
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遣 上命一
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衛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
出僞制書以示琮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建州 琮遣

其中樞府知事廉純統兵萬餘渡鴨綠發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獻俘厚賞之五年孫卒謚惠莊子耽嗣始冊封率遣內臣時遠左薦儀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繹騷朝鮮號秉禮國乞簡廷臣往 上是之著為令六年耽卒謚襄悼耽子病廢其兄子斐嗣斐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十一年建儲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頒詔將還盡却其餽行至鴨綠江再遣叅判李克整致貂裘復固辭王喜其廉介建却金亭十四年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獲都御史王越請梟示以彰國法仍還原劫以慰遠人

七五記

卷十一

十四

初舒修撰芬諱南巡被杖謫福建市泊司提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朝鮮使者金天爵漂至撫之尤有恩芬以父憂去天爵等率諸夷送之無不泣下後舒再出再丁母憂去當起服未行或勸之出應曰惟再往福市舶可耳問故曰夷人雖不知禮義亦知是非前離任諸夷啜淚相送若得仍任為朝廷導揚恩意招徠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固所願也或言于吏部笑而應曰已復原官矣此戲言謂中國士大夫不如夷人浮海之意占地步耳從前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鵲關也至是使臣奏言每遣使

來被女直建州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國初即防朝鮮詔勅具存貢道自鴉鵲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 三鎮戍此 祖宗微意今雖恭慎豈可遽弛若渡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且諸夷效尤紛紛求請將何以禁又繫北虜之觀望遂不果從朝鮮大饑許糴遼東米與民平易仍給倉儲十萬石十五年建州 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毋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擄巢多擒斬明年春來獻捷賜宴禮部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得半板無死漂抵依巖海地名巡海官軍遇之載入浙以聞命給衣糧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罪必死詔遣通事伴歸仍勅王赦其罪 王謹聽命十七年倭卒謚康靖封于隆為王正德元年侍讀徐穆頒詔十二年倭請搜還下海民戶遠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宜及時解散從之倭病風無子遜其弟悻嘉靖元年倭修唐倭酋皇頒詔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悻請冊世子中使金義陳浩資緣內降往賜 時悻請冊

六五記

卷十一

十五

賜等金幣括取是

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復報罷倭使宗設之亂其黨有飄入朝鮮者執之來獻 上嘉其忠順勅褒諭賜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使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蘇洗讓等五人各賞二十兩內臣張欽本朝鮮人正德中爲太監 世宗卽位有推載功擢掌司禮監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任一人錦衣衛指揮同知欽奏回與義男李某許之給事中安盤疏諫不聽八年疏言臣國祖李且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春率子成桂避地東

大事記

卷十一

一六

還至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始知名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更長庚之裔也先 祖訓載弑逆之言蓋忌者所傳乞以世系付史館改正許之顧未及行十三年使臣蘇洗讓等告稱本國粗識禮儀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國使到京不復防範因弘治十三年五月女直蚤哈殺死一夷因之禁禁出入其後提督陳主事名邦迫束愈嚴違舊行之規失累朝優待之意乞依常自便以慰遠人禮部尚書夏言酌議每五日出館游觀從之十五年皇太子哀冲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十七年上

皇天泰號各廟號 聖母號侍讀華察給事中薛廷寵頒詔復命後國王刊所遺詩文爲皇華集吏曹叅判都總管成世昌爲之序遣使謝恩贈二使二十年懌卒諡恭僖子崱襲明年卒行人王鶴論祭謚禁靖亦刊皇華集弟峴立一日崱之子二十三年朝鮮民洪贊等航海漂入通州海門界傳詣京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乞等通番漂朝鮮送遼東都司二十六年峴獲福清通番人馮淑等并貨物解遼東咨稱閩人向無汎本國者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闌出火藥軍器恐起兵端上令查渤海道賜峴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峴以國初

大事記

卷十一

十七

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制三十六年大內災峴上表奉慰封于顛清爲世子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殲因賀冬至奏聞并歸所掠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貢使並迎護出境四十三年復疏世系事詔了續修大明會典改而賜之隆慶元年賀 肅皇尊謚以舊無此禮嘉其意賜銀幣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使臣丁應斗朝賀將回而病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其冬峴卒謚恭憲從子崱立萬曆元年檢討許國行人 頒詔自後信使不絕與遣者以爲榮至萬曆十九年四月

倭酋清正行長兵至達陷郡縣於棄王京令次子光海君瑄權園事奔平壤又走義州將入中國倭遂據平壤第一子第五子及陪臣皆為所執遼東發三千人救之敗績二十年大發兵五萬人兵部侍郎宋應昌督軍左都督李如松總兵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明年正月初八日攻平壤克之斬二千餘人益進兵敗于碧蹄時寧波人沈惟敬通倭說自效往來軍中二酋本畏關白之逼白亦欲遠之使與朝鮮為難又天寒不耐戰且借惟敬緩我軍我氣銳驟戰得志倭亦棄王京歸王子陪臣走釜山山在朝鮮極東濱海故有舊倭父居為

木事記

卷十一

十八

巢者恥復歸王京中國亦深信惟敬講封貢為倭所給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事大決裂復用兵至八萬兵部尚書邢玠總督左都督麻貴總兵僉都楊鎬為總理二十六年南原失守王京幾陷鎬疾馳往得定進兵圍清正于島山救至驟退失亡多替畫丁應泰以聞上怒削鎬職代以萬世德委總督專任分三路與倭相持並有斬獲二十七年七月關白死清正等皆渡海去諸將亦尾而擊之以大捷聞而先應泰奏朝鮮通倭力辯且誓于神 朝廷亦不問留兵以守恥卒謚昭敬子瑄立至四十七年又甲合亦叛大軍討之出萬兵為助敗

沒蒙獎諭天啟元年我別將毛文龍破鎮江城擊殺叛臣佟養真收餘民萬餘守之城與朝鮮接境資其糧餉相表裏又數來攻互勝負三年瑄為其侄綜所殺綜長子瑋之子也被倭所虜瑋得立至是綜引其黨李貴入弒之自立 朝廷方以廣寧之陷不能討請封亦不能往令其使自賞而去初瑄日與大臣沉湎不恤國事倭乘隙而至各道幾盡沒中國兵入援供給煩費重以蹂踐大困兵久不解倭尚走海邊潛伏中朝大臣議即其地設兩督臣附和者因請設郡縣於大懼上書言殘弊狀說者謂朝鮮素恭謹為外臣 祖宗以來優待等

木事記

卷十一

十九

于內地一旦有急發兵往援名義甚正遂欲掩而取之不義倭非人類恃其疆暴直取王京得二子尚不殺責以稱臣入貢堂堂天朝乃為此并吞之計不仁發兵後遠左亦甚匱乏徵及川湖浙直所費不貲 上亦倦勤有請不應乃欲為開疆闢土計不智河南丁酉鄉試至命題列于程策眾傳為笑未幾并遠左失之蓋中國止尚口角重以攻擊以至失事朝鮮君臣僅僅保守遂以復寧五年皇子生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頒詔至兼察鎮江軍情崇禎二年毛文龍被殺又無返顧憂潰邊直犯京城蓋自天啟元年遼陽失守我使編修劉鴻

訓等不能歸取海道陸路絕海行爲常文龍被殺劉愛塔戰死其弟與賢盡統鎮江兵桀驁有異志爲其下所殺在中國免剝膚之憂在朝鮮亦去心腹之患蓋先後三十餘年國之不亡天幸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其東南並濱大海北半接海礁石不可泊東則日本南通登萊西北鄰契丹女直西南自鴨綠江入中國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曰全羅曰黃海道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略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讓以蹲踞爲恭崇釋尚鬼惡殺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衢路悉構殿室號扁堂未婚者曹處誦

九事記 卷十一 二十

嚴江路之通起于永樂二年蓋索牛萬頭來獻此豈海中可行然猶紆迴三四大鎮而後至迨後海道之通創二百二十年

葉文忠曰隋唐之際高麗勁矣觀其勤蕩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葉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前旨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豫謀有國家者曷可少忽乎哉

茅伯符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輶軒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而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爲勁敵頃歲海波

稍警焉幾覆強鄰虎視不遑固圉何今昔強弱逕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翼亦有士自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者用夏變夷於今為烈吁嗟盛矣

朱史氏曰朝鮮強弱馴暴先後迥異然不難于敬事我明而難于事宋不難于抗隋唐而難于抗元宋之奄奄印停渡海之使其奈之何執禮不廢料女直如指掌隋

兵黷適以自斃唐兵驕不能久持元以蓋天之勢切近攻之數十年不能舉此豈地利人和之足恃獨有忠臣為之死抗所謂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立以此也印倭難有權慄李元均元翼等各自奮立功慄欲東奔志在糾合興復清正行長終不得肆若謂非中國救必折而入于倭則元與隋唐何以退聽至今其國依然一一反觀了然不必贅也

朝鮮設官曰議政府左右議政印中國之宰相也曰六曹判書判判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

附錄

印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印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印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

使程渡鴨綠江義州諸山迤邐東岸行數百里江曰大定又數百里江曰大同橫浸平壤牡丹諸峰下瞰江游大使館在焉館之西稍北崇岡廣茂松木鬱陰中為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王文廟弗稱要皆備物為位而不像講堂在學宮後箕子祠新扁舊揭甚多檀君東明王祠寂寂矣練光亭在城上臨大同江下城有風

月樓回視城中四面蔥鬱江上為浮碧樓尤勝二水夾流為綾羅島遠望江北岫湧一小坡廣可容席為酒巖有酒流出其下又有白銀淵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繡山牡丹峰皆取其肖城東垣侯壁而立障遏洪濤乙密臺在城內相傳為乙密先生遺蹟其餘如麒麟窟挹瀨樓井田遺制可遊館內有快哉亭出城不數里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止二尺舊存不敢易考朝鮮舊都平壤已徙開城又徙漢城印王蓋其國東西二都也城中會慶樓壯麗雄勝亭臺池館花卉奇植靡所不

是漢江在漢城十里外源發五臺金剛二山西自鴨綠

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此無所不通臨江絕壁如削上有危樓高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江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椽栴丹青炳耀四面皆蔽江南畫船如屋乃今以屋作船凡十餘里至揚花渡乃各道餽餉所聚之處又東自安城行十餘里山曰蕙秀童圭峰學士有記對翠屏山龔學士定名有記其景尤勝益國之園附于此放獵者使臣至亦循故事請遊遂移寶山安城二館于其地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

大事記 卷十一 二十四

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二十五年請改國號詔更曰朝鮮遣儀制郎熙光賜之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遙宣聖澤屬儀曹九重錫予皇恩渥萬里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北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宣德間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弔前王芳遠并賜嗣王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金幼孜贈孝

恩詩曰曾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邊來新亭樹色連征旆驛道梅花點酒盃好爲吾王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天順初張寧使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爲百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廢矣

成化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頒詔既就館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事而順爲之序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鮮東面一藩如寇業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

大事記 卷十一 二十五

里威儀瞻候節萬年臣妾荷宗 茲行大抵關風化四牡歌成意有餘

祁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爲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已茲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廷玉來使其國恩詔既宣卽謁孔廟于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人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制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賦詩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爲諸生

勉焉滿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
之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宗
斯道以雄于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
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
崔宰王彬相繼就學于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
重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
士歲觀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
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
德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卑陋
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技而弗究其

大事記 卷一 三六

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
生擇乎哉

弘治初學士董越奉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
今無慮數十丘項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南二詩結
句云好為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然贈行出于
名公即景題詩不能自已再錄于後

李東陽贈徐穆詩曰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金星下海
邊萬物發生新雨露累朝封錫舊山川鸞書共識中華
字鳳曆初開正德年珍重登高能賦手玉堂清簡待同
編

楊慎送戶臯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
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
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湯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皇未第前每夢身
去請地至吳勢

龍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笋尖溪頭和露
葺絨緜候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聳其瞻筵上日杪
雲母飯盤中時有水晶鹽滿裝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
也自廉 贈國王詩曰握符已久鎮東藩忠孝承家作
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
鴻鴈在野無聞誦考槃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

長安 贈諸問候陪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
伴已多情賢藩戀闕葵心切聖主敷恩晝日明情逝百
川歸少海 時皇子
生預詔 望懸列宿拱前星朝鮮秉禮由來舊

應識箕書道教聲 其國人素喜文學我使至必擇善
詩者館伴有作必和莫著于皇華集館伴為序詩多不
能述

倭忠萬曆二十一年遣行人司憲諭其王還國憲故狂
誕屬當考選自擬決入吏垣被命即服麟袍玉帶馬上
招搖拜客出城盛儀從立中軍館一如撫臣體統至遠
遠撫韓取善來謁嫌其違却之大有違言韓遣人隨渡

江凡一言語受一果一菜密識無遺既還疏劾受賄囊重至五十擡奉命逮下獄憲憤甚又自以未盡者實之蓋人參二斤也方行勘其父母皆死于家未久憲亦死于獄然絕無他賄如取善言所受國王止扇楮席研二參亦故人官于遠餽其父母者囊重且多則江邊美石拾而撈之爲弄遂碍人眼盡堆于寓拷其從人索于家得之相傳爲笑取善欲實勘疏將臚列文致其罪會死乃止夫 皇華使者其人不簡亦宜以公論黜奈何以小嫌逞志陷之絕地憲不足惜如國體何韓不足責如通國之公論何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一

朝鮮國號取朝日鮮明之美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曰九都所謂日月兩九者此也其國有東坡館蓋亦因地取名偶同而我使臣遂以眉山實之曰學士曰惠飯湖歌然猶疑之曰從前跨鶴真來此何不將此意模寫而繫繫川許多實事耶一山人詩云 東坡仙骨與人殊倏忽東來渡海隅欲試箕疇應到此好騎鯨背事寧無雲移江館迎軒蓋影接渝眉入畫圖朝鮮至今傳盛事詩人筆下莫胡盧

朝鮮禮義之國一以敬事中國爲主故能長世中國亦倚爲東藩雖未入版圖宛如一家堂與次惟琉球其幅員其人物雖不及朝鮮十三而奉命之使必以侍臣成均之優尚存別舍開國以來日加親加厚遠出諸夷之上惟隔在海外不得不從占臘諸國之列而一切詩文與奉使之姓名涉歷之艱險未能盡述再摘而書之附朝鮮之後回視安南效順終歸化外日本東又不顧恩義敢于爲仇者何如雖口裔夷苟能自拔不但沾天上之寵榮抑亦洗海波之腥血是當表而出矣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九

梁民之遣洪熙改元有柴山阮鼎之遺宣德二年獨遣柴山五年柴山再往海中感佛光之祥建大安禪寺答神呪八年山鼎同往以上皆復建千佛靈閣皆爲文正統八年遣給事中俞汴行人劉遜十三年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景泰三年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七年給事中李守彝行人劉儉天順七年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榮爲國大夫程均作八景記蓋宅傍剎寺寺中之景均本中國人能文學者成化六年給事中丘弘行人王文李東陽有贈行文弘未行而卒代以管榮十五年給事中董昇行人司副張祥

李東陽贈晏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
萬里風濤纔七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真殊寵
龍蜃流光莫浪猜歸憶皂囊封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遙海國塵空瘴癘消貢賦

遠通中服地升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

海國以夏北闕歸時望斗杓海舟惟視但使行囊無蕘

故嶺頭銅柱不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

李東陽贈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萬里行
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來使者開風化

大序記 卷十一

三十一

親見 朝廷錄姓名不用慙勲宣聖德遠人先賀海波

李詩頗多卷成化間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

侍讀屠應峻贈侃詩曰絕域天王使三年諫省郎星辰

傳風濤冠冕授蠻王蜃氣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

海上南望有輝光 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

船遙駛封使者勞夷官超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

際應瞻日月高 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遊九霄持漢

節萬里赴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嶼浮遙憐張博望

銀清問牽牛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
百蠻鬼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
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

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十一年五月至福州造舟如式以鐵

木為舵餘琉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看針通事

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克役初洪永間使海外諸國者二

使造二巨舟各藏一空柁柁前刻天朝使臣之柁上繫

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知不免卧柁中以釘錮之舟

覆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牌昇柁置山島俟後使

者過載以歸一舟所費二千五百餘金全是并為一舟

船亦不用十三年三月舟工畢其製上下適均長十五

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二十 船口與艦面

平高不過二尺深至底以梯出入而開小牖如穴隙蓋

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船外前後俱護以

過波板高四尺許前後暨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

尺五寸餘以次而短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

天妃舟中器具無不備舵凡四具用一置三以防不虞

櫓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

五千斤大綽八每綽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載以行

大序記 卷十一

三十一

藉之登岸水四十櫃涓滴不輕用且防久泊也四周紅布爲場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多儲刀鎗弓箭之屬佛那機二架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卜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入給衣裝銀十二兩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二十六日啟行三司官送于南臺翌日至長樂五月朔至大石有廟祀天妃生自五代歿爲神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五日始發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口風微順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艚視之四顧茫然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三

海以山爲路一矢此山將無所歸然勢須從衆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鱗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翌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四望惟水令人升桅以覘久之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傍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亦本國所屬但過東已三百里再過卽日本矣申刻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子遣官來犒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列左右分纜牽行晝夜可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難以人力勝泊于移山之嶼所遣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泊至五日風亦微息復行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曰那霸港亭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三

榜威儀甚肅先祭後行冊禮請留 詔勅蓋寶藏者已八世矣國有天界寺圓覺寺最鉅佛殿清潔不可容履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樓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王數造館致敬旬日不至曰日本人在此俟其去非敢慢也九月二日餞行布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皆效中華亦奪標以爲樂但舉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綠服簪金花雖濡于水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臨發黃金四十兩爲贍辭之十二日登舟看針通事夷役數人護行王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木

擢者既折須臾舵葉亦壞僅存其餘舟人大哭呼天妃
求救果有紅光燭照眾謹曰娘娘至矣舟果少寧翌日
風如故尚不敢易舵同行夷舟遂相失二十三日黑雲
蔽天風復將作決計易舵忽風止得易易後風浪如故
二十六日忽一蝶飛而繞舟尋一黃雀立桅上眾皆喜
其夕風大作舟奔挾水聲如雷達曉已見閩山矣二十
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餘見本傳
大約去時風逆自不可行利則恐直至熱壁山反在琉
球之東將近日本然有夷人守望轉無事來則秋盡
冬初只恐颶風桅舵損折有救有不救一聽命于天妃

大事記

卷一一

三十四

以放光蝶雀為驗至魚龍之異往往有之余同年夏子
陽奉此差亦云夏與行人王士禎同使至閩為撫臣徐
學聚所窘凡三年始行還則萬曆三十五年八月矣使
臣王舅毛鳳儀貢謝并致二使所却餽金一百九十二
兩有 詔使臣廉得體仍與賚回鳳儀又上言初賜漳
人三十六姓知書者列名大夫長史為貢謝之司慣海
者任以通事總管為指南之備今世久零落僅餘六姓
仍染侏僂椎結之習天語天字盲昧不通外島外洋針
路常舛甚至貢期失候儀物差訛先萬曆二十二年差
菊壽等進貢迷路入浙被官兵擒獲屈斃徵功僅存者

審實解福建軍門金學曾選漳人阮國護送得回二十
八年復差長史賚表請封竟失歸路呈請福建衙門仍
遣阮國并漳人毛國鼎國鼎隨軍朝鮮征倭被擄復得歸者送回今道接
天使仍差阮國給以都通事色目渡海護行事竣令彼
列衛本國大夫差送天使還閩毛國鼎給以都通事色
目同臣奉謝惟是一切禮儀賜姓淪亡必須再賜廢行
無阻碍貢不愆期下禮部行撫按計閩中人利于出洋
且視琉球在庭戶門應者必多又有出于所賜之外者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五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

朱國禎輯

平西南諸蠻

甲辰 上即吳王位視師武昌陳理出降 初友諒乘

元亂以勇悍聚其黨橫行江湖間招引溪洞蠻為助蠻

之種類至多各有地界各有長官性貪甚但以寸膏尺

帛招之無不應本寨不足乞之別寨報數名一千實二

三千萬亦如之喜鬪輕生自辰靖而上達於川廣皆是

種也友諒雖無遠畧然其氣力能驅使此輩破城陷陣

恣所擄掠故其勢大熾由江州直下目無金陵且席捲

大事記 卷十二

吳會夫既遇 眞主戰屢敗鄱陽之役蠻人見水勢洶

湧砲聲震裂率跳岸而逃友諒既死武昌不守 六月

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微

律等以元所授宣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

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為之

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設宣撫使一以向大狂什用為

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什用潘仲玉為之抽攔不夜黃

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什用大疊什用硬微律為

之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以向顯祖為之梅梓麻寮

三洞各置長官一以向志明唐漢明為之置慈利軍民

宣撫司以其土官覃屋夏克武為宣撫使田重祿周知

司事時屋等歸順以故元所授參政照會三道來乞改

置官司 上從其請且俾囚其俗而治九月漳州潮鄉

土酋易華來降華自壬辰兵起集少壯據黃牛峯至是

徐大將軍招之乃降未幾復叛討斬之十月慈利土官

覃厚來降置司以為宣撫使使田重祿為同知原壽貢

馬二十四匹賞賚之乙巳六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

都事楊琛歸款 上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

識天命率先來歸可嘉俾仍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

川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授之何

大事記 卷十二

文輝平山尖塞擒盜萬宗等斬之七月思州宣撫使兼

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

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夔州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

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

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 容美

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以

元所授宣勅印章來 上命光寶為四川行省參政行

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為置安撫元帥治之彭

世雄為保靖軍民安撫使田升玉為鎮南軍民宣慰使

田光俊為太平臺宜靖安等處安撫使墨色什用為系

直荒溪等處宣撫使田思勝為守鎮邊境大屯等處軍
民元帥府元帥楊妙典為守鎮邊境等處元帥府元帥
自餘副使萬戶千戶等凡數百人皆以其初來歸附故
也 上諭各宜慰諭曰谿峒互相控制必得世守之臣
乃能盡撫綏之道爾自前代以來祖父皆受爵命以官
其土今能保境安民效順來附良可嘉也 又賜勅曰
國家以武定四方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以
所保境土歸附其餘谿洞民庶悉能撫治其益同心宣
力繼爾前人之志其後辰州蠻叛 上諭指揮楊仲名
曰兵以恤民為重伐暴當先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

大事記

卷十二

三

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
以致累世為良民害今命爾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
深制人之賴以稱朕意

吳元年七月命左相國徐達按視湖湘 上諭曰武昌
既平湖南郡邑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
疑亦有山寨遺孽馮恃險阻爾當撫綏招徠俾安生業
于是所至望風迎降以楊璟為湖廣叅政論曰湖南谿
洞恃險負固叛服不常空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
樵採結聚之徒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脅從開
擇收復鎮撫以綏遠人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

撫駐師三江口覃垵等請軍門謁見思沅兩界軍民安
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指揮王遇成進攻石臘茶芽
諸寨悉破之于是土酋劉陽黃寧茶鄉譚悅道湘陰吳
仁琮劉玉等皆納款別將張乘彝招雷州諸酋皆降日
番間餘寇竊發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乃定

洪武元年戊申廣東既平都指揮同知耿天璧取南安
儋萬等州與生黎化黎小陽洞主汪官泰等戰敗之皆
山降編籍定賦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
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貢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九月湖廣保靖安撫司安撫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獻

大事記

卷十二

四

馬及方物詔改為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為宣慰使十且
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南建州為定安縣十一
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蕭以權齎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
溪洞官民以權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以兵
護送將抵兩江會來賓洞人潘宗富寇掠楊家寨即督
宗等擊破之安輯其地兩江由是懾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
川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為安撫使以統之入兵
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謨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
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

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員以天護為同知通判王毅為副使六月思州土官曰弘正遣萬戶張思溫貢馬及方物弘正仁厚子也是時仁厚卒弘正來告哀且請襲職詔俟其服闋授之賜綺帛鈔錠慈利人唐勇集兵據麻寮寨即其地置千戶校勇官守之七月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與安府岑漢忠向武州黃世鐵左江太平府黃英衍思明府黃忽都龍州趙帖堅各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為田州府知府漢忠為來安府知府世鐵為向武州知府英衍為太平府知府忽都為思明府知府帖堅為龍州知州兼萬戶皆許世襲中書省奏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上曰溪洞徭僚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其機全在守令今且以兵分守要害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遷也十二月辰州永順宣撫彭添保遣其從兄敬保來朝貢馬及方物詔以永順宣撫司為永順軍民安撫司添保為同知總兵官兩廣既平丘廣等兵至上思州蠻寇黃英傑拒戰廣擊敗之擒從賊黃權等英傑走十萬山復以兵追及斬之上思州平湖廣慈利縣上酋叛糾十戶覃友仁命左丞周德興平章曹良

臣李伯昇將兵討平之三年庚戌正月遣使以文綺上尊賜來安府知府岑漢忠及其弟漢良其子振先是漢忠漢良自入雲南招諭定遠諸群縣十有六處漢良因以兵守其土上嘉勞之仍詔漢忠以兵招諭未附之地辰州諸洞長官楊秀榮等來朝各賜冠服仍舊職立衛轄之三月廣西行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其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近南寧盜談布政賓州盜黃即官等肆掠已遣兵討之然府衛之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為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得安生而無奔竄失業之患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為南丹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然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於殺河池縣丞蓋護與諸蠻相扇為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庶其民知官府之尊而不敢自恣諸蠻知兵重而不敢為亂此又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悍動相警殺因而為亂一方皆管其始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尋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潯州經歷

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有司無事務農有事率之捕盜如此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破賊有功者又置靖州衛命指揮同知劉才會事孫維劉福等築城戍守統湖耳等處土官四月覃厚構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諭以驅逐不必窮追兵至賊眾下山迎敵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綫通一人官軍不敢上乃回駐山下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由是盡知吾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七月以殿中

大事記

卷十二

七

侍御史尋造為廣西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啓胡可祺為僉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餘未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蠹害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鞠問審決然後以聞若俟聞而後決道理遼遠往復不無淹滯又曰凡為治無責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之十月覃厚復出為寇命江夏侯周德興討之并茅岡諸洞皆破

五年壬子正月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來朝賜綺帛衣服置司仍舊職貴州宣慰使鄭彥文及土官宣慰使馮翠等來朝賜文綺製衣皆仍舊職又置貢竹等十一長官司皆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亮等來朝賜羅衣及文綺以適爾為知府并各番土官龍世昌等朝貢皆如之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兵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宜寧進忠宣撫使田惟戴來朝賜襲衣文綺惟戴尋病卒勅有司具殮還其柩

大事記

卷十二

八

以子茂長襲職二月潮州故盜鼓何真入朝其舊部曲
分散者各走險與山猺海寇相結聚據揭陽潮陽二縣
指揮僉事王友等兵討之斬偽元帥三人獲賊一千一
百六十餘人餘黨悉定又有掠陽江者亦捕滅之左若
弼在南寧獲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
木猺多驚擾遂相構爲盜官軍討平之斬百餘級擒二
十八百餘人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四月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
十九洞平之七月已卯貴州宣慰使雷翠上言部落有
隴居者連結犵狁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

大事記 卷十二 九

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雷翠所激謂都督府臣曰蠻
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宜遣使
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雷翠所請不從將啓邊警宜豫
防之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
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九人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
城州化州石龍縣餘寇結連黃泥山等皆猺蠻作亂焚
掠陸川北流二縣廣西衛兵討平之
六年癸丑正月四川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詐
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指揮袁洪討之洪引

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偽千戶李文質百
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
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偽鎮撫壽偽千戶徐官 上
聞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
復其俘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所叛之境必
以威震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番人寇隆德縣陸涼衛指揮莊德等討捕擒殺七十餘
人 編張復聚衆據舊寨洪再討之遁去洪追至小芒
部不及遂取香花寨降蠻酋阿管等自是編張不敢復
出其寨悉平 廣東奏近儋州山賊作亂已調兵勦捕

大事記 卷十二 十

獲海船十八艘殺賊二千二百七十餘人生擒五百二
十四人其餘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儋
萬二處守禦千戶所 田州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
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戶皆來款 上嘉志威之功命以
安州侯川陽縣屬之十一月給田州牛種仍蠲稅二年
四川龍渠洞宣撫使墨吾什遣子墨備可宜來朝納元
所授印誥因陞龍渠洞千崖太平三安撫司并宣化州
俱秩正三品思南永順保靖皆如之立四川龍州以上
官薛文勝爲知州置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前土官高
爲正招討王藏玉爲副招討定四川之雲陽榮山萬

三州為縣又開設各州縣分治巴縣蠻王立保作亂稱
應天大將軍統佛圖開犯通遠南絕二門千戶左靖擊
走之立重慶衛守以指揮既鼎

七年甲寅正月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以妖術亂指
揮僉事周誼討平之擒布及從賊黃寬等百八十人斬
布餘滿成二月貴州衛指揮僉事張岱率兵攻谷峽刺
向關擊蠻寇的令等走之追至的熬寨大破其眾三月
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人版圖宜收其賦稅諭
令從輕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衛指揮
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四川茂州諸土官來朝 播州

大正記

卷十二

十一

江度蠻王安等作亂討平之

八年乙卯正月陞四川永寧長官司酋陽宣慰使皆為
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皆用土酋
為之貴州衛指揮同知吳汝討蠻寇播桶等四十餘寨
悉平之貴州江力江松判向等寨復與播桶等連結苗
僚二千餘人作亂圍定水堡殺戍兵平越安撫司乞兵
救援即命胡汝率兵討平之

九年丙辰 上以西南夷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躬朝闕
下令率所部酋長人親于是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
慰田弘正播州宣慰楊鑑等皆來朝賜咨嘉獎勉以敬

上愛下仁智歸至九江卒遣官致祭還其柩左江太平
府龍州土官趙帖堅言本州地隣交趾所守關隘二十
七處設有警急須申報太平達于總司比報下已涉旬
月恐誤事機乞俸奉議泗城二州隸廣西為便從之雲
南人苟德祖仕元世襲邛州六蕃招討使明氏據蜀德
兄安復為黎州招討使明氏亡夷民潰散德奉母還居
邛州至是四川守臣招之德遂來朝貢馬且請置官司
詔以德為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綺帛播州宣慰楊鑑
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 上諭曰爾先
人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為

大正記

卷十二

十二

難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眾欲縱則滅身爾能
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也貴州新添
蠻仇佬融縣人潘宥作亂皆擊斬之命各路洞蠻人出
沒處各擇要地立巡簡司仍諭以譏察非常不得生事
啟蒙皆屬有司節制

十一年丁巳十一月四川威州等處土酋董貼里叛命御
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討之十二月兵至皆來降詔
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十一年戊午正月立黃平千戶所初立安撫司既而蠻
人屢劫略宣撫司不能治改置千戶所調貴州千戶張

湖鎮兵守之二月置茂州衛指揮使司時四川都司遣
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陶關汶川縣土酋孟道貴疑之集
部落阻陶關道都司遣指揮胡淵童勝等統兵分二道
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發酋伏
山間投亂石從兩崖下兵不能進汶川土官來降得
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入兩山後遲明從山
頂張旗幟發火炮蠻人駭走我師進至鴈門關道險
酋復據之乃駐平野得漁舟渡兵至龍山鐵野寨擊破
之其山石泉進者次泥池蠻酋悉衆拒戰千戶薛文突
摩射却之士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土酋楊
六事記 卷十二 十三

楊仲名率師討破之面兒遁去諭曰三苗不仁自當夷
滅不必窮追置黔江千戶所時彭水縣知縣蘇原濟言
黔江地接散毛盤順酋陽諸洞蠻寇出沒屢爲民患宜
設兵衛屯守詔從之十一月番族屢入犯西平侯沐英
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
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己未眉縣賊彭普貴誘衆作亂轉攻州縣知縣
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殺 上賜詔褒卹仍勅四
川都司音亮等勦捕如力不支須煩大軍遣使來言毋
失事機尋切責亮等老師失機 命李文忠分一軍由
大軍記 卷十二 一四

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以表爾誠又勅金竺長官定密曰西南諸夷雖曰歸附然不過暫人貢而已爾首獻馬五百疋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特遣使者往諭候班師之日重勞爾功 福安縣民作亂指揮僉事李會等討之賊眾八千餘人拒敵指揮張春以兵來會賊懼遁入山谷適延安侯唐勝宗總兵征處州平陽等處聞之分遣將士追捕獲賊二千五百餘黨分散潛匿惠等尋討平之

大事記

卷一二

一五

文勝為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司及副長官五月五溪洞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履鏢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蓋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寇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常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靖州蠻

作亂衛兵討平之八月南雄侯趙庸平陽春侯官縣寇寇奏捷勅諭曰嶺南民入籍既久屢叛征服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標掠久為後患卿以兵剿平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致作亂可會都布二司取俘囚中首惡誅之協從釋歸田里庸得斬首賊李佛陰數人餘皆得免十一月趙庸擊潮州賊俞賊首偽萬戶饒海一百五十人斬四千級釋脇從千餘人嶺州海寇曹真自稱萬戶蘇文卿自稱元帥合山賊單志道李千文李平於湛菜大步小亨鹿步石灘鐵場清遠

大事記

卷十二

一六

大羅山等處據險立寨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縣趙庸率步騎舟師一萬五千餘人分道擊之進至鹿步卒與賊遇山深道阻官軍與賊多陷沒者賊亦傷死甚多已而賊構大步車焚塘諸蠻急趨南雄庸率精銳與賊賊勢稍怯會廣東叅政閔純于戶張會率軍民來授併力擊破之賊乃棄資裝器械水中駕虛舟而遁我軍乘快艇追之擒一千七百餘人獲舟六百餘艘復遣指揮徐質等帥師攻鹿步黎瀾石灘清遠雷鄉諸寨轉攻湛菜小龍水皆大敗之擒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首五千餘招降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復業漳州龍巖

縣民作亂自立 侵掠有郡指揮使俞事孫皓朱貞等討平之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衡處温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二百八十級餘寇遂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周德興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俞事張銓爲之副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命復討諸洞皆平之

十五年壬戌趙庸進兵討東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萬餘人斬二千級又破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其黨潰散海陽縣賊曹名用衆衆殺掠庸調指揮會事

卷十二

十七

詹繼捕之追至崑崙山黃鶯禽擒名用并其黨悉誅之并擊乳源山蠻盡俘其衆因籍屋戶萬人爲水軍六月四川茂州土官知州楊者七謀作亂官軍捕斬之初大軍克茂州者七來降就以爲知州至是陰結生番約日伏兵陷城有小較密告于衛遂發兵捕斬者七生番不之覺如期入寇官軍掩擊敗之於是盡徙羌民居於城外海南會同文昌二縣蠻莫不祖等作亂都指揮王璠討平之八月萬儋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陷陵水縣官軍擊斬之十一月普安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况普安諸

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論諸酋長比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帛鈔遼東莞增城三縣降民三萬四千四百餘于泗州屯田趙庸既平羣盜俘其首逆王者至京遂班師

十六年癸亥九月命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東諸賊作亂剽掠有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

卷十二

十八

知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尊聲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已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堅泗州城州知州岑嘉忠率其土兵討捕猺寇多樹功績臣欲令

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為二衛以嘉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為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腐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之

十七年甲子龍泉諸山寇悉平閏十月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種二百人今皆為民請收集為軍 上不許因諭之曰兵種既為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之一言格朝廷之令乎

大事記 卷十二 十九

十八年乙丑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司發兵討平之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有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窟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遣家人韋錢保請關上赦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徵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乃定四月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獠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守隘口

卒不能獲克頑自恣為患益深乞於賊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枝窟食盡可以盡斃然此雖賊盜豈無良心昔陳景來為知縣徭獠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得良吏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克頑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守令撫輯之思州諸蠻洞作亂命信公湯和為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副從楚王楨討之蠻寇出沒不常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計擒渠魁餘黨悉潰雷兵鎮之九月洞蠻吳百兒等復寇古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

州命楚王楨率湯和等進勦勅曰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湯和來總宿衛之兵以壯中軍凡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十月和等兵至古州分遣將士討上黃諸洞誘擒吳百兒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俘獲四萬餘人楚王還國和等仍駐兵撫輯其民十九年巨津州土蠻阿奴照叛襲劫石門營千戶浦泉戰死指揮李榮等討之賊敗走追獲斬首二十年六月廣西尋州知府沈信言府境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徭獠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為大享老鼠羅礫山生徭所 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

板緣樹木捷如猿狖追襲不及若以駐兵則瘴癘時發
兵多疾疫又難追取及至兵退則復出為患臣以為平
南二縣舊附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少壯千
餘人免其差徭給與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
巡檢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拒之 上曰蠻
夷梗化彼習使然使守土之官加意招徠自然向化何
用殺戮若其無事但當謹防使不為患苟為患不已發
兵致討何須團寨自困民力

二十一年四月廣西都司言各處洞瑤占耕內地嘯聚
劫奪居民被擾調兵收捕即逃匿巖谷兵退復肆跳梁

大事記

卷十二

二二

請於秋成之時統率所部會永道諸衛官軍屯駐賊境
扼其要害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
戮可絕後患從之九月越州土酋阿資與囉雄州管長
發東等叛命沐英會傅友德將兵討敗之阿資者土官
海龍子也越州夷言為苦麻部元木海龍居之部屬俱
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招諭來降
即以為知州尋叛英討擒之徒遠東至蓋州死資繼其
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賴公進兵過平夷以其山勢峭
險密爾龍海且築堡駐兵屯守以捍侵軼遂遷山民往
居早上村雷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過

之斬其管

滿巴清資遁去

二十二年 月傅友德等復擊走阿資土官普旦來降
時阿資既敗退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友德以精兵感之
蠻眾皆緣壁攀崖墮死者不可勝數生擒千三百餘人
阿資遁還越州二月湖廣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
蠻作亂 詔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
之海等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擊遂擒得忠送
京師斬之傅友德進平牛場叛蠻沐英遣都督甯正從
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
人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

大事記

卷十二

二二

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
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
遂降捷至命諸將分屯近地論曰西南蠻夷盤據山川
高廣無際草木叢密毒氣薰蒸兵入易生疾疫所以功
多不就今大勢已定然諸蠻易動生亂大軍一回彼復
嘯聚跳梁再舉為難且還軍分據要地一以休息士卒
一以鎮定夷情凡七月友德以疾召還諸將皆還十二
月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論思倫發服罪獻首逆者
二十三年正月蜀王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厓關都督
瞿能等兵萬三千人從涼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釷

州山賊夏三連結諸洞蠻作亂胡海等兵二萬三千人討平之斬三千七百級獲萬三千餘擒夏三俘其黨三千五百餘人二月涼公獻捷梟土官副使觀者俘男女數千人并克散毛洞擒酋刺惹單大旺等萬餘人分兵破諸小寨殺獲又數千人施南土官覃大勝作亂擒斬之其地悉平廣東都指揮使馬駿等擒龍川賊蘇文山等械送至京磔於市脅從者宥之 四月藍王奏散毛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雖有衛兵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宜置千戶所守禦至是命千戶十山等領西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二

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鎮之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上諭國子監官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二十四年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沿海民兵茂在廣州嘗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獠蠻至是倭賊來寇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連連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為

兵戍華前患又奏添設濱海依山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口海口立堡撥軍屯守 詔皆從之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銓等訓練廣州等衛所官軍以備茂仍出兵盡平漳源諸峒西山獠人盤窮腸為暴擄其巢設立糧首統領楊甲河源縣民黃士柯作亂劫掠鄉村田多荒蕪知縣鄧文張奏除荒田糧米五千九百七十四石流者復業民皆安之瓊州黎自 國初歸附以來土酋主郡主兵長子孫盡發為民以峒管之至是惺首漸肆崖州多簡及千家村會同麻白等處偽千戶蔡斌安定光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四

螺木文昌白延等先後作亂花茂率諸將皆討平之茂尋卒贈官子英仍任守臣上言通番之弊 詔嚴飭凡將違禁物貨私自下海潛往外國賣買巡海官軍不用心設法擒拿以致誘賊擅入內地因而被殺者全家解京重治罪十一月阿資復叛都督僉事何福為平羌將軍征之兵至越州官軍進攻連捷俘獲甚眾會淫雨不止山水汎溢阿資援絕與其眾降福擇曠地置柵以處其眾

二十五年正月何福討雲南都勻所部請蠻克之誅叛酋安輯其民進兵征五開等處洞蠻福又遣人奏故宜

慰使需翠妻奢香亦桀驁不服請并討 上以非稔惡不許三月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 上命藍玉總兵討之復以玉在甘肅道遠命都督聶緯權總兵徐司馬為左副翟能為右副率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俟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為之副能等兵至栢興州月魯帖木兒欲遁去恐我追之乃遣人請降諸將皆曰此必詐也宜乘勢擊之能不聽斂兵以待遣使馳報賊果逸去追之不及玉至軍中勅曰翟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實諸法姑宥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詭詐萬狀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五

為其所玩比又遣人到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塞柵已修攔阻已足孽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於戰則難圖決勝非過而何即今彼寨中逸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彼黨與最克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賊若遣使羈之勿令復去來降密為之防月魯帖木兒亂魁必擒之而後已其栢興州賈哈喇境內摩步等部須除其克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七月能進討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 一 年 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攻破諸寨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栢

與州九月雲南會川土官知府王春作亂指揮僉事俞輔等擊降之先是月魯帖木兒叛沐英遣輔將兵攻討至金沙江卒遇蠻寇擊破之聞春已陷會川千戶劉成戰死輔遂引兵趨會川分擊迷易等處獲其黨二千餘人春敗走追至金沙江勒兵搜捕春結陣以待縱兵擊之春復敗走始遣人納降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京師其衆皆降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長河河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六

西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克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今爾所統之兵選甯守禦餘令回衛爾即回京玉遂班師能凱亦還成都十二口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綏寧蠻寇楊晟禮平之晟禮自洪武十八年拒命不供賦稅至是春督兵進攻斬蠻人數百俘男女千人其黨遁散

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走隣境無從徵納水春亦言水西土官需翠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尚不能供 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其貢賦之逋負者悉免徵迺徙者招諭復業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討之營於越州城北都指揮李得徐毅分道四面急攻又別遣指揮何琪俞輔領壯士伏於岐路以兵挑戰蠻寇悉眾以出伏兵四起縱擊大敗之阿資復脫走

大事記

卷十二

二二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何福等討阿資平之初阿資遁去時曲靖土軍千戶阿保張麟所守之地與越州相接其部屬多與之貿易春使人陰結阿保等令覘知阿資所在於其經行之地多列守堡絕其糧道阿資困急福潛引兵屯赤窩舖遣百戶張忠等擣其寨擒阿資斬之俘餘黨越州遂平二月詔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先二十一年九月土官趙貼堅卒無子其侄宗壽襲為土官知州已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貼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為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貼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

圓泰專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闈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其把事等以計取土官印上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於是貼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擄掠又與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俾往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 上詔宗壽勿問止議貼堅妻與圓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都督府榜諭如茂果存送至京師贖罪如復違令大軍討捕罪在不赦茂果死宗壽親率大小頭

大事記

卷十二

二二八

目至京具陳其由四月廣西復言宗壽拒命不出又言奉議南丹等處蠻人梗化 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賈勅往諭宗壽不從命五月詔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及諸衛達達官軍各資三月糧期以秋初俱赴廣西從大軍進征龍州奉議等處四川宋儂茶洞蠻賊田大蟲作亂都司發軍征勦賊走寶靖指揮楊錦率兵與寶靖民兵追擊斬大蟲等二百 八七月廣西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大王韋召偽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時盛暑官軍多病瘴 上命觀還軍廣西八月左都督楊文佩

征南將軍印韓觀都督僉事朱晟為左右副將軍劉真為參將率京衛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討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宗壽之故命其王陳日焜輸米二萬石諭楊文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柳川衛兵千人安樂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高等故倖征討建功以自贖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九月宗壽偕耆民儂里等六十九人來朝謝罪貢方物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等進兵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

大事記 卷十二 二十九

羣蠻互為聲援故也今彼大寨馮險固守故各寨恃之以為官軍不敢近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宜出不意亟取之彼各自救不暇貞佑必擒矣乃遣指揮同知歐慶等分兵攻各寨自將取貞佑又以兵扼間道絕其救援于是諸寨悉破賊眾潰散貞佑窮蹙就擒械送京師因命慶署衛事鎮守

二十九年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率兵至柳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霑益之地凡斬敵數千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八人械送京師 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

大事記 卷十二 三十

山賊擒賊首康節孫等斬之十月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脅從者賊皆憑險自守文屢攻破之賊眾潰散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遂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雲南都指揮同知王俊至廣南築城建衛上官儂貞佑疑不自安因結羣蠻據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輒伏兵劫掠覘視官軍進退俊乃與將佐謀曰貞佑小醜敢拒命者與諸寨

胡冕宋晨等雖有平蠻之功縱殺太過戒諭之顧成擊水西蠻功最著古州蠻林寬作亂詳貴州一則死事者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蒙贈卹平茶千戶紀達善戰蒙賞其思倫發竟為幹孟所逐詳麓川一則

三十年正月沔縣吏高福興及土民田九成等僧李普治謀亂縣教授王璞告于漢中衛衛遣兵捕普治獲之九成等率餘賊入沔後河及天門聚眾千餘人攻蜀閬番民因之作亂福興兵次陽平關賊黨大集有何如順者號天王突出逆戰官軍為其所敗賊遂引眾入畧陽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銑復燒徽州治殺學正

顏叔彬詔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之
 勅秦王尚炳練兵備不虞仍諭炳文英曰四川陝西兩
 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
 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高福興等并山賊作亂爾等討
 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為軍餘不順
 化者必平之方可班師山深道險難以騎戰如軍中有
 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
 以聞四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
 多留之軍中 上諭曰爾招諭蠻民降者留寘營中此
 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
 六事記 卷十二 三二一
 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
 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帛賂其平
 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不疑其詐賊乘其無備
 夜入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又關而奴之以為戲
 笑此覆轍可鑒自今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
 預為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
 于勦滅爾其慎之尋以逗遛無功命楊文佩征虜前將
 軍印韓觀副之往代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
 扇為亂勅楚王楨討之九月炳文等進兵沔縣遣都指
 揮同知吳旺俞瑱等領兵分道並入福興奔竄無所遂

就擒并獲其黨汪伯功等悉誅之宥脇從者為軍凡四
 千餘人十一月命都督俞事徐凱指揮使黃中孫禧將
 兵討叛酋賈哈刺諭曰賞罰明信行軍之要賈哈刺雖
 一賊功賞不立何以擒之軍上有能斬首獻者賞白金
 二千五百兩斬一從賊者賞銀一兩等師往必申明
 此令
 三十一年二月楊文等奏元平古州林寡何黨并僱獲
 三十岡等處洞蠻三千人惟潰入山者未盡勦絕邊
 軍士多病乞分往近地辰溪等處就糧操練以俟秋成
 進取餘寇 上以餘寇多勝從不必窮追詔文等還京
 六事記 卷十二 三二二
 徐凱等平木瓦寨執叛酋賈哈刺送京誅之賈哈刺
 廢步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
 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
 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
 至輒自上投石遂為所扼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
 道困之寇不得水窮促乃督將士力攻寇不能支遂就
 擒思倫亦得還麓川西南皆平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三

朱國禎輯

諸夷朝貢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僕斯奉 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顥尚賓館副使劉迪簡資詔往諭安南沒於南寧漢陽知府易濟代大略言東南征討已定遂平西北萬里肅清復我中國帝王舊疆臣民推戴即 皇帝位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四夷君長未報故特遣使斯泛海至高麗風順一日而至國人皆驚報于王顥自率兵來迎稱臣接詔拜舞奉歸國其年大旱忽霖雨人以爲瑞濟自欽州抵安南迎接如儀時皆未賚賞賜使臣諭意即行固留以上命止之且曰以爾順逆爲度非封國即用兵此特先試耳皆謝曰世世伏事中國况 皇帝創業非常敢不倍加恭順以永平安之福于是皆以次入貢請封禮部先定冊封禮儀號從前王議從新授使臣往賜一品服與王用平禮王稱臣其下皆稱陪臣著 祖訓以二國首先歸附于孫不得用兵征伐後安南篡弑作逆用大兵終淪化外朝鮮恭順永爲外藩各自有紀

二年二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臣虎都蠻貢虎象

方物先已遺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至是其貢使適至賜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來獻朕其悉然都蠻未至我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知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蕤倫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三十年矣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正果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于藩上帝實監臨之王其勉圖

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委 璽書略同惟云使者已行臣 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義離本土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五月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以道德治中國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靜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匡黎庶惟爾吐蕃未即歸命自外生成上違天道後悔無及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

耶許允德往招諭之九月定蕃王朝禮禮官攷朕湯之時氏羌遠夷來享來王太戊之時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周武王克商大會諸侯及四夷作王會圖周禮秋官象胥氏掌夷貊戎狄之國使而諭詭焉漢設典客及譯官今丞以領四夷朝貢及設典屬國及九譯令武帝元鼎六年夜郎入朝自後外夷朝貢不絕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三年呼韓邪單于稽居柁來朝並見于甘泉宮治平元年四夷來朝領於大鴻臚四年匈奴單于朝正月引見于白虎殿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葡萄官順帝永和元年倭奴王來朝皆有燕享賜予

大事記

卷十三

三

之制唐設主客郎中掌諸蕃來朝接待之事有四曰迎勞曰饋見曰蕃王奉見曰燕蕃國王其儀為詳貞觀三年東蠻酋長謝元深等及突利可汗來朝皆宴饗以樂之宋朝奉貢者四十餘國皆止遣使蕃王未嘗親入朝朝見之禮載禮書者與唐畧同元太祖五年畏吾兒國王奕都護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勅高麗國王植令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上都其蕃國年朝俟正旦聖節大朝會之日行禮今定其儀凡蕃王來朝至龍江驛驛官具報應天府府報中書省及禮部禮部以聞遣侍儀通贊舍人二員接伴遣應天知府至館以賓主接見東西

座具宴次第送入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館中宴勞相見及宴享如龍江驛明日中書省奏知命官詣館如前宴勞蕃王及其從官具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朝見賜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遂承正統今年三月海內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且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全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

大事記

卷十三

四

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合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避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後復仁等遣朝辭其所使臣莫季龍遣還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為王詔曰咨爾占城

國王阿答阿者素處海邦定居南服惟爾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惟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朕茲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賞印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始永為藩輔以勉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及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復賜民間檢用曆本當勞其使蒲且麻都文綺羅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賚

三年正月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至

大事記

卷十三

五

期 上齋戒親為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

一盒幣一文綺幡二道隨其方色祝版 上自署勅書

給白金二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物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纂錄其碑碣圖籍附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于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濱之祭罔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與天子望祭雖不親臨然未聞有遣使至祭于其境者朕思普天之下咸仰太平之治故莫牲幣遣使往告古城安南高麗山川俾其

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寧靜朕昭朕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詔諭日本安南

四年五月魏國公既破王保保分鄧愈招諭吐蕃先一年吐蕃入寇洮河甯正擊大破之窺伺未已然震懼不敢動魏公曰先撫隨以兵無勿克者遂命愈駐洮州吐蕃院使馬梅遣管不失結等來降貢馬及方物至是借字羅罕等來朝復貢馬及鐵甲刀箭 詔以梅為和州指揮僉事字羅罕為正千戶管不失結為百戶及其部屬以下各賜襲衣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番仍圖山川

大事記

卷十三

六

地形以歸陝西行省土番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勅及鎮西武靖王卜納刺亦以土番諸部來降 以上皆三年事 七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葉長一尺餘潤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大 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等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欣悅萬萬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官吏伏願 皇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自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

陛辭命中書移咨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備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又乖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賜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淳泥國王馬合漢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表箋貢方物先是 上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

大事記

卷十三

七

都事沈秩使其國至是其王遣使隨秩等人貢有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腦糠腦西洋白布及棒香黃蠟等物表用金箋用銀皆刻步 字體彷彿回鶻賜其國王織金文綺紗羅及其使者綺帛有差淳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閩婆屬國也去閩婆四十五日程產名香異物國王以金佩刀吉日八布遺敬之等辭不受遣佛麻國故民捏右倫持詔往諭其國并諭雲南八番烏撒等蠻又遣工部主事王伯彥往河州賜山後七驛世襲土官勞哥等文綺銀碗九月三佛齊國王馬哈刺孔八刺卜遣其臣王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

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等物先是遣趙秩等使其國告以即位建元平定期漢之意至是秩還其國使隨入貢賜賚日本遣使朝貢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居之地民窮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

大事記

卷十三

八

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十一月真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賜賚十二月暹羅斛國王恭烈昭昆牙遣其臣奈思俚儼刺識悉替等來朝進金葉表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使還皆加賜賚 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為者乎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干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止嚴為之禁犯者論如律

五年正月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擦嘉兒幹的亦刺勿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刺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覲米里布四疋白苾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前三年六月遣塔帖木兒持詔諭其國始與俱來 上謂中書省臣曰瑣里世稱遠裔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賜之加厚侍制王禕諭雲南暹羅斛國遣其臣寶財賦等奉表貢黑熊白猴蘇木胡椒及丁香等物遣楊載論琉球國曰朕既卽位詔諭外夷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南東遠處海島未及遣報茲特諭爾知之瓜哇國王昔里八達刺浦遣其臣八的占必等從常使胡克敬來朝上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勅三道占城國王遣其臣陽寶摩訶入的弗祿等來貢方物琉球國中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奉表貢方物賜如占城_{以後皆}土蕃略烏斯藏貢物鄧愈討大破之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初大軍取開陝元甘肅行省右丞朵兒只失結任青海來朝進馬 上賜以文綺令還招其舊部曲朵兒只班等不從遠遁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弟資答等赴京言其抗命之狀及宋圍公馮勝西征遂以所部從行勝命只失結同指揮徐景追襲朵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馳甚眾遣其弟答麻送京至是立西寧衛令只失結爲指揮僉事烏思藏柏木竹巴灌頂國師章陽沙伽監藏遺酋長鎖南藏十以佛像金字書舍利來貢詔置佛寺賜使者文綺製衣二月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帥府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官九十六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十爲熾盛佛寶國師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十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况此人萬里來朝若俟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仍遣詔諭朵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威武不張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十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累義來庭宜從所請以

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賜
王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朶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
官鎮撫軍民皆給印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按
一方為僧者務教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其樂太平初
玉人造賜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進 上觀其玉未美
亟命工易之其制獸鈕塗金銀印池仍加賜綵段表裏
二十疋未幾辭歸命河州衛鎮撫韓加里麻等持勅同
至西番招諭未附土酋後元帝師之裔項南監自是番
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
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置洮州

六事記

卷十三

十一

常陽十八族等處千戶所六百戶所九各族都管十七
俱以故元舊官為之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為獻阿
刺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謂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
為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
容飾之資徒敢奢靡却不受置西平衛以故元來降知
院撒爾禮拜為指揮僉事洮州三副使阿都兒等以出
獵聚眾約故元岐王朶兒只班駐大通山黑子城入寇
河蘭二州西寧衛千戶所者公孫哥等擊之斬其知院
滿答立等百餘人千戶倫達力戰死寇遂散去九月占
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本國仗天朝威武敗之境

上謹使告捷 上語省臣曰外國各守境土其來久矣
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
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論各宜罷兵息民
毋相侵擾仍賜文綺及其使者遣還十一月田儼等使
緬國不至而還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國占城接
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強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 上聞
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與程斗南張稔錢允恭齎詔往
使儼等至安南值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
不得進有詔召還惟儼至餘皆道卒暹羅解國王叅列
寶昆牙哩哩哆囉祿遣其臣柰昭哩哩哆囉等上表謝因

六事記

卷十三

十二

貢方物其使臣亦自有獻 上命却其使臣所貢者
王女兄叅烈思稔貢方物于中宮 詔却之後再進
却十二月三佛齊國王恒麻來沙那阿者遣其臣八
足翰來進金表二賀明年正旦并貢方物
七年三月暹羅解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國
本令其同祭思里儼刺悉議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島
渚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護漂餘蘇木
柁杙檣羅綿等物來獻省臣以奏 上惟其無表狀詭
言舟覆而方物乃存疑必番商也命却之 詔中書禮
部曰古者中國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不過表誠敬而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大甚朕所不欲今遵古典而行不必煩數其移文使諸國知之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自西番朶甘烏思藏使還賜冠帶雜衣及襪五月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刺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

大事記

卷一三

一三

東抵罕東西抵天可里北通瓜州沙南界吐番居無城廓以瓊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爲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若先曰帖里詔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陞河州衛指揮使韋正爲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朶甘烏思藏三衛陞朶甘烏思藏二衛爲行都指揮司以朶甘衛指揮同知瓊南兀即爾管招兀即兒爲都指揮同知詔諭之曰爾西番各族部屬聞我聲教委身納款已嘗頒賞授職建立武衛俾安軍民邇使者還言各官公勤乃職軍民樂業

朕甚嘉焉尚慮彼地廣民稠不立重鎮治之何以宣布恩威茲立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其朶甘烏思藏亦陞爲行都指揮使司頒授銀印仍賜各官衣物其餘來朝者皆封爲灌頂國師王印獅紐詔曰佛教興于西上善因溥及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邇來西番入貢有僧公哥堅藏等深通典篤志堅修雖曰遙聞特加爾號統治僧徒教中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儂青燈而侶影踟躕跌磐石對皓月以忘情隨緣于錫杖芒鞋安分于草衣木食廣施妙利方契善符毋忽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

大事記

卷一三

十四

勸卜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塗勞民甚矣豈宜効之且朕素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七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等奉表貢馬方物 上皇太子箋貢方物如之十一月暹羅斛國王世子蘇門邦王昭祿群鷹遣其臣昭悉里直上箋于 皇太子于秋方物禮部以聞 上命引 使朝東宮獻之十二月熾盛佛寶國師喃加色藏卜及朶甘行都指揮同知瓊南兀

卽爾等遣使來朝奏舉士官賞三監藏等五十六人詔
增置朶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
曰朶甘龍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洽塘曰朶甘川曰磨記
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
戶所十七改故元倫卜卒曰四族達魯花赤爲都管朶
甘捕盜司爲巡檢司以賞竺監藏等七人爲朶甘都指
揮司同知南哥思舟八赤監藏等七人爲烏思藏都指
揮同知星吉監藏等十一人爲朶甘宣慰使川棚藏卜
等八人爲朶思等六招討司官管者藏卜等五人爲沙
兒可等萬戶府萬戶管卜兒監等十八人爲朶甘思等

六事記

卷一三

一五

一十七千戶所千戶速令一人爲倫卜卒曰四族都管
監藏令占等三人爲朶甘巡檢司巡檢造員外許允德
齋詔及誥印往賜之來使哈石監藏等賜衣衾帽靴遣
還賞竺監藏誥文曰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凡諸設施
務在安民凡四夷之長有能撫其衆而悅天心者莫不
因其慕義與之爵賞以福斯民曩者西蕃效順爲置烏
思藏行都司指揮使司以官其長使綏鎮一方安輯衆
庶今復遣使修貢請官朕如其請特以賞竺監藏等爲
其官爾其恪修職毋怠
八年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蕃素

產馬其所用貨錢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
至是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蔡牲市之仍命河州守將
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值償之成又宣
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相率詣闕謝恩而山後歸德等
州西蕃諸部落皆以馬來售矣九月丙戌三佛齊國王
僧伽烈字蘭遣其臣談蒙馬哈麻等從招諭拂菻國朝
使普刺等來朝表貢方物十月暹羅斛國遣其臣婆坤
岡信奉表入貢昭禮哆囉副之舟至占城遇風相失昭
禮哆囉以八月至京先進所貢方物至是婆坤岡信至
上其所進金葉表文十一月暹羅斛國舊明臺王世子

六事記

卷一三

一六

昭勅羅局遣使奈暴崙進金葉表文貢方物
九年四月刑部侍郎李浩先往琉球市馬至是歸得四
千匹硫黃千斤國王祭度遣其弟泰期從來朝表謝貢
方物賜資浩言其國俗市易不重統綺但貴磁器鐵斧
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之九月暹羅斛國王遣其
子昭祿群磨奉金葉表貢象及象牙胡椒蘇木之屬已
而 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齋詔及印綬往賜以中書
省宣使蔡時敏爲之副且詔諭之十二月瓜哇國王八
達那巴務遣其臣八智巫沙等上金葉表貢馬及白鹿
孔雀犀角之屬

十年四月 命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將軍討吐蕃
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鞏哥鎖南等故命愈等
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獲馬
牛羊十餘萬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曲先衛指揮沙刺殺故元安南王十烟帖木兒其子板
哨失里殺沙刺以報父讎後板哨失里復為沙刺部將
所殺遣使立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

十一年四月闍婆國王麼那陀南遣其臣淡岡把來朝
貢苾布油紅布香荳蔻等物溢亨國王麻哈刺惹答饒
遣其臣淡岡麻都等奉金表貢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

大事記

卷一三

十七

蘇木四千斤及檀乳腦諸香藥百花國王刺丁刺者遣
其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
鸚鵡哇哇倒掛及胡椒香臘等物

溢亨即
彭亨

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江舒朵兒嬰
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瑯之地命征西將
軍沐英移兵討之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
等處督軍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遁去我軍追擊獲
土官阿昌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
遣使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
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重綽等

領兵守之勅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

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

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

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速宜成山西

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再勅李文忠沐英

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敗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

州二衛之兵止留其一以守洮州岷州守禦士卒不

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

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遣還甚合朕意

西涼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

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勢無至再三勅平羌將

軍丁玉曰松潘僻居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

討而蠻酋屢入為寇擾我邊民命爾討之不得已也三

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巴克即運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

盡得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

必自服但宜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鷲者守納都疊溪之

路其青州驛道無阻過者聽其出沒不守可也凡來降

諸酋長必遣人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

川別有調遣朵甘都指揮同知賞笠監藏灌頂國師答

力麻巴利遣使奏舉西番故官十六人為宣慰招討等

官從之八月陝西都司械送番酋二十人釋之發戍海
 南陝西都指揮使司奏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
 大軍還後恐乘間出沒為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
 臨洮彼若出沒即乘機勦除 上報曰爾言是也但邏
 者天象數見不可輕動且以騎兵驍勇者就各衛操練
 有警即出乃為全策勦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
 碾北衛來報番將朵耳只巴部下來降備言朵耳只巴
 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由未審然不可不為之
 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爾等宜慎防
 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
 又居此不過恃其眾多欲擾邊境宜按兵固守伺隙然
 後擊之既番寇來攻英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
 萬人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
 者遣其臣陽須文且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臣不以時
 奏內臣因出外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見歎曰墜蔽
 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
 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今占城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
 其使顧乃泛然若罔聞知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
 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
 罪詔釋爪哇使臣還其國先是爪哇東番王勿陀勞細

大事記 卷十三 十九

結遣使蘇阿那西番王勿勞波務遣阿烈占壁等俱奉
 表貢方物以其失辭留之至是遣之十月賜占城國王
 阿答阿者大統曆銷金文綺紗羅衣服等物暹羅斛國
 來貢是年僧宗泐等使西域 別錄行至塞外遇一老僧
 泐遂拜曰明天子命往西
 天覓經去此幾何日頭自行不到母往祇自勞耳為我
 致書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其道所以 上發視
 乃即位時水陸齋手書表文 也無墨如故 上異之乃止 先是李文忠言洮州衛餽
 運艱難非便 上勅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
 來要地若棄之不守數年後必復為患糧餉粗有首畜
 并所獲牛羊分給將士可支二年阿卜商之遁必走黑
 章咱之地就彼索之可得瘦瘠子不問匿于何所必擒
 送而後已至是皆俘至京斬之
 十三年正月 勅文忠等曰大白見東方順行西征大
 利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尋召文忠還二月故元國公脫
 火赤等屯和林將為邊患命沐英討之英師至靈州遣
 侯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率師渡黃河經寧
 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
 分軍四道銜枚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等盡獲其部曲
 以歸四月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襲虜故元柳城王等二
 十二人兵一千三百餘馬二千餘并符印來上英復請
 督兵略地開答梅里之路以通商旅賜璽書聽便宜行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十

戒以慎謀毋忽番酋紅隄塔族酋長亦上藏卜等來朝
別酋占歲獻馬三十匹暹羅斛國貢方物六月濮英兵
至西石峪獲故元肖哥失里妻 部下阿哈撒等八
十餘人占城使還賜文綺鈔帛璽書諭曰今年九月十
八日爾國使至爲朕上壽萬里遠道非王意誠豈能應
期若此然覽表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勿利朕嘗
戒爾兩國毋深構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
息果何爲哉十月丁丑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遣其臣
阿烈彞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還詔諭曰爾僻居海島
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禮待前
大事記 卷十三 三二

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
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爲奸計誘使者而殺之
豈爾恃險遠敢肆侮如是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
母妻子之戀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令歸國爾當省過
自修毋蹈前愆干怒中國則可長守富貴其或不然自
貽伊咎悔將無及先是西域僧板的達同其徒古麻辣
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來朝命遊五臺山凡六年還
京師居鍾山佛寺既而板的達死古麻辣室哩等乞歸
西域 上勅禮部曰昔板的達來時觀其資貌端潔戒
行嚴慎朕甚嘉之及居中國甚久吾中國僧俗亦重其

善行板的達死而古麻辣室哩等篤奉道教敬如存
可謂不肯其師者矣今乞歸本國且欲以所歷中國風
土人物論其國王使王不出戶庭坐知中國之盛其意
良善特賜僧號曰孝淨戒師俾西還凡經歷諸國及諸
酋長或問僧何來所歷者幾僧必具言使彼知之且彼
來時朕嘗詢其所歷之地聞其景物多異朕亦喜焉况
彼聞吾中國之大者乎爾禮部備錄朕諭俾僧持歸仍
令所至諸國及諸酋長遇僧至宜善送之
十五年正月瓜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
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月琉球
大事記 卷十三 三三

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及其臣亞蘭匏等奉表貢
馬二千匹硫黃二千斤賞齊并遣尚佩監奉御路謙送
其使者歸國
十六年正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
如之時國中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
遣其使亞蘭匏等還國勅諭曰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
之禮自朕即位以來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
監奉御路謙報王如禮不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
監丞梁民同路謙齊符頒賜王印區區海中一國互爭

不已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并諭二王咸叩首從命二月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出賦如三千戶則三十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十戶共之定為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事朝廷之禮召回回珀珀至京賜以衣靴珀珀明天文之學寓居鄯縣有以其名聞者故召之四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中國人亦有假而索賄者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人貢咨文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十三

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給來朝者凡五十九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為定式定西番貢數關化等王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法王貢僧徒十人凡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茲恩寺刺麻僧二人充正副使長河等番僧三歲一貢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小者四五人至京餘留塞上取道黎雅洮三州

十七年五月命涼州衛指揮使宋晨等討西番叛酋兵至亦集乃路擒故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伯

都刺赤平章阿來等及部屬一萬八千七百餘人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政等先使海南諸國至是還真臘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其臣坤思利濟刺試職替等獻翠羽香物餘十二國皆有獻

二十一年四月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原魚通寧遠等處還上言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洞門黎雅西接長河西原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等處漢民往往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十四

為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眾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昂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洞門土酋歸附設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弊套故也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服之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皆為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道烏思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

四百餘里得蕃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之保障蜀亦永無西顧之憂一也蕃民所處老思固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買販礪門烏茶蜀之所有博易羌貨以贖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餘犄角招徠易馬收稅四事甚具從之詔更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爲武職令戍守邊界控制西番仍命景川侯曹震閱其上馬部伍之數蜀王椿秦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遣都指揮瞿能等從涼國公藍玉討之二十三年玉擊破西番獻捷并奏蠻人攻圍大渡千戶所亦討平之梟土官副使觀者俘其男女數千人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十六

二十四年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唐政使西域賜書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天下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俗殊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一視同仁使巨細諸物殊方異類之民咸躋仁壽有土者無論遠近小大順天事大以保陞安民皇天鑒之亦克昌焉朕膺天命以主黔黎凡亂雄擅聲教違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撫存之是以華夏奠安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帥殘兵干近塞生變遣兵征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部屬悉來降附其間有稱自撒馬罕等處來貿易者比數百人遣使

送歸本國今又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失八里王道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命使不絕豈不保國于攸久乎特遣使嘉勞其悉朕意

二十五年四月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玉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聞大軍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智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十六

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五月尚膳太監聶遷等至河州市馬召必里諸番族以勅諭之諸族皆感恩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二十餘萬斤給之諸酋大悅遷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二十六年二月遣使往西涼緣邊諸番頒給金銅信符物諭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於爾必以茶貨酬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爾等使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族領一符遇有使者

徵發比對相合始許承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西寧塔
僧三刺首馬先是三刺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勅佛刹
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始來朝因請護持及寺額
上賜名曰瞿曇寺勅曰自有佛以來見佛者無不瞻仰
雖兇戾頑劣者亦爲之敬信化惡爲善佛之願力有如
是耶今番僧三刺生居西土踵佛之道廣結人緣輯金
帛以勸佛刹比者來朝京師朕嘉其向善慕義之誠特
賜勅護持諸人不許擾害聽其自在修行違者罪之仍
分立僧綱司以其主僧爲都綱

大事記

卷十三

二七

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皇帝膺
運爲兆億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
臣僻在萬里外恭聞 聖德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
皆清明之今又特命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
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幽隱之中忽觀天日
站驛相通道路無壅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
豁然國中部落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德惟仰天祝
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
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內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
其故王賜嗣王蘇門那綺幣勅諭曰朕卽位以來命使
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
者二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
于今暹爲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嗣位有人臣
民欽懌特遣人加禮勅至承受用光前烈

二十九年二月陝西行都指揮僉事張豫言今迤西所
統邊衛人地錯雜供給儲糧惟籍內地轉運况各衛軍
士多由罪謫既有壯丁代役而老幼尚同在營盤食如
將此輩聽于黃河以南直抵陝西以北地曠州縣寄籍

大事記

卷十三

二八

屯種每歲供給正軍俟三年後與土著軍戶一體輸租
應役若軍戶有缺就于幼丁內選壯者補役爲便又言
各衛軍士年七十以上并老疾無可代者若畱在任處
費糧賞宜令回鄉依親其因罪戍守者則令罷役在營
自給所缺之伍別處調補 上並從其言惟老病無親
依者令送至京養贍

三十年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
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
占城真臘暹羅瓜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
門答刺西洋邦塔刺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

齊乃生間諜給我使臣至彼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益虔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舍倍廉給冬夏衣既歸即為其國丞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從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逆通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倘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持奸于國中可謂不畏禍者爾暹羅國王猶守臣節 皇上所知可轉

大事記

卷一三

三九

達爪哇俾其以大義告于三佛齊原係統屬其言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初微寬為黑的兒火者拘畱副使二人得還復遣使諭曰朕即位以來四方諸國商人入我中華互市遂上未嘗阻絕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欺謾番商皆獲厚利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大將北征執歸朕命居中國互市後知其故俱遣還本國其君長感恩入貢因遣寬徹等出使通好撫以恩信爾反拘吾使者豈禮也哉近年回回入邊者畱之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稱有父母妻子朕憐其至情不待微歸即與放回是

大事記

卷一三

三九

代非以此專利蓋劫我然之道當以其所有而貴之
無我國家推茶本資易馬以備邊用今惟易管邊雜物
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軍者少何以坐制遠夷巡
察不嚴邊吏之罪無得輕恕 邊吏部曰巴茶易馬入
有定禁奸人私販且假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
悖信故遣曹國公李景隆賞金牌勘合以傳朕命令各
番領牌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訪不嚴致
有私漏不可不懲于是兵部具禁約事宜諭川陝守邊
衛所仍遣僧官着藏上等往番中諭之私販既盛皆倚
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雖藩閫大吏皆畏威奉順時四

大事記

卷十三

三一

月農事方急駙馬都尉歐陽倫適有事陝西令布政使
司移所屬起車數十輛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
暴驅迫有司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極辱其吏吏不能堪
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
坐誅茶貨沒入以河橋吏不避權貴遣使賫勅嘉勞之
尋李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
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上諭兵部臣曰古人問君國
之富數馬以對今統一寰宇欲安中國制四夷豈可不
重馬哉守邊諸將初皆精勇久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
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

嘗征討邊夷多獲馬疋牧於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為家
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
之力一旦家奴發生蓄群牧而掠去損國威墮軍實禍
且不測夫邊將初意不過借此理財究其流弊或至亡
財此果智者所為乎爾兵部其以此事諭知自今各邊
守將不得以胡人為奴所畜馬或千疋或四五十疋
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俟朝廷出
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
馬少不願鬻者聽此外惟驛傳及太僕寺馬戶得買餘
皆不許

大事記

卷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
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極遠亦
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 兒賈
哈刺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為難然鋒刃之下死者
必眾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
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
長曰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莫不畏死好生畏禍
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我
皇上受天明命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豪傑頌首歸
心已三十年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

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
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
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遠國則一國之
人同榮之今邇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染月魯帖木兒賈
哈刺之污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天朝
視爾土酋大海一粟伐之取之盡戮其人猶如燎毛然
而姑容不爾較者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使諭爾酋長
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汝生汝獲利爲無窮其
或不悛大將將三十萬人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于是
悉來朝貢

大事記

卷一三

三三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

朱國禎謹輯

北兵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即夕小
歛次日頒遺詔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 孝陵改
明年爲建文元年諸王各臨其國蓋皆 太祖臨沒時
所囑者燕王請入朝會葬則山陵事已畢發符止之時
已行至淮安慟哭而去雖以朝命爲重而速葬拒絕親
王上下疑惑諸王皆憤憤燕尤甚 建文待諸父甚厚
賜資不可勝計與燕尤密遠問往來用家人禮惟周王

大事記

卷十四

而下形蹟嫌疑口語籍籍心憂之與齊泰黃子澄密謀
泰以燕主勇數將兵有威名欲先去之則他藩自懼子
澄以周王素多過失且燕之母弟去周則燕勢孤可圖
乃命李景隆襲執周王下燕議其罪巽辭以答 建文
惻然將赦之二人持不可廢爲庶人遷之雲南未幾代
王桂湘王栢齊王栢岷王梗皆得罪栢闖官自焚死執
構囚之京師梗降爲庶人流漳州勢且及燕 王居喪
憂悒成疾 建文念之謂事莫若且止二人聞之密語
曰縣官婦人之仁吾輩既受重托當以斷濟之明日共
入言曰周王既獲所當慮者惟燕王曩因出塞有功德

名日盛不如併去之便失今不圖後悔無及 建文猶
豫未決而遣人陰刺王府事無所得復諭二人曰彼罪
狀無跡可尋何以發之對曰欲加之罪寧患無辭今書
意管救周王指以連謀人誰不信曰朕在位未久連去
數王何以掩天下公議莫如開懷待之使得相安子澄
曰為大事者不顧小信况 太祖常注意陛下幾失大
位非二三臣竅力爭則固已為所有陛下安得至今日
哉形跡已露勢難中止又其病久未愈正天與之時先
人者制人不空因循也 建文曰燕王勇智絕人且善
用兵雖病恐卒難圖宜更審之泰曰今邊報北虜有弊

大事記

卷十四

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護衛精銳悉調出塞
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于此時取之更何所待建文深
以為然乃以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謝貴為都指揮
使察燕動靜時天下全盛 建文寬仁人心愛戴四民
樂業道不拾遺精兵百萬戈歸馬方孝孺以文學飾
太平雖謀燕日急直易視之謂一隅地侯護衛分調後
疲卒不過千餘日夕可擒天下可長無事而京師變異
頗多有程濟者上書明年北方兵起以妖言下獄殊不
以為意也
建文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護

衛精銳俱選隸麾下又召燕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都督徐觀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關密勅昺貴
嚴為之備都御史景清使北平覘變尋召還四月 高
皇帝小祥 文皇率世子兄弟三人入朝 文皇行皇
道不拜被劾不問尋辭還二郡王迺歸世子及三郡王
亦得歸北平僉事湯宗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布政曹昱
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瑛安置廣西六月燕山
護衛百戶倪諒告燕官較干諒周鐸等陰事逮至皆戮
之有詔誚讓燕王王佯狂稱疾而護衛百戶鄧庸以奏
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燕將舉兵狀齊泰等即遣使

大事記

卷十四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貴為圍燕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
盧振為內應于是都指揮張信及司吏柰亨李友直密
以其謀輸燕貴昺兵圍逼王城王與僧道衍等定計令
張玉等集勇士八百人以待七月四日壬申召貴昺付
以所逮官僚二人入伏兵擒斬之并殺都指揮彭二盡
奪九門次日癸酉誓師告以不得已起兵之意是日風
雨四起
人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
光燭地洞徹上下將上皆喜以為得天之應云 都指
揮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王上書自白稱臣稱陛
下道 祖訓訓兵侯密命討奸臣宋忠率兵至關知事
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甲戌通州指揮房勝等

以城降丙子攻拔薊州擒馬宣遵化密雲皆降巳卯破
居庸瑱走懷來依宋忠忠戰敗與瑱皆被殺餘衆悉降
丙戌永平守將趙彞等以城降庚寅都督劉真陳亨都
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將攻遵化壬辰聞燕兵
至退守關門爲燕所聞亨真執卜萬下獄籍其家建
文帝書諭諸王削燕屬籍詔諭天下長興侯耿炳文方
鎮遠東賜璽書拜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
忠左右副將軍會兵攻北平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部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暉平安等各率
偏師步騎數十萬並進檄山東河南山西合給軍餉置

大事記

卷十四

四

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編修程濟
往軍中贊畫濟先爲教諭上言北有急兵以某月某日
起繫獄至是果驗陞秩用之諭誠北征將士曰昔蕭氏
舉兵攻淮南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朕所不忍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
殺叔父名上此後稱上由是輕騎出入陣中一
無所畏南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然大陣混戰時矢石交
下如八駿皆被傷獨不及上又殆天意也八月十二
日巳酉炳文領三十萬駐真定徐凱兵十萬駐河間潘
忠楊松營鄭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忠松爲殿十五日

壬子 上帥師至涿州渡白溝河夜半至雄縣圍其城
黎明破之殲其軍獲馬八千匹十六日忠松來援令譚
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各取芟草一束蒙其頭
通鼻息又命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舉砲水中伏兵
皆起據橋忠果至戰敗急趨橋不得渡夾擊生擒忠松
急趨鄭州盡獲其人馬明日回軍白溝河謀問道襲炳
文適炳文小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先至者十三萬半
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遂給保馬歸言雄縣敗狀搖其
軍俾過河合兵一舉盡取之二十五日辛酉至無極縣
次日進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言炳文惟

大事記

卷十四

五

備西北其東南無備 上率三騎入其運糧軍中擒二
人問之知炳文合營北岸由西門直抵西山 上率輕
騎數十繞城西擊破二營時炳文出送客及覺奔回急
趨橋燕軍斫斷橋索炳文幾被擒有一人登城大罵相
拒二百餘步 上引滿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炳文
出戰諸將張玉等奮擊 上以奇兵擣其背循城夾攻
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路藉死者甚衆李堅爲騎
士薛祿刺墜馬擒之審忠顧成等皆被執斬首三萬餘
級獲馬二萬餘匹進圍真定城二日不下去之南兵旣
敗微炳文還以李景隆爲大將軍督師北上召遼王植

寧王權還京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戊辰朔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璿以遼東兵圍永平李景隆至德州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上曰李九江參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忘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詢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灰生離志一也今北地蚤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皴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

大事記

卷十四

六

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失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誼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聲勢重彼內怯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或以為疑 上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辨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誤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懦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

九江也丙戌師行諸將猶請守蘆溝橋 上曰天寒水涸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足拒敵誘之猶恐不至世子坐堅城以待決勝在此舉矣壬辰吳高聞兵至走山海關追擊破之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取道松亭關關險且有守兵難猝下 上曰今從劉家口趨大寧不數日可達拔大寧守關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撫而招之不降則潰北平守備完固勅世子堅壁勿與戰還師擊之如拉朽耳遂行十月二日戊戌至劉家口命鄭寧領勁卒卷旗登山潛出其後斷走路攻破之遂渡關壬寅抵大寧城中出不意大駭閉門拒守 上引數騎繞城至西南隅

大事記

卷十四

七

城忽崩應勇士先登克之殺守將朱繼獲都指揮房寬撫其衆頃刻而定陳亨劉真等在松亭關遣家奴往報聞皆無恙亨來降劉真走廣寧 上入城寧王出見執手慟哭告以舉兵之故求為申雪仍以三衛歸之因密結其將士為用時李景隆直抵北平築壘九門別將攻通州世子嚴守募勇士繼城斫營營中驚擾自蹂躪外者甚眾景隆攻麗正門幾拔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都督翟能與二子殺入彰義門後軍不繼勒兵以待景隆又使人止之城中汲水灌城天寒冰結不可攻矣甲寅 上拔大寧之衆及寧王回軍乙

卯至會州立五軍各有正副以大寧之衆分隸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四日庚午至孤山訊景隆軍鄭村壩我選騎至白河還言流澌不可渡又聞景隆列陣河西是日大雪初霽上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夜起營曉至河上冰已堅麾軍畢渡時景隆遣都督陳暉領萬騎來哨行道相左暉覘知我軍已過來追上率精兵破之餘衆奔渡河冰忽解溺死甚衆時景隆馭軍嚴刻士卒晝夜立風雪中不得息餓及墜指者衆率不能抗兵壬申上列陣而前連破其七營諸軍繼之大戰自午至酉上益張奇兵左右衝擊大破之斬及降者

大事記

卷十四

皆數萬日暝收軍回營其夜景隆棄輜重南奔獲馬二萬時九門兵圍城者猶固守不退癸酉上進兵城中兵亦出合勢破其四營餘望風奔潰所獲兵資器仗不可勝計乙亥上還北平休士馬復上書于朔甲申大將將士十二月丁酉朔行間吳高劄爵徙廣西楊文獨守遼東上移檄天下以復父讐爲言諜李景隆駐德州會兵來春入寇議征大同誘之乙卯出師庚申降廣

昌

建文二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獲指揮李誠

號衛天李

釋之令爲間若被囚得脫者城中不疑攻之以布囊實

土自敵臺推下與城平飛砲奔入守將王忠李遠等以城降二月十二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于司徒趙灰隣帖木兒來歸癸丑諜胡寇將侵邊諭可汗坤帖木耳并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禍福皆退走師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來救上由居庸回京收景隆所棄器械埋其凍死戰士癸亥景隆上書請息兵答書論責之乙丑祭南北陣亡將士親製文勒石三月丙寅朔大閱江南武臣被黜來歸者皆復職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合謀北向庚子禡出兵禦之壬寅次武清南軍漸逼期白溝河會戰進駐固安待之乙

大事記

卷十四

七

卯申諭將士渡王馬河營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浸及臥榻上坐胡牀遠且兵端有火光如球擊燐燐相下上金鐵鏗鏘作聲弓弦皆鳴巳未上復以不得已舉兵之故祝告于天方告有神降五色飛駐旗竿之首告畢向西北去上曰神命之矣率兵由西北循河而進令百騎于河東震砲日午軍畢渡過平安伏萬騎河側上曰平安堅子耳往從吾出塞頗識吾用兵故敢爲前鋒今日破之要使心膽俱喪遂以百餘騎進薄將交鋒遂却以誘安軍動陣亂馳進力戰互勝負上率數十騎突出其後夾擊大破之斬獲過半執其指

揮何清景隆以全師來戰 上直前薄之陣稍動 上馳入敵人馬辟易時已暝戰未已敵軍中舉火器時閃爍有光我師望見明甲輒擊之敵藏火器于地其所謂一窠蜂搖馬丹著人馬皆穿時夜深各收軍還營 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逃所營處 上下馬視河流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循河稍增至七騎遂營白溝河北胡騎三百來降爲指揮省吉所殺 上切責之庚申渡河南軍橫亘數十里 上勒陣開合數四敵疑未敢進命都指揮丘福將萬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率精騎突入敵軍右掖衆皆披靡乃麾張玉等齊入房寬將右軍陣動戰失利諸軍戰益急 上遙見陣後塵起曰敵繞我後矣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敵稍却須臾復馳入又擊殺數十人互進退如是者凡百餘合衆請就中軍併力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劔左右奮擊劔鋒缺折不堪擊稍却敵來逼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伴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上陳亨徐忠被傷裹創力戰高煦見事急率精騎數千

大事記

卷十四

十一

至相持未決 上疲甚日午翟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我騎百餘人前趙雋侯俞通淵指揮滕聚復引兵來赴陣動 上以勁騎繞出敵後突入馳擊與高煦合遂斬翟能父子朱能等皆力戰平安敗却于是敵大陣遂崩奔北之聲如雷追擊通淵與聚皆死會旋風折其大將旗景隆中軍亦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無算所賜璽書斧鉞皆爲我所獲斬首數萬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乘勝攻德州五月七日辛未景隆遁走濟南拔其城得糧儲百餘萬留陳旭守之己卯 上進至禹城日曠倍道明旦抵濟南景隆出戰大破之 上射書城中諭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諭射軍中請罷兵叅政鐵鉉等固守不下辛巳堤水灌其城鉉來誘降 上親赴之中伏幾殆奪橋而歸下令募忠義勇敢之士六月甲午朔南使李得成來請和七月遣歸報書請去權姦癸未南京召李景隆還赦不誅以盛庸總兵謀報平安二十萬營單家橋遊我糧道諭世子命三郡王高燧出兵疑之安遂停軍不敢出八月十六戊申解濟南圍還北平陳亨戰鞞山爲

大事記

卷十四

十一

平安所殺遂棄德州南總兵盛庸至守之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城滄州十月丙午下令征遼東明日至通州密語諸將襲滄州覬凱專備青縣長蘆其塹塚兒窺兒坡數程無水不為備戊午移軍過直沽一晝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食時抵城下敵猶未覺力築城倉皇不能戰上麾壯士由東北登立破之先遣人斷歸路生擒徐凱獲馬九千餘匹上以所獲輜重移直沽之舟載還北平自率兵過德州呼盛庸不敢出上獨率數十騎為殿庸遣兵來襲擊破之王申至臨清甲戌移軍館陶輕騎哨至大名焚其糧舟遂

大事記

卷一四

十三

破之擒其監軍內侍長壽等丙子至北平二月九日戊戌祭陣亡將士親為文脫御袍焚之慟哭盛庸等師漸進乙巳出兵已酉駐保定上會諸將議所向咸請攻定州上曰野戰易以成功攻城未可遽拔南軍甚眾合勢來援勝負難決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必出迎戰隨所至擊之敗其一軍餘自破膽且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間豈能相顧遂移軍紫圍八方上御素紅絨袍忽白如雪色凝為龍紋麟鬣皆具如美女刺繡見者駭異稱賀三月庚申朔進軍綠滹沱河列營當敵衝多為疑兵誤之辛未聞盛庸至單家橋上由陳家渡渡河逆之不見慮與真定軍合復往渡河者三遇一虎咆哮河側格殺之己卯覬盛庸軍夾河進師追之未至四十里駐兵辛巳會戰上先以三騎覬陣見其火器甚盛掠而過敵千騎來追屢射盡殪乃却上以騎兵萬步兵半之攻右掖敵擁盾自蔽不可入上預作長檜釘鐵于端直前擲之連貫其盾相牽陣動乘隙攻入之火器皆不得發擣中堅譚淵戰死諸將益進上以勁騎擊其背貫陣中大戰斬其驍將莊得楚智皂旗張等迫暮各飲軍還營上以數十騎逼而殺之被圍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出敵

大事記

卷一四

十三

不敢近壬午復戰 上軍東北敵軍西南白辰達未力
 鬪張奇兵往來衝之屢退復進戰疲各坐已起復戰
 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砂礫擊而軍中昏咫尺不辨我軍乘風橫擊庸大敗走斬溺各十餘萬庸走
 德州庸方恃東昌之捷謂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鉅
 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被獲云癸未
 報捷世子阻單家橋軍不得進甲申 上自往擊破之
 吳傑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敗走還真定
 上料傑恃眾必再出佯散軍士四出取糧誘之傑果來
 襲閏三月七日丙申渡滹沱河擊之或言十惡兵家所
 大軍記 卷一四 一四

忌 上曰機不可失也水深應騎兵由上流渡下流遂
 淺步卒輜重畢渡 上先率三千騎循河西行果遇敵
 軍敵退營葉城戊戌交鋒值晚各還營明日吳傑平安
 列方陳于西南 上曰方陳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
 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皆潰乃以兵縻其三面
 悉精騎攻東北隅大戰 上循河繞出敵後突入奮擊
 矢集 上旗如蝟平安于陣中縛樓遠望 上麾騎衝
 之安下樓墜而走幾獲之忽大風起發屋拔樹我師乘
 之斬首六萬追至真定城下殺及降者無算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已酉掠順德

辛亥至廣平癸丑至大名獲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已
 竄遂奏書于朝云云南使大理少卿薛巖賚詔且作宣
 諭千餘紙令至軍中密散 上見詔語甚怒巖匿宣諭
 不敢出諸將請殺之不聽送還仍諭以歸謝天子務出
 至誠巖歸見黜五月己丑朔真定兵復擾餉道再遣折
 揮武勝奏書被執下獄六月戊午朔 上聞勝下獄怒
 遣李遠易南軍甲冑自濟至滹縣焚糧糧舟數萬艘南將
 袁宇來邀擊敗之七月二日己丑襲敗彰德軍癸巳破
 瓦尖寨丁酉遣劉江還北平備平安安果來襲至平村
 離城五十里江出擊大敗之戊戌南千戶張安遣世子
 大軍記 卷十四 十五

書令歸朝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發并安送軍中 上
 歎曰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哉乃囚安等工寅大
 同守將房昭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即日班師八月十一丁卯駐完縣命孟善守保定丙子
 真定總兵遣將諒簡餉房昭 上自邀之諒已入寨
 遂圍之命朱榮圍定州九月親赴定州十月丙辰朔真
 定諸將花英等以兵援水西寨 上率精騎五千趨還
 丁巳與圍寨兵合英等陣崩山下 上縱兵擊之卷
 旆出其後敵軍駭亂敗走英等皆就擒房昭諒脫走
 遂破其寨朱榮亦下定州丙子師還涿州大亭軍士已

卯至北平十一月楊文自遠東圍永平命劉江往援大破之生擒指揮王雄等釋之鞮鞞河汙來輸款時上用兵已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通薊等諸郡邑其餘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謂燕出沒勞苦軍少不足慮方大修文事先朝故將廢棄者不甚省錄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投北告以金陵空虛乘間疾進我輩為應必內潰大事可定也上亦太息曰頻年用兵何時是了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十二月十二日丙寅上整師南征遊兵攻真定壬午次蠡縣移營汙河度真定德州皆有兵來覬命李遠以輕兵前哨

大事記

卷十四

十六

銳甚上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次泚河待之去南軍百餘里沿途束首俟大戰舉火凡數日不至糧且盡諸將因請回軍不聽又二日款台往哨去敵軍四十里聞其更鼓上喜明旦伏兵路左遣三將軍各領百騎逆之且戰且却引入伏內仍束藁為囊令接戰棄于地進與平安遇安曰此遊騎也馳馬來追軍中先棄束藁以誘衆旋取陣亂伏發敵大潰王真戰南岸歿平安以三千騎駐北岸高坡上以數十騎當之胡騎指揮火耳灰持稍當上前直進我胡騎指揮童信射擒之其麾下帖木兒來救亦被擒安變服遁去是日釋二人帶刀侍衛丙午命劉江斷宿州糧道譚清佐之大敗其餉卒燒舟車無算清尋被圍上引兵援出之鐵鉉來戰我軍不利再戰大勝之遂下宿州敵軍欲南遁上以兵尾之行止常距十餘里四月癸丑朔殺敵至小河命陳文于最衝處為橋渡兵遂分兵守橋丁卯敵軍布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上率騎兵與戰敵騎兵敗走步兵復前爭橋陳文敗之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文戰沒上亦幾為安槩所及安馬蹶勿得前奮將王麒躍馬入陣援上乃得脫敵衆遂渡橋張武率勇上由林間突出擊之與上騎兵合大戰敗之斬首二萬餘

級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屍積于河水為之不流生擒敵將丁良朱彬等數十人于是敵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相持數日敵糧盡軍士采野菜而食 上曰彼饑吾與之抗然彼居南岸便饋餉更一二日復稍集得濟即未易破之乃留守橋兵千餘不動而潛移諸軍輜重東行去敵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敵後敵且始覺復整眾相對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各飲軍還明日敵收眾遁會大霧迷道旋繞山麓午霧始散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及之敵大驚深塹自固丙子諸將以盛夏蒸濕疾疫將作請旋師 上患之令諸將欲渡

大事記

卷十四

十八

河歸者左不欲者右有數人就右餘皆就左 上怒曰欲歸者任所之乃無敢復言何福引兵來會安平北軍益懼 上策敵且分兵援糧遣朱榮等輕騎截之伴關引與漸近福果移兵 上率眾綴之晝撓樵采夜劫營壘敵眾饑疲乃分兵護糧時 上行師不設營棚休息聽便軍中甚暇而 上不解甲數日矣丁丑敵移營靈壁已卯報至平安以兵六萬護糧為方圓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上分萬人遮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俟敵戰疲即出與接安平侍勇驅兵直前 上率精騎夾擊之步軍橫貫其陣斷敵為二大敗之運糧

者皆走何福復出壁來援與安合兵進戰我兵引却殺傷甚眾高煦引胡騎突陣 上還兵力闕福等大敗伴賊無筭福等以餘眾入營堅守 上策其欲遁令諸軍嚴備是夜南將下令期旦日砲三震即出走渡淮就糧辛巳 上命諸軍攻敵壘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三震砲敵眾誤疑為已砲急趨門擁塞不得出營中大亂遂破之生擒陳暉平安等三十七人內官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等一百五十員降者悉縱遣之何福遁走是日遼東楊文亦敗于直沽五月癸未朔己丑泗州守將徐景初壽州千戶劉深以城降遂謁 祖陵 上

大事記

卷十四

一九

痛哭陳不得已起兵之故辛卯盛庸領馬步戰艦列淮之南岸 上軍于北對陣兵欲濟南兵皆震別遣丘福等西行二十里潛濟近敵營突擊破走之庸股戰不能上馬拔之登舟走 上遂渡淮整兵即克盱眙癸巳會諸將議所向時鳳陽淮安皆衝道諸將議不一 上曰鳳陽樓櫓堅完非攻不下且震及 皇陵淮安有重兵未易用力若直取真揚淮鳳疑懼未暇出兵我震耀江上聚舟決渡京師駭亂必有內應事可立定諸將頓首稱善己亥招諭揚州降之庚子至天長進駐揚州降將王禮等來見諭下高郵通泰諸城日集舟備渡江慶成

郡主至軍中議和慰諭遣還六月癸丑朔集舟至浦子口爲南將盛庸等所敗 上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見之撫其背令努力殊死戰南軍小却次日 上祀大江之神誓師盛庸駐軍高資港緣江上下二百餘里列舟嚴備乙卯 上渡江近南岸庸整陣以待 上麾軍直進庸軍潰散脫身走陳瑄來援聞敗亦降戊午諸將請徑薄京城 上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必爲後梗令所獲海舟懸黃旗往來示之其指揮童俊率衆來降庚申駐龍潭辛酉李景隆等至軍中以割地講和請明日遣歸復借諸王來

大事記

卷十四

二二

議癸亥徐輝祖常昇分道來拒皆潰走甲子下令禁約將士入城不許侵擾南京四出促援兵皆被獲止遣諸王分守各門 上射書城中諭親王公主避居 孝陵乙丑 上至金川門谷王穗守門望見出迎招兵入城遣千人護周齊二王宮中火起呂皇后死焉建文皇帝遜位 上望見宮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 不及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遂駐營龍江布告天下慰撫京師軍民有卒于市取民履者立斬之先是京師飛蝗蔽天者旬餘不息至是頓絕中外募召壯丁聞 上入京師皆解散

遠近嚙聚山林者亦皆欽服 己巳 上謁 孝陵還御 奉天殿卽位改稱洪武三十五年復周王橚齊王樽爵 庚午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仍舊制首復殿門諸名 辛未論具舟濟師功陞高郵衛千戶胡深等二百四十人揚州衛指揮同知陳昭等百二十五人各一級賜鈔 癸酉陞指揮使丘福等俱都督府官加賞 七月壬午朔 上郊祀禮畢謂刑部曰朕清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內外軍人屢抗無罪之人希賞惡不可長速論止之違者抵罪丙申 上謂兵部曰朕初舉義族清君側之惡罪奸臣

大事記

卷十四

三

數人而已 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衆所推戴 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尤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有復妄言惑衆許諸人告首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辛丑 上聞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 勅諭曰朕舉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 此豈一日所

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憤不亦過乎爾戰鬪之際雖遇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為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道明而人心服 上以征討將士又效勤勞命禮部以太祖高皇帝陞賞條例參酌行之 八月甲子奏定賞格 奇功領隊將較陞二級指揮賞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六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三十兩綵幣六表裏鈔五百貫百戶而下次減至旗軍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領隊將較陞一級指揮賞二十兩綵幣六表裏鈔四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以下次減至總旗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 次功領隊指揮賞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一十三兩綵幣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百戶以下次減至小旗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已卯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丘福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一

右柱國左都督淇國公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官號同祿二千二百石張武城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祿皆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祿皆千二百石徐忠承康侯祿千一百石王忠靖安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固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襄城伯張輔信安伯唐雲新安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爰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祿皆一千石劉才廣恩伯祿九百石房寬恩侯祿八百石號同俱世襲本爵惟房勝世指揮使劉才世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有默相事機功景隆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瑺忠誠伯祿一千石終身佐順昌伯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瑄平江伯祿一千石世指揮使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罹誣陷封永春侯祿一千石世襲徐增壽而下皆追封贈諡 元年正月丁亥 上諭兵部曰從朕平難將士已論功陞賞朕念平九門者其功最先且難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陞一級未及數與未陞者遞陞於是陞劉江許成譚青董信俱都督同知徐善曹隆馬瑛呂得昇方敬周長冀瑛王麒俱都督僉事其都指揮而下凡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一

百有餘人八月朔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
 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損斥者多不當罪已勅吏部召
 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缺空令歸俟命其有老
 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况人
 才乎 賜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二致仕物曰
 朕念爾等事我 皇考久矣建文中罷黜為民不當其
 罪朕即位之初思任舊人仍召用之而爾等蒼顏皓首
 氣力衰邁弗欲重勞以事特賜冠帶俾仍舊職還鄉撫
 爾子孫優游暮年且率鄉人子弟於善行斯汝不負朕
 命仍命禮部賜道里費 前後敘城守功數次下及婦
 大學記 卷十四 五十四
 人最為詳密文臣 北平二司及廣平真定郡守內官
 扶錦衣往各省鎮守仍差給事中米亮御史袁綱巡視
 蓋一時權宜之制云
 朱史氏曰 文皇誅僂之後中外躊躇不安叮嚀告誡
 以慰臣民之心人同此心安則俱安 文皇內顧雖曰
 無慚實亦大過過不可悔悔亦無及則有文告而已惟
 其心非得已一怒而安天下不惜以數萬人隨之重以
 獎拔才賢勵精圖治全不為一時一身計死者安命不
 傷和氣蒼蒼之表亦若嘿亮故能身致太平享國長久
 為千古帝王極奇極變極平之事大約我 明立國與

漢唐宋迥異彼皆繼暴亂焚蕩之後因時制宜雖仗武
 功亦多疏佚如寒暑晦明之相燮 太祖重關乾坤從
 黑海中捧出日月激射磨盪凡洪纖鬼惟觸必焦犯必
 碎無復顧惜留未盡者以與 文皇不可以常情論常
 律拘故胡藍之獄革除之役非草菅人命直欲申必遂
 之威必行之志用以懲前儆後也噫聖人豈不欲相安
 無事共綏福履奈大定之後曲折多艱如河有龍門之
 峽江有滄瀨之堆悉力與爭方度險成滔滔萬里之勢
 今承平二百餘年中間危疑震撼皆克底定則餘烈所
 留大運昌而民志定也

大學記

卷十四

五十四

開設貴州

永樂十一年二月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古羅施
 鬼國自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
 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晝皆有爵土號大鬼王其
 地西屬雷翠為順元宣慰使即安氏又西通建昌東屬
 田氏為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 太
 祖破陳友諒田氏首納款田氏所據地最遠并容美鎮
 南桑直各土官皆田氏裔也洪武五年雷翠從貴州宣
 撫使鄭彥文來朝此時貴州之名始見朝廷為立貴州
 長官司十三即其地設衛註顧成爲指揮使設都指揮
 使司成爲都指揮同知隱然寓開省之意特以雲南未
 平事若有待者成威名素著與指揮馬燁築城建石門
 五西南臨河東北浚一池四衛畫地守之 城西五里有
 聖泉山麓湧
 出消長如潮苑石爲池覆以亭池中一石以視消長
 應百刻不爽 楊用修聖泉篇龍圖天生水養黃山出
 泉應感感流流掌自潭流年盈潤在頂刻消息同坤乾
 應利變潮夕億埃無質運帝臺益聖久神漢壺嶺巖冰
 霜始射質風露緯約仙寶雲騰滿溢月涵涓涓涓涓
 穿皎鏡蟹眼珠淪漣漣岷嶼衍游聖均舟喻思玄送踪鬼
 方尋藉直羅甸網詎達陸羽品那選乘欽傳名公紆勝
 引嘉招陶芳筵折箭開善射飛龍延霽天玉珂象重嶽
 金艾明華田碧漱瀝乘翰翠欲堅洞鉉臨源橋混混停
 谷壁隆俗嚴闕琴鼓動迴藉黃燭然荒塗欣良會真言
 遂成 成遂討平新添諸寨比雲南大征兵往來多取道
 焉諸土酋供應甚謹成率兵隨行事定成改守普定衛

大事記

卷十四

二二六

二十八年遣行人沈暹往貴州賜南征官軍鈔萬三千
 餘錠二十九年分天下按察司爲四十一道貴州屬四
 川黔南道陞成都督僉事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
 林寬自號小師聚眾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
 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
 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
 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
 之得曰城破在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不能救
 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
 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繼戰亦死賊遂陷
 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
 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
 家得滌之全椒人孚泗之盱眙人以齊讓爲平羌將軍
 討之逗遛不進命左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總兵都
 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指揮何清鳳陽指揮宋忠爲叅
 將統京衛江湖等軍馬以往 上諭文等曰凡用兵以
 嚴明爲主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
 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二十里暮

大事記

卷十四

二二七

卽還營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徂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卽調兵會顧成同勦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甯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慰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又勅曰十月七日齊讓已遣指揮朱俊械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秀至京觀其人皆庸懦人疑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有驚者爲謀主特弄林寬通秀嗾其倡亂事急則令來降爲緩兵之計迺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

大事記

卷十四

二

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慎毋散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參將何清等領步騎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卽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胡冕仍令從征立功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路二百餘里以抵天柱貴州都指揮程暹亦以兵來會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犄角以進文等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寨分道夾攻大破之擒馘凡二萬一千五百餘人成亦勦平臻

部六洞蟒蟒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北兵起召成從征以讓爲都指揮僉事守貴州 文皇卽位封成鎮遠侯守貴州永樂二年命貴州以官市馬二千匹悉給各衛軍士時思南宣慰使爲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副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改黃禧爲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爲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弟爲地主長官文得楊光海等稱文武臣禧爲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祭其祖宗墳

大事記

卷十四

二十九

墓戮其母屍盡掠人畜貲財所過殘害宗鼎訴于朝屢勅琛禧赴京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奸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伺便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勅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克黨叛散琛等就擒與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爲亂黨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罪 上聞之詔有司禁鋼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減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根本上以其稔惡幸今免罪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

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
 祭其祖母陰事謂始與禧姦實造禍本而掠奪其衣食
 欲殺之祖母亦祭宗鼎縊死親母實亂人倫等事 上
 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
 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為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抗
 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為兇鷲絕滅倫理罪不可宥
 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撫綏可更置府州
 縣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稅悉仍舊凡當
 行之事卿等詳議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一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
 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川縣亦各隨地分隸普安永
 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
 都均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
 普市千戶所皆屬焉即以貴州為省設布政使司總八
 府仍與都司同管所屬宣慰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
 官府官以下參用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
 府縣官以蔣廷瓚河南左叅政孟驥俱為右布政使改
 河南叅政陳俊名為右叅政山西叅議王禮河南副使
 張翥江英俱為左叅議副使鄒銳僉事丘陸進士周宗

保俱為右叅議進士崔彥俊王恭等為府州縣官令廷
 瓚等率至貴州隨缺定注廷瓚嘗與楊田琛 之謀故
 陞用之規制既定諸蠻皆帖服十三年三月廷瓚言去
 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婺川縣大巖山有連呼萬歲者
 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効靈之徵禮部尚書呂
 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
 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謀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
 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
 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其
 冬改貴州普安安撫司為普安州十四年設貴州提刑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二

按察使減貴州中鹽米八斗為二斗于是戶部刑部各
 添貴州一司其鄉試附于雲南正統中王驥征麓川悉
 調雲貴兵以行連戰十年將士多死戍守寡弱貴州苗
 乘間竊發驍還軍討之擒酋章富撓送京伏誅然苗勢
 益熾道路梗塞驍尋老病徵還侯璉代之駐雲南勢不
 相及保定伯梁瑄自湖廣奉命入貴州尚未至諸將官
 聚田禮輩兵初氣挫當推撫臣無敢往者修撰王恂慨
 然請行陞大理寺丞以往崎嶇久之得達則平越新添
 畢節龍里諸衛圍困已經年矣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
 何文淵言貴州總兵官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兵共起

謀逆劫殺地方燒燬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殺人盈野水糧艱難人多餓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僭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急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乞勅兵部會官計議其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大將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招撫便宜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三

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復設衙門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奉聖旨該衙門看兵部尚書于謙題先因貴州苗賊攻圍畢節平越等衛命總督總兵王驥等勦殺續貴州巡按黃鎬題賊勢猖獗城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取回代以保定伯梁瑋總兵征討今侍郎何文淵奏云云切詳貴州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大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迨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

池雖被圍困而各處官員皆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至出給賞賜則種類不一難以指名大臣招撫必須得人文淵先會奉使貴州備詰山川險易夷情向背量從陞職請勅會同相度賊勢便宜行事賞賜銀布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發務使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景泰帝曰官不必差只着侯璉梁瑋整理時王驥尚候代未行并勅協力于是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侯璉調都指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十三

揮鄭僑攻都盧等寨宣慰使璉富勦水西賊俱敗之貴州路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等路調普安州土官隆本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人斬七十餘級賊復集據柴塘等寨璉破之遂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回兵擊退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興抵鎮遠路皆通至八月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勾諸圍俱解陞璉尚書田禮及參將方瑛俱右都督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安卒恂召還為右庶子管國子司業事璉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彭惠安曰雲南麓川之役盡調貴州兵以行先後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逃遁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虛苗獠蹂躪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王驥與都督官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避泣陳其害皆曰吾征麓川寇未受命征苗也去之苗前截後磔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僅以身免諸城堡被圍歲餘乃

大事記 卷十四 三四 解饑死大半東南騷動璉等不得辭其責矣

聖明大事記卷之十四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

安南叛服

朱國禎輯

永樂四年七月大兵征安南安南古交趾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地通海峒以江相錯暑熱好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蟠膝因其地與人故名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畔桎制冠履漸立學校始知嫁娶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峒相傳在欽州古森洞恩明府之南上有援誓云銅柱新交

大事記 卷一五

趾或交人通其下必聯土石時建建安中改為交州置之又南郡亦指二銅柱皆有祠牧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收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為南漢劉隱所并尋受州將楊廷藝奪據傳子紹洪其將吳昌茂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族人吳處珩等爭立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討平自稱大勝王署于璉為節度使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年詔封部領交趾郡王璉為節度使自此視為蕃夷矣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瑋立尚幼大較黎桓篡之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

未謝罪入貢以桓為安南都護節度使尋亦封交阯郡王桓死其子龍捷為大較李公蘊所篡宋授節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蘊死孫日煚僭號傳子乾德寇陷欽廉二州宗遣郭達討敗之殺其子洪真乾德懼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即賜以廣源州至孫天祚淳熙元年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至吳昆無子一女昭盛際日煚脩之日煚本名謝升卿長樂人博徒美少年亡命邕州因入交阯王女窺而悅之得為脩王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升卿改今名李氏自公蘊至吳昆凡人世二百二十餘年日煚再傳為日煚僭稱越皇帝

大事記

卷之十五

二

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尤日煚而然也其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說一名元世祖既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令其叔遺愛代世祖怒封遺愛為王遣兵千人送之就國弗納遺愛懼逃去二十一年命鎮南王脫惟征占城安南兵勢甚盛日煚遣興道王先屯險要以備十一月師至分六道以進興道復以兵扼於萬劫江戰敗二十二年興道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又大敗元兵進次富良江日煚率舟師拒戰不勝師入其城度未能滅還屯江北日煚走海港脫惟命李恒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

欲還思明州命凌都等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凌都戰死恒衛鎮南為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恒卒恒善用兵同張弘範促朱于厓門者二十三年日煚弟益稷降于元立為安南國王近親陳秀岐封輔義公餘加爵賞以分其勢且欲傾之招其國人終無應者亦不能得其寸地二十四年置交阯行尚書省以與魯亦為平章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券諸軍命張文虎等由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承愛魯亦引兵出次交阯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守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惟次思明遣程鵬飛與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遇其舟師日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阯城下敗其守兵日煚棄城遁入海二十五年師出天長海口謀求日煚不得引還交阯分兵破其諸寨二月脫惟兵至萬劫遣烏馬兒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屯倖遇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米於海趨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七諸將議糧不至乃還謀聞日煚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以遏歸師

大事記

卷十五

二

脫權由單已縣趨盛州間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
與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歸國復集餘衆自衛敗將皆
至勢復振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已謝罪繼貢方物二十
七年日烜卒其子仍日燁舊名曰吾祖與日並明尊無
上傳及于我乃天命也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
征之會兵湖廣行省欽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
為都護益稷與馬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燁遣使上
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為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安
南國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燁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
湖廣行省發兵討之路遠未即至廣西左丞阿篤集民

大事記 卷十五 四

兵及唇戶逐之外洋乃去泰定三年世子日燁貢至順
三年世子日燁比諸子皆復貢使至皆不稱王日燁卒
日燁得立

洪武元年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明年徧諭海外諸
國日燁遣使周時敏等一日恭朝貢為諸夷先 上嘉
之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
金印頒正朔以寧行至境上日燁已卒其兄子日燧嗣
欲即求王印以寧不予使請于朝而待之境上時與占
城相攻占城來告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兩
解復仁却所覓黃金 上為進秩安南使者杜舜卿來

告哀請命乃遣編修王濂為吊祭使主事林唐臣為頒
封使從以寧諒入其國子印成禮并祭馬伏波而還以
寧卒于道時四年二月也日燧既立修職貢 上遣禮
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燧居國荒昏不治其兄叔明日燧父
日燧父又逼死之自立懼問罪遣使貢馴象覘 上意表
有副禮部主事曾魯取視惟其非故王名即易世胡不
告責狀得其情 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宜正名致討
連擇日燧親賢立之叔明益懼六年表謝罪 上令且
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土更議七年請老傳政弟
日燧日燧與占城搆兵戰死復請弟日燁代署 上以

大事記 卷十五 五

遠夷不深較皆許之而實叔明頡制國事其攻占城如
故下詔責戒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
貢無侈方物未幾叔明卒日燁為國相黎季犛所殺立
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婿也二十五年 上以安南弑
君不道絕其朝貢明年討龍州趙宗壽遣禮部尚書任
亨泰御史嚴震直諭安南會兵二十九年日焜始以叔
明喪來告舊例當遣使吊祭 上曰叔明弑日燧而有
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焜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勿
吊令禮部移文知之叔明嘗侵據思明府地百餘里思
明廣西屬夷也其酋米訛三十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

還所侵地自焜以前朝舊疆為詞讓貽書大略謂 皇
上神武各夷改過致祥為龍州趙宗壽各過致殃為南
丹奉議地咿只論本朝勿得開彙自速夷滅亦不聽廷
臣請討 上曰彼恃頑終必取禍姑待之日焜旋為季
犛所殺立其子顯未幾弒顯立其幼子突在襁褓中又
斃之因大誅殺陳氏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
胡一元子蒼曰胡奎立奎為皇帝自稱太上皇蓋實以
太上為重政皆自出而皇帝如皇太子之號為之副也
改元天聖國號大虞建文時朝貢

承樂元年來賀即位表言陳氏世絕已為陳甥所共
大事記 卷一五 六

推理國事乞封遣行人楊渤往廉之即遣使隨渤入朝
進其國臣民奏保狀命禮部郎中夏正善封為安南國
王二年表謝還思明侵地時陳之宗族臣僚略盡獨有
天平者日烜之孫天明子日燧弟也久被逐在外其臣
裴伯耆祖父皆安南執政死國難伯耆少事國王爵五
品隸武節侯陳竭真為裨將代領兵出東海禦寇得免
它亦有竄匿者且推天平為主復警聲逐捕甚急并修
伯耆之孥伯耆為商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
撾八月伯耆得赴關告難不數日老撾亦傳送天平至
引見賜第與伯耆同處十二月安南賀正且使至上

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伯耆
以大義責之皇恐不能對

三年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犛犛上表謝罪
請迎歸天平未以為君又使行人聶聰報之許以上公
大郡復使使從聰入奏曰諱遣陪臣阮景真迎還臣亦
當率國人逆境上時中國威震百蠻片紙所下風行電
掣、上不疑遂遣廣西叅將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
平歸大理卿薛巖者有口辨方謫居悉諸夷事情為輔
行封季犛順化郡公

四年三月至丘溫犛遣使黃晦卿迎且牛酒犒師 問
大事記 卷十五 七

犛父子何不至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迎
矣嘉林江名季犛所居也中等遣騎覘之迎者壺漿屬
路信之徑進度雞陵隘畱二閱將至芹站山路險林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
譟動山谷中等亟整眾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賊
遙拜曰遠夷非敢抗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
肆巧偽上惑天聰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
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還
天平即死巖亦自經死 上聞大怒曰小醜乃敢欺朕
至此此而不誅平日養兵謂何會占城亦訴犛屢侵其

國通賜印服責朝貢語極不遜遂決意興師召成國公
朱能問用兵幾何夷何時可滅對以仁義之師天下無
敵臣未老當為陛下一行身先士卒期月可平 上曰
固知非卿不可即勅雲南總兵沐晟練甲士以蜀兵七
萬五千益之廣西總兵韓觀運糧二十萬尚書黃福大
理卿陳洽赴廣西議軍事賜伯耆冠帶隨軍南征先是
太祖定天下以安南首先臣服著祖訓戒子孫無得征
伐鑄將印獨重西北曰征虜曰征西皆有前有副千虜
特曰大將軍後用兵雲南添鑄征南有副至是鑄征夷
將軍副將軍印大集京江湖廣兩廣各衛兵七月四日
大事記 卷十五 八

辛卯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
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充右副將軍豐城
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神機叅將程
寬等凡二十五將軍合雲南漢土兵八十萬成國新城
出廣西西平出雲南兵部尚書劉儻贊軍事赦中毅隨
軍立功 親幸龍江禱祭送之再勅西平侯曰古人有
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協心成事
毋違以敗師又戒諸將毋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
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而遣叅政王平等次第諭占城
嚴兵防遏 上初憂能不利南行密諭新城侯如主將

一旦得失即代總兵疾進十月能卒于龍州輔發馬祥
度坡壘閣進攻監雷破之傳檄數其二十罪進破雞陵
至芹站謀兩傍皆有伏遣毅中以兵接捕之賊遁進次
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
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驛騎朱榮往約沐晟晟
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華
關隘賊徒悉奔築堡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
江遣都指揮使俞讓來約同進其三帶州偽僉判鄧原
南策州人莫遠莫遠等來見言賊恃偽東西二都及宣
江泚江施江富良江等處為固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
大事記 卷十五 九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民兵二百餘萬守之
又於南崖置椿水中盡取賊艦泊椿內列象陣步隊於
城內水陸號七百萬欲守險老我師實畏怯不敢渡江
決戰也輔等自新福移營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船並
進丁未勅張輔佩印總兵沐晟兵已奪宣江輔遣雲陽
伯陳旭攻泚江同造浮橋濟師驛騎朱榮等敗賊於嘉
林江北輔遂留都督高士文於箇招市江口與朱榮相
接自率大軍與晟合勢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
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鑿濠設備嚴整
遂密部分攻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北出夜明火燃付軍

土約登城即燃火吹銅角為號夜四鼓輔遣黃中等銜
枚昇攻具過重濠至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
先登諸軍繼之賊眾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號賊倉
皇皆跳下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於城內巷戰列象當
前遊擊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却
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鹵獲人
象無算大兵循江而南賊棄東都走駐軍招撫進軍西
都賊焚官室遁去餘黨有依天健山等處以兵由生厥
等江來犯者悉討破之州縣次第皆降

五年正月朔襲賊籌江棚大破之又攻萬劫江普賴山
大事記 卷十五 十

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踰兩旬輔
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至木九江大敗之
殺其將阮子仁等擒黃世罔等百餘人皆誅之三月窮
追至膠水縣閩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為還師至賊
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過於甯良江
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剗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
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
乘勝追至閩海口李聲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又安僞
吏部尚書范見覽等降五月輔追至海門涇淺又晴水
涸賊棄舟遁比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輔率步

騎至茶籠柳升舟師亦至會兵奇羅海口升破賊得其
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遇賊敗其黨皆
散走生擒李聲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
卿等獲黎蒼及僞太子芮于永益海口高望山安南悉
平訪陳氏子孫皆絕遂郡縣其地立交趾都指揮使以
呂毅掌司事黃中副之布按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裴
伯者為參議分立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十衛二
所市舶司一得戶三百一十二萬改雞陵關為鎮夷關
九月獻俘闕下 上面詰李聲父子罪下獄 訪交趾
人才禮送京師以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

大事記 卷十五 二

同知澄善神鎗法赦而用之六年振旅還進輔英國公
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定陳
氏故官初出降復逃化州與僞官鄧悉作亂推定為主
借號改元出攻鹹子關諸州縣多患之而陳季擴鄧景
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八月命黔公討之劉儻仍贊
軍事十二月黔公敗於生厥江都督呂毅尚書僞皆沒
定自稱上皇立李擴為大越皇帝七年正月復命英公
總師勦之六月進兵討賊慈廉州等處皆破之八月鄧
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歿英公進向鹹子關攻賊破
之生擒僞將軍潘岷等二百餘人追至太平橋鄧景異

燒營先遁去十月駐兵清化季擴說言我陳王後也致書求封不許麾兵直進皆散走追簡定至美良縣定方寓民家望官軍勢盛走入山搜得之以獻伏誅召輔等還京八年正月復敗賊黨阮師槍於東潮州英公以餘賊未平請留餘公總鎮從之五月追敗季擴于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其冬季擴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右布政部黨為都指揮叅政副使等官右通政方素易齋勅賜資九年正月再命英公往軍中察變四月英公奏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師槍等逆狀顯著終無俊心請進兵許之十一月緣海追捕大破之十年八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三

月戰神投海外相與鈞聯殊死關賊大潰斬獲無算械送鄧汝戲等赴京十一年十二月師槍等屯愛于江設伏英公列陣以進賊分三隊拒戰各驛象當前英公薄賊左隊衝入中堅射象奴仆之再中象鼻遽退去蹂賊陣陣亂諸軍齊進賊大敗都督韓廣當賊右隊屢戰敗之退至愛母江盡降其眾十二年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師槍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乘季擴及其妻妾於南磨之地生繫以歸賊黨悉平以所占地增設州縣八月班

師大加賞資十三年四月英公復鎮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英公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彌伏莫敢動十四年召英公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中官馬騏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麒麟而殘交人怨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獻俘京師而黎利最劇自稱平定王連結老撾出沒十七年交趾巡按黃宗戴言交人新入版圖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以致撫字乖方若候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到任二年以上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嚴覈廉污黜陟報可十八年叅政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三

侯保馮貴皆戰死彬勒歸以榮昌伯陳智代又以山壽代驛仁宗即位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偽求降不出方政與戰不利黃福亦久勞召還代以陳洽詔授利清化知府山壽主之也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壽既主前議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重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陳洽仍叅軍事宣德元年五月赦交趾有罪者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擁眾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城拒却之十一月叅將馬

瑛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通合兵進屯寧橋諸將
言地險惡宜遠斥埃持重不從麾眾渡天雨泥濘伏驟
起衝盪遂大敗尚書陳洽死之利遂乘勝招其弟自又
安進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喪陰許為利請封緩攻十
二月召黃福復往交趾安遠侯柳升會黔公進討李慶
賀軍事二年二月通敗賊交州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
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眾肆掠攻昌江城守
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遂陷任福皆自刎
死中官馮智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經死軍民感
其義同死者甚眾升進兵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大事記 卷十五 十四

至深歷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計
大便漢葉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 上曰卿二
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高表諭羣臣朕以
止戈為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于是命
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齋詔召安南文武吏
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俱
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
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 一云斬置三司以下
萬六千六百四十九人送回所 文武各携家歸凡八
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 五月二使還利奉表言書
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贈死事文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五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恭將崔聚率
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
行交人得福環跪泣禮事之而屍兵竟不出通懼大勝
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不聽羣臣劾通
并馬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得脫利先送還黃福表言
前國王遺嗣馬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
公輔尚書義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
宜糜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士奇策言兵興以來天下
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動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
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

武復其家利又奏臣有女九齡失配兵中後知為馬騏
進充官婢陛下既赦臣幸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
利獻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
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利表謝貢歲金五萬兩八年利
死于麟立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利死姦臣黎問
等搆黨讐殺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
並避居龍州太平府詔飭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麟族
告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權署國事正
統二年以麟奉朝廷謹封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
及通民二百餘戶麟卒于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

訶責該以歸占城來訴詔歸其王不聽天順三年瀾為
庶兄琮所弑自立四年遣通政叅議尹曼給事中土豫
封琮會故王濬弟瀾率眾討誅琮事聞詔停曼豫行以
瀾權國事五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改授冊瀾初有國耻
屈下欲殺見使臣禮溥七為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成
化中 親率兵九萬開山為三道進兵破哀牢攻老撾
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李子怕雅賽歸依入
百宜慰刀攬那瀾復積糧練兵且頒偽勅於車里宜慰
司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為雷所震
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交人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報

大事記

卷十五

十六

捷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奏瀾昔嘗吞併占城 皇
上姑賜涵容乃肆惡無忌既指擒黃章馬之名劫虜鎮
守村寨復托解開正等之故窺伺臨安今刀攬那能保
障生民擊敗交賊請勅頒賞從之因下詔戒諭毋妄動
逆天然屢攻占城併其國太監汪直用事議討之職方
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
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旨
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
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
私與瀾通闌結諸夷姦宄釋繫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

發其姦亂乃弭弘治元年侍讀劉飛行人董振頒詔戢
挾兩僕入境宴畢即行交人為立却金亭十年瀾卒凡
王三十餘年最為桀驁子暉嗣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
并乞袞冕從朝鮮王制皆不許十七年暉卒于敬嗣未
封而卒弟誼嗣正德元年修撰倫文敘頒詔誼在國母
黨阮仲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鳩殺祖母國人皆怨亡
何神通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瀾
庶子暉編修湛若水往封暉多行不義人皆惡之一日
暉在朝下諒山都將陳玄孫陳一曰與其子昂昇作亂鄭
緄鄭惟代鄭惟鏗等攻玄孫誅之遂殺暉立諱鄭氏國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二

世臣諱母與妻之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顯政攻之
綏等亡走清華蓋鄭氏所萃居也而昂昇猶據諒山諸
府諱累表貢且乞師不得達有莫登庸者本都齊漁人
也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劔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為
樂詭言莫遠之後以武舉從玄孫官叅督有罪自拔歸
諱用為宜陽叅將將而與昂戰大敗之殺昂封武川伯
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諱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
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國兵盡屬之加封
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取庫藏
金寶潛使其弟樞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氏若宅盜者因

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鎮之謀殺諱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諱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綬國中大亂嘉靖二年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頌詔至龍州敦病卒承恩以路便召還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應為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粟禁國人不得復稱黎氏尋娶應母已又錫殺應立已子方濂仍冒應名氏諱憂憤而卒眾復立其子寧曰世子或曰登庸襲勇以歸錫殺之國史編寧曰世孫蓋至是黎子孫名號與支屬遠近真假皆不可考訂各互傳互書而已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諸大臣為請者悉

大事記 卷十五 八

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綬將進圍海陽一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圍都疑即龍編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子旗蓋即張而還呼曰得世子矣鄭綬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夾登庸陰結土帥郭遠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沉于江寧與鄭綬子惟豐走老樹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九年登庸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濂為國大王改號曰大正而黎之舊臣武嚴威武淵武子陵等聞寧尚在皆據地與登庸抗我八寨長官副瓏徹土舍張澤通把李者朱白俊等與之交通引使侵掠瓏徹尋為彼所執雲

南總兵沐紹勳奏瓏徹乃我中國職官豈可置之不究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係外國亡命避居兩來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難成功張澤本當逮問但恐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為後憂乞選委能幹土流官員撫諭取回瓏徹從之十五年十月當頒詔安南哀中太禮部尚書夏言疏 皇上登極改元欽遣二使國亂未達而返若再頒冊阻徒損國體宜下兩廣鎮巡勘本國叛逆事情奏聞又言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譚黎應皆非黎明應立之嫡莫登庸陳玄孫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綬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臣賊子

大事記 卷一五 十九

人得而誅彼罪狀顯著無逃天討乞遣錦衣衛官領勅令鎮巡查罪人姓名選將整兵以待師期至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臨安元江為盼并勅雲南總兵沐紹勳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調度嚴備並舉 上曰安南久不入貢非叛而何與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夏言會兵部尚書張瓚議用文武大臣各一人司道叅遊更置擇用兼處兵糧以二年為期潘旦總兩廣起毛伯溫右都候征戶部侍郎唐胄極言不當伐者五報聞然 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憐至則十六年二月也寧居海曲屢

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乃使惟憭等十人泛海自占
 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及登庸
 等不軌篡奪狀乞與師問罪亟救國難下禮部覆安南
 自正德十年黎嗣使阮仲達入貢後迄今二十餘年信
 使不至廢棄正朔方擬討伐彼國之奏遂至事屬可疑
 且惟憭等既抵中國不明言所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
 暫留夷館勘覆具奏以待區處從之惟憭有志操能文
 章自言起文事略云海行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二本封
 二筒并二批差惟憭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
 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 天朝既行國人皆謂十
 人皆記 卷十五 十一
 死一生蓋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到廣東不赴掛號即路
 上盤詰見獲則外夷過海越關一死事也掛而不許前
 往送回本國逆徒接取殺之又一死事也或罪其越度
 關津前殺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緣某事空死道路
 亦一死事也且引申胥張良豫讓為比讀者悲之三月
 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詔下推總督等
 官并議糧餉起侍郎胡璉等往督給事中李鶴鳴等紀
 功兵部侍郎潘珍疏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
 國矧今虜眾滋蔓釋門庭之寇遠事羶島非計宜停所
 遣官釋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 三以征討之

命已卜貴珍妄言對狀閉住潘且復以登庸求貢聞不
 許五月毛伯溫至京條六事議行尋以篡逆真偽未審
 令鎮巡官從宜撫勦另寫勅給之伯溫視院事督餉紀
 功等官俱暫停且取回南京尋罷之且先疏莫固奸雄
 之魁黎亦叛逆之派二氏分爭兵甲不息彼既未定我
 誰適從蓋其意欲靜以觀變也伯溫恐其梗已請易之
 以山東巡撫蔡經代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
 發兵進討陰遣偽知州阮景等行規至納更山為土舍
 李孟光所擒併獲偽撰夫諾一冊 上怒復勅征討先
 是交人武文淵以其眾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等
 大事記 卷十五 十一
 往撫諭文淵遂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投寇帶賜
 四品武服資金幣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
 來丁移于李李奪于陳陳篡于黎今黎又轉于莫互相
 為賊此好還之道故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
 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師難久駐必生他變
 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行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
 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事機乞假
 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一年十七年汪文盛傳諭安
 南疏請正登庸之罪三月命仇鸞為征夷副將軍總兵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參軍務四月蔡經上進兵事宜安

南水陸路有六計兵姑二十萬為率貴限一年糧用一百六十餘萬石造舟市馬犒賞器械諸費約用七十餘萬兩今覈兵及顧募不過十二萬諸庫所貯銀不過三十餘萬若兵未可期所費更不止此兵貴伐謀敵宜用間憑祥龍州歸順欽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須就近體察則彼之虛實可知人之歸附易致須量遣兵預積糧使之振威觀變黎寧尚存量授名職我兵一往賊且立平不則分崩之國炎瘴之鄉輕調大眾終非完計欽州知州林希元反覆以登庸亂政及近日敗歸之狀上聞且謂藩籬已撤兵可徑進時不可失俱下會

大事記

卷十五

二十一

議議上率常談舊所已言者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議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議論謂不必討爾等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其已之十八年十月登庸籍土地戶口之數上請降遂命禮部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往詔諭綰屢疏為上所厭罷之且諭曰安南事一倡眾隨訕上聽夏言之言共起違慢此國應棄應討宜如何處兵部言篡逆罪所必討近雖乞降而夷情詭秘難信必臨以兵可以正法如求身聽命待以不死仍命鸞伯溫視師南兵部尚書湛若水進治權論謂治安南者宜以不伐伐之

激黎氏夾攻分地與之可以立定斯謂行權合道覆言滯而不通下督鎮知之十九年四月林希元復條上方略自稱秘策為御史所劾伯溫等既至大集兵糧廣州應州二府太守翁萬達張岳已陞浙江叅政以諳曉夷情請得改註留用遣太平知府江一桂往馮祥審驗情實一桂騰檄詰問得其報書甚恭萬達張岳奏記幕府曰今處莫賊有三文命而告成功上也陳兵鞠旅臨之以威兵不血刃中也三令五申必欲艾夷威則威矣恐非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下也今宜總眾長兼群策集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

大事記

卷十五

二十三

下亦當鑒覆轍師出以律無俾後悔從之分正兵為三哨奇兵為一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絕繼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地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都指揮使又諭登庸父子來降一如前格赦罪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築臺關內約十一月初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濂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任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

既旬伏稽首疏上降表復請軍門旬伏再拜肅籍國中
 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新樂古
 丁葛為四峒故隸欽州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
 南征留居之分與其子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人明皆
 廣等叛附利利納焉授以偽官願以內屬補貢方物先
 國臣僭號紀元一切革除仍奉正朔舊賜印章謹護守
 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候命乃
 與諸守臣會疏以上許之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
 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世襲別給印仍嚴
 黎寧果黎後則昇以所據地否則已鄭惟憐廣東安插
 給以田宅二十年制下登庸已死奏于朝因令授其孫

大事記 卷一五 三時

福海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為義子敬復以方濂次
 子敬與為婿通方濂妻二十五年福海死子宏濕纔五
 歲宣撫使鄧文植阮如桂輔之告哀請封阮敬已持其
 國中事自恣欲立敬與鄧阮力不能制有范子儀者又
 立登庸次子正中據海陽海東二府勢日逼賴頭目黎
 伯驥等擁兵防護宏濕得不死正中尋戰敗奔欽州乞
 照達日例給養許之子儀避海東妄言宏濕已為阮敬
 所弒迎正中歸立為辭擁眾剽劫廉欽等州執指揮孫
 正殺百戶許鎮嶺海騷動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
 師擊之俘斬千餘級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移檄接

捕二十八年宏濕上表修貢請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
 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知宏濕無恙命撫
 鎮官再勘三十年勅明允襲正中事定遣歸弘濕立後
 又復兵爭貢使黎光責至京朝廷以偽官待查確許獻
 進留南寧十五年隆慶二年始放還宏濕竟為伯驥所
 逐死于海陽 神宗即位宏濕子茂洽始入修故事得
 襲四年九年並來貢請理故疆從邊吏議以吟邦邑米
 等四村給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等共立寧子
 寵于西都簡惟憐之子寵死無子簡等共推立黎暉四
 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

大事記 卷一五 三五

復據安南盡逐莫氏遺孽莫倣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
 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讐未幾敬璋為黎兵所
 殺維潭遣使浮海請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
 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因與約
 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
 為期啟關有日矣竟遷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
 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
 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
 之外臣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
 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

彼此分定視我諸上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澤乃聽二十四年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 詔以維澤為都統使于莫敬用高平令維澤毋得侵害安南復定二十七年維澤死子維新嗣叛酋潘彥構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兵復振三十年祿州夷官韋達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四年入貢改給銀印以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

大事記

卷十五

二十六

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四五日至其東都夷獠雜居獠悍喜鬪君長尤狡獪舊有愛州驪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漸盛取中夏經傳翻譯音義教本國人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偽諡稱宗黎暉之弒或云鄭惟錐為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為重莫以都齋為重邊海塗泥十餘里駕木掘塹居之士馬精強器甲犀利歲凡再稻八籙桑麻魚鹽最饒沃俗惟交愛人個儻驪演人淳秀有華風頗工文學其山川佛蹟勾漏傘圓富良江龍門江

大事記

卷十五

二十七

除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勦回稱盜首武永植係殘莫嘯聚執扶安等三人來獻總督尚書戴燿檄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掃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艘截新安海上兵不果進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溫州獲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朝祿等引烏合劫下石西州莫敬琳亦統眾索憑祥州米馬入下石官兵討擒之四十七年維新死天啟元年子維祺補貢六年再貢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揭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與中土錯壤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輻輳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

宣光江為大其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蟻子鹽醃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白雉翡翠蝮蛇之屬甚夥而奇者有佛佛似獼猴人面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獼猴似獼善捕鼠別有戴帽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掉煎然味似河豚又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蜂蜜人以入口即化為蜜甘香甚奇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墜其田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副貳者為雒將皆銅印青紋號文朗國

葉文忠曰安南自宋以前雒內屬然叛亂代有因南服

之外疆也季犛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遠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
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焚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瀨之
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
憐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
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維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徇
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隳成業故談者
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凶較逆無所等差然
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
然後辭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於前事也昔成化時聞

大事記

卷十五

天

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宜匿不與事
乃中寢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茅伯符曰國家拓境匹於漢唐而安南既得復失有遺
憾焉或謂英國庸功屢奏即畱填如黔國南人當不復
反而以刑餘荼毒隳彼成績且計黎利縱橫英國尚矍
蹀令虎旅再發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棄珠崖為
例益天子意既厭兵而伏波前車英國當亦籌之熟矣
自韓魏公謂交州險僻多瘴霧瘴毒得其地恐不能守
縻以戎索聽為外臣是矣頃黎莫互爭悉我全方可乘
其敝而戍守單弱曾固圍不遑安問啟疆事王弁州言

國家地贏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殆幾是哉
朱史氏曰安南事人皆以吳漢東晉兼併為例不知古
今之事勢強弱便利不同宋末漸強勝國三破之而不
能有我 明三定之悉郡縣其地而亦終歸於棄匪直
形勢之不便亦事力有所不給也兩廣僅隔一嶺川楚
江福環繞三面二百年中大征凡幾所經重臣名將凡
幾猶時躊躇不能盡化為良民而況嶺外又數千里惟
滇廣兩路可入谿谷周遭千廻萬疊蠻夷穴窟其中教
化所不及需風雷之所不及迅者哉當時連兵二十年
只以討逆二字勢不得中止而最後 宣皇決策三楊
佐議割此贅鹿纔得寧帖蓋中國之力十七注西北十
三注各山海而此荒荒者有之不為利反為害也至嘉
靖間建議征討虛聲恐嚇幸而集事稽首款關稱臣入
貢削其王號僅復都統之名頒以印文遂停特遣之使
自後分爭歸命詭云正名略仍舊案不復以故事繩之
兩得休息斯為盛已

大事記

卷十五

三九

附錄

永樂二十一年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匹漆三十
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貢自十四年始
歲有增益而是歲獨贏

萬曆六年莫氏貢儀 金香爐瓶四副重二百零九兩
沉香六斤連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
五十件黑線香八十枝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
象牙二

萬曆二十六年黎維澤欵儀 進奏本該國一封臣者一
愛死等八名原官何壽祿乘滄等八名新官日
升汪汝宗等十五名代身金人一個銀香爐一個銀花
瓶一雙象牙十四隻薰香二十罐連銀罐二十八斤
黑線香二萬枝生絹二百疋沉香一百三十六斤代身
金人首範金四首而縛維澤獨自謂其以恢復故罪視
登庸有間為立而肅容狀開驗嫌其居令改範俯伏焉
錫其身日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澤不得滿伏天門恭
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授銀印許維
澤暫用俟鑄授
新印至日進繳

天啟六年黎惟祺貢儀 補萬曆四十五年八年貢儀與
萬曆六年同各用陪臣三通事
大事記 卷十五 三十一

行人十三
人安南海陸之道從海者二從陸者三海路一自廣東
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伏波
以來水軍皆由之 嘉靖中知府張岳又詢得廣東海
道自廉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
海東府若沿海听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
尾二日至玉門山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
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熱社有石堤陳氏
所築邊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通天寮巡司南至
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

藤而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
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
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
而入則取古齊又取空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
新明二縣至四岐湖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
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
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 陸路一由欽
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抵交陸陸行止二
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日鹿井堡在西南控象鼻
大事記 卷十五 三十一

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日三村砦在州東南控
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即至雷州通角場欽州西南
邊又有水口六譚家黃標藏浦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六
並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 一由廣西至宋始開路分
為三由憑祥州人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今行人
往來必取道焉由思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
思陵州由龍州人者一日至平而隘 一由雲南至元
始開路分為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灘由
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听十日至平原然皆山迢難行張
輔發兵憑祥沐晨從蒙自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

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前蘇軾所云六路并雲南而言

黎氏自奉正朔過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往

習學藝備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内外文武等

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回本國一一做行因此風俗文章

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較官制朝儀禮樂教化

亦自可觀科舉之制鄉試于午卯酉年秋間入場中三

場為生徒中四場為貢生會試辰戌丑未年春間入場

中四場為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為賜進士及第又有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為三魁第一場用九經之文次

二場用詔制表之文三場用詩賦之文四場用對策之

文五場入殿庭在國王前用對策之文餘文武官大約

做式稍易其名曰不敢同中國也

唐沈佺期渡海詩曰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

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鷲北斗崇山

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髮聚催年虛道崩城淚

明心不應天

元使與曠使安南題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

臨江白日迴論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國朝使朝鮮者有詩及廣和甚多使安南者大臣如羅

惟敬等詞臣如劉戩等都未之聞要見自鎮夷關外崎

嶮榛莽雖有江山荒蕪不治且奉迎止于車馬絕無文
物威儀已自淪于夷矣略摘三詩皆出中國名卿忠臣
之手亦為夷方一文其陋也

平州知州何忠臨難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
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
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叛夷

金幼孜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恩曉出九重天王事
驅馳念獨賢奉詔尉佗煩陸賈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
自昔通南紀聲教于今遍八埏聖主綏懷恩似海慙慙
大車記 卷一五 三三三

德意在敷宣

劉忠愍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南誰道
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履玉節頻浮漢客槎山盡鯨波
知雨露星回蓋極記年華請君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
莫憚賒

登庸之父本廣東東莞縣屬戶有罪伏水逃免流至安
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萍蓋戲語無跡之
意也萍生登庸父子以漁為業有勇力黎諫以為都力
士信任之遂成亂階

孤樹褒談云永樂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

孟曰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創神
鎗後貶其官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
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仲曰其賜
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有三子亦令一人
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
季曰其官爲指揮父之乞歸祭墓既往卽自立爲王季
聲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季聲自立殺陳天平首叛動大兵屢戰俘而下獄非降
也赦其子孫澄善神鎗用之從本姓不聞曰陳後爲丁
部侍郎老而貧給尚書祿終身不折支未聞貶官尚書
子何以世襲錦衣若念其功則文武不同途既改文階
亦無世國子生之理澄有文學著南翁夢錄盛稱陳氏
先德豈亦諱父之叛逆而不忘舊主耶北虜無姓來降
原有名號者不欲仍虜舊它立功當授職或列三等皆
賜姓黎自有姓何待于賜又添爲鄧則一家兄弟賜二
姓矣季曰其官歸祭墓自立爲王用兵十餘年終始何
不一及鍾山之傍 孝陵在焉禁地其中非元功不得
賜葬解是何人死而得與此書陳文端請修正史引之
爲據必有所見偶因安南一節姑識于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六

北征

朱國禎謹輯

永樂七年二月命 皇太子監國 上如北京先是
上方渡江虜稍出沒塞外未敢大入尋立本雅失里爲
阿漢衆情未附 上遣寧陽伯陳懋左都督何福等出
兵爲吳答蘭等聲援答蘭者歸正都督吳允誠之子自
陳受 朝廷重恩願率精騎巡漠北以展報效許之且
益以兵者也時方大發兵征交趾次第削平而 上重
念故都且虜時時窺伺非大征不能勦絕遂率禁衛北
上集西北騎士聽征九日壬午發京師戊子謁 皇陵
上親負土益陵諸大臣皆從之三月十九日壬戌至北
京丁丑遣給事中郭驥同都指揮金塔卜反書諭本雅
失里賜彩幣六月百戶李咬往等歸自虜中言虜爲瓦
剌所敗殺郭驥哀散卒欲襲兀良哈諸衛 上怒申飭
嚴備七月三日癸酉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
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騎十萬往討之戒諭相機而動
仍詰本雅失里殺信使之罪諭且親征八月十五日甲
寅五將軍敗沒臚胸河 上聞歎曰福不從吾言以至
于此而將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過卹死者之家書

諭 皇太子決親征仍詔瓦刺順寧王虜得我軍旗幟
 器甲詐以攻王慎勿墮彼姦計命尚書夏原吉等措置
 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
 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
 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等議餽運自北京至
 宣府各倉逐城支給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
 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一
 城酌量貯糧以俟回食留兵守之虜遁即躡其後亦如
 前法築城從之名其城曰平胡殺胡謀報虜欲掠開平
 勃成安侯郭亮等謹隄備遣人奏事須取間道行朝廷
 大事記 卷一六 二

人至亦驗實母忽畧
 八年二月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輔之初十丁未
 發京師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十三日出居庸
 關次永安甸五色雲見由宣府大同度德勝關上野狐
 嶺 上謂諸學士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癸亥 蹕興
 和閱武營外時天霽忽大風陰晦 上曰雪且至命軍
 士亟回及營雪下已大風復霽英國公張輔自交趾入
 見命提督宣府等處操練勅清遠侯王友循野狐嶺抵
 德勝開口武安侯鄭亨往宣府萬全督運三月丁卯朔
 令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武安侯

鄭亨督左右哨寧陽侯陳懋廣恩伯劉才督左右掖都
 督劉江等督前哨都督薛祿而下各統精兵聽調初七
 日發興和 蹕鳴鑾成指示諸學士曰此大伯顏山東
 北可至開平順寧王馬哈木貢馬謝恩初九日大閱誓
 師明日兵行次凌霄峰登絕頂顧諸學士曰此小伯顏
 山也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蕭虜尚倔疆果何所
 恃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士足用勅凡供具減半十六
 日兵行諸學士述道發哨騎尋得之次五雲關野燒迫
 近行營 上親仗劍視之分二道統營外而去十八日
 次錦水積前鋒報見虜蹤蹟下令軍中警備明日進兵
 大事記 卷一六 三

二十日次環瓊園二十二日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兵行
 次小甘泉明日進次大甘泉二十九日次清泉源去營
 三里許平地泉躍出味甘冽士馬飲不竭賜名神應泉
 四月四日庚子夜營中刀戟皆有火光五日次屯雲谷
 六日午次玉雪岡七日次玄石坡製銘勒石于立馬峯
 日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立銘與之悠久晚有泉躍
 出於地賜名曰天錫八日次鳴鼓鎮掘井不可飲忽雨
 作晚至歸化甸泉出于地名曰靈秀十二日至楊林成
 泉出于管西賜名神既以深入虜地免諸將朝十六日
 壬子次禽胡山頂有巨白石刻禽胡山靈濟泉大字銘

勒曰滸海爲鍾天山爲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十七日
壽節免賀順寧王馬吟木使人來朝宴勞之次廣武鎮
山下有泉賜名曰清流峯曰靈顯翠秀山多靈異登者
必有風雲勒銘曰于鏐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
我武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所經多無水每有泉涌出或
風雨得濟二十四日庚申次威虜鎮乏水以駝載御水
分衛士日暮 上未食俟軍士盡食乃食二十六日次
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歸聞涼州土達叛命都督
史昭勅之明日至長清寨賜泉名玉華夜漏初下 上
立帳前觀星謂諸學士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又明日

大事記

卷十六

四

至順安鎮五月丁卯朔賜前高峯名白雲遙見臚胸河
過山四望而下臨河賜名飲馬河駐河上名曰平漠鎮
三日順河東行至祥雲嶽明日至蒼山峽哨騎獲虜謀
五人來獻八日至環翠阜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
知虜在兀古兒札河開大軍出塞欲同阿魯台西走不
從駭亂互相賊殺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阿魯台東走
日暮 上命諸將悉渡河九日命王友劉才留大營河
上築殺胡城駐兵 上率精兵賁二十日糧循河追取
之十日癸酉喜岡諸將以次前進十一日至平虜寨用
鞬韉百戶爲鄉道徑趨兀古兒札河 上策虜西走大

軍北行必至相左欲從西北要之百戶云被中回塞將
何所往至即可禽 上從之十二日兵至果道賜河名
清塵夜倍道追之十三日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窮促以七騎
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仍命劉江梁福追之遂 蹕
滅胡山十五日諸將各以俘來見皆釋之旋師至五原
峯祭幹難山川賜名玄冥河次河上與大營合發捷書
報 皇太子下詔頒師二十一日命王友劉才率將士
先赴開平勃郭亮運赴應昌尚書吳中運赴會胡山遂
征阿魯台二十四日次蟠龍山二十六日次定遠鎮遣

大事記

卷十七

五

梁福諭祭去年敗沒將士其陷虜人多得脫歸六月丙
申朔次凝翠岡明日經湖樂海子周圍千餘里幹難等
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六日次清楊成戒將士無妄殺
八日次飛雲壑兼程前進九日早哨騎報阿魯台聚眾
前山谷中 上先帥數十騎乘高視軍勢曰已悉破虜
之方矣慮諸將度山結陣左右相拒數十里虜出沒山
谷間且迎且卻少頃請降 上以虜多詐欲緩我師勅
諭之阿魯台欲降爲左右所沮又遣其甥朵兒只輸款
上賜酒遣使偕往阿魯台太息終不能決 上知之嚴
陣以待虜飲兵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我

軍大呼疾進阿魯台驚而墮馬死傷塗地衆潰散追奔百餘里阿魯台携家屬遠遁時熱甚少水收兵明日雷雨大作軍中足飲十一日 上率精騎前進諸將殿至長秀川兩岸輜重牛羊百餘里盡收之焚其餘十二日追至回回津發銳砲斬名王以下百數人十四日發廣漠鎮諭諸將曰虜雖潰散必有潛伏窺伺者須擒之命諸軍先渡伏騎數百于河曲步卒持銳後行而實土于囊載以誘虜戒曰虜至伏中舉銳伏兵出應之 上按精兵最後發虜望見所載銳進果入伏中銳發伏兵盡出虜亟回走 上所率兵隨至虜窮急復奔渡河馬陷

大事記

卷一

六

生擒數十人虜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後者訊所擒皆兀良哈部下入朝受官復叛附阿魯台悉斬之十五日次寧武鎮降者相踵捷報 皇太子十六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二十五日還至永寧戊王友等紆道不相及其軍士乏食多死者 上怒切責之二十八日至金沙苑勅張輔收王友等制諭就領其衆扶載病卒一人者賞鈔五錠晦日乙丑 皇太孫文武迎鑾表至行在所七月二日丁卯次開平宴將士頒給所獲牛馬 上始肉食八日次獨石明日次龍門 皇太子遣尚書金忠進迎鑾表府丞陸中善進袍服 上諭俟

入關諸將俱易服乃易未晚十七日壬午駕至北京御殿朝賀大宴陞賞有差安遠伯柳升進爲侯十月 駕發北京十一月還京師

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入貢多所求請表詞悖慢且拘留勅使合黑撒答等 上怒命中官海童責勅條責其罪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必舉兵致討三月發京師 皇太子監國 皇太孫從四月至北京勅大同寧夏甘肅會兵從征五月鞬韃太師阿魯台來奏馬哈木欲其主收傳國璽立塔里巴爲主請發兵願率所部爲前鋒別部十顏不花等亦以爲大事記

卷十六

七

言命姑俟來春十一月勅將士嚴兵各邊哨騎守瞭有失皆斬諸將先行邊大會兵北京 十二年二月命成山侯王通往宣大關所調軍馬已酉上大閱近郊庚戌安遠侯柳升領大營諸將分領哨掖前鋒會和寧王阿魯台使至言馬哈木今遣乞塔五率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靜于足命劉江等先往興和管于城之西出兵哨瞭又命譚青率右掖兵往興和操備三月十七日庚寅 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壬辰駐龍虎臺勅居庸關長安嶺守將凡從征官軍非奉令無擅令出人丙申駐雞鳴山晉王濟堪以罪召至命留宣

府侯回塞處分戊戌至宣府庚子發寧遠鎮有寇起于馬前 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辛丑至萬全命忻成伯趙彞建平伯高福尚書吳中郭資等督運四月甲辰朔駐興和大閱已酉頒軍中賞罰號令壬戌至小甘泉以砂磧大陣難行命疏隊循次而前乙丑阿魯台遣使來朝丁卯駐屯雲谷虜酋李羅不花等來降送之北京已巳駐玄石坡令將士愛惜戰馬五月癸酉朔駐楊林戊催糧運至禽胡山因瓦刺在西阿魯台在東多詐走使相結命前鋒劉江虜騎東西走者皆執以獻以官軍牛糧悉遣還民丁丁丑命各部尚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

大事記 卷十六

皆爲督陣官已卯駐香泉戊命軍士各資糧以行辛巳至廣武鎮遣指揮塔不友往覘瓦刺戊子至喜川命劉江先發精兵性飲馬河偵虜辛卯至連兒温都兒有海子水清列賜名曰蒙山海時軍行二程乏水甲午至通泉泊前鋒報虜數十人東行 上曰此必瓦刺所遣命朱榮規之得實 上率精兵自問道趨之六月壬寅朔次清流港以溪入近虜下令齊力奮擊甲辰駐雙泉海前鋒劉江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數十人來報 上度虜必大至嚴備以待乙巳獲虜謀知馬哈木太平距此百里有下令秣馬早發丙午兼程而進 皇太孫以鐵騎五百護行戊申至忽爾忽失温值虜來戰頓山巔不發 上以鐵騎挑戰虜奮而下 上麾柳升等敗之武安侯鄭亨等追擊虜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爲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砲銳冠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夾關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 上遙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衆潰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 皇太孫遣騎四出覘視知虜已遠走 上始還帳中名其地曰殺胡鎮庚戌班師殘寇有乘高視望者分兵薄之皆散去戊午回 蹕三峯山阿魯台遣人來朝命中官王安往勞阿魯台詭言有疾不能朝仍賜米百石部屬五千石壬戌駐飲馬河南岸命成安侯郭亮護將士有疾者先歸已巳次黑山勅諭 皇太子頒詔天下七月五日丙子駐禽胡山命遼東總兵巫軌帥所部還開原所獲馬悉給軍士乘操壬午次清水源命都督金玉等率將軍毅尉先還京師庚寅以馬皆疲弱留興和休服諸將率步軍扈從癸巳至宣府己亥至沙河 皇太子迎鑾表至八月辛丑別

大事記 卷十六

上至北京壬寅大宴定功賞惟忻城伯趙彝檀殺運下
都督譚青受賂揀選不中程都督朱崇擅給驛馬下獄
坐罪十四年九月 駕發北京十一月至京師十五年
三月 駕發京師五月至北京

十九年六月謀阿魯台欲寇邊命諸將嚴備會兵北京
仍運糧口外置驛騎於古北口之北十一月議餽運下
尚書夏原吉吳中于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戮其屍侍
郎張本都御史王彰等往山東西河南兩直隸大發丁
壯造車運餉集宣府

二十年二月英國公張輔等議分前後二運前運隨大
六事記 卷十六

軍後運次之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餘輛
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陸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三月戊寅發京師柳
升領大營餘仍分五哨辛巳次鷄鳴山虜之寇與和者
聞 上親征夜道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貪一得所
欲即走追之徒勞俟草青道開逾應昌出不意壽之未
晚癸未次宣府四月二日戊子命武安侯鄭亨以萬人
修龍門道路收虜所遺馬二千壬寅大兵以次前進五
月辛酉端午節次獨石宴從征文武丁卯大閱親製
虜一曲庚午召公侯將士馳射營中辛未次西涼故元

往來巡遊之所癸酉次開安下令樵採皆不得出長圍
之外大營居中外分五軍建左右哨左右掖總之步卒
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營外長圍各去二
十里丙子次威虜鎮丁丑初前鋒都督朱榮以哨馬五
千伺虜乙酉次開平六月三日戊子饒遷至分給將士
餘悉貯開平命都督吳成等先赴應昌庚寅次長樂鎮
乏水有泉數十躍出壬辰次清平鎮以地平曠結方陣
而進癸巳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 上曰此詐也
聞大軍出恐構巢穴故為此牽制疾進兵虜果遁去丙
申次祥雲屯時駐蹕有紫雲覆其上遂賜名甲辰次金

沙泊進至沙泉以深入虜地令前鋒朱榮等領健卒三
百人入馬二匹資糧宵行晝伏探聲息以兵踵後策應
七月四日巳未次殺胡原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叛遁
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母及妻罵曰 大明皇帝
何負爾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
就縛為俘囚將死無辜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薄梁之側與其家屬直北遁去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點虜未嘗遠信或扶說謀示弱以
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聚夜道驗

六事記 卷十六

之而信召朱榮吳成等還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以兀良哈助阿魯台爲患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令諸將進擊諭曰官軍至虜必西走 朕以兵從西要之可以盡獲遂以精騎數萬赴之武安侯郭亨等率大營次後行庚午 上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猝逆戰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奔進寇望我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皆潰散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陳 上乘高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

大事記

卷十六

十一

右走盡獲之又麾騎兵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移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驅馬疾行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急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克等盡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賀辛未 上復以兵循河而西搜捕殺獲甚衆降者釋之丙子 駕至大營 時在 以牛羊十餘萬分給將士命寧陽侯陳懋勇追餘寇

八月乙酉朔次清漢川都督馬真力戰被創還至黑山卒壬辰次威虜川寧陽侯先敗虜于山谷間再益精兵千餘設伏令武安侯收輜重先行誘虜夾擊大破之死者過半餘皆遁去戊戌次玻璃谷諸將先入喜峯口侯駕庚子次武平鎮 皇太子遣官來迎以班師書諭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度居庸關壬戌至北京朝賀封前鋒左都督朱榮爲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爲安順伯

二十一年七月戊戌謀阿魯台將復犯邊 命諸將率兵駐塞外待命分布中左右前後諸軍寧陽侯陳懋等居前先攻虜之西壬寅發北京甲辰次土木將士畢集設宴後雨命內侍撤蓋雨即止有軍士取田禾飼馬者立斬之戊申至宣府八月己酉朔宴行營積陰大霖九月己卯朔次沙城戊子次西陽河癸未知院阿失帖木

大事記

卷十六

十二

已等來降備言阿魯台爲瓦剌脫離所敗授正千戶諭諸將臣撫督嚴備仍 命恭順侯吳克忠以三千人探之甲寅駐上莊堡陳懋等追至宿鬼山虜皆潰散遇其王子也先土于來降甲子次天城親獵已巳土于入見上慰賜之 賜名金忠書諭 皇太子下詔班師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甲申大同開平守將并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上頗厭兵未許會報至諸大臣力請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各選兵以三月至北京其山西兵都督李謙統之先至宣府西且丁丑朔策進士明日次閱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親諭諸將告以除暴保民之意四月三日戊申 詔皇太子監國已酉 駕發北京癸丑度居庸關丁巳次上未巳未次長安嶺宴諸將壬戌 壽節免賀次赤城庚午自獨石次黑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開朝廷兵出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之餘孽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寇去此不遠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

大事記

卷一六

二四

為指揮僉事甲戌發西涼亭次閱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虜鎮乙卯次開平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書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心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勅遣中官及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落罪止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墳塚瘞之 上親為文祭馬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戊子召諸將諭以禁暴誅亂止戈為武凡有降者空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嚮我師者悉縱勿殺壬辰次長樂鎮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遇斬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乙未次永寧戊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以重車在後分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製詞五章舉爵諭諸大臣曰先帝戒荒淫之失也戊戌次威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

大事記

卷十六

十五

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丙午次翠玉峯 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精擇勇士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次清泉泊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勅懋等益加防探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諸將嚴兵已未次龍武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卽皆民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

六事記

卷一六

十六

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已遠去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 駕駐河上以俟壬戌進次倉石岡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陳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日今出寨已久人馬俱勞虜地蚤寒一旦有風雪之

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不可易遂命班師乙丑分兵兩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登翠雲屯七月甲戌朔乙亥發寧遠鐘次迴流灣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到此也令所至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丁亥次翠微岡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戌子次雙流梁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

大事記

卷十六

十七

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位謹防賚庚寅次榆木用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衣運禮儀一遵 太祖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榮孟聘等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夜召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銘錫爲柩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峯大孝士楊榮太監海壽奉 遺命馳訃 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虜鍾楊榮等亦以是日至京師設几筵于宮中遣 皇太孫來赴仍諭 龍舉入長安嶺遣還山西大

同兵將守備乙巳次西涼亭巳酉次鵬勃 皇太孫承命至發喪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迎至宮中奉安于仁智殿加欽納梓宮頒哀詔

朱文氏曰 太宗五涉虜庭三與虜遇以全師壓殘寇重以 天威何所不靡然終不能掃之至盡蓋其時懲淇國之敗它將無可任者勢必親行親行矣聲勢隆重虜皆震懼悉遠輜重以精騎出沒山谷間可戰則戰戰不勝便走勢固不能盡絕而我亦不勝勞苦且有榆川之變矣夫太平天子年至六十加五高矣猶介 鑿與

于金戈鐵馬間驅馳絕塞不啻躬一將之任豈好勞惡逸大遠人情誠見兵將尚強及吾身用之可以竭威靈杜窺伺而它皆非所惜也 宣皇親侍行間克紹祖武遂成喜峯之捷 英皇追慕先烈纒一啟行六師俱覆謀難發于王振斷必決于 聖衷相傳 英皇在東宮宣皇問曰汝能代虜否應聲曰能蓋其志如此嗚呼是豈可以易言哉

金文靖 初北征記 節文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 駕出德勝門初夜與胡光大 廣 由安定門晚次清河十一日次沙河楊勉仁 始至十三日度居庸關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臣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其夕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借送三鼓取去僅以氈衫覆而寐天明視之其上皆霜臥傍積雪

大事記

卷十六

十九

盈尺十四日發永安甸且行且獵初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 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之則元時官酒務每歲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曰此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斤墩下有故永寧寺基歐陽玄誤碑尚存西北崩處土石猶新下即渾河流出蘆溝橋有

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止行里餘路甚窄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拘兒山路險如雞鳴石巉然下壓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拆裂畏人車馳馬驟毛髮栗然既過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三人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山岡賜食十八日次宣府二十日抵大同二十三日蹕宣平二十四日行數里度一河水及馬腹甚迅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

大華記 卷之六 二二

紫黑下山頂度關開門為車所塞從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上召獨光大往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復借送風益急帳房不可設以行李堆起略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蹕興和上駐馬營前召三人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卑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

大華記 卷之六 二二

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股戰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大為全大風寒微雪二十五日行數里至城下上謂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開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此果然入關兩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彙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踣問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風沙眯目細石擊面而為風所吹皆

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上分布諸哨掖駐興和者十日三月七日早發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鴨鵝鴻雁之數滿其中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上指示山謂三人曰此大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在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八日蹕鳴鑾戍夜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次日大閱誓師又次日早發山谷平曠

望東北有山頗高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漸近一山見諸軍于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視并示三人觀之又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鱗池又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凡五日十六日五鼓發 駕由東路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三人由哨馬路逃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閒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居址墳塋漸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迤北蕭然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師過見三人亦下馬同立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醃鵝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典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勿攷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想也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三人同金侍郎至管午食黃羊天鵝野馬飲燒酒兩杯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往探待回報相與同往飲畢又候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尋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予等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被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攜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過半值微雨予二人相顧慘慘俟天曙韉馬復

行雨雪交作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
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
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去僅數十步彼此皆
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皆有怛然之色十七日早望
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
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促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
馬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
與借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故遂備
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云
六
昨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將令者三十
輩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無頃刻
忘也十八日蹕錦水磧傳 旨清遠侯取馬鞍付幼孜
十九日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魯城
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
隨觀二十日蹕環瓊圃出塞皆沙沱至此漸見榆林鳥
爲午大壓虜川水多嫌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
咽日暮 上召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
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將沙出碑曰唐
之交河郡故知之二十二日午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午

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
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澤也地理志云鴛鴦澤
在宣府此去宣府遠未必然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
召語虜中山川指點遠東長白山去可千里午次大甘
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三人觀大
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
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疑
卽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有海子出鹽色白瑩潔疑卽
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大甘泉北七十里二十
九日次清泉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蹕凡七日四月
大
初五日午發晚至屯雲谷初六日早發霜氣甚寒皆衣
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午次玉雪岡見 上帳殿 上
目光大衣狐裘煖帽笑曰今日爲冷學士矣初七日行
十餘里遙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
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華言高山也
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罕登不則一覽
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勒大字初八日午
次鳴轍鎮初九初十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由山谷中
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踣凡二十餘里見美石如琥
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蹕楊林戌十六日會胡

山頂有巨石勒銘紀行十七日次香泉戌十八日午
至廣武鎮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
糧于此西南山峰有石 上命方賓與三人選最平者
書而刻之忽風雨至遂下山有靈異故然遂命之曰顯
靈翠秀峰 上登之三人皆從晚次高平陸載水晚炊
二十一日次捷勝岡即其名大書三字二十六日至玄
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隨 駕同行聽言瓦剌事
夜命寫勅無桌以氈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
十七日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
高廣峰巒聳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
石元氏諸王墓其下晚至長清塞夜漏初下 上立帳
殿指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
鎮 上立帳殿前指管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
者遂令畫工圖之五月初一日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
青氣接地私念青山白雲于茲信然 上曰此山甚高
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真山若誠爲山
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
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
馬久之駐管河上名其地曰平漠鎮初三日順臚胸河

東行午至祥雲嶺初四日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
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同進初五日早
發初九日 上以精騎逐虜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
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管中清遠侯護軍十一日移營
入土城中二十一日 上破虜回叩見寫平胡詔二十
二日起營三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艱難晚
次威遠戍無帳房承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濶可三
四尺上覆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蔽風雨予與光大二
人同臥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發
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壓衣服皆濕雨止發
威遠戍度臚胸河人馬驟集雨過水漲渾及馬腹登岸
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
被召俟立帳殿外馬驚幾失去二十四日午次蟠龍山
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今皂
隸承蘆葦鋪地用馬屐及氈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略睡
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
至河水稍深據鞍俯視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腰
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
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河水益
深傍河行十八里馬都督當治筏所採皆柳枝並無區

畫指使別渡又行十餘里遇東寧指揮裴牙失帖木兒
縛筏先渡于輩及行李訖然後自渡復炊飯食于三人
再三辭謝乃以鮮魚爲餽裴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
百人扈從輕財好義觀其所爲勝尋常倍蓰矣晚次平
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
後光大備舉裴牙失帖木兒以對 止歎曰朕渡河
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
又無與臣言者 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
水次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讀之乃
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詛風雨蓋虜中有
大壽記 卷一六 二十八

楊戍凡四渡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牛箇山山
甚險坂繞河攢簇松林 上曰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
清秀可愛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
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爲物所食是日獲
虜二人問之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
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
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景物鮮好
甚樂之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沒復起行
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
黑旌旗甲仗咫尺不能辨切攷等從實盡須臾莫知其
處但前騎皆不能行始下馬立半山間踰時復上馬下
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鄉道亦或遂止次飛雲
壑初九日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
已見虜列陣待 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
地勢于等下馬披甲復上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
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 上已豫料書勅一紙
以待至是從陣前召取馳馬以進 上曰虜以詐來朕
亦給之乃以勅付去者又行數十里駐兵山谷中時甚
熱日晏不食饑疲殊甚忽皂隸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
水淘食之甚甘俄陣動亟策馬前行聞砲聲左哨已與

虜敵虜選鋒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壽前進 上已駐兵靜虜鎮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從之往返已百餘里入夜方至營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且又饑渴移時皂隸載水飯如前共食益甘之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臥風露頗寒以箭插地覆毳衫于土傍風冷冷襲人雖甚倦目不交睫須臾五鼓起坐待旦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于草間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

大車記

卷十六

三十

得水遂往飲馬于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于三人從者稍稍至取六就炊食畢即行晚次駐蹕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皆隨都督金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進次長秀川輜重彌望十二日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回津十三日光大斃一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又方回營二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十四日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

上按兵河曲以計敗之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次玉潤山十八次紫微岡十九次青陽嶺二十次清華原二十一次淳化鎮二十二早發渡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乏予駐馬先渡渡訖復以渡光大既渡以為無水矣復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再渡兩河泥陷及馬腹晚次秀水溪二十三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三人下馬暫息盼望出峽杳不可到至營遂次峽中二十四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次

大車記

卷一六

三十一

永寧戍二十六次長樂鎮二十七早發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蜒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下山營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二十八發通川甸晚次金沙苑二十九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璃谷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初二次開平營于幹耳朶華言官殿也元時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烟野草之

間矣初四日次環州初五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
數河衣靴皆濕初六次安寧驛初七經元西涼亭故址
四面石牆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晚
次盤谷鎮初八早發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峭對如
行夾城中晚次獨石初九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
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水泛時此處最險初十次燕然
關十一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五度居庸關 上令
勿攷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
次龍虎臺十六次清河 上令勿攷三人先入城十七
日 駕入北京

大事記

卷十六

三三

後北征記

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親征馬步官軍五十餘
萬予與學士胡光大庶子楊勉仁偕扈從辰時由安定
門出四月二十五日小滿次玉雪岡明日次玄石坡大
風明日次鳴轂鎮又明日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
爲坐馬難晦日晴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日一日癸酉次
楊林戌初二午次俞胡山次日瘡甚 上命太醫賜膏
藥初七陰大風寒晚次香泉戌初八陰風寒次廣武鎮
卽哈刺莽來夜雨初九大雷雨下雹如雪積二寸初
十次懷遠寨二十三日次飲馬河至六月初一始發初

二日循河行二十餘里下管午炊再行暮次崇山塢無
水暗宿初三晨發午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管作
午炊再行晚次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
舊嘗建宮殿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開數十
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
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
也初四大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
戰皆退去初五暮至西北三峽口卽康哈里孩無水是
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上
率精兵擊大敗之七月初一日回至玉帶川八月初一

大事記

卷一六

三三

日還京

桑民懌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
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
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
麗之伐謂之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明自是而後
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卽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則不
支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明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
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葉茅末清沙
漠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冠百王繼武之師澤流
後裔予嘗訝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親勸率諸將不憚

逐虜之帖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之策悉已熟于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之敢犯耶系公名悅自有傳係祝允明所撰極言其跌宕有規矩蕪之則知其為人之大略也

朱史氏曰 文皇親歷窮荒大申捷伐師武臣力各以職事效勞不必言獨三儒臣單騎從軍栖息一帳房每每失去風砂飛撲冰雪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野當時死者給事中張益以子鳳貴求文于劉侍講得傳他之泯泯者恐不少也 聖王英略憂勞天下掃淨胡

大事記

卷十六

三十四

塵不憚屢駕軍旅中時時顧問大書特書于此攸賴諸君子感激知遇委身行間意氣淮遠生死都置度外讀北征記宛然在目文與國史相表裏前記自敘危苦頗詳芟而存之有是君有是臣其不自 逸如此太平日久人臣養尊處優好譚先朝故事設身處此當作何狀亦可灑然變色矣

我朝順治七年征蒙古時國汗去一次過

捕房山帝遊三十五年春二月朔

皇親往六軍 由此路到吐勒河去捕房山二十里

西路大將公等掘在三山石各本鐸以偶魯結等

平高煦

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虜人平之庶人高煦 文皇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郡王稍長者學于京師高煦與焉 太祖本春注 文皇于其諸子尤所加意世子厚重篤好經史稱有人君之度煦獨不肯學日與晉恭王三子濟熿周定王二子有勲遊嬉輕躁無行且如世子母有輕傲之色不為 太祖所愛建文初從 仁宗奔喪京師任情縱恣盜舅氏徐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北兵起 仁宗居守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

大事記

卷十六

三十五

之戰北兵稍却煦適引胡兵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官勉之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即位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煦時時稱二殿下有大功非人臣相 上遲回久之卒以世子乃 太祖所立且居守功高長幼分定又 世子仁孝 王孫英武徐妃彌縫于內諸侍臣詎論于外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煦漢王國雲南快快不肯去上及 仁孝皇后遣 皇太子問故煦大言曰我何罪黜萬里外 太子曰 父皇性嚴難犯只婉辭曰不欲遠離其可煦曲聽復于 上乃得暫留京師遂請得天

戊朔煦遣枚青濟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夜繫青
聞於朝密約山東都指揮新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
矢旗令真定諸術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
後軍諸子各監一軍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
賢章與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
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
姓名問道詣京上變言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
陞濟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煦言昨枚青
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子所

六事記 卷七六 三八

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教露衷悃且傳播驚疑
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唯叔鑒之泰至樂
安高煦盛兵見敵倨不拜勅南而坐跪泰大言曰 太
宗信謔削我護衛徒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
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
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皇帝急縛效臣來徐議
吾所欲傍有言送駝馬者皆驚走煦大笑曰吾固知其
怯今中朝必大震無能為矣泰懼唯唯歸 上問煦何
言泰曰無所言又問治兵如何對無所見 上曰泰二
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 上大怒泰曰事

定必治甲子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建洪武永
樂舊制與文臣詰勅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
為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姦佞並索誅之又
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汗鐵乘輿 上夜召原吉等
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歿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與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原吉坐屏左右語議遣陽武侯薛祿討之輔臣榮力
言不可曰昨見命將印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
臨事可知且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
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

六事記 卷七六 三九

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印
位小人或懷二心行失矣令大索樂安姦謀乙丑勅遣
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
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
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和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
寧伯劉瑤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分守京城每門各
增旗軍六百人已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敦李
和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埈留守廣平侯袁容武安
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王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
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

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率兵二萬
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蹕水河鋪馬上顧問從臣曰
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安樂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
巢窟或對曰彼彘不肯離京師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而南走煦外多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丙子 駕所過見有
司集民修治道路 上命散遣之且諭曰茲秋成之時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

民皆急於收穫道途通行者其免除治毋重勞民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眾不從曰爾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煦初聞陽武侯
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
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眾 上仍書諭煦曰張敖
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
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
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神武英暢詞旨明

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 駕至鹽山
馳素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葺食兼行
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
可 上曰兵貴神速彼倉卒舉事何暇深謀設伏且亦
無兵可分大軍直抵城下營阱中虎爪牙安施烏合洵
洵且自潰矣遂行日暮過慶雲夜分至陽信二縣吏人
皆入樂安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
中黑氣黯黯分兵壁其四門賊猶乘城舉砲我發神機
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
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煦者煦大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一

懼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且出歸罪許之
是夜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火光燭天壬午移
蹕城南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禽煦
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邏騎所執見 上羣
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勅章示煦且命御史于謙數
其罪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煦為
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
執王斌等下行錦衣衛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為武
定八月乙酉班師其時天久不雨班師之明日連雨道
途泥濘 上望見軍士衣皆濡濕輓曳輻重者多困下

令休息復 踞樂陵黃家店命中官頌繁煦父子先赴

京師錦衣衛九月初六 上還京出 御製東征記示

羣臣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吳教授錢常百

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

為民朱榮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

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楊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

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

數日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

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發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

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二

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

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

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輒起積炭其上然逾時火熾銅鎔

庶人灰矣諸子皆死今南京織造機房即照舊邸人猶

稱漢府云

喜峰口外破虜

宣德三年八月十四日癸巳 上御奉天門召諸武大

臣諭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來擾邊今農務將畢朕

將因田獵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士馬以俟乙未

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將京管及徵到士馬悉行

簡練其畿內諸衛及薊州以東悉選精銳俟扈從丁酉

亥公進官軍實數 上曰朕此行豈為田獵國家雄安

不可忘戰但以邊民患虜因此閱武修備乃可無患又

曰天氣漸寒往復多至踰月士卒須得溫飽遂令戶部

每卒給一月行糧更加三斗為乾餼仍給皮鞋鞋從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三

征文武准永樂例給腳力馬騾備從悉與行糧勅所至

勿得科擾進獻道路通行者毋集民修治都督陳景先

修灣河橋可度馬軍而已既度即撤勿多費困民戶部

自通州至遵化諸驛各備一宿糧每兵仗局各給將士

介冑癸卯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尚書胡濙吳中侍郎王驥施禮僉都察院如太常卿

楊溥等各率所屬扈從駙馬廣平侯袁谷少師隆平侯

張信兵部尚書張本等居守禮部奏定留守事宜勅將

士申號令整軍容恤下無擾百姓丙午前鋒軍先發凡

邊衛兵官雜犯死罪以下悉贖還職丁未 駕發京師

度潞河駐 蹕虹橋誓師嚴諭諸將九月庚戌朔入薊
州境見山曠後多有滯德甚喜曰使他處皆若此朕
何憂焉所經州縣官耆老俱慰勉之辛亥至石門驛喜
峰口守將報兀良哈之衆萬餘入大寧駐會州將至寬
河 上曰天遣此虜投死耳進 蹕石門之東召問諸
將或請擊之或請益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但謂吾
無備故敢此來若知朕至便當驚走須擒之不可縱也
然此出峯口路隘且險軍驍可行若候諸將并進慮緩
事機虜聞風且逸去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可
覆而獲也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四

在多深入則不足逆戰則有餘矣壬子 蹕遵化縣簡
精銳如數人二騎各持十日糗糧以俟癸丑勅駙馬西
寧侯宋瑛武定侯郭玪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曰今虜
寇犯邊朕親往征之爾等率領在營官軍暫駐遵化須
紀律嚴明晝夜詳慎凡事諸將同議停當而行軍士有
侵擾百姓及盜取者悉斬以徇告人得實量給賞賚候
別有勅汝移營前進其文臣扈從者悉留營中惟太子
少傅楊榮從發遵化 蹕灤陽驛甲寅至喜峯口內是
日定遠右衛指揮潘雄遇虜力戰死雄益都人總兵巫
凱赴與和雄爲前鋒至瑯帽山遇寇與戰被圍數重援

兵不至中矢死乙卯出口外夜潛師馳四十里昧爽至
寬河距虜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成邊之兵悉衆來戰
上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墮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支繼而神機銃壘發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軍中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擒之悉獲其生口
馬牛輜重丙辰斬其渠酋遂駐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
搆其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
之有密言于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
留亦任所往朕爲天下主顧獨少此二人耶果欲去雖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五

朝夕置于左右終去寧能久繫又曰只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反使之蓄疑朕
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養恩况于人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勅送所捕獲入關命西寧侯宋瑛等移營前
進 蹕會州重陽節宴文武大臣諸將捕虜先後至
上喜大舉親製詩歌慰勞之辛酉諸軍大會阿魯白朝
貢使者至宣府遣中官往勞之壬戌發會州駐鐵將軍
店以平虜奏 皇太后書諭諸王并勅在京羣臣命虜
中所擒止誅首惡餘悉解縛給食忠勇王金忠獲虜寇
數十人馬駝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內厨酒饌

而飲以大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顧侍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脫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惑于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任信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癸亥 上先命諸將搜虜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十之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命留二萬人候之甲子班師發會州詔告天下駐鐵將軍店丙寅入喜峯關仍勅各邊嚴備毋謂已安遂可忽也遣近臣巡關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六

四年 上閱武郊外五年九月乙卯 上巡近郊凡五日還十月以農事既畢將西巡 勅豐城侯李賢都督張昇兵部尚書張本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太監楊瑛等守皇城外一應事務與李賢等同心計議毋偏執誤事丙子 駕發京師蹕玉河諭成國朱勇等今農雖收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申令各營悉知之丁丑 蹕龍虎臺命軍士皆先出關光祿寺賜從官酒饌晚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尚書塞義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至幄中問郊外民事及邊備久之復命尚膳賜輔等酒饌 上親酌而飲之即諭道中見聞有當言者勿隱戊寅 駕度居庸關蹕岔道已卯獵遣中官進鹿兔於 皇太后且奏十一日出關天日晴和隨行將士欣悅禾稼有收邊備亦飭關外軍民足給皆聖母仁恩所覆無煩 聖念勅恭順侯吳克忠遂安伯陳英武進伯朱冕太監劉順等循例出境燒荒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歲晴煖然關外氣候日暮不一宜預備軍士衣鞋其即遣人馳往北京運來給之庚辰 蹕岔道辛巳 蹕懷來壬午 蹕雷家站召諸學士論曰明日度雞鳴山梁道險隘車騎湊聚難進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七

卿等慎之寧緩勿速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待其英武而勤遠畧然此行所喪亦不少眾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以建也真後世帝王之監戒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太宗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常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癸未 蹕宣府之泥河都督譚廣入謁 上勞曰卿 祖宗時宿將自守邊以來安靜無事皆卿之功簡在朕心未嘗忘也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九

織文綺衣一襲鈔五千貫又諭廣曰扈從將士敢有擾人者悉繫以來晚召塞義楊士奇金幼孜諭曰朕明日前行兩程至洗馬林卿三人皆年高不任驅馳可暫留宣府朕往復只五日即同歸矣又命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太常寺及六科都給事中等官皆留宣府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甲申 蹕老鴉站乙酉 蹕洗馬林工部運軍士衣鞋至自北京 上命尚書吳中等即日散給丙戌 蹕洗馬林 上親歷城堡營壘徧閱士馬鎧甲旗幟皆稱 上大悅召見諸帥咸加賞勞丁亥 蹕洗馬林遣勅諭太監楊瑛等曰朕二十一日旋

師二十五日至京爾等宜敬謹奉侍 聖母皇太后不得出城迎接是日獵晚 上御幄殿楊榮等皆侍 上問人君馭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戊子回鑾已丑 蹕泥河命都督郭義沈清及太監袁琦率軍士留宣府等處圍獵諭之曰非以爲禽也慮虜寇知朕還京或爲

大事記

卷十六

四十九

邊患如遇有警爾等協同備禦不可輕忽仍戒士卒不許擾人違者一體治罪庚寅 蹕懷來辛卯 蹕岔道壬辰 駕至京師六年十月丙午 駕往西湖庚戌還九年九月 上臨朝諭羣臣曰武有七德保泰安民二也况天下旣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旣成朝政多暇朕將親帥六師巡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癸未發京師乙酉出居庸關獵于岔道戊子次懷來出 御製詩示楊士奇等命和庚辰 蹕宣府阿魯台之子及其黨皆來歸撫納之庚子回 鑾十月甲辰朔 上次龍虎臺丙午還京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七

朱國禎輯

撫勦叛氓 廬陵縣

文皇初卽位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三司奏請發兵討之上曰此無能為患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使特勸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賚勸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兵禍連歲有司怠于撫卹民不聊生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也念其所自亦可矜憫朕卽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嘉與百姓共樂平治特差行人賚勸諭爾宥爾之罪其卽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皆散

大事記

卷之十七

大寧桂林

永樂元年四月 勅北京留守都督府曰比大寧諸衛官軍多逝去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一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力効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為盜賊改過無由可卽差人賚勸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空革心悔過各復

職役庶保無虞 閏十一月兵部主事牟倫奏臣往廣

東撫諭桂林諸賊皆已歸化竊謂此輩作亂未盡殲夷穴處巖居惟事剽掠今雖革面終然異心如安定縣首賊韋香等先皆向化今復為非重勞官軍深入勦捕臣思賊衆別無技能惟倚恃險阻出沒不時兵至則散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閭官軍皆非本處之人不能探知動靜且觸冒嵐瘴多致疾病難以有功惟彼土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若資其力可以收功今後如遇竊發則命土兵與官軍合勢攻擊有得就以與之彼慕利爭先勇於用命可以傾其巢穴絕其黨類既免轉運供給之勞又無損失軍伍之患從之仍諭部院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

大事記

卷之十七

鍾均道

二年五月 勸諭廣東三司官曰往歲都督僉事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不復究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勦捕事尚未明且勿遽動爾等但盡撫綏一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在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為患且人孰不願為善間為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此人果在能不為非卽聽其安生樂業不必推問今九夷

八蠻自昔不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苟鍾均道果不死能憐然悔過來歸朕謹遵 皇考待杜回子之道處之豈忍使其終身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鍾均道在建文中嘗作亂南雄韶州諸郡之間聞 上卽位遂潛伏無蹤跡其黨皆散相傳均道已死後有別報故 詔諭云然終無實驗

陳永定

一年龍溪縣盜平縣與廣東潮州接境山谷巖阻有陳永定者負險爲寇抄掠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雍初至或請聞于朝一指揮將京兵數千至可立勦曰

大事記

卷十七

三

師之所過荆棘生焉且此小寇奏聞必以爲事大上歷聖懷傳之必且驚疑遠近守土者將安民是賴而反擾動如此非吾志也或請約廣東兵合討曰賊在境內與彼何與彼執爲辭徒增觀望無益于事况賊開逃去更從何處蹤蹟貽害隣境爲患滋大遂密以計掩捕獲之方陞安州知州士民保留以新銜仍縣事卒于官孟雍南昌人

唐賽兒

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謊言能知前後成

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鬪往來益都諸城安丘

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小民於是奸人劉信劉俊

劉賓鴻董彥果各率衆從之擁至五百餘人據益都鄆

石棚寨掠鄉村驅脇良善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

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又

慮賊據高阜梗不從命遣安遠侯柳升將京營兵五千

往討三月己巳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果等聚衆二千

餘人以紅白旗爲號縱火行劫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

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已分官軍助守莒州上

勅安遠侯柳升分兵速勦辛丑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

大事記

卷十七

四

石棚寨遣指揮吳亮招之不應賊黨耿童兒下寨乞降

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賽兒等議趨此宵

遁升卽往據之薄暮慮賊劫營令諸軍稍退夜二鼓賊

來襲營與戰多被傷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

及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追捕獲劉俊等男婦一

百三十四人賊墜巖谷死者甚衆而賽兒守竟不獲甲

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賓

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搗集民夫八百餘人以

死拒戰賊不能克復集莒州卽墨之衆男婦合萬餘人

騎晝夜兼行猝到城下奮擊賊不能支敗走復收餘衆
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
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而收其孥時城中已不支使青
至稍遲必陷於賊既而升至青迎謁怒其不待猝出之
青不為屈是日指揮僉事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
敗賊於諸城盡戮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戊戌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不即就道及
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劉忠
興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衆升忌其功成不肯救
賊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逆之

大事記 卷十七 五

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衛青破賊後三日始
至反忌功摧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遂下升于吏
上以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
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士逮至京詰之又命在
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嫁為尼道姑悉送京師後山東
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審之皆平人被
怨家牽引者 上悉赦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原吉麾手
止之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朱史氏曰聖人治天下要以生人為主故曰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害且不可

而况犯上作亂又扶妖術扇誘者乎 文皇即位于嚙
聚之衆諭之使解于逃匿之賊招之使來懇懇肺肫惟
恐傷之惟恐遺之至不難遣使頒詔曠然天地之量至
今猶可想見獨于唐賽兒之逃窮之至盡彈章付之法
司通侯至于下吏甚者遍逮諸尼致詰不少恕何若是
烈哉蓋禍芽不可不折民志不可不定威在必申要使
絕形影杜疑似事定即止決無蔓延由前觀之在于安
反側由後觀之在于殲渠魁操縱之間作用異而意則
同叅看自見其妙自極于神乃若劉孟雍以一縣令捕
劇盜如反掌真足當精兵三千人主聖臣賢人人得盡
其職嗚呼盛哉

大事記 卷十一 六

章敬曉

宣德元年先是慶遠府宜山思恩等縣民章敬曉等作亂柳州僮蠻相扇而起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兵至柳州遣人諭之凡降者釋其罪令有司緩撫敬曉等聞之率其黨男女三百餘人詣營歸款願改過向化至是興祖以聞上謂尚書張本曰常情皆貪生懼死亂民之心豈異於人哉本對曰此由陛下聖德開導其生路不然悉死於兵矣上曰卿更體朕意遣人諭鎮遠侯及郡縣長吏令撫恤降附招輯流亡毋令失所

松江海鹽豪盜

大理卿胡縉執松江土豪及亡賴虐民者械送至京其中有一殺人取財奪人妻女侵盜稅糧因公科斂以一取十老吏滑胥逞奸肆毒皆府縣不能制者未幾海鹽人史慶真聚眾劫掠官兵至則逃入海不可踪跡兵退復還多行賄掩蔽概請錦衣兵逐捕逃至江西擒斬之其餘豪橫甚多嚴治不少貸因平望而東蕩漾據為淵藪出掠奏設秀水平湖桐鄉嘉善四縣

浙直豪頑

浙江及直隸松江等處遊軍遊吏遊囚與頑民之避役者聘克恣暴凌虐鄉里挾制官府事覺被獲輒造誣詞

令家人妄訴有詞連千人或三五百人者及逮至事多誣捏上妨公務下戕良善其害甚于盜賊御史吳訥以為言命果有冤抑須自下而上陳訴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發回應理衙門斷決其告百人以上料事有輕重具奏差官同巡按三司究查懲治若連公差京官及方面正佐及各府正官則先執事內人鞫訊果有干涉方行逮問

下溪州墨古送父子作亂黨九長官司計擒之并其黨四百餘人皆正法

靈山縣

廣西橫州及貴縣賊二百餘人入欽州殺靈山縣知縣封真仲虜官民婦女財畜及官庫儀仗回至馴象衛境

大耳記

卷十七

八

指揮張信繫之擒從賊數人賊首遁走命鎮遠侯顧興祖捕之

陳才

六年浙江麗水青田等縣盜陳才等三百餘人屯聚建安之湯洋山號將軍披甲持刃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殺人掠財福建都司遣鎮撫董祥往捕官軍被傷者十餘人祥馭軍無紀律所過肆掠為民害有司以聞上謂行在兵部曰官軍擾民甚于盜賊法不可廢祥罪命按察司究治遂降勅切責都司令量調官軍委都指揮劉海率領捕賊毋遺民患仍勅福建行都司及浙江

都司各遣官軍同進必獲賊首不獲及縱軍擾民者悉治罪

新淦縣

江西新淦縣丞厲中有罪伏誅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微科必非法箠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綿綺不可勝紀民不勝毒虐遂集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眾捕之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軍掩捕民械送京悉置于法上以激變由中命斬之梟首于縣以徇仍籍其家徙其屬戍遠東

大事記

卷十七

九

南溪諸縣

壬戌四川南溪富順捷為諸縣強賊白晝劫掠民財總兵官都督陳懷及都布二司俱遣人捕之被賊殺傷時副都御史胡廩督採木于蜀劾奏上勅懷等曰率兵捕賊反為所傷罪可逃乎其即會議設法捕之如再稽遲一體論罪

錢成言

溧陽縣人錢成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十四人有司捕之不獲南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上

曰此輩又欲為張角耶 勅隆發兵捕之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三縣刀頑

巡撫侍郎周忱奏廣德州及溧陽溧水宜興三縣邊湖近山人多頑獷有司徵稅糧勾攝公務多抗拒不服甚至聚眾劫掠近有被獲者其財物以萬計又得其偽造各衛倉及縣印一十七顆蓋用私造文書侵欺稅糧州縣官吏或柔懦無為或受其賄賂反被挾制不能究治民之刁詐者愈多乞不拘常例選朝臣廉明幹能者數人賜之勅書令署掌各州縣與正佐官一同會書一二

大事記

卷十七

十

年其弊盡革則令還京行在吏部言內外郡縣自洪武永樂以來官有常員事有專責無京官署掌之例况周忱職在催糧撫民民頑為盜所當理者既無所施設徒欲變亂舊制空治其罪 上曰忱言不過欲得人理民非有他不問爾吏部須慎擇守令苟得其人安有是哉

蕭彥真

巡撫侍郎趙新奏比者永新縣梅花洞賊首蕭彥真等劫掠偽稱將軍千戶吉安長沙兩叻皆被其害調江西湖廣二都司兵三千餘人勦捕屯聚鄉邑日出巡邏今已逾年賊未盡獲官兵所至之處田穀孽畜一空居民

不堪乞撤回止令湖廣附近茶陵衛江西永新千戶所各以官軍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曰古有恒言盜賊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空從新言悉令召還但督三司巡按下有司緝捕又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按二司曰古人有單車論賊而降之者有用計開賊自散者顧方畧如何不在與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歸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爾等協謀定策或推誠撫諭使改過歸正或招諭不服以計殄滅悉從所便後彥真等赴官陳首宥之皆令復業

大事記

卷一七

十一

顏福佑

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顯章奏縣民顏福佑等深居山谷恃險不供徭役輒聚衆歃血爲盟以抗拒官府請發兵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計其會三司及巡按同往論且察其所由如果民之頑犷亦具以聞

禁游僧

七年湖廣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有司文憑以雲遊化緣爲

名逼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姦人得以恣肆因而爲盜乞勅天下有司開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回籍治罪如律果是僧徒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復設廣安州守千戶

復設廣安州守禦千戶所先四川副使朱與言奏重慶府合州定遠等縣與順慶府廣安州岳池大行渠及夔州府新寧梁山接壤深山大谷延袤數百里往者廣安盜起設千戶所守禦後以盜息革罷今所治尚存乞如舊開設從之命四川都司分撥官軍戍守以遏盜賊保

大事記

卷十七

一一

衛居民

朱南鵬

八年贛州府會昌縣民朱南政及弟南鵬等五人糾合亡賴劫掠軍民其父泰力止之南鵬殺其父鄉民劉伯昂饒思賢擒南政等四人送于官鵬逃率其黨二百餘人圍劉伯昂家殺其母侍郎趙新招撫南鵬等皆降其黨亦相繼復業已而南鵬復聚衆圍思賢家盡殺其父子兄弟劫其財復逃入山叛深爲民患請發兵誅之勅新與三司巡按但捕兇渠脇從者俱釋之

夏九旭

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世豪里中與其隣爭田格鬪偶
 為飛瓦所中大怒集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聞于官
 逮治抗拒又殺數人縣尉以百人往未敢進招九旭諭
 以官法不聽執尉撻之隨醉以酒縱歸自稱都督署子
 弟為指揮等官 上得奏曰此狂人耳遣官往諭必自
 歸刑部侍郎魏源江西建昌人接壤自請往許之或言
 諭而不從且辱命使須臨以兵即不聽可一鼓擒也乃
 遣都督任禮率京兵二千繼往九旭果倔強拒源不得
 入禮兵至分前後二枝以屏卒攻其前遇矢石奔退賊
 大咲曰此紙人馬耳其精兵自後排柵而入縱火烟焰
 漲天賊反顧奔潰九旭易服而遁追擒之并其黨八人
 斬于市餘皆有免

大事記

卷十一

一三

曾法良

英皇初立有大盤山之賊山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深
 險與南贛相接民獷悍多盜又連水旱艱食有曾法良
 者因據險嘯聚造妖言僭名號逼脅近山居民為亂眾
 至二萬屢撫諭伴許終不散巡按陳富督都指揮等官
 進兵討平之同時河南賊李剛畿內賊孫旭林皆伏誅
 左僉都王翔鎮江西楊士奇所薦也崇善良抑奸貪手
 裁凜然盜為衰息

大事記

卷十一

十四

朱史氏曰以 二祖蕩滌之後威震殊俗可謂盛矣而
 中土數十餘年休養生息之民顧時時見告此豈經制
 未明芽孽易作以致潢池之弄想當時兵權尚屬都司
 布按為武夫必不相下有司觀望不肯盡力都司亦
 未必得人所遣衛所之兵素無紀律不用命而新設巡
 撫行移體統間尚多彼此齟齬故窺伺者易動結聚者
 難除聚且數萬人聞于朝甚至大臣往諭大將領兵雖
 夷滅甚易德音時頒其亦少煩料理矣今法網日密權
 柄有歸似可無慮而所在潛伏倏忽不必有主名而實
 有暗窩為鄉里害賦稅之督責日煩官吏之侵漁日甚
 此江南之大患而江北則流賊克斤辟血氣既衰之人
 遍身癬疥爪刷膚撓其得幸安眠食長養精神否舍曰
 康寧而欲求壽考元氣之與存幾何請以身喻貽大可
 愛所幸 聖天子厲精如口中天節儉身為之先可以
 足餉神武時用不測可以用兵是且計日待矣
 自正統後小盜旋起旋撲四楊奏對謂積逋未蠲所致
 是則然矣然儻有豪富自恣畏法網相激而起者故能
 概用力剪除而後周忱得敷其澤然間作不靖者亦屢
 屢見告矣至 國初逃民甚多還家者十不一二閒曠
 之田有代賠之苦 詔書數蠲終不能盡亂所由興不

數年閩浙廣益大起延及江西蓋其地崇山峻嶺相聯比據爲巢穴時出劫掠州縣兵寡不能制又互相推委官其地者反與賊爲市取利破城殺將匿不以聞按臣耳目難周奏報互異前後用兵十餘年始定自後虜患日棘中國悉力備西北內盜之起伏與用兵之勝負全視守土者智愚清濁何如失守之罰既重固圉之策全疎不得已用土兵其患乃甚于賊又不得已用邊兵紛紛初無定着上既不能識破先事而圖下亦止于奉行臨事互相變幻曷亦返其本而思之木者何擇守令寬民力是也

以下

卷一十七

十五

平閩寇

鄧茂七本名雲江西建昌人與弟茂八故稱豪俠殺人避仇變名走閩之寧化縣縣民陳政景素無賴留之兩人並假信義爲衆所推立爲社會長邑故饒田出家例千歲租外別取佃者雞酒且侵辱之兩人不平謂輸穀自其分別取何名倡衆罷之其田僻遠者令主家自運有田者弗便也羣走縣言狀縣來捕格殺捕者縣以一巡檢調官軍三百人圍之益鼓衆殺傷官軍殆盡遂反時叅政宋彰交趾人居京素交內官以萬金賂王振得官抵任計管所費驗戶出銀貧者甚以爲苦聞之響應勢頗猖獗劫上杭從者日衆攻汀州官軍悉力禦之推官王得仁擒政景等八十四人俘京斬之論功陞賞茂七逸去益嘯聚至萬餘人正統十三年進據杉關劫奪行旅遂攻光澤直抵邵武所至官民逃匿迺襲順昌據之而是時尤溪有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號集據縣與茂七爲聲援先巡按柴文顯匿不以聞賊攻沙縣且及延平後巡按汪澄將按部留會城不出刷卷御史張海被圍諭之且降澄忌之適御史丁瑄來察賊情澄附瑄妄奏以抑海瑄借藩臬至延平遣同知鄧洪帥兵二千人勦之官軍皆沒瑄覺澄謀已且所調兵多爲所阻遣

使諭賊解散疏免其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耶以吾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而下八閩誰能難我迺殺使者據沙縣偽稱剗平王設官屬瑄復遣張都司劉指揮率兵四千人來勦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軍不能成列賊二十餘伏村店俟兵過突起排柵塞道遂殺張都司并殿者前驅還格戰賊登山大喊官軍驚潰事聞先遣錦衣千戶劉壽兵部給榜招撫尋用都御史張楷同都督劉聚陳榮及諸副將陳詔劉德新討之楷以其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德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而自由浙入閩兵三千鞋鞋回回各三百馬五百疋至常山請益兵 聖書屢下令持重相機毋墮賊計十一月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掠鉛山道多梗江西巡按韓雍及二司官請兵防護以五百人往遇千黃栢舖射死宗留餘賊奔散茂七已順流至延平張海奏府臣與叅議金敬等官登城諭以禍福內有衣紅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擾害有司官吏不與分理無所控訴不得已聚眾為非若奏聞朝廷悉與寬宥即當自散既而退去復來言我等家產破蕩已盡乞免差役三年庶可安生臣等許以奏聞即各舞蹈而去 上覽奏論兵部悉許之而賊知罪重終不肯散海

使使起迎楷楷自廣信馳使招撫時處州餘賊見官兵趨閩出掠如故楷命指揮戴禮以兵往陳榮謂楷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我輩逗遛不進僅遣一部將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更遣榮與俱榮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賊既得勢拔寨往浦城茂七方攻邵武楷遣兵救之遁去 朝廷以楷兵少且賊已大聚決不可撫復遣尙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浙等處軍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為監軍既敗書聞切責立功時延平圍已久副使邵宏譽等與戰射殺賊百餘人我軍亡者倍之德新兵至建陽亦與賊戰殺千五百餘人并賊首魏宗得士氣稍振賊于近城五里斷橋為守道阻楷使建安知縣胡欽招諭賊從黃琴等令復業禁民無得復警琴迺降建陽路始通先此沙縣賊張由孫羅汝先等到延平自首復業至是引從賊來降詢之謂賊自敗後據險自衛未可力取請為守從中說賊使出攻城而後官悉師扼之吾陰為內應迺可擒也楷許之十四年正月賊大掠走龍泉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依山而寨者為黃琴所縛楷益兵趨延平擊殺賊十餘人賊稍却移軍建陽聲言往處討賊以誘之守建

寧者張瑛素有戰功加叅政仍府事至是戰死楷聞往救金濂等軍亦至賊遂退二月賊復攻延平則張由孫羅汝先所誘而出者楷令德新等以精兵伏溪旁置火器遣賊素所易聞軍挑之戰賊乘勝度橋舉伏發大破賊殺數百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史云為指揮劉福進及斬之福州道始通餘賊復擁茂七兒子伯孫為主據沙縣九龍山寨陳豫等攻破之獲茂七家屬偽都督黃宗富等一百五十三人副使邵宏譽亦獲伯孫等五十七人歐寧民婦廖氏被賊擄去獻為妾多力妖淫善劍號女將軍兵敗歸母家為指揮王鉞所擒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送邵武斬之 璽書褒諭錄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茂七有將張雷孫者極驍勇伯孫甚倚任之千戶龔遂榮伴為書胎之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故使謀誤致伯孫所疑有私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危竟俘斬至盡賊之初起不過數百人山谷中鄉村僻陋傳聲震駭畏死遇即投入後利擄掠從者如市冀以浙寇聲勢益張又承平久兵衛俱廢自南漳以南建陽以北城守皆潰盡為賊有延平一府旋失旋復賊不久留官即得入然不敢以聞也楷用兵七月 勅書下者無虛月月至二三當時三楊已沒王振用事本兵靡墊條

大事記

卷一

一

大事記

卷一

一

上事宜欲先頒賞切責所下 勅委曲精詳切中情實上之英明可知楷與陳豫等回兵討處州賊平之其功不小楷以詩句為給事所彈落職文顯澄逮治坐斬土木虜變賞亦不行

鄭疏云賊情變詐人心驚疑臣等猥典兵政偶有所見不敢不言列緊切三事一用兵賞罰為重福建征進官軍多係山東河南及江北直隸衛所赴京輪操之數居京日久衣裝敝壞其浙江江西調去者又皆運糧甫畢未得休息彼此迫于貧困銳氣何由振作乞令所司措置銀布預為賞犒以慰其心以作其勇一用兵必將帥得人而後士卒用命都督毛福壽勇鷲冠軍指揮郭登素有謀略俱習經戰陣乞授副總兵參將等任選東昌河間等處達軍一千人隸之令與陳懋等各合勢協力庶幾賊徒易為殄滅一南京國家根本之地操軍已調雲南福建等處征進所存僅二萬餘而附近浙福江西多盜宜以中都留守司屬衛及直隸揚州高郵廬州等衛所今次赴京輪操官軍暫令赴南京操練守衛倘閩浙事急用以應援亦可就近調遣 上曰整等皆掌兵政不量事情言事朝廷賞功自有定格如何要先給賞既命總兵官統大軍勦賊又請選將南京已有重兵操

備又請留京操軍此等小寇尚爾設有大事何以處之
 姑記罪再妄言重治不宥 此正統十三年事鄭清謹上
 觀此疏兵略果非所長
 下切責時 英宗年已二十二歲 戶部主事孟珙言
 福建賊鄧茂七等攻劫郡縣肆行無忌蓋因官軍驕惰
 臨敵退縮所致重煩 聖慮命將出師然福建郡縣多
 與江西浙江廣東地畛相接竊慮賊徒聞風逃竄奔難
 殄滅空令總兵等官分道而進預據要害以絕其去路
 然後直取延平以擣其巢穴彼或伏匿山林則持重以
 待之重圍以困之彼無資糧亦將自斃 上覽其言命
 總兵叅將等官知之 御史周鑑等言鄧茂七葉宗留

大事記 卷一一 二二

煽亂閩浙江西地與相連恐有不靖請命大臣鎮撫遂
 以侍郎楊寧往江西并命大理寺丞張驥往浙江寧至
 奏謀報沙縣賊陳政景攻汀州甚急欲調兵援之然石
 城瑞金賊亦不靖寧化賊首張伯堅巢穴去石城甚邇
 聲勢相連故不敢遠出惟戒嚴守備候間會兵攻勦
 上曰已勅總兵官陳懋等進勦矣寧整擗官軍民壯酌
 量賊勢如可破乘其不備徑擣寧化庶賊無駐劄之所
 不敢擾漳州境而汀州之圍亦可解寧政景就擒而茂
 七勢愈盛舍汀漳而延平矣事平命錦衣衛遣人馳驛
 往福建會同撫按等官查究賊徒生發劫掠之時都布

按等司掌印官分巡地方捕賊失機官并延平府衛尤
 溪沙縣管事官悉械送京師其先慢事失機并後撫捕
 賊徒有無勞效亦從公查錄以聞 建陽縣耆民林惠
 言三事內言本縣武僊山銀坑年遠湮塞比因奸人虛
 報額辦壹千三百餘兩俱是煎銀夫甲賂納乞于原額
 減除什五以甦民困下部議酌行

已 卷一七 二二

葉宗留處之慶元人浙福之交山谿深奧故多銀場洪武間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力竭民不能堪正統元年詔封坑冶民始蘇息而盜礦相鬪殺者甚眾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兩處三司令議福建唯唯無異浙江按察使軒輊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 朝廷是親言得止已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臣相附和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各減增課之半而雜費反倍之于是盜者益眾或技膠有司云留寶豐場聽我採取不然殺人或以竹揭紙票題云浙江馬大王領五百餘人定限某日大戰既而寧德縣丞顏清獲賊窩主詰之云賊首乃浙江處州人葉宗留清械窩主以歸路遇賊數十人被甲執刀將邀清殺之清獲路船潛載得免巡按福建御史馮傑陳永請招撫從之宗留益橫其徒已數百人遍掘諸穴所得甚微私相

大事記

卷十七

三三

謂日以吾之眾即索金于市易爾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十二年遂掠政和還得千餘人復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眾遂大掠建寧官民皆逃匿轉犯江西殺永豐知縣鄧顯時張楷方討鄧茂七駐浙不進浙藩臬請楷以便宜移兵擊之楷猶豫未決江西巡按御史韓雍曰公奉命討賊葉冠近在咫尺又為逃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會所部指揮戴禮自陳願率二旅為公先開此道楷壯而許之禮遇賊于黃栢舖縱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一日為其黨鄭仕本所擒 賊眾復奔入山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出劫車盤嶺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併禮軍與賊戰大敗榮禮死焉楷以福建寇急取別道之閩賊盡奪兵器復還劫浦城焚縣治至龍泉從者數萬人遂據雲扣山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兵出不便不若由米湖掠府城結寨鮑村取貨于義烏略人于松陽官軍雖眾必不能越馮公嶺而窺我眾從之遂攻處州城守臣告急都御史以都指揮沈麟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人往既至處州嬰城守月餘賊攻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尚書石璞南討恭帥兵二千馳至

大事記

卷十七

三四

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告急于張楷先有 旨下
 楷令閩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急還師討處賊時城
 中糧且盡諸將相對泣五月官軍出禦賊大敗沈麟耿
 定王晟等死焉恭僅以身免復入城固守亡何楷來稱
 州僉事陶成往迎楷泣訴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御史
 黃英林廷舉會楷于蘭溪兵至金華楷令軍中製竹笆
 三百五十面色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題兼程進至處
 州界駐師銅山寺賊佯遣人求撫實覘我師楷亦伴許
 之時官軍陣于平地賊以萬人索戰楷分軍為三賊攻
 中軍楷令回達馬軍射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
 死者又二百人賊長技惟鎗刺入竹笆隙中急不得出
 遂大潰計斬首共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械稱是千
 戶沈俊言于楷曰賊急矣可撫而降也其部下多隄水
 鮑村人父子兄弟多陷賊中昨有何受三人者自言于
 陣前見其親屬願以受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俊同受
 齋榜入山反覆譬曉賊有降意楷復以老母百口與之
 誓賊迺令陶得二赴軍楷厚賚歸之于是賊首葉希八
 楊希陶乘倫并其黨十餘人俱來降楷給帖令復業問
 宗留安在曰死久矣前衣緋而中矢者是也明日何志
 三等又招降賊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楷奏

大事記 卷十七

二十七

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疏既
 上得二等更疑懼擁眾如故願以書招楷楷亦復書反
 覆諭之他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無
 何楷復奉 聖書撫諭降賊廣布恩信戒官吏勿擾激
 不聽撫者調兵勦滅遣諸丞倅入山再招之得二等始
 盡焚其寨出降餘黨聞得二降悉解散楷師還京會
 英宗北狩前主兵政者從陷及廷臣追論車盤之敗且
 摘其詩句為罪與費聚皆奪官二寇之起蔓延入府破
 二十餘縣江南諸郡為之騷動同時造逆挺起者甚多
 有鄭承祖陳鑑湖之屬而廣寇黃蕭養尤劇

大事記 卷十七

三十一

鄭承祖

鄭承祖尤溪人聚兵應茂七凡四千餘人攻延平都指
 揮雍堃蔣貴等各帥官軍民壯三千人分路勦捕生擒
 之及其徒十八人斬首五百餘級械承祖送京師正法
 叙功賞賚

陳鑑湖

陳鑑湖麗水人同葉宗留盜銀錢殺死參議竺淵後與
 宗留酒色相爭集陳唐其等四百餘人俱以紅帕裹首
 附茂七散掠福建浙江江西諸縣境都指揮吳剛死
 建陽書坊都督陳榮死于鉛山祝公橋知縣鄧顯死于

永豐指揮龔禮死於遂昌皆其所殺徒黨至二千餘于是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立統兵元帥都指揮諸官名編成什伍攻圍處州復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千戶楊清百戶葉廣等又為所殺會茂七宗留皆敗死鑑湖知事不就迺巡撫大理少卿張驥等遣縣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任雲里長陶孟瑞齊榜深入其巢招之自首出降械送京師有詔鑑湖礙死免其妻子丁寧能宣布朝廷恩威撫獲賊首克有勞勩陞處州府同知就令履任王世昌任雲并陶孟瑞俱授以巡檢仍給賞銀十兩今後有能招誘賊首者賞格悉從此例鑑湖後遇赦克留守衛軍虜寇之擾私亡歸中途被獲斬之而處州賊夏景輝等糾誘亡賴千餘盜福建寶豐諸銀冶與同盜者爭戰妄以大王總兵太師自稱官軍勦捕屢被殺傷有支解者至是獲其十六人以聞正法其黃岩縣民周來保龍溪縣民鍾普福亦以鑛賊叛入倭倭每來寇輒為鄉道殺擄桃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至是復遣倭千餘欲寇樂清縣先登斫偵之既而倭遁去二人潛留縣境往來丐食為縣官所執械至京鞠得實磔死

六事記

卷一七

二二

軍追捕原籍山場兩無所依遂至相合劫掠各場寫遺臣等巡歷不周望 聖恩開具自新之路許從招撫仍添差御史戶部官分道巡視并于處州建寧福州三府各除撫民通判一員附近山場縣分各設縣丞一員遺者或二三員專令招撫流民帶管坑場其愿回籍或愿于所在官司附籍者聽從其便貧尤甚者量加優恤惟葉宗留寫戰書稱大王已請福州官軍擒捕乞 勅浙江三司量調處州兵策應會合搜山庶得勦絕奏下戶部請令朝廷會議 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為今有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罪而 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主事楊謙同巡按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諭各銀場曉諭是時 朝廷慮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朱英同中官率兵千餘分守要地英榜諭賜從明示禍福示不殺之意降者頗眾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謀報賊眾三萬來劫明松中官大懼欲逃英即決松等屍于市大開城門以待賊聞而遁

六事記

卷一七

二二

黃蕭養

黃蕭養南海縣冲鶴堡人以行劫被獲械繫都司獄踰年所臥處枯竹生葉眾咸異之曰此瑞徵也遂有異謀時獄中重囚數百人皆山海巨盜蕭養密與結乘間殺出獄喜諾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縱一日縱斧燔營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脫眾囚械出之斧破獄門劫軍器局得兵仗挺而大呼內外嚮應如數千人諸司各墨石拒門不敢動遂開城門出劫民船嘯聚縣東之潘村從者近萬人正統十四年八月擁眾圍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都指揮僉事王清領兵五千船二百艘救援於九月十八日至賊船澳遇賊船三百餘艘安方醉臥舟中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奔水潰散安遂溺死清水淺舟膠有小艇載柴若魚鹽者急棹如避賊狀官軍出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縛至城外以刃脇之跪使呼城中人開門千戶錢惠立城上戟于罵清賊移清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遂殺清賊初起無器械至是得火鎗等器其勢益大遂據五羊驛為行宮偽稱順天王東陽元年署其徒都督指揮等官巡按沈鍾以聞且請治領軍指揮僉事胡英等失機之罪有 旨英等姑不問兵部即移文令盡心殺賊賊不盡絕不宥仍遣老成將官一人往鎮守遂命都

督同知道興代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益以廣西江西兵并力勦捕又以前叅議楊信民在廣恩信素著陞右僉都往撫賊方造雲梯呂公車攀堞將上諸將悉力守禦幾破凡四十餘日不解城中餓困死者相枕其流劫鄉村者又數萬人會信民先至冒圍而入賊見羅拜號呼曰公若不去我等何至于此信民深撫慰之方議降而信民死賊乃復堅然散去者已多勢衰計亦益搗矣明年二月興等率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賞罰不明願公申嚴軍令無輕殺俘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此逆賊投首之兆也武王伐紂時有此雖不敢比然兆同勝可必矣蕭養聚舟河南其勢尚盛眾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狼兵取之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南嶺軾以其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由首請京師梟于市餘黨偽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曾賢等百餘人並伏誅興後封海寧伯信民賜諡恭忠鑑加右都御史信民之病也蒲城人傍徨奔走祈于諸利院審知其死哭聲振天賊亦流涕曰吾無生

路矣後請于朝立祠有禱必應于是以冲鶴堡地遠民悍奏建縣治折南海四鄉割新會北徵益之各順德縣留興鎮守大赦而餘黨黃公龐潛引山獍海寇爲亂陷欽州降于交趾猶出沒流劫興與左監丞阮能駐廣城不出 勅會廣西兵共討遷延未發海賊乘之合攻新會諸縣與使都指揮僉事杜信與戰死之叅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分路追之指揮僉事王俊至清水澳不敢進還至荔枝灣獲白船一隻私取其物縱賊開洋而去事聞倭斬興降秩二等立功巡撫揭稽坐免官能戒飭仍任本以賄得用唇缺貌醜多行不義興畏

大事記

卷一七

三二

能不敢自主廣人苦之始以王翱總督論降瀧水賊興徵還代以歐信自王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撲隨熾廣西賊亦流入廣東劫掠各郡殘破始用韓雍大征用兵至二十萬去蕭養之亂僅十七年蓋一人爲之始禍而廣中習玩兵備日弛官府侵漁有以致之非盡賊之爲祟也

吳太常曰漢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漸也履霜堅冰至可畏哉夫智給愚豪驅貧強使弱馮山嘯峒之雄揭竿持籌之警何國蔑有第先王馭之有道常予愚民以生全之樂而時寬

豪民以使過之科故其人兩不相附而亂無繇起卽有之可朝發而夕擒能爲亂而不能爲大禍後世嚴刑橫征以賊其民使驍雄桀黠之夫得藉以煽動天下陳勝亡秦張角亡漢劉淵安祿山亡晉唐我 國家中外相維最稱久安然二百年間邊庭肘腋盜數竊發二正之世猶甚焉始成于有所激而卒賴 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撲滅也假令土木之變閩處未平洞賊方搆宸濠中起此皆時事之不幾者也殷鑒不遠故傳其事以備衣初之戒云

大事記

卷一七

三三

蜀寇叛服

威茂二州山皆深險諸番蟠結 國初丁玉討定立衛
中通一線之路數出剽掠餉餉艱難宣德初益兵征安
南當調松潘軍衆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
免乃與其黨尚清突入番寨起衆蠻大忿阿用等出掠
殺指揮陳傑 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之命都指
揮僉事韓整三千人勦捕蠻五萬餘人圍松潘城焚上
下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命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
指揮吳璋招撫韓整伺其出沒之處果抗命進勦三司
官奏官兵未集賊盜生心乞命大將統率先脅以威

大事記

卷十一

三十三

勅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方政
蔣貴爲左右叅將合韓整兵刻期勦捕其願從招撫者
相機處置蠻方攻圍疊溪指揮吳玉等遇之失利韓整
進至威州亦敗詭言混殺以飾已過劾奏宥之立功自
贖尋內臣令番僧失刺藏卜等至諸族寨招諭番人結
弟言我化四十餘年未嘗敢亂近千戶錢宏陳傑等
率軍迫嚇逼索生口不勝擾害故殺傑等今 朝廷悉
宥我罪復賜綵幣請改過自新又言所屬生熟番一十
族計戶萬餘已從招撫黑水生番二處就令結弟往招
撫占藏一等九族未嘗從亂今亦撫定都指揮蔣貴聞

撫諭納款印道人止陝西官軍勿進且具本附奏 上
曰蠻夷叛服無常若彼徂伺復生異番必有後悔塞義
等奏龍州上言地連生番近遭攻劫蓋緣州治勢輕清
陞爲宜慰使司修築城池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
上曰龍州開治歷年已久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
事蓋因失于防慎若能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
征調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
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
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又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
慎今但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蠻復出焚燬綿竹縣官

大事記

卷十七

三十四

署民居大掠人畜仍劫茂威等州官軍與賊所鎮撫侯
璉等死之 上曰果如吾料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蔣
貴等進兵明年懷等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
揮何敏等四人督戰蠻方攻筠連等縣巡簡吳瑾出家
財竭力守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懷等率官軍土兵分
道而進政以精銳兵五千五百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
督兵七千餘破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營分道各進兵
以次討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
崖赴水死者無算餘寇願從招撫其潰散逃亡者俾復
業遂班師捷聞懷加左都督政貴右都督受賞者至四

萬八千九十六人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前後二千戶所蠻惕息不敢出六年三月陳懷素路匪等寨生番不遵約束往往聚眾被甲持刃橫截道路殺傷軍夫搶掠糧布攻擊關堡略不懼法已遣人招諭終不肯從請兵討之 上曰番兵或叛或服固是常情遂勅懷及四川三司巡按御史再撫諭之如復不悛必須勦捕毋遺民患巡按四川王翱言便宜五事其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省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為害總兵都督陳懷常居省城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

大事記

卷十七

三十五

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上曰御史言有理朕志在使民苟得民便豈可不從并勅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王翱出鎮威惠甚著酋首商巴等感悅盡率各部來降受約束寇深繼之破賊巢擒其渠魁董敬等莫不脅伏入貢者接踵景泰元年諸蠻並起并播敘寇亂全蜀騷動撫臣李匡以軍伍數少招丁壯九千餘人練習戰捷

會得罪去侍郎羅綺來代先平叛苗土豪檄蠻悔罪獻首惡不聽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統精兵乘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及旦攻破撲爬諸寨擒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而一切以簡易治與接杯酒僅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成化中蠻復大熾叅將請益兵夏垣為巡撫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黑虎寨最頑梗相傳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已逃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師按察使龔鏡曰我自不密

大事記

卷十七

三十六

彼安能知夜半密勒指揮等官疾進凡三十里平明抵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投崖死者無算十一年大征破巢二十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輸糧副使東思忠于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人皆便之甲辰惡匪寨逆命勒之斬四十餘級明年平山寨竊發又斬二十餘級比童軒開府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盜所馮依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察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與蠻夷共之關堡之設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之中羊腸一運則關堡倉廩

可省兵無遠戍之勞民免難運之苦蠻夷有坐困之機
羣盜失指臂之援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議行大約蠻
不可窮治因我緩急為起伏民既相徃盜亦易興我急
在盜則借蠻為軍鋒盜既勢窘則賄蠻以自庇武弁交
關取贏有司束手受制每每大征幸蜀地頗饒不至甚
困然其禍相為終始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八

朱國禎輯

雲南府司沿革

麓川緬甸百夷中最著者夷近西南海雲南既平分兵
取蠻寨置四十府因兵威暫設流官土官兼用後強半
從舊改為司其地無里數但以程計東北至省城近者
三十八程金沙江最大最遠各夷皆以為界初開設土
司衙門止設車里 木邦 孟養 緬甸 八百大甸
五宣慰司及孟定 南甸 芒市三府 鎮康 灣甸
大候 威遠四州 南甸 即前府改為州又改宣撫 干崖 麓川
大事記 卷一八

三宣撫司 高皇惡諸夷數叛賜姓曰刀彙罕永樂三
年白樹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樹宣慰司四年
孟指生夷酋來附 詔置孟良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
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刺小古刺
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
落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
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詔置宣
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賫誥印勅符往賜之 一統志會
典俱不載
蓋以其遠小之極
不能復通貢也 先後所設土司為雲南藩衛皆置長
食其土歲各量出差撥銀多不過二千五百少者四十

兩或金十五兩連亘不知幾千餘里貢道分上下二路
列金沙江之迤東麓川初設亦在江東正統大征後革
麓川宣慰司改設隴川宣撫司餘孽遂居孟養在金沙
江之西不許復渡有江枯石爛之誓地面最緊要者蠻
莫十三處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寬平為迤西
諸部襟喉其夷民住者約五六千家南牙關在南牙山
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于崖東南通木
邦議置衛不果諸夷有城郭屋廬臨水多竹樓出入乘
象或平輪通文書章奏用金葉次紙次貝葉次檳榔葉
自酋長以下咸善酒好鬪喜殺故重佛自思任發後益

大事記

卷一八

一一

習其教建寺莊嚴甚盛凡事抱佛為誓必咨于僧而後
決其產琥珀鎗石金響錫銅犀象碧填馬矮小豪猪竹
髓大如兔蟻如巨蟻四足解毒鱗膽亦可各色香樹頭酒樹
類樹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置實下劃實
汁流於罐以為酒石油石鏈流出惡白氈布兜羅綿
鹽孔雀叫雞晝夜依正統用兵後成化弘治間木邦分
立猛密構蠻甚久嘉靖初勘處一番稍得寧息緬最大
分合興替不一萬曆中用兵數十年至今為梗為略敘
次并就記中所見者摘出存之志大都云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

短狗為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將兀良

吉解代交趾經其所部悉降之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

領六旬後又請置耿涼路耿當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

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力

遲答內侵虜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先以使諭恫

懼還所虜及地入謝嘉靖間附於緬萬曆十一年官兵

擊緬宣慰刁糯猛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弟居

小車里應漢其地東至落恐蠻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

宣慰司北至元江軍民府西北通孟璉長官司繇樂甸

大事記

卷一八

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栢城與蠻莫同

際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東連西洋北

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

人據為硬寨其通中華昉于勝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

府洪武十五年改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

司正統間宣慰刁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後為思

陸一日所據自上狀願差撥許之雖冒金牌終無印信

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宣慰思

箇知禮義緬兵方盛力抗之求援中國不能應被執死
舍目思義奔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
于密堵殺緬目多曩長十七年思遠貢象進方物授宣
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率其子昏奔孟
西緬以曩覓住而據之其後又有思曩者送款于我與
蠻莫思正相結共據險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曩率兵
象倍道馳救至則我已殺正詭于緬矣三十二年緬復
襲迤西曩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華死妻怕氏領其
地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從行雲南甚苦之
曰孟養不亡蠻何得至此曩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

大事記

卷十八

四

餘人不敢歸安插干崖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
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招附為宣慰司
洪武三十四年其酋來貢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刺北至孟良自姚關東
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八百北
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

孟定

府 舊名景麻元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

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刀祿孟遠遁木
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嘉靖間
木邦罕烈據其地奪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為耿馬
千粒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
為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
姚關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接孟連西木邦北鎮
康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管在焉

南甸

南甸府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山巔北霜雪
恒有南則炎瘴如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

大事記

卷十八

五

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
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使東十里昔有
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為石後經兵燬止存其首土人
祀之又東十五里層峯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龍南
一百里有關立木為柵周圍一里曰南牙甚高其山延
袤二百餘里官道經之上下石梯夷人據此為險又有
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合于大盈江

芒市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賧小枯賧在永昌
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原曠遠

田上富饒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長

鎮康

鎮康州 蠻名石賤在灣甸東南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洪武十五年設府尋改為州

灣甸

灣甸州 蠻名細賤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如蹟漲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孟人食其物立死

大事記

卷十八

六

大候

大候州 卽今之雲州與雲夢接吻土官奉氏世爲土知州從靖遠伯立功萬曆中有未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雲夢土官廷瑞其僭也相倚頻年構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改雲夢爲新州而赦守大候如故子奉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恭構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改爲雲州

威遠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一變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

汲其水煉于炭上卽爲細鹽

干崖

干崖宣撫司 錄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棋置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乃定邊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俗呼撾家卽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安南黎利之變陳天平逃至其國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送天平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府衣服飲食類木邦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倨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至其地

孟良

孟良府 舊名孟指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至車里南爲八百西爲木邦北爲孟瓊自來不通中國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良府後爲木邦所并嘉靖開附于緬與景邁奔應龍相表裏然亦未敢顯背也

景東

景東府 土官俄陶本府人先有阿只魯在元為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案井母龍猛統阿龍三甸陶仍其職洪武中大兵至楚雄納款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因授陶景東知府領印世其職後為思倫所敗奔白崖立景東衛命往鎮漸以流官給符蒞之尋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姓陶沿至陶瓚從征麓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它未襲印被奪追得之乃襲後有陶明卿

沅江

沅江府 土官那氏洪武初那中率眾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專設流官與學較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為亂布政徐繼率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死師少却縱象馬躡我兵徐中流矢卒官兵大集鑑懼而自殺遂革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印猶懸那氏家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今土酋那大福鑑之孫也篡兄自立

麗江

麗江府 土官木得在元為麗江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官兵征討皆在行間得死于

初襲思任之亂有功後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徵調輪軍餉免其兵沿八世至木增值北勝構亂以兵擒首逆遠左軍與助餉二萬 殿工又助萬金陳十事下部議可晉三品秩尋請老子懿漿

蠻莫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

孟連

孟連長官司 繇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卅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哈瓦慄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歸

茶山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墾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五年賜印

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亦屬孟養同受印

大事記

卷十八

八

大事記

卷十八

九

保山

保山縣 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棘蒲人峨眉其酋或稱百夫長或稱千夫長或稱實校百戶皆奉令服徭役性勇悍不能驟格又為市僧所誘漸習好偽

蒲人

蒲人 卽古百濮周書與微廬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為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訛濮為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干之類是也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不知荷擔以竹篾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大事記 卷十八 十一 寨皆號野蒲

貢道上路

貢道上路 繇永昌過蒲縹經屋林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為砦在三代為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路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只莽酋居之卽古喇宜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下路 繇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為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卽黑水之未流也繇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大事記

卷十八

十一

平麓川

思倫發本曰法法者夷中王號中國說曰發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所

居本麓川地面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麓川居上

而小緬居下通海且大思倫甚狡善弄兵能自樹元人

略地率緬人歸附即以緬為號授官不言麓川已包之

為已有洪武十七年遣其屬乃令孟入獻方物并上元

所授宣慰司印西南夷種甚多惟此稍遠自雲南大理

越金齒方至其畝大兵下雲南思倫發始來附改平緬

軍民宣慰使司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之名

始見始兼稱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亦立宣慰司截然

大事記 卷十八 十一

分為二不相混矣未幾思倫尋叛攻景東土知府俄陶

走白崖川都督馮誠擊之值大霧卒遇蠻寇我師失利

千戶王昇死焉二十一年沐英進討戰于摩沙麓敗之

乃悉其眾號三十萬象百餘隻進寇定邊其勢甚熾新

附蠻夷陰相連結英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

日抵賊營與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夷以萬人逆戰

酋長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象與人皆仆大呼突陣

斬數百級賊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一

失守賊勢愈盛彼所持者象耳向騎兵挑戰已不能支

吾知其無能為也下令置大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

候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退

則三行繼之明日分軍為三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

知審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賊悉眾出營酋乘象象皆

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備

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至我軍矢石俱發聲震山谷

象皆股栗奔退乘勝直搗其寨破之縱火烟焰漲天復

以兵邀擊殺傷甚眾賊黨有昔刺者最驍勇復率眾死

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俱奮

呼突戰眾隨之無不一當百賊眾大敗斬三萬餘級俘

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

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枕藉思倫遁去 上諭移軍

漸逼景東謂夷性頑犷必再入寇定邊去滇遠勢不相

及須隨地屯田堅壁相持決勝思倫懼遣把事招綱等

至雲南言往者叛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斫即刀斫養

所為乞貸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通政

經歷楊大用賚勅往諭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

中國所圖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

仰巢巖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

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感眾

猖亂害及良民故地雖荒還人雖化外不可不征遂興

師問罪悉平其地爾思倫發復効尤梁王納我逃逃又
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
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致生變朕命諸驍將率師
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于已皆
刀所耶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辭言歸誠于心實
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
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
各保世祿不然則麓處所向颺類為空人爾既至思倫
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八用復令思倫
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所耶等一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四

一五

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二十九年諸夷相攻思倫數戰
不能定仍來告難 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往諭皆
聽命罷兵初緬俗本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為因果報
應之說思倫甚信之又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為火炮
火銃思倫詫其藝俾繫金帶與僧位諸部落上其酋刀
幹孟惡之將謀叛會思聰等至諭以 朝廷威德得止
思倫欲僭使者服其下疆留餽以象馬金寶不受且以
書諭之乃率其部眾送境上思聰等還其奏其事著
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
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各賜衣一襲而思倫終

逼于幹孟欲乘間取之幹孟遂率部屬圍其所居府中
府兵勢甚盛思倫携家走雲南沐春送京師 上諭春
先以兵送思倫于金齒使又諭幹孟來迎不從乃遣何
福驥能等將兵五千往討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搗南甸
大破之殺其酋刀名孟斬獲甚眾回兵擊景罕寨寨乘
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餉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
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
躡寨下揚塵驚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
至驚懼出降乘勝復取峯喇寨春尋率福進兵擒幹孟
以歸思倫始得還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屬

大事記

卷十八

二五

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焉永樂元年
陞孟養木邦為宣慰司其宣慰刀木旦與其鄰境相攻
被殺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為木
邦所殺是時思倫已死其長子思行法襲父職亦死次
子思任發襲兄職狡猾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
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
復父所失故地擾邊侵佔孟定府及灣甸等州自立頭
目知州刀真空土官早亨等助其兇暴進攻金齒勢愈
猖獗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仍命右都督方
政都督僉事趙榮往雲南協同鎮守右都督沐昂會兵

兵部復奏思任以進貢為名陽順陰逆意在淹緩我師得遂奸計俟使人既至押赴總兵官審實而賊已沿江造船二百艘殺瓦甸順江江東等軍餘殆盡正統四年十月勅黔國公沐晟為征夷將軍率諸將討之并諭木邦宣慰罕門法協力會勦明年正月師次潞江造舟乘夜渡江方政攻其舊大寨破之追至貢山連破數寨賊伏象陣于空泥我師至戰不利方政死之晟請益兵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會得疾還至楚雄卒一云次潞江思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寅王貢遣諸晟晟見子吉之至是晟遣使諭降思任伴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細檢數批致政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細檢走之被賊相斬首三千餘級系

大事記

卷十八

上六

勝派人道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遺文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政遺書春惠瘞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上遣使責狀晟曰主將失律失師安所逃罪乃飲藥至楚雄病發卒按沐晟素有威惠怒方政不遣援兵援又不力陷政死似未必然然上江既賊重地豈可易視夫須謀出萬全政老將嘗敗于交趾與晟共事未必安心受節制進兵非晟本意前軍輕銳中軍當自持重勢不相及以致敗沒立福之事可為明證亦可遂以尤晟且不觀王驥攻上江之戰乎抑何周匝大費氣力也晟嚴禁自盡身之不恤而恤援兵此豈人情將不欲陷師辱國為天下罪人耳得謫忠教追贈定遠王當日廷議固已深亮不然有撫按有共事諸臣有千萬耳目乃奏報止口失方政所以沐昂代總兵思任益縱恣犯景東府殺大侯州知州刁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昂進勦頗有新獲抵龍把去賊巢不遠以

糧乏引歸下詔切責促督運至金齒接濟右叅將趙楚至芒部出哨而敗悉棄符驗軍器昂不能救被劾紀罪降一秩立功自贖副將吳亮等皆建儼死仍封勅章示昂昂復奏捷思任亦致書于昂謝罪乞代奏眾以挾詐不可聽昂亦上書條攻取之策非十二萬人不可今僅得四萬六千其餘于各都司選調委善戰指揮統領于秋盡冬初分三道由灣甸芒市騰衝約日並進下廷議則云勢孤非萬全策宜選智勇武大臣往總兵責其成功時王振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王驥屬意用兵廷臣阿附有此議也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彈丸

大事記

卷十八

上七

地量調官軍彼中督撫且耕且守宣揚聖化可以坐致不必勤兵侍讀劉球亦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皆不聽正統六年正月命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都督僉事劉聚克左右副總兵都指揮使宮聚都指揮僉事冉保克左右叅將兵部尚書王驥總督太監曹吉祥監軍貴驥先往雲南會計軍餉相度方畧安聚統川貴兵聚保統南京湖廣安慶兵侍郎徐晞僉都丁璿都督知沐昂三司官督運各長官司皆下勅令會兵驥薦廷臣侯璉楊

寧蔣琳爲參謀勳衛陳儀都指揮二十餘人從征皆許之陞辭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師至雲南報賊三萬到大侯川劫掠兵部郎中侯璉率兵擊敗之驥分軍爲二路十月初六日參將冉保兵五千由東路往攻緬甸灣甸水寨十一月初二驥及貴兵二萬由中路出江賊伏兵四起守兵亦悉力來抗官軍擊斬千餘級賊遁入寨圍之諸將皆以兵至合攻拒守益堅初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然其排柵賊大潰自水門突出截殺無一脫者上江寨遂拔乃督步騎並進賊將刀放發父子俱斃刀招漢父子殺其妻孥開門自焚生擒

大事記

卷十八

十六

刀門項前後斬賊五萬餘賊所恃上江爲屏至是蕩然矣益進兵由夾象石渡下江通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李安守之別將以八千人哨至沙木籠山思任令其黨陶孟等二萬人據高山中立硬寨左右連環爲七營宮聚等分攻未下大兵夾擊破之乘勝進至馬鞍山十二月初直搗賊巢山岡陡峻周迴餘三十里立柵開塹濠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令前哨三千人往探敗其伏兵賊復潛兵出我後驥按中軍不動密以六千人襲破之賊驅象八十餘來衝陣力戰又敗之而原委參將冉保等已從東路來會于是添造攻具畫圖分諸將

各攻一門少卿李黃郎中侯璉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北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焚溺死者數萬擒斬亦如之思任挈妻子渡江遁孟養等處平其巢穴報捷委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沐昂嚴督之以木邦夾攻有功撫勞仍勅生繫賊首來獻麓川土地人民悉與之進定西伯蔣貴爲侯封驥靖遠伯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餘陞賞有差惟都督同知李安下獄以貢山之敗言官交劾也尋召貴還京驥經理善後事宜班師沐昂仍總兵時思任已遠遁其子思機發兄弟三人詭言與父素相仇殺來居麓川者監地方求招撫守

大事記

卷十八

十七

故地朝議以首惡未擒餘孽復滋命王驥再鎮雲南又謂道險糧乏深入恐爲所侮且軍機萬變難以遙度復命貴總兵同驥相機行事仍勅各司執思任自効于是驥等會合木邦等夷兵逼緬甸迫索累戰皆捷緬人用大金艘船載思任至江上因而覘視官軍虛實糧餉有無復用別船載回蓋緬人與木邦雖議送賊緣甥舅相親地方相近木邦資緬人之鹽利緬人資木邦之水利相唇齒不肯決而思機兄弟據險大出侵掠遂麾兵直擣其巢大破之擒思機妻孥乃立麓川宜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爲使時麓川既平恭項請除授官吏總兵官

右都督沐昂會都御史程富等等議恭項首先歸順屢
効勞力乞量授官職于麓川故地開設衙門 上從之
加貴祿米五百石驥三百石驥召還留貴鎮守木幾思
機人貢求赦思任逃入山中為千戶王政所獲已困將
斃市斬函首以歸思機終不可得克暴益甚屢入寇時
沐昂已卒兒子儼襲爵未幾卒斌嗣職屢討敗之王振
意未慊必欲盡滅其種正統十三年三月復命王驥提
督宮聚總兵張軌田禮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左右叅
將帥師十五萬侍郎焦宏督餉自騰衝整師由干崖遣
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建嶺

大事記

卷一八

三

并哈罕二渡口思機于西岸埋柵拒守諸將順流而下
至管屯適所徵木邦緬甸二宜慰各領夷兵十餘萬沿
江兩岸駐劄緬甸孟者改等船二百餘隻接橋官軍
得渡江登岸併力齊攻斫門排柵殺賊家擒斬數千
官軍乏糧縱兵大掠三日得穀四十餘萬石軍馬充足
思機又于鬼哭山頂築一大寨兩峰之上築二寨副之
三寨之後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每寨排柵二層控
大木石干上官軍夾攻先破左寨須臾南風大作促薪
縱火烈焰燭天將士乘勢直進各寨俱破斬殺及墜崖
死者不可勝數惟思機思卜遁去 上賜勅獎諭命驥

聚奏禮回京瑛留雲南克恭將銳回貴州都司仍勅緬
甸宜慰使莽刺浪領孟養地方緝捕思機等有功俱陞
賞不吝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方王師踰孟養至孟那
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
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遣兵夷
衆復擁思任少子思陸為亂攻恭項走之復據孟養地
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首目得
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
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
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千六百石賜鐵券世襲伯爵

大事記

卷一八

三

移兵討貴州苗賊破之乃還京思陸雖無官然豪借甚
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私遣人交關通
假借益縱恣巡撫王恕以聞遣木邦猛密兵亂官軍不
利撫夷官議調思陸兵討之兵遂渡江戰敗思陸怒縱
殺掠奪蠻莫等處兵連不解弘治中恭將盧和恭議郭
緒副使曹玉往撫諭和先行至騰衝思陸遣人投緬書
致方物覘我虛實和諭以禍福使歸語思陸製兵過江
歸所占蠻莫等地且調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司夷兵
象馬一千偕官軍操練示以必征緒玉亦來會反復開
諭謂爾昔執調而來本有效順之心雖為孟密所困其

所摧敗亦足相當今乃占據我土不肯過江實爾之罪能及時聽撫則悔禍從福之機也始獻銀器等物來迓和等進至金沙江思陸仍遣大陶孟倫索等再率所部來見和等如前論之思陸聽命退還前地掣回象馬夷兵過金沙而歸又貢方物象六隻銀六百兩納欵鎮巡等官以聞因言蠻莫等地原隸木邦成化間始為猛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為思陸所占連年構禍今始平定既不可復與木邦又不可竟歸猛密開設衙門則地懸遠瘴發難守空暫于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來禦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標之功今有悔禍納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十二

欵之實請賜以名目冠帶仍降勅諭之兵部議撫軍輪守恐失朝廷之體仍勅鎮巡官勸酌奏處冠帶名目之錫則貢使言思陸不願何可輕畀請降勅獎勵厚勞其使者從之其蠻莫議之數十年募漢民立千戶所守之然不能有時弘治十五年事也然諸夷憤爭仇殺如故嘉靖初各訴于朝下鎮巡等官核問總兵沐紹勛巡撫歐陽重委叅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編歷諸夷譬以禍福請夷皆伏罪退還侵地而木邦宜慰司罕烈孟養賊孽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叅至是紹勛等表言木邦孟養

殺無辜多鯨手刃兄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夷忿爭讐殺乃其常態今既輸服請姑質其罪許令進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思真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勵緬甸土舍莽啟歲因祖效忠構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宗祀隴川多叅孟定罕忽宜令各還本境招復夷民其蠻莫猛母等十三處地方土地寬廣諸夷歷年所爭初議屬之騰衝司撥軍輪守則烟瘴可虞屬之木邦則地勢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猛密管食歲徵差銀一千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十三

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章下兵部詔紹勛等撫處事宜區畫周盡俱如議而知府嚴時泰通判殷相周昆叅政王汝舟僉事郭敘副使周冑指揮馮鳴鳳王訓等皆與有勞績宜各敘錄以勸忠勤 上曰雲南緬甸木邦隴川猛密孟定等處土夷因忿爭讐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巡等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處停當思威兼盡思倫罕烈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姑令悔悟自新罕烈原備方物許其進貢仍勅戒思倫罕烈守疆界以圖保全

不得越境生事自取誅滅思真敵禦克強保全境土令鎮巡官賞勵莽敢歲厚加存卹併思真准襲職多參罕忽皆授以冠帶令各歸本土保管地方其餘蠻莫猛乃等處夷情俱依擬處置時奉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鎮巡官分別獎勵有奇功者覈實另奏而龍川益弱萬曆十一年岳鳳勾緬纂其地十二年鳳既俘多思順當立以為宣撫多俺為同知居猛卯多恭為副使管進放二十年緬人窺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於栗柴壩追逐之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平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四

之以金牌昇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循睥睨內地焉

恭項為宣撫與冠服金帶并鑄印昇之後與其下乃禾立備兵焚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兵討之木立繼自經死朝廷以民不與恭氏而不欲派其前功仍以宣撫使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食宜撫祖不替

平緬甸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至我明謂之緬因其山川延綿道理修且名之一曰十緬其地通稱一曰緬甸朝廷所稱就中又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澣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地相沿為名惟擺古最遠而強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繇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為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象一其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至元五年命元帥愛魯擊破之其叛服不常乃于蒲甘緬王城置都牙宣慰司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

大事記

卷十八

二五

密東北行三十八程至雲南有江頭城到騰衝十五日自江頭南十日至太公城又南八日至馬來城又南五日至安正國城又南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城也其俗柔詐慄悍長于鳥銃有火藥必得中國麥麵傳之發乃迅速且無聲法秘不傳與麓川俱倚金沙江爲險一水可達世姻世仇有鹽利海商所集諸國皆仰給焉洪武十六年大兵平雲南遣部較郭均美招之麓川酋思倫法最狡猾首先納款 上嘉之并平緬麓川爲一授倫宣慰使二十年倫叛黔公沐英大破之復降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貢明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六

兵緬甸佯好言思任遠遁不易致須得金幣土地酬勞方肯合力且欲以重臣來取驥難之時郭登請行錄金沙入緬甸不十日至其國上刺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氣阻聽命其國相刺劄以思任載金樓船來獻時有忌登功者議留登守它寨刺劄至貢章不見登逡巡未上驥貴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詭知天文以爲榮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進兵大戰一晝夜我師不利刺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璉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上刺浪喜給思任入山斬首并妻子板塞等至軍門驥以上刺浪長子銀起莽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上皆遁居孟養詳麓川一則弘治元年入貢言安南侵境適編修劉戡差往諭令罷兵正德間仇構愈甚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擊緬甸大破之擄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筭別立土舍莽上信守之時有齋金牌千戶曹義亦爲所殺永昌府太守嚴時泰往勸值安鳳之亂草草完報而已添設永昌同知職專撫夷紀歲子瑞體潛據擺古古刺宣并吞鄰地漸廣又得緬僧有異術益煽動恣橫衆尊爲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酋

大事記 卷十八 二七

思漢子思奔思糯相爭走訖瑞體瑞體素懷恨乘亂殺
 思奔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留夷目卓
 吉守之未幾卓吉為奔偕別混所殺瑞體破而執之即
 欲入寇覘內地有兵又慮他夷來襲遁去三十九年總
 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狀始設兵防禦傳諭各夷不
 許交通結納故事土司襲替皆勸實請命于朝隆慶二
 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展轉索賂不發拔怒
 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漢人不得通後乏鹽求于
 瑞體得五千筮益感緬而志漢官遂携金寶象馬往致
 謝厚相結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
 大事記 卷十八 二八

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線責聞之亦投瑞體日聚謀內
 侵貴因遣使召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知順逆阻之且
 以其謀來告士寧尋死于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
 怕舉素有隙聞其死言于瑞體請襲于崖隴川無主必
 開風歸附願為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裡
 悍而多智獨曰路遠難徑取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迤
 西思簡即孟地廣兵強世讐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
 遠事川崖彼以重兵順流南下其禍非細莫如稍助拔
 聽其自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
 西不為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永騰耶瑞體然之借

拔兵一萬令往攻自率兵侵迤西屢為思簡所敗簡亦
 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秤弄頭目之稱岳鳳見士寧
 新死其子多忠稚弱族人相爭計殺士寧妻子奪印自
 立投于瑞體留于曩烏守其地鳳獻計率制思簡發萬
 餘人出入為疑兵誘蠻莫頭曰思哲降之萬曆元年拔
 及鳳屢道瑞體侵三宣隴川首被禍不支多忠等奔永
 昌其族殘滅殆盡遂據隴川擄殺茶山里麻二長官司
 三年為緬書稱南朝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詭辭侮慢
 不可讀且合猛密拒中國四年大發兵攻迤西敗退先
 是金騰副使許天琦憤諸夷附緬恐膈中國招諭思簡
 大事記 卷十八 二九

犄角瑞體惡之來攻思簡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
 使羅汝芳厚犒來使給劄約事成與世職又募人往緬
 地探山川道理兵糧且檄諸夷赴援皆得其情集兵將
 進思簡得信甚喜以萬兵絕緬糧道設伏斷歸路約援
 兵邀其後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關衝潰緬舟計定堅壁
 以待緬兵果大困請和不許汝芳意甚銳有阻者不聽
 合揭于巡撫馳檄寢兵汝芳投于地大罵而罷思簡困
 甚猶決戰破緬兵久之力竭敗奔騰越被執不屈死日
 殺罕拔盡俘其衆十一年合諸司兵象分道並進一取
上歸給印帶尋瑞體死應裡代掌兵尤克暴聽岳鳳請

騰衝一取永昌一取順寧蒙化去騰衝三十里副使胡心得督兵固守都司趙瓊營城外永昌近城有姚關甚險莽閑攻破之僉事尤際熙太守陳巖之乘城獲奸謀十二人乃得定順寧已為賊據大候川一帶皆燒毀瀾滄兵備趙磨力扼江險蒙化得全猛林為潞江咽喉賊以斷之使騰永不接遂伏兵襲指揮吳繼勳等皆殺之副司王三聘重傷執土舍廖援桂遠近洵洵會巡撫劉正曾至與巡按董裕奏聞事下兵部尚書張學顏以南官中軍劉綬為騰越遊擊移武靖叅將鄧子龍于永昌增兵二千人黔公總之徵比勝等處番土莊兵楚蜀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

左軍餉南給事馮景隆疏釀禍已深請司皆從彼用命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諸土司之過彼喇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為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為恩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沅江覆轍可戒請以漢兵制之而後可如浙江廣福皆可調用給事中楊文舉先為保山令知緬情偽頗悉條便宜十事謂兵不可輕用莽酋仇怨勢難持久宜守險待其斃報聞官兵漸集數與關頗有斬獲時木邦有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度皆降于緬領數萬

人以薄甸州景宗真為嚮導犯姚關叅議姜忻叅將鄧子龍兵至遇于攀枝花力戰大破之斬宗真生縛度罕等餘眾遁走乘勝追之戰屢捷劉綬出隴川其頭目莽灼來降應裡走鎮康順寧土舍猛效忠復出兵邀擊酋日夜奔北自癸未至甲申四月斬一千二百餘級會瘴起收兵議所向時罕度雖死巢居峭壁山盤數百里至巔八十里深險難登子招罕招色兵阻三尖山鄧子龍度道里分三軍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訪間道有馬罕者提蒲人藥弩手五百人來言後山隙處乃分兵夜半攀藤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一

上潛伏將旦我師鼓而登伏兵猝起應之罕人大潰捕獲酋長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五百一十九級緬既屢敗鳳知不足恃遣侄岳亨等來降事聞有死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縱以鳳有心計欲結之使為用當路促之獻功亦會鳳稍解嚴縱輕兵二晝夜行四百里突入隴川鳳倉卒郊迎携歸裝鳥帽不敢動乘勢襲蠻莫下猛密招孟養各酋獻出應裡所給偽印關防共誓併力拒緬隨獲干崖土婦罕氏及印信金牌各酋莽咩阿借莽糜等皆縛之酋叔阿瓦莽普亦求內附酋聞敗憤諸司皆已率精銳先攻莽普走之諸司助官兵奮擊

乃道捷上檻送鳳父子五人告 郊 廟受賀頒賞初
縱許鳳不死故諸夷爭降至是猛密思忠懼復投緬中
蠻莫思順孟養罕囊雖附實與緬通緬之心腹大浪長
久填其中別遣散奪領二千人助守乙酉李材以按察
使備騰衝謂緬之肆惡實并二夷為羽翼蠻莫不歸騰
衝決不得安遣人間之令殺緬黨自效又遣把總寇崇
德說孟養謂大浪長散奪有陰謀將盡殺本司男婦據
地少遲即及禍孟養懼合蠻莫兵殺大浪長攻散奪走
之應裡大怒聚三萬人馬二千匹戰象數百屯堵密城
臨阿瓦江孟養遣戶八童來告急且請火器謂非此不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一

能破象陣乃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杜杖等多載火具
往救戰于遮浪破之功至三千餘級材尋陞僉都撫鄖
陽草草索狀報撫按而材少時從其父兵部尚書遂于
揚州禦倭號知兵且講學有名氣銳謂小夷不足掃方
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外民夷皆怨殊不
甚省方戰急兵死水火疾疫者原不知數初報至萬謂
千古未有之捷御史蘇鄒至先請罷營建又上四事大
指與材相反會有鄖營之變材解任聽勘 上固不憚
鄒遂劾奏丙戌之役材使游擊劉天俸詳言罕囊請援
遣裨將杜杖等兵千人渡江而西未中道夷已退走指

商人三十餘艘為緬寇殺百餘人捕四十二人軍中瘞
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皆剖首為功強同知
宋儒陳克侯上狀撫臣世曾心疑陳廢之代任力為證
事屬欺罔言可疑者七密堵去騰衝二千七百里去擺
古一千八百里往來不及旬月一也七月望日材生辰
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據此誰為為之二也密
堵故無城守與遮魯博薛皆屬村寨相去遠甚而謂連
破遮魯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
何勘驗不至一千託為思化所焚四也奪獲夷民至一
千二百餘人何不安捕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三

所獲明甚五也既乘勝追北積屍遍野何夷器止六十
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至今為緬兵所據
蠻莫為思化所略七也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
不送奉例錢誣董璽素反於是陳廢之有猛廣之捷李
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僂之盡矣幾無類書奏
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覆請奪官 上怒捕材嚴之天
俸儒克侯下獄沐昌祚罰祿一年世曾削為民材上書
自白謂蠻莫叛且三年孟養叛且二十年用間招而離
之殺二大頭目比賊來攻我師往援合兵擊破此臣任
內事報捷往來審驗申詳此臣去後事乃遮浪之捷論

者謂土司力戰我師秋毫皆無所與則土司之歸誰招之其兵誰驅之爲我克敵夫雲南兵事必用土司土司之功卽朝廷之功由來尚矣至臣之身獨分爲二又盡歸之夷可乎又謂撫臣之功不可泯夫撫臣遙制于上道臣修力于下臣實在事上既有功下獨不可原罪耶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洋洋鼓棹而至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埋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腐朽而令兵士割抵既不恐爲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四

亦不可爲若曰駐城中生辰不出則從來道臣未有親在行間者二土夷歸欵非拓地而何報功陸續計程各有淹速戰歸之後暑瘴所侵且病且死我之器械且多遺棄何暇多拾夷器阿坡之戰實彼不法又爲夷民仇怨請于兩臺副總兵鄧子龍往征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民皆稱快猶未盡創而謂殺僇二千人無類冤哉死不瞑也天俸辨亦如材嚴之盡推天俸皆不省錦衣鞠材等執辭不變理刑官李登雲奏聞送刑部尚書李世達等擬徒贖罪上令從重擬并責錦衣縱情市恩李登雲革任回衛應天府丞許孚遠與材交厚方以

西督學副使陞職卽揭言御史重持文法蔽罪邊臣歸功夷黨已失大體且詞多軒輊于武弁寬之府佐怨之至撫臣則以事出不料原之獨劾材不餘遺力夫材以虛名取忌謗言日騰駭機卒發此而不辨情法俱乖御史管九臯劾孚遠意氣憤憤不平知友誼之當重不知國法之當遵見非實是意在中傷阻塞言路得旨孚遠出位妄言降二級調外部院再鞠改謫戍餘降級詔依說誑例行嚴之等皆革職猶責以徇情輕比堂上官免究司官罰俸一月部復奏前例乃太祖懸牌以繩面欺者後定律一以爲據三法司爭之凡從前榜文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五

條例俱革 祖宗朝未聞以門牌罪人者御史亦以爲言皆不報十六年蘇鄒奏騰永并一叅將止留兵三千蕭彥乞量留六千三月金騰姚營兵當撤將歸索月糧鼓譟道臣姜忻游擊鄧子龍往諭不散劫掠殺人沐公調二十八寨兵三千防勦分調北勝等處兵五千助之事聞 詔騰永聲息一月一報六月中兵集攻之殺八十四級擒一千三百餘人斬四百餘人子龍提問忻調用彥仍供職 其後癸巳鄧京察奪官乙未材成死請成十六年蠻莫思順亦投緬初 朝廷以猛密思忠等歸義授思忠宣撫使猛哈思化同知思順安撫使比 欽

頒符信二人已叛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領司
印九月應裡兵至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
思化思豪奔蠻莫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
度不能支棄之與化犂子思華奔騰越巡撫蕭彥密令
撫夷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壘化稽顙聽命且
云奴有助迤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
之十八年緬兵破猛廣明年蠻莫思化告急尋解去思
仁與丙測投緬二十年應裡再攻蠻莫思化不能守奔
于等練鄧子龍兵至戰于控搭斬百餘級追至沙州我
兵無船不得渡相持各退去二十一年應裡以多墨守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六

蠻莫糾兵號十三萬分三道入寇一往臘撒蠻額一由
放芒市一攻彬木籠籠者蠻言城也巡撫陳用賓移駐永昌與
叅政劉天衢督叅將王一麟等往禦賊狡甚以羸兵數
人浴馬江干前鋒擊而擒之如是者再遂復蠻莫衆驕
謂易與鼓行而前賊伏崖箐伺我兵過半湧出大有殺
傷奔退監軍同知姚允升收餘兵晝伏夜行僅免賊亦
退走以捷聞先是隴川思順恨多俺道緬殘其地糾思
化并芒市多泰等擊俺殺其子多荒俺益恨潛投木邦
歸緬叅將吳顯忠招之不聽合思仁丙測襲遮放我兵
擊走之用賓建關堡典屯田以禦緬緬數捷我興作

乃遣閩人黃龔使暹羅與得楞內外夾擊二十三年黔
公沐昌祚疏緬賊歲歲稱兵皆由思化生纂乞安置潞
江小隴川等處卽以蠻莫爲蠻哈等屯戍或給付干崖
諸夷或空其地使賊入無所略退無所戀衆議非便令
約束部伍不得挑釁啟兵端多俺既敗走投木邦太守
漆文昌將擒之謀頗洩欲奔擺古別將追及斬之無何
思化死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採井
之際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拔次于益以木邦兵從
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于
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龔至暹羅暹羅與龔要約因

大事記

卷十八

三十七

命不復內犯矣
朱史氏曰西南夷控引吐蕃盤山襟海其人巢居穴處
自相君長前朝不聞用兵我 明開設雲南比于中土
諸夷接壤不得不招撫爲我外藩夷性無常好殺喜鬪
不得不用兵以張捷伐黔公威之于先正統中前後征
討歷十年糜費財力分茅不爲無功拓地竟成烏有猛
密勸處大致紛紜緬人其始甚微久乃滋橫離合進退
梗且百年夫以歷朝布置方略悉本省兵力以夷攻夷
以非難事而蠢起侵漁習成虛冒請餉與請兵無時不

書共捷書兼上任非一人每有投荒傳舍之憾報傳萬里不免臨渴掘井之憂迄于今鳳氏小醜直叩省城安氏震隣幾播全省患不在外在內岌岌乎殆哉非 聖天子威靈與我浙有人徐起收拾其不為遼左之續幾希

三八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九

北狩

朱國禎輯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親征初元順帝父子相繼殂於沙漠其部落皆分散 朝廷屢出兵破走之洪武末年日坤帖木耳永樂初年日本雅夫里皆稱阿漢即河而中國稱曰瓦剌小王子其丞相太尉等來歸受封者曰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未幾馬哈木悖慢弑主奪印其太師阿魯台來告難請兵封和寧王兵漸盛攻破瓦剌太平謀犯邊至煩 大駕遠涉

大蘇記

卷十七

逐捕尋亦為瓦剌所破馬哈木死子脫驪繼之也先脫驪子也雄桀有智數悉并諸部號太師其主脫脫普花不能制娶其妹相固結正統中屢入貢使至二千三百餘人是時麓川用兵東南騷動 太皇太后崩三楊以大没王振用事邊備漸弛虜使橫鶯索賞賚日多所司不能供稍加減約即怒肆醜言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設答曰為若奏 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亦不及也先大愧怒寇獨石馬營等處守將楊俊棄城走

進至貓兒庄叅將吳浩戰死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羽書狎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京軍四萬往禦七月虜悉眾寇大同城堡多陷王振請 上親征命英公張輔成公朱勇等治兵郟王監國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不允十六日甲午發京師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鼎張益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時大同總督西寧侯宋瑛總兵武進伯朱冕叅將石亨等與戰陽和後口太監郭敬制軍事兵無紀律瑛冕全軍敗沒敬伏草中免亨奔還入城辛丑 駕至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

大事記

卷十九

一

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眾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且不利源等已敗死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怒俱令略陣大肆威虐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又令王佐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怒罰跪草中至暮方釋天文生彭德清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置曰設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鼎力言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終不從時六軍前行虜漸退誘我八月戊申朔 駕至大同雷雨暴作振亦惡之猶豫不能即決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初三日庚戌班師奉 駕東還是夕次奴寨見為營有黑雲

如傘覆營上四外晴明須臾雷雨復作營中驚亂徹夜不止初議南取紫荆關近道振蔚州人因欲邀 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初十日丁巳至宣府虜出沒甚眾或請留大軍以精騎衛 駕疾入關不聽十三日庚申 駕發謀報虜襲我軍後遂躡雷家站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比晚報至又遣朱勇承順伯薛綬領四萬騎赴之至鷓兒嶺冒險進遇虜伏發盡陷無一人返十四日辛酉至土木驛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眾議入保振輜重數千輛未至留待之地無水草虜已合圍不敢動士束手饑

大事記

卷十九

三

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虜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虜益增次日壬戌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鼎草勅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南踰塹眾亂爭奔逸勢不能止虜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眾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惟喜寧隨侍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曰此非凡人擁至雷家站見賽刊王 上即問汝是也先麼是伯顏帖木兒麼是賽刊王麼是大同王麼 俱也 賽刊王驚馳見也先即命

原使臣二人來認 上呼其名皆叩頭回報也先曰果大明皇帝也眾闕然又欲加害伯顏帖木兒憤怒罵曰皇帝自雲端墮下亂軍中一無所傷大福未可量且曾受重賞只宜報京送回圖好名留書史上此狗輩惡言違天犯順不可從也先喜命伯顏帖木兒奉居營中較尉袁彬自羣虜中望見來侍 上曰能書否曰能即命彬作書差前使臣梁貴回京取金寶貨也先伯顏帖木兒執臣禮甚恭也先尋來見執禮如之進熟食寢具而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英公而下皆死從臣得脫者蕭維禎楊善等數大事記 卷十九 四

時內外洶洶于謙等合奏王振罪 王諭百官請 太后徐處分謙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閤門眾擁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順振黨也不可遣宜遣右都陳鑑從之太監金英傳 旨令百官退眾欲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髮罵曰此真奸黨也眾遂毆之或就脫順韉捶擊躐踏立斃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一曰振既出二人恃勢數鞭撻也官曳三屍陳東安門外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也大事記 卷十九 五

人軍士脫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將半然虜眾實二萬人耳梁貴持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十六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 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 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立 庶長子見深為 皇太子仍命郕王為輔

詔告天下陛下謙兵部尚書召石亨管團營封定遠伯

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較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山見獻袞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坐馬上儼如平時眾曰處困能亨天命有在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是夕駐城西二十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 上往石佛寺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為

大事記

卷十九

六

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六日到金山哈銘父子先隨使臣吳良留虜中來見留侍又得沙狐狸汲水取薪數見也先善應對惟喜寧降于虜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管在焉 上入也先營坐也先拜叩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為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親上膳日加虔敬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皇太后命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王再辭讓眾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令旨從之擇日

九月六日 景皇帝即位遜尊 上為太上皇帝明事為景泰元年頒詔于謙入見請大治兵 詳謙本傳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書詞悖慢朝廷復書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眾盛可相抗禦之意仍賜使人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太監郭敬素與王振厚且通虜時密遣銅鐵箭鋒用變盛之遺瓦刺使臣也先歲用良馬雜物賂振及敬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鞠罪當磔命固禁之郭登及地撫朱鑑又言通事指揮李讓以謙和為名潛結也先密受良馬女婦報聲息又詐傳 太

大事記

卷十九

七

上旨令守將出見許以口外城池多不遑語下兵部議以為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竄令郭登密切處置時中外疑懼多主議和然未敢明言于尚書獨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凡北來黃紙文書悉拒不受編修徐瑄引天象至欲遷都于尚書力折之太監金英比使去十月三日虜知 景皇帝即位復奉 上為皇帝至大同城下太守霍瑄出見獻葡萄酒等物密諭瑄固守守將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練兵振武不可撼虜遂南由紫荆破關入擁 上皇初十日次良鄉苑戶來獻瓜果慰而遣

之明日戊午次蘆溝橋命袁彬作三書一奉 皇太后
一致 皇帝一諭羣臣守城力戰岳謙同虜使納哈出
至彰義門謙為官軍所殺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一字
陣直薄京城西直門于尚書已受總督之命勅都指揮
而下不用命者立斬先三日帥諸大將管德勝門外各
門兵將皆具楊洪自宣府石彪自涿州各以兵來援虜
焚 三陵遣使言欲和以王復趙榮持羊酒往也先營
也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方奉 太上至土城環甲冑
屬弓矢以待引復等前露刃夾之復等拜訖也先揮却
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視漢字諭曰彼無善
大事記 卷十九 八
意爾等急去也先謂復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王直
石亨楊善等來 朝廷亦不應是日風雨 駕在虜營
于尚書令各營嚴兵勿交戰庚申謀 駕移漸遠出兵
虜以數騎挑戰我伏兵傍空舍中亦遣數騎迎戰詐敗
虜萬餘來追伏起發大礮擊之虜死砲下數千斬其鐵
項元帥都督孫鏗戰西直門外斬先鋒數人虜稍却鏗
遂之虜益兵圍鏗鏗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禮中流
矢石亨兵亦至虜乃引退王敬武與戰彰義門外與以
神銃列前弓矢短刀大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于後虜
至遇銃碎易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出陣亂虜乘之遂

敗與中流矢死虜至土城我軍皆升屋櫓以磚瓦虜少
止王雄毛福壽來援虜遙見旗幟乃避石亨追之大破
虜于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避遺
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乘
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韉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
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十九日誅少監
破于兒 土木降于虜 時廷臣爭獻策破虜貢士練綱言
尤切校御史監生姚顯謂國家崇佛建寺有禪師尚師
之號今 人上被留僧眾談笑自若宜令往虜廷勸諭
仗佛力送駕還京蓋有激之言傳者以為笑十月普花
大事記 卷十九 九
尋遣使獻馬先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舊約通和
為言 朝廷以其用計緩師不應胡濙王直言普花也
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
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十一月
七日癸未以虜退已盡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
一日冬至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也先
亦于是日進龍衣貂皮襖殺馬置酒上壽飲奉 駕奪
陝西取南京或言天寒陝西未肯奉迎乃止學士陳循
疏言守居庸副都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叅贊守宣
府昌平侯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令所部兵留京師即

以通參洪軍事 上從之 于少保奏宣府京師之藩籬
居庸京師之門戶 洪俊既留京師則宣府居庸不免空
虛萬一逆虜乘虛據宣府為巢穴即不犯京畿而京畿
能安枕乎 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
十一城併棄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
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然足為京師居庸之應援
遙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
僅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統馭日然離散乞推選武大
臣一員守居庸兵科都給事葉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
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荆

大事記 卷十九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京師雖完
亦僅九門止耳如 陵寢何如 郊廟社稷何如生民
荼毒何況紫荆倒馬白羊等處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尚
未設守都督顧興雖受命尚未行宜急擇人守宣府居
庸還兵鎮守報可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
楊俊副之命都王竑鎮居庸先是邊城多陷宣府孤危
洪等入援京師人心惶惶或欲棄城遷都御史羅亨信
仗劾坐管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
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
知有備不敢攻至是謙等至人心始安通故有才善兵

略既入京與于少保不相中數釁少保恐之辭總督
允以通協贊乃分諸將為三大營石亨楊洪各四萬柳
溥二萬精銳三千為游兵教場狹分營兵西直門阜城
門外操練又以都督范廣協衛頴統大營一時泉將並
集兵勁皆一可當十虜聞氣奪十二月也先以 上皇
書至索大臣奉迎明年正月朔 上於虜營燒表拜天
也先邀至斷頭山營內慶賀時喜寧為虜鄉導也先欲
奉還 太上輒以計沮頃之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
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又言于也先
將加害 太上傳命乃止彬營中寒幾死 上親歷其

人事記 卷十九

肩背汗下即愈天寒彬以兩脇溫 上兩足 上時出
帳房觀乾象謂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及是銘彬
言於上諭也先遣寧傳命于宣府楊俊索春衣而軍士
高磐適以資賞至命與同行銘彬刻木藏書繫繫解問
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
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 高磐一日高
喜寧謀叛情蹟因于木片內繫卷上令至宣府與總
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峯卷與喜寧飲于城下密
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 于是虜失向
道寇宣府者朱謙戰數有功寇大同者郭登敗之沙窩
又大敗之栲栳山寇山西者杜忠敗之偏頭關寇遼東

甘州皆敗去石亨佩平虜大將軍印重兵出巡石彪楊
俊亦間出中國勢益重四月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
兵下兵部議于少保移文詰責貴力戰破虜虜入鴈門
開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五月虜入河
曲圍代州先是也先屢遣使求和未允俾阿剌知院爲
書使叅政完者脫懽等來申前議罷兵因奉還 上皇
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
讐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
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 上曰善勅阿剌曰
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
與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
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
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請詐反覆令阿
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
在脇挾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
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
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六月虜奉 上皇
至大同郭登結壯士謀奪駕入城不果虜驚遁去阿剌
復遣人入貢也先又使完者脫懽等來請迎 駕下文
武群臣議以爲虜交兵旣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一

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不可不迎當遣使 上
曰朝廷因通和起衆卿等屢以爲言者何吏部尚書王
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
日悔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卿等所奉非出朕心于少
保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答使盡禮紆邊患耳 上
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旣退朝太監興安傳 旨爾等固
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直厲聲
曰群臣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與安語塞於是遣禮部
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同脫懽等行 上
召見實諭恪恭慎言國勢不可弱所領勅書惟言報禮
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問內閣白之遇興安言狀被詬曰爾
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遂以七月初一日出京十一日
至也先營所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
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
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
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汝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闕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陣
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
戰故也也先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
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兵馬入

大事記

卷十九

十三

寇殺之宜矣也先曰 皇帝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蚤
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
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所居圍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為移營之具侍者袁彬餘丁劉浦
兒僧人夏福等三人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改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
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
今王振喜寧皆成矣因問 上聖太后安好法然出涕
又問 上及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
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大事記

卷十九

車駕所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
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食器
燒酒焙肉等為獻復欲盡取所齋米來獻 太上曰小
事勿勞卿等為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曩
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
不能燭奸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
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
至 太上帳內求留宿館伴者不從實等乃至也先營
宿十三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也先曰爾等念 太上
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也先曰然既是思想

何不迎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齎金帛賜汝未見
送回今既肯托我每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迎駕 皇帝留在
這裏又做不得我每阿漢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與
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差太
臣一二人老內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凡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語者
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也先伯顏帖木兒貂裘胡
帽其妻珠排覆面垂肩盜酪孟肉祖塊長嘍亦更互吹
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

大事記

卷十九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往大同調回各部兵不
復接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
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
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媾者
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
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行初實等既行
虜使再至廷臣又以為言得 旨俟李實還處分實竣
事與也先別為七月十四日也先期以八月五日使再
至接 駕不則與兵接邊實等告以請 旨未可期也
先不聽眾謂期在必奏事且無成難未已也而以伴送

善花使臣故善等復行遂有懷來之遇實非以奉迎出
實等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卽 勅書所無可權以集事
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氏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
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前者土木之役爲
何六師抑何窮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
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止危從一不爲戰備故潰
雖然虜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
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藥
弩射命中百步之外剗人馬復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
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

大事記

卷十九

七

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
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
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與
善等相見也先甚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前此汝父所
差不過三十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今汝所使使必三
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
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予
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又閉使人館中有不歸者我
是以來攻善曰非削馬價也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
忍拒是以微損之汝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

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
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汝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
敵豈汝本意耶使人各賜織金襲衣臨行又加賞宴館
中優待晨昏不得不閉與沙漠野處不同間有在中國
爲盜者歸且得罪亡去何從知之也先曰者此事果爲
小人所搆善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殺我軍民甚
衆而汝部曲死亡亦不少上天好生汝獨好殺夫是以
數有雷擊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
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曰者者因謂善
勅書何以不及奉迎善曰此欲汝自作好事若載之勅

大事記

卷十九

七

書而汝奉旨是迫于朝命非誠心也也先甚喜且曰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曰古堯
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
舜事也先大服平章昂克曰有何重寶來購善曰得重
寶而歸我 太上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不索重寶天下後世謂官人貴信義賤貪黷令
名無窮况我有重大賞格且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都
御史言善平章言非者願謂善曰史書上好寫着或謂
始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復位方可歸之也先
曰曩今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

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餞 太上于其營善侍也先
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 太上亦曰官人着
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
好禮數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宴餞如之又
再明日八月二日癸酉 太上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
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人率五百騎
護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 太上失色既
至乃昂克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方李實既歸瓦剌
使者把禿亦至實奏虜願送還 太上請大臣奉迎且
言有約期緩必有誤 景皇面問實頓首言虜必無詐

大事記

卷十九

一八

猶木信 旨下李實方回楊善已去不須遣使惟虜使
把禿歸以迎復意示也先文武大臣復以為請令再議
以聞李實復言失約則直在彼曲在我臣若不言它日
再差人不用命必復推臣自揣違期決不敢往則彼此
猜疑和議不成 上皇終不可復于戈終不息邊鄙終
不寧令宜蚤賜 乾斷奉旨楊善回定奪御史畢鸞以
為言不報檢討邢讓請追留虜使與李實同行報以急
來遲迎未晚蓋廷臣方力請而 景皇主大學士王文
本傳之說斷以夷狄常能決重有所索其欲難厭萬無
即歸之理而不知天心悔禍虜亦順天楊善據得虜情

駕已發北庭矣廷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築上書大
學士高毅大畧言都人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可
知奉迎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
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毅袖其書示廷臣曰武夫尚知
此理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者胡淡欲封
進見朝野同情以動 上心王文見之恚甚言遂榮非
分請治其罪遂下詔獄丙子楊善報 太上已入塞庚
辰禮部始得 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
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用轎一馬二高毅引唐肅
宗迎 上皇故事以聞辛巳 太上至萬全遣哈銘至

大事記

卷十九

一九

宣府論邊疆為重虜多變詐總兵官不必遠迎壬午宣
府總兵朱謙及子永部兵迎蹕行殿癸未許彬始至命
寫罪已詔免群臣迎諭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侍讀商
輅往居庸奉迎 太上將發宣府命朱謙宴隨駕虜人
啟行乙酉至居庸關商輅入 寫書與 皇帝諭避位
至雙泉以臥具及靴賜哈銘御衣及也先所獻戰裙賜
表彬丙戌 太上至京公卿迎城外入自安定門 景
皇帝迎東華門內 太上下馬相持泣各述避意遂
居 太上于南宮朝百官大赦天下朝野欣欣焉方入
塞虜五百騎護行每夜二十八環 太上宿既入東華

門猶揭簾候說比入官乃就館又五日 太上宴虜使
厚賞遣歸虜中之政也元專之其兵最多可九萬人普
花維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
外親內忌既陷 駕大得利潰開直入謂所當無前比
德勝之戰挫而引歸所部疫死戰死不下萬餘 上陷
虜之三日也先有青驢馬能食人縱令蹂 上帳中方
行雷震又遣力士旁睨見有黃龍盤繞大驚却走而
上所居帳夜夜有光騰起見者皆知爲龍文又 天容
穆然絕無慘沮虜來叩首略不爲動也先欲以妹薦寢
却之益加敬畏中國既兵事日飭虜戰數不利屢遣使
求和皆不見聽以送 駕邀金帛復不讐 中朝迎
駕意亦益緩抱空質無所得傍俛塞上欲獻則耻無名
欲北歸則懼 上威靈天且降罰中國又仗義執言將
擣其穴部下皆苦兵思還故因泛使奉 車駕歸勿論
天朝益尊 英皇善後而也先悔過歸正遠勝于粘沒
罕之殘忍萬萬要見夷狄有人異類可化視 世廟時
俺答歸順尤覺直捷快人卽俺答始而桀驁鋒莫敢當
久而馴擾天若爲啟儼然膚王爵以老壽終逆順大概
與也先稍異而享受過之此千載所無適以徵我明極
盛之際也

史氏曰 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當是時于少
保以用兵爲正鋒 景皇王文以拒絕不遣使爲偏鋒
偏本反也而更以濟正其中有莫之然而然者故能挽
滔天之橫决維螫極于將傾而推本所自則又有說方
高皇驅逐 文皇犁庭雖深入窮追不遺餘力而所獲
嫡孫則封而歸之來降頭目則賞而官之文告時頒撫
卹並至蓋攘却中不尚斬伐一以涵育化道爲主既已
先天而峻大防存大體矣夫夷狄亦天之並生並育具
有一點良心者寧不後天而嘿嘿順天意以報大恩乎
合前後觀之自爲施受自爲終始人皆圍其中而不自
覺乃知 二祖之規模宏遠而 列聖之享成所以安
中國制外夷者正未有艾也

復辟

上皇既居南宮十一月壽節明年正旦當朝賀禮部以

請皆報免恩禮漸薄甚至索藥不與後御藥房太監翔

鳳等殿石闕都取去奸僧道堅因太監陳祥建隆禱寺

十五人下獄訊三年改封皇太子為沂王自立其下

見濟見本御用少監阮浪奉侍上皇浪下內官王瑤

住蘆溝橋抽分持所賞鍍金梁扣結束刀綉茄袋歸飲

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襖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遂令

妻進酒醉忠解之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

欲謀復皇儲令浪遺瑤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屬東廠大

監閻禮治之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剔沒產浪入詔獄

炮烙煅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猶欲窮治不已忠

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死

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

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

之情追問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得止忠尋

事徒柳州南千戶平鎮守寧夏禮差往江南後皆逮至

磔死贈浪本監大監撰文立碑官籍子統錦衣誠所撰

刑科給事中徐正一日吳江人進士選授嘗密請召

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太上皇

與俱以絕覬覦之心景泰帝聞之不憚出為雲南衛

經歷正復春所淫者留京不即行乃謫戍遼東至是左

右有言其事于上者收鞠具伏奏凌剔籍其家軍餘

汪祥初與正同謀夕亡去一日入城有識者捕得斬之

下會州曰係正吳江人業徵父為人治刀筆詞訟不齒

而止其妻與能文人見輒訛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

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英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

勸其將大馬齎然正小人驟騎沾沾無所以當上者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宗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還起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會薰於朝集文武群臣議允命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三日得 旨十七日蚤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眾具疏謀再上而先五日 景皇帝宿郊壇齋宮獨召石亨代行禮亨知病必不起與張軼等謀立 太上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矣無能為也曷圖之徐元玉謂徐有貞也有貞亦素與亨等善十四日夜會

有貞第有貞曰 太上前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軼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密報乃可議軼等十六日薄暮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軼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云托言虜騎薄都城奉 旨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軼等首肯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軼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

守門內臣出入規視叱之驚匿有貞命 鎮諸門不留一門開外兵得入事去矣鎮訖即取鑰投水寶軼等不知所謂皆聽處分時天色晦冥眾皆惶惑有貞起行軼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銅甚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有轉門聲有貞等遂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城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中黥無燈火軼等入見 太上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皆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 太上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日輝耀

太上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入奉天門門者呵止之 上曰朕太上皇帝也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至中 上升座鳴鼓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皇視朝既入聞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 貞等號於眾曰 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就班呼萬歲 景皇聽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對曰 太上皇帝曰哥哥做好朝退御文華殿命徐有貞原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召陳循等草詔宣諭群臣午門外開讀各朝服入 上

升殿行即位禮日已正中矣速謙等下獄明日臨朝謂諸臣曰昨日弟頗食粥無恙固無與弟事小人壞之耳又明日加有貞兵部尚書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軫太平侯張觀文安侯楊善典濟伯餘各陞齊有差有貞等喉言官以迎立外藩劫于謙王文等當族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蹟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有二字成獄辭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二十一日奉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勣論法本當凌刷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克軍家小免為奴着隨住財產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克軍家小隨住蕭鐵商輅王偉顧鐸丁澄原籍為民出徙顧于南京誅前昌平侯楊俊俊洪之子也景泰初為府參將聞虜欲奉還 太上密戒上卒無輕納及上還又言將為禍本生平負氣與張觀等不合以剛暴獲罪罷侯家居觀等以為言下獄斬而復位前一文有者御馬監太監郝義與王誠等將發勇士擒殺吉祥等不果并誅尋斬都督范廣廣勇而知義謙所信也最有功為亨所惡者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制諭 景泰初

復為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皇后杭氏汪氏復妃號見濟仍世子十九日癸丑 邸王薨諡曰戾免汪妃殉葬與二女出居舊府厚資給之五月遂溪縣教諭吾豫言二事一南宮之幽皇儲之易當究主謀赤族正春秋之義一于謙等擅權時所舉文武重臣不誅竄恐變生肘腋當發 英斷豫先以談兵往邊不給俸請于吏部項文曜為侍郎阻之尚書王抑菴許而未與陳瓚兵部于尚書謙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遠與準收至是疏上眾互傳相煽動未幾邸城訓導盧欽黃巖人就選求南方便地不得怨望言陛下在南宮時臣子當扶顛持危而尚書王直及陳循等包藏禍心顧位苟祿今一旦失意未免缺望恐乘機鼓惑為非或開邊釁乞加顯戮以為亂賊之戒意圖中傷且希進用下錦衣衛執欽鞫之論贖特罷為民其他阿曹石先後疏攀者甚多賴上仁明皆不聽有貞尋與亨爭權徙金齒亨益驕恣下獄死籍沒吉祥謀反伏誅 英皇數歎息曰好箇于謙憲廟立昭雪復官贈諡公論始大白而 上復位後時念南內數幸焉因增置殿宇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後鑿石為橋橋上通體蟠以雲龍躍躍幾欲飛動南北枋表曰飛虹曰

六事記 卷一九 三六

大事記 卷一九 三七

麓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壘石為由曰秀巖

山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

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為圓殿一引水繞之曰

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

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

奇花果木於其中每春腹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

賞并修西苑後 列聖時幸南內嘉靖十二年重修四

月 上臨幸御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馴碧玉

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大孝士張孚

敬李時方獻夫扈鑿共閱賜茗飲又命至嘉樂館觀花

卷十九 二十八

木

曹石伏誅

逆監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間征麓川福建諸寇皆監

督軍務收召諸蕃將麾下為爪牙既與石亨徐有貞謀

成奪門功亨加封忠國公姪彪定遠侯有貞武功伯吉

祥姪欽昭武伯其餘為都督都指揮使者數十人因而

冒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表裏擅權排黜異已奏罷各

處巡撫朝士爭趨其門又強奪民田天順元年五月御

史楊瑄奏畿內連年水澇民饑至于相食河間縣惟一

鄉田在高阜忠國公石亨令火者至彼立標為界奪為

已有知府王儉阿附之饒陽縣田堪耕者僅千餘頃太

大專記 卷一六 三九

監曹吉祥家人抑逼有司欲俱占耕若不大加禁革恐

效尤者眾乞下御史嚴勸章人 上召內閣徐有貞李

賢閱之皆曰瑄所言公正不避權倖宜從其請 上曰

御史敢言可嘉其覈實以聞於是各道御史張鵬等合

章欲糾亨吉祥諸不法事給事中王絃知之以告亨亨

拉吉祥訴于 上云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之姪故

結連諸御史誣已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

諸御史面詰諸御史歷舉所劾皆有驗 上曰亨吉祥

諸罪如實汝等當時何不即劾乃至今始言命錦衣衛

悉收下獄且究主使之入奏上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則

都羅綺所使并執問詞連內閣復喉科道劾有貞賢欲
獨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亦下獄是日晴霽西刻大風雷
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電大如雞卵至地經
時不化奉天門東吻及下馬牌摧毀欽天監官湯序奏
電陰勝陽也占書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為
兵為饑在國都咎在君相任能用賢始可除咎 上心
是之二人亦懼請輕其罪乃降有貞賢為參政九疇布
政綺亦參政御史盛顛費廣周斌張寬王鑑趙文博彭
烈張奎李人儀邵同鄭冕陶復俱知縣謫楊瑄張鵬充
鐵嶺衛軍其餘當調者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又三

六事記

卷十九

三一

十六人 上諭吏部留之而先是 上陞岳正為修撰
參內閣密言亨吉祥等恃寵驕橫恐貽後患臣請問二
人使各懷疑貳去之猶反掌因往語吉祥曰石亨常令
杜清來此欲何為吉祥曰致誠欵耳正曰不然彼欲觀
公所為耳公若辭兵柄自結于 上亨計不得行矣吉
祥疑之反言于亨卿正必欲逐去至是正又言石亨將
為不軌陳汝言不交陞尚書遂以黨附有貞謫欽州同
知一日自造亨以而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誹謗者詎
有貞所為自德州執還命錦衣三法司共治初有貞封
伯例給誥券自為制文其語誇誕至是 上坐文華殿

出示多官擬議以聞明日獄具謂有貞屢蒙 聖恩歷
任顯要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為制文竊弄
國柄自謂其文可比迹于仲尼妄論厥績能希蹤于神
禹揚其才猷則曰資弘毅而秉忠純誇其學識則曰貫
天人而通今古武畧無能乃自處禁中之頗牧謀猷不
著又自任王室之甫申甚者敢以定策擁戴為已功謀
謀欲汰為身任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此為
甚空如律市斬為人臣欺罔之戒 上曰有貞罪不容
誅但犯在赦前有死發金齒為民賢以原官復留內閣
加吏部尚書日親重用事錦衣指揮遂某機警善調事

六事記

卷十九

三一

上并寄腹心左顧問賢右顧問臬亨雖得見不甚與語
障日有愠色吉祥驚伏憤憤每出外宅與欽等謀言官
家負人叵耐日親內閣錦衣置我輩何地 上益習政
事燭照才品奸無所逃陳汝言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
多 上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汝言未暮歲
何賂多如此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方治大第 上一
日登翔鳳樓望見問曰此誰所居恭順侯吳瑾侍側謬
謂是必王府 上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作 上嘿
然時時召對李賢密言卿王不起羣臣自迎 上復
以此輩貪功先期擾攘駕言奪門內府門豈可奪事萬

或一失置 陛下何地 上大悟遂勅總兵官非宜召
不許入諸武官不得候其門仍復各路巡撫官間命亨
巡邊安其心亨武夫不識事變彪尤龐暴謀鎮大同嗾
致仕千戶楊斌等五十三人奏保 上覺其詐命執斌
鞫之得實言官劾彪下獄時天順三年八月庚戌朔也
亨亦奏姪彪不才失于教訓請并下獄又自請避位皆
不許且曰彪自犯罪於卿無預先後逮其親黨朱諒杜
文等一百十九人凡以奪門功陞者俱革職仍許自首
吏部左侍郎孫弘等以亨薦用悉調外任彪弟慶匿于
亨所索出之遺錦衣指揮門達詣都察院會鞫得其繡
六事記 卷十九 三三三
蟒龍衣遠式寢牀諸物四年正月彗星見日累暈杲復
上言石亨怨望愈甚與其侄孫石俊日造妖言且畜無
賴二十餘人專伺朝廷動止觀其心實快快懷不軌
上以章示文武大臣皆曰亨罪大不可宥遂執下錦衣
獄廷鞫籍其家二月癸亥亨死獄中丁卯斬彪于市辛
亥 勅諭廷臣又致書宗室述亨與彪罪惡不得已用
法之意 天化元年二月石亨子益二人放出給會昌侯
孫繼宗侯寬之自便彪子玉三人放為民故其
子孫尚存京師天啟三年余入政府裔孫石天民有齊
力武藝總憲孫藍石璋亦渭南人問石氏本末告以故
嗣然傷之來見時吳本如用先方督勦遂即以之顯
征遠復祖爵余書曰得使世倫林指揮足矣無何余歸
吳亦歸孫公先歿度無 吉祥益自危時石亨黨雖革雖

而吉祥部下庇獨得免益招聚無賴撫以恩五年六月
有家人百戶曹福來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令家
人曹亮尋獲至家捶死 上聞勅諭公侯等官謂欽任
情行事雖從寬宥各宜守法毋自專于憲典先石亨敗
時預降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繫及今復然欽度不免遂
謀反會懷寧伯孫鏗兵部尚書馬昂奉命西征湯序原
曹氏黨也令擇日定于七月庚子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因舉兵入為亂幽 上南宮立皇太子先夕召諸達官
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賄之時鏗候陛辭宿于朝房達官
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
瑾廣義伯吳琮瑾亦以陪祀畢宿朝房急趨報鏗同
具奏從長安右門隙投入今日急變即達御前遲則用
軍法斬三人皆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模糊幾不
可辨 上得奏以意解之急召吉祥馳入宮城鎖繫令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
遂于中夜自往遂杲家值其出門腰斬之遣其黨殺左
都御史寇深斫傷學士李賢凡五百騎突東西長安門
不得入守衛官軍折御河斫磚石堆塞賊往來縱火噓
呼百官方候入朝聞甲馬馳驟聲謂西征出師既而士
亂多亡匿鏗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鏗謂

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宜武門出爾性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未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鎧謂曰爾等不見東西長安門喊聲火光耶曹欽反其黨不多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眾皆諾從鎧逐賊至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途遇吳瑾殺之射火箭焚門力攻時已有備沃水火滅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鎧于路軌揮刀斫中欽牌軌亦被殺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出俱不克復還死闕鎧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發神機銃砲擊之有退走者斬以徇欽眾盡潰竄歸

家事大用如注鎧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者卽與之於是官軍大呼而入欽投井死毀其家盡掠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潛皆爲眾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人俱盡達官伯顏也先等逸出見獲初達杲依附吉祥石亨得世官寵幸已而背之口刺彪及亨過惡以聞亨等死復刺欽吉祥事愈急遂激其反欽故首殺之以都察院嘗劾治已罪寇深亦素與杲善故殺深皆取其首去賢被執刀傷首及耳欽揮退持刀者持杲頭示賢曰我非此賊豈有此舉爾可代奏所以舉兵復仇之意賢曰此人當死久矣旣死將軍釋兵待罪可以自

大事記

卷十九

三四

解扶至東長安門令呼守衛官開門不得數欲殺之吏部尚書王翔郎中萬祺力護且勸之亦會戰急釋賢去賢聞官軍圍欽于家乃上疏曰賊雖被圍未盡擒殺宜速曉示有能擒獲賊黨者卽以其官與之餘皆勿問上得疏知賢在甚喜報聞明日召賢裹傷入見慰勞之仍命勲臣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賊黨尚有潛伏故也又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凡爲反賊脅從無得驚疑京城內外軍民有假賊搶奪平人財物者獲數十人杖之通衢示眾間有搶奪賊黨財物者釋之癸卯出吉祥廷鞠磔于市并磔欽鐸潛等尸丙午磔湯序及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停西征兵起王竑督師贈瑾梁國公諡忠壯深少保諡莊愍加繼宗太保賢翺昂俱太子少保鎧進爲侯馬亮等各陞賞有差

朱史氏曰曹石並稱久矣曹反闕下比姚令言朱泚尤甚石氏叔侄不過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初無反謀亦安敢反卽劾辭亦止曰怏怏懷不軌而已乃俱坐死籍沒與曹同事同受寵同得罪罪本天淵而議者不察與之同科以累戰有功兩封侯之奇士不良死濫被惡名不能自白惜矣上公夷于孱卒于城等于孤豚真少恩哉當時李賢主之遂杲摘之 英宗恐恐焉記過不賞其

大事記

卷十九

三五

功慮整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疽也曹內癰也治外忘內毒驟發幾至攻心善醫國者固如是乎天祐 聖明一旦剪滅呆死賢獲存君臣慰勞至今談之心悸吁亦危已

別錄曰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亨帥

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過爲之未晚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逮之及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李賢云人見石亨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

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賢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嘿相之社稷綿遠端在于此 右所載其人其畫皆可笑等子爲之辭載之天順實錄云陽相業可觀此書殊不愜意三楊于少保皆有苦言益成公論又因少保廷及同鄉之項文雅辱之曰于某妾于之子于舉朝所惡項未聞它過坐于得罪其人品決亦不凡南陽著此一句似有深怨口業可畏言不可不慎况于書乎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

朱國禎輯

安撫流民

荆襄之上游為鄖陽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地廣易為屯聚洪武初申國公鄧愈既平安陸襄陽即進兵驅勦之禁葦山場人無敢入永樂宣德間有流民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遺後患 上以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 勅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比因徃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

六事記

卷二十一

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于所寓者復其徭役二歲果有梗化按治鋤其首惡毋及不辜敬至摘數人遣戍餘撫卹編戶伴聽命僅及百一經制未定畝限不明而大奸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獲如故潛伏者起而收之勢益滋蔓其魁點隨遠近雄長因部伍役使之綿亘數千里中無慮百萬錦衣衛千戶楊英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因散遣其眾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譏非已境內遂日因循有劉通者河南人少負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以為號習妖言潛駐房縣與妖

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即劉及苗

龍前虎四散劫掠千斤密約子龍共起兵成化元年四

月乃于大木廠立黃旗聚眾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偽號

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治懸榜

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狂為故常終不肯散聞于朝

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二月申事至四

起 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為靖虜將軍總兵都督同

知喜信僉事鮑政為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

務內官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之眾謂賊

巢在萬山中豆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先破南漳永

六事記

卷二十一

三

適有疾因留居鎮之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倫進

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都指揮

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揮劉清自穀城進

兵洞庭廟賊見師通通移居壽陽欲出陝西苗龍移往

大市欲出遠安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

與苗龍合二年閏三月二十三日都指揮田廣進至馬

坪遇賊擊之追及于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

賊陣斬其子劉聰及偽都司苗虎等一百餘人進至格

兜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二十四日賊據險懸架木觀

礮石各執鎗牌抗我師圭與震儉等攻其右喜信等擊

其左鮑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大敗
 急追之破其巢穴焚廬舍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
 人斬盜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
 餘人牛馬驢騾一萬有奇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永病
 愈更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劫巫山大昌縣殺
 夔州通判王禎喜信等隨賊所向勦殺賊力屈食盡乞
 降指揮張英後諸將忌其功請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他事誣殺之誘之劉長子
 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既而併千斤妻連氏偽官常通王
 靖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擒
 遂班師通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撫寧
 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
 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翦子被追急
 復煽眾作亂翦子名原新鄭縣人寓居葉縣始與石和
 尚等嘯聚為逆通等就擒原與其黨蔣虎一日等遁免
 糾合殘黨小王洪石歪膊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
 劫擄眾至數萬人偽稱太平王署其黨為偽總兵先鋒
 等名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襄荆南
 陽諸郡為之騷然六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
 震討之既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處土兵從
 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避聚山谷始豈甘心為寇

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駐
 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
 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縶縶來歸會蔣虎引
 數十人規軍且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
 等言虎已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
 相度機宜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
 動調土兵騷擾地方忠奏賊在萬山中據險為亂復有
 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已行保靖
 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
 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
 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二心其蔣虎雖授首而元寇李
 翦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事下兵部白圭
 議征勦流賊必須有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
 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翦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為
 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
 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從宜區處 詔曰可忠原主撫
 散益宣德意歸者愈眾原等勢孤潛伏山寨伺隙出劫
 至是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原等遇之於
 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眾五百屯
 于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報捷比出山復業者陸續共九

十三萬八千餘人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者莫知其數諸軍前後共斬千級其入山俘獲脅附黨與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克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奏上命降勅獎諭忠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甚衆而軍中有簡討張寬寬襄陽人以進士授簡討所王讀書居常快不快樂屢上疏言處置流民數事適忠奉命撫攝流民寬每就之論議自謂通達世務諳練軍情願相從於軍中聽用忠因其言為之遂同性者為衆所嫉于是給事中梁璟論劾白圭亦言所上功次文冊前後不同請審勘 詔免勘定擬陞賞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七

忠疏辯且求去得 旨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所不取今覽奏事理益明卿何嫌疑遠欲避退所辭不允尋加忠左都御史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略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向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為徵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 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又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陞左副都原僚往任其事山東博興縣知縣陳文偉亦奏荆

襄流民非若蠻夷戎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者今嚴兵固域勞民費財禦之若敵國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也臣近以為不必屯兵又戍不必遣將分守欲為良圖請于南漳竹山遠安房等縣與流民相接界之處遴選天下知縣縣丞有智識知事體曾經旌異者更易而用加以獎勵使各蒞其地設法招集便宜處置候有成效不次陞用仍暫寬其近賊徭賦足其衣食使之觀感興起傾心向化令守備官用心操習官軍以張兵威則恩威並立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為惡者樹木叢密路途險隘也若進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戶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六

籍正疆界辨阡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則將來者無地可容自不復來復於要地立州以總制設衛以防禦則流民之非心格而守備官軍可無用矣兵馬司吏目文會條陳亦如之并下傑料酌處置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宜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為土著者于是大會三省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遺歸故土者一萬六十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

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
陝西析商縣地為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為商州又
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
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
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吏習知其事者
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
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
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滿三考進右都御史召還
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為
六事記 卷二一

祠道宏任四年陞南大理卿王濬以僉都御史任遂為
定制繼者劉璋何經鄭時以及戴珊豪右復多窟流聚
為利令首實其關田匿稅者償其所費而沒其餘盜野
王剛何淮等嘯聚約川湖兵討平之弘治九年沈暉巡
撫始收太和山香錢賑饑比孫需至悉藉于均州供祠
禱費遂行至今

改斷藤峽

廣東自永樂宣德以來素稱殷富間有土賊隨起隨滅
不為大害自正統十四年黃蕭養作亂調發廣西土兵
征勦因見民物繁富武備廢弛自此始于近界劫掠然
不過五六十人或百餘人蹟其來俱自潯梧越境所掠
財物即于潯州河邊貨賣守備官軍受其貨賄縱之以
致賊徒日眾遂至千百成羣天順七年十一月柳慶豐
賊覘大軍俱會梧州乘虛擁眾攻劫上林縣村社四十
餘處殺擄五百餘人馬牛財畜無算本月十三日大藤
峽柳慶東遷至潯州州城山盤蓋中有水曰潯江發源
夫江諸山皆碎礫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蓋有孤
藤度峽如徒扛南數里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
三百餘里而峽為與區以桂平大宜鄧崇峽里為前庭
象州東鄧武宣北鄧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
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峭以百計南有牛馬大村
諸村皆羸江立寨藤峽府江之側為力山共險倍于藤
峽又南則為府江通遠六百餘里其中多宜巖溪谷懸
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墮身數百外下
中產嘉人董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盤
人善傳藥考夫中人立麓維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盤
梧州城時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
御史吳舜副使周壽會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
衡聖政岑瑛等于城中議調兵是夜三更賊駕梯上城
涇等不之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數大
掠城中執副使周壽為質殺死訓導任璠涇等擁軍自

大事記

卷二一

衛不敢發一矢隨軍器械并備賞銀貨等物皆為賊所
有致仕布政朱欽時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所害
黎明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涇等乃遣人與
賊講解曠時方始出城賊既出縱擄還時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而已天順八年奏報劫掠各處圍困城池有經
年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戰勝斬級數百然
未能成功遠奏班師軍猶未迴敵報已至于是巡按御
史王朝遠奏廣西流賊越過廣東十郡疆域殘毀過半
田畝荒蕪遺骸遍野道路幾無人行兵力衰微民情惶
惑今賊徒日益進蔓過廣東者已至江西在廣西者又

大事記

卷二

越湖廣雖兩廣各有總兵巡撫但地廣賊眾力不能支
乞勅廷臣會議別選謀勇名將及有威望大臣委以重
權責其成效庶或有濟副總兵范信亦奏稱賊黨眾強
又多乘馬我軍單弱反止步隊猝于平地遇賊步不足
以當騎自來官軍取勝全藉達軍騎射乞調委都指揮
廉忠統領仍乞照廣西事例選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優
免餘丁三名令白備鞍馬協同達軍征討時適大觀令
兩廣二司官各陳所見或欲分地守禦設法勦捕或欲
簡命大臣威望明信者為總兵編修丘濬主事馮俊各
上封事陳討賊方略皆下兵部兵部尚書王竑奮曰廣

賊蔓延藉口招撫互相欺蔽絕無忌憚碎之小兒素果
素之即與愈索愈啼非流血撻之必不能止且廣中用
兵全恃達軍為吳禎偏執而止葉盛既去敢一人豈能
兼任因薦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
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
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夷將軍佩印總兵右都
督和勇為游擊統達兵太監盧康陳宜為監軍戶部侍
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之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不從中制咸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

大事記

卷二

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空分兵撲滅游擊帥江
西及達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
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兵
法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賊所窟為廣西
心腹患舍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賊愈多州
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
援高肇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
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何煩于遂所以兵
聞拙速不聞巧遲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
全州陽峒西延首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棧指揮

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蕩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峽勢不孤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承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賊大潰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箐重巖三時癘瘴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大軍戰勝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以待其斃瘞曰不然峽山遠濶岐路分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捷勇氣百倍破賊開之

大事記

卷二

亦已稀礙因而乘之可以立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麟尚端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九萬二千人爲左軍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左參將孫震指揮陳文昌等巡守左江及龍山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開府高振嶺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洞沙田府江間道也安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受命十二月朔齊發賊詭青袍巾數十人伏軍前訊之曰皆良民伏臺役者沒于賊官軍累征未

嘗深入無緣自拔今公至此方得脫雍厲聲曰皆賊敢欺我耶裸而斬之果藏短兵悉支解懸于樹自環甲冒躍馬直前酋驚曰天神至矣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帖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先聞兵至藏妻于於此者據險立柵拒我雍令麾死士以大芥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接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今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先是峽有大藤如斗橫兩崖諸蠻蟻渡至是斬之易名斷藤峽

大事記

卷二

三

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番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率屬賧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彙倫請復其職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理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陸喜等効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保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安添設又謂別類種人國初曾克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印本地關設千

戶所囚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首裔為吏目亦可羈縻獲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行之明年正月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世襲餘各賞資有差五年雍外艱去兩廣賊勢復張御史龔晨僉事陶成俱請立總府于梧州別遣大臣一人總制兵部尚書白圭覆行之仍起雍往加右都御史七年正月賊營上霜山游擊馮升達官都指揮葛春等四面緣山而進賊不意官軍猝至潰散擣其巢穴前後凡斬首六百十三級追還被虜人民六百六十九牛馬

大事記

器械甚眾難又奏去年臣到兩廣自春徂冬遣將分守要地累戰克捷平那蒲等村岡萋等山古平等峒前後生擒八十人斬首九百餘級奪還人口數千賊又寇信宜縣參將楊廣副史孔鏞擊破之追至白石山賊據險力戰大敗窮追斬獲又數百人自是累戰皆捷獎諭賜金幣十年太監黃沁恣威福于軍政雍力求去避之得允右副都朱英代奏廣西徭獍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各官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木貫者聽時則有荔波縣力山鄉賊

首李公至令其子扶賈率眾四十來詣軍門訴稱本山乃古蒙州之力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眾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勸處分守柳慶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獍獠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縣獍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獍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成功之日編戶具籍復奏請處分章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空賜勅獎從之未幾廣西副使張敷至鬱林等衛撫安夷獍有斷藤峽賊黨先為副使范鏞所撫分居桂林等縣敷牒

大事記

鬱林同知黎廉勅之散還故地賊時以墾田為家計不欲去強逐之且焚其居因聚眾挈其孥突出容縣殺千戶一人旗軍丁夫百二十人英聞遣鏞往撫乃定敷廉皆得罪去自是兩廣寇盜稍寧蓋雍芟除之後悍酋死者幾盡餘皆惕息不敢動故英得施其招撫之畧至今談廣事者曰大征日鵬勦鵬勦時時用之大征非數十年不一舉也然功之卓犖者必稱斷藤峽曰韓襄毅襄毅云所斷之藤中空截而釘皮為鼓置參將府前聲甚震一兵使移行臺印之無聲蹄即如舊薄民得寧居者數十載久之漸玩夾江伏莽中掠客舟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鹽可委而暗也令買置水濱使諸蠻以次貨初頗聽約束而金亦謂此法可久疏其事易峽曰永通久之蠻不與直且掠殺之必賂求乃免潯人為謠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釀為大害攻剽郡邑如成化中嘉靖六年王陽明撫田州初留湖廣兵誅盧蘇王受會蘇受降罷兵父老遮道言峽賊亂狀請討之乃因歸師之便并檄蘇受合兵進南寧賊弛不為備我兵突進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攀木緣崖仰攻之賊復敗奔斷藤峽又追擊之賊爭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擒斬甚衆徧搜山峒無遺者復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等寨賊據險自固我兵夾擊賊敗奔入永安力山四面感之賊大潰走為恭將沈希儀等所扼擒斬一千一百餘人於是斷藤峽賊畧盡別有八寨賊去峽稍遠檄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挾蘇受討之夜銜枚進昧爽遂破石門天險賊大驚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既散復合我兵奮擊賊大潰奔入高山圍之賊據險下木石仰攻不得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遂連破其寨賊大奔希儀又以計擒斬其逸者有賊千餘人奪路走柳慶追及于橫水江賊爭渡舟覆盡溺死乃分搜山谷間計前後擒斬賊幾二千人深入三百餘里

於是八寨賊亦盡一曰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不進勦入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永順兵攻牛場保靖兵攻六寺諸寨以四月三日合戰賊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陵等處斷藤峽等寨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於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保靖兵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攻白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由新墟道銜枚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賊大奔潰二十四日被古遠等寨五月十日破都者洞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等思土日章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橫江溺死者大半其脫身乃班師薦林富為都御史撫其地守仁歸卒于道而武靖州守岑邦佐者故岑猛長子利賊賄曲庇縱之峽以北賊復漸肆酋侯勝海據弩灘六事記 卷二一指揮潘翰臣誤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而殺之實貴香利其田廬也勝海弟公丁不平集衆噪城下僉事鄒閱參將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且請討之希儀曰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衆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且聽使繼武以千人往擊弩灘賊皆遁去僅斬一病夫還報賊已飲戢請立堡戍希儀曰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又不聽堡成閱即令貴香以三百人戍之聽取勝海田廬於是諸猺大憤邦佐又陰嗾之反公下遂夜攻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脫走於是閱與繼武以啟釁罷且亦去位代者侍郎蔡經 詔征之十七年正月

經集諸司議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已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皆是兵法有侵有伐兩廣軍政有剿有征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張言勦也沈言征也然賊爲備久勦之無功空從沈議會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益橫潯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乃會安遠侯柳瑄發兵以其事屬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不者死雄皇恐聽命萬達佯庇公丁謂警家誣之捕訟者數人責其起衆公丁遣人自列許爲白

卷二十

之及昇雄百金貸諸猺取息而以本捐公丁益大喜惟雄所爲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召雄申飭之雄給公丁曰潯人以爾爲口實幸官不信耳今分守公新至何不往訴攻堡者他猺也公丁然之來見汝成列冤狀伴慰諭而密使市民被害者候其出羣毆之一市皆譁游徼因逮譁者并公丁入並下之獄遣雄諭諸猺曰寇堡事市民皆切齒公丁而公丁委罪於諸猺會須鞫實果諸猺罪其釋公丁如事自公丁固當與市民共棄之以自救空明言無以一人爲禍本也諸猺皆言事果由公丁衆無與乃檻送軍門磔之經以首惡旣戮

卷二十一

羣盜膽落空亟進兵會希儀病乃以張經將左軍萬達爲監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爲監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等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議王者之師示威而已皆稍創之戒師勿深入萬達曰諸猺久恣勦之無功且樹怨何威之示經猶固執督府不能決下會議皆從萬達言乃勒兵惟以峽南亦劇賊但兵力不能及姑緩之得專力於此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夾攻賊賊窘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逃之賊中斷復西奔我軍合擊斬一千二百級賊謂往以結果故爲我兵所破乃漫走山谷間令我兵疲于追逐曠日糧絕必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伏械諸隘我兵以計發之盡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盧蘇得賊賂縱之匿出谷人言羅連山險官兵從未有至者賊已深入不可窮追乃止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移兵勦之降者三百餘人而峽以南諸猺畏威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萬達汝成乃議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

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川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
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
公費其所謂改川治者蓋陽明昔平峽時請宥邦佐罪
復知武靖州而邦佐故殘賊夷多離散請因衆憤改州
爲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蔡經多
採納疏行之經以功進秩一等柳珣加太子太保餘各
班賞此後吳桂芳殷正茂皆有功別見

卷二十一

十一

石城土達

成化四年十二月土達滿俊伏誅後故元部落把丹之
孫也行四故又稱滿四把丹仕元平涼萬戶太祖旣
克燕都兵至陝西把丹等率衆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
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抽其壯丁爲平涼衛軍使自耕
食旣以養生射獵爲計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
數百牛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爲樂正統己巳之變阿樂
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李來毛里孩統也
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又會歲
饑生事漸荒成化二年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
俊者獨以羊酒奉李來李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
致仕都督張泰教鳴沙州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掠
傳聞非賊卽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泰令
家人狀把腰虜掠事於陝西巡撫陳价下僉事蘇燮逮
問先是通渭進戶佞滿俊以居縣遣里長追捕爲俊所
殺燮亦上於陳逮之俊等素縱佚不知官府頗危懼會
新任靖虜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
馬匹鷹翎等物俊等皆怨之因謀於李俊俊奸黠遂倡
謀從北虜俊之姪曰滿壽者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
揮僉事有司移文索張把腰滿俊等甚急其衛指揮日

逼瑋縛取以獻瑋意人也不知二人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撫第火四等二十餘人往捕俊等知之俟瑋至給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瑋叛人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援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狀兩傍空處并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聳然疑卽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俊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動遂以六月十二日人居之其徒相率僞尊俊爲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遣其衆劫甘肅來戰不利滿俊益糾隆德靜寧會寧等處士達衆至數千人都御史价與鎮守太監黃泌率遠伯任壽會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攻二十五日戰於城下邢端先遁官軍大潰殺傷指揮王震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都督同知劉玉總兵都指揮同知夏正劉清克左右叅將御史邵本端監軍武選郎中紀功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

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未至价壽等聞之恐忠與延綏兵專其功時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已到卽與琮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卽出兵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頗知兵言於督撫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深夜方息凌晨卽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始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卒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棍而鬪官軍遂敗都指揮蔣泰申澄皆被殺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价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成於賊賊勢益猖獗凡係土達俱遁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肅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甚衆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震恐壽价遠問琮亦當遣以此壽价再失機爲輕戴罪殺賊更命游擊一員領京兵五千赴之勅忠等協謀成功九月起服關南大理卿馬文升副都撫陝西協勦叛賊大會軍中十月九日軍分七路忠與太監劉祥總兵劉玉巡撫馬文升等由芥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叅將胡愷等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等由水頭溝進右

恭將夏正等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
將兵林盛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驪母川進期三
日河路各出精兵先挑賊且探地勢賊來迎敵延緩官
軍待勇首失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
二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毛忠與諸
將八攻賊大敗追斬賊首二百餘級忠催軍趨占木溝
水八新奪獲數多翼日忠督精銳四千進先登奪山
北二峯頭乘勝上攻又奪山西四峯頭忠與各路官軍
俱會遂攻石城東西二門及山之東峯克之焚賊窩舖
百餘處擒殺甚多忠為流矢所中回至半山而卒諸軍
大其
皆移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劉玉
忠見斬忠望見斬甘州退怯于戶丁某以徇諸將皆懼
復整衆登山玉乃得免文升亦調度所領兵補空填列
以振聲勢賊乃退走衆皆憂之忠文升曰賊勢已屈且
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
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
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雪出西方
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白圭及撫寧侯朱永定襄
伯郭登議以滿俊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
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忠亦奏俊被我軍夾攻勢維

窮蹙然衆尚二萬恐河凍衝突而出我軍一哨不支則
勢去矣乞調原擬宣府大同官軍於偏頭關捷路來赴
及勅撫寧侯朱永統率精銳亟來固原同臣等相機攻
守事下兵部以為空從所請 上用輔臣彭時商略議
謂京營官軍未宜動可勅游擊將軍許寧統大同宣府
精兵三千往助時圍城既久城中無水芻粟漸乏官軍
復斷其路出汲者往往被擒賊馬死殆盡忠等日引兵
造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壘領兵數百駐東
山上覘賊出入戰兵將回壘兵先撤每被賊襲其後文
升謂忠曰孫壘兵撤太蚤也明日令望侯大兵還行遠
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
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戰敗去
始大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辰兵三千至十八日夜
會兵攻城賊詐請降欲總督總兵詣城下忠玉皆單騎
詣之賊數百人環繞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文升在溝
外賊來邀亦赴之俊壽等乃出訴激變始末忠等曰劉
叅將馬指揮等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必有又謂滿
壽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壽乞命因携壽回營而俊狐
疑復走上山明日請戰有李旗者自城內至營外報曰
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乘機可勦從之賊果亂且潰而

俊扼險力拒諸軍亦堅持困之且填塹以進賊開舊木
柵懸大石以防而賊死于銃砲者甚衆益懼漸有出降
者皆給軍帖縱歸仍令人招之時回回楊虎狸驍勇有
謀略俊以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日晚
出聽招忠等諭慰之劉玉刮刀與普曰爾能生擒蒲俊
或殺之來獻 朝廷有賞格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
遂示之銀虎狸請以計移其精兵於山上密誘俊出東
山口接戰可擒也且曰都在明日厚撫遣之而山口係
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其將領曰爾暫休于代
爾守遂伏兵其下令人登高觀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

大事記

卷二

三

即俊也而山上兵林立矢皆仰射忠等信虎狸言不誣
俊既出諸軍籠前撲之伏兵四起俊倉皇突陣墜馬遂
就擒將乘勝逼賊恐賊堅守傷士卒多皆歸營次日其
腹心馬驥南斗復率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
以捷聞且止援兵有 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二日
城中復立平涼衛達官鎮撫大敬爲主以拒官軍凡逸
出者即殺之忠令諸將各遣夜不收數人偵城下賊北
行即報南行勿追以散其黨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
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
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觀之至二

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
捕之擒斬數千級惟俊之姪太平舍人能最號黠逸出
詢其黨滿洪云匿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
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切男
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而歸虎狸妻子以石城天
險令萬人悉夷之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葦葦山置
帳房數十頂以居文升謂忠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
能得之方欲設法以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乃留
精兵三千伺賊忠文升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其生擒
賊千餘悉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擇留俊馬驥南斗火

大事記

卷二

三

鎮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俊妻解京明年
二月望伏誅而葦葦山餘賊於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
刺亦爲衆所殺傳首至陝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
設一千戶所其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復添兵備倉
事一員舉葦葦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三月論功行賞
太監劉祥歲亦祿二百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
御史馬文升王鏡並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差任
壽吳琮陳价譚成兩廣劉清馮傑坐誅先李俊之姪洪
滿俊之姪安亡去督捕竟獲亦解京棄市

平都蠻

四川三面皆夷夷依山出掠中國驅逐夷漸入漸深山亦愈險難立縣設兵不能禁其不為崇也而都掌為甚都掌地古屬捷為郡宋時為多剛縣即今之都掌多剛寨地在敘州府西偏介川貴間僻而且饒與永寧芒部烏撒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為門戶在東進為凌霄又進為九絲旁時都都寨宋稱九姓蠻人誇大改九絲謂山深遠芬雜如之也所在結寨無慮千百諸葛破孟獲徙青羌于五斗壩即其地宋熙寧蠻叛用白方子兵破之作誓蠻文曰方子即今之民壯 國初諸大軍降隨地

大事記

卷二一

三七

安挿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戎縣水鄉平衍黠逆者猶難逃匿山鄉深阻莫可窮詰遂以蠻稱宣德初始劫掠合兵討大破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縱恣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劉幹征之癘疫大興賊走深箐招撫旋師尋出沒益橫天順六年都督許貴再討再撫愈加猖獗成化元年三月川貴守臣各奏蠻分踪攻切 上命四川撫臣江浩總兵芮成貴州撫臣李浩副總兵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會勦時國子監學錄黃明善上三策一曰竄徙隣境以離其黨二曰分屬漢夷以別其類三曰據險固守以待其斃翰林侍讀周

洪謨奏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名望眾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司統各寨夷民隸本府戎縣流官管漢民稅屬既定邊境自寧貴周皆敘人孰知利害並下議行于是李安奏委永寧宣慰者貴赴大壩欲順夷情就屬本司管轄明善又言若照許貴招撫事例玩寇養患有損無益若照李安所奏事情則奢貴平日所轄土獠拜發尚不能鈐束以致近日攻燒屯堡殺掠軍民况能撫都掌之眾乎借使招撫已從亦難憑信又恐伴為聽撫意在復仇則邊釁愈開為禍不已今宜因大軍之眾蚤為定計庶幾安民而除害不至老師而費財 命下總兵等

大事記

卷二一

三八

官審處而芮成等先已進兵劄西華等鄉架梁修路分兵攻圍蠻不能支屢破其寨斬六百餘級移兵珙縣進至戎縣攻善前等寨貴州兵亦至俱抵金鷲池合攻大壩都指揮周禮分守上羅計等堡指揮孫泰督芒部等府士兵截賊後路永寧宣撫司士兵守落教山口賊潛引各寨蠻千餘伏近山箐令阿圭等三十七人詐來降意欲切營芮即擒之圭果袖出小刀以抗官軍一萬五千分四路圍入各蠻起伏對敵官軍奮斬獲賊首五百八十七級分兵攻燒其三十餘寨又斬首一百七十三級報捷而黔先歿五千人蜀且萬人不以奏芮浩與成

又互許遣給事中秦崇御史吳瑄往覈兵部奏軍還賊
又出掠即令崇等督兵討之事平勘奏二年四月賊出
攻剽丙擊敗之崇等會兵四川由納谿進貴州由永寧
進五月二十五日遇賊于小峯埡再遇青崗坎等處皆
捷共斬首四百七十餘級崇上言賊徒為逆者既被痛
勦聽撫者始知畏服道路漸通地方稍寧部覆蠻賊為
患已非一日今雖被勦聽撫尚恐甫服旋叛宜命總兵
等官甄別真偽隨宜撫捕務為經久之計勿徇一時之
安然竟草草了事報屢捷地方已寧乞還朝許之三年
五月敘功丙成加右都督汪浩右副都李浩加俸一級

六事記

卷二十

三二

餘陞賞各有差六月賊復聚眾出寇先掠戎洪四縣次
屠長寧江安納谿所過赤地議者謂非遣重臣大征不
可乃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總兵程信加兵部
尚書督軍往討郎中李田主事鄧傑督餉明善復陳征
勦事宜酌行之信亦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鄉導請勦
東川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各守境勿縱賊逃竄從之而
賊已攻燒上下羅計十三寨殺掠無算十二月信至永
寧尅期都督丙成由戎縣進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
芒部進都指揮崔旻由晉市水腦進留參將郭貴護守
城池總兵南寧伯毛榮為左哨由李子開進都御史汪

浩參將辛用為右哨由渡船進信與太監劉恒總兵
李瑾居中節制左右遊擊將軍羅乘忠穆義由金鷄池
進毛榮伐木開路疊石成橋分攻勇搆等寨賊敗遁入
深箐中官軍乘風縱火焚屋廬肅聚殆盡各路兵窮追
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皆克自二十三日二十八日
共焚燬七百五十六處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共斬
首一千五百九十餘級生擒三百四十餘人馬牛雜物
稱是明年進至大壩攻山都六鄉盡焚諸寨凡斬首三
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焚寨一千四百五十
七處禾倉九百八十一所獲銅鼓六十三面牛馬猪羊

六事記

卷二十一

三三

置江門水流崖洞掃等處關堡改大壩為太平川設長
官司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允行加信兼大理卿
支二俸襄城伯進為侯餘各頒賞按程李大成征蠻以大
局向未見交臂九然字而後德深入據之為重于是其
名始著號為天險說者謂程李兵止及大壩不能及凌
霄九然此可自後蠻惕息不敢動正德中廖藍之亂反
徵蠻兵協勦得定嘉靖中再出掠再討之以撫為名羈
縻掩飾而已四十五年四川巡撫譚綸奏都蠻之患其

來已久愆艾未深遺孽復肆除大征討候 題請先將
開隘游兵如法訓練而給募浙人所製烏銃甚工銃發
口啞而死者數人蠻最畏之會遷去代者陳烱議將永
寧參將改駐歇馬壩控之先後皆報允隆慶三年六縣
戎洪高長慶筠六縣除戎縣外五縣 民都通等數人奏
受禍尤慘蠻猶謂戎父母之邪也 告難巡撫嚴清奏蠻分枝四出所至一空乞蚤區處有
旨會安大朝議征尋以參將周宗游擊謝崇爵參政包
汴參議田應弼用兵俱非所長議設大將以郭成爲總
兵而巡撫嚴清以他事改調成與安大朝俱論罷隆慶
六年冬會省吾僉都御史代撫劉顯爲署都督僉事總
兵會勦省吾集議大約以故事招撫爲言且言不可征
者三一曰山勢險惡賊逸我勞急之則遁徒老師費財
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附一曰彈
丸地未足當蜀一版一版病且騷動全省而省吾前爲
富順令督工伐木入山卒與蠻遇令卒藏斧不間伏地
蠻至呼噪逐之皆退走因訪問悉其利害且素受知張
江陵江陵新常國氣銳密書相約乃列十不同之說示
藩臬皆唯唯惟副使李江初猶難之密示以將用劉顯
兵若干餉若干舉無遺策江乃慨任後軍中調度督率
江之力居多是時右布政馮成能簡同簡李江巡下川

大事記 卷二一 三十一

南參議沈伯龍巡上川南調土司并募六縣民兵合十
四萬米凡二十萬餘石銀可七十萬兩蠻言不怕十萬
官軍只怕十萬糧米蓋糧多則久困必不支也時川中
諸將多庸弱不堪用成既奪官居敘南其父前爲蠻所
殺憤在必報又嘗用兵廣東有功所領倭丁被廢散去
然留者尚千人改隸顯麾下顯雖能用然未嘗不思成
也起之仍付以兵助顯安大朝貴州人亦自請死戰參
將張澤言及蠻寇目裂髮豎并檄起當一隊奢効忠永
寧宜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人謂滅都蠻非奢兵不可
然効忠詭而貪隆慶四年官調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
賞復敗其弟租亞死之不俟號令輒班師去曰救兵不
至也人多疑之而効忠與水西上舍安國亨世仇殺族
叔安智與効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多悍
卒欲並調二酋省吾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來
必經効忠境効忠且爲所圖恐都蠻未滅別開髮端乃
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咨貴撫臣禁毋掣効忠肘而專
調効忠安智屢願從征亦留之牽國亨故効忠一意盡
死力焉時阿苟據凌霄阿二方三據九絲阿大阻難寇
嶺爲窟皆稱王衣蟒出入震耀凌霄城不能當九絲之
半而高險倍之傳有若要凌霄破星往月中過之謠阿

大事記 卷二一 三十三

苟素列編民其父阿共為崇已又苟習見稔惡有脩曰
 阿執專以佐鬪為務每九絲蠻出劫江安一帶必經凌
 霄或官兵追逐至此即不敢近甚且反擊官兵蠻亦私
 受部署縣官知其然招撫之又為苟請冠帶苟赴縣領
 賞則惟恣其所欲一日領長寧賞稍不如意即趨出拔
 刀斫縣門曰必破此縣縣官懼急倍其賞追與之猶大
 罵去未幾則又反反則又賞以為常監生胡天錫長寧
 人也苟擄去其妻男女家人二十一口即時將妻以下
 盡殺之止存天錫一人索贖長寧村民共結一寨曰賣
 瓶禦賊阿大等出劫相持五日不下苟率眾來助立破
 六耳記 卷二一 三三三

男婦死者三百五十餘存者止幼口三十餘諸如此類
 甚眾蠻中稱苟為得居王得居鄉名苟內寨得居外寨
 凌霄為兩窟有么兒者仁壽大盜逋逃凌霄為苟義子
 勇而黠相為首尾僉議阿苟不擒凌霄不可破凌霄不
 破則九絲難圖乃設間令同知洪一貫遣武舉李之實
 誘出阿苟就擒諸將猶欲縱歸省吾嚴檄解敘州苟且
 縛且笑曰么兒在凌霄攻之必不能破執我無益終當
 受賞歸耳四月十一日顯進兵設伏馬草坡先襲落豹
 寨又破惡溪坡寨餘蠻奔逃奮効忠亦以拜兵萬人至
 二十八日逼凌霄城下分六枝劄其左右顯親督率仰

以五月初一日破之生擒么兒斬獲二百餘級焚墮者
 甚眾阿苟聞么兒擒哭曰九絲城不可守矣時建昌賊
 又安亦聚眾突攻行都司城守將顏壽擊破之顯度都
 郁寨與九絲相接為左臂必乘勢先圖方可大舉而阿
 聖 為守部下勁苗千餘即調鎮雄兵協剿六月七日
 沈兵屯樂宴進攻十五日鎮雄兵三千登其半山地
 勢險峻奪其阿兒寨郭成亦至營于尖子山與鎮雄
 相犄角督兵直上火砲震天寨將破忽雨注火滅蠻即
 堵守顯復縣賞三千金十八日顯與成各分兵二路攀
 援仰攻忽印壩山苗千餘來援發兵截之顯計阿墨無
 六耳記 卷二一 三四

險可誘致之乃令瓏清兵布列寨前官兵隨後各
 一或坐或倚皆擗臂笑罵阿墨果領眾下寨衝殺我
 兵少却賊眾追奔瓏清兵反進其後屢戰遂斬阿墨等
 一餘賊奔回守寨乘夜進攻蠻眾無主各自奔竄遂
 其寨前破凌霄三日此則五日耳顯等議曰重險已
 蠻王奪魂阿大不與二酋上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
 誘也密啟省吾因與馮方伯等議之亦欲用間然未
 馮方伯請身入賊巢為內應馮領之遂遣王說阿大
 而顯亦知珙縣監生何銍有機智可任乃令二人持銀

牌綺幣招撫阿大 既內懼聽命陽就招撫而陰與九
絲互相結為聲援兩地雄峙相望中間隴坂幽篠虬蟠
蛇結偵我兵走隕中將翼而覆之諸將謂實未敢進顯
又令人散招各寨厚犒降酋羅萬良等餌之于是諸蠻
咸願望不為賊用且有密輸官軍者而賊復以間襲執
驛丞董思明誘使降不屈死之思明督運官也初師行
議設遊兵一枝巡察防護顯謂肅隊齊進不必更分見
力乃止至是復設道路始免梗阻獨運舟從萬山中逆
流上中有趙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每船容三十
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一舟亦須二三十
人各州縣刷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
輸甚苦管山主簿陸韜青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
病死運夫日夜勞役不堪至派及僧夫五千人成都知
府陳大壯鳩工鑿二灘稍平會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曾
本溺死合江丞張本治火藥被焚顯又以閩事被彈眾
心疑阻省吾留之疏言劉武舉之名蠻素所懼伏鎮蜀
以來未及期年防禦既嚴鵬勳有法蠻既欲贖民慶更
生為畫像以祀擒阿苟破凌霄都都勢如破竹若臨敵
少將悉蠻復生心西南無安枕之日得 旨留用立功
自贖顯感激大勳曰此功不成有何面目再見將士報

大事記 卷二一 三五

廷遂分兵五路顯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郭成由印
八其南安大朝韓似甫由得窰口分二哨入其東
由穀爆寨入其北侯一位吳繼祖由西南入與顯
圍小寨盡數攻焚八月九日直逼九絲城而軍營
連珠時山中豐稔禾稻被野衆軍資食省轉輸阿二
三等上城排柵九層鏢弩木石甚設我軍仰攻蠻死
鬪相持者且兩旬蠻既疲困見糧無多我懸賞萬金鼓
士士益奮先是土司兵調攻賊習為賊陷以金 比臨
陳輒逗旆不戰以誤我師數幼坐此于是下檄切責鎮
維各土司懷二黨賊日久無功事完移兵并勦九月朔
各營俱奮効忠以銳卒襲隘嘗之殺傷相當退兵七日
成統所部與西陽宜撫再維屏賈勇逼鳳尖山幾至絕
頂堅拒不能進然遂特奪其地為營賊咸震駭相告以
為官兵所來前見也翌日雨大注蠻以久扞禦罷極會
九日晴霽而平時官軍必黎明進攻今雨益甚晦黑不
虞我兵至縱酒樂顯逆播之陰戒把總吳鯨周于德平
茶官舍楊正崇集漢土推鋒梟子餘人夜半傳各營刻
期接應遂乘雨脚放腰短挽而上未明斬守關首徑薄
蠻所 朱元豐四年征九姓自秋徂冬無日不雨成化初
年平橫江平白草皆地震省吾三月癸成都人敘州地
復屢震皆自東北往西時阿大阿二據雞冠嶺為寨寨

大事記 卷二一 三六

門因山石為固益危峻石門忽崩阿二大驚曰不勝
 其破凌霄都九絲皆有一人披髮仗劍狀其奇詭日光中而省
 吾于七月午夢當空一人披髮仗劍狀其奇詭日光中而省
 氣垂天而下問為何人傍有應曰此真武神遂驚悟後
 數日營中米報而陽兵劉登發夜半持長鑊大斧自九
 絲衝下未及營百步許見白雲將軍仗劍大鳴鑼辟易
 反走枕藉死者甚眾所遺鏢斧無算斧柄長一丈鑿自
 是不復敢出劫營可見地方大兵變醉驚覺起距戰相
 天地鬼神實司之不盡由人力也

顯子紀追獲之有弔猴崖者四周壁立三十餘丈止一
 餘復奔難寇依阿大二十二日成攻破其寨阿大逸出
 五人出走壯緒寨諸蠻入巖箐我兵席勝疏捕殆盡
 課競前蠻不支大崩潰九絲遂破阿二方三狼狽從四

八二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線窄徑人不可登蠻據其上顯格四敵樓各十二層上
 施貢銃交擊賊窘出投悉斬之十月九日進圍壯緒寨
 把總龔緒手搏方三千陣即拔其寨阿二窮賊遠逃顯
 麾諸軍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根逐踵
 係靡子遺都蠻悉平郭成取所獲首級又易生蠻百二
 十人剖心祭父人皆快而壯之阿大等監泉司候獻俘
 俄反獄正晝登屋縱火都司徐仁威手刃偏袒登高一
 發中阿大什餘賊紛墮遂成擒仁威數與北虜接戰亦
 驍將也先時阿苟監敘州獄亦反出殺死是役也下險
 寨六十有奇小寨五百餘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

千六百餘級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二百人拓地
 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三面為蜀漢時物他器仗若牛畜
 不可枚數凱聞告 廟薦勲受捷百官畢賀省吾陞右
 副都御史廢子太學生顯陞都督同知加銀幣餘各有
 差斬阿大等成都市初成化大征周文安洪謨上疏力
 言唐虞之特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宜立土官以掌都蠻
 不果行議者終謂周得以夷治夷之法省吾謂開國以
 來改土為流則有之未有改流為土者今都蠻所據巢
 穴既漢之土地而其人又隸縣籍若立土官則改流為
 土棄地并棄人非制况險隘原土首覲覲一旦委之與

八二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借寇兵何異目前大體既所不安日後隱憂又所難測
 于是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壩曰
 文印鈞猴曰降蠻難寇曰金雞內官寨地廣行氣候甚
 平即其中築城曰建武而環四方壇壘膏沃可耕均田
 授昨籍昨為伍設總兵倉憲填之顯仍留填隸以府同
 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堡設戍為
 守總四千人遂成雄鎮久之巡撫張士佩議罷兵使劉
 顯亦陞去眾請以延代不報軍驕悍劫掠總兵沈思孝
 逮捕數人用所私為把總眾憤夜襲之走免縱火燒公
 署時甲申除夕也巡撫維遵下令轉渠魁推問范國興

主謀范大龍等首難既縛大龍等十餘人國與自益死
遵等皆受賞至者寅之亂其城復陷蓋與播州相表裏
播平立二府府不能守則此城如贅旒不足有無可理
衫疊破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一

朱國禎輯

江直專恣

文皇即位盡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特重錦衣為爪
牙心腹指揮使紀綱掌衛事譏察內外權勢赫奕有請
必從其禍立應猶以外衙門顧借情面 東廠主刺奸
督以內臣國史不經見諸紀亦罕有及者設行事人員
專緝謀反妖言彊劫推埋及盜倉庫錢糧私鑄私雕印
信等事下錦衣打問刑部擬罪其小小者片紙密報日
有數次謂之打事件衙宇壯麗邃密有獄有理刑官權
出錦衣上掌者不知何人其禍絕不及縉紳得相安無
事惟成化中西廠最著汪直主之國史所載頗詳亦不
開始設日月顧其流毒甚廣大出理法之外閭臣彊爭
廢而復立其後直雖罪黜亦免殊死至今以為口實遺
址在靈濟宮前士大夫公宴多借之云成化十二年七
月京師黑背見夜出值者多死人皆執刀兵自衛達旦
不息延及歲縣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劉
致致祭京都城隍之神曰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昏
黑四散箇人城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因朕德政有缺所
致然于爾神不能無責獨怨然無動于心乎是用遣祭
以伸虔禱惟神大振威靈於此妖物應神責以盡朕心
少妖人李子龍等伏誅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名上
姓兒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
果捕長遊方至少林寺遇術士江潮推命後當極貴又
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

益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紅光滿宇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者委往來真保間交結不逞又有術士黑山者云若遇難難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道士方守其引至京寓軍匠揚道仙家道仙有術朝章命并勾符印交通內官鮑石鄭忠等得權乃得貴緣出入官府石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日朱廣素志相識知其事遺以鞍馬服用石常報繼染局寒設候皆羅拜稱爲上師得權下獄送都察院出門忽報日章寒死矣物執得權等下獄始設西殿緝事督以監汪直直廣西徭種幼被俘入昭德宮點最寵陞馬監太監上懲前事設廠置獄命往外調察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驟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盜賊者市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直收之領護尉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迴避不及者卽加箠致煩上聽衆益效之多爲庶書誘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與楊暉之獄見楊文波傳後及其任郎中楊仕偉婿主事董序卽家拷及妻女并武選司衙門封鎖蓋偉之官署也且謗及諸大臣上由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言尹旻引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藉之通情款直益縱恣御史王本雲貴制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清勅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

童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布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遣校尉四出內京營迨外鎮守總兵等處採聽事情跟緝鉗制沿河分布盤詰獨嚴于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塗皆阻商賈不通直又日挾數十伯人所在穿繞震呼辟道雖大臣莫不引匿一日遇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腋下呼名朝罷較尉擁逼而去直伴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親資赴厥竟日伺候不得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讚之發南京韋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許人陰私以固信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羽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較拘執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震懼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已而薦之
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已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
忌憚傷害良善大為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
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
反皆由邊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方妖
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
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 皇上
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違 祖宗之成憲勿屑
屑於改易肯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
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大聖記 卷二十一 四
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
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
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
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 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
然此風日長眾口嗷嗷安危未可知也疏入 上震怒
命太監懷恩單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
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
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
人心輅等同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
疑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

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某等
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
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
不與彼共戴天吉日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
言之者今既奏入貶謫黜罰惟命不避於是恩降色徐
曰朝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
眾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
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 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
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
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數卿等各安
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
部院大臣共上之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
責之復還本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操諸旗校在外者二
十人俱撤還人心快之然 上意猶未釋然也密信任
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紱于鎮撫司理刑直日不知書
授相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輅等言雖行知
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初具草令武選郎中姚璧 璧尚書
也 璧素與尚書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調邊郡
恐勅議不免擬擬州同知地近知 上必不從果得
旨 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直兩廣陝西缺除
遂調恩明府竟以瘴癘數年病歸卒于家特赴吏部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五

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壁
 曰公六卿之長以大當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
 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次
 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珣與吉於蚤朝越曰汪
 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
 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况
 直加意扶掖何為亦論列乎珣然吉曰不然某等言
 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
 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耶越無以應
 遂與吉疎時厥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籍既革其人各
 六事記 卷二十一 六

散去蔣武宗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項忠尋革職為
 民見忠本傳六月御史戴縉言近來災變洊臻 皇上諭兩
 京人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
 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
 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昇吳榮等之
 姦惡高宗王應魁等之賍貪又如奏釋馮徽冤抑之軍
 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
 眾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 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
 奏允即將西廠革罷又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
 如流之盛心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
 令大臣自陳并請勅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 上悅
 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籍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
 廠雖革汪直猶幸及假火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
 先以奏草示吳綬達于直直得之為言于 上然後奏
 之御史王億亦以為言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
 不堪命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昇
 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
 止信之而難於施行籍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喜云其
 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厥獄 上聞切
 六事記 卷二十一 七

責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
 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
 算為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輜之
 禁三品以上乘武臣禁禁又請查都城進軍民皆從之直既屢
 興大獄猶不快意或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謀之王越越
 曰建 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釁十四
 年直欲自往體察閣臣萬安亦以為為不可乃以馬文升
 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為名許之至
 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爛骸以報文升因之得罪
 又與陳鉞比陷副都牟侏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

初直之行也。錢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爲之地。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詭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告保。巡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錢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錢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錢前爲山東布政使。方爲巡撫。有隙。俸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索私租。勸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宦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發。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遂朝錢。因嗾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浙江僉事吳璠。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演。蘇州大軍記。卷二二一。

子太保直所請也。給事中王坦。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良年老。居先。嗾直奏。良疏詞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路。調盧山知縣。蓋尚書直閣學劉翊。實主之。遼東失事。直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勸諸將降。罰有差。尋宣大遼東告倣。直往行邊。還陳錢復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建州三衛搆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揜其不備。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錢奏得行。仍命錢參贊東征軍務。方錢奏上。子俊以錢開邊惡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錢。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遂得此命。云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威。乃招誘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寘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請錮于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開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

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 賜勅獎之加
 直祿米三十六石 舊制內臣至太監無秩可陞但加食
 米以歲十二石為一級直後大同功
 前所未有也 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虜發邊兵
 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時事中言較尉不宜緝大臣
 直怒奏請同行 人皆危之軍還
 亦敘及受賞 二月襲虜威寧海子走
 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挑虜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
 坐戍凡劾鉞者并兵部官皆奪俸三月直與永越往遼
 東備虜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虜入大同直永越
 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領賞其報捷人汪鉅陞都督僉
 事直之侄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虜犯宣府直與

大事記

卷二二

十

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叅
 將等官直怙寵鉞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
 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與師動
 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為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
 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資之以彌縫敗
 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膺
 金紫典禁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凡
 奏不助不覆盡失 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與事妨廢
 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為音
 功其它大率類此紀功官惟命是從惴惴不敢出一語

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說始
 建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彙目是
 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
 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軍相習久交最密直時
 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聞以語其所厚者及征建州直
 納陳鉞譖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較尉
 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
 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

大事記

卷二二

一

交構事 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
 孟密金寶與萬 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關浸淫 上頗
 聞之并得向欺罔構隙之狀漸疎之不使入于是科道
 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
 處置萬安約劉珣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
 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珣曰西廠行事有
 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以進 上乃
 罷之中外欣然珣有慚色蓋珣無它腸為越所誤說者
 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等處而奸傷在國脉一狐遠
 羣狐復穴其中為害更甚 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

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均執巡撫郭鏜以聞
 上惡之切責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趨之行直之前後
 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驟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
 及動遣筆捷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為餽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
 聞風畏避直至間寥困臥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
 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
 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
 祭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趨駕而去聲
 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尋有劾其八
 罪者降奉御 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至尚書與
 吳綬皆為民侍郎張願致仕韋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
 忠強珍復職陳鉞已先二年為都督馬儀所許奪官後
 坐事為民馬文升尚在戌籍右都李裕副都屠滸以為
 言奪俸半年蓋 上猶以建州事為文升罪也惟尚銘
 因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釣取名譽內肆陰狡賣
 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
 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
 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較追械之還將窮治復有 旨
 從輕押赴京杖百斤淨軍籍其家得貨數萬輦送內府

者累日不絕而先有王臣者一曰王痛子左足偏短以
 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故奉使江南臣及百戶王完等
 九人從所至陵轎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
 可玩皆出臣所為臣又多取美女淫亂在蘇州令生員
 抄錄子平遺集眾以妨業辭即逮至驛中亂筆之生員
 趙汴等攘臂聚眾百人教其擾害諸罪毆逐敬還京訴
 下巡按擬杖贖奏繳巡撫王恕上言王敬賫駕帖止開
 前往蘇常採藥餽收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取銀兩豈
 期王敬動以 朝廷為名未賄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
 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
 大厚記 卷二一一 十三

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
 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
 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于寧
 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江北
 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有幾十萬兩
 至蘇州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十萬千戶
 王臣專弄左道王敬聽其撥置舳舻相銜滿載而歸
 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
 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

正法典詔械三人下詔獄會尚銘亦發其事 上太息
 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臣等矯詐為奸惡使東南赤
 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謝天下
 亟斬梟示敬英並克南淨軍時常州知府孫仁為敬所
 訐被逮怒亦奏釋之韋瑛調萬全衛計邀功起用自撰
 妖言陷巫人劉忠與等十餘人不執告督軍太監張善
 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鞠得白 上命
 斬瑛梟首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浹歲間諸大害悉除
 莫不稱 上之明斷云

朱史氏曰國朝內豎之惡顯于王振別紀稱其起儒學
 能戰同類至土木滔天之罪一死未足塞責 英宗猶
 追思立祠豈有他長可結 主眷想當日承平既久大
 臣皆老于位日浸潤媒孽取信汪直巧黠亦用此法而
 加甚焉凡小人能乘人之所暗聲色貨利是也尤最能
 乘人之所明耳目齒頰是也 天子居高聽卑喜聞外
 事而其人又以小忠小信自固遂落其計覺有遲蚤禍
 有淺深惟大舜能察通言聳入心通善而實惡是而實
 非毫釐千里本不易辨况其言是其人非更有權衡必
 不能惑蔣琮有誅李孜省之功肆毒于南其伎倆與直
 上下至瑾而極至逆進而更極振瑾沒於賄餘三人

獨否直琮有閹臣居中能奪聽不能奪權罪止南遷逆
 進并大阿竊之閹部而下皆為之用故其禍尤烈中間
 百年安靜 肅 穆 神三聖之識冠千古矣

近日汪文言作用全與直相似其人精悍刻核判人處
 事喋喋可聽早出暮必四鼓方歸昏夜叩諸貴之門不
 敢不應相厚者開門待之惟恐不至言無不從而某
 為尤甚人皆知其必敗而中一極御史貽書勸某早絕
 答云義不忍負方得志橫甚舉朝皆震以一望見稍變
 籍為極榮通政某其同鄉也素與余善一日相見密問
 注何如人余曰無忌憚不可近某甚喜曰得之矣未一
 年而敗逃欲若拷不承然逆進已陳為爰書列所惡者
 姓名奏聞逮死六人戍九人不諭其承與不也人猶稱
 之曰奇男子奇男子云凡數年方寂寂其最難者一人
 因假歸入京稍遲得免即謀
 大拜未果猶陰為之報怨云

大事記

卷二二一

十五

15 1120 丹 貴 書 目 錄 卷 五 6 頁 三 三

開設猛密

木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漢時木鹿王苗裔至正二十六年立木邦總管府 國初內附為木邦府尋改宣慰司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從征麓川皆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大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在其

中猛密有磚城無樓櫓產瓜果花蔬與中國同有寶井金礦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寶井利多陶孟司歪領之南孟者總言頭目一云如中國巡檢之稱宣慰罕標法歲取寶愛其女曩罕弄妻司歪標法死孫罕空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尊行不肯服屬結族人與之爭官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六

臣萬安劉瑒亦具題請猛密止與木邦挾讐爭占夷境

未嘗犯邊其差探進貢毋缺是以眾議只主撫諭今寫勅付雲南守臣事理最當但彼處聽遣之人俱係武弁惟喜與兵不喜撫諭蓋與兵則得支錢糧得掠子女金幣既歸又獲陞賞此輩深有利焉撫則反是若從所議則彼必仍謂撫諭不從而與兵決矣勞費固不足惜只恐一不利必至再至三兵連禍結勢不容已况安南觀覲已久別生他患追悔莫及惟簡命才識大臣一人選熟知夷情夷語者往與守臣宣道 朝廷不忍加兵之意宥其宿罪徐觀順逆別為處置 上可其議時程宗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十七

以副都居憂即起與譯者蘇銓偕往初曩罕弄既侵削木邦畏鄰境土官不平來攻用商人劉賓五計潛遣至京懷寶石黃金賂安及皇親萬喜等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下閣臣議安欲許之劉瑒劉吉不可曰猛密原木邦所屬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凡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即是周天子命三晉之意既壞舊制更起兵端必不可許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與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徃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瑒曰何以代為罕弄果弗靖但雲南守臣嚴備使其旁于崖孟養等宣慰以夷攻夷叢爾小醜亦何能為事遂寢既而瑒

去安遂授意蘇銓謂內廷意甚堅蓋萬貴妃方有寵歎于得寶密附和眾皆不知且遠夷無甚介意者銓言于宗宗大喜倡議右猛密眾皆駭之巡撫吳誠亦以為不可宗患甚陰使人說誠云彼此俱利無為異同不然巡撫重任非公有也誠遂不敢言宗乃會守臣往勘凡木邦訴告皆杖遣之而曩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山就見且命之坐罕弄揣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謬言求他侵地宗皆許之遂上疏請分設再下宗酌議亦無可議內外構通文飾唯唯而已誠竟以憂卒宗代之再奏警殺已久勢難再合已撫諸夷示以朝廷宥罪

大耳記

卷六二二

一八

開設衙門之意無不感悅從之立猛密安撫司以思標為使徑隸布政司宗得入為刑部侍郎陞南工部尚書蓋自構曩以來木邦積弱不能報復雖屢常奏懇終不得直議者謂劉珣之說甚正張鵬請用兵職方郎劉大夏主之安既得賂遂紬其說一主撫諭謂息兵安邊其言班班可喜而實暗藏機關宗又曲承風指因而為利所謂退地實無尺寸歸木邦也邊人莫不怨恠罕弄益大肆侵木邦如故弘治五年聞于朝宗時已致仕廷劾僅止贖杖罕空法亦益荒淫迎婦于孟乃寨思標乘虛襲之竊據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

信蠻等聚兵阻路空法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撫張誥遣叅政毛科父吉死事贈官誥忠妻副使荆茂等詣猛密曉以利害思標猶不服乃遣叅政方守僉事周鳳都指揮僉事馬鉉督理糧餉叅議黃東山副使趙炯都指揮僉事賈俊督隴川南甸于崖三宣撫司積糧開路示以必征之勢空法亦令人調土兵合三宣撫兵至蠻遮共圖之思標度不能抗引去空法乃得歸誥疏請頒賞廷議謂空法雖歸思標猶未見悔心服罪再委官召思標出見令與空法歃血盡還故地縛叛酋來獻永息兵端乃行賞思標終抗命圍蠻遮甚急求救內地束手無

大耳記

卷六二二

一八

以應孟養思陸者隴川遺孽立誓書不許過金沙江至是請自效勸思標而夷俗相傳猛密素畏思陸之兵科等以為然遂請於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標遣人賂思陸不受曰破汝實將焉往且有官賞乘機劫略地方官又不能禁也思標意阻密約木邦諸部為內應且進兵空法來告有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陳思標可擒之狀沐琮張誥檄炯東山科調官兵萬二千人防護察各夷動靜隨宜經理炯科皆會騰衝東山先之隴川備糧科欲自為軍備合罪人納贖米徵潞江土舍侵用歲例銀皆隨軍收貯遣蘭昂促孟養兵且厚賜之又

以隴川逼近蠻莫復增發三宣撫兵欲借此挾撫成功
思陸遣大陶孟倫索領夷兵過江時科督憂勒河西烟
營其東思傑令陶宗思英等柵守蠻莫東山別發騰衝
標兵三百人將往合營烟貽書頗相左畱止于崖戒各
倉毋與軍士糧兩軍喧譁科乃以所支賞功銀及自所
貯給軍約扣各衛月糧償官一日科過烟議事指揮戴
紀家人失火營燬喪軍器千數科狼狽移屯幾不能軍
百計招集踰月引兵駐南牙山與倫索兵會索初過江
指鷹謂商昂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地土即管食之何知
其七科聞甚悔懼客曰此夷中常態公望為忠臣孝子
大正記 卷二二一
耶姑了目前無為遠慮乃使人趨烟策進止時孟養兵
營蠻莫寨前科烟議遣尹銘及他把事招降思英不從
伏兵傷孟養一人殺二人懸首柵上又射傷武定哨兵
五人已而烟令夷兵乘高晉之思英閉寨不出復遣人
往諭乃以緬書來言願講和孟養兵聞約降頗有怨言
科患之顧軍中所携糧原不多至是已盡士皆採芭蕉
心食之科見思英未出又念倫索前語遂引兵退營孟
都烟亦從之二人既去倫索懼思英絕其歸路領兵取
道于崖而去軍皆饑疲且聞追者在後爭走相蹂踐死
者甚眾科至孟都思傑使頭目曩方來請事實令獻象

二隻謝宜慰退所侵地仍備方物納貢償官軍糧餉費
曩方聽命時省城傳言蠻莫柵上有死人首我軍失利
總兵鎮巡聞之懼即召科還且戒孟養回兵各守境然
孟養自是遂犯約數與兵渡江與猛密戰矣科在道思
傑令人隨科使與宜慰約息兵宜慰已憊甚許諾厚禮
使者還報科喜曰謂事成當得優擢鎮巡以二夷未嘗
面服委茂及東山往驗未幾思傑與宜慰密法所貢方
物皆至於是鎮巡等官奏請錄茂烟東山及科之功并
以科督失火喧傳殺傷多孟養數勝書言兵敗狀聞求
遣官勸視科方奉表至京以猛密歸順皆已與烟挾撫
之功願欲參究失火并勸視死亡兵數茂等歸順後纔
一行功反居首乃具奏乞辨明功過下巡按道查烟亦
以猛密納貢及所行便宜賦詩十二首以進兵部劾之
并下按問坐奏事不實贖徒尋以科道論劾降監運同
知又與御史余本實互訐各降一級科尋亦致仕十三
年黔公沐崑等奏孟養思陸越過金沙江奪猛密蠻莫
貢章等處撫諭日久不聽而木邦宜慰罕烈年幼不能
自立意欲助思陸以報猛密其木邦陶孟畢松陽畏法
避險陰亦與思陸結黨逆節已彰欲集大軍勦之圖上
三策其上正名義以討之其中勵兵威以懲之其下暫

守至冬撫諭 詔姑用下策至十六年思陸聽撫渡江
 去其後猛密酋曰思奔思混爭立緬乘之殺奔而立混
 改名思忠率司化司恨內測齋偽印來歸木邦酋曰罕
 拔投于緬用事後被殺于進忠內奔緬追至姚關焚掠
 官兵破走之進忠死子欽亦死其叔罕葢約暹羅攻緬
 緬恨之以大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死立猛密
 思禮領之一日思忠來歸臣爲宜撫思死緬來攻母罕
 拱弱不能支率思禮思仁奔緬廣而猛密失
 十八年緬復攻猛密罕焚思禮奔騰川思仁內測奔工
 四而猛密又失二十年思仁以象馬入騰川爲宜撫多
 思仁所拒憤歸于緬
 緬以思仁食其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三

蔣琮驕橫

弘治七年九月發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充 孝陵淨軍
 初南京沿江蘆塲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課及各窩廠
 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
 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沈江田畝之數其餘空地悉賦居
 民出租供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于三廠
 盡收其利而歲額租課如舊 孝宗卽位遵 詔書悉
 歸之民縣人奏下御史姜裕等覆按而蔣琮來視事屢
 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籍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
 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三

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
 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
 刑部尚書何喬新覆移南京勘處此弘治二年二月中
 事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
 中戶部委官同給事中一員管理五日一曬瞭籍冊及
 有事查理移文內府請鎖鑰方許過湖近歲守備人員
 於邊湖灘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
 年南京御史余濟言於朝行南京戶部委主事盧錦會
 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旁洲上墾田
 種植蔬瓜又湖灘放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爲修

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
鞠之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南戶部亟勘以聞而
宗先已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
等罪狀黜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
諸人連謀構陷因條析縮等所言而況及御史劉愷方
岳及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
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縮亦江西人也以故喬新不詳
虛實附和加叅有旨行南京併勘先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適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
寺正聞昭會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

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
之鏞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 鬻官地蘆葦
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錦爲民謂向無罪所擬未當御史
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 上遣太監何穆
大理少卿楊謚借往而縮等及宗更相奏訴縮等凡四
章宗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煩瀆
聖聰宗不當占管投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
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爲李
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縮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
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

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
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
等重勘歸結於是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正
譚肅徐禮余濬皆執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又從璧昭向俱贖杖還職守隨候朝覲畢聽問得
占降調外任于是守隨調廣西叅政璧降吉安通判向
雲南驛丞而縮等逮至下部院會議縮等有乖風紀琮
累辨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襲受獻蘆場之
類并南刑部侍郎阮勤僉都虞瑤大理卿吳道安寺丞
屠勳僉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侍郎黃孔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

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縮等訐奏詞所連及者
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爲決斷
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構詞訐奏煩瀆 朝廷姜縮劉遜
余濬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
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程
宗免問黃孔昭阮勤虞瑤吳道宏屠勳各停俸三月於
是縮調桂陽州遜禮州濬平度州紘膠州樛莒州傑同
州岳泰州俱判官愷瀏陽縣丞初縮等下獄而琮猶
治事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璠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
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

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
 十人於獄臺院為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
 重等御史張賓以為言皆不聽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琮
 獨蒙有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
 旨皆以已發落為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為過若謂
 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
 乎 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劾為何復如此說不
 允至是綰等降調命下眾議紛然而琮之勢日重矣琮
 小有才頗通書史言事班班 上且厭且喜之李孜省
 遣戍遇赦當還琮在印綬印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
 至京下錦衣杖拷死 上甚悅命守備南京至德州言
 都御史張鼎創為新法于真定河間等陸路千有餘里
 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高下不一
 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歲月與不急之務愁歎之聲溢
 于道路 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何益于
 事論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
 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查永樂
 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為革沾頭主事及南直隸
 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于是愈自恣謂人莫
 恣不法姜綰之奏支詞強辨勘官在琮而

之無如之何至七年復託奏南兵部郎中姜性逞威擅
 權欺凌軍職承委修運河輒于宿州禹廟後荆建生祠
 塑已像其中及假托修造會同館試學使杜皂錄銀諸
 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瑋勘問
 未報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
 部員外郎袁熾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性具疏自辯
 遣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按覈琮疑二當道庇之
 揚言二家不法事甚多會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奏
 琮借殺殺人為軍民所苦請召還琮已入矣當道見之
 密令增入琮開掘聚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令忠等并
 勘皆實下南都察院逮問九月獄具 上曰蔣琮掘斷
 聚寶山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 孝
 陵充淨軍性亦革職為民

平普安賊

弘治十年貴州普安州土判官陷暢既老子禮代職聽
 營長阿保等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乃雲南諸
 益州土官安民女其一曰其姑嘗以罪見逐禮招之同居及阿
 保皆通焉暢遂毀阿保室廬虜其財物阿保遂與禮等
 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廩殺其從者久之暢遣兵
 攻禮殺之阿保見禮死欲助米魯攘其柄乃與子阿鮮
 莫阿友兒等率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人畜甚眾暢
 懼逃之雲南亦佐縣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錢鉞召
 阿保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既散米魯潛令披暢上馬歸
 暢中毒死阿保米魯等為亂滋甚數攻寨堡殺傷官軍
 屢撫不聽暢又有妾適烏生子珀琿居南安衛城中阿
 保欲害其母子乃於南安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
 之又築青黑硬寨於普安城外阿友兒守之築猴場硬
 寨於拖長江東阿鮮莫守之又于江外築查刺硬寨據
 險為固四寨相去三百餘里復號猴場寨為承天寨出
 入借黃旗自稱無敵大王鎮撫及御史張淳命指揮劉
 英率兵往捕不克賊益恣橫劫掠軍民焚燒屯堡聲言
 欲攻普安安南二城鎮撫等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長
 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劉英與都指揮王璋李雄等領

大軍記

卷三十一

三八

之英璋由普安衛分道進兵雄等由烏撒後所直抵拖
 長江截其後先期以檄招諭諸脇從者由是賊黨歸順
 且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逆戰於猴場寨兵潰奔查刺寨
 已而復渡江劫營官軍擊却之死傷甚眾阿保等皆逃
 去雄召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為先鋒追
 斬阿保於查刺山普未幾阿友兒亦為民所執官軍復
 深入菁洞擒阿鮮莫惟米魯亡走俊鉞等奏言賊弄兵
 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納稅民掠人畜財物不
 可勝計至於僭立名號殺傷官軍臣等調發漢軍土兵
 分道進討賊酋或投首轅門或擊頸犴獄但米魯及從
 賊張保客等實肇亂階今悉逃匿安民家當乘勝追勦
 竊恐復將蔓延乞勅雲南鎮巡官委守巡守備等官親
 詣諸益州追責安民執送米魯等以滅餘孽從之民既
 匿魯又轉之他所資以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并其二子
 管長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管攻劫諸寨大肆殺掠且言
 欲據普安勝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調雲南貴州兵會
 勦初暢之死也適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御史淳
 許之米魯攻殺適烏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錢鉞及副
 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達指揮任禮張英楊芳皆受之
 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至移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

大軍記

卷三十一

三八

侵牟駐機狼藉兵律益弛既殺阿保諸人遂自以為功
報米魯等益遠遞實縱之酬其賄也有 旨令雲南總
兵官搜捕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銳恐雲南之分其
功也遂倚福以擒賊友及總兵豐潤伯曹愷皆以為然
任禮先以情報賊兵至阿馬坡賊已出怨言吳遠又使
人索賂賊許之而兵益進福祐怒將劫管千戶謝忠以
告遠不信禮與張英各竊馬以逃賊至無備軍遂敗殺
傷百餘人遠墜岸折足死普安州幾陷鎮撫及楊友請
益兵既而友復奏謂用兵出鎮巡意致官軍輕率失利
非臣之罪有 詔切責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副都

大事記

卷二一一

三

督軍友又恐軾之擅其功也乘其未至詭言賊已聽撫
約十月大兵不至當如土俗出財物陪償部議謂夷情
譎詐難信友獲功奏詞互異當治罪而賊已攻燒寶甸
復益兵進圍安南城斷絕盤江道路矣友無以自解促
劉福進兵愷亦依違不敢言至安莊巡按陳恪以賊眾
兵寡迫及友等止之不聽方渡盤江以旗榜招賊與右
布政周鉅張樂宴軍中原調泗城州土官王瑁求賞不
得以其眾先退福祐之黨規知復誅劫營軍士羅城以
告指揮史熟請移軍皆不聽都指揮李堂黃京以疾臥
營中指揮王通等遞去周鳳徵服先渡江道阻俄復

營賊至軍復大敗史熟拒敵死殺傷溺水者千六百人
楊友被執福鳳與周鉅李雄郭仁李宗武皆死軍資器
械為之一空於是賊勢轉盛賊罷去代以陳金軾在中
塗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土兵二萬管峇布河朔
廣清浪叅將趙晟管盤江東岸又行雲南領原調漢土
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西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五
千四面夾攻從之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軾進至查城
兵分八哨叅將趙晟督清浪軍并承順西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都指揮張泰
李堂領普定等衛軍西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

大事記

卷二一一

三二

江左哨進都指揮崔鐸領永寧等衛軍播州黃平安撫
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劉鳳
督都指揮黃京等軍泗州城頭目王傑等從峇布河後
哨進分委各處兵官嚴加固守總兵曹愷劄盤江東岸
遙制督責巡按戴乾布政黃璉叅政羅安隨軍往來督
哨并經理軍儲餽餉約雲南鎮撫沐崑陳金會兵分亦
奇孔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八面刻日齊發軾率都
指揮李政等親詣調度居中節制相機策應自貴州進
者先破阿舊等七寨賊奔過大江都指揮張泰等結筏
而渡共斬二百餘級賊奔入箭進山破之直進至安南

衛賊皆奔散圍解又攻破阿保利硬寨至江西波探賊方開普安路將逸督軍急擊共斬四百八十餘級曹愷亦渡江克阿滿等寨共斬五百十餘級右都督王通渡江遇普安賊所向克捷破盧塘寨取出被虜少監楊友指揮葉曇等克阿黑阿維等寨斬二百四十餘級劉鳳自若布河進攻長牌嶺斬一百四十餘級抵安南衛賊逃圍解諸軍皆會移營至廖旗箐賊潰連攻石頭魯泥坎斬寨首阿烏獲級二百餘米魯魯等迎戰敗走至安南千戶所圍解悉破傍近諸寨斬二百餘級擒賊首米朶等數十人李政楊芳等往來督戰共斬六百餘級賊首阿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二

將逃為邏者所獲大兵合圍米魯及福祐并其妾適固首賊張保容張定王得俱臨陣斬首惟馬尾籠寨絕險攻之七日未克賊首阿宗聽招諭送出主謀叛逆江西賈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僖福祐妻攝受于阿雜等龍清仍肆克惡即被格殺又攻平崖拖長江響水崗小竹山練山獨水等寨擒殺一千二百餘地方悉平總計雲貴各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級破一千餘寨捷聞賜勅獎勵頒賞御史戴乾王何追論起釁失事諸臣罪給事中張維新往按分別死戍降罰有差間劄劉福周鳳等贈官祭葬蔭子貴州撫按劉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二

洪匡冀劾福幸功生事剛愎自用其禍皆起于副使周鳳而成于福乞追還恩命從之安民先以匿賊逮下獄坐絞上章自辯及大軍壓境始干獄中移文調土兵擒斬賊二百餘人為解雲南鎮撫亦言南方諸夷惟土官是服安民不歸恐生他變微勞可錄當從未減安乃得贖徒復職

平清平苗

貴州地連湖廣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致匪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為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為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山周圍四十里高數百丈四面陡絕其上平衍據之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四

重書命文盛及總兵李昂勦之別勅湖廣巡撫秦金總兵楊英會勦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綸各監統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進初八日諸將擣碗木寨伏兵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微遇賊眾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曇揚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居中節制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險惟隘路五處透進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乃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貓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五

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斂眾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開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二十二日伏兵崖下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眾持鏢弩下山迎敵我伏兵四起接戰賊復奔據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繩梯鉅數處乃先遣人

入寨說降至二十八日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
與語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眾山前觀聽山後
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眾覺
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乘勝入
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眾分兵搜捕山
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
頭都黎都蘭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
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
滋今兵眾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
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
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
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
巢縱火焚賊廬舍備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
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
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數百其天漂天壩黎從楊保苗
拜干等寨苗賊畏兵威悉聽招撫先殺占軍堡屯田悉
還官給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
首惡二十餘人從賊何屹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
一十九級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撫過苗眾三百七
十五寨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較賞有差

而先弘治中有部苗阿溪等禁鷲多智雄視諸苗養子
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
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
分畜產而倍課其人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
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
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
以為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
時時訖官苗以收鵝蚌之利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
得其狀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詰以阿溪
事不能隱因問計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為彼腹心劫
此兩人乃可濟如其言誘出伏兵中途縛歸磔于市一
方以安鑄自有傳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二

朱國禎輯

召對

召對盛典世皆以 孝皇為美 譚抑 二祖時時晉接
不能悉書 仁 宣習見初無隔絕 英宗冲幼始定
經筵日講成禮而退 天語稀聞奏對亦罕復辟後與
李南陽始還舊觀 憲皇詔論時頒面對殊不數數以
安福淳安之賢僅 慈懿慈事力爭雖文華一召初無
它語至 孝皇祖武之繩歷數 十餘年再見乃先摘
仁 宣 英三朝出于訓傳之外者用章盛美以及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一

二

李皇再及 肅皇依次而見大事中除 祖宗征伐禮
禁外許多煩冗可詫可恨處讀至此如日中天光明下
一泰交之盛冠千古篋以尚已

熙元年二月朔 上獨召楊士奇至武英門問近日
間事對曰覺告奸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觸及
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自官一事朕所
悉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璽書行之 上曰爾更思

一事通行

上寅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召憲義夏原吉楊
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

憲夏南楊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曰臣
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

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曰 陛下之恩澤雖已

廣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

未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

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末一章言周

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之憲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

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既退復召

憲義還諭曰汝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

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怨言待人空均亦望與

榮幼孜既與之後聞榮每每有怨汝語為何義曰榮之

不足於義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怨語臣實未聞左

右之讒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又當自定

上曰吾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汝三人

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宣德元年十月御文華殿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

曰古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君臣上

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 上曰亦

時勢不同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

時勢不同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

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
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
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况後世乎
朕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
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
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
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已定明日有
旨召諸輔臣皆入蹇義更奏用伏伯安 上顧問夏對
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楊士奇曰伏有穢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

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爲欲用
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邦不
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
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言 上曰
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
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
爾言決不用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
三年庚辰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
遊萬歲山中官傳 旨許乘馬旣入東上北門乘馬及

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
舟曰以操以濟群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
叩首稱萬歲 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
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
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簡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
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翌旦傳
旨免謝

七月辛酉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
於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乃曰此傍
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四

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 上臨河
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旣而召
義等至前賜金幣綠環玉鈿等物復賜燕于廡盡醉而
歸

四年四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鱸魚
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
和章 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
幾不忝 祖宗付託

五年七月乙酉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宴文華殿
上覽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
沂其所自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榮對曰周自后稷
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
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六年七月丁卯漏下二十刻出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
迎 上已入門馮欄矣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輕出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
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今夕俯臨外闕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 駕還官明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五

且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
過臣迫令中心慄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
奇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
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
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
盜益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結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
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較尉亦變服如盜
人其輩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
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矣

上閱內庫書籍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詩一章
召詞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
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
有所激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七年二月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論曰憶五年二月共爾
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聖書
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
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六

樂未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
指此事為說 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
為第一事却於其未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
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立執一如迓民一事
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放有復業而家業盡廢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
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迓
桑山林相結為非橫徵至者蓋有可慮願得恩 旨下
有司凡迓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室家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益在彼在此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倍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百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大事記 卷二十二

謀材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舉保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摯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明書極刑除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并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士奇進曰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卽勅諭未下事已徧播于外矣士奇對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退回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日進呈 上悅三月朔 聖書遂下 八月 上在官中覽尚書黃福僨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 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官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嘗須

直言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九

天順元年三月壬午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門者薦其名 上知不可問李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遂拜都御史深愜輿論 十月虜酋哱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總兵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問李賢曰何如賢曰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虚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代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繫亡國之

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即遣通事齎賞賜與之賢曰聖慮如此誠為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哱來頒賞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法先其易者如二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

典三謨大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任意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第皆當其才 六月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且厭曹吉祥石亨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但依之則悅不從便佛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

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惟此最爲良法其私既不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
以爲然

上一日屏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
百事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因極言錦衣官較差
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
有諂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
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
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
大喜記 卷二十二 十一

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
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十一月 上謂李賢曰蔣冕雖効勞其實譏亂小人朕
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易卽
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
一日命冕選官人充用旣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
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
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
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正月朔召李賢密示曰吾早晨拜天拜 祖宗畢

視朝旣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卽批出有可議送去與
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望 陛下再
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疑矣 上深以
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
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
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點起
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剖決訖卽朝謁奉先殿行禮
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
關大者召卿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
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

大喜記 卷三二

十一

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
今左右乃曰何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
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
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
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 上曰如此行之
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
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二月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李
賢可以助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
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祭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放

天地壇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
 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
 入賢曰聖慮極是乃詔風雷山川壇壇創一齋宮
 四年正月先時吏部舉布政使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
 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薦山東巡撫年富 上亦
 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
 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
 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
 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三月 上念耿九疇為人清正但為石亨輩所嫉一日
 火事記 卷二十二 十三
 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李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
 得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
 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輊在
 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後 上每念輊之為人
 不易得賢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
 家人遂拜為左都御史
 二月 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三敗倫事涉虛召
 賢曰宗室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
 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論 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諾 旨

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
 於是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與之辦理
 不許畏避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
 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
 甚
 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李賢謂曰今六部尚書庶皆
 得人但慮吏部王翔老矣時翔年七十八賢曰臣聞祿
 命之說翔壽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
 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惟禮
 部石瑄稍弱賢曰此人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
 火事記 卷二十二 十四
 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都御史李賓亦
 佳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 上曰吏部侍
 郎姚燮崔恭何如賢曰仁才器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孝皇銳然欲興致太平上自 宗廟下至服飾之類莫
 不裁之以禮本諸身徵諸庶民效章章見于十八年之
 中矣惟兵政卒難整頓創業自創業事守成自守成事
 必欲發憤決戰為主則亦漢武好大喜功致天下虛耗
 而已當時閣部諸臣持衡守正何愧王佐一代之盛卓
 越千古美不勝書其肅穆恬愉之氣象猶可想見自大
 訓而外復摘出互見蓋君臣共之精涉于事不妨並存

也

上在東宮好學嫻禮度及即位科道上疏者甚衆皆以
遵聖道勤正學爲言無不嘉內惟侍郎楊守陳主事婁
良二疏最當 上意嘿而識之其時劉吉在朝日交結
言官互相欺蔽 上以次掃除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
內閣老成在列啟發弘多 上之學問愈精進而召對
日益勤大約因楊婁之言悉見躬行有是君方有是臣
千載一時之盛錄二疏于後要見雖有明聖必資闕碩
相與有成非虛語也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五

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堯舜之道一也精一執中堯
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聰堯舜之資於外者博陛下
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儒臣亦肅然進退
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
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
深也今陛下視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
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
弊何由見之官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
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

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

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
早朝卽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講
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
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
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或有奇與卽令解對陛下
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
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
大事記 卷二十二 十六

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略節至是口奏陛下
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
自任來見者皆條例地方之事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
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
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
盡其謀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
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
政人才民瘼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嘗集於
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
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

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未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四月南兵部主事婁性請遵 太祖皇帝用翰林學士宋濂等及 太宗皇帝用學士胡廣等故事并成化初

年經筵日講事例命內閣大臣鈔選詹事翰林儒臣及行取守制養病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簡討陳獻章等

各厚其禮遇輪直召對其文武大臣學行超卓者亦時賜顧問并擇老成清謹內臣給事左右使邪佞無得而

開則聰明日廣德業日隆從之 正統元年楊士奇等請經筵日講時上方十

歲用幼學工夫讀以五通為度當直者對上念一句玉音應一句講亦依文直解想 國初教太子及諸王

故事記 卷二十二 十一

子舊法以講為重故至今官序先侍講後侍講而上下通稱只日講官

弘治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赴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 命中官賜食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

權納賄華以此諷 上甚喜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 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章方春 上游後苑及鏊講畢出 召李廣戒之

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十二年正月監生江溶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

絕言路掩閉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所致於是劉健

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委叅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

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頃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 聖斷照舊

存留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翊 皇猷

上優詔答之逮溶鎮撫司健等復奏當下詔求言之日正君臣惟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

則臣等之罪愈大乞霽 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路以成寬大之風得 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

既卿等為奏請寬免姑釋之

十三年副都顧佐勘遼東事還奏總兵李昶太監任良

故事記 卷二十二 十八

都御史張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綿義備禦官魯勳王

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襲取之斬二百六十九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

英俱用勳計斬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昶等素無鎮禦之畧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

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干人眾姑從輕處治勳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剋良玉降勅切

責餘免追究陸賞事俱置不行

五月戊午 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

屠滿諮以銓衡政事滿輒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係挾

私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聞於是滿皇懼謝罪 上曰屠滿召見奏對輒言已事不達大體既服罪姑宥之已而科道回話 上并宥之至是滿乞休見允給驛歲支夫米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上

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為

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

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

如何健等皆應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

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

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以為然止令管神機營

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東陽曰譚祐掌神機久係伯

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

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勅藁即携几錄藁以進 上親書手勅

成付司禮監官東陽復奉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雷意

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

尚書馬文升等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十五年七月 上召劉大夏問天所衛津軍何如大夏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官門誣大夏言者 上曰官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為耳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

臣下以揭帖進 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 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詔兵部撥兵夫萬餘人修清寧宮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大夏不以 朝廷大役為重率意減夫可調 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 朝廷

溫旨勉留情猶未已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不職固辭更

稱善久之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入告 上忻然納之其數悉如所裁

十二月壬辰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王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雜渠常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謂薦副都劉宇也 上之知人如此

甘肅副總兵魯麟世歸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眾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一

麟結嬖近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語其使曰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怏怏病死

七月虜寇大同 上欲選京軍三萬出征閣臣力阻曰當與兵議部乃召劉大夏面論極言京軍不可輕動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塞逐虜數千里未嘗不利大夏

曰 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 皇上聖武固同 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時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十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遠在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悟曰幾為人所悞蓋指內官苗達也師乃不出虜亦引去

八月召三閣臣論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令可傳 旨外則 趙鑑內則鄭旺嚴加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不可不治健曰緝訪最是 上曰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內官不知道理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

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麟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是正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二

禁若柳黃明黃薑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但內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鑑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叅議叢蘭經畧邊關鑿起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桃峪村至居庸關白洋口堡堅子谷關起紫荆關南山墩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鑿等陞辭 上朝退召至暖閣 而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

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
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等
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絲段二表裡鈔二千貫而
出

上御煖閣召輔臣袖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授劉健曰吳
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
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時用軍法自
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
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遇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二十三

者許行此法東陽曰此事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
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
前論健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
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
總兵官既奏了一番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
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纔有分曉謝遷曰軍
法亦不專是殺割耳貫箭決打亦軍法也只一是字爲

宜 上曰然皆諾而退

癸卯太僕少卿儲燾奏 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召
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

或綜核庶職或制馭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
盛德偉績垂耀無窮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
天下傳後世 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記

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
右史記言大率爲此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群
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
何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
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
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已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二十四

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門欽奉 聖諭及奏對
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
覽訖仍行封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如所謂
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幾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
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
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命下其奏於
所司

丁巳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曰各邊殺賊功次行
巡按御史查勘多有經年屢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
沾恩命無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

有故違令兵部查究皆對曰誠有此弊禁之甚當

十月庚辰刑科給事中于瑁奏法司會審重囚情真內
凌蕭凌華二人情皆可矜下法司覆議而刑科三覆奏
疏失除二人名 上覽之怒命二人減死充軍至是朝
畢召刑部尚書閱珪等至暖閣前而詰曰人命至重于
瑁奏可矜二人令法司看詳何為延至臨決之期然後
覆奏刑科既知有前 旨三覆疏內何不為之別白珪
等頓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
瑁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 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
不過效忠珪所為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一

臣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見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
人臯陶亦執之而已 上頷之其好生慎刑重人命如

此

十一月御午門親鞠大獄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與其
欽詐為公文告革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誘
殺虜人以開邊蒙巡按王獻臣奏之獻臣尋以他事被
逮 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會巡按
余濂勘問一貫復奏委叅政奪舉副使錢承德僉事王
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杖斌造謀殺人
罪斬天祥及其叔洪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茂盜用印

信欽投匿名文書罪皆絞既奏得 旨天祥等累上疏

訟冤天祥尋死于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

審勘問 上以東廠緝事揭帖情意詔逮斌等至京令

三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建

諸勘官至 上御門親鞠之 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

罪而當以死眾皆諉于一貫玉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

一貫是從 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

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 上曰罪疑則當從輕

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等議擬

失常無所逃罪然亦無私于是 天顏頓霽都察院會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十一

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按失實罪當贖徒洪

還于師旅之際呈報欠明罪當贖杖斌事已自宜免其

罪 上命茂欽依律處決斌准辨洪還皆有功並宥之

一貫玉各降五級趙承文奪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

二級調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已見大

之方得 乙未 上曰兩京堂上并方面知府等官姓

名履歷吏部仍按季開寫揭帖進呈以便觀覽朝覲官

員果有才行政蹟昭著者用心訪察從實具奏照例旌

獎以勵人心

十八年正月虜寇靈川 上謂兵部曰各鎮遊騎等兵

卽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菑糧仍會戶部計處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允一日私懇劉大夏代請大夏見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爲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騰驤四衛軍士冗食甚多上召劉大夏密議革去又及裁抑內臣事既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意卽退避大夏跪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

大夏記

卷二十二

二二

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二月戊辰召戶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門諭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一因災傷歛重逼迫逃移者一因畏懼軍匠通同里長漏報

者宜下招撫之恩嚴稽考之法加荆襄等處流民宜招

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祭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接踵及到營衛則監局有需索各營多私役衛所差遣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行理覈仍查按律例行得旨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荆襄流民卽推

大夏記

卷二十二

二二

才望大臣往會撫按治軍伍逃亡實繇統領人員梏剋及有司隣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戶部復推侍郎何鑑撫治荆襄流民又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王事李夢陽應詔上疏未及張后弟壽寧侯乞約束保全疏入后毋金夫人泣訴上前不得已詔下獄科道交章救金夫人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官獨召大張勝語左右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憂

陽之言切責其罪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上
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懼呼上
曰夢陽本內有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
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
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揣此輩欲重責
夢陽至死以快官中之恨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
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四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
示曰此廣東巡按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着鎮巡
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

九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九

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官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
皆應曰諾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
何處置健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云云

見大政 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
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
者須皆留辦事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概如前旨即又該退之
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
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供職可耳 上
曰然又指一疏云大常寺欠行戶部錢鈔昨有 旨查

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
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在上如當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
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
理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
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

曰今當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
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
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

九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奏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
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
財之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
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
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

等又言王府奏討以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

但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徒復奏茶馬法云云見亦

上又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用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數多

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屬精思治如此是

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謁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

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陸儼

私寄書二冊題日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

陸儼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

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 上曰

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健曰此則有罪當加罰治 上曰今日

陸儼已見朝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

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比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

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

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

吏部銓衡衙門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

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

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以是字答之不須再

會吏部其餘所推官員須會吏部皆諾而出蓋 上既

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

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欲降勅諭頒寬恤十五事

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輕

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覆翻之徒誣陷重

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辨理一監追

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

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其役一京管官軍俱免做工不

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

免罰班間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

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

處學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一各處

稅糧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

皆量為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豁一各處解

運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多

該部查議裁處一欵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

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

馬楮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嗜聚為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 上不豫未頒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官等號詔內行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三

平蜀寇

朱國禎輯

四川之盜至正德初始烈其地山川盤輿民夷相錯而居最易煽動最難撲滅朝廷雖時遣大臣考察而互相掩飾法不盡行所在作梗匿不以聞宣德八年四川成都府郫縣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盜賊縱橫奪財殺人焚燒廬舍日益滋蔓乞命廉能之臣巡察殄除庶幾良善得安 上命行在副都賈諒錦衣指揮僉事工裕內官與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勅諒等賊平就於

大事記

卷之二十三

四川巡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廣安等州定遠等縣強賊王洪等及其家屬并隱藏之家二百七十五人 上命覆審賊首皆斬餘分別治罪又擒陰海等一百七十餘人獻于朝正法皆一時魁宿人方侈其功而土豪王水厓城堡殺人取貨官軍討之失利懸購千金得而誅之如永者甚多惟趙鐸為尤甚鐸德陽人以賂縣官求本縣陰陽訓術文移展轉歲餘不得家益貧自顧終不能償所貸者會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群盜縣官捕之急遂有逆謀時天澗溝賊楊瓚漢州賊僧悟昇花溪賊陳煥章連山河賊黃鷄子等皆來從之流劫

銅陵內江攻入漢川德陽延至襄鄧等處瓚等相繼敗死鐸凡再聽招復業輒復爲亂糾合番夷四散劫掠有趙王及安將軍席評事諸僞號殺知州柴良知縣劉宜勅巡撫汪浩討捕都督同知芮成總兵三司以下克爲事官皆得拿問浩前爲四川副使殺賊有威名賊聞頗洵懼將散鐸曰軍門前者親在行間所當寡弱故勝今尊重勢難自行不過調遣諸將率偏師以來我佯求撫伺而襲擊示威自當引去其又何畏焉于是連戰無功或言非撫不可曰賊易與耳專爲此字所誤何敢自蹈覆轍然諸將終畏賊且貪其賂猶欲行軍法

大事記

卷二二三

三

又以何洪爲戒成剛暴寡謀不相能決策刑部司務朱貴奏四川強寇縱橫人民驚駭相率逃避兼比年旱澇饑饉有司撫字無術以致衣食不足變僞滋主始則鳩合爲倫既則蜂聚爲寇因而得計遂至滋蔓軍衛有司交相蒙蔽及至狼狽方始上聞軍民死者十諱七八劫掠去者百言二三 皇上宥罪之詔雖頒而彼懷疑之心未釋退散則尚畏國法之誅群聚則不免官軍之捕惟其進退之不堪是以無籍而亡命然欲消滅不過招安追勦二途而已乞於朝臣中選忠信誠懿才智明達者一二人使之齎捧繪音親詣巢穴宣布 皇

仁指示生路凡拖欠虧損歲辦課役一切蠲免仍令有司不得煩擾則羣寇之變庶或可消而軍不必征調民不被其戕害矣 上是之遣給事中童軒偕貴往四川訪賊所在諭以朝廷恩威如果真心悔過待以不死仍令所在官司蠲其徭役不許欺擾或別有意外之虞仍會鎮守巡撫等官計議行事軒遍歷賊巢慰諭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逆開誠待之召與同飲食其出降者頗衆進都給事中得便宜行事而趙鐸終不可得所至屠掠愈甚蓋一時有司畏懦不用命且幸 朝廷遠聲息不卽聞互欺謾冀盜飽欲卽散軒乃奏四川腹裏賊盜

大事記

卷二二三

三

雖蒙招撫然而從心異乍服乍叛且言我等是聽撫官賊誰敢激變或以給領撫安榜文免帖背負在身每下鄉村任意攻劫軍民人等皆爲所制莫敢誰何轉相倣效賊數愈衆宜分別處治從之 尋召還朝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均科差蠲逋負革總部省邊運下議行未幾都督何洪指揮楊瑛皆被殺汪浩後請益兵命襄城伯李瑾以京營精兵五千赴之言者歸咎于軒下獄將致重辟力辯未決或問賊勢何如軒曰蜀道紛披兵多不能騁少則不足以制二將自以輕信取敗捷報應且至矣果然軒亦得出爲知縣初鐸乘銳而前無敢當者

至羅江圍之為知縣盛相見本所敗引去諸將乘勢追
 感屢破之鐸趨彰明縣千戶田儀等設伏梓童道間待
 之叅將周貴兵直擣其巢賊大敗是夜鐸與餘黨奔石
 子嶺儀偵知之麾兵急進儀手刃鐸墜馬斬之傳首成
 都或傳鐸為龍州土兵所殺不知其為鐸也儀舊識鐸
 長身黑面左頰有刀痕遂取為己功好事者取鐸首稱
 之重可十八斤鐸連破郡邑將士皆寒心綿竹典史蕭
 讓率里長王志恭等數百人擊敗之其黨稍稍散去勢
 遂沮既而錄志恭死事贈百戶賞不及讓蜀人惜之鐸
 既授首兵部尚未聞復請廣義伯吳琮僉都吳琛自陝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四

西進兵報至乃停而先侍讀周洪謨上勦賊六事詔下
 採行亦未及至也成等復追討餘賊盡獲之都掌蠻出
 掠進攻大壩寨又破之尋與貴州副總兵李安爭功互
 訐下勘尋宥敘功加賞而大壩賊既敗我兵不敢深入
 蠻尋出據之未滅之賊皆投之効力勢愈猖獗兵部尚
 書程信總兵李瑾率兵六萬分道深入大破之韓雍趙
 輔在廣東亦有大藤峽之捷封賞皆從厚朱永白圭項
 忠原傑討流民撫定之滿俊反石城被擒皆成化初年
 戰功也成既訐李安不勝疑浩助安嗾林指揮誣劾逮
 入京并逮成皆成開平說者曰其功雖不能當都掌大

藤十一亦庶幾石城之半設撫鎮叶和一左都督一左
 都御史拾取矣而皆得罪以死可戒也後四十年有廖
 藍之亂時劉瑾亂政流賊扇動皆不敢奏四川尤遠益
 閩匿久之議用兵自正德四年七月始至九年五月止
 川北起保寧之通江川東起夔州之東鄉為一派流入
 陝西漢中及湖廣鄖陽等處賊劉烈藍廷瑞鄂本怨廖
 惠最著川南起重慶之南川為一派原自貴州而來復
 流入貴州及湖廣偏橋等處賊方四曹甫一日最著東
 北廖賊先熾先滅其黨麻子逸出與南川合喻思俸即
 老等從之經成都返故巢復入南川結群蠻且降且叛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五

久之乃定此亂之大較也劉烈本名泉眉州人嘗匿保
 寧山中冒為舉人尋進去或傳由雲南入外番矣川陝
 中洶洶多竊名劉烈募能擒者賞二千金圖形購之竟
 不可得藍廷瑞鄂本怨廖惠皆保寧人廷瑞初稱廖五
 行山中得古棄印又得一劔自謂天瑞易名方四仁壽
 人本王姓備于同里王克古因冒焉從貴州之思南業
 耕取避楊友之亂復徙石阡之龍泉坪與曹甫為土官
 所擊奔真州及南川廖麻子疑即廖惠之族此賊之大
 較也喻思俸而外又有任翦子王長子之屬不可勝計
 或死或降或逃莫知踪跡已

正德四年七月四川盜劉烈轉掠漢中眾至二千餘人先是夔之東鄉保寧之通江皆有盜嘯聚分營立寨居民皆受其毒攻破旁縣及江陽一帶識者憂之謂山川深奧且陝西湖廣壤地相接一入竹山可抵江陵一入洋縣可抵陝右地方官互相推委兼有家蔽為患不小時劉瑾擅政莫敢顯言本兵王敞文移塞責而已十二月勅陝西巡撫黃寶四川巡撫林俊湖廣巡撫王綸各率將領備禦時俊起家未及一月四川各縣多殘破連按臣陳鍾問狀鍾言各處招兵聚糧頗多斬獲有之奪俸三月尋劉烈自漢中敗還廷瑞等漸猖獗遂借稱六事記 卷二十三 六

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眾至數萬人五年春俊至所在蜂起前撫臣主招撫賊狐疑且順且逆未能收拾也奏言賊轉略重慶夔保間自新寧通巴等處逼近漢中荆襄三省流徙之徒從者甚眾去住出沒無常請命大臣總制三省官軍并調西陽石碛土兵協助征勦未許至三月竟以洪鍾總湖廣陝西河南四川賑荒捕盜鍾既遙制倘徠陝西境上與俊議論多不合亦會中朝有竇鑄劉瑾之變奏報稍遲俊姑始賊開自新紆禍至九月廷瑞廖惠等欲據保寧自固本恕等欲據漢中攻耶陽由荆襄而下俊議發兵防通江廷瑞等果

至破其城僉事錢朝鳳等邀會官兵自他縣回賊疑援兵至亦邀參議公勉仁聞變屯屯右垵俊益發獾狗石砦等兵併力謀報賊至朝鳳驚陸渠中欲復走有鄉夫首抗聲讓之乃止督獾狗與戰勉仁亦引兵至列營赤日中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獾狗奮擊賊敗擒斬八百餘人陸崖及溺死者甚眾俊又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至門鎮子斬首亦如之惠被擒廷瑞逸去率餘黨遂入陝西西鄉初重慶人曹淵為盜亡命播州復糾眾近千人寇南川綦江等縣劫略殺照磨漆堅等將與藍賊合十二月僉事郝綰領兵追剿未至御史俞緇在江津聞賊且至遂趨重慶士民留之不得因委僉事王景及都指揮龐鳳舉之鳳要景俱亡景不可率典史張俊迎敵手殺三賊矢盡面重收兵入保城已破乃大呼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強之號景不屈遂被害縣學生傳禮委金於賊得景尸飲之俊亦死既而綰兵至食盡又為賊所給被執知府何珊以金贖得釋六年正月分巡僉事王源行部川北會藍鄂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通巴至營山縣源率典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出督戰為所殺俊亦戰死事聞兵部以總制洪鍾巡撫林俊屢奏克捷而賊勢猖獗如此請罪之乃降勅切責鍾俊又以江

津播州蠻寇非俊一人能獨任以四川左布政高崇恩為副都巡視征勦專駐重慶初方四曹甫劫略郡邑積年討捕不獲至是移營黃巖驛將及瀘州俊遣人撫諭之四等陽聽因令曹瑄流劫小市廂瑄甫之弟也指揮李蔭等拒之斬瑄首諸賊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蔭進至江津俊督發酉陽播州土兵助之破賊四營斬獲甚眾賊敗入民家土兵圍而焚之乘勝進攻老管賊發伏指揮汪洋為所殺我兵稍却賊併入大營蔭復進兵至合山坪去賊十五里而軍甫偵江津空虛以疑兵綴我間道襲之數十騎先行道遇蔭兵而敗賊弗知也遂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八

合兵圍其營賊倉卒閉門土兵四面縱火賊大潰斬五百餘人捕虜七百餘死於火者稱是四月藍賊黨三千餘人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略陽縣徽州成縣破其城指揮王韶屯沔縣賊不出及指揮王問卿徽州知州任寅成縣知縣聶廷璋皆不戰遁去畧陽知縣嚴順及修城扶風知縣孫璽兵敗亦避千戶侯爵百戶瓦剌舍人郭玘等皆死焉林俊以賊未平自劾且請下廷臣別議長策及聽總制洪鍾便宜陞賞優恤以期成功降 勅切責鍾令即赴保寧會俊及總兵楊宏併力攻守播州土官之亂暫委都御史高崇熙仍

列陞賞優恤條款上請五月藍賊自鹽亭縣焚劫富村及柳邊驛殺百戶賈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戰馬蹶而死比總兵昌佐師至乃趨梓潼攻破之知縣馬和遁于綿州盜復攻綿之魏城遂至劔州州官羅明及其子介率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城破皆被害賊趨江油為官軍所遏乃返鹽亭循南部縣走去六月方四等自江津之敗奔茶江眾僅四百人流入貴州石阡李崖井撫之不從復奔花水與盜任俸舟羅萬等合糾諸亡命者遂至二千人號萬人其勢復張指揮李轅及土官楊再珍汪譽與戰不利遂陷婺川縣龍泉坪焚烏江屯寨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九

凡四十湖廣都御史陳鎬調承順保靖土兵征之時以官兵弱有警輒徵土兵然所至剽掠甚於流賊民甚苦之藍賊復走漢中都指揮使金冕土知州彭定等圍之食盡力竭令其黨何虎等告乞還川聽撫都御史藍章許之即令冕護之出境蓋其分爾我縱賊失策如此賊既困聽撫復違約不至且求裂地安插以旗牌官為質洪鍾委漢中府通判葉賢入賊營撫之眾稍歸服會官軍殺賊樵採者疑懼殺賢焚尸大肆劫掠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已女結婚于承順土舍彭世麟冀緩兵世麟曰于軍門許之因與約期既而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

二十八人皆來會世麟伏兵擒之餘賊奔潰渡河官兵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加鍾太子太保俊陞右都御史各加賞遣錦衣千戶會撫按卽所在凌劇梟示時賊首廖麻子亦赴世麟之會獨得脫未幾賊黨復熾九月方四等旣敗於江津散入貴州思南石阡復合數萬僞稱總兵御史評事名號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敘俊調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由合江江津分道以進賊屢敗走綦江追至東鄉壩播魯關乘監擊之多陸崖以死餘黨復走思南凡斬首千四百五十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踣死者已幾萬人尋復犯貴州等處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一

十一月林俊辭陞官乞以舊職致仕許之十二月麻六兒自陝越百丈關復向川東副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溪縣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兵潰傑死之七年正月林俊東歸先是俊在川中盜賊方盛又有楊友之梗以各寺僧多爲盜耳目且藏宿奸宄師行山隘取水不便下令拆寺穿井設各社長社正一切譏防巡按俞繼以爲非上疏謂遊僧無地自容貪官倚法股削宜皆暫停蓋有所窺伺之也俊亦嚴冷凡內臣朝貴有所托皆不應故求去卽允蜀民如失父母莫不流涕賊愈滋無所憚洪鍾亦駐鄖陽未至三月賊陷梁山

縣主簿時植死之妻賈氏誓不從賊縛之樹焚而死四月吏部侍郎劉春巴縣人上言領軍出哨委都指揮千百戶多畏縮托疾不行乃以吏典義官充之則平日爵祿此輩者將以何爲自今領軍托疾者請革其職子孫襲替亦遞降部覆加等行之五月廖麻子侵閬中指揮丘鉞等及永順頭目彭朝禦之追至蒼溪白崖鄉斬四百五十人遂奔東流與方四合閬五月方四至南川江津盜汪長孫應之遂破江津縣僞稱行軍都督營於鶴山坪施州土兵與戰失利乘勝破綦江僉事馬昊率僉佃土兵擊敗之奔婺川與甫不協相攻衆遂散乃變姓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一

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六月送于官甫等四千人奔寧羌遂犯沔縣副總兵閻綱督都指揮黃正劉毅指揮蘇澍等擊敗之於木竹埡乘勝前追至老馬山賊與苗蠻合兵來攻綱被傷殺及千戶黃虎等皆死七月總兵楊宏王憲副使張敏馬昊何珊都指揮李蔭等合擊賊於營山蓬州等處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制府遣人分詣賊營撫諭之敏遂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赴軍門面受約束仍還營撫散餘黨廖麻子不從且憤甫背已殺之遂拘留敏旣而送敏出甫黨散解者幾二萬人九月洪鍾被劾召還以左都御史彭澤代澤奏討賊事

宜請增兵選將發內帑并定賞格乃命時源掛平賊將軍印都指揮同知閻勳充遊擊給以馬價五萬兩擒獲廖麻子賞銀五千兩廖賊入漢中略鞏昌之嶽成十一月復還攻破綿竹樂至金堂縣都指揮許鳳指揮殷輔千戶伊佐等十四人戰死時賊勢甚張官軍畏之日潛行躡後殺其所殺人賊以為功土兵擾民尤甚故有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刺之謠八年正月廖賊偽聽招撫都御史高崇熙信之遣副使張敏等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總制彭澤以為狡偽難信下體察真偽命未至而賊疑懼以為誘已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二

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時土漢官軍悉已罷遣彭澤時源奏請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令杭雄署都督僉事領之寧夏慶陽固靖三鎮兵千五百人署都指揮僉事楊義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債事不俟命罷兵逮赴獄敏等革冠帶并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三月成都衛軍餘范藻等作亂藻等見兵事不息人心動搖糾集千餘人屯管柳舖崇慶州知州劉永成指揮徐穎往撫皆被執彭澤尋遣兵討平之四月彭澤時源等督兵進討累敗賊游擊閻勳追至漢川平壩賊夜走黃連壩眾潰為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珣敗之廖麻子

奔羅江勳追及于劍州之青林口賊棄馬奔山拒戰為勳射傷土把王臣以鐵爬擊什邊軍黃回兒等爭斬其首陳珣追喻老人於富村賊偽降因得逸去走陽平都指揮朱鯨指揮高海各退保賊遂渡江于時珣及指揮趙文等軍米倉關分遣都指揮姚震百戶周增追賊於沙壩賊夜襲殺之趨東西鄉入巴山巴山賊故巢也尋出走大安鎮珣軍不敢前海警留軍軍羌城會陝兵與賊戰而潰賊遂越寧羌犯畧陽擊警軍屯於柳池寺珣海及指揮蘇澍千戶高載等駐兵皆相近乃大鼓譟恐賊賊夜走珣且追且止海警及都指揮蔡琮還保寧羌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二

百戶周輔禦賊黃霸兵敗千戶何定亦不救賊度廣元為指揮袁珠所遏還趨通巴復招藍鄂餘黨自益是時總兵時源病駐西鄉遊擊閻勳率都指揮任璽等歷竹谿大昌諸縣不過而返諸將率稱病民兵復假賊名肆掠事聞七月逮珣海入京治罪九年二月喻思倖既為官軍所敗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彭澤時源等督諸軍聞之賊窮蹙降散畧盡思倖復率親黨走匿西鄉山中指揮石璠巡捕楊迪等追至木竹溝夜擒之并斬其黨數十人思倖重創死于時澤駐漢中請班師尋內江賊駱崧祥等復熾又督軍討擒之并獲雷伯

定等械入京正法或言賊黨雖散若大軍悉還恐復嘯聚則意外倉卒之變不無可虞昔趙鐸劉千斤之變皆班師太蚤所致宜暫留澤鎮撫其地以便宜從事詔澤仍留住保寧等處鎮撫俟地方全安乃具奏召還源先以所部官軍還京遊擊閻勳還陝西澤亦請解總督以常職行事 上慰勞之加太子太保尋土魯番據哈密改往經略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四

平江西賊

江西俗悍好訟每聚眾相仇殺成化中毛鳳之變鳳新人與民俱徐均仁爭田訟久不決賊人誣徐劫殺抗拒縣縣官吳報于巡撫金紳遣百戶葉俊捕之俊率四十八人盡縛其餘送于官御史熊翀至始雪其冤撫臣金紳至奪俸一年監司而下坐降陞按察使閔珪僉都都彈治執法為豪貴所不喜李汝省又中之復調按察使弘治初建昌盜殺知縣莊英建昌有醴原其地深險盜徐九齡謝福等據之為害出沒江湖間斬黃而下至安慶咸被其毒十七年討福斬之九齡招撫還鄉負固自如官府羈縻而已于是盜賊所在結聚姚源洞賊為尤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二

劇洞連餘千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險有王浩八者庫吏盜銀亡命入其中與汪澄三等嘯聚蓋正德三年中事捕者勿能至官軍阻險輒為掩殺眾且萬人僭王號部署其屬為都督等官五年冬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及叅政董朴等會兵三萬討之既而兵後期且營於泥淖間賊乘霧發伏我軍擾亂陷死者無算指揮秦勳通判梁奎等皆死六年正月事聞哲取回代以任傑右都御史陳金方括爰起總軍務便宜從事廣東鎮巡聽協議江西及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各鎮巡聽督同處置三司官悉聽節制軍衛有司得罪者自決臨陣不用

命都指揮而下用軍法吏部尚書楊一清薦雲南副使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才略卽陞廷舉江西叅政嘉言僉事領兵平盜三月賊破新喻縣四月破新淦萬安縣金奏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及潯梧叅將金堂擊賊覆允時奉新有華林之賊撫州有東鄉之賊南贛有大帽山之賊皆積數年不能捕它縣間發者牽連附麗積漸使然非一人一時所能卒定又所在與廣東福建接吻二省亦盜藪招引窺矚莫可窮詰六月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府指揮樂正通判姜榮皆遁七月吳廷舉督兵攻靖安賊寨失利金請速治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六

有 肯免逮華寇帶停俸戴罪自効賊攻臨江府僉事戴敵知府宗周等禦之敗績九月廣福流賊三千餘人入永豐縣知縣朱璉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叅政趙士賢知縣申惠等皆被執贖出之十月廣東程鄉賊張仕錦率千餘人攻贛之安遠土民何積玉嘗與賊通副使王秩及通判徐珪招積玉令計擒之積玉伏南徑口遂擒士錦并其黨十二人殺三十五人賊首李細仔等逃去仍令積玉擒捕七年正月吳廷舉敗華林賊于連河寨斬捕七十餘人五月土兵及漢達官軍已調至遂征東鄉賊叅議徐蕃都指揮陸潮等屯母城僉事高賓都指

揮王爵等屯黎虛僉事李嘉言都指揮楊懋屯野塘副總兵張勇總統官軍土官岑猛岑壘統目兵分道並進收賊于熟塘再克于南嶽復捷于赤岸蔭嶺斬賊首徐珪五傅傑一揭端一生擒徐仰三前後斬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柵是役也目兵之功居多然夷性貪殘居民大被屠戮巨族數百口有閩門無噍類者所掠婦女皆指為賊屬載之數十艘而去始塗兵以強弩射賊趨捷如飛賊大窘既乃受賊餌縱之使逸于是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尚數千人而大帽山賊益熾攻瑞金縣知縣萬琛率兵拒之力寡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七

被執不屈死南贛都御史周南合兵攻之賊首張時旺等拒戰于龍牙擊破之擒時旺義民林富攻黃鑄于鐵坑斬之指揮孫堂等破其諸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兩處捷奏俱上言者謂土兵騷擾更甚于賊又口糧止于原調名數而一人所携不下二三人亦宜資給部議勅諭頭目約束所部違者執軍門斬首所携家屬許留一人給行糧多者追還然不能盡行也華林賊羅光權招集流亡立六寨攻掠州縣殺人以萬計叅將趙銳按察使王秩叅議沈棟副使周憲都指揮胡玉知府李承勛等先後敗賊于局洲貴塘等處承

勛又獨挾岑猛擣巢擒斬千二百餘人賊既屢敗且食盡五月憲乘勝追之賊迎戰復敗斬首三十餘進逼賊寨賊突出圍之遂遇害其子幹援父被傷墮崖死通判汪穎面被創猶力戰不屈軍士死傷者二百九十人六月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七月陳金進兵搜大帽山餘賊何積欽獲之并劉斌陳鳳球等俘斬千七百餘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容八九萬人屢有刀戈吐焰諸異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督兵遇其要隘賊不得入八月進兵討之叅政董朴軍餘千吳廷舉軍安仁僉事高賓軍貴溪鄭宜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鄱陽布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八

政使任漢統之據山立寨分守要害賊出輒遇歸路聞警兵擣其巢俘斬千餘人殷勇十重創死已而副總兵張勇等以廣西目兵至毒弩蹶張所向破竹洪瑞七鄒成七等亦以次授首俘斬又千餘人賊悉所有賂土官得乘夜逃去時賊不食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輒棄孺弱散遣婦女及抵貴溪境得一飽復轉掠徽衢間而土兵驕甚金藉其力不無姑息賊亦款師偽降上下厭兵解體遂主招撫之議來降者號曰新兵新民中多輪誠盡力者如承勛之勝亦賴黃奇嚮道設伏內應遂議設縣統之即東鄉立爲縣隸撫州府并立萬年縣隸饒州

府資給新民使居焉九月金等復討華林餘賊斬羅光權及其黨胡念二等加金太子少保餘各賞賚賊既就撫上下欣欣幾幸無事浩八擁兵不肯釋尋叛去十月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直前被執不敢害凡三月復得出八年正月陳金被劾歸以副都俞諫代二月浩八念四等劫弋陽上饒等縣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境虜同知楊磐等死者甚衆總兵官李鉉領兵由衢州會叅將李隆兵趨開化江西兵趨饒州夾攻副總兵李瑾趨饒信與鉉隆合勦叅將桂勇統保定達官舍餘千人趨浙江與隆軍會四月浩八屯開化分掠婺源休寧諸縣章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十七

仁者故石埭諸生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五月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以聽撫賊艾茹七等二百人往擊賊茹七叛去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氏二女欲汙之不屈俱赴水死已而茹七等復聽撫許之尋復聚黨劫畧如故衆至三千餘守臣匿不以聞臨川縣民陳琦等連章奏之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爲間諜不盡滅亂無時已仍 詔相機撫勦其開化賊屯據既久都指揮白弘湖州府知府黃衷軍馬金鎮叅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嘉興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黨劉昌二蔡六二率衆萬餘衝馬金破之執弘軍士死者殆千

人衷僅以身免王浩八汪十三復衝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至孔埠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隆珊由昇口搗其巢斬百七十二級脇從散遣者幾四千人乃合兵夾攻隆當其前文定由後嶺進復斬百餘級洪率奇兵深入賊伴敗走以金帛擲地衆兵競取之洪及指揮張琳等五人渡溪賊反攻之洪墜馬被執隆等殿後且戰且却暮還華埠時賊勢已衰踰塚嶺遁還江西德興屯于暖水欲聽撫且以弘洪爲質按察使王秩信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姚源復叛放兵大略初建昌千戶鄧俊追浩八等於七公鎮斬獲其衆會暴雨收兵盜自後突出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二十

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諫與李鉉等議遣按察使王秩軍方家墩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賢各據山岡叅政吳廷舉軍武山島斷其歸路李隆及指揮賈鑑率大同及處州兵乘夜潛進出賊不意遂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八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誘擒之王秩以前輕信失事逮入京究治八月賊劉昌三蔡六二柳三十等奔入玉山等處據險屯柵官軍邀前後共斬二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諸賊首皆爲知縣陳覽所獲餘賊千餘人復奔姚源與胡浩三合九月李鉉吳廷舉會勦賊黨自相憤鬪悉擒之俘斬四百餘人徽州知府熊桂等亦敗賊

於婺源休寧各地方漸平李鉉亦還鎮餘千而萬年縣之變作縣初設賊王重七胡念二等雖聽撫實懷異志視官府若無所置吏胥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副使李情嚴詰衆益憤惟憚李鉉未敢發八月十六日鉉直發背卒念二等乃殺縣丞馬環等於菱塘墩公私廨宇遂殺情及浙江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泰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甚多推右都督陳暉代鉉討賊未至桂勇李隆賈鑑等領兵分路討東鄉賊擒茹七庚二馬三等九年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七等械入京殊于市劉輝兵至合諸將平萬年賊三月破臨川賊俘獲三百餘人斬賊首陳元譚錫昌等討桃源餘賊破萬斛峯羣壁山諸寨斬賊首梅憲三等前後獲級三百五十八六月討大池賊破之賊首廣新淦知縣劉天錫樂安知縣穆世傑僉事王弘各獲其首惡凡擒斬一千七百餘人建昌賊餘九齡已招撫復出爲患督兵討之九齡率親黨奔湖廣無何復率舟遊還諸軍隨而感之豐城知縣吳嘉應率衆先登破袋嶺擒其從顏日知等二十一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二十七

人餘賊衝高峯王薄袁瑞率兵遇之賊敗走瑞亦戰死九齡急引衆冒雨夜走至青頭岡爲副使宗 所扼會南昌同知汪穎兵亦至合圍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

徐九祥等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賊巢遂空
于是諸方略定素可休兵而桀逆不逞者宸濠多收為
用縱之出劫窟穴益深牆壁更固民苦之甚于盜多築
寨自守官亦聽之蓋惜濠威勢既不敢問訴者亦不敢
理其民各自救死諸曰無日無天惟有寨有王有盜却
無民卒之濠謀反重以水災江西之禍于是為烈而王
陽明起兵又多借寨民之力妖由人興亦由人滅夫盜
亦然在人所馭矣

八華記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平三劇寇

贛州為江西全省門戶地接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山險
林深惡黨盤據窺伺劫略自內而出甚明甚慎自外而
入幽隱冥突當晝尚迷相近州縣兵寡勢孤左右隸卒
皆其耳目一遇失事互相推諉甚有受賄為之回護者
成化二十三年江西撫臣李昂言界連三省流劫之賊
動以千計雲合鳥散去來不常剿則道路崎嶇不使用
武守則士苦暴露飛輓為難請於贛州會昌縣設行都
司指揮使司分福建上杭武平汀州三千戶所陞江西
會昌信豐二千戶所為衛併南安一所隸之屯戍接聯

八華記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大牙相制設巡檢司於安遠縣之雙橋龍南縣之下歷
並隸行都司互為犄角庶盜賊可除地方以安部覆謂
江西地狹難以置司請如梧州中制兩廣之意設分守
叅將兵備副使各一員於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
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民快六七千人分屯
操守於事為宜其雙橋下歷二巡司如議開設奏上悉
從之弘治二年昂改督漕尚未推補八年鎮守太監鄧
原奏流賊出沒事無統一難于遙制宜增設巡撫專駐
贛州兼理南安建昌二府及廣東之潮惠南雄福建之
汀州湖廣之郴州等處捕盜其南贛兵備副使暫為裁

革部悉從之推廣東左布政金澤為副都使蒞此南贛
 巡撫之始 賜勅大約謂其地原添都御史巡撫總督
 事寧革去今允奏重設務除盜安民以副簡任遂與三
 省撫臣鼎立有事會同徵發而所用則江西上三府之
 兵為多然猶未及兼軍務也澤去韓邦問代之新昌盜
 深入境內討之無功調用正德初逆瑾擅政革巡撫官
 不補時盜益猖獗執南安同知殺官兵甚眾據大帽山
 僭號攻陷寧化石城等處六年復設巡撫命周南以原
 官往治兵會征請旗牌分道刻期江西兵從安遠入破
 巢七廣東兵從程鄉入破巢九福建兵從武平入破巢
 八獲賊首張時旺一日張謝得珠等報事平繳旗牌然
 蠻洞既多逋逃竄入凡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
 糜費逾萬迨至集兵舉事雖有斬獲其黠桀者皆深匿
 莫可踪跡比及班師鼠狐又復叢聚西接湖廣桂陽有
 楠岡橫水諸賊巢謝志珊為首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
 東龍川有洲頭諸賊巢池仲容又曰池為首志珊號征
 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曰能等
 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將窺內地時
 宸濠又蓄逆謀塗毒地方形跡大著人心洶洶賊聞益
 縱不可制文森當代稱疾不至劾閑住正德十一年陞

王守仁左僉都撫之明年正月至贛民為洞賊耳目官
 府舉動未形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偵知之呼
 入臥室摘其宿罪令自擇生死隸乃吐實因許以不死
 試所言悉驗乃立十家牌法檢察奸宄又募土人為兵
 以免征調蹂躪之害漳寇方棘移文三省各官福建則
 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僉事胡建知府鍾湘廣東則僉事
 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戢刻期起兵正月十六日
 蒞任纔旬餘即率副使楊璋疾進次長富村遇賊戰斬
 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
 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潰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
 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不聽責以失律罪使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各哨佯言鴉
 眾退師俟秋深別議賊已聞知稱慶乘賊懈選兵分三
 路俱二月十九日乘晦嚙枚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
 失險復據上層峻壁以死拒戰我兵奮勇自辰至午三
 省奇兵從間突登賊驚潰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
 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二十
 三所斬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獲級七千有奇諸洞悉
 平乃班師至贛五月立兵符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
 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

八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四

八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五

一第 13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選小甲於各伍之中總甲於小甲之中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皆以材力優者爲之缺則以次頂補投充者偏入伍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管官管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共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

天事記

卷二十三

二二六

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都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都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管官一藏都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因奏請設平和縣仍以賞罰事重乞照各省行軍法 詔加提督軍務給旗牌八面副乃撫諭各賊巢盧珂鄭志高陳英皆爲池仲容所脅來降以大庾賊切近先討之潛師乘夜縱火破賊巢十九處斬賊首陳日能獲級五百十一議進兵

謂左溪橫水桶岡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橫水左溪乃湖廣江西腹心之賊而桶岡則扼廣之咽喉俯臨江西爲賊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遂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哨指授方略都指揮僉事許清由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由上猶縣一自石人坑入一自白面峪入皆會橫水知府唐淳守備指揮郝文由大庾縣一自安義入一自聶都入知府季駿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

天事記

卷二十三

二二二

遇奔軼守仁親帥兵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去橫水賊巢三十里而軍賊酋集衆力抗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資銃砲由間道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發砲火相接又預遣指揮謝昊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礮石仍入賊巢爲應十二日登守仁等率兵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大驚謂我兵已盡入破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謝昊兵亦自內大呼殺出賊退無所據大敗潰

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逃去各哨兢進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鄭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李敷破上西峯等三巢皆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即兩地屯兵會天大霧雨暫休士十五日謀報潰賊收集諸崖險立寨或復聚未破小巢然皆倉卒無芻糧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入會兵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集議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不從亦且反覆籌議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于

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嚴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等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震恐見使至皆喜獨奔入之賊堅持不聽然皇遽未服為備乃遣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加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戢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進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候命忽聞諸兵皆已透險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衛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下透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龍入賊悉眾奔十八磊唐淳兵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

嚴陣迎擊賊又敗會晚猶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鳥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員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餘賊俱避山谷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叻復聚各營合湖廣兵會勦未下諸巢初五日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破魚黃等巢賊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諸將連擊破之於是三險之賊畧盡賊首謝志珊藍廷鳳蕭貴模等皆面縛獻俘

志珊至守仁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對曰亦不容
易問故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鈞致
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
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
二月初撤兵回贛計出師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
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
議于橫水等處奏設崇義縣控禦諸徭捷聞 聖書褒
諭勉以盡平諸賊將士賞賚有差議征淵頭前用兵時
恐淵賊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黃金巢帥五百人來
降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

大事記

卷七十三

三十一

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釋罪推
誠撫之各願自效於是擇其衆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
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比征桶岡使
截路上新池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分召近淵諸
被害者至詢之皆言池賊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
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
不能久也請得濟師慰諭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
趨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齒牛
酒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
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伴信之仲安尚在軍

中又伴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廉實且令仲容除
道候事乎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
無勞官兵當自防禦珂等尋來告變密使人語珂曰吾
姑毀狀汝當再來則杖三十繫數旬都無所苦別有
計爲汝除害慎不可洩也珂喜諾遂數珂罪狀杖而下
獄且召仲安諭意將逮其屬盡斬之陰使珂弟集兵先
期進韶武官諭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
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喜事也又曰樂戶
多住龜尾恐招盜曷遷入城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
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曆三湘招之時仲容等

大事記

卷七十三

三十一

懷疑已既得曆稍安又別購仲容所親說令自來投訴
黃表又曰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
無所入也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要仲先用屈贛州伎
倆須自往覲之遂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得齒來營教場
而自以數人入見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
疑我乎仲容曰聽命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
喜出望外時閏十二月二十三也士民洵洵慮不測賊
益自負謂軍門儒生前偶伴勝一見我氣懾不足慮仍
報其黨事果無它諭日辭歸論曰自此至三湘八九日
今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勞苦

此地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曰正節當宴
犒而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
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次第入金鼓大震跨而
殺之無遺終宴不輟聲內外俱無知者至次日乃覺賀
成功歲前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瑯弟勒兵防變及是夜
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洲賊故阻水石錯立
水中躡躄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捕百人捲旗
持炮火緣後山登頂史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
復顧門遂破為正月七日丁未自副使楊璋指揮鄭文
知府陳祥邢琦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二

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
餘餘奔九連山其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頂半月始
逞而賊已據險乃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伴奔潰乘
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次日
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
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初未至
賴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
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
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舉
可撲則撲一舉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勦撫之先後則

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首
入拔齒之喻齒拔而見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
之憤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
况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
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計未息於湖
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
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守仁又以
為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
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
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洲頭賊巢
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
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
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
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符三
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今併力於上
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
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

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有不濟者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捕聞既滅湖廣兵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洲頭廣東尚不及聞也奏設和平縣陞右副都子錦衣百戶世襲九月上猶縣峯盜謝知山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千七百餘人掠太庚攻南康賴縣主簿吳玘帥官兵六百人禦之大敗玘戰死巡撫孫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四

燧以聞守仁又會兵勦平之于是江西幾若無寇先是議者皆主招撫守仁獨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怙終之寇可一行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乍服乍叛之黨以故專意征勦不事姑息又前者師出多以勦威為提督監以中貴人守仁請一切罷之王瓊主于內力贊其說皆得行益妙選偏裨各盡其才以龍光為腹心凡軍中動靜賊中消息一一具知有遊僧來謁談禪理出不意搜之得七首縱去獲賊諜亦用此法外若疎濶而內精密紛紜中料理神色不動又度賊勢強弱緩急密為之所不增一兵不請斗

餉行之克然有餘講學者請見無不延納從容若無事而軍機沛發忽已獻敵于前矣其後自列疏亦云天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筭成功也而伍文定邢珣兩太守與兵事皆善謀敢當先其他二司以及縣佐貳與一切武弁鼓舞用之初無總兵副總兵參遊名色蓋諸文臣各自為一軍多者千餘少亦五百自總之臨期配合修忽變化或行數百里未測所向或兵臨賊壘向未及知一以旌旗號袍為節尤善用新民得其要領驅策登山度險莫不用命比賊破收兵咸相嘆以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五

為不可及初亦絕無矜色也時宸濠逆謀益甚以大學士費宏持護衛之議既家居猶怨之不已欲甘心焉宏族人與縣民李鎮周伯齡吳三八訟濠令縣吏毛讓誘致之密諭以意俾專賦宏于是三姓者恃濠遂寨險作亂日尋于戈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伯齡等率眾斬關而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三姓勢益張眾且三千遂發宏先家備極慘毒復劫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震動宏遣人奏懇于朝下巡撫孫燧 議處燧以屢撫不服請用兵仍調饒信官兵撤副使王綸勦之鎮等列陣拒敵久之

乃克鎮就縛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給
 希濠旨多所縱遣且悉乘間走附為用及獄上論斬者
 三十人濠復欲脫鎮燧覺榜殺之餘多繫死或從濠反
 殲於陣竟不肆諸市濠敗後三八走匿福建捕得乃斃
 於獄闔境快之而先九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寧奏江
 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迂見則謂舊招者不
 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
 屢遣官體察賊情及諸臣功罪不知事目繁多文案頗
 委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緣於傳聞忠臣耻於自揚
 薄夫巧於媒孽必假以歲月方能覈實至於賊勢眾寡
 大事記 卷二十二 三六

賊情向背則宜蚤勦報以定撫勦書一之論然臣又慮
 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盛不逞之
 徒導以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廩地
 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
 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
 矣請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別選才
 望公忠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
 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
 得便宜從事更下詔戒諭寧王崇謙遠嫌率由祖訓
 毋與外事嚴戢下人給還民業內臣軍較出府生事悉

命取還檢惡不悛者逮問如律仍勅鎮巡等官恪守
 太宗皇帝聖旨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
 重治庶無意外之虞矣事下兵部尚書陸完議請以俞
 諫提督兼巡撫世寧所論賊情令會總鎮等官計處撫
 勦之宜諸臣功罪則巡按紀功勸事官宜親歷稽考務
 求其實至於戒諭寧王事竊惟寧王之賢乃宗室之望
 夙守祖訓豈肯有違意者無籍之徒冒稱官較及各
 郡王將軍儀賓家人轉相假託出外生事宜令王約束
 之得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王將
 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害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未幾寧
 王果反孫燧死之王守仁擒之世寧先發其奸幾死得
 免皆泗人也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一

平彬桂賊

彬桂在湖廣東南隅與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
相接地險惡故多猛寇盤據出沒官兵累勦之不能絕
正德初土人龔福全等倡亂嘯聚偽稱延溪大王其黨
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
烏春山臘栗寨等處四出劫略殺彬桂都指揮鄧旻攻
攸縣破安仁虜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泰熙朱隆等守
臣奏乞征勦 上方巡遊未之省也十二年湖廣巡撫
秦金復列其事以聞勅金與南贛巡撫王守仁兩廣總
督陳金會勦秦撫楚將三年先已擒劇賊賀璋廖琪薛
大器記 卷二十三 三十八

鬻子等加獎賞至是約兩省共進顧地在湖廣兵獨爲
主兩省特防遏壯聲勢而已南贛兵素練報至即整隊
境上兩廣申飭亦有次第湖廣集兵三萬留折糧銀五
萬運米長沙衡州將發而總兵楊英病沒時刻期已定
勢不可緩秦以叅將史春代總兵適廣西連山賀蠻賊
入犯俘斬六十七人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
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由桂東縣進至
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叅議黃質監之自桂陽
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
監之永順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

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
芭離堡約至信地並發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
之朱節協贊史春軍事副使渾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
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將中軍節制史
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
沈鸞趙明指揮李輅分率帳下兵往益十三日右哨兵
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
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
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丫
塔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
大事記 卷二十三 三十九

十四人二十一日謀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
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斌子仲清暨
賊五人分精兵伏巖側斬斌暨賊一百三十五級二十
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
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坎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
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一十五人斬一百七十級
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山溪西
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聚子園等巢擒賊十
二人斬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
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左哨以十一

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袁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
老虎東嶺等巢擒賊十七人斬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
謀報賊魁劉福與在臘栗寨乘輜張黃蓋樹幟耀兵具
日攻寨破之生擒福與暨賊六人斬六十三級二十九
日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
巢擒賊二十二人斬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二等日進
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
楊禮保暨賊十五人斬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
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三百六十五人後
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四

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
賊二十五人斬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
進勦曹雄坑扶桐良坑雞公背神鑑脚長灘橫水橫溪
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十一人斬一百六十三級
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水磧
網竹灣長江嶺塔家峒等巢斬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
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五百
三十八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
石筭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擒賊魁劉德才
暨賊四十四人斬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猪婆老虎壽延日雲等巢
生擒四十二人斬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
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九十三
人斬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
擒賊魁二人擒斬二百二十一人計各哨燒房屋甚眾
俘老幼隨即釋放賊之墮崖谷死者不可勝算俱獻捷
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資諸將士重購能生擒
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
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
眾遊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計除夕賊必置酒大

大事記

卷二十三

四

會且不虞官兵之至益弛備乃選精卒梯險抵寨下攻
破之賊皆散走彭世麒偕其弟世麟擒福全將士擒福
全姪秀暨賊二十三人斬九十八級俘福全妻女暨諸
賊屬三百餘人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為官兵所
獲餘賊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擒斬畧盡金
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報捷 上優詔
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蔭子一人世
綿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資福全等卽其地磔誅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四

朱國禎輯

平安化

庶人寅鑄慶靖王曾孫祖秩焄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遠壇封鎮國將軍卒寅鑄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王贈父為王謚榮和母楊氏得旌表鑄姿貌魁傑術者給言有帝王相現王九兒降鸚鵡神言如術者每見鑄呼老天子因自負指揮何錦周昂儒生孫景文孟彬史進等出入府中錦昂各貸鑄二百金加納都指揮景文等實主盟約時飲酒妄言當

大事記

卷之二十四

王天下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朝政謂一日移祚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為主以誅瑾為名必成大事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清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來文屯地希瑾意督責嚴急率以五十畝為一頃畝歛銀賂瑾參議侯啟東亦以催徵至人情大擾景文謂鑄曰殿下數有大志此其時矣遂與昂錦等決計反令景文家置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以廣揚泰等飲景文以言激眾怒且謂鑄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劫眾舉兵誰能禦者皆忻然從之鑄又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應各集

眾待報時遊擊將軍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鑄設宴邀漢及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安都御史周少卿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酒半錦昂廣率其屬直入執漢增廣殺之往殺安周于公署啟東逃匿尋獲而囚之釋五甯重囚撤黃河渡船十七隻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還楊英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英欲帥眾往守王宏堡眾潰奔靈州鉞帥眾還鎮鑄令釋兵仗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鑄乃遣具黨四出分據

大事記

卷之二十四

諸要害檄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凡萬餘金慶王台法率諸王將軍行君臣禮獻寶璽靈州戍將史鏞獨申飭守備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鑄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為左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魏鎮楊泰等各偽署都護總管等官令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布遠近有百戶鍾翺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鑄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維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廷徵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定
總兵侯助參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
陝西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而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
略船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鑄令周昂頒
賞張欽魏鎮資金帛往賞廣武管將士戍將孫隆閉城
不納曉以禍福隆又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
八日英為書密致錢令為內應鑄聞諸路兵集近地與
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曹雄親帥兵至靈州鑄等大懼
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
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四

二十三日昧爽鑄欲出城祭社稷旗幟等神使召仇鉞
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不肯出度周昂必自來請乃託
疾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
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部下健卒楊真等
百餘人布中外至是昂既授首開門號召真等徑馳寘
鑄第擊殺孫景文等諸首惡并寘鑄所親信朱霞王環
等十餘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
鑄并官眷拘繫之釋侯參議馳報總兵官及諸將較又
遣人詐傳鑄令召何錦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鑄所屬
鄭卿等以擒鑄狀錦方帥兵還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

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眾心又往
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眾遂大潰何錦丁廣
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鑄前所遣徐卿調平虜城百
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鑄被擒周昂
已見殺即帥眾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遣人至
平虜城檄戍將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眾有令還城
徐欽單騎逃至蘆溝為虜所殺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
欲歸虜遇游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
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并獲申居敬等
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四

仇鉞于鑄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勅印關防
符驗又獲鑄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儀仗收
貯公帑其貲財為亂兵所掠鑄起兵九十八日而敗變
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
掛印充總兵官鎮寧夏仇鉞為副總兵時傳鉞已附逆
特用真以間之戶部侍郎兼左僉都陳震暫往調軍給
餉前鑄屬籍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同楊一清節
制討之震英皆瑾之黨也辛亥赦天下御用太監張永
督軍選京營壯士三萬人以往御史一人隨軍紀功戶
工二部各屬官一整理糧餉器械特鑄總督軍務太監

反文句

開防給之六月初五日一清將至固原聞實鑄眷屬并
何錦等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為功駭曰事于宗室既
無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稍疎恐生他變
又叛人有原謀脇從情狀不一一緊解京莫適為証皆
無生理亟止之時已渡河收繫靈州以待張永聞亦怒
初九日會于平虜城厲聲歸罪鎮巡官一清謂各官豈
有別意因人心驚疑蚤行一日省一日于繫而已永又
曰聞此皆陳侍郎所為又曲解謂陳到此未久豈可獨
罪一人永乃意釋震亦東歸瑾本欲借震立功尊顯之
且謂一清疏辭未即上賊據堅城難破乃賊已先平一
九事記 卷二二四

清亦隨後速至計不得行震快快而去神英班師瑾亦
隨敗實天意也十二日同至靈州親錄按律分別得免
者百餘人實鑄等當即督發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二
十二日至寧夏撫慰之密擒斬指揮馮經等十餘人蓋
造偽符偽命手刃諸大吏者人心大定一清留總制永
七月二日北還送至靈州定擒劉瑾之計八月十二日
甲午張永獻俘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
橋東鑄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頌繫何錦及
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御前畢復
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大內是夕劉瑾就擒九月二

日廷鞫鑄及世子台滑孫燕材賜死何錦等磔于市實
鑄實錫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慶王先以陷賊厚賚
金銀後以屈身革祿米三之一漢之子與列父戰功及
死難狀一清又列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署中翼安
都御史罵賊死都指揮僉事李膺被實鑄門大罵死百
戶張欽抗賊死皆贈蔭李增與祭一壇仇鉞封咸寧伯
張永加祿米封兄弟餘陞賞有差曹雄赴援寧夏平後
二日兵方至周廷徵敘功首仇鸞次楊英瑾欲結婚于
雄盡以功歸之陞左都督劉瑾已死廷徵疏云臣不知
誰歿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柄者尚在襲先
六事記 卷二二四

以給事中嚴瑜林功冒者多懼瑾自縊公署廷徵蓋以
自誓而握柄則指張永也後數年中山僧大千和尚者
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眾
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獄和尚曰我安化府燕材
也眾不能辨安化官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
瓶曰此燕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燕
材歿者誰也
楊文襄曰寧夏地沃饒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
斂軍始不堪逃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
矣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

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
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甚苛虐
撫臣安惟學嚴明以減廩空虛軍政廢弛與總兵申禁
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馬匹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
又復嚴急遂激亂被害後總兵太監俱沾卹典惟學既
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說者謂實鑄何錦等蓄謀已非
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此併公務視股削私用者
有間作惡者何人乃代伊受禍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
事端以為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
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大事記

卷二一四

七

又曰張總督永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
壞得如此瑾始方烈張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
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每名給
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
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肯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
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
商請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
懼腹心重臣公今在外空存形跡不當輕起釁端張厲
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 上左

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大有
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肯久之後乃知瑾
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為卒除姦
先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副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周其微奏曰寧夏與論曰太監專全部御史曲鏡大之
寬後總兵洪交溫恭等失之嚴刻都御史安惟學志在
今進貢之途未塞需索之患未消忠孝之理未明宗室
之禍未滅科歛之弊未除軍民之怨未息凡是數者悉
空圖之太監 謝都御史馬炳然以寬代嚴總兵楊英
本為人望能雖有功亦非任重致遠之才俱宜更請
監諸少監馬良所過殘酷宜取回宗室子弟宜嚴加教
養使無貽誤實鑄之失寧夏應貢沙
豹等物俱宜免之 下禮部議覆

大事記

卷二一四

八

朱史氏曰劉瑾非張永不能除永非文襄之言必不聽
然豈未信而敢輕發哉觀其調停給銀一節何等委曲
而平日行事與觀面議論聲音笑貌皆有以深服其心
故乘間一言便能激發以收大功文成杭州之會當亦
如之不然以岳季方之清正一施于曹吉祥即敗事况
庸庸者又安能希冀萬一文襄定寧夏文成定江西功
非不偉而妙在用張永其作用機權生平學問得力處
可以想見斷斷乎 國朝第一人物也

平寧藩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世孫父曰康王觀鈞母馮緘兒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始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遂匿優人家與秦榮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通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叫聲震山扉舉動輕脫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搆殺淮府長史莊興奪其賜田寶琴養死士百餘人號把勢遣入湖江間為盜凡宿盜皆依之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殿下骨相足以當之因建陽春書院以遊又西山春嵐龍口穴先朝所禁者復以堊其母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武宗所寵優人臧賢錦衣管事錢寧江彬及諸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皆受賄為之黨大臣則兵部尚書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相善至是倚為與主動資數千金為朝臣隄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得復瑾誅再革正德九年又欲謀復大學士費宏持不許儀制郎劉滂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滂下兵馬司嚴逐之卒用計陞滂尚寶卿陸完今濠引祖訓為言覆疏允行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九

下文牒自稱國主詭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黠僉較尉為由巧索民財肆其暴橫乞降勅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繫治參奏嘉而許之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獻宋以方殺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不蚤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濠亦甚懼為紬府較百十人伴示改過而揮金壁萬計遣奄余欽入京賂中朝文武大臣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繫凡二年廷臣皆知其寃力救諸奸亦慮事未可知重犯公議減死戍遠東自是無復顧忌江西禾生象諷三司稱賀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

布政張頂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皆不從怒遣人餽以四菓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我知之天果囑吏部陞光祿卿以去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暗造兵器自于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姦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為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典膳陳宣內使劉良入京告變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姦幾殺順等發南淨軍於是逆謀愈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入集羣盜凌十一閔

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殺掠時奄畢真自江西移鎮浙江并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都御史孫燧代俞諫為巡撫均征賦飭戎備偵奸黨翦其羽翼大不便陸完已為吏部尚書致書請去之且云湯沐祭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可以得志遣姦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濠必反孫燧日夜防遏連上七疏言濠反且在旦夕皆邀諸途不得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一

達既與錢寧輩定謀寧矯上命以玉帶龍袍賜之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駕將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廣設勾欄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兩浙及直隸旬日間張揚幾遍意欲邀上臨幸又諷諸生頌已賢孝求御史林潮奏之潮欲緩其謀即以聞上見奏驚曰保官奸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耶是時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其事以傾寧乃曰舉寧王賢孝諷翁翁不賢不孝也上因怒曰宗藩行事朝廷自知此奏何為者令各首實以聞一日上幸臧賢第飲酒注酒壺精澤

巧麗乃寧王所獻者上問所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罷歸小劉且扶且笑曰翁翁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翁翁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上乃益疑而濠所遣人多留賢家藏複壁中外錦木樹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及是事益急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警濠首揆楊廷和初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內主上乃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今稽違非制於是御史蕭淮疏其結盜弄兵潛謀不軌既入寧猶匿三數日始達上甚駭忠彬等贊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二

之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不法狀上令廷和議處遂請用趙府故事遣大臣諭改因勅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諭革去護衛仍大索賢家偵卒林華匿其中遽走歸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為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槍刺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先是濠議八月十五日因入試舉兵至是六月十三日甲戌宴罷密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

集兵以俟比曉皆入謝殺孫許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銳參議楊學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王杞郊文等皆稽首呼萬歲濂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宜春王拱樛瑞昌王拱楨鎮輔將軍觀鈺宸瀾宸瀾宸瀾觀鈺宸瀾拱樛宸瀾宸瀾宸瀾湯宸瀾宸瀾皆相率聽命是夕參議黃宏憂憤卒數日壬事馬思聰亦卒一日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全廉黃宏命李願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借即皇帝位偽置官屬

八事記

卷二十四

二二

以吉暨余欽萬欽等為太監迎士實為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為國師閔廿四等各為都指揮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李致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出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于獄各視事移咨府部傳檄遠近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莒滅節高皇帝不血食凡十四年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裏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常佩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既

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大勒兵戍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迺已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頴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而余欽凌十一等兵先至安慶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以王守仁在吉安多設疑障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三日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樛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敬說吉安而自與拱樛士實養正等東下賊眾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都督總一百四十隊分五哨將啟行祭天奠牲凡折牲覆于地又封宸瀾為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濚震死彌憤復曰此雲龍之兆泊黃石磯濚問何名從者以對而南人語聲失石相類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乃出都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余凌等攻圍維已決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因守十三日甲辰守仁進兵濠間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既正大位江西自服不聽遂解安慶圍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南昌已不守矣二十一日壬子守仁偵知四兵問眾計安出多以賊勢強

大馬記

卷二十四

十四

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日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眾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奪人之氣者此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之濠亦先使精卒千餘人從間道欲出不意攻收省城我兵卒遇交戰失利報至守仁怒甚即自率帳下親往欲以兵法斬伍文定等首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將兵無統領必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乃止明日再戰時新民劉文禮素驍悍執白旗麾眾濠陣中有紅袍而騎者抽矢射文禮矢將發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五

禮策馬奮矛徑前刺之洞胸而墮賊驚潰趨舟溺死者數百人兵勢復振遂遣余恩所部四百往來湖上為誘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諸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齊力擊之分布既定二十三日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遠出賊後連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乙卯賊兵鼓譟來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還兵乘之兩翼並進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

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璣兵亦至議以為九江不復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二十五日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燦其鬚殊死戰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賊聚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守仁密為火攻具使珣出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合擊二十六日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眾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六

濠為知縣王冕所執其世子眷屬及偽黨士實等皆為諸軍所擒斬首三千落水二萬餘承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若洲焉餘賊數百艘逃潰分兵追勦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擒斬千計餘死水中殆盡濠既就縛乘馬入南昌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見守仁東面立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又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不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舉手曰承教送至囚所後得婁屍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父諒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亦哭曰紂用

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上聞變將親征守仁疏諫云云且言濠已成擒空解赴 闕庭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仍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生意外乃自携濠由廣信至浙 上命遣回另奏而張忠朱暉已率京邊兵數千自大江至南昌連追還守仁得濠入手可自掠為功不聽音以錦衣官亦不聽至杭張永已先至時閩勢方盛責撫按官由傍門入守仁早至門未敢排闥而入永驚起出迎與語知其可信遂以濠付之獻俘南京泊于江于衆疑餘黨來劫儼備甚嚴然已星散無敢生心者明年十二月 上至通州賜死焚其屍揚灰

大事記

卷二十四

十七

而先朱寧執于臨清又明年正法臧賢譴戍追殺于潞河初寧獻王在遼西擁強兵多筭略 文皇襲而收之置軍中許中分天下故獻王効力多致勁兵為援及事定知見謾邑邑不樂旗牌直指江西 文皇不得已封之而獻王實以地據上游將伺隙為所欲為既 宣皇英武漢賅人就擒度不得逞且年益高托方外自放而此一點希冀心終未能忘直至宸濠始發然濠雖謀逆意圖僥倖倚姦人謀得竊位及事急反狂惑失措遣人四出招賊又為諸下邑所遏不得行諸僞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虛名不知兵

諸附者皆亡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已腹二心濠既執猶望受賄舊知憐且救之或得釋而不知姦人驅利虛聲相應事敗惟恐死之不速也宗室拱樞觀鑰宸淵宸瀾宸涌宸瀛宸汲宸湯宸澹及已死拱樞拱備拱府事明年七月議黨附宗室諸王除先已伏誅餘皆迫脅聽其使令不與謀奪爵遷處在城將軍以下停祿三之一叅政王綸授偽叅贊尚書戎服祭江礮于市僉事潘鵬師夔廣西叅政李穀取道過俱被執尋皆降濠為之用鵬誘降安慶夔安撫九江穀齋檄廣東皆斬餘戍極邊併停寧獻王以下登極祭告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有男子朱學者自言為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于鍾氏當濠發難時甫四歲未名濠敗學舅氏趙賢者自舟中負之亡命私命名學擊之往來河南山陝間學長稍自恣賢懼為累棄之去學聞母趙在高牆詣霍丘縣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 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之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癥誌良是于是法司議宜如濠弟宸 例禁住高牆從之

大事記

卷二十四

王守仁聞變報疏略曰 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亂民心騷動尚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且今天下之觀觀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悚骨寒心首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以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陛下痛自克責罷奸諛以回豪傑之心絕巡遊以杜奸雄之望則太平尚可圖也

捷報疏畧曰臣頃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從賊已掃閩廣調軍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廣置奸細輦轂之下以伺動靜諸臣奏疏百不一通初發難時其黨逆料大駕必親征陰

大事記

卷二一四

九

伏戎於途欲為博浪荆軻之謀今賊已成擒法宜得京臣恐餘黨未滅潛布奸人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請得躬執俘獻闕下以式昭天討時 上方至涿州不許令候駕至南京別奏

世宗即位論功尚為流言所掩霍韜疏曰竊見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時江彬弄權中外人心多懷觀望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獨倡義兵卒以破賊江彬張忠惡其功不自己已出而紀功給事御史復附和之以守仁雅為人望不能瑕玷遂蔽罪源希儒當濠發難時有進表二官經吉安守仁亦欲留之以共圖舉義二臣懼懇

脫去既而悔之後見希儒源被黜輒以前去為幸夫禍變忽生人皆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者適能以智勇成功禍亂既平腐儒俗吏顧騰口舌以繩其短此豪傑所以益喪氣小人所以多僥倖也嘗讀歷代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必趨禍變既定主將適得申號令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會有誓師鼓勇之初預申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尚在江上正空稍寬約束以鼓士卒銳氣圖大計者可屑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滅縱橫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

大事記

卷二一四

二

金帛尚得計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贖貨之實猶當所以大義勿恤小瑕為忠勤之勳况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布揚祝續章綸之所附和乎迺起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朱史氏曰宸濠逆謀馮其強梁一以劫掠聚賄餉構近幸為主此盜賊之行萬萬無成者只因 武宗無嗣浪遊出入遂起邪謀奸人誣謗眾皆涖涖甘心沒入其中不自覺彼人奴臭味所投固自無惟外臣讀書知禮義亦當少窺一二乃才如陸完不能自拔反為之用豈盡智昏于利牽善交難割亦畏禍姑首鼠幾幸無事云爾

此際獨斷自非豪傑不能故胡鄭推爲第一北地非好
賄者氣高因其推尊亦爲所弄陽春一記幾不免焉陽
明翫之掌上收入網中另是大賢作用奇而實正然形
蹟嫌疑惹出物議又殉以一講學之冀元亨勢亦甚危
顧其時朝野一時駁運抑何草草决裂不可詰又何一
麾而收風過雲流絕無蹟也嗟乎安陸親藩確然天叙
帝星甚明年已長矣卽一恒人屈指必及而貿貿如狂
釀此大變豈非天哉聞毛伯温按楚朝 獻皇得見世
子卽致敬致餽出謂其子曰吾今知江漢星明正在此
汝識之勿洩以夫表合人倫大臣識力固如此獨江西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

千餘戍卒原非素拊之人驟舉非常之事旬日搖如振
槁真同兒戲寧蓄謀已久以京輦結納爲上謀江湖劫
掠爲能事雖有延納不過老悖迂濶及一切逢迎之人
兵四五萬皆盜廢也旣無勇謀更罕紀律一出而回一
戰而敗遠在劉漢楊諒下此皆富貴人行狂率事殊不
足道抑 國家于諸王初不得不假借固盤石之勢後
不得不煩碎杜掉尾之憂三庶人明鑑昭然其又有反
背朝廷通蠻如徽煤者甚微通虜則邊關利害所繫附
克灼于後九龍之生育旣蕃百變之機械日甚安得讀
書守禮法盡爲 二祖克肖之子孫哉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

人物甚盛盜賊之禍數十年不解積漸至濠而極濠旣
自殲并姚源華林遺種迨入者一時並盡荼毒中似臻
廓清之效辟之洪爐煨煉瓦礫盡汰至寶斯光大爲西
人愉快乃若李士實劉養正裏足就死雖聖人不能化
而它又何誅焉
又曰親藩不靖自 太祖時已見端 文皇旣正大位
漢王愛子甚危急時立戰功得濟恃有成言因驕恣不
法置之樂安雖經挫抑應必有勁兵數千然城圍時聞
神機銃炮聲俱騰落不能出一步發一矢束手歸命如
孤豚腐鼠然昔何桀後何憊也安化以郡王仗何錦等

自來從逆之人多由迫脅 有甲官禾秩苟全性命者
爲之若二品大臣賢科名士如李士實劉養正者千古
僅見昔李太白有永安之染郭汾陽曠以官爵得流夜
郎蘇眉山題碑陰稱其氣蓋天下下迫脅二字謂原不
與謀也李劉入濠幕中爲太師國師觀其問孫許挑陽
明直駭人驚死者而已吾友劉文簡曰天下有事大好
人大不好人皆出江西信然存之有濠卽有李劉物未
嘗無對也
李士實附逆

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踰寇舉進上為刑部郎遷副使
 視浙江學累擢山東左布政進副都入為刑部侍郎謝
 病歸士實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禎羅倫
 其鄉大儒也亦與齊名居官落落名高李東陽林俊楊
 一清翁然譽之歸數載召為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
 子一子官家近寧王王有異志欲交士實不可乃縱其
 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坐語良久王大悅曰公吾子房
 也遂為寧王畫策厚以金帛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
 太后及 上前且屈指曰 上固壯好游酒色安得久
 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王益喜所遺珍異甚厚

大異記

卷三十四

三三

會謀露御史告變置獄王事急舉兵反因生辰殺孫許
 親出城迎入坐士實謂曰王奈何輕舉事王曰縣官固
 殺之不得緩則問孫燧在耶曰殺之矣用許達耶曰殺
 之矣士實意不懌然業許為用起拜賀王即偽位號士
 實太師兵數萬前發至安慶攻城不下死傷千許士實
 勸王無攻乘南都未備襲之可得不用會聞南昌潰即
 日還退官兵于江口大敗士實被執見伍文定立不跪
 文定怒提之二十創甚死獄中剗其屍年八十餘家遂
 滅士實自為墓桃花鄉甚壯使李東陽志之竟不得葬

劉養正附逆

劉養正字子吉廬陵人蚤有詞華議論英發正德初領
 鄉薦赴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為信遂
 焚試卷矢不仕為隱者服談說性理聳人觀聽又頗通
 天文識緯言江淮間當有王者起其下而先王陽明知
 縣事亦敬重與定交正德十一年提學僉事田汝耕薦
 其學行詔勘實起用名日重自監司以下與一時士夫
 過吉者莫不造其門赴宸濠招一見語合毋死往見陽
 明請募誌實以濠事暗相邀結稱王有湯武之資可與
 入道陽明日未知殿下能捨得王爵否不合而返呼其
 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驗
 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
 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王公氣弱今天下大
 事屬先生安所退託王公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
 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且部下多精卒可仗
 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乎以某觀之未見其可劉曰誠
 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
 哉時同郡周汝方羅念庵女兄之夫也附劉舟劉意其
 寢也不覺發露而周已悉其詳此已卯二月事後被擒
 死陽明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曰嗟嗟劉
 生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

大異記

卷三十四

三十四

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于子之母也同特附逆者除錢寧別見外有太監畢真劉瑯皆磔太監杜裕少監盧明泰用趙秀都指揮薛璽指揮陳喜皆斬 真初附劉瑾鎮守山東後率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資賁緣改浙江真至即厚賞請備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當集于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諭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爲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爲備真不得發 瑯守備南京虐賚張甚欲自託于濠陰遣弟璋事之濠以爲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手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棺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爲濠應事洩乃已杜裕守宣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大受其賂而館之盧明泰用趙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賄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計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許仗殺其長史莊典命璽往按曲爲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陳喜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其受賄得免者內則張銳張雄盤結堅深見逆瑾記外則陸完功有可錄完自有傳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二五

其御史張鰲山爲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能卻河南布政陳正茂爲江西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并爲張永所發滿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主名徧于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甚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補遺

九月 上至南京遣先鋒張永張忠總兵朱泰朱暉等至江西蒐餘黨民苦之檄止守仁使命旁于道守仁至抗張永已先至守仁謂永曰江右之民久遭濠毒繼以旱災困苦已極今聞大兵至必逃匿山谷而昔助濠者復以其說煽惑之恐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此時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云云於是守仁信其無他欲以濠付永無何江彬許泰張忠亦至欲奪功守仁迺大會浙江三司以俘與彬等而夜乘小舟渡江稱病十二日俘濠至 上與諸近侍皆戎服出城列俘于前爲凱旋狀

以上所述乃正德十四年九月事攷 上未至南京知濠已就擒遣張忠朱暉率兵走南昌欲攘其功守仁聞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二六

挾濠至杭過張永遂以付之永必 上所特遣異道而
行者此着極奇此遇亦極巧當時 上自稱威武大將
軍江彬為副將軍未聞有先鋒總兵多色彬隨行未嘗
一日離 上至南京在十四年十二月非九月獻俘在
明年二月非九月十二日凱旋之狀亦當是明年閏八
月 駕行之日揚州簪花慶賀可證獻俘恐未必出城
方行此禮守仁渡江省父理勢必然又走丹陽見楊一
清時巡撫之命又下江西為二克所擾伍文定在塗炭
中亟趨赴任當之未嘗稱病既至報水災自劾求罷刑
其實也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二

宗人構逆

大同當虜衝勢最重 太祖封建親王第十三子柱初
封豫改封代國于大同性暴無所畏避遂托以北藩之
任凡四傳至俊杖軍中再變避之走宣府宗人無賴者
頗與逆軍相購又多連姻共緩急重以宗祿不給日忿
詈相競官府苦而防之真舟中敵國嘉靖壬寅以後虜
寇數入諸宗益瀕洶不安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
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為大言相炫耀惡
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
故稱時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棨俊棠俊標潞城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二

王府鎮國中尉俊振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燾充燦亦
酗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六十八
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乃人不給則劫
掠民間財物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李武張准李紀數人
助之當道以其宗人也啟代王戒治不悛以此亦怨代
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憂歸灼單禦之於門劫其裝撫
按以聞 詔奪祿由是情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數錢為罪耶代王又不為理奈何困死羣
惡相和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
左道惑人其徒仲太與淮善知其謀謂淮曰吾師有神

術能移天折地若來無事不濟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尚漏未誅或告灼曰奉具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等歃血盟廷璽見灼偽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且曰借虜取鎮城尋殺虜酋收其衆益疆南北可指揮定也狂惑不倫如此乃遣奉使虜口毋野略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小王子自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遣兵攻鴈門開王廷策內應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又曰必燔諸處芻場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萬全令其黨門四等持火筒火箭分往行事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城芻場決日火俱盡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請問屏人問之曰大同宗人可慮也詢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誕妄語耳還至鎮城見火發念有大奸下令緝捕得門四等驗治未決然微有狀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吹噓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鎮兵邇感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二十七

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尙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逞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心腹人密布之境上而徒求捕於案牘叱咤間悞矣尙文曰固疑之必非里井小民城以內不足慮當備內出與外入者而內爲甚榮亦以爲然恐耳目多不敢及王府顧意已喻各各領略而別因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詰邊之令已徧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兒罕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用爲識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

大事記

卷二一四

三十一

有數人挾傘疾走當未遠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日遣
豈虜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
得其旗表諸物密啟代王分捕叛者廷重知事敗取叛
籍燒之仰藥死餘皆就縛奏聞謂今歲虜患殊異昔年
所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悖逆不臣敢為此
謀使其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冥鑪之于寧夏宸濠
之在江西也俱械入京至午門前灼歎曰兆今驗矣不
圖至斯死有餘辜但負老母鞠實所犯決不待時事在
二十五日二月 上以方春未可行刑姑繫獄十月刑
部再請允之灼等六人自盡焚屍不與逆謀造火箭降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庶人送高牆者二張文博等三十人棄市梟首代府長
史孫質亦論死 上歸功靈祐代王聞邊臣密啟即拘
制群克率先馳奏忠義可嘉遣使賚 勅獎勵并宣諭
闕府知之尚文加太保歷錦衣正千戶世襲萬達左都
御史詹國子生祭兵部右侍郎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
御史谷嶠等陞俸一級三十兩二表裏周現等二人授
千戶賞百金

知賊

嘉靖十六年五月晉府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寨與陽
曲王府鎮國中尉知賊知焦及輔國將軍高潭所首

姓子十哥儀賓鄭志海指揮張世朝等招納亡命割劫
為盜知賊父奉國將軍表寨首于監司稍捕治其黨賊
焦怨父訐發其惡因與寨等謀欲糾眾盡戕父黨及所
讎遂殺城中官吏據府庫起兵為亂語頗泄表寨遂與
家屬踰垣避匿賊等挺刃入父宅見無人遂取其良馬
五呵擁入豐實倉縱放寄監輕犯劫取鎧仗分給披執
以抗官兵焚劫街市達旦勢稍窘官兵獲志海知焦十
哥表寨等據慮知焦逃逸自持挺撲殺之知賊與世朝
仍馳突搏戰詣北門斬關而出世朝遜至中條山為官
兵所斬賊至五老峰自縊諸賊亦漸就擒餘黨悉平巡

大事記 卷二十四 三十二

按表寨志海罪惡深重請重治法司以志海付吏而
按例以正表寨之罪 上曰表寨違訓作過法當重治
但近有恩詔姑從輕降為庶人再犯不貸仍命賞分巡
僉事王世隆等銀幣有差

直洵

二十二年肅府金壇王真洵所親張瑞犯死罪鋼獄洵
小衣持刀率妾婢官較四十餘人劫出將逃虜中為巡
軍所獲御史伊敏生以聞 詔切責真洵奪祿一年令
所司捕瑞驗治

陸杵

四十三年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為妖言符讖惑眾陰約板三叛人丘富及各處群盜通虜及番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柝府中私製旗號刻偽印封拜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柝為內應事洩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胙城王府無祿宗室睦柝所稭厚遺遣之既而窮無所歸并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磔應乾等傳首以徇其黨與各以輕重發遣逃者行各官司緝捕睦柝賜死睦柝發高牆禁住

皇明大事記卷二五

三五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五

朱國禎輯

平河北寇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括天下財自潤凡布政入覲者人獻二萬金公差各官亦俱進獻不即得罪有死者罰米自公卿迨庶職無不破家查糧賂補徧于鄉邑末秩卑官倘至千數死亦不宥派及親降在位解體貪黷成風民膏涸竭卒死盈路相結為盜歸德有張忠者以盜擒獄中或曰被陷曹州趙實素橫鄉里聚千餘人將劫出之為亂山東則王紹吉王平被獲論斬八十一人天津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則仲良善副使陳天祥招降之用其力通賄京貴在畿內則白英最先著所在蜂起瑾謂守臣不足任且多欺蔽乃命御史柳尚義駐天津審臬駐真定薛鳳翔駐高郵潘銳駐薊州分地督盜移家專理之臬尤酷烈獲盜迎而出入磔之示威金鼓聲日夕相聞瑾尤器之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名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皆附之諸大猾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隣結為兄弟因得徧賂馬承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得進豹房嘗侍 上覽踰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

淵泰將袁彪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乃吾
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今日
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
諸將聞風肫肫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偽作
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
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遣罪
忠與承成爲請于 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
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令劫近境
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各歸鄉里

大事記

卷一一五

其膽力弓箭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
協捕有功後凡遇傲皆令六七追逐以爲常御史蔣瑤
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捕絕禍本二人覺颺去杲仍圖
形捕之連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感憤恚乃相聚抗
官府搶行旅旣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
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姪出首自領三十
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賞之令追捕他盜自効正德
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往附白英英已馳至山東矣
十二月徐州賊白晝突入呂梁洪主事伍全官舍執全
榜笞劫取椿草等銀始釋全趙風于者名錢文安縣諸

生驍勇每大言自負六七等來劫與家屬避立水中賊
得其妻將汚之錢怒奮往殺傷二賊賊以計擒之說使
降許諾歸家與弟鑄錫聚五百人會于河間齊彥名被
擒囚于安肅劫出之由是賊黨始煩自畿南達山東徐
淮倏忽來去勢如風雨六年正月兵部以盜滋蔓請出
師乃命坐管署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御
史吳堂紀功兼治糧餉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等約三四
百人分爲二一切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晝夜馳數百里
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馳數百里
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請于東充濟南及直隸養馬地

大事記

卷一一五

三

方取給非馬所產者令給價覆議如請且言宜稍假瑾
權乃命瑾充叅將提督捕盜三月山東賊殺指揮張英
等六人薊州都御史李貢以聞且請調京軍并達官軍
舍委官統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勦賊兵部議以山東
巡撫蕭紳及貢謀略俱可用宜令紳督分守保定副總
兵王欽真定守備孫懷河間守備袁彪天津兵備陳天
祥貢督分守通州黃璽守備涿州王勇三河王玉調集
附近官軍兵快及見選達官軍舍隨賊所在出奇勦殺
從之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
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

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義
官司福禦之皆被殺泰安州知州諸絢指揮王霖先避
居民驚潰都指揮高岱狄公唐遇賊蒙陰引却不敢戰
詔逮治絢等而錄清等子孫如例賊據樂安山東備倭
指揮朱泰率官軍擊破之斬七十二級擒一百二人清
豐滑縣復為賊破進犯闕里叅將李瑾撥軍守護賊破
金鄉縣叅政史學僉事杜旻棄城逃避問時以賊久未
平重其禁被賊破殺者掌印及守備捕盜官皆斬雖無
城池罪亦如之然賊眾且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
勢不能支遂開飲賄求免之弊議遣大將命惠安伯張

大事記

卷二十一

四

偉總兵副都馬中錫陞右都提督發京兵討賊申定軍
法然不能盡行也賊延入河南破鄆城李瑾追至寧陽
斬百五十餘級犯信陽州都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
守賊解去遂追至湖廣應山縣境戰敗振及信陽衛指
揮陳鎮皆死焉四月破萊縣知縣熊駿逃去聞賊屯文
字集與主簿韓塘率民兵五百人追至章丘紅溝村力
戰殺傷相當日賊驟至皆死之攻郊城縣知縣唐龍
擊破之斬數百人李隆等二千餘騎自蒙陰山出破長
山縣李瑾率兵追擊小清河斬三百級是時州縣鎮集
驛近二十餘處自正月來皆為賊所破焚劫官廨廬舍

死者無算所過居民凡賊至反樂於供給家從亂者
比比而是官軍一至即閉門逃避懸賞召募亦鮮赴者
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于賊兵出
無功賊愈熾楊虎一枝獨入山西而馬中錫既至以家
在故城墳墓親戚所聚恐為賊所害主于招撫徧徵諸
路不得攔捕并給食賊聞且信且疑過故城戒勿犯馬
都堂家于是眾闕然謂中錫通賊而賊別部楊謙等掠
濬縣知縣陳滯敗之於達席岡斬首四人擒九人遂避
入太行山楊成等掠沛縣指揮費寧趙鳳梨之敗績于
戶劉經戰死官太保者永清縣吏縱酒賭博糾集惡少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五

與劉七等合僭號大王所至屠戮五月為天津副使陳
大祥所獲磔于市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眾至
千人衣幟皆赤與楊虎等合入掠壺關縣之趙村潘王
乞師討之 上矧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
俸戴罪殺賊其流入河南者圍指揮僉事趙玉于陳橋
鎮指揮陳鵬與戰敗績朱振救之乃解去奔聚林縣山
中復出掠衛輝懷慶河南按察使彭澤上言賊計有三
或面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戴儀兵南有宋辰兵
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借故
道長驅剽掠徐為逃散之計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

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平以東地方險遠柵爲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擒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路之險糾合土賊招聚亡命迫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爲所有時遣數十百騎劫擾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猝定也爲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宋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旬日間殄滅無遺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微調官軍關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於因循士氣亦沮於牽制繼有後謀難以濟事時晉王亦奏乞發兵俱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六

下馬中錫督諸將循新例勅殺河南盜乘舟入湖廣由應山破雲夢掠黃州都指揮張垣追敗之乃趨江西掠星子縣都指揮趙鉞敗之復還湖廣六月楊虎等復自山西十八盤山口還破武安縣燬臨洛鎮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鎮由進鎮店渡河復入文安與劉六等合時都指揮桑玉素受賊賂不肯盡力嘗相遇文安村中六七匪民家樓上欲自劉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勦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擊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王大敗命署

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叅將率京營兵千人往討七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彥死之初賊薄城彥率衆捍禦斬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攻益急閏三月城陷彥屬賊死賊怒屠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叅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陽信霑化海豐青城等縣攻樂陵知縣許達敗之始避攻日照縣指揮童鼎戰敗知縣李茂登樓呼指揮石盤策應盤開門逃城破茂被執得釋賊至武安縣知縣吳敏政追捕重傷叅將戴儀救之斬賊十餘人賊從臨洺關北去大氏賊均起畿內侍馬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七

力倏忽馳驟樓野不占城郭踞虛不立方所每戰驅擄掠者居前號呼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勢爲進退莫可控揣用力頗難益得自肆蓋就中有二派其一劉六七爲主七更雄黠與六年分乍合率齊彥名等踰山東河南透山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其一楊虎爲主率劉三趙鏗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亦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散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乃各地方官互相推委

又皆以中錫爲辭中錫束手欲戰則兵未集撫則賊許實背終不得要領然亦竟不悟又不可中變也虎既與六七合復至文安密邇近郊參將王琮副總兵張俊等會兵防守圍營提督內外官選精銳備緩急京城戒嚴兵部謂賊強非京兵可制宣府延綏二鎮遊奇兵數多邊儆稍稀用之必有功乃徵副總兵許泰馮禎邵永各領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禎千五百人由紫荆關至保定聽調遣六等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單車直入撫之賊驚喜羅拜上酒叩首願降然終未決二三千人自稱劉六破南宮執知縣孫承植焚縣治放獄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八

囚又掠寧晉皇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城掠掠復入獻縣八月中錫等奏賊劉寵等四十三人悔過自首且言寵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爲盜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過避死今既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議處兵部以寵等果解甲赴軍門服罪即准自首如或詐僞緩師仍請會勦乃復令中錫等密處以聞詔下中錫遣人示之時已先有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斬者免死中錫使至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乃出詔肯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朝廷知中錫不任以伏羌伯毛銳兵部左侍郎陸完兼左僉都督

邊兵討賊完至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內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東何如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賊船在水套自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屢失事機正坐於此今官軍在此宜亟出勅東南諸將隱備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上曰先生用心命賜羊酒而退賊奪官民船擁衆至侯安鎮將攻霸州都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杲駐通州都指揮陳助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九

併力防禦傳旨張偉馬中錫玩寇殃民有負重托其取回京原統京營并各處官軍俱聽提督陸完節制賊破大城靜海二縣遂至青縣與濟滄州又五千餘騎復入青縣殺致仕孝丞蕭英中錫等尋被劾與張偉桑玉宋振俱下獄儼死巡撫邊憲蕭翀李貢停俸立功中錫竟死于獄偉赦出奪太保振戍邊王監決憲翀後亦下獄釋復職尋罷歸人以爲未蔽法云九月劉六七入樂安張興南人嶧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先渡河而西衆分爲六愈滋蔓增調偏頭等關備兵六百人河南毛葫蘆兵千人各守險隘楊虎等二千餘人

攻滄州奪船為浮橋列兵圍之數重運同李文英戰於
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銜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
克將解而南劉六七等復至乃取車薄門下駕木為梯
使小船填掩壕濠復四面圍之時浙江千戶滿正押解
兵器至與廣東指揮聶猷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
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梯凡五日劉六七中流矢所遺謀
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隻而去副總兵許泰
游擊邵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賊猶易之泰等迎戰斬數
百人賊始懼南奔於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遇之信安灣
賊復敗泰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餘人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再破之景州糧橋集擒斬亦如之馮禎破之阜城縣宋
門店擒斬八百六十四人邵永破賊於棗強縣禮義鎮
擒斬一百三十人永及許泰復破之參老集及薛家屯
擒斬四百餘人皆楊虎黨也賊遂東奔至小灘河遇都
司田彬兵殺七十餘人執指揮趙文已而釋之至蒙山
遇副總兵李瑾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
楊虎因自衣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之虎等
復破直隸威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
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十月入長山縣典
史李暹與賊戰殺數十人中矢死劉六等攻濟寧州不

克焚運船千二百十八艘遂焚都水分司執主事王寵
尋釋之劉六等寇曹州屯裴巖集馮禎許泰邵永擊之
賊迎戰斬三百餘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餘人而
賊首朱千戶者為禎部卒沙長孫所得青州指揮李經
樂安知縣白珣聞賊至先逃益都知縣牛鸞屢有擒斬
功廣平縣知縣魏繼盛城破被逮十一月甲戌陷葉縣
殺三千餘人楊虎破宿遷縣執指揮陳朋淮安知府劉
祥禦之小河口軍敗為所執既而縱歸十二月攻靈壁
知縣陳伯友戰敗被執釋之攻宿州不克攻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陷歸德虎由義門集率九騎渡河武平百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夏時兵卒至不知為虎也擊之虎復登舟岸上土石如
雨舟覆皆死指揮使石堅攘為已功謬云率兵一千僧
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擊沉死後勅明時陞
指揮金事賞
千金堅提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遼諸州陵川壺關高
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
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坐逮
問者四十二人至是死天殛之也妻崔氏驍捷領其餘
眾號楊寡婦軍銜等復立劉三為首改名劉惠至蒙城
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
餘人衝入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

器七千餘件攻沉丘縣先塞其城錢等挖城而入殺都司王保縣丞杜斌及軍民一千餘人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率衆賄賊求免攻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城破恩及典史梁達死之攻遂平知縣王佐及縣丞毛繡死之連破遂平舞陽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其父政七人皆死之固始縣致仕縣丞曾基被執使控馬不從死息縣致仕主簿邢祥詬罵死錢等謂兵法無主必亂奉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錢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

大事記

卷二一五

十三

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名號衆可十三萬列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偽牌帖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且戒其黨無殺平民至舞陽破城劫庫釋囚有僧德靜妄言唐府官人所生留之欲奉以爲名破封丘殺鄉官御史宋紀攻鈞州知州李邦彥力捍不能克怒聲言屠城錢繼至以故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去之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責黃榜招撫錢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土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管中見榜過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

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拒守頗有斬獲賊增至三萬城破指揮辛澤任綸知州李德仁皆逃采濟獨死鄉官御史任賢助戰守并一家十三人皆死居民死者三千人而劉六等在沂莒間邵永等追之至濰縣斬獲八百級招降五百餘人賊黨張興張旺馬五皆遁六等自山東丘縣奔突廣平曲周成縣北奔新河南宮棗強冀州轉至衡水縣攻入之以失事逮白玉論死伏羌伯毛銳駐河南馮順時源金輔等兵屬之太監谷大用陸完駐北直隸山東李瑾許泰邵永陳助王杲熊偉劉暉等兵屬之都督僉事馬昂充叅將往鳳

大事記

卷二一五

十三

陽等處聽調賊犯虹縣蒙城趨徐州黃家關渡河官軍不能禦治罪陸完兵至東鹿安州戰捷賊犯霸州報至爲七年元旦之次日京師大震兵部尚書王鑑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時夜已沉留城門鎗疾走火牌令亟趨霸州都督僉事溫恭守草橋衛勇守蘆溝橋指揮同知福英守羊角各領京營騎兵一千守備太監武忠督指揮陳增嚴備陵寢十一日 上抵郊壇行禮次日還宮上下帖然時京中伏奸甚多燕山左衛軍王宣及其子欽與賊交通資以兵器京中動靜賊輒先知之皆此屬所洩事覺權奸尚有庇之者法司執奏乃得正法

又大通事王永與賊約為內應而上不知群奸互掩蔽亦不敢發賊尋入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迎戰被殺至湯陰為官兵所敗攻唐縣者三知縣陳項固守不能克邢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戰敗于長垣徵還二月趙鏐等破沁陽確山遂平等縣焦芳走免掘其先墓縛衣冠于庭樹劍斬之曰恨不為天下手誅此賊破永城西華知縣王鼎李景皆死之副都彭澤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往討河南賊中錫得罪後內臣謂書生不知兵有陸閻者給事乾清宮頗有武幹推往督軍復監鎗名色以司設太監尹生領之谷大用已先往陸完軍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四

奏帶者不可勝數軍中洶洶而澤與完劑調善處人心少安賊掠利津殺都指揮周琮入萊州界殺指揮僉事蔡顯遂往斬黃等處陷雕寧蕭陽主簿金聲等戰死邵永追敗李隆于陳村店敗劉六等於宋家莊共斬首四百餘級陳勛斬三十七級王杲一百五級賊二萬餘騎駐西平縣時源馮禎神周金輔擊敗之賊走其半奔入城我軍塞門賊懼升屋迨夜縱火焚之斬千餘級焚死者倍之擒渠魁二人劉暉追賊至滕縣呂孟村衝擊大破之追奔百餘里斬九百餘級俘二百餘人三月山東布政姜洪乞休因陳除寇安民事宜畧曰李隆楊虎起

自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御史陸芸于所屬申報漫不經意賊始聚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山東殘破州縣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此事機之一失也隆虎轉劫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霸州流劫濟南青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惟掠衣糧自給意望招撫其後始與隆虎合眾至三千餘人陷齊河高堂及南宮棗強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瑾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捕漸于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 皇上以師久無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五

功復調邊軍河南一遇彥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賊詭計每戰則置脇擄于前行小隊則率親兵先逃所以我軍屢勝而渠魁終不可得也兵法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推牛倒廩資食于民而我軍所過續食易馬賊聞將至列營待之則是賊常為主飽而逸我顧為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行既不設奇分兵合勦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賊又乘間去矣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聞冬月以來賊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

往復循環不越二路西去則自魚臺濟寧金鄉過少灘趨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霑化泊頭趨滄景河間霸州宜分兵駐于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千人列營休士各守信地責以成功賊自河西河北被驅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驅而西北者則河南直隸之兵邀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為犄角河南直隸亦然賊庶可平不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從之仍留洪視事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西走紀功御史雷宗先知汝陽縣欲往舊治自耀巡撫鄧璋亦徃于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六

一勝過汝寧朝唐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其勢復振攻鄆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饑罷率眾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馮禎及時源神周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眾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後禎被劫宗下錦衣被破鄆陵縣知縣孫讚愧賊得其金帶主簿王昱絕城而逝死傷者三千餘人致仕尚書劉璟家為賊所劫亡其誥命五月王杲遇賊于蒙村戰死麻縣之勝賊奔登萊陸完師次平度州發卻永溫恭白玉追勦許泰軍萊陽策應張俊軍萊

州劉暉軍古縣集李鉉軍南村集進擊於是永趨嵩淺坡村恭玉趨界河所向破賊暉遇之於古縣集東都指揮傅鑑攻其右張椿攻其左賊大敗而鉉兵亦至乃合兵追擊劉七等七百餘人西走暉別以騎兵追之及於濰河賊拒戰復敗易服馬而逃凡擒斬二千六百餘人劉六等畧羅山縣主簿王績宗死之劉三等自迷平趨朱臯永順宜慰彰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八十餘級劉翰知事不濟奔降仇鉞劉六等圍邳州漕撫張縉調千戶張瀛破走之仍護一帶運舟無所失賊遂渡河由鳳陽入湖廣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七

僅五百餘人由團風鎮奪船遡流至夏口南儲都御史馬炳然自蜀携家赴官適與賊遇賊易服偽稱吏胥迂之遂登舟殺炳然投於江妾吳氏亦自沉死既而賊焚劫漢口指揮滿都等追及擒斬六十人其一中箭溺水死獲其屍眾以為即劉六云始炳然過武昌三司官出候炳然接之倨時已聞賊在夏口炳然發舟眾相視不以告遂遇害劉暉溫恭敗賊於寇縣斬百七十八級劉六子仲淮及劉彥高皆死指揮張勛又敗賊於平原斬錢老虎等賊脫者僅二百餘人蓋賊屢為邊兵所逼六七氣懾不能復北餘亦衝散假息軍事漸有緒而河南

妖賊趙景隆以白蓮教惑眾自稱宋王復出糾集趙淮
蔣三楊林楊玉千餘人皆絳色衣巾作亂自河南歸
濟陽集轉掠至鄆陽城巡視侍郎叢蘭令武平衛指揮
石堅亳州知州張思齊等率兵擊斬之并擒其黨五百
餘人楊寡婦掠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却僉事許達
復敗之於高苑令指揮張助邀之於滄州米家屯俘斬
二百七十五人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
都指揮陳表與戰敗之乃還據羅田都指揮潘助保靖
宣慰彭翰等擊破之俘斬凡五百八十餘人仇鈇擊賊
於光山神周姚信為左時源金輔為右大敗之斬千三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一八

百九十八人盜奔六安州諸將進至七里圍敗之賊分
為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等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周
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逃去源及金輔陳珣追
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栢南召連敗之三夜從十七人
奔嵩縣道亡者半至土地嶺窘甚自縊指揮王瑾斷其
首張永兒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
一人脫者前後凡斬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人
降者七百餘人都指揮朱忠夏廣復追擊賈勉兒於扶
溝及西華小窩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眾復追至永城
虞城勉兒屢敗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

之餘眾遂潰周等復追至上蔡縣瓜皮店及宿州張山
集息縣許家莊俘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風子走德安自
髡為僧匿江夏護衛軍趙成獲之悉送于官劉七等沿
江劫掠彭澤仇鈇自湖廣而下駐南京陸完自山東而
南駐鎮江協勦分調劉暉於鳳陽徐邵等處巡守六月
劉七等船十三艘自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真以
達鎮江所過殘滅管泊船于和尚港去南京僅六十里
張帆上下迄無禦者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弘
澤被劾戴罪自劾七月劉七等欲自通泰登嶧還山東
為揚州兵所拒復溯江過南京犯九江賊在山東者雖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十九

已敗奔聞復嘯聚少者百十人多或千人自冠縣劫朝
城大同指揮趙琴追之斬七人琴亦戰死復掠寧陽鄒
賈諸州縣巡檢劉斌潘佑禦之皆死旋亦破滅八月劉
七等自安慶而下復踰南京抵瓜洲殺傷官軍仍自大
江下孟濱河有舟三十餘眾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
留總兵官仇鈇駐守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劉暉邵永等
以舟師趨江陰自率都指揮孫文傳錢趨福山港七月
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嵩指揮劉葵等禦之賊不得
登嶧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
為風所飄至西洋港文鏡敗之二十一日完命同知羅

瑋等爲鄉導夜引暉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者暉與千總任璽自山北承自山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彥名中鎗死賊黨多墜崖者劉七率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以逃官軍列岸濱齊射七中箭溺水死餘十二人奔入泰典殺主簿黃璉并殲之九月命剽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首霸州陳翰與前所獲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殊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轡上每騎乘之敘功咸寧伯晉侯彭澤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陸完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太子太保並蔭一子世錦衣餘陞賞有差并普賞公侯閣部大臣內侍加祿米蔭弟任隨帶官錦衣者千數是役也前後報功至數十餘萬勅獎十餘次犒賞費二百萬其殺降冒功者寔果爲甚果在劉瑾時已陞叅議瑾誅被劾以任外得免復資緣內臣得陞保定巡撫盜過阜城交河發兵追之不及掠殺二縣義門等村居民王秉仁等一百六十餘人斬首而去又于景州道上逐田中耕者殺數十人有一家四五人俱死者又以賞軍爲名各州縣索賄無厭累劾不聽嘉靖初謫戍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

西塞下蓋祖駱賓王姚泓故說近日楊應龍亦如之此是載鬼何止好奇天下第一兇惡何但人不容天不容自家亦容不過一死未足償萬一蛇蝎之餘狗彘不食更于何處着那如駱之才華姚之仁厚人憐之設爲此語兩人死去自有安頓處何至偷生爲亡命逃虜披毛野人也

高伯宗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罔已失策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

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耶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權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騫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朱史氏曰流賊猶鬼風也有人于此勝理欠密卒然乘之幾乎遍體浮腫心腹不寧而要之元氣尚充有剝膚

難收之苦無瓦解必傾之勢元氣者本也本不傷則力猶勁 泰陵所留厚矣易世未幾人心方固雖內豎逆天濁亂官府而 廟祏有靈俄焉殛滅事從反正才俊滿朝彭澤尚已陸完疵于品而饒于略大武山人誠亦不凡重以邊之健將精卒驅醜輩納江之涓海之滌人誅已盡即微颶風殘敗之餘其能漏網乎獨馬中錫清直之品用違其才置非其地賁志以沒千古為恨當時楊文襄秉銓條陳兵事班班中肯李文正當國疏朝上夕下本兵王鑑亦非執拘悞事者乃獨不為中錫地使之桑梓掣肘為忌者所快嗟乎時方禍結人亦數奇真無如之何矣

大事記

卷二一五

三

劉瑾之變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戊申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官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之又自稱云賜姓勢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為人 孝廟時犯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孝宗六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官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當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既賓天 上即位瑾方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 上逸遊凡遣詔中章監鎗各城門監局內官與大僕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為 上言弘治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三

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今後令代者各入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從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貨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擾先是苗達率師禦虜報功多虛冒曲事瑾得懽心回而濫叙者甚多眾不敢問然猶憚 敬皇帝節制未盡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 上意向迎而道之舊制視朝臨幸隨 駕內官皆備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至 郊廟尤肅帶力鞭申者絕少蓋敬天事神為重不

敢過多夸耀也至是漸增且至數倍賜蟒玉內府乘馬不可勝數每出明盔甲炫鼠擁簇看牲時享填塞殿庭南郊尤甚元年正月傳吉劉瑾管五千營時已自鐘鼓司改內官監尋提督團營上既信任得自便視朝太宴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報或不二月極言臣等伏見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稱撥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報以待斟酌行然瑾等盡感旋節若遺九月太監崔杲等往南京蘇杭織造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不允尋請與方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勅健等言勅不敢撰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俱給價上意未決猶欲全予鹽引乃千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杲所請鹽引可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即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

大正記 卷二一五 二五

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旨即于船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官吏酬應少誤即加管轄隱忍受之至鹽商窺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必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益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災異叠見五官

監候楊源以星變疏諫杖請死于塗健等極諫求去報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辭健等時涕泣至十月將劾上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留中未下 上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等以為處之未盡皆正色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健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于地下寬等辭去其意未決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陽草疏倡九卿科道伏 閣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于大學記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八人明長健等持之急 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相對泣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王鑿趨詣閣候健語三日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司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眾不能吐一語司禮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昵羣小文等何忍無言司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請大臣遂旅退整前謂司禮曰設 上不處奈何曰我頸有裏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逃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口害奴儕者王岳輩爾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不過連結内外去其所忌制 上出入自行私耳益伏地痛哭 上怒收岳及亨智于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事閣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用其失猶小其禍猶緩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于亂亡而後已且邪正不並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決去 陛下知之幾欲去之乃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此數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内外不協禍患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遂雖給夫廩賜勅乘驛而意絕淡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疏存舊體也岳等發南京充淨軍死于臨清舟中惟徐智以

計免方諍時東陽策內黨膠結未必勝關中舊臣止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謫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嘿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二老去位以八月十三日戊午至十七日壬戌傳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倚前鏊悒鬱不樂為後矣既事出不意眾皆駭愕且為二老惜給事中呂紳上言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思以盡職今輕棄老成誰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一

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紳言不聽劉蕙又以為言亦不聽日何韓文無所得通有解履銀輪內庫事竟歸罪于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申救文遂落職并除昂名璫益自恣乘上遊宴時彙諸章疏瑣屑者進上覽而厭之麾去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裁決上皆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遍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聞之歎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方劾太監高鳳并其任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薄彥徵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張

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健選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廢事與大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等事上大怒差官較械銑彥徵等下鎮撫司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說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紳等三人銑等六人彥徵等十二人干闕下昭道弘乾元逮未至即南京杖之供令為民既而吏部擬降瀚為浙江右叅政珩為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副都陳壽疏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一

救除名李夢賜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潘鏜附王岳並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管衛事牟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調之南京以徇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為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恨韓文李夢賜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賜者逮至幸有赦得免禁益嚴尚寶卿崔瑄冊封副使姚祥履任戶部郎中劉鐸督餉工部郎中張璋以乘轎瑋祥釋枷長安門

璋張家灣凡歸家枉道請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黜陞
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姦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
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
與難數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南祭酒章懋太常卿
呂曾病歸為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顏勅令鴻臚
寺宜讀榜示天下其文或曰焦芳所為瑾既不通文義
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不謹
黜歸嗚大同巡撫崔巖以贊董薦改兵部留京張文見
者華亭人為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瑾門下用事所携章
疏皆二人間之撰偽旨付出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恣睢性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
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谷大用先主西廠復
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
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
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
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察
院書其名此責謝罪 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
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東西鄖陽荊州保定蘇松
鳳陽雲貴巡撫魏公徐備奪無錫莊田撫按艾璞曾大
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艾曾成南海寧王

暗相交結復其護衛屯田凡事先以威脅賄賂隨之選
法獄情任意顛倒陞官謝壽者隨即革職加刑又輒用
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為不顧理法各處
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瑾故疏為
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
立地皇帝創為新例罪無重輕類杖永遠戍邊枷號
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
杖且枷且戍以為常都給事中許天錫至懷奏疏縊邸
舍其有降調為民者反以為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
一卷傳 旨詰問執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
詭計正欲於稠人廣眾之中掩其形蹟而遂其詐術也
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併置
縲絏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學數日人
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實之典刑 上
從之得釋時曝而死者刑部主事何欽順天推官周臣
禮部進士陸仲鳴而病者無筭劉謝既家居岌岌不自
保劉二子恩生 僑南通政程文謝之子編修
丕弟主事迪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勒劉謝為民先是詔
訪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

盧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宇阿瑾意劾布政林符邵寶李贊參政伍符參議尚衡馬輅知府劉麟推官謹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實而鞫詞連及二老瑾持至內閣必欲逮併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 旨下如之禮等謫戍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聽度罷職且著令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奪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雍泰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樊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藉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岑濬事與潘蕃並逮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屠滿力救請戍極邊又并與劉謝諸公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百七十五人前尚書秦紘以家人誣告侍郎黃景通政強珍以鄉人許奏都御史錢鈇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紘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鉞新城人家人皆戍邊流離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截其科額至五十名科增陝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

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芳子黃中怨不得鼎甲卽授編修字子文傳於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入凡其鄉陞見者必注目有一少鄉盤珊拜起不成禮馬永成等笑曰此公卿人耶瑾大慙會安定人吏部郎中張綵至貌偉聲聞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卽填文選郎中未幾陞左食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書用事言無不從更出焦芳劉宇上值大觀各布政餽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鑰過淮安貸所親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劾桃源舟中給事中卻夔查延寧功次縊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醜之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三

謂利歸于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飲餽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鈎查故案積凡缺少者泔爛者悉罰賠補助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彝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償滿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歛攀染靡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贖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輯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

三家端午就渡遲卒以為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一家有
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者以河外民坐之
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殺人取貨官較所過
厚賂之雖遠友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
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
貪黷公行盜賊蜂起道御史審臬等嚴兵捕殺愈熾亂
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談欲噬公侯勳戚
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為一拜禮畢受之小拂其意麾
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即所厚者時亦厭薄
嘆翰林官平揖以擴充政務為名改南調外為民者二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五

十八甚至重定官額其豪爽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
者惟康海一人夢陽之免康實投袂往見大喜立解副
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為兩京祭酒頗敬
王整信李東陽整戚戚不能安位贖贄俱絕則曰王先
生何自苦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得免楊一
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潛事幾革世爵亦得免罰
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蓋去
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訕弄惟清先卒
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入閣
王璣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尋亦安位無患似

天意所留亦未必非東陽之力而議者謂它有謬巧則
吾未之敢信也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猫竹廠草場并
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周或賜產衛士余曰
明余給余子仁輩出入其家以瑾侄孫二漢者當大貴
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
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
潘午為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會寅鋪反寧夏
以誅瑾為名 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清總督太監張
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為功
未至寅鋪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言于

大事記

卷二十五

三十五

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人永知徑趨 上前訴已無
罪為瑾所問 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
大用為 且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邵琪錦衣百
戶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
調南京王秀建新第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賈人居積
瑾怒罪其人得止同輩多怨之雖威行官省其勢實孤
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使誅瑾為天下除害永許之
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伴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
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既
禮成 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

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被酒俯首
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塗粉 陛下安
所歸乎永成等共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
之 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
誰也應曰有 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
啟東華門繫于東廡復分遣官較封瑾內外私第明日
晏朝後外人始覺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
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
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
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歎之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五
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開住文武官
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
卽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
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
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卽會眾官一一條具奏革瑾
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倅從中發遞卒飛騎交
馳于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間巷喧囂
如沸決日乃定丁酉下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
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
計又得偽璽一穿官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

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
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 上
是之令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訊鞠巡撫兵備官裁革
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
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
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貽池劉禮
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
田宅韓 黜為民劉偉曹謚革職開住神英奪爵仍為
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
詳擬以聞既而鞠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具之陳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五
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
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拷
掠是日 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
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命徇于市凌刷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榜天下行刑之日仇家
以一錢易一鬻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
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
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
誥命既死賜祭墓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
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塋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辭靈初京師私語藉籍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計為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寐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錚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塋期止二日方密 旨封門曳景祥棺棄于路既而剖焚其屍人並快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誤蒙 先帝及 陛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收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 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歷黃通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

九

北

三

閣然玉毀棺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受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其最顯者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墓有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諸事體堂上官奉俸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為乃于經者言于 上往通州張家灣置皇店權商賈舟車徵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禁

外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橐僕隸侵亦數萬建香山碧雲寺自治瑩城請祠額二作費以百萬計皆出內帑 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其父統後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既貴不與之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遂為乞恩超授鏡夜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為過詔令鏡帶俸朝奉劉允為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往烏思藏資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宜德間鄧

天

卷

三

成侯顯奉使例遣九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為旂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價物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籍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艤艦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口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因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先所奏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舍韋祿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勅書皆失去其後于經侍上上既感疾飲食多不留意經挾寵應對時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愚癡至是其真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晨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四十一

諸內豎齒自是疎斥不復得見上以死惟張永一人持正亦為輩中所陷閑住幸上聖明知其枉九年起掌御用虜患仍命總制宣大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為一軍不許虜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七十九級隨護南征周旋王新建收善後之功而雄後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廠得幸為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逆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稍不順即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克暴屢以提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上巡遊窩盜官軍不敢捕見流寇記

它如孫和謀管團營挾勢通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培歛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季周昂皆且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輿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為此輩所悞天下莫不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世宗即位重者發孝陵充軍或香弟任封伯者皆奪張永亦不免降奉御南行餘送都察院鞠治要不過革管事閑任其焰頓熄其罪固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為首揆言于

大事記

卷二十五

四十一

上永取回仍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六

朱國祜輯

江彬亂政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本千戶稱祖祖父時嘗調閱宣府

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騎射性權譎便辟人多悅

之正德六年畿內苦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彬隸

總兵張俊一日游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首面鏃出

于耳拔之更戰事聞上固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盜未

平倣各邊事例于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

人事寧裁革咸寧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

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二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

議乃以劉暉成山東時源成河南邵永北直李鉞南直

所部各千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暫留鎮守其

副參許泰白玉神周金輔溫恭陳珣李瑾姚信等軍俱

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

京犒勞後三鎮軍士至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

入稱四鎮云 上見彬閱前痕呼曰彬兒健能爾即應

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入起臥與俱每搏

虎為戲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

說 上喜十部議言 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

而外出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弛

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

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報云卿等為國至意朕已具

悉可即于宣府調三千人限十日至京營赴宣府備禦

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且言府

部科道皆以為不便臣等職居輔導若委順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無

以塞責矣亦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

馬團操大內間以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

與 上聯騎鎧胄略同幾不可辨各軍馮恃威寵出入

縱恣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乙酉命許泰敢勇營彬

仲威管俱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為鎮國府又欲毀

廠口為府廳工部奏 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

今改倉為府有乖舊典况位屬乾方乾天門也此地初

為永昌寺再為新石廠又為太平倉屢改屢廢推之地

理察之人事俱屬未便若憫念邊軍乞止將本倉中氣

樓廠口披簷折改安設門憲以便柄止其府名改廳俱

乞收回成命 上不從且責工部曰既以此地為天門

宜當通達前此閉塞胡不議開責陳狀工部再請罪乃

宥之六月丁酉武營將臺迤西空地造官廳為操練甲

令之所名西官廳英公張懋諱之太監蕭敬及彬主之也彬前與都御史審杲征流賊彬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又殺耦耕關學等九人指揮張銘亦於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累為言官所劾輒縱舍之姑令行勘至是給事中潘瓊等數實以聞上亦不罪六月辛卯賜彬國姓以後賜姓者同書同時賜姓者指揮千戶舍人等楊瑄焦睿焦椿焦桂張天祐張廷鸞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盡改用趙高之術道上深居起戊辰之冬視朝月不三四當奏事

大事記

卷二一六

三

臣僚陛見若誅謝者皆候左順門瑾西而捧吉代上酬應威福之權理得操之既誅錢寧為上所發常侍左右有言輒用彬裏內妬道上巡遊疎之上始躍然然憚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七月命造神銃箭盔甲倭刀鐵矢數萬又前于陝西造鋪花瓊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廐瀉漏及戶牖椿楹影壁圍幕地瓊之類皆具且有壇內遊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齋宮矣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西官廳操練即推堪任將官以問部推皆不允揣知上意在彬言都督張

俊都指揮朱彬皆可用但俊已老彬官卑况彬先為千戶有妄殺罪若掌中軍害事益多故不敢舉得吉彬事前已辨明乃命彬及許泰提調中軍不妨營務而兵權歸之矣十年六月辛未梁儲等言日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謂至尊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衛將士數萬今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徒無故輕出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為之寒心倘以為所聞不的

大事記

卷二一六

四

目于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圍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泰領之兩周常以罪坐謫亦資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為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上又自領閩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官苑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鼠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泰及周等遮陽帽上飄旒染天鵝翎為貴飭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

謂殊遇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
 衣屐甲見 上者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于郊後幸南
 海子較獵夜半還御殿行慶成禮次日以所獵麋鹿賜
 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三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日 上騎出北安門軍較從者纔數人至順
 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四月拆西安門外積慶鳴
 王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
 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彬又言宜先
 駐宣府觀釁且遠廷臣可無煩聒 上深然之密裝治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五
 行欲自領西官屬兵馬巡邊八月 上微服從德勝門
 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梁儲將冕毛紀
 追至沙河疏留不報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職
 掌 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敢奉詔 上不問亦不果
 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
 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
 縱出者既至宣府管鎮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
 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
 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焚市肆蕭
 然白晝戶閉九月十九日壬辰移蹕陽和城自稱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
 外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 上驚惟天
 甫明移入大同鎮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
 輸宣府備用于寅諭百官朕以懷來等處切近虜境特
 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
 禮章疏亦如常陳奏謀報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
 上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
 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
 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綏叅將杭雄
 軍陽和副總兵朱鑿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六
 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管子孫天堡等處勦輓鎮
 率所部禦之 上命春澤往援政鑾及大同叅將麻循
 平虜叅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
 欽遊擊新英俱會陽和叅將江桓張杲為後應十月甲
 辰助遇虜於繡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
 輓鈺鎮與助復遇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
 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助等比曉大霧
 圍乃解助等入應州城鑿及守備徐輔兵至又明日助
 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大戰澤春政時循等兵亦至虜
 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 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

監張永魏霽都督江彬張忠自陽和來援眾殊死戰虜却諸軍乃合會暮即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虜來攻禦之助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州等邊上復欲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助及巡撫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甚危然助本宿將王瓊在兵部豫調各勁兵為援虜亦幸非大舉僅僅逐出塞助未幾亦卒人以爲老而戰苦盡瘁云 辛亥 上駐老王滿虜退還駐大同左衛既而虜復至 上分布諸將嚴備虜亦引去十一月楊廷和至京入閣率諸大臣詣居庸請 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娼婦數百共載娼婦各執圓球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六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前後論諫者內閣事事有之至再至三甚者引土木爲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最後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人皆危之其餘不可勝紀 上巳用江彬計概擲之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恣也十三年正月 駕將還諭文武群臣用曳撤大帽帶各賜大紅紵絲羅紗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七

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屬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且丙午奉迎德勝門外頒賜既眾內庫告竭故文臣服色亦用武麒麟之屬下逮四品云迎時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 尊號眾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綵幣手一紅梵夾進御爲賀儀皆 上意也比夜久 上戎服乘赤馬佩劔而來邊騎簇擁見火球閃戈矛間烟直上乃知 駕至群臣皆道左叩頭 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醵梁儲注酒蔣冕奉果福毛紀奉金花稱賀 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 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 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豹房時大雨雪群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幾殆者尋南郊幸海子次日還已未賜文武群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鑲其上曰慶功五采飭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鑲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花紅而退先是群臣具綵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辛酉 上復如宣府二月巳卯 太皇太后崩越三日 上至自宣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八

府發喪彬為營卒報怨遺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速請於上謂相擅辱軍職即降徐州判官 皇太后將祔葬 上如昌平四月祭 諸陵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皆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資費遠近騷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即捕治之或奏其言 上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九

怒遂執送錦衣獄降三級為雲南安寧知州五月己亥上駐大喜峯口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孕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撫臣臧鳳都給事中汪玄錫皆以為言不報轉幸河西務皇太后薨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供應為名因而科擾侵盜事祭劉士元按之勳迺至行在因嬖幸諧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面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幹杖四十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調六月庚申梓官發引 上步送至德勝門外戎服馳馬顧侍郎馬逸

為避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壬戌神主祔 太廟 上入朔門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傳 旨近年以來 酋犯順兵政廢地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勅與之務期翦絕朱壽者 上自稱也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不聽遣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內閣九卿科道諭意大學士梁儲蔣冕先入 上問制書安在儲對曰他事可將願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劔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

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劔儲免寇伏地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擲劔起乃自稱云云云儲起是日二閣臣入門門即闔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吳堂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眾怒群擊之走免雖武夫亦有不平者門內聞喧呼聲不知堂欲止眾也責堂不恭無人臣禮調外任即日逐出城眾皆快之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各官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

詳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度居庸關歷懷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宣府初彬勸 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
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
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
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土厭
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八月自萬
全天城至大同九月 上自稱鎮國公并製牙牌誥券
封朱彬為平虜伯朱泰為安邊伯世襲 上欲自耀武
功假重兩人親定爵名十月戊辰 上渡黃河次榆林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一

督十二團營壬申自宣府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
所獲首虜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
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甲戌大祀誓戒至夜不
出明日始得 旨致齋丙子如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
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卒百餘人丁丑 郊禮畢遂
幸南海子獵是日侵晨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始息
駕還御殿行慶成禮巳卯楊廷和以居守勅書進繳報
以不時巡幸勿繳刑部主事汪金以 上將南幸疏言
不可南幸者九所宜戒者一所謂九不可者利害較然
陛下豈不知之尚待臣之強聒但邇來 陛下好惡之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一

赴闕判办于胸以諫法司阿彬意倏斬并杖死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南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會濠逆謀愈急上亦心疑遲徊七月反報至議親征下令有諫者必處以重法且加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張銳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愈重勢益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較辦事神周協贊行事錢寧量帶官較隨李琮同太監劉祥統捕盜硬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護神器已酉杖樂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二五〇

官臧賢施鈇司鑑于午門發戍藉沒初賢以伶人得幸濠遣使厚遺之為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比賢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使盜往殺之滅口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第時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之奏已至上决意南幸忠勸太監張永彬奉等各以兵從欲掩為已功于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至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善飲與為藏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闔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瓢符頽然上復大笑戊戌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日傳

令進宴宴具草畧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鴈步緩上目之神周因休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漕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甚恐上誤以為珣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併罪兩人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鑑泣懇于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蓋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聰察不為左右所惑類此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即從與約召以玉簪為信過蘆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上獨乘棚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叅議林文績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陽第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愛一鸞一毛者各獻金帛為謝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陽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彙集戎裝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四

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較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詰或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命羈管未寧於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漁於泚光湖十二月辛酉朔至揚州府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提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洵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靜爭門逃不可禁知府蔣瑤請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砍邪瑤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一五

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寡婦及娼家夜半忽遣騎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梓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贖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總兵神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麋兎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途潦而止辛未漁於儀真之新

視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丙戌至南京十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京郊祀梁儲疏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啟中門不坐中堂因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怒告以故嘿然而止時喬宇為參贊尚書守正侃侃府尹胡宗道模稜數被辱如傳吏憂懼臥病扶風人五月承冠天象代署與宇並哲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募健兒置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而覆其計稍沮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一六

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憚人皆倚以為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乃止一日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為逆俄嚙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猪首墮于上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壁皆有若人頭懸掛于上者而濛繫舟中泊江干日夕傳微上頗疑之閏八月八日詣孝陵辭祭已受江西俘丁酉自南京旋蹕是夕

發龍江已亥漁于江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
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至鎮江幸致仕大學
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燕入其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
御問文獻通考是好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聖諭問幾冊對曰六十冊問世間書更有多於此者否
對曰冊府元龜更多凡二百二冊俱取以進又明日飲
令一清第樂作 上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呈
一覽甲為易數字是日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
還凡五幸焉又幸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已卒殯于堂
上臨其柩嗟悼命所從番僧為之誦經薦福貴家亦有

大事記

卷二二六

十七

所獻云九月辛酉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顧仕隆等
進賀供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過山
陽縣學不馬視廊廡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
鑑等書以出是夜止故尚書金濂第癸亥重陽節 上
在淮安左右競進菊花旗牌官遂緣此責取城中大擾
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
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
自是遂不豫進及臨清太醫吳傑自京中召至 上視
之而責曰何不蚤看我傑奏萬福無恙諸內侍密問狀
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彬來問故寬之曰何害行即

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
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 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
習前事力爭乃說 上召皇親勳戚內閣府部科道官
俱至通州議宸濠獄彬上言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
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
批答褒賜勅歲加祿百石蔭一子錦衣正千戶凡祿米
皆本折兼支戶部媚之援慶雲侯例先給千石并所加
俱本色時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然未敢指名彬在
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若敵已云 上之北還也每
令濠舟近御舟銜尾而行意其防之既用彬言謂左右

大事記

卷二二六

十八

曰吾必決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已至通州請如先年處
置高煦實錄例祭告 天地 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
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為合體 上使人諭意再三竟莫
能奪已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 上體已憊諸內侍更
脅德吏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 上至正陽門城外文
武百官迎于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
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
標姓名于首死者懸首于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
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
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幟者訝其非佳兆云丁酉南郊

初獻 上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 駕
乃入御殿行慶成禮免宴辛丑賞百官綵服銀牌壬子
上方疾視朝手劾改兵部尚書王瓊于吏部十六年正
月 上視朝如常儀自是不復能出疾漸劇諸內侍皇
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楊廷和上言
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
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
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僕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為
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大事記 卷二十六 十九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空調節飯膳勿使滋味
之太過且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
不使少下 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臻事遂得止
前一段見 國史余感紅丸事收入小品中御藥不可
輕用外人尤不可引入如此實為李可灼榜樣其罪當
該處進者不當輕有後進呈秀疏云試逆大罪未正湯
神小品先刊經不相牽推余與孫洪漢宗伯作伴將併
殺之入挑逆進到閣中查問實其事同證以余對逆進
令取書來看先余入京以此為贊文筆殿太監來索數
一五字先問曰有存序文應曰有曰誰所作曰自作曰念未
我聽念畢曰有存序文應曰有曰誰所作曰自作曰念未
也日爾語問 吳傑曰十快日何處起而走走馬開崔家
崔日我何知小品亦何暇去看借某府尹起草且為指
次日此一句關機密不可不務治復馳馬順天府問之
應出以付欣然得意其聲從皆喜曰朱老頭鐵象耶既
至後念念而聽之餘曰意有在却未說姓名姑置之孫

亦謹止論或陞府尹為 心部侍郎送既方定 案
如死言議起廢奸黨尚 孫而錄可於字不傳
行孫起原官 吳傑出入宮內數進善藥未效諸內暨或
尤之曰初許還內今還久矣技止此能復加乎而 上
甚卧無恒多忿恚或却藥不御三月八日庚申改團營
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
伯未恭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提督
團管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管教場
十四日丙寅 上崩于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惟太監
陳敬蘇進二人在傍次日蚤少監陳殿倉皇來報 駕
崩矣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投一紙乃 太行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二十

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
與張銳斗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反奏 娘娘與閣
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眾人事是我誤天下事
楊廷和等讀罷舉哀畢即定策往奉迎傳遺旨令太監
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
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
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
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
奉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
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較并軍門辦

事官旗較尉等各還衛其各遠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上魯番佛郎機等處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還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怕邀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閣欲有所言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諄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為彬地且以脅也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三二

個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蓋又以琮脅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克狼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何能為也若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内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鐮宸濠外劉七藍五鄂老人俱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從兵維多

皆朝廷爪牙 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非望即願矜聞蓋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君協力共濟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其何能為洪唯唯而退洪蓋為彬遊說探意者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和聞笑曰豎子何能為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三

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歇吻彬入與工書李錢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上銘旌大闢俱在廷和屏左右謂魏霏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 太后捨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鏡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知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管糧改團營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真死有餘戮魏曰實然

銳猶極力爲辨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我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住俟 嗣君處分廷和曰亦俟旨監候耳異日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卽擬旨奏 太后出閣中候命久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數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諸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項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鏈于宮外飯蓋欲以計

六事記

卷二十六

二三

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吻穩聲相近也周琮亦以邊將得幸俱賜園姓陞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一時赴鳴臚寺投進者凡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者三十封于戶部常洪以彬爲旨採方物于湖廣其中多奇椎難致者悉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聞彬敗潛逃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羈之別所起其家管辦然實

六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擒之也未發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 皇帝何在旨安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鰲熙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衷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後出不意擒之京師百萬流血禍不可言矣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曰安得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雨城中謹聲雷動爲之謠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太監錢能家為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為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因得見上獲狡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弓大被寵幸賜國姓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從權日益重引樂工減賢回回于承及番僧等相比昵為姦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誘上改遊為娛樂雜陳伎術以取悅固寵寧朝夕侍豹房上醉常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脯莫得上起居惟探伺

大事記

卷二一六

二五

寧寧來則知 駕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岌後陞廣南太守劾罷

拜寧為父任以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劾者輒先為之計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大臣造謫惟恐後有因以致樞要者小疵其意輒遭中害或事危急往往扣寧即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為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資投其門所得無算大學士楊一清先為吏部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嗾武學生朱大周肆劾遣人齎鈔於浙鈔敵價重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黜責令罷若懷詐遂非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密

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以母老身病再乞致仕皆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常以書抵當路為寧所覺其人大懼詣謝罪為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埒者東廠太監張統中外稱曰廠衛衛較諠爭三法司道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因杖之較語不遜評事沈光大復杖而囚之寧遂奏較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違例執光大華下錦衣拷訊黜光大為民華降級調外廠衛勢聲赫奕較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為老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夷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于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選上幸焉數

大事記

卷二一六

二六

日乃還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於濠謀令世子赴闕為立儲地寧為畫計先以玉帶絲綉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以眩眾聽江西副使胡世寧典寶聞順發其事寧又為之隱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思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亟趨進上為虎所迫幾傷彬力撲之乃解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為然潛伺彬短言于上不應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

徵旨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宜府近虜兵
精合大同兵勦虜可立大功壯威武如前朝喜峰口故
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密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
邑邑為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旆失
馳逐瞬息千里之樂耶 上大以為然彬私計謂寧掌
衛事居中刺奸勢不及從 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
欲為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蓋反其術用之 上亦適
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陝西幾忘歸寧已失所馮
依竟不悟既度 上必不空子密主寧庶人一日事成
已與王瓊為功首彬在掌握中不復足憚瓊故有威名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可仗寧又遣妖人交關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
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瓊比李韓
公其實先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啖之令為死間也彬
亦頗聞之見 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勤武則凡百奸
宄盜賊自當消滅且寬寧目前之碍寧亦喜已得自擅
省常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蓋小人伎倆情狀只是如
此往而不返恣睢暴戾益無所忌竇坻人李鳳鳴先為
御史劉瑾喜之與竇杲同捕賊酷暴為衆切齒瑾誅得
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倖門下倚馮聲勢
寧通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嗾緝事首發

其陰事收請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冤併捕鳳鳴鞠之鳳
鳴使其妾懷狀赴長安門懇寃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
乃仍坐鳳翔死而鳳鳴連及竇坻知縣周在并鳳鳴素
所警者盡抵罪御史張仕隆許寬以失入降級調外時
御史周鵠潘倣亦嘗治鳳鳴事俱為所構鵠陰賂寧得
贖杖復職倣巡按陝西踰年代還乃逮問仍擬降調都
御史申救姑免之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為公費
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注與
寧結奸扶寧勢縱恣有謗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
與八關不勝注為執鬪者榜掠之死其家訟於刑部攝
大事記 卷二十六 二十七

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休文繼知其故
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繼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
監即據實証成獄注聞而懼求救於寧寧曰我親戚人
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主事鄭懋
德林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
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于寧子
麟及侍郎金獻民胡詔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以
秉監禍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既而寧必欲改獄秉監
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死注得改擬而死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

及獻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囚糧事不治燃
德桂本非其罪皆調為州同知畿內盜賊縱橫恭將宋
贊桂勇賈鑑等獲劇賊申窩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十
餘人于近郊賜勅獎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
大加賞蔭既而窩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郝聚家兵
部募擒賊者賞百金陞二級匿者同罪聚乃首于官擒
祥等四人窩頭及通皆格鬪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為
番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以為寧功亦賜勅獎勵增俸
加廕初賊之逸 上在宜府聞之謂寧居守顧有此
變頗不悅江彬因請之寧寵由是漸衰而濠反謀已露

大正記

卷二十六

二十九

朝議遣官宣諭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減賢密報濠且
謂議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 上已先疑寧黨
附蹤跡益顯適值天亡之期矣濠既反收減賢杖而請
戍寧恐連及遣八殺于塗盡并其家衛務為掩飾所免
罪 上親征勅兵諸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
留之居守寧恐離 上左右為人所發乃私求扈從及
駕發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計已得行至臨清用
間止寧董皇店役遂白其通濠狀 上大怒曰我固疑
之黥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即臨清拘繫之又速遣
人至京錄妻子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景都指揮廖鵬

奔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于錦衣獄環初鎮浙江貪利
亡厭賂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
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
為弟與其子鎧銳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
往百計賂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令鎧隨賂削
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寢如鬼詭
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借無度公卿士夫多
與往還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璫亦累冒功起白
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
拂其意用計傾之為寧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

大正記

卷二十六

三十

與濠通佐準皆寧婿賤貴者明年 駕還械寧以從與
諸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
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
會 上晏駕 世宗即位命磔于市仍揭罪狀并繪處
決圖榜示天下寧子永安甫入歲已為右都督養于錢
傑等十一人素惡惡相齊俱官錦衣併斬王準已先死
鵬職佐鎧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十沒為奴環
僅准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朱史氏曰彬寧皆奴才耳 武皇狎之一居環衛一隨
屬車去國經年巡遊萬里雖有新都當軸晉溪東區又

水火不相濟此皆亂徵可危者然宸濠一發即擒南都
久淹終返擾攘中天下晏然亦不聞北虜之侵潢池之
警似天假此為 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獨惜 孝皇
仁厚遂乏孫枝 武皇聰明終斷嗣息余嘗拜 泰陵
在山之西麓臨河制度卑隘 康陵即在河西之涯相
望僅里許面河直瀉凡二十里及折而去環繞 長陵
風氣完固二陵夾河上流常咽喉最瘦削處義無所取
說者謂干法當督其然豈其然乎 孝皇為我朝第一
聖主 武皇未命得賢輔按 祖訓兄終弟及授受得
人即 張太后從輔臣之言擒江彬絕禍本張永彌縫
六事記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內外丹陽、姚新都定大策夷大憝非其力不濟功甚
大乾坤駁復之交 祖實式靈之又挺生奇才以濟
厄運千古未有迄今履平思危亦猶人之痛定思痛如
彬如寧并瑾具存梗概見龍德未亨必多狐鼠之跡太
陽將明尤喧鬼魅之聲變態頗多關係不小而于三人
乎何誅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

大禮

朱國禎輯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二十二日癸卯 上即皇帝
位丙午諭閣臣毋妃遺在藩府實切懇念可即寫勅遣
官奉迎并官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
郎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詣安
陸奉迎初 上之發安陸也不忍遠離母妃嗚咽涕泣
者久之妃亦戒以此行負荷重母輕言在塗尤思慕不
已故 極甫三日即有是命戊申命禮部會議 興獻

專記

卷二十七

王主祖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
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
其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
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
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
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
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為帝后者皆見
非當時取識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
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乃詔立濮王
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

而謂所生為叔伯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
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
對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 興獻王於

本生父與漢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

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在皇

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 上

日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

願代彭思永議漢王禮疏進覽 上仍命博考典

議以聞時進士張璠獨以廷議為非言于同鄉侍

卷二十七

王讚謝言于一時大臣聞之皆訕罵調讚南京尋

劾罷之至七月璠上疏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

聖考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

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為嗣養

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 武宗皇帝嗣 孝廟

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 陛下以倫序當立

人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人後

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 孝廟德澤在人

不可無後假令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

之義且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于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為人後 聖考

所生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于無自絕其

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

弟又繼祖 宗絕亦當繼祖此正 陛下今日之謂也

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

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

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

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

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順之至也 上得璠疏大喜此論一出吾父子終

可完也亟下所司議聞廷和曰秀才何知 上尋御文

華殿召廷和以御批禮部會議備號疏示之且諭曰卿

等言皆是但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

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疏議

如初且言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

詳於未程願之議因錄明帝詔進覽科臣邢寰等亦以爲言報聞 上仍命詳議以上而是時母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于通至之口母妃由崇文門入東安門 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玉門入宮又不許親定其儀從正陽大明門中道入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 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又論廷和曰典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

八事記

卷二十七

四

及澄等復執如初 上曰茲匪細故大倫大義攸繫卿等博采叅酌具奏廷和見事急稱病求去澄等上言一得之愚已盡茲欲仰體 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于古協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等有司所得而專也時爲十月己卯朔母妃至通州已七日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光寵愠甚不肯上曰安得以我子子它人奴等恩澤從何自來大王王妃固是本分子貴父母獨不且入官何以致詞何以行禮我還任皇帝自爲之可也 上聞涕泣請 皇太后辭謝謝奉母歸藩官府皆大震於是 皇太后有旨命與

獻王稱典獻帝妃稱典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始入京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而進士張璠復進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縉亦上疏議與璠合並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加典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 聖孝有甚不得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 聖德封還御批仍依原擬進 上諭以哀哀之情不容自己罔極之恩報亦無窮可承朕命以表哀衷禮官及科道官執奏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

八事記

卷二十七

五

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鍾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其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侈然自加尊稱也今典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 孝廟 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 詔願賜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推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爲朕申明子義勉錄皇號施行庶安朕

母子哀心聊亦無托此為辭宜照舊辦事廷和等復引古誼抗章求退 上皆優詔留之一日文華殿引見 上從容語及推尊事廷和復引堯舜受命事為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吏部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 皇太后懿旨有諭朕不敢違澄復奏諸大臣盡忠直諫乞降俞旨報又如之于 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沈光大等并劾張璉邪議霍韜

事記

卷二十一

六

傅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璉已先去為南京刑部主事有歷城巡檢房濬疏請蚤定皇考與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璉議初璉大禮或問下禮部看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致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璉將南行掌詹石珪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璉曰子不應南第靜處之無復為大禮說難我也璉曰吾難彼乎哉吾為禮而已而母妃初至欲入謁廟朝議譚然以婦人無此禮宗廟非婦人宜入璉曰古者婦三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

非宜入平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然止謁奉先殿

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汝霖疏言 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

社大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先時未嘗育

之官中立以為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與獻王固 陛下

之父不得以濮王為比而陛下之繼 武宗自 祖訓

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必曰

為後而以繼嗣為名則陛下直繼 武宗為之後乎抑

追繼 孝宗為之後乎 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為

之後 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為之後

無一可者也且與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

事記

卷二十一

七

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疎屬援不必避之嫌割

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禮以義起政由時

異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臣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

號虛皇儀而不展臣所謂舛也故與獻王宜尊帝稱別

立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 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為太后

如慈壽之例庶義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祀南郊禮成

其日清寧宮小 災澄言變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

天悅親之實又 考 孝宗母 慈壽詔勅頒布協于

事情已復加恩 生尊稱帝后臣等將順無所不至今

一五二〇

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皇字則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
恐不可告郊廟播天下科道交章論諫給事中安磐謂
與為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為謚法不可加於生
存之母御史李儼謂 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羣小
之心漸構兩宮之隙程啓充謂虞舜不後替瞽瞍光武不
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既行廟享之
禮何所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然
上亦因災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 慈壽皇太后
加上尊號為 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
為 莊肅皇后本生母與獻后加上尊號為 興獻國太
后憲廟貴妃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為 壽安皇太后禮
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帝尊號遣官詣安
陸州行禮諭冊文稱孝子廷和等復言非古禮不敢曲
從封進原擬 上諭如初終不從起用尚書林俊言禮
當為人後不得推尊所生緝堯舜至宋理宗凡十條以
獻南尚書楊廉引程朱為證皆下所司治中王槐請就
安陸設祠祭署從之以王田伯蔣翰于榮除奉祀世襲
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如周祀文王遺意
命集議以聞尋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議十三日除服詔
用二十七日

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二六

八事記 卷二二二

二年毛澄致仕陞汪俊代蔣榮以祭器樂舞為請禮官
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御史
參貫言 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于署官與獻帝
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主之沈灼言古有七世之廟無
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今陵祭不用樂鳳陽諸
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冊崇仁
王襲封以主世祀然後下廷臣議定樂制期于得中而
禮部方議何淵之奏給事中章僑周瑯瑯極言不可禮
部會議謂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
嫌疏俱留中竟特 旨用八佾

八事記 卷二二二 九

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禮
官以 皇上與為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議者心知其非
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璠霍韜上議論者指
為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
細故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為是豈
君臣一體之義哉願 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宗曰皇伯考 武宗曰皇兄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
廟於大內 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
者定矣臣又欲以請通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
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更改無

埃臣言乃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謹
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尚未下也

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須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
詳議廷和知 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俊曰公去

誰可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辨
示群臣俊得之喜以宗法為重曰異議者斬因大集廷

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璠霍翰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
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萼

等肆言無忌情罪可惡疏入 上曰還參眾論再議初
武定侯郭勛與議即曰 皇上有折中之言不可偏執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俊與力辯大詬科道曾紳鄭本公等各抗疏請如部議

上責以朋言亂政修撰唐臯言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
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倭楚王榮浹以

儀賓沈寶疏上曰大臣皆欲 皇上取法唐虞未有舉
堯舜之事者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父堯

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郊享者以
為父也子焉而不父其父可乎代府長史李鈞奏曰

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慮至深遠由 孝宗與獻帝然後
及陛下則皇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都察院經

歷黃綰言群臣牽引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

宗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
其道幾于三綱淪九法斃錦衣千戶璠能遷言比者儒

臣欺罔置與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之無
嗣者必及弟侄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而况陛下天

下大君乎 上得疏益心動有 旨亟召桂萼張璠入
京師會議越旬有五日下午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

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眾論詳議至當以
開三月丙寅朔 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為 聖母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為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與國太后為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詔告天下仍命于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奉先殿側之西室奉獻皇帝配而先是俊等言遵詔冊

議竊謂與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
於與獻帝帝字上與國太后太字上更增一二字以全

尊號庶上慰聖孝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

得前 旨俊等復執議言 陛下欲改稱 廟號自尊
本生立廟大內臣等竊念此舉所係甚大 陛下入奉

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與
獻帝奉潘安陸則不 祭 憲宗今 陛下入繼大統

亦不得祭與獻帝是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與獻

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 陛下得迎與因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典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臣等不自揣度竊効其萬一請于獻帝徽稱之上仍宜冠以興字蓋獻帝初封與國識者知為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實美則于本生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矣 上曰立廟原無著議止于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邸 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為詞着從實自陳俊隨疏伏罪切責而宥之奪司務范

八事記

卷二十七

十三

詔等俸一月尚書喬宇等疏諫且言重本生者適中陛下易從之意 上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專厚本生疏中何說姑不究而先正月與國太后壽節命婦朝賀二月 昭聖太后壽節獨免言者皆得罪後又極言立廟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為定陶王立廟師丹非之豈以堂堂盛朝 陛下大聖乃有此失終不聽戒以勿得執拗掌詹尚書石瑄等國子祭酒趙永等疏爭 上皆不省有 旨大禮既定張璠等不必取來時已在塗同上疏謂本生二字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陰奪之也世無兩考之禮今之所加決非 皇上本心在不察者

以為親親之辭 陛下不失為獻皇帝子而在禮官正借此為外之之辭明 皇上為 孝宗之子云爾不亟去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夫此二字實禮官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臣等奉召復止蓋禮官懼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為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始有與為人後者故仲尼觀射謂與債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而宋儒朱熹亦謂古禮壞于定陶王時謹條七事呈覽惟

八事記

卷二十七

十三

聖明裁察璠又疏 皇上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所能授亦非執政大臣之所能舍也禮官執為人後之說致 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臣言之已詳伏見 聖諭諄切于是執政妄窺 陛下之心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不帝不皇為歎既而帝 與獻帝以為 皇上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規 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為 皇考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為而令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孝

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
奪之乎會議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
者所謂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如以
皇太后懿旨已定如何可背此正臣所謂爾一字以規
皇上未盡之心者臣切謂初奉遺詔繼大統非奉懿旨
為之子也何背之有乞再詔中外定皇伯考皇考皇兄
之稱則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事亦有疏至引唐
虞禪受夏商皆立弟不立子周立子至六傳無嗣為言
上益意移併議且促魏尊入京汪俊力乞休責其肆慢

大專記

卷二十七

十四

勒回籍吏部推賈詠吳一鵬代皆不允特旨陞席書為
禮部尚書毛紀蔣冕先後力言且乞致仕俱不許給事
中張嵩曹懷章喬安磐等各疏論張璉霍韜首為厲階
席書方獻夫私相附和桂萼竊眾議以附已私攘臂不
顧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於大內
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獻
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責其狂妄並下所司而意獨沉
吟曰太廟太廟蓋反開 上稱宗入廟之端矣璉等及
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議

以 皇上與人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 皇上為入
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
小眾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如以勢則 天
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為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
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不
之圖乎此者奉命集議終日相向莫敢先發者勢有所
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弊不足以成聖孝
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而詢之曰朕以 純皇帝
孫 敬皇帝任 獻帝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遺詔

大專記

卷二十七

十五

倫序當立入繼大統非以為人後者也初議云云朕未
及思遂詔天下有乖綱常今當明父子之大倫從實改
稱爾文武群臣各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之
天下如此則凡在廷之臣有不感泣而奉詔者非人也
疏上報聞禮部奏建室之議謂璉等言大統公人後私
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等語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
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况當
大明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
統則法堯舜而宗嗣何獨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惟欲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

廟制未有皇伯考之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尊璉付法司論罪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藩邸恭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奉侍本生皇考今廟享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西室空所亟亟日興工四月己酉庚戌上兩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上言昔曾

大群記

卷二十七

一六

元以父寢疾憚于易養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再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為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伏望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

遇以光大孝上以為出位資擾下鎮撫司考訊蔣冕

自劾求退責其非大臣事君之道致仕編修呂柟因修

省自劾列十三事謂大禮未定詔祀日崇忠諫日禍

引為獻納無狀之罪治之如守益皆謫外遂有旨定

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勅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侍

郎吳一鵬往安陸改題獻皇帝神主迎請來京一鵬等

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安陸乃恭

穆啟封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太宗之重唐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

世祀伏望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神主奉安陸廟

大群記 卷二十七 七

中觀德殿別立神位以慰孝思有旨戒勿復責促令

具儀不必會議六月璉薨至京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

與通皆稱疾不出數日後始朝退班恐有伺者出東華

門走入武定侯郭勛家助故狂跳甚喜約為內助給事

中張紳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言

桂萼首倡亂階張璉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咏而旁

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

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

命申下行取之旨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因此得罪

寧瑾之奸流禍亦不至此俱下所司陞璉薨翰林學士

方獻夫侍講學士於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各疏言耻與等同列乞罷歸不省尚書喬宇
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已兩陳其不可今復有陞
等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于倖佞學士之職甚重
豈可施於曲學被劾之人 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
之治璉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于進者即令視事給事
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等罪狀乞正典刑時趙鑑為刑
部尚書聞之曰旨下即撲殺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
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 上詰責學曾等有之積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八

相蕙皆下詔獄積相調外任蕙黜為民于是璉等議大
申而諸王府及小人之附麗上言希用者紛紛矣璉等
復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業已明白猶恐無徵不
信條十三事以上畱中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言臣與
璉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 陛下取彼棄此難與同
列奪慎俸二月餘各一月鴻臚少卿胡侍劾璉等越禮
背經據璉所條者反覆論辯明其非是凡千餘言 上
罪其妄言逮問謫外七月喬宇致仕去醫士劉惠周序
言觀德殿名不稱尊親之義乞下禮部別立新名 上
怒重治因論禮部去本生二字改上聖母章聖皇太后

尊號侍郎朱希周言詔令之頒未及三月忽奉更定之
論則明詔為虛不足取信於天下命遵前諭行侍郎賈
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余翺
等郎中余寬寺正母德純等俱同其僚屬上疏戊寅群
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 太
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是日 上齋宿
文華殿遣司禮官諭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 上命
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于是修撰
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庭 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

大事記

卷二十七

十九

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九
卿大臣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二十人又令疏以上中指
張璉十三條倡為朋黨之說黜以專權 上責其毀君
害政所上十三條尚畱中未發安得先知其實對孟春
言璉先以私藁示人且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惟
望辨其正邪孰為鯁直孰為逢迎臣等雖死亦幸 上
復責孟春等不以君命為重肆行奏辯倡率者為誰再
以實對孟春又言與部寺諸臣同心一詞不待倡率
上怒責以結果懷私姑奪俸一月南吏部尚書楊旦等
疏劾璉 上曰錄用才賢出自朝廷璉等所言實典

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南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因言
議禮一事獻諫者超遷守正者或擯斥或下獄非 聖
朝美事 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洗詆費宏以下皆為邪
黨且薦舉名賢自文其說報聞癸未廷杖五品以下編
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
韜郎中胡璉楊准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作瑜臧應奎
張燦殷承敘安璽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 國史云然學
致之未實
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
余翔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等皆
謫戍時霍韜方養病家居未及應召獨上疏曰議禮有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十

兩端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大倫之大經也徒崇正
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
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 陛下宜稱 孝宗曰皇
伯考 獻帝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天倫之當辨者也
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廷
臣議上考 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獻
考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 昭聖此漢人兩統
之失也大抵此體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
陛下豫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夫 昭聖久
稱聖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惟賴陛下之委曲承

迎務得惟心此可慮者一 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
輕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人
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官之隙此
可慮者二願陛下啟聖母曰 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
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至意 莊肅皇后母儀
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每致推讓不敢受
納之意俾官闈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
天下萬世無所非議 上嘉其忠義促令赴召而先給
事中陳洗有疏右侍郎吳一鵬駁其不經留中久之及
是得 旨以席書所進大禮考議方獻夫大禮論瑄等
前後三奏并南寧伯毛寬等疏下部集群臣博考倫理
以聞戒勿執恃時書已至京與瑄等獻夫大集廷臣關
左門辨議既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
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稱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
母也已去本生宜稱曰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
肅皇后宜稱皇嫂名義如此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
主而別為廟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追

卷二十七 二十一

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二十七

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禮違經之陋習議入甚愜 上意九月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上冊之日尚書秦金獻民趙鑑趙瑣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被糾詰責而宥之是月 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毛紀乞致仕切責允之石瑤疏尊崇典禮斷自聖心聖心安則行之 孝宗皇帝 昭聖皇太后皆陛下至親骨肉今使疎賤小人輒行離間臣竊痛傷不忍見堯舜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五

之聖有此過舉乞如鄭岳徐文華及費宏與臣等原議庶幾兩全無悖 上怒切責奪岳文華俸二月丙子詔告天下十二月方獻夫言大倫已明纂輯張璠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奏章編成上下卷刊行天下許之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欽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先朝所給湖池地土歲久浸沒祠宇改僧尼庵觀不便祭享乞為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等欽因言書及璠等引臣祖修遺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謫請寬諸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誥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

欽託言大禮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于假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 詔乃令有司嚴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孝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學士張璠桂萼以柯維熊論各上疏辯且乞休其略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為君子則不敢當若以為小人則不甘處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譏不息眾不快徒使辨治之朝為聚訟之所而已 上優詔留之傳內閣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五

諸陵一體改 顯陵司香署為神宮監安陸衛為顯陵衛三月壬午夜仁壽宮災 昭聖所居也御史郭楠言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顏敢諫者未必悖邇群臣議禮至跪門叶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邇或鞭扑致死或褫官謫戍臣不意 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既成楠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治而先何淵請立世室為廷臣所憎選平涼主簿屢為上官榜笞自訴得改光祿署丞至是復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璠等吏部尚書廖紀

等勲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可而遂事已不可諫矣遣中官諭書必祈廟乃已書又執奏責以法眾飾好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甌城之東息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殿如文華殿規制祭用天子之儀出人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廟獨尊之體避 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尋諭查議服盡祧廟之例部覆與 孝廟同祧但 孝宗在 太廟當藏于寢殿 獻皇別立一廟遷藏之所當代未有之典百年後聖君賢相必有歸一之論難以豫定 上命再議疏言 獻廟雖無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左右昭穆亦有前殿後殿祧後一如 太廟不設時祭歲暮出土本廟 畢仍藏後殿與 太廟同其悠久 上曰世世子孫獻享伸朕孝思遂度地于環碧殿舊址擇日興工何淵謂神路迂遠宜與廟街同門直開一路以抵世廟為當部覆勢須毀垣伐木撤神官監而後可請會官相度諸大臣又會奏皆稱有礙從初議便 上不允仍令速議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泰等以書議持兩端連章論劾且言一旦砍伐舊物 列聖之靈不安上心亦必有所不忍 上怒詰責御史葉忠復有疏責對狀與楷等各奪俸二月給事中衛道鼎以為言禮部

以諸臣堅執不便請仍初議 上命折監北房但容板與通行議乃始定

五年六月丙子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為臣子者第宜欽承孝治天下之懷各供厥職顧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為詞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為人辨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 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已恐非此無以得 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凡請司言事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 聖德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

以贊成嘉靖之治慎勿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對峙 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 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 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 太廟矣觀德殿宜可勿更書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 上復諭大學士費宏宏乃請物該部十日興建 上易殿名曰宗先壬寅 上以世廟 崇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別於 太廟宏等謂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 上既從之復命禮部會張璠議璠言樂舞以佾數為降殺不以文武為偏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 上從璠議九月復諭璠等 聖母將謁世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璠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 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為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璠等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石瑄疏言 禮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即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奉先殿也 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且乾剛坤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 上責以語欠酌量非大臣愛君之心席書方在告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 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 獻皇帝神主 越巳亥奉 章聖皇太后謁焉十月勦總兵馬永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羣疑盡釋 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

復為成邊陸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安置此天啟聰明為根本之大計也乞宥以營務必有裨益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狂言召還原職報聞

六年正月張璠上言纂要已成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今 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前集議成于禮部猶存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全書出于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十二

史館宜崇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行于一時以覺凡愚不可遽廢 天子之書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宜做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每書必實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裁見非 天子不議禮也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議采為要略謹錄以獻方獻夫霍韜疏曰自古力主為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魏莫甚于明帝漢莫甚于王莽主濶議者司馬光為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感人最甚主哀帝議者王莽為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若魏

明帝以篡逆得國本名教罪人不足多論惟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詔並付史館張璠又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與舉朝相抗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勅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而謗謗繁興使全書告成而誣陷益肆古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離 聖明剛決臣無容憂第清明之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 上優詔留之六月御史虞守隨家居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守隨為言官不聞獻議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十八

希進心下巡按提問是年郭勛璉等持李福達獄朝臣得罪者四十餘人

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書成頒布天下加恩纂述諸臣勅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罪魁革職為民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閑住何孟春雖佐貳情犯特重夏良勝雖部屬釀禍獨深俱為民其號召眾人濟惡者當時已正法典茲不再究 上諭璉等曰爾等所輯果于理合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謬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璉等乃入席書註論因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

有所發明者于是璉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其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宜皆一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誣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無及也疏下吏部尚書桂萼因言典禮出於人心自然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設機更相傾搆故一時雖智謀之士明知朝議之非不過姑為兩可之辭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二十九

時忌者澄乃修慝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有如澄者聽自陳其逼勒誣誤之由量賜未減錄用如故 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為廣東高州判七月己卯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肅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 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 十一年九月丙午逮原任霍州知州陳采下獄拷訊采

上疏謂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遺詔本謂 陛下乃 孝宗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 武宗為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於 武宗因以為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 宗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陰壞我 祖宗已成之法廷和雖蒙黜罰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禮之端而乃遺漏 天潢那移 祖訓誣罔 先帝疑誤 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定頒行天下久矣采乃 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瑋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為兄終弟及 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又謂分祀日月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啟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 上謂瑋毀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對狀根究主事之人瑋服自妄議希恩實無主之者比擬造妖言律坐死繫獄孚敬具疏自白得 旨秦瑋訕君嘗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

惡卿不過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瑋不獨陷卿其實毀朕卿母畏小人自易初志十五年十二月加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 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各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應復古禮建明堂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園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園丘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一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為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再造家邦當配以 太宗以親論則 陛下所自出當配以 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夫既已稱宗未有帝系非親履大寶可列于 太廟者竊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不安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 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胥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為成王而制于周公為嚴父于成王為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于成王也故朱熹曰只配以有功之祖故有問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為配又曰繼周者如河熹曰只以

大典記

卷二一

三三

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之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于父明矣且 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璠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行之 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 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為宜若 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冊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 上大怒曰茲所論誣禮無君為尤 文皇帝誰之祖 獻皇帝誰之父朕為人孫子有輕重乎其借朱熹為言不過

敬人朱子每歎君臣終不若父子臣之於君未有真如子於父也人臣於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於曾者下錦衣衛拷訊黜為民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 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惟 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 文皇帝配冬至以 太祖孟春以 文皇帝季秋以 皇考則禮文周悉於 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聞已復以稱宗之禮集廷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

大典記

卷二一

三三

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古誼 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迺作明堂或闕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遵 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 皇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為一世宜奉 皇考祔于 孝廟但 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 皇考神主宜仍于特廟遇祫享 太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矣 上躬

視 孝廟亦以為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
 二十年四月辛酉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訛言火在
 宗廟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廟 群廟一時俱燼 戒 仁二廟火先
 發主不及收燬惟 睿廟在垣外獨存二十二年十一
 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時為大祀典國之大
 事苟不安于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大事記 卷二十七 三十四

太祖肇基首建 四親廟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
 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率遵其舊萃之為
 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
 具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往者回祿之
 警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重建所當釐正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官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
 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捧裕 主往來深為寤
 擾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前為 太廟後為寢
 又後為祧時裕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神王俱同堂而列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可如期
 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于是興工凡為室九二十四
 年六月廟工成 詔定太廟安神位次 太祖居中左
 序 成 宣 憲 睿右序 仁 英 孝之武進崇
 之禮至是而極群臣無敢爭者張璉死已六年矣

卷二十七 三十五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

朱國禎輯

更定郊祀

嘉靖九年正月舉耕蠶禮先給事中夏言清理皇莊事竣請將負郭官莊削去皇莊之名改為親蠶殿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官中蠶事下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以進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上有事于南郊言奉命分獻南海壇因上疏請舉親蠶之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一

人蠶唐立先蠶壇于長安北苑中貞觀間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元豐詳定享先蠶之儀宜和皇后親蠶于延福宮紹興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王湛言始廢我高皇帝躬耕籍田未及親蠶豈非缺典臣以為農桑之業不空獨缺耕蠶之禮不宜偏廢疏入上方以大禮憲廷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命戶部建置尚書梁材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供蠶事且便出入上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為法時上意方銳深疑世儒因襲舊聞固執已見不達古先帝王典制

且戶部原非其職不必問沉吟者累日惟有會議一策

可以歸一而深仗大學士張璠為主禮部尚書李時亦

決不敢異同乃以言疏示璠遂勅禮部曰耕桑王者重

事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下朕每稱慕自今

歲始朕躬祀先農行禮其親蠶禮儀會官考求古制以

聞璠等請於安定門外擇壇其制一準先農少減其數

皇后三採桑三公夫人五列侯九卿夫人九詹事霍韜

言親蠶事有名無實皇后出郊難以越宿乞擇近地便

土曰此禮萬世不可易之典卿素諳禮制何有此言又

諭禮部曰疑謀勿成其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意

合並無毫末之疑恐韜奏一出必藉彼為言破害政事

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事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

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此今之

非朕者有五中謂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太祖神

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所當行斯非作

德明而何益上亦自知之自言之矣于是李時等請

行于北郊條四事以上酌治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

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程車出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

門用謹厚內臣周肅宮禁從之命程車出入由玄武門

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既

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既

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既

出採桑仍西內營織堂以終蠶事時又言親蠶之禮出于創見一時命婦會卒入壇恐致愆度請以所繪採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仍請定名採桑之所因名其所為採桑壇 上將行耕籍禮論禮部曰祭大社大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朕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 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 祖配天則正矣又奉 祖配社則失其序或謂以 祖配社乃我皇祖時禮官張籌之失然與否與又議者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當論其人况父不善而可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三

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當改正空如 高皇帝制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張璠等各言 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啟聖衷獨覺其舛所謂禮樂百年而後典真在于今日從之二月戊辰 上祭大社大稷畢出郊祭先農行耕籍禮如常儀工部上先蠶壇圖式 上曰所構席甚多不無靡費其酌處財力量建一二乃止治先蠶採桑二壇并毀及諸蠶室數十楹餘皆罷之三月丁巳 皇后親行蠶禮于北郊祭先蠶言既上議得行右都汪鉉緣其說請以 高皇大

明令禮儀定式與 上所諭通行禁約 上益殫思禮文勤一代大典既以社稷配位試其端矣復欲自 郊祀以及 宗廟將極追崇之典乃以其間問大學士張璠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即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况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其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璠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大事記 卷二十八 四

之圓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敬不壇掃地行禮其禮至簡及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請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牢而食之意殊為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廢合 太祖建圓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 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即圓丘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即周明堂下為壇即周圓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

行決當補者 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為即圓
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總復備述周禮
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
對且言 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
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似無難者 上因
決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
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尚書李時時
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遲日月俟道化隆洽然後博選
儒臣復行古制 上意猶未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
議益緩矣夏言復奏分祭天地本是古制况壇于南郊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五
次于北郊就陰陽因高下原無崇樹棟宇之文至祖宗
並配舉行不於長至之日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
羣臣博考會議 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
疏入未報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
迺親著論辨折刊布文武羣臣限十日各以所見疏聞
并下言疏務求至當丙申總言 聖祖為一代創業之
主為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
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留覽下其疏
禮部令取 皇祖存心錄祭祀禮儀書照前旨會議霍
輅則深非郊議疏 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總尚書時不

能以道事君而苟徇謬論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
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於周禮莽賊
偽書不足憑 上覽疏不悅責鞞罔上自恣言疏周禮
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地祇
人鬼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意也故祀天神
有禋祀燔柴禘燎之禮祀地祇有血祭蠶沉醢臠之禮
享人鬼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
上闕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
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王大
次旅上帝則具瓊案設王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六
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
祀地是天地之祀玉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
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
則時不同也用闕鍾於震之宮取乾出震之義曰闕鍾
象其形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
其容則樂不同也故宋儒葉時言曰郊分合當以周
禮為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盡事天地之道也今之議
者往往以 太祖之制為嫌是徒知合祀為 太祖建
定制而不知分祀為 太祖之初制又知大祀文為

太祖之定訓不可改而不知存心錄個 太祖之著典決可遵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是而已况古稱禮樂必百年而後與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言官議禮豈曰變法韜修大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議郊祀則以為偽書可恠也竊詳天地日月諸神壇壝規制備在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便自然合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昭合周禮 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 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謂我 太宗足以當之敢畢其愚疏入 上嘉納之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別勅言嘉其為國為民于朝廷甚有裨益耕蠶二事次第告成比于周公事成王用無逸之訓加四品服俸輶言疏以 上意尚不可測乃貽言書痛詆之謂其亂成憲紊朝章 皇后出郊親蠶壞閨門之法潰男女之防顯悖 祖制為不忠之大凡千餘言復錄其草送法司備照璵本與輶意合且深嫉言之橫思以傾之法司各官皆其密黨也書既發都下盛傳冀 上聞之密問閣中因申其說必震怒下治惟所為不但議格且整粉矣人皆為言危之獨據臂曰渠縮

胸其形而于手筆恣睢必有它故遂上疏陳狀謂輶親臣也受 皇上特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以此自負凌人者也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膽盡忠以告一疏不已則再疏三疏至十疏無不可者何必投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安在臣若有罪請 旨逮送法司始得而理之且法司非詹事府屬也原無移文體例安得以私書使之備照耶夫輶憑高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文武內外臣僚無不畏其威者臣以愚愚知有 朝廷不知有權臣其為輶輩側目久矣茲者臣感 陛下知遇非常特建親蠶郊祀二議姦臣以其言不出已百端沮之日夜思以甘心于臣無所不至輶之言曰爾敢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建東西郊矣將自是而建九廟矣郊祀宗廟之禮皆爾一人亂之其欲加臣以不可世之罪乃文致若此願 陛下察之因數輶無君之罪有七并以其私書封進 上大怒曰輶有罪朕貸不問姑加詰責全無悛心願乃恣逞胸臆非詆先儒譏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罪在不宥錦衣衛逮治送都察院從重定罪以聞輶從獄中上書祈哀大學士張璵再疏申救 上不聽四月中九廖道南言 太祖初年草創即徵諸儒考定禮樂之制其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七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八

分祀天地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丞相李善長禮官陶凱皆以分祀爲宜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事變之應禮緣人情者也 太宗遷都于北未有建白以復之者直遲之待陛下夫豈偶哉至于 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居中 懿 熙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九

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績皆以合祀爲空而涑言尤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空奉 太祖配天于圓丘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辛丑禮部集上廷臣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主合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李承勛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立言雖異納忠慎禮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

也周禮太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圓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於今矣下禮部議時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

則同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天序爲順 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逆也 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承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 祖宗竭心思就之分祀之說行則 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毀 昊天 皇地祇正位 太祖 太宗配位必且另藏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忍改也况改建壇壝時訕舉竊恐未能稱 皇上節愛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於大祀殿而配以 二祖皇地祇則營壇壝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地

壇之建廷議不一惟改山川壇為地壇既免營建之煩
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曠
典當修無可疑者又詳衆議欲改大祀殿為明堂者不
應經義且 聖祖以露祭大質始為殿宇情文兼備

二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有更改至尚書李承
勛謂山川嶽瀆之失次查得國初天神地祇分類從祀
今乃但依方位委屬紊亂宜悉加釐正又謂太歲月將
之當撤則祀典所載未可輕擬疏入 上令再議而自
為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 皇祖始制
露祭於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一

行事俱以 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仍于歲首享帝
大祀殿以 文皇帝配蓋為民所殺之意也朝日夕月
各以春秋仲月行禮於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
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為民之實時 上意符之堅矣
方獻夫輸罪疏言前主合祀非是 上曰爾職列大臣
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
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 上曰爾既省
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南御史鄧文憲言郊
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未必非 陛下賞言而
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責其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而

韜既得釋其氣已絀餘觀望者皆不復敢言日需後命
然璵鑿終以 二祖分祀為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
廷臣議亦如璵鑿言而璵鑿復合疏爭之 上復報茲
事重大今日既求以正之不當復有毫髮錯繆夫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祀天以祖配天止一箇天祖
也止有一箇祖故今日大報天之祀止當以我 皇祖

高皇帝配不當以 二聖並配非嫌於父子實非禮之
正也卿素見道明白熟於禮經昔日曾謂人豈有兩考
若如今日所言乃有 二祖乎祖者本也雖有始高曾
之不同乃以世言之其本一也我 皇祖文皇帝豐功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二

大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我 皇祖高皇帝肇
之若以周文武論造周雖自文王始然伐罪吊民實武
王事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只
以文王而武王配天配帝俱無與也當時未聞爭辨功
德大抵古人惟知理與義耳朕遲留數日每思自反冀
有所得惟前日之見是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其事
不如寢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
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
配之事 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
不違豈宜復有違阻聞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

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幽明無二理我。太祖太宗豈不知禮者夫享帝與祀先不同此說甚無謂禮部速會官申議以開聰復特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於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酌古對今繼志述事仰對祖宗願從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三

容而裁酌之。上諭璉曰卿惑於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上見羣議不一欲停其事作告天罷議文以示闕臣次日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二聖配祀天地歷年久矣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圓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聖諭供奉。太祖配大祀殿我。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於中竊恐。太宗有靈未忍獨享似宜仍奉。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為失。上覽疏復諭璉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璉復疏曰。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

以圓立方澤皆奉。太祖配為。皇上新制大祀殿奉。二祖配為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二聖並祀圓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竊惟今日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嫌乎龐雜若祖宗並配原無可議况有大祀殿又有圓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古圓丘因丘陵為之非積土為壇方澤因澤為之非掘地為坎或謂屋祭為帝壇祭為天思文之詩為配天而歌者也天帝並稱我將之詩為祭地而歌者也稱天不稱帝天之與帝原自無異臣惟今日郊祀之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四

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盛典也臣敢不將順祖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地當代之定制孝子慈孫不可輕議臣安得無言至罷議之說又天地祖宗共為昭鑒今日月迭變風霾饑饉救荒之政責禮弛力為先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上報曰如卿崇敬天地至謂。祖宗為一代之祖宗雖從周之意却視我。祖宗為何如人

又以禮視我我又何如人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爲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爲郊議所致則凡前之災異適中奸臣之口矣又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顯爾諸臣同爲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所教原因由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備二至之祀奉 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於是作圓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祗室以五嶽五鎮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五

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勅郭勛衛錚張瓌知建造事總督工程而軍役不足將馬直并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然 二祖並配 上意終不然也十月更定郊制書成新製圖丘祭器及龍床御案成浙江採紫竹花斑竹製二丘日月壇笙簧玉爵各因其色 詔戶部覓紅黃玉不獲言玉出西域于闐天方諸國空行陝西撫臣厚價購之廖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 上曰考定律呂必真知者乃可 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于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夏

言薦行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臨清人時在告應詔至欲定元聲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覆 上曰音樂卽爲更定勿誤享祀之用乃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遼州同知姚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冊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薦上帝祀 祖考致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于古今原委類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

大事記

卷二十八

十六

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祭及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方授官與張鶚同事從之張瓌言頃者生員李時鵬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稷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况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 太廟

世廟以祈 祖考之祐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 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克祈嗣醮壇監禮使言 尋進郊祀通典賞銀幣并西苑農事曲風無逸等殿皆 重農務 之意也其年易先師木主見大志 罷姚廣孝配 享 太廟十年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曰 二祖 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所殺祝 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圓丘視大報 少殺著為定典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 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于 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四孟歲除 大事記 卷二一八 十七

俱合祭罷特享禮至 英宗升祔九室已備 憲宗祔 祧 懿祖 孝宗祔祧 熙祖 武宗祔祧 仁祖獨 德祖不祧特享則 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上諭張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 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時 祧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 以下同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 當代之制歲暮祭於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 歲暮亦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人情不至于墨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即會李時議來或咨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九耳總等即議 高皇四時 享祭歷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皇而下同堂 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為臣 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合于情未安 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 配食于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真可補舊制之未備 垂萬年以常行矣 上乃命祠官設樂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 羣宗遷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于是始奉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大事記 卷二一八 十八

復古禘祭禮乃勅輔臣及禮官集議并問大雩秋報之 禮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畫禘祫時享三圖示夏言言 乃撰禘議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諦 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 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 周人禘帝嚳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 德祖為 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 太廟歲時之祭者 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 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專 德祖乎夫既身為 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熹

農官督理而 皇上時省耕歛較之籍田爲勤則二倉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籍田所出藏之南郊圓廩神倉若園丘祈穀先農神祇壇 長陵等陵歷代帝王百神之祭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恒祿倉若方澤朝日夕月 太廟 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禘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地神明至意從之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十八年春啟蟄節將行祈殺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 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一

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於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 詔可惟四郊如舊

范洧川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 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 祖制可變是以 祖宗爲不足法矣謂 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不至也 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十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整先聖之謨匪

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 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一

渺然無存浸淫易世大變三啟卒致新莽之亂有由然也貴溪郊蠶之疏豈真欲新 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踪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啟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妬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璉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 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之何一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爲 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承

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已寵爾大臣以道事君休休有容殆不若是矣

未史氏曰庚申郊祀之議皆以禮樂百年後與一句為重夫玉帛鐘鼓不可言禮樂而直壇壝分合云乎哉與之云者久道化成太和元氣克滿之意非別為因革動人耳目也 肅皇大禮獨斷張璠佐之郊祀夏言佐之宗廟殿庭回祿佐之若有天意焉夫璠之原意主于考獻皇何嘗欲稱宗躋 太廟即夏言主合祀何嘗欲撤大祀殿至于稱宗躋且撤而遂事已無及矣夫禮樂本以救弊而其流乃至於此于時為逢于事為擾為博功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三 名不待後人推敲恐亦難自信無遺憾矣

顯陵合葬

嘉靖三年九月大禮既定附麗迎合者無所不至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于勳言 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疏下工部尚書趙瓚等言改葬不可者三 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 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啟寶山下啟金井梓宮搖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四

議乃命禮官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言不可疏下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主其說乃止六年十月閑住御史虞守隨復進 皇陵正議數千言上謂守隨妄言或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論大學士張璠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氣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 慈宮以附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尋密議璠言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廷臣皆有正論惟聖明無二 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會事河監生詹啓武舉

杜承美削籍兵馬周密諸生蕭時用儒士潘謙軍舍金桂厨役王福等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時極言其非且請重治昇等 上始報罷有下獄者十七年十二月癸卯 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勅禮工二部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 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陵之西得大峪山深以為吉壤也且卜之吉故决意營建將迎 獻皇帝梓宮合祔於是廷臣議上 顯陵奉遷大峪與工二儀命京山侯崔元兵部尚書張瓚太監鮑忠奉迎 梓宮錦衣衛指揮趙俊管吉函儀仗又命翊國公郭勛等知山陵建造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五

知陵事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璠調度工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役太監高忠總理速完大峪功欲遷祔焉壬子 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與工御史陳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梓宮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為之弗安臣謂宜奉睿宗衣冠與 皇太后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皇太后冠帔合葬 顯陵若必欲遷則 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為二聖衣冠之藏以當荆襄王氣疏入 上曰遷陵重典屢經集議並建二陵衣冠交葬從古所無責陳狀黜為民已未復諭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

中乃為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 顯陵調度卿傳諭羣臣禮官當亟上議論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為大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備朕將恭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二月望日子夜發京中外其悉知之於是禮部會議上言 靈駕北來與 慈宮南詣其理一也 顯陵遠在江漢漢歷聖懷今 皇上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遠即數千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遙度萬一果有未善 慈宮既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六

上裁擇若夫 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也 上曰茲所言只重 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與卿執前議朕心終不安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星馳赴 顯陵至日會同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宮據實詳具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報聞十八年正月元夕 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為不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部趣昨三命使南行奉啓嚴宮俟至 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庶為詳慎報以朕意已决即擇日具儀聞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 顯陵玄宮有

水眾噴噴謂當北遷 上意欲躬往視決之 梓官暫奉慈寧宮俟還京議處遂以二月庚子朔冊立皇太子并封裕王景王為將有監國之命也定武陳翊國公勛總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咸寧侯仇鸞左副將軍東寧伯焦棟右副將軍扈駕壬寅起前大學士翟鑾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充行邊使資四十萬金撫巡九邊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宣大侍郎樊繼祖督薊州等處邊備戶部侍郎高公韶構郎中六人齎三十萬金治道備供餽諸大臣許瓚等及科道咸以南幸為諫瓚等報聞科道罰俸工部郎中岳倫聽選監生陳良鼎特疏 上謂非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七

職所宜言皆下詔獄黜倫為民良鼎邊方雜職用甲寅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遂安伯陳鏗為留守大學士顧鼎臣同留守諸大臣分守京城九門從行各官發永樂中舊鑄行在印以給乙卯 諸書作甲寅原曰望日子夜則乙卯 駕發京師 中宮從行 上思慕製述懷之詩丁巳至保定初定 駐蹕十處至是改保定真定鈞州襄陽四處行急 上時披星月矣庚申至真定望于北嶽從官三品以上許乘輿癸亥至趙州有呼冤者命錦衣衛執之掌衛事陳寅不在左右少頃傳諭曰爾等職在扈從道中 乘輿撼搖呼之不見但能俯首屏足效文

一臣為偽恭敬 朝廷牙爪之官與文臣職事異自當有武勇狀趙俊等專理行陳亦容與散漫絕馳道而行其何以清蹕辟除可各分前後隊有衝突法駕者即捕獲以聞乙丑趙州臨洛鎮二處行宮 駕發後俱火詔巡按逮捕有司官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降旨勞之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還賜書諭之加資增祿米三百石免王妃朝 中官皇太子遣使詣行在起居留守大臣各府部如之彰德知府王疏失朝下獄太牢祀周文王少牢祀岳武穆王丙寅祭濟瀆丁卯整理糧料戶部侍郎高公韶先 駕行至河南磁州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十八

有 旨責其肆意先往不俟 駕至因奔回行在請罪切責而宥之仍戒以供億不辦責有攸歸撫按官及諸委官違慢慢事者各以名聞 駕抵衛輝汝王祐梓郊迎朝行殿 上以叔行避座受之崔銑新選宮僚人見夜四更行宮火時 駕已嚴辦 上出御乘輿後宮內侍有頌于火者法物寶玉多毀詔左都王廷相檢括災所戊辰抵新鄉鄭王厚烷來朝 上諭錦衣衛曰朕抵為 二聖南幸荆楚沿途所經之處各該有司官全不敬慎服勞昨衛輝行宮之虞官吏無至者亦無匹夫匹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為欺慢其即差官較將該

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都護軍門
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眾守巡道并布按二司掌印
官俱逮赴鎮撫司拷訊各員缺行在吏部即於附近選
補於是逮衛輝府知府王聘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府廷杖發邊方為民逮衍慶及河南巡撫
易瓚巡按馮震左布政使姚文清按察使龐浩左叅政
樂獲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得
旨各官不恭王事俱違慢廢職悉黜為民三月己巳朔
皇太子以下起居如前 駕臨黃河親祭即渡有陰雲
忽斷為三過榮澤遣祭祀信祠改胡績宗巡撫河南起
大事記 卷二十八 二二九

皆如趙王趙王以行 丙子奪行在吏部尚書許讚俸三
次不宴餘皆賜宴 詔都御史陸釗等降調息事同知
月即中五月 李朝陽推補河南會事俱不罷 旨戊寅
馳諭留守等官促大峪工程伊王許淳誤失朝原之
迎 獻皇帝梓宮得 旨報 庚辰 南苑日錄作已卯
茲誤 龍前 旨惟遣承奉來迎 蓋申刻入而謂見
在與 駕至承天府舍景雲宮謁 皇考於隆慶殿辛
巳御龍飛殿受朝即日謁 顯陵立表於陵寢之北周
覽久之命改管馬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尚書
李廷相侍郎張璧詹事陸深降俸二級隨軍科道四人
俸四月餘俱二月 命相 命科道亦不升舉故也 壬午詔增
顯陵園垣遂定玄官之式甲申享 上帝於龍飛殿奉
木事記 卷二十八 三二一

後禮部郎中白悅皇甫濬調外當行壬辰 駕發承

天府製思親之賦癸巳以御史胡守中提調尾行有勞

陞參都兼詹事府丞甲午逮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

永祿以私愧為守中所劾丁酉免諸王來朝四月朔戊

戌伊王至受之癸卯 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視吉壤

一節甚無意義夫既重卜何為來此惟純德山者効順

於我 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决勿遺之他行

宮道路止勿治是時 上意欲奉 皇考純德山而葬

慈宮大峪故徵示其意如此丙午 上出道中御製詩

歌示危從諸臣侍郎張壁等恭和以進己亥 上自榮

六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澤渡河見饑民發二萬金以賑辛丑華葉縣知縣李浦

職為從諸臣設甲辰抵栢鄉自湯陰起至此兩日

行五百餘里有 旨少駐蓋以息人馬力也壬子 駕

還京師往返五十九日駐承天十二日驛路五千九百

餘里迎 駕不至者一千一百餘人奪俸有差初 駕

南狩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自副使潘鑑知府劉

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為民

甚眾及 上將回鑾乃諭掌行在兵部都察院事王廷

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馬糧草并以沿途

躲避官員責參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復不治於

是河南參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祿陳迓南陽知府王維

垣俱逮詔獄為民嚴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廷相移

咨各撫按官俾指實開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府尹

邵錫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永祚而下七十二員

得 旨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

撫按逮治從重擬罪以聞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

仍各追贖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二

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為民并黜降給事中張守約

戴嘉猷等守約劾扈行參將任鳳 上廉得守約御鳳

不避道又每程取逸先行切責黜嘉猷疏請北旋 上

六事記 卷二十八 三十二

已回至中道覽疏大怒并前諫止都給事中曾燧左給

事中李逢右給事中周琬給事中謝廷龍俱下鎮撫司

拷訊並降遠方雜職 上將南巡有軍人孫堂至奉天

門登金臺狂呼擗 駕又有謬偽帖以阻者皆不顧回

鑾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地有堯母墓佚于祀典 皇

上再圖鳳寢跋履山川累思重慮聖人之孝也則帝堯

之為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臨千載一會伊耆氏有

靈不以堯母之墓望 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

帝王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 陛下至孝達于古初

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即

拜少南為左春坊左司直兼檢討蓋 上于葬事南北
分合之議日籌胸中有觸即動而終歸獨斷不以人言
行止也丙辰諭輔臣曰大峪玄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
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
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 駕發京師丙寅諭
尚書嚴嵩曰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爾前議奉
慈駕南附是日還京顧取道讓尚不一陸虞震撼江虞
風濤甚欲避江路從浙入江西者所在驚駭久之從舟
蓋原 太后入京之舊也五月甲申 梓宮發引至通
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建 聖諭亭于承天府榜其城
六事記 卷二十八 三三三

上用祈神祐果神降之休朕心以寧閏七月庚申合葬
於 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
舉慰神之祭于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此以盡子
婦之情也八月辛未奉 獻皇后神主祔 獻皇帝廟
文武大臣以大禮告成奉慰 溫旨報之有人子之情
未盡者莫如朕甚之語十月黜湖廣提學江以達為民
御史黃正色成邊方南附詔許親王素服出迎致祭楚
王欲先出以達屬當居守不聽王怨之訐奏後親王毀
祭器正色奉命護送劾奏太監鮑忠駙馬崔元禮部尚
書溫仁和受沿途饋遺忠乃言正色以護送官擅於
六事記 卷二十八 三三四

樓曰顯親達孝之城諭禮部 皇妣大事已就自今朕
且靜息如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免蚤朝仲秋如
故庚申頒 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梓宮過南京府尹袁檟已陞副都咨未至不出給事郭
登幼轉官怠慢廢事閑住至采石磯不可泊太平府同
知梅山鑿岡維舟以濟至漢口江沙淺濫有司懼議所
以疏濬之策忽西山大雨漢水增漲 梓宮直上撫臣
以聞 上喜曰朕仰荷 天庥 慈神孔安心始寧恍
矣又諭禮部曰夕夢 梓宮舟行風撼心甚惶懼即躬
詣西內金海禱祀玄冥尋又以天妃經卷附 梓宮舟

梓宮舟前騎馬執扇及江行又不隨舟料理反以風聞
之言掩飾誣害皆逮訊正色所犯大不敬得罪重云而
先五月捕治內官閻綬以所過道路贖貨怙勢與趙俊
同被劾 上切責俊改過綬令解京其嚴東左右如此
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 聖母南附顯陵
災異屢作乞迎 二聖梓宮俱葬天壽山 上責其在
梓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獻女為敬嬪
得官故敢於誕妄亦不問

皇明大事記卷二十八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九

朱國禎輯

世宗召對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以納進講之言奏未竟 上曰已知柟俯伏不及承旨已而上疏請罪宥之

五年六月甲子朝罷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

清石璠賈詠入見臺在後左門之左蓋門之翼室也宏等由東角門歷中左門至焉班臺門之外西面序立司

禮傳 旨曰來宏璠詠先入榻前頓首訖 上復呼宏

等前諭曰卿等前恭和朕詩朕亦偶作一詩賜卿等其

用心輔導內侍以御詩次第捧進 上取手授宏次璠

次詠宏謝云陛下天縱聖明製作精妙豈臣等所能贊

助欽承寵諭賜以詩章臣等不勝感激命賜酒饌頓首

曰一清乃入 上諭曰卿去年提督邊務勞勩昭著特

茲召還朕作一詩賜卿卿其用心供職一清謝云臣等

老病無用荷蒙陛下召還內閣分當委身報國今又蒙

賜詩面諭不勝感戴敢不竭盡心力賜酒饌亦如之是

日大雨如注階墀間頃刻水深尺餘近侍傳 旨導自

東魚門循廊而入出復穿文樓而行 賜宏詩云曉茲

忠良副倚賴舜臯彷彿康哉廣朕積大服履昌運天休

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症

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推剛

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賜

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

德業并朕固亮卿志以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

凰鳴賜一清詩云週年西陲擾起卿育邊方寬朕西顧

憂威名滿華羌予承 德宗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

猷佐朕張皇綱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答曰朕以

京德繼承不圖惟賴舊臣以為佐千萬幾暇偶成一

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修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

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協心匡弼以成

一代之文明之治十二月壬申楊一清上疏恭問起居報

曰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 詩見大 一清疏謝因

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贊和詩集親為

序曰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虞舜作歌畢陶虞之卷阿

之作周臣頌之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賦詩一首以

辭殘比省過迂新比遷善祈以輔導交修之意諸臣恭

和頌朕太過寓意良深喜得忠良詩之所關大矣非吟

咏者比賢求道望之不覺形斯言也

六年二月 上問輔臣大學衍義中論漢明帝三雍解
一曰明堂二曰靈臺三曰辟雍朕觀歷代皆有明堂我
祖宗法古立制雖不沿名必有其實特後人未加考訂
耳其具以聞揚一清曰臣按黃帝始祀上帝于明堂唐
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上帝而言周則皆
謂之明堂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
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而旁二室
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為太廟太室記曰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祀上帝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
大專記 卷二十九 三

中矣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
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乃頒
時令勃羣后遂登靈臺望元氣自宗室子弟輔弼百官
郡國計吏九夷百蠻皆有陪位仍頒養老之令于辟雍
命諸生講經書魏晉至唐宋皆有之宋仁宗以常朝大
殿為明堂合祀天地臣謂明堂即今之 奉天殿也靈
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 朝享祀
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上
深以為然于是每每設祭于奉天殿後于西苑建大高
玄殿以寓靈臺之意終以古制難考議論未一不欲顯

言之也

五月乙酉 上退朝令講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
書通鑑撮有關君臣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贊
所未曉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孜孜勤學茲當炎暑之時暫輟日講猶欲錄經史
之要言日命儒臣論講且博取人善講官之外兼及翰
林是皆 睿旨之傳宣非出臣下之建白臣等以為經
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切見 先朝經筵之
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為有益宜將此書令講官日
輪一員講析大義叅以時事明白敷陳 上是之 大專記
大專記 卷二十九 四

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
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
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各輪一人進
講陛下溫顏降接虛懷聽受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
得必見諸躬行仍以別冊置便殿以備清閒之觀至春
秋、日、月、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
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
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啟沃以資朕學至
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可於該朝 兩宮之日既
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并行而無廢一清等復

言進講大學衍義以五月十三日為始一如日講於御案上對講切近 天顏恣汗氣薰漬合當于地屏下設一小案照經筵例令講官看講從之

六月 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序一首寫示內閣一清等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聖書諭答有忠誠懇到之褒及勉以協恭輔導因命以御製并一清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名曰翊學詩

甲子 上賜大學士楊一清張璠程鑾禮部尚書兼學士桂萼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璠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彌遠鑾曰清謹學士曰繩愆輔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五

德夢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一清等各上疏謝手詔答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常謹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做戒朕本不明上荷天眷及三祖宗付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改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改沃之職

九年十月新製圓丘祭器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召輔臣總同視已新製圓丘龍床御案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仍召輔臣總同視視畢進總至後殿諭至再復出手札示總即令祁寒之候工役恐艱惟令于申前辰後辦

料卿可思處稱朕體天恤民之意

十一月戊子 上出詣郊壇躬視圓丘及神庫神厨等牲亭畢還至大次命司禮官宣武定伯郭勛宣城伯衛鐔大學士張璠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工部左侍郎蔣瑤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左給事中李鳳來監察御史盧問之至幕次前 上諭曰朕邊 太祖高皇帝敬天之制圓丘大工告成朕心懼慶實賴卿等効力贊成賜酒飯助等各叩頭出

辛丑 上親詣郊壇習禮于圓丘禮畢 上至大次命賜各官酒飯訖遣司禮官宣大學士張璠禮部尚書李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六

時至幕次前 上曰朕今日習禮有差失否璠對曰皇上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上曰有差卿等還要說又曰今日太常寺官奏初獻禮差了一二臣未及對 上曰祭祀重事祀天禮尤重時對曰是 上又曰卿等還要看他每演習璠等承旨叩頭出

十二月戊寅 上安設先聖先師神位于文華殿東室行安神禮先二日諭少傅張璠命大學士程鑾禮部尚書李時祭酒許誥借諸日講官吏部左侍郎徐縉詹事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侍讀學士夏言張潮各具吉服同進瞻拜是日四鼓先開長安右門諸臣皆進惟李時

至遲命內侍促于承天門內問至齊 上方于內殿行告知禮禮畢始出文華殿東室行禮禮等九人皆候立于殿門外 上行禮訖禮等進內上香行八拜禮禮畢上御殿西宣聰等至御案前 上猶未釋皮弁服執圭命禮等近前論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為進修求學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賢啟佑于冥冥之中然啟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卿等罔朕棄瑰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何幸身親見之賜茶叩頭而出仍吉服候朝于東閣少頃 上命中官齋手勅諭瑰曰朕以奉安先聖告于 祖宗 皇

大典記

卷二十九

七

急趨至太液池 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 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為蠶壇以時省視卿等視可否二臣趨出視地 駕轉昭和殿 上期二臣於此還復命曰宮後垣宇仍舊增飾足稱蠶室官前欽定上穀壇方位極正當 上曰蠶壇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人酒飯以多賜酒飯於殿西後廂尋遣中使遺以珍餌二人復入殿謝 上令近榻目時曰北郊蠶壇卿不必奏請即移文工部拆之又出 御製西苑視穀祀先蠶壇位賦詩授字敬曰朕適有作卿等看潤二人請出恭誦入奏曰

大典記

卷二十九

八

而來面相計處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春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八月戊申 上御幽風亭召李時汪鉉翟鑾夏言至諭曰茲當秋成之時朕今看農夫收穫特與卿同觀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 上命打場太監鮑忠奏打何禾 上曰打穀須更打訖鮑忠乃以穀進 上看訖命四臣看訖復召入亭內諭曰農之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目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這等看來委的粒粒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九

辛苦時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 皇上者其所謂知稼穡之艱難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時鑾三臣上御無逸殿東室曰朕惟這西苑宮殿近命修葺今工告成但這宮殿原是朕 文祖之御欲於殿中設 皇祖位祭告之不知可否鑾對曰好時曰仁壽殿久已廢圮 皇上一旦整飭煥然維新追慕 皇祖行祭告之禮益見聖孝 上又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武三品官以上俱令與宴時對曰盛事 上曰卿部裏擇日具儀來看承 旨畢 上曰這無逸殿之行雖以寓勸農之意勤學之意在其中亦用宴以落成之經筵日講官

俱與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即命書無逸篇于殿壁 上自為文紀之 十月建欽天追先二閣 上命鐫欽天記頌祖德詩二碑以圍覆之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以訓等從經筵賜和

十一月陝西饑 上幸仁壽宮召李時翟鑾汪鉉夏言入見問曰百姓艱難急宜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前遣戶部侍郎葉相相病宜何所處諸臣未及對 上曰吏部侍郎唐龍何如時曰龍有才幹又曾在陝西熟知彼中民情最好言曰到彼須要斟酌緩急如地方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

已安財用就在彼中別用 上曰要斟酌于是以戶部奏本授鑾批行 上又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長短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官中賢否豈能周知鑾曰九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挨次用了時曰冢宰之任久虛外面人心屬望 上曰已缺一年矣時曰朝覲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官必須先看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點陟時曰誠如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

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鈺不空輕改吏部何人可任鈺對曰尚書李時侍郎夏言俱好時奏曰臣不能勝任上曰卿時朕有別用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公心的人就可委任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奏曰六部中且用一人暫管吏部待獻夫來上曰獻夫等他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讚小心不敢壞法可以任此上曰戶部也要人况他纔轉過來又曰刑部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衆對曰甚好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時對曰瓊舊在吏部甚好上曰就着唐龍在彼替他總制時對曰聖見允當曰是如此行時等承旨而出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一

宣喚臣送唐龍來遲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時得到陝西時曰二十日可到上曰早到一日百姓早蒙惠一日時曰龍先行文與兩司去了鈺曰巡撫劉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為極貧戶何者為中貧戶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鈺曰唐龍至便可給銀上曰各處災傷罪在朕躬時曰皇上事天敬神修身講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載不能多見四方災異皆臣下不能仰體聖心所致上曰朕不德致四方災異如此鑿曰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時曰近日和氣漸復了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上曰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時曰只在知府知州知縣鈺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上曰巡按尤為要緊若撫按不相得顛倒不好鑿曰撫按相爭只是小禮節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時曰巡撫官舊時無有是正統年間添設上曰然有事方差出就如唐龍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事就留住管事如今久了不必更改上又曰時享之祭古人用在何日時曰太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孟上旬上曰與合祭同改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端午太熱了前日夏至祭方澤人情已不堪鑿曰禮記載霜露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二

既降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林楊悒悒之心正謂是也
 庚辰日講畢召時鑿于文華殿西室諭曰近日有人奏
 遷陵一事卿等意如何遂以告 皇祖文并卜卦文投
 時時對曰雖 聖祖見許但卦名未濟未濟者事之未
 成也空慎重鑿曰卦雖名未濟爻詞却好時曰內有征
 內二字鑿曰征者往也 上曰遷陵事體重大 聖母
 亦論朕當慎重時曰國家極重大事遷後萬一有事悔
 之何及臣豈敢不盡忠 皇上空差人踏勘 上曰近
 汪鉉說雜用卿風水好時曰他也曉得些 上曰往時
 曾直也好時曰臣近會御史徐汝圭他也知風水又曾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三
 在湖廣作官曾到 顯陵以為風水第一前有大江山
 勢至此盤旋住了內結一穴所以 皇上天性高明皆
 此之故人家葬個吉地也就中舉中進士况 皇上龍
 飛九五地吉不待言又曰 皇上如此誠敬聖嗣不久
 當蕃育又不在風水上鑿曰臣等正為這一件大事不
 敢妄動萬一小有不順悔之何及 上曰 聖母意正
 如此鑿曰臣等正為 聖母意有未安所以不敢說今
 聖母既命慎重 皇上空仰體時曰當時臣衙門編修
 洪韶初葬時中解元又入翰林後來遷葬見棺木有紫
 藤纏繞其氣上騰家遂受替 上曰這個就是了鑿曰

小人家尚如此何況 皇上時曰凡進言者皆失志之
 人臣嘗與鑿說豈可以朝廷大事為干進之階臣敢不
 盡言 上曰今人不肯先作陵死生晝夜此何足忌鑿
 曰古之帝王多先作陵寢 上曰此事着禮部不必議
 罷時曰臣還與夏言說着進一本來朝廷批出 上曰
 就待批出去時等承 旨出
 十一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夏言知貢舉條
 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責主司以定程式簡考官
 以重文衡 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
 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宜明禁論務醇正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四
 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鈎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則主考
 具奏奏處治
 三月庚午御平臺召學士敬時鑿至御榻前曰此戶部稿
 賞出征官軍本卿等可看出出征官軍只可在東官廳聽
 征內挑選如何昨內外提督官遂及團營學士敬對曰兵
 部原題只用東官廳聽征軍不會說團營 上曰若用
 東官廳軍可用一將官統領乎敬曰昨日臣等呼張輓
 至問問以邊情見其知邊事欲用他後因吏兵二部尚
 書俱薦趙鎮素有謀勇比張輓為優所以用鎮不然用
 他兩人去 上曰只用一人時曰趙鎮曾經戰陣可用

上曰他在保定時日聞今已到 上曰還是邊上人中
川京軍似不必出給事中張潤身曾說乎敬曰京軍雖
無用然天兵一出自足以振揚國威時對曰亦是先聲
之意響對如之 上曰虜人詭詐這等的事他也曉得
因曰還用掛印時曰此只是遊擊一般非大出師乎敬
曰此不過前去策應 上曰大同宣府兵也去了乎敬
曰袁綱趙綱俱已前去時曰虜人見榆林地方連年饑
饉糧草不足所以深入此時不足慮但恐秋來草盛虜
必大舉 上曰然此時政要預備 上又曰昨日兵部言
募兵一事最好時曰邊上儘有閒人若與他一石米自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五

當効力 上曰然乃辭出
九月己酉御文華殿日講畢御西室奏事傳 旨李時
方獻夫翟鑿三先生且莫出去須臾奏事畢宣三臣入
西室 上諭曰如今吏部缺尚書誰做得時曰在廷諸
臣隨 皇上簡用 上曰汪鉉何如時曰好二臣亦相
繼曰好 上曰鉉過吏部何人可替他時曰總憲重任
未可輕授 上曰聶賢何如他曾大獄去了的時曰臣
不識其人聞之方獻夫曾在廣東巡按說他好獻夫曰
巡按時甚有丰裁鑿曰臣嘗與同朝甚好 上又以吏
部一本授時曰此是吏部推的兩箇大同都御史大同

地方要緊這兩箇人如何時對曰是何棟與韓邦奇兩
箇都好何棟平日有才韓邦奇曾在彼中做參議何比
韓為優 上又曰不知何棟曾在邊方否獻夫鑿俱對
曰他是陝西人知邊務時曰他也曾做御史又曰大同
先有叛軍地方難治才短之人不可過剛執一的人亦
不可必須得中正之人方好 上曰是要箇中正之人
過猶不及 上又曰聶賢取來掌印佐貳官也要好的
毛伯溫着取來管事鑿曰如何行 上曰汪鉉寫手勅
聶賢毛伯溫着吏部推用時等承 旨出
十二年四月乙酉 上演御馬於南城召乎敬時獻夫
大事記 卷二十九 十六

鑿至環碧殿諭曰朕今日演馬至此召卿等同遊看馬
引至嘉樂館看訖命太監鮑忠偕至重華殿候 駕少
頃 駕至御殿左室召四臣入 上曰今日科道官互
相糾舉本如何乎敬曰今早蒙聖諭仰見 皇上至公
至明 上曰他每不過應事塞責好惡顯着的不曾糾
舉如御史李循義不過因公給事中張潤身只是子過
都留着用四臣對曰是 上命各賜服色一件行至東
華門命司禮監官宣回至重華殿西夾道有 旨令以
今日同遊為題各賦古樂府二首七言律二章來看時
天將雨四臣僅賦律詩二章上進少頃鮑忠捧 上撰

古詩一七言律一命潤色四臣觀畢仰贊天文煥爛非臣所及忠復命乃命退明日閣中各補撰樂府二首并和 御製詩以進

戊子召孚敬時獻夫鑿赴西苑候於平臺少頃 駕出

乾明門至寶月亭召四臣入見曰亭方訖工命卿等同

觀 駕過清馥殿趣四臣進見 上曰錦芳亭原在南

城移置于此因是荒落所以添葺清馥殿工完時卿早

敬亦不在亦可同觀命內侍持 御製占樂府一絕句

二令四臣即和進詩將成命賜芍藥花一盤傳令各簪

一枝於紗帽且令各自進詩 上御殿後翠芬亭四臣

各以詩進復命四臣編觀花欄觀畢有 旨不必辭令

中使送出西安門次日閣中各賦絕句八以識恩私恭

進 御覽

五月巳巳 聖諭到閣朕覽江西造到青爵色甚佳以

為殿陛祀天之用欲卿等一看今日雨後稍爽即酉刻

可與助鉞言共吉服來至南宮之重華中刻 上御重

華殿觀祭器畢御殿左室召郭勛等入見 上曰朕因

咳疾靜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今調養平復特

與卿等一見勛奏曰臣等今日觀天顏不勝欣慶 上

曰此江西燒造殿陛天用的爵與酒樽朕見其顏色

鮮明甚佳美與卿等同看五臣承命出視畢入見奏曰

祭器制度精美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不勝欣仰 上

又以御案所置扇分賜五臣曰今天氣炎熱茲扇與卿

等共涼既出 上復召孚敬時至御案前示以御書

宣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御書恭和 宣皇帝閱輿地

圖詩孚敬口臣等謹捧出外面拜觀 上允稽首退

十月壬辰召孚敬時入煖殿御座前問曰重寫的寶錄

如何孚敬對曰尚未完時曰寫到 英宗了寫不難只

一時較錄不及五學士看了方送鼎臣等看 上曰卿

等也要看 上又曰刑部決囚事前日着他早些奏如

太事記 卷二十九 十八

今近郊天了如何行刑時曰審錄遲了些二十一日已

交十一月節祭天之月似不可行刑孚敬曰如今營造

九廟及啟祥等官都是吉祥事亦不可行刑 上曰今

歲暫免待本至卿等可擬票來時曰如此誠所謂仁覆

天下矣孚敬曰臣等連日不觀天顏今見聖容充粹不

勝欣慶 上曰欲行郊禮所以靜養 上又曰久不與

卿等相接朕宮中亦嘗念及孚敬奏曰當今只要聖躬

安泰篤生聖嗣為第一事以慰 聖母之心時曰聖躬

雖好還要保養 上曰卿等說的是朕身安則 聖母

安矣孚敬時曰誠如聖諭

十三年正月辛未 上諭乎敬時鑿曰朕數歲前于宮

中閣子內座之上正中奉 祖訓一帙左奉 皇考手

澤一幅曰疑思問每于元宵之夕設一綵燈即燈蓋輪

懸一絕五言曰於赫皇祖訓於昭嚴聖澤孫子時瞻歌

夙夜慎兢業卿等其和之乃各製二章以進

二月 上納夏言議下御劄曰叛卒殺主將法不可赦

然非舉滅所為云云見大同

七月命建皇史宬 上諭內閣曰 祖宗御容實訓實

錄宬有一尊崇之所因命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南勅

館閣諸臣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奉御容于閣上藏訓

大耳記 卷二十九 十九

錄于下 九月文華殿建九五齋齋西曰恭默室為祭祀齋居之

所至是落成命乎敬時等以詩紀其事乃各上五言詩

四章

十一月召輔臣等觀恭默室 上諭乎敬時曰文華飾

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為衣

冠所在不欲用前名待別作之庶備其名今日可與禮

官 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

揭之門左右楹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至詣恭默室觀

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

默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明曰 上有事南郊駐蹕

齋宮諭賜張乎敬等以自製大報歌命和乎敬等恭和

以進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乎敬李時郭

勛汪鋈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廢和

丙戌 武宗 莊肅皇后崩禮部以謚請 上命會議

張乎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冊謚之文

宜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

二字四字未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乎敬

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

今眾議未協當俟上裁王廷相曰莊肅作配 武宗今

日之謚似宜一體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

之宜備陳以請大行威名 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

與並古人制謚止嚴美惡之法無論謚文多寡但莊肅

作配 武宗他日神主祔享宗廟謚文不一似無以稱

媲美同尊之意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具聞 上不

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祖

無彼此之分前日喪儀朕謂羣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

之制此大義所關但朕遇皇嫂之喪無事嫂如事母之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祔葬康陵

三月丁卯日講畢御文華殿西室召孚敬時諭曰今年選庶吉士翰林官何人可教習時口舊例用二人上曰只用一人罷孚敬曰待臣等疏名進請點用上曰卿等可即舉一人時曰教習的人還要德行爲主文學次之上曰必須有德行的方做得師範文章是末藝孚敬曰學士中蔡昂好上曰是好上又曰翰林人少前日留得少了些時曰皇上所留六人甚當內外羣臣無不欽服上曰朕只照卿等考的名次留了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一

上曰前日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上又曰如今內閣缺員卿等以爲孰可孚敬曰請皇上自擇上曰古人薦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就是蔽賢不忠了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若少差了爲害不細不可不慎重時曰如弩之機少差毫末遠處就差尋丈上固問孰可時曰某人好但見有委任未畢上問孚敬何如孚敬曰好他甚勤勞上曰輔弼豈可以取勤勞時又曰某人也好上曰朕初即位與卿同日講時曰是名次還在臣前上曰太宗時內閣官都是職事小

的以後纔不同了時曰臣孚敬臣時不是皇上簡任不能進此地正德以前多進不以正內閣也要儲養下幾人後來得用臣在內閣三年事尚未盡知上曰卿謙言上曰先朝內閣如楊溥楊榮都兼管各部事時曰只是體不使他進本又要擬旨上曰臨時着他迴避時又奏我太祖不設丞相命六卿分職如今六尚書就是六個宰相他每若是得人朝廷上就可無事臣等不過備顧問他本來只擬得個是字上曰六部固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緊要今都察院王廷相好二臣俱曰好他有學識又老成時曰皇上所簡任舊臣如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二

王憲泰金聶都督好上曰聶賢還健泰金覺衰了時曰梁材甚正上曰他去了三年還是這等卿孚敬會薦他做吏部孚敬曰是已又曰人甚難知初問好往後又變了上曰如今臣下正有這些變詐又好求勝不肯認錯時曰書經說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臣下只是個誠實使好上曰是誠實有容是大臣之體上又曰汪鏞在吏部何如二臣俱曰好上曰昨日考察怎麼行事時曰憑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糾劾上曰也有虧了的人孚敬曰鏞爲人肯盡忠上曰忠便忠只是事無定見少主張孚敬

曰近日部中常與霍韜爭辨 上曰若是爭辨還是汪
鉉達時宜霍韜若是做尚書事都壞盡了時奏曰昨日
王憲乞休未蒙允俞 上曰他前日告病後又好了如
今邊方多事他知邊務如何可放他乎敬曰委的有病
行走不動時曰有隱疾不敢奏 上曰這等着進本來
准他去乎敬曰望加他些恩典 上曰是與他以見優
老之意時又奏曰臣等在閣中嘗與方獻夫議先朝有
午朝之例 皇上午間命大臣等於左順門朝見就奏
事亦足以聯屬人心 上曰先朝還有晚朝之儀朕嘗
思謂之朝者如鴻臚奏見拜謝恩是朝儀若政事另行
大事記 卷二十一 二十三

都是如今通政司奏事却是行政了時曰通政所奏事
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
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英明千載一遇若臣下一言
欺蔽 皇上便覺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
官侍時曰科道官看見也就奏他 上曰說得是待廷
試後舉行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發因文華殿講畢 上謂李時
曰子敬閣中事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爭第爭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

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乎敬亦只以弟
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固是忠愛也大執泥

了 上又曰他不肯愛惜人材時曰他只是行法太過
上口人多怨他時曰還因大禮大獄所以人心至今扞

格 上曰大禮大獄當初原無甚意時曰 皇上於大
禮之人至今都大同任用人甚感 上又問王憲放

了去誰可替他時對王廷相好 上口都察院要人不
可動他時又對其次唐龍可 上曰唐龍還早些邊上

着他多住幾時纔諳練邊事 上又曰朕看來惟張璠
好昨日大同事虧他去了雖是將就了事也少不得如
此處時對委的虧他處他平日幹事有才昨推兩廣不

曾加得他職事甚虧他他已辭朝去 上曰推了取回
就是 上因論劉源清誤事時對曰他心也忠赤只是

寡謀如今問他死罪似過了 上曰以警將來 上又

曰內閣缺人還取費宏與卿相處時曰宏不但處臣人
人處得 上又曰官小者也還用四人各兼部事着他

歷練時曰 皇上處置最當 上又因論大舍銀兩時
對曰近聞所積甚多皆是革了許多冗員所以在官者

多 上口這是即位初詔書革了的却虧楊廷和時對

曰楊廷和有才 上曰但非輔弼之器耳

庚寅召李時至文華殿西室親以制策題授之曰此殿試策題卿可看了潤色來時恭看畢對曰淵大典則真古帝王之言 上曰古歷年久遠皆是 祖宗積德及

後來守成能盡持盈之道所以長久朕問的意思是這等時誠如聖諭 上曰今日乎敬又有奏至乞休卿

見他病勢何如時對曰臣昨在朝房齋宿今早乎敬速臣到家泣告說昨夜痰發甚危喚童使一碗方解又以大義責臣朋友五倫之一如何不與處 上曰他要卿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五

可望好如今天氣漸熱得早回為幸臣因他說得迫切

效且留着外甥致仕祭酒王激同行遂哭泣自言感

皇上恩未能補報豈敢負恩委因病勢不好 上曰准

他去罷時曰且着給假 上曰准致仕明日起用時曰

不碍時曰這等望與他些恩典差官送回 上曰卿擬

票來看 上又曰教庶士要箇學士時曰昨日張孚敬

已舉蔡昂 上曰蔡昂與顧鼎臣孰優時曰俱好前日

鼎臣教習逐日在翰林院甚勤 上曰蔡昂為實才還

是鼎臣為優時曰誠如聖見時又奏曰上科庶吉士選

二十一人今年還照上科數目 上曰今年人多可選

三十人時又奏曰考庶吉士是重事望 皇上親賜制題于文華殿門外考試 上曰 祖宗時也親出題文華殿門外亦可開行

四月乙未廷試 皇莊 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 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卷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卷却謙雖與題不古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一十六

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末疾也刻日可愈 上乃遣

中官齋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

惟近古之君有勇鬚瘡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

飲輒效茲為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此

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 諭賜輔臣等 御製喜雨

述懷詩命和禮部尚書夏言言莊誦御作仰見 皇上

欽天幸祖愛民重穡憂勤惕厲之意及恭讀 聖訓仰

見 皇上思親好學謙已誨人不自滿假之心甚盛德

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已巳大典隆寺灾御史諸演言 皇上御極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寺火
天意可驗其基甚廣宜改爲習儀祝聖之處 上曰寺
既毀永不許復習儀照舊此故地豈可用併大慈恩寺
一應修齋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
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隨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恤典

六月戊申御平臺召郭勛李時夏言進見 上曰久不
與卿等接見此心不安又曰朕畏熱久廢朝參各官要
盡心供職時曰昨日 聖諭臣即傳羣臣各仰體聖心
不敢怠慢 上又向時曰訓錄寫得何如時曰已寫到
六事記 卷二十九 三

孝宗選官圈點膳本放在皇史宬原舊本放在通籍庫
言曰也放在皇史宬 上曰朕欲留在宮中不時觀覽
時曰最好 上曰昨日林文俊進來二十一史甚好板
在那裏時曰在南京國子監原是舊板臣在禮部時與
方獻夫訂過修理的言曰這本還該取來時曰司禮要
刻也不果言曰宋史板在廣東時曰宋史甚不好向要
修過未曾修得 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一人
之手乃好 上曰乾清宮後而是坤寧中間殿叫中圓
殿不知何謂時曰想是俗名 上曰朕欲備做交泰何
如時曰乾坤交泰甚好 上曰宮後門扁曰廣運廣運

是用的寶名似乎不可三臣皆曰是 上曰就扁做坤
寧門好 上曰卿等纔到大善殿否中有許多銅鑄的
邪像甚非禮言曰可撤去時曰海印寺初亦有邪像臣
在禮部時多毀了 上曰大善殿論該拆去時曰是
祖宗之舊只撤去邪像可也 上曰今後重見不必行
叩頭禮又曰暑熱卿等今日却勞了時曰臣等當効力
上起命三臣隨至殿上及三門二門各看訖乃回宮
七月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
聶賢戶刑左侍郎張雲陳璋工部右侍郎甘爲霖大理
寺卿王經國子監祭酒吳惠南太常寺卿洗光甘肅巡
撫趙戴各不職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
大善記 卷二十九 二十八

上覽之不悅召李時諭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庭咸歸罪
張孚敬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覆此疏亦是私
意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 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
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舉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
爲 上曰第連鈍耳南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
府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
覺其老宜令致任聶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 上又問
王經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
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堪趙永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 上復諭張
雲誠怒甘為霖有才趙戴無過此三人悉留 又曰吳
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翰林院用
翌日命下

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暇召
卿等來底幾若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
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作詩 上跋其後幽風亭東

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幽風圖長句 上曰朕
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 祖皆當營建
過此即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二十九

與李時夏言評品羣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
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
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
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陳謝而出

丁未 上召見費宏李時于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
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宏曰姚鏞往在延綏甚得

上心時曰鏞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

守仁徒虛名耳時曰遠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
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領文武兼資不
專在勇時曰然遠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至

出遂起鏞兵部尚書仍兼前官三邊總制

庚申 上召見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曰西海子
每歲端午奉 兩宮遊賞止望祭以祀其神今宜特建

祠宇庶有所瞻依言出因上言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
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

山後滙為七里深東入都城滯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
于大通前人謂積水為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

都城之水悉於此滙玉河城濠大通漕河皆食其利比
諸五祀之神其功較大祠宇未立誠為缺典但祠必有

名西海之名悉嫌于四海正號乞特賜嘉名庶稱祀典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三十

從之

八月召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圍書一論盡心供職
有聞入告先是 上手諭夏言曰朕宮左右小殿東貯

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
凝右曰懋勤以進 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懋學

勤政意義甚善 賜言金幣表謝

九月給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論汪鉉奸邪誤國請
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鉉疏辨 上慰留既而御

史曾紳等相繼劾之 上召費宏李時曰鉉九卿之長
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 上

曰鉉邪佞詭隨留之無益宏時請令自陳 上曰他那肯自陳色甚怒乃出諭鉉引疾乞休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斥去鉉罷 上乃出狝疏青諸言官曰言官空隨事救正乃疑君負主肆行報復人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乎敬何嘗導朕拒言冊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逮訊詞連宗鑑皆廷杖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樞星旁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若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若

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焚惑退舍况 皇上修德之所感乎 上嘉納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於龍德殿示以 御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論罷免講官溫講一議 宗廟寢榻門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之正宜百附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上謁七陵諭曰朕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隆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 長陵等七陵朕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

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丙子 聖駕發京出德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至陵下立行宮門首祇候 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百官咸視仰贊聖孝之至明日謁 長陵登明樓拜陵碑次謁 獻陵 景陵又明日謁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又明日駕發詣西山謁 恭 章皇后 景皇帝陵禮畢 駕還先是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 祖宗園陵所在

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宥有詔諭是夕即自草勅稿漏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時曰七陵在此須人守獲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稠密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 臺上設一黃碧殿以奉 聖母 上坐胡床巖樹下在聖母帳殿之間張小蓋召勛時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觀龍池泉噴助時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

回奉 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次序圖
 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樞書少保文臣二員賜時
 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助舟共二十五艘 聖母
 及宮眷侍衛皆序進壬午還京既而賞扈從功賜工部
 尚書林廷揚侍郎甘為霖銀幣郎中劉應授張問員外
 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瑞左傑主事皇甫泂劉燦等俱鈔
 幣賜與言等御舟日百年不親朝陵無父老懼呼時言各
 恭和 皇上御製祇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泉山詩
 暨恭紀扈蹕詩十三首以進嘉納之

癸卯再幸天壽山議作壽宮先是 上謁七陵召郭勛
 大專記 卷二十九 三十三

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祚等侍從 駕親詣天壽
 山相看迤東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為大吉之地 上
 猶諭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文皇帝營山陵于昌平縣命禮部尚書趙鼎以明
 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車
 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即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
 氏等子孫必有秘受祖術得其真傳者既而謁告諸陵
 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地復諭曰適觀吉地咸可為陵
 朕惟 祖宗所遺本諸天錫既越 列聖之地恐朕未
 可當今日既定空勿它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蹈

前為也卿等其力贊之勛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
 所諱言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嘗預修陵
 寢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上言
 禮君即位為禪昔漢文帝自表 西唐太宗詔營九
 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蓋既達始終身復親見且省子
 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
 悉先自事故二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
 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為萬年壽宮遂勅臣
 等以預建之事仰見睿智明達真出恒情萬萬臣等敢
 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例以請翌日復諭曰預

大專記 卷二十九 三十四

建陵墓大臣已諮但恐衆有未知可行可止爾百官以
 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于是掌宗人府駙馬都尉京山
 侯崔元掌吏部事左侍郎霍韜并寺院科道及宛大耆
 民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賜百官端陽宴于奉天殿召李時夏言郭勛泂舟西苑
 先是 上駕回暫住玄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諭曰
 端陽日朕奉 兩宮西苑泂舟賞節因命言撰致語既
 而復諭時曰昨奉慈諭罷免今欲為君臣一賞以寓交
 泰之意卿其與勳言計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
 西苑預命勳時言候于崇智殿遣太監賜以艾虎絲索

牙扇諸物助等致辭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助一舟自芭蕉園歷玉煉金鰲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餽又命揖人湯漿近龍舟賜頤問登岍復宴于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自 宣宗賜饗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今僅再見云

自是 聖母病日侍宮祈禱尊 睿宗入 太廟凡兩年大喪上葬往承天夏言益疎被逐翟鑿以二子科場事削奪夏言再召嚴嵩傾之死于市庚戌虜患出御殿諭羣臣時已居西苑間還大內壬寅宮變 上顯于苑

事記

卷二十九

三十五

中修長生 御札賜嚴嵩者必多嵩敗不傳徐華亭得

君所奏所答今皆見世經堂集不盡錄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

朱國禎輯

甘州兵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世宗皇帝即位已八月矣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以而諫至今官與總兵李隆同里性素矜嚴每事持正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恨甚且慮得罪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有異謀密令指揮楊淮喉諸部卒誚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為首二人隆令諸部卒各備衣鎧具三日構待操再

事記

卷三十一

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先往公議麻象軍圍擁呼噪且拋磚石銘馳入守備太監董文忠繼至擒五人與杖隆後至厲聲曰此是軍不是賊何事而打衆遂大闖尋殺許都堂左右勸銘越牆避銘曰有死而已移一步何以見人被棍而一入入問都堂安在曰事至此我輩拚一死不可中止也焚以火衆奔入皆狂醉加盾馬銘遂死隆騎導而還文忠懼且走且遣人覓銘幼子二哥藏府中則衆卒已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矣遂大掠城中劫庫釋囚僉事劉經匿肅府承奉家得免劫運銀五千餘兩越三日乃得收

飲銘餘骨

董大監振軍三十餘名每夜守護一夕漏初下軍未寢見堂上一人着紅袍據案而坐大

聲曰小二哥子不知今在誰家說殺他丁軍皆伏不敢仰視俄而不見銘蓋見靈降聞之懼不敢一至其所此

若監刑云因迫脅文忠以銘剋糧激變聞陝西巡按驗

茂堅疏必有主使巡河許翔疏鎮守總兵等官不得辭

責兵部尚書彭澤言銘之死一則因其執法太過失士

卒心一則鎮巡官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

失為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究謀一旦有

急迺揚言勸諭不從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即不與

謀亦難逃罪及副總兵李義等畏縮坐視法當併論得

吉西事未寧隆文忠降勅切責與義等皆戴罪領職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亂諸惡巡按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

一子入監使使備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朕九疇

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

罪者四人名為首惡下獄者三十餘人覲自解九疇與

茂堅盡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御史史梧等

南科給事中魯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

重典遂下撫按勘實以聞隆褫職代以右都督徐謙明

年九疇等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上請 上以事

情重大逮隆 闕下集官會審隆至覆奏法雖罹于謀

殺情又涉于謀叛 上乃詔法司錦衣堂上官往勘給

事中陳明時疏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遠勤所司向也萃

數十百人于闕庭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

三人往數千里外探求巨猾鬼域之情又安知果當

聖意否耶不從 命大理寺卿鄭岳錫衣衛都指揮使

王佐往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

卜判等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御史劉紳將至衆譁曰監

軍領涼州兵來洗城矣遂潰上山九疇倉皇四出撫安

衆疑稍釋來歸方徵調防勦外虞虜內虞諸惡黨構煽

僅獲李自當梁不老等四五人岳等至陝西與巡撫王

珣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諸惡倡亂罪狀擬隆謀殺造

大事記 卷三十一

意律斬梁不老比殺祖父律凌刷同惡楊准等各論死

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文忠

宜罷義降級用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

臣構成大亂幾危邊鎮處決梟示李自當及楊准等各

如所擬文忠仍舊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大同兵變

嘉靖二年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議欲為亂巡撫楊志學方臥病密捕得首惡張的祥等會總督侍郎臧鳳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項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驕兵為梗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宜如鳳等言從之戮為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時

大事記

卷三十

四

文錦已由太僕少卿陞僉都撫大同代志學文錦前守安慶抗逆濠以才略著名及至銳意振刷大同因虜患多棄地至謂野有稼穡適足招寇于是城北膏腴皆鞠為茂草一望曠然絕無亭障虜人即叩城下文錦曰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且宜大並鎮也虜犯宜不數日不屢戰不能近城以葛峪白陽諸堡為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百里內舊蹟可尋安得終棄于是議築紅寺臚圍窯山墩水盡頭沙河五堡左參議韓邦靖估用三十萬文錦不憚臧鳳聞之曰五堡修不成矣張巡撫視國家財如身上血安能捨此邦靖疾歸後至者減為三

萬奏聞興工參將賈鑑催督嚴急軍心已怨堡既就苟

率太甚每軍管房一間當發戍軍二千五百即于鎮兵

內摘撥眾皆憚行或請招募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為言

文錦愠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非鎮撫

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佚有

良室家宅業間當發大恐告願單身分番而往不許益

忿曰人各有妻子又有馬匹一間管房何以能容且莫

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合家死矣等死不如殺

賈參將投入北番于是郭鑑柳忠等倡亂殺鑑裂其屍

走出塞屯焦山坡蓋七月二十二日也文錦慮其勾虜

大事記

卷三一

五

時總兵江桓託病不出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再往乃還諸卒相約勿散聞砲聲則聚由是率數十百人群行衢市中時時橫切不可制既而文錦囑管隊官關山等廉得首惡欲捕之眾已刺知二十七日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都臺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陽王所亂卒圍而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總兵而下或走或匿遂閉諸城門焚公署出華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眾曰諾脇時陳為奏乞宥巡按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眾致變命兵部左

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撫大同陞
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斬英
代時陳太監武忠代鎮守陞前僉事韓邦奇左叅議往
分守卽邦靖之兄也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
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不
至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代緘事中劉祺通政
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
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昆至
大同衆洶洶疑懼曰寧有殺都堂兼將全置不問者昆
大事記 卷三十 六

還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懷生變彼之一身誠不
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耻計惟急罷孽情所
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文錦骨髮
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歸朱振有勸諭鎮定功免罪敘
用允之邦奇聞命戒行或阻之自度與鎮人素無嫌嫌
且弟威惠素著城中無支職一人速往庶衆心有所繫
屬遂直抵西安驛去大同六十里衆聞皆驚嚴兵以待
然不敢失迎接禮既入人心稍安天祐桂勇繼至密捕
逆軍八十人杖殺之時尚書金獻民方西征叅將李賢
帥遼東軍趨甘肅經大同城外各堡皆閉不容止宿遠

東軍罵曰會與延綏兵殺此反賊戶部主事李枝齋接
濟銀來武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因此奸人乘機相恐
勅十一月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發火砲喊聲震天先叩
叅議分司出見再三諭之分兵至李主事索部徽驗視
遂開帥府勇挺身前氣甚勁衆曰既無它心何將家屬
擄送出城乃出妻女以示見都臺亦由諭乃止明夕火
復起則大同吏胥因變殺知縣王文昌也連日夕嘯呼
不解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其諸亂卒狀天祐
疏中亦不敢盡言也因令集諸司會議軍士隨之勇曰
惟非我有留此何爲卽趨出邦奇掖而止之因諭于衆
大事記 卷三十 七

曰朝廷已赦汝輩何復作此諸軍曰赦有之奈衆官意
在必殺卽如捕盜只是指揮今乃用遊擊兵此兵必虜
患始調非欲殺而何邦奇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
吾亦未見明盔甲仗白日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如此
捕盜何疑衆曰請徹去遊擊兵此後再爲盜者自相擒
至決殺何如許之又許編火甲錫虛糧乃散代王俊杖
懼禍走宣府兵部言大同反 今未定不誅元惡禍
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大
臣總制宜大得 青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議
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

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
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蒞鎮精兵
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勅曉諭鎮人擒獻首
惡卽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
賚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
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
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未必敢輕犯舉
戶部左侍郎胡瓚可用詔改瓚兵部兼左僉都總督宣
大軍務綱克總兵官時陳等從行前往相機撫勦擒首
惡者賞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三百兩陞二級先

大事記

卷三十

八

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
疏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
行間所見宜確請勅瓚據名擒捕卽行梟示 上然之
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用兵之道宜
密宜速今重兵壓境各賊震驚之餘未免反側知備煽
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乞且留瓚勿動密降勅書付臣
與諸將定計臣往來二鎮彼不甚疑可以立擒并及王
文昌被殺事 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曰王官旣欲定
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旣行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
觀望已而天祐疏言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

十四人乞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
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
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
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等
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 上命亟偵
實以聞是月庚子桂勇及千戶苗登王紳等外密引首
惡十三人入後衙門事飲酒捶殺之蓋皆頭目隸各麾
下最黠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衆無敢譁隨撫定五堡
軍士而瓚意猶未已促時陳進兵再索首惡邦奇自往
止之不聽城中復變郭疤子等殘殺勇家屬十九人燬

大事記

卷三十

九

登紳等家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惟靳英隨後天祐自出
挾朱振力解曰爾輩亦知殺都堂叅將當討得首惡則
餘者免矣桂總兵實活汝奈何警之乃以勇付葉游擊
曰盍卽盡殺復推朱振爲主陳等兵退走於是瓚言亂
軍乍順乍逆必天兵臨境擒獲乃可底定有 旨責天
祐等擒賊自贖瓚暫駐宣府候事定回京王官言桂勇
委身立功被賊慘禍宜加獎賞乃加勇都督同知召還
別用卽以振代之勇猶在囚中久之放歸四年代王還
自宣府天祐等擒首惡徐瓊兒等四人餘黨未盡殄尚
閉城抗守文移或扞而通瓚等未敢輕進薊州總兵

馬永請督軍與諸將進討從之并議遣官看詳而瓚已班師上言首惡已誅二三逋逃獲在旦夕臣等奉德意置之不問示大信于天下仍以病乞歸 上嘉其功慰留之停看詳官勿遣吏部左侍郎孟春言郭庖子郭盤尚未獲或潛入虜境搆引別謀將來之禍未可勝言乞仍令胡瓚或別遣大臣亟往務在必獲章下所司瓚列上功狀盛言文武大臣科道運籌協謀及諸鎮巡督勦聲援宜以次受賞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桂勇誅郭鑑在瓚未任之先瓚在事無功克孽多迺遽旋師敘功且大同搆亂以來在廷諸臣誰進一籌佐緩急瓚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懼後言以此媚之 上責瓚班師不俟命賞桂勇銀三十兩部下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捕得郭庖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庖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梟示刻榜文錦妻李氏上疏辨雪且請卹 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又屢為言皆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圍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憊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寔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 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

上謂洪謨出位妄言切責之時宜大歲饑發大倉銀二十萬分給并行各巡撫查倉糧實在之數酌量分給宣府缺餉河東運司通負至十五萬索之不能應軍士互假貸自給官定息二分富人故闕匿不發私自倍增而出入高下又不與焉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宣府滴水崖堡官軍郭春小蔡旺等數十人怨其債上牽訴煩數群聚塚甲不服追逮官司慮生變為逐其債主下令撫諭之春等益橫肆無忌鼓行劫掠至毆擊燒荒官軍奪其馬匹器械偽稱大王天師知事等號巡撫劉源清密遣軍卒捕之為春等所覺遂放火烧官草二萬餘驅堡人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登城拒敵傷官兵甚衆副總兵劉淵遣人執旗曉諭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剄死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正罪未幾大同再變遠東又繼之鎮撫以下大都委蛇苟幸無事甘于受辱人多追思文錦以節省受禍非它剋削者比且安慶之功當首錄萬曆中始加卹議謚下所司贈右都御史謚莊愍

朱史氏曰嘉靖初年邊撫被殺者二人越十年被辱者一人最後南營殺一侍郎四公者考其生平皆清勁之品所當見節立劾或軍功或直諫或執法彰彰在人耳目如千仞鳳中流砥柱皆極一時之選用之皆不克終意

者信意直前微有不近人情處蓋守正不阿則有餘撫
機應變則不足跡其自處雖死無憾雖慘辱湮沒無愧
心要于國體甚傷反增志士仁人之痛吁時爲之乎抑
運命一定不可逃乎人才不同恢恢持危定傾爲上經
經堅城壘厲廉隅次之僅僅支吾補偏救弊捧漏沃焦
又次之上不必兼次次不能希上分量截然絲髮難強
持衡者量材就列者自量庶無敗事近見士大夫中文
學議論氣岸甚高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輒以邊才自詭
幸其不用庶幾藏拙又有一種凌厲豪傑自命者淪棄
封疆銅獄棄市亦可恥可哀也已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
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
十里以遏虜騎督役甚急瑾持法素嚴大同弛慢之後
力矯其弊令在必行及茲役興眾益怨求假一日製衣
裴不從乙亥夜前叛卒王福勝王保等鼓譟圍帥府瑾
聞變乘屋下射至四鼓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執
手東向曰我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珙殺之初
瑾與諸將約有變舉砲各以兵至及是三舉砲無應者
蓋失職前總兵朱振所嫉眾畏之不敢赴瑾既死謀而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往撫臣潘倣倣方新任倉卒不知所爲未敢出眾焚其
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僅數十人因肆搶掠閉四
門脅倣乞宥擁朱振攝指揮事代王聞變潛走宣府之
西城倣奏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
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
另行查究意蓋歸罪于瑾也時巡按蘇祐初至宣府謂
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
疏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經變
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乞
集廷議以正國典兵部尚書王憲言軍卒習亂戕害主

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據報殺瑾者止六七十人則此外皆良善也矧其中又多迫脅宜諭安良善貸其脇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一切撫勸事宜貴諸總鎮俾便宜從事 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宜大總督劉源清總兵郤永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且降黃榜赦脅從因以西官廳都督會事魯綱代理促行做數上疏為亂軍巧宥給事中曾忬等劾之詔褫做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為僉都代做十

大事記

卷三十

十四

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做督副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允中懼諸囚請軍門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分幸勿以為言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迺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多妄言株連無辜源清遂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做驗所捕多有功為諸囚所誣止捕八十餘人比晚城中訛言且洗城逆黨遂夜呼謀為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所諭意撫之迺復定源清為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

振詔獄先是諸叛遣人賞金帛使北虜有二人為邏者所獲源清薄訊具得振受擁立規畫城守拒命使為已請節鉞諸狀及至詰之不服出獲者證之振懼是夕飲

藥死一日請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盡不必煩兵不許死

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

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開廂入之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鐘據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艸廠三面攻城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指揮馬昇舊為中軍以事繫鎮撫獄舊把總楊麟時為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華任參將黃鎮及王安郭全等故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五

無賴亦繫獄遂受眾推戴為頭領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水滑不可上做與鎮國將軍俊樞等六人諭止之不聽俊樞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母妻在圍為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懷仁不敢歸源清多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童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為然疏請得 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鉉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

一萬二千...

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佩印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宴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忬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恒實總兵吳懷辱國今不可以再辱 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璘等 上悟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止責巡按紀功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已定源清永貪功一殺以致激亂及今班師亂可遏已源清則深詆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

大事記

卷三十

十六

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十二月虜入邊城人既有約發砲聲相應將欲東走為官兵所遏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疎虞官兵圍城入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拆王府及諸公署毀房為薪夜縋城拆屋多為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徵諭 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正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者三百餘承悉執之城人滋懼源清永所豎招降幟亂卒悉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軍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

至承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避我兵大敗亂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那顏居滿城皆巷哭虜眾徘徊不敢進亂卒張樂宴虜酋城闔內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駢亂卒為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亂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刃擊之大詬而去虜騎南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城 上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募窳夫穴城而入為毒烟所燻穴中死者相藉二月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 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

大事記

卷三十

十七

書往視尋論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為懷叛軍戕殺上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卻承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劫囚勾虜抗拒官兵既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宜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人皆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即使破城異日如何修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

源清亦知事不可為自効求去 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閉住兵部請并罪永 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會虜已引退叛卒有從虜者多被虐使旋復奔歸而城中積困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閭室戚之人情由是乖刺管糧郎中詹榮有機略出納平允且曲計供餽慰接誠懇甚得士心亂後倉庫絕無所犯方有父喪不能歸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歎血討賊乃陽令寧持軍較士庶狀詣源清為

大事記

卷三十

六

黃鎮等乞原卽陰以榮等謀告巡撫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為賊所逼非本心且昇威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為用繼祖以其謀告源清源清業已解任欲圖後效微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百人入城主事楚書復以 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者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父昇麟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已丑繼祖單車赴鎮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大口

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適賞格各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留梁震史俊兵于大同東西二路備虜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備代王還府代王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三月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戍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通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眾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

大事記

卷三十

七

大多而重鎮益茂矣賴 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投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穀園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奏願屢聞明旨未下竊恐積疑生變更釀大憂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擬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侍功僨事之責責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其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士張手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大同一事囑逆誅逆朕終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

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卿不究正理人皆曰
卿獨與言為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
思之遂降 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常序等下兵部
會推堪遺賑撫者部擬俱不當 上意特命侍郎黃綰
往卻永華任回衛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未
得旨即歸為吏部尚書汪鉉所糾且言綰時攝部篆黨
同欺蔽罪得 旨調綰外任蓋乎敬擠之也綰上疏自
理言大同之變乎敬力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
以此為乎敬所忌 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
同悉用鎮人供役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告及亂軍者綰亦絕不問眾心稍安有闕錢薛源楊
月者最勇黠為亂軍使虜至是錢自虜歸綰執付獄反
側于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眾始帖
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虜牛 驅之耳
何能為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修之
不來則勿索時諸亂卒方挾虜恐憚內地聞綰令大阻
百姓知綰足恃凡前惟亂卒害者始膚至陳際綰伴不
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
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尚欽者殺一家三人懼不免
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衙無一應者遂被擒獲以出未獲

大事記 卷三十 三

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於是城中軍民始欣欣
鼓舞知不復有誣誣累矣綰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
由於情罪不明終成於積疑不解臣惟王用三驛寧夫
前禽故設法密擒又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地
而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敢入鎮城為地方害則善矣
或又慮其急而走虜為疆圍憂者是不知彼已情也虜
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遠夷且使虜果雄傑即無
賴此一二輩如猶常虜也則得此百輩奚益况虜性得
利則趨遺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
使來貸則失刑殺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虜之勢以挾
制上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但
使吏此土者仰體 聖心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
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逸而徐捕之則地方保無虞矣
又疏大同街衢廣衍故克狡賊夜羣聚肆惡若嚴設柵
門仍立十家牌編為保甲互察姦萌隨城四隅各立社
學群民子弟擇師教之作典禮義之風潛化其非僻之
習庶幾邊鎮永安旬服有賴皆從之自甲申倡亂及近
日擒獲兇渠惡黨各以其名上諭死者三十三人未獲
擬斬者四十九人餘遣戍有差綰復疏言源清永貪功
偵事之罪瑣舉祖祐書等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

大事記 卷三十 三

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為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
 做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
 亂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
 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為進賢令宸濠之亂倡
 眾死守有保障功當家入議之貸况又非激變者也書
 榮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無
 功可錄做允中觀變自全降志辱身得免為幸何得視
 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曩勞未
 減做允中錄用非宜瓚繼祖等功次宜如縮議得旨源
 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罪縮奉命勤勞可嘉陞
 大事記 卷三十 三三

俸一級仍賞銀幣瓚繼祖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
 等各陞級做允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
 恤典又以忭等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
 而釋之初縮勘疏既上卻永不服反奏自解縮亦悉承
 及源清未盡之罪兵部欲遣一給事同御史再勘已得
 旨矣縮言臣所勘者法司尚未議覆而兵部遽請再勘
 則為罪人謀者工矣如國法何且永造飛語撼臣又令
 人狙擊中塗茲復浮言詭辨勘官一出大同官軍人人
 自危為患不細疏入 上悟寢之尋逮源清永至京問
 訊又各奏辯縮又上源清謂臣文致罪狀欲顛倒枉殺

天下忠臣義士此何言哉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
 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策陰寓譏貶臣往
 謝恩疏中乞勅該部特用表章風示四方垂之國史以
 為將來勸懲而該部竟以鄉曲姻婭賄賂之私匿而不
 舉乃至今日猶有此說凡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
 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周祥董璽至今不陞夏錫反
 以考察去無惑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請從公據實蚤為
 會問因著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機二曰明情罪三曰
 明職守四曰明弊端五曰明欺亂言源清關於事機貪
 功罔上之罪詔下所司議報十五年六月縮以憂去
 大事記 卷三十 三三

上從部議黜源清為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嘉靖十四年遼東軍亂執巡撫呂經經清勁有名特為張羅所知布政聽補即撫遼東執法大祛積弊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委指揮武勳清華阿經意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即老幼不免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眾並怨之三月檄將吏沿城築圍牆及臺栽柳種田督役嚴急左所馬軍趙慙兒一曰倡首大噪羣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眾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眾益鬪爭起毆

大事記

卷三十

二四

尚德及指揮李鈇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眾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眾盡開諸城門出放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主尋拏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眾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曾銑按部金復聞變亟行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為眾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

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叅劉尚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當正罪今一不議及而各官叅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御史王廷亦以為言兵部再議以聞終以銑言為是請即懸榜首諭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巡按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左僉都韓邦奇為副都代經經既得報遷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素諳事經擬扣諸軍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五

月糧草價為飭裝具悍卒於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眾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為經摘發繫獄未遣至是劫出率眾持梃搥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捱拮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部呼噪竟日夜詰且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且呼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鈇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

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赴遠撫鎮鎮聞遣武舉轉承慶宣諭衆伴聽命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遠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豈然而起誰復激之於法不宜復寬請令邦奇督兵壓境索取首惡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較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問止邦奇母行改山西巡撫任洛撫遠東而以邦奇代洛與經同鄉相厚恐軍士疑懼故改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格剋歛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六

盡掠饗儀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置諸空館閉城門一如廣寧脅指揮董鎮以激變聞銑檄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操守如故兵部以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勅命工部侍郎林廷楫兼左僉都以行而官較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時經以王純言放出分司矣復謀亂擁經及官較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較越二日乃出經付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較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楫并勘訪捕大理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

史 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而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反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降欽州知州趙慈兒等聞庭楫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詐稱林侍郎領兵盡洗兩城謀于六月二十五日俟衆官拜表脅衆作亂總兵劉淮覺之值天雨命各軍盡散至天明拜表賊不得聞乃密結死囚王果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逆謀益急銑密刺二人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叅議高登備禦韓承恩等剋期擒捕於是慈兒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有陳羊兒者亦賊首也宿于娼家性擒執刀迎敵傷而什曳至市街殺之銑遣百戶崔捷傳示各城仍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七

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
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
特欽遣大臣按覈其事據克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
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
矣得 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榻取其餘未盡事
情只令巡按勘明具奏銃等勘 上詔慈兒蠻兒王經
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極邊革世襲餘
戍邊衛經革職閑住欽吳令歸別用銃候京缺陞用諸
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十八年閏七月廣寧衛達軍佟
伏糾惡少四十餘人於朔日之夜鼓噪爲亂城中無應
大事記 卷三十 二天

者欲奪門不得出登樵樓鳴鼓駭衆總兵馬永帥家丁
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兵士憤怒進擊悉
捕斬之詔陞永左都督遼自呂經繁後士驕悍日洶洶
思亂 上問將大學士李時薦永且謂家丁甚驍勇可
用 上曰將文武兼資豈專恃勇至是永果立功將士
始懲艾不敢肆矣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管兵亂殺督儲侍郎黃
懋官先三十四年零倭直叩南京大安德門凡兩晝夜
閉門無一人出禦徭徭而去給事中丘楫劾南兵部尚
書張時徹侍郎陳洙皆致仕去陞刑部左侍郎張鏊代
時徹副都張泉代洙既至請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
防臨江一帶宜設險屯兵遙爲控遏秣陵淳化江陵三
鎮原設巡司弓兵單弱宜增堡添戍覆允惟二門恐碍
神京風水下再審得止又上留都安壤實政五事一南
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管例設都督
一員提督叅將二員協理界以符勅旗牌凡坐營官軍
悉從督練有警同內外守備調發一兵法必奇正相須
添營二營各三千人二爲正一爲奇於江官北衛所指
揮等官選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卽令各官擇正軍餘
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叅等官總其事部
覆旗牌例不預給提督營務近已設二都督但申飭分
任管事叅將不必設營兵如議乃選南各衛餘丁補正
軍三千以都督段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 孝陵衛
餘丁三千以豐潤伯曹松領之使拱護陵寢各開管團
練賜名曰振武而餘丁吳儒不入選別募驍悍充之大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元

都江淮間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管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六斗其儲自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州縣派解原有定額戊申邊餉甚急 嚴旨催發尚書方純皇懼不知所出上言帑藏空虛狀因係便宜七事

中言原派南戶部倉糧該徵本色暫借三年改折一年轉發太倉銀庫濟邊其南本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拖欠者改追折色通限一年內完解銀庫由是南額大虧因定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為南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始怨然不能訴也坤召改北部懋官既至按籍纒給半年奏請每歲北運量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償前貸報罷窘甚凡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代坤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祿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未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廿日鼓譟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其僕扶之避民舍口語刺刺不可辨蓋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為員外郎方攸躋石渚坤別號也諸軍競前撲殺之初懋官舉鄉貢時獲千餘人持械相向謂為古微既至南鄭中峰忽聚者數千又數日前得體皆聚寫一神牌無故火燒家人見一排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始徐去曰是我懸先人來也卒不答其何神亂時一僕臥其腹上俱死

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尚書張整求賞整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眾稍定世延少年佻脫輕許至十萬金一應事宜披襟當之曰中似無文武諸大臣輿論噴噴疑有異志然實姁姁作婦人狀苟取悅眾心無它也明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恐目攝莫適主先一夕世延坐亡事聞任先尚書張整奏革五府屬南軍延方李府事欲復之革後收糧等事部議報允世延引整陰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賜舉等名于中獨遣人入奏整上章辨誣謂屬舉舉大以為恨亦上章自理謂世延本以私怨欲舉指揮朱元任與整不睦乃假借職事為誣即洩怨耳與因等何與而故署其名也章俱下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開任屬舉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各備心供職無妄 不出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生性疑致康國體 之變其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宜殘辱之當據此開奏不得稱叛亂軍聞之灑然因麾使退眾求賞遂大言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則不可眾曰劉命昨有成言笑曰劉不曉事給汝且陷汝本管大臣死若輩受賞非賞乃挾也挾者罪無赦劉幸奪職免罪并免汝罪我拳拳開汝生路而顧不省乎眾猶固請叱曰若但殺我我不畏死舊部精兵三萬在揚州一聞立刻渡若皆整粉矣始皇恐聽命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折糧眾始散去顧待疆略市肆有求稍不得持

挺將入司馬門都督徐珏勒所部賈子以待眾遂巡退
因與都督陳規巡察搏十餘人杖之百多死追至新街
斬其魁馬三兒事小定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
臨淮侯李廷竹尚書鰲等俱以事聞各軍流言朝廷將
盡誅管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與鰲謀曰叛軍雖從宜
撫定然首惡不治非法元魏禁軍攻燒將軍張葵之事
可鑒也事勢如此迫旨下方處分曠日持久驚疑萬端
必有他變須早發擒之餘當自定整謝曰余眊且怯特
事急不可言去又不可推叩一惟公主張乃與鰲托疾
閉閣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其心密召坐營官華恩

大事記

卷三十

三十三

把總張勳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
五人十一日二掩捕下獄疏報南科道劉行素趙時齊等
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查
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
安謙給放失宜何綬徐鵬舉李廷竹張鰲俱屬有罪先
後下兵部部覆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
宜之罪 上曰管卒聚眾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
南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
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
係激變所致令捕為首者餘黨勿問克廉罷官馬坤致

仕攸躋謙黜為民徐珏捕盜有功留用程規新任未減
降俸綬等自陳把總指揮張鵬而下二十九人降級逮
治有差綬等疏陳乞罷御史趙時齊又疏論綬等馭兵
無狀恩威不行即今兵將相携之際非擇人更代勢不
可久因言管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
兵充之譬之蓄狸養虎易與為亂今即不能盡遣當以
振武一營軍分隸大小神機教場新江等營令坐營等
官各自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潛消姦宄之一策也章下
吏兵二部會議整廷竹當更代鵬舉當留用何綬請上
裁得 旨令鵬舉策勵供職廷竹閑住整致仕綬降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三

級徵還其管軍散練之法仍行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改
戶部尚書江東于南兵加太子少保黃光昇為南戶部
尚書西寧侯宋廷訓代廷竹尋論亂軍二十五人戕殺
大臣逼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 上復命三法司會
科道官詳議改比謀殺制使律俱斬秋後處決 上曰
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
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厲黃懋官心存欺誘計使人
為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盡皆為首可再議
聞乃止坐周山三人餘各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貸之
蓋二月間前中九郭希顏上疏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

大怒下禮部會法司疑罪坐妖言惑眾律即家斬首傳示怒猶未已南疏適至黃素與郭厚郭家居嘗過南京上疑交通與聞示意云然亂軍因此從寬廷臣震懼不敢爭遂得信錮三首惡餘悉發各營同一夕拮死無得免者眾皆快之南給事郭斗言亂因乏糧糧多拖欠由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視不理積逋巨萬宜如舊例專設憲職董之且言南北二運均為國計所關而人情每重北輕南法不畫一請略做京漕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歲遣戶部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勅監兌給事馬負圖亦言南糧

大事記

卷三十

三五

自尚書方純議改折後軍無見糧怨讟始起乞盡復本色便詔俱從之乃改督漕副都章煥于南以憲職行事煥曾上經略中原疏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詐術誑惑得民心一盛妖說遂行焉者未始不有與其邪禍富者領家以結納貪者甘身為奴彈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妖說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後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推聖惡少亡命遺迷往往真入其中異黨之人避近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向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謀其地方虛實據骨喉血逆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羣妖羣盜合為一途盜竄藉妖言以惑民妖人倚羣盜劫聚罔俟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已故南後北處

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黨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近者師五倍戰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為羣賊所笑為其虛可乘也今宜武一節屯伍皆空室堂儲城乃專恃游民揮戩于事非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泉德北方長技或運刀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起乘皆自負其能醜態傲欲有以用之故泉備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驍騎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鍊池臣所請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也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羊場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地而今為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為盜資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為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疎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時一省守巡兵備時起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以貪官之

大事記

卷三十

三五

其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與於宗藩宗藩者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儀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于孫于億皆為王室藩屏何慮羣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與大功大功與則聚眾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略中原者當以黃河為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為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為急始慮終之計而無為目前俸免之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徵頻頻急食吏肆行水潦海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率眾為盜初河南人說傳後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盜聚至數千雖州亦有百賊犯南關比知前傳言為虛即皆解散方煥巡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細捕無端促心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雖詞多迂謾然足見當時之事勢為 上所厭得新命因漕運總兵恭將俱赴京會議留數月督運過淮乃發本吳縣人假道過家遂被劾言留都兵變萬姓寒心復設憲臣又近地移煥無非速為

根本計乃不畏簡書遷延半載尚未有期乞罷黜以懲
息玩 上曰煥專事談論意在欺謗逮鎮撫司邊衛充
軍而東先已刻期至南京言倭患未可逆睹營軍不宜
遽罷從之東督軍大同入署本兵素有威望南人悚息
未敢動坦懷待之曰此裴董所以安反側也凡事多所
假借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
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
驕蹇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為惟法
紀為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管軍士宜分隸各衛一體
差操庶可解散克黨然一旦更張必鎮以恩威兼濟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六

臣廼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
改調徐珏以顯代之 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
嚴加禁治珏着改調陞顯為署都督僉事代之未幾池
河兵再變池河營設在江北撥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
餘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行
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
沿二十餘年矣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於南
兵部革之眾軍怒遂縛欽於營臺殿之東聞亟遣官撫
諭許幫丁如故欽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
南料道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謬妄宜罷

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道漏
者幫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俱從之東回籍聽用 明年
部尚書理或改出 李遂方為兵部左侍郎陞尚書代東
遂既拜命請以淮上舊用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
許之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隨管操練部覆謂
兵非原額止令選精銳五百人往報可給事中張益言
南京連年軍變狂悖尤漸不可長督責之任全在參
贊非重其權不可今 陛下擢用李遂正人心改觀之
始請下部議更給以勅凡事體有當增改者一一載入
今其便於展布部覆南京五府僉書都督既分轄請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二

自當悉聽遂節制應天淮揚撫臣事有關涉者悉與咨
議副參遊守兵備等官悉聽委用諸所未備咸得便宜
行事另請勅諭給之報可乃勅下更有抵牾請換則不
敢宣讀又與原奏不合自以意從權行之上下帖然 事
見 遂本傳 自是分調操練增坐管官家丁軍政漸肅其冬
光昇奏南各衛所官軍與新增各管家丁當用糧九十
五萬餘石而歲派止九十一萬石不勾支給查先年南
糧額派一百七十萬石迨嘉靖八年尚派一百二十八
萬石入多出少常有贏餘至嘉靖十三年後派九十八
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配

所由生今雖復本色全數而逋負漂沒民運多虧乞查復先年額數著為令甲除浙江金衢紹三府仍舊徵銀其餘俱徵本色照京通二倉例雖遇災傷不得蠲免其部運不到及棄批逃回者一體參問下戶部議覆見汛九十一萬石外再增十二萬石餘悉如議報可南中雖定明年五月榆林六月井陘兵民皆效尤矣

榆林兵亂

榆林士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董威有卻縱諸軍嘗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振武管殺一侍郎益獲悍凡給糧總督官稍違其意即肆為流言時延綏巡

大事記

卷三十

三十八

撫孫慎微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分川堡方歲饑興工多流民應餽就食相與掠田間蔬菜充之廷相本以嚴急失眾心副總兵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孫世連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卒乃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備指揮葉采等各率眾捕擊擒斬數十人餘眾始奔潰事聞詔下巡按官覆勘至是御史董鯤列上琮世連國輔力廷相等罪狀且言基禍自李輔始詔下琮等即付鯤逮問

井陘兵亂

井陘民兵耿梅等擁眾入兵備道露刃鼓譟脅副使李一瀚索去歲及春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兩月糧其餘糜各郡邑即付各兵自支之乃散巡按王漸以聞詔捕治首惡誅之一瀚不及調用

太原兵變

初山西以虜患日熾巡撫葛綬募標下卒二千添設分守太原參將一員召募壯勇三千名類皆市井奸黨惡少參將高鵬初至取下頗嚴其魁李廷甫趙鸞牛汝清王慶等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眾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釋獄囚劫繫獄都指揮畢文

大事記

卷三十

三十九

欲奉以作主文不從遂殺文大掠城中天明各官軍壯快漸集賊散掠人家者多被擒斬廷甫等乃聚眾由西門而去越汾河屯西山指揮鄭印勸兵入山勦賊得鸞廷甫等下獄巡按楊美益以事聞 詔奪綬俸一月指揮馬應期革任并參將盧鎮百戶唐鏡等付按臣逮問指揮王世臣等准贖印等各賞銀十兩逆犯審決梟示然其眾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為邊患是時守臣姑以一二塞責餘俱不能問也

定海兵亂

三十八年七月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又缺糧餉知縣

陳正道把總吳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毀正道
寇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胡宗憲檄海道副
使譚綸總兵盧鏗給銀二萬以安衆心擒治其首事者
因劾奏寧波知府周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又
言正道識昧機宜參將張四維等鈐制無術乞行究治
事下吏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聽勘正道宜調用江
宜速問四維仍聽原問官從一歸結 詔希哲革職并
江等令宗憲逮問具奏正道調用如擬

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稱雄傑

大事記

卷三十

四十

群聚十百人號爲打行紫火圍誑詐剽劫武斷坊廂間
三十八年吳會歲稔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
立旣蒞任嚴緝之密訪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十月大
立携孥來蘇州駐劄諸惡益懼先以術試而脅之伏小
巷中俟大立與過躍出批其頰去如飛鳥莫可蹤跡
隨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輩敢爾必盡殺乃已
其鄉人有邊成者善拳棍歷角數十人皆勝適隨行密
與謀曰事將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潛察搏之否對曰
其一匹夫之技聊以爲戲臨場乘巧取捷動人耳目亦
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鉅藝精者熱視寧避不敢

角也此輩盤伏甚奧且夥大人包而乘之自然銷伏不
可盡亦不可與爭大立亦意阻且止而巡徼者欲贖罪
且欲借以見功捕之甚急愈洶洶不安則相與歃血以
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
劫囚自隨鼓譟抵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妻子踰牆
逃去諸惡乃縱火公廨及所奉 勅諭符驗金字旗牌
等一時俱燬諸惡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
勇列隊禦之戒勿輕鬪砲鼓間發諸惡不敢縱將曙乃
衝封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十一月丁丑日也官司
遣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 王命
大立戴罪嚴督越期捕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行等
縣柳東伯等住條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

大事記

卷三十

四十一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

朱國禎輯

平田州蠻

廣西諸土酋岑氏最大姓同而派雜各有占地惟田州稱府最大其餘諸州皆岑氏主之通婚姻互相吞噬蓋夷俗然也洪武元年始祖木納罕與田州知府之祖岑伯顏來納印請命同時有永安府知府岑漢忠等即仍舊官其二云岑彭後者弘治十八年族人岑九仙之說奏于朝兵部尚書劉大夏駁還之大約酋本姓岑而其地故有鎮撫彭宗與保靖宣慰通族雄兩江間人合稱曰岑彭 中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人知書者逃入其中謬為口實岑亦喜附名將後認為祖詭而緣入者在在皆是非其實也自伯顏至正統初幾七十年知府事者岑紹兵頗勁數聽調效勞思恩知州岑瑛討賊亦有功加田州府知府銜仍掌州事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紹交惡具以事聞下總鎮及監司議處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為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事在正統四年十月二府並設夷俗終以田州為重亦其地勢如此久之紹奏劾子鏞始出當襲頭目呂趙挾庶子鑑奏襲事下所司柳溥謂父命已定安得復變鏞乃得襲紹德之致千金為謝却曰我世臣也豈

因此為利汝殺賊報國足矣方征徭賊黃公萬廣等紹親率土兵力戰有功紹既老趙擁兵自恣逐鏞于外督府不能制令鏞寄駐省城鑑遂得襲趙于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思城上林並受害擅為鐵鈎吊掛之刑販鹽偽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既而鑑子攻亦死趙遂以幼孫嬰冒玟名襲巡撫葉盛會兵以討執趙誅之鏞得復襲成化元年泗城州土官岑豹攻上林長官司殺土舍岑志威滅其族奪印占境土二年岑鏞率岑瑛等從征斷藤峽力戰有功 賜誥命鏞卒于溥襲十六年為頭目黃明所逐奔思恩兩省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

合討明斬之乃得復歸弘治三年五月思城州土知州岑欽攻破田州溥奔投督府同時泗城土知州岑應豹之子也復奪據上林長官司及貴州鎮寧等處十八城黨于欽殺擄二萬六千三百餘人與欽分割田州官軍往討欽出境迎敵敗走應復援之入城巡撫秦紘奏請調貴州湖廣官軍土兵會兩廣漢達兵勦之兵部言兵不可輕動惟令守臣諭應令其縛欽自贖必不得已再議時紘已親督兵入田州以溥歸府留軍二千為防朝議謂兵寡再委都督馬俊按察使陶魯各帶兵劄近地為聲援諭欽使出事乃得定十二年溥為其子琥所殺

一日 溥二子猷長失愛變作諸土目不平圍之猷亦
于江 溥二子猷長失愛變作諸土目不平圍之猷亦
自殺父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赴總鎮
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意蠻欲分已權
怒之殺其使蠻不顧迎猛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為變
蠻訴于總鎮調思恩土知府岑濬率兵同送至府濬受
驥賂納其女約分府武龍等六甲地遂携猛去至思恩
幽之軍覺委副總兵歐磐等攝濬久之乃出猛發省城
寄居請于朝蠻屯兵自守待猛得奏猛襲知府驥濬怒
要泗城州土舍岑接東蘭州土知州韋祖宏各起兵攻
蠻接兵二萬人先入田州燒劫遂據歸順祖宏兵五千
大軍記 卷三十一 三
據富州殺掠驅溺水死者無算攻舊田州遂據之蠻遊
去副總兵歐磐參政武清等詣田州勸治遣兵護猛還
府濬懼匿猛于家先是濬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
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毀之濬以兵拒不從會磐等自
田州還即督軍毀其城濬兵來救殺官軍二十餘人竟
擊敗之俘其目兵九人總鎮請治濬等罪參政清持兩
端時濬叔業少從中官至京仕為大理寺副內閣書辦
或請勅業往諭部議以濬等稔惡業其宗人難責以善
萬一不從損威致侮宜下鎮巡等官召集濬等諭以朝
廷威德令反侵地納所劫印并官私財物乃已若不服

熟計其便從之蠻本盡節于猛按兵守土初無二心驥
首亂濬挾接祖宏黨惡以致滋變清受濬等金寶萬數
濬貽書清稱思父每遣人至省必居宿清以是曲佑之
誣蠻占據府治阻兵弄權互相讐殺事竟不直蠻頗有
威信且思効順識者方欲屬以招徠之事已為濬所殺
不逮矣清雖以貪暴黜亦未得正罪故給事中汪文盛
有疏謂田州為廣西之屏蔽李蠻為田州之干城武清
致亂之源岑業助亂之黨撫按亦以為言止調業長蘆
運同乞開住養母去蓋弘治十六七年間田州之亂于
斯而極總督潘蕃請兵合勦許之十八年 武宗即位
大軍記 卷三十一 四
蕃及總兵毛銳等集兵合十萬八千餘人分六哨副總
兵毛倫參政王瑋由慶遠參將王震王臣及湖廣都指
揮官纓由柳州參將楊玉僉事丁隆由武緣荒田都指
揮金堂副使姜綰由上林那學通感都指揮何清參議
詹璽由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堯各
取道共抵巢寨賊分兵據險拒敵我軍直前援崖而進
濬勢威遜入舊城諸軍合圍破其外城直薄內城急攻
濬死城中獻首思恩遂平斬捕首虜四千七百九十自
進兵及班師僅踰月捷聞 聖書勞勉廣西布政馬鎬
赴任言前調土兵往返道途所在殺畧其害甚於岑濬

乞昭示憲度以為不法者之戒以後土兵不許輕調下
兵部知之乃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
平海所千戶猛尋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
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
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
眾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
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為之謠曰華林賊來亦
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避柴棘
賦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
愜初意遂怨望驕蹇恃兵力凌轡鄰府日甚柳州致仕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五

知縣王紳田州監生申輪交通撥置嘉靖二年都御史
盛應期疏猛反狀請討報允調湖廣上兵進勦應期去
都御史姚鎮代復執殺千戶張廷輔三疏請征五年四
月鎮調到兵共十萬二千餘人分五哨副總兵王偉副
使王顯高為右哨參將張經僉事申惠為前哨參將李
璋叅政胡堯元為左哨都指揮沈希儀僉事張邦信為
中哨指揮施震知府葉肅為後哨刻期進兵鎮與總兵
撫寧侯朱麒駐南寧調度六月初二日並軍猛亦合叛
日王杰岑關等據險力拒別以精銳二萬令其子邦彥
偽總州陸綬築壘工堯待戰前哨攻定羅堡破之右哨

追賊宣瓊亦多斬獲中哨至工堯賊前鋒三千自鷓鴣
泉突出逆擊走之進戰希儀麾兵力闖陣斬陸綬賊大
潰邦彥中箭幾被獲易馬而避猛將內甲數千人于平
馬再戰亦敗父子號哭奔竄猛不敢入城將奔交趾先
走歸順州為岑璋所殺獻首初下令諸土官進兵擒猛
者賜三千金爵一級昇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兵方集
鎮召希儀問計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部
下千戶趙梈者雅善璋乃召梈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
吾欲遣說之藉其力破猛如何梈曰璋多智善疑直語
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梈曰鎮安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六

歸順為世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
歸順疑公今誠遣梈徵兵鎮安迂道過璋璋必詢故伴
好言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梈
往徵鎮安兵既過璋所璋果喜來迂曰久不見故人今
肯念我來邪梈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曰
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與語須臾
復歎息起璋疑之明日置酒款梈愈不豫若有沉思者
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曰無之曰鄰壤有
所控訴將逮勸邪曰無之遂挽梈臥內跪叩之梈潛然
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君何秘不告我梈乃曰託君

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桓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桓曰君有此心盡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桓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桓返以其事白鏐鏐喜乃不備璋邦彥在工堯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大捷及猛欲奔安南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我三四夕可達彼境再與復未晚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迎處之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安南遣使請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

八事記

卷三十一

七

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吐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後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猛實印所置酒賀猛作樂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君能計猛大怒罵曰悔墮老奸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聞道馳詣軍門上之蓋七月十四日也而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器樓反解爭擊殺擊殺十餘人燧馳軍門則猛首已前梟一日矣邦彥既敗走與諸姦目據險自固或深入林莽鏐嚴督追勦親往田州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八

王熊兆攝府事申軍令連破李定隴戎諸山巢九月謀首惡據拔波巖攻兩旬不下以毒烟烈火薰之巖石崩陷乃出降益縱兵搜緝獲猛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而邦彥爲官兵所逼竄死齊村并獲其妻及子嬌童次子芝而猛長子邦佐出後其族岑玘爲武靖知州不與逆謀又以兵聽調惡日元等兵皆逃散束身自歸得免死降秩仍職凡斬級四千八百餘招撫五萬餘人捷上加鎮左都御史太子少保是時希儀功獨著鏐專委任同事者忌嫉因而觀望不肯盡力賊多逃散有盧蘇者岑濬餘孽也造假印詭言猛尚在交陞借兵二十萬復故

土衆信之嚮應十一月二十八日入據田州叅將張經
奔向武州王熊兆亦携印奔舊田州明年丁亥正月十
五日惡黨王受攻入思恩府執知府吳期英守備門祖
蔭等勢益洶洶蘇又詭求招安請還熊兆治事受亦放
回各官求依田州土官事例分城頭督理賦稅出兵聽
調鎮不得已許之力請調兵再征而御史石金劾疏已
上先御史謝九儀與鎮不叶金至入其言又藩臬諸司
素不爲鎮所喜者反和盧蘇之言謂猛實未歿鎮爲歸
順所欺靖江諸宗室聞流言至欲出奔遂劾鎮攘夷無
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怒勒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九

致仕 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
四省討賊守仁未卽至鎮候代左布政嚴紘益恃慢任
九月不一見蓋兩廣自韓雍用兵司道以前失事皆戴
罪立功謁見用庭叅禮至紘獨施施叅議鄒觀僉事張
邦信皆互梗明言去任官不當治事時徵兵已入萬核
文欲平蘇受自贖鄒張給郵吏東西交窺誤之皆不至
并阻絕將官李璋不赴會議鎮志甚前後上疏乞正體
統并糾各官沮兵養亂狀然亦無及于事也十一月守
仁代至梧州謂兩廣兵政久弛有事專調土兵長其傑
驚事平又歸功于上彼不得與憤激生變故岑氏雖有

可誅之罪我實有以致之今山猪海寇乘隙動搖如破
舟在狂風巨浪中且田州未設流官之前出土兵三千
以應官府之用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三千以
防土人之反覆故思恩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又其
地切近交趾中間深山絕谷猶獵盤據動以千百必湏
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殺其人改土爲流
則邊鄙之患我獨當之自撤藩籬後必貽悔疏上兵部
尚書王時中持之楊一清當國得 旨守仁才略素優
所議必自有見事宜亟行者聽便宜勿懷顧慮明年戊
子正月守仁至南寧盡撤調兵止留湖廣兵千人自衛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

移檄招蘇受等來降初二酋聞守仁至懼威名大懼既
聞兵撤且得檄大喜猶竊竊然曰軍門素多詐將無誘
我用池大贊故事一中其計悔將何及已復曰以重兵
往將奈我何乃悉其號悍名投降陳城外凡四營不肯
入軍門屢遣人諭之再四往復如初時致仕縣丞龍光
隨在幕下與守仁貌相似素有膽略毅然請行旣入營
慷慨雄辯二人疑曰此軍門也耶因言其情請陳兵以
田州人盡易左右乃可光入言之守仁笑曰唯蠻子我
欲取汝頭豈縱汝將兵至城下耶許之次日陳兵來見
數其罪杖一百二人不釋甲受杖杖者亦田州人解縛

諭曰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
示罰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隨至其營撫定其
衆凡一萬七千人即願殺賊立功贖罪又諭以爾等逃
竄日久宜速歸完室家復生理至諸路群盜軍門自有
區處徐當調發爾等又皆感泣歡呼而去事聞 勅行
行人馮恩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勒石曰爰告思
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初守仁起用由張璉桂萼所薦及
田州既平欲藉其先聲遂征安南乃命兼理巡撫兩廣
守仁以病薦致仕副都伍文定侍郎梁材自代會方獻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一

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守仁謂
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又安
可益之都臺然獻夫之議原出張桂時方得君重違其
意姑請暫設一切經費取之南寧軍餉俟有次第止責
成府官以兵備兼理又請用叅將沈希儀張祐其安南
事若勿喻意者張桂由此啣之矣五月條田州善後事
宜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設土官知州以順土
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僉府名曰田寧
以應識諸先有諸曰田水清田石平田州定人心設州
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四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

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
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蓋岑猛四子
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
次邦相妾韋氏出猛嬖林氏而張氏見疎故邦佐出繼
武靖邦彥承襲邦彥既死邦佐當襲以久在武靖地當
務賊之衝一更立既難其代又恐失彼各目之心而邦
輔名實不正夷不肯服故守仁上疏斷立邦相疏入未
行益立學校撫新民安輯之并破八寨斷藤峽諸蠻賊
捷聞張桂主于內有捷音誇詐失大體恩威倒置之
旨 上猶念之續曰始賜勅獎論有功者查覆因請改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二

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扼其咽喉凡經略事宜
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
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
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
勘獻夫已爲禮部尚書與詹事霍韜不平言臣等皆廣
東人備知諸務爲患多年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動支
官銀數十萬兩米數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然
我軍失亡固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巖新寧白水諸
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其要領王守仁乘百年特
敵之後威 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

馳諭而思田稽顙雖有苗未格何以加之乃若人寨賊
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為諸賊淵藪而斷藤峽
為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
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之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
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有八善焉
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一也將思田之降眾得其死
力二也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之比三也師本宿
飽無轉輸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而眾皆不擾
五也元惡就誅餘黨畏服得撫勦之宜六也大寨既平
諸賊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七也徙建城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三

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八也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
言守仁受命撫勦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
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
築大順城以拒敵期月奏功當時且未聞有專責之嫌
况守仁又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
臣誓死討賊者僅守仁二三人止耳功成之後乃為忌
者所抑至今未白今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
西再屈於兩廣功賞未見施行查勘似乎掣肘臣恐機
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通賊復爾猖狂為地

方慮不淺惟 陛下察之 上曰所言已有旨處分修
建城邑防患事宜令守仁會官條畫便宜上之務在一
勞永定勿貽後艱時守仁已病疏告未報十一月行至
南安卒林富先陞鄖陽副都加侍郎代竟主守仁前議
降田州府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
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其地許三年得代時邦
相年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蘇矜興復功專制生殺威
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
而已遂與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
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贈送必厚比行治具供帳如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四

佑大怒潛語蘇蘇曰仔夫中稱誠無狀何不庭捷之佑
言慮變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擬邦
相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
佑比比格邦相祐得代將行邦相祖饒甚盛置毒酒中
竟死而邦彦次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邦
相侵奪之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就軍門十年
勦陶諧代十三年張瓚代未任發如京代十三年潘旦
代明年正月芝襲職十七年張經代未知是何軍門不
可攷然于告襲蘇又為芝疏上于朝十三年六月遣其
黨黃封刺邦相反為所殺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
伐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

賀遂入問蘇伏甲寢中謂曰疾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衆驚問故且曰誰敢異心因指玉慶大聲曰二豎是也甲與卽座中斬之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劫衆偕圍邦相宅計誘出而縛之是夜蘇及瓦氏以弓絃勒邦相死而邦佐在武靖兵頗強于是鎮安府上舍岑真實說邦佐入田州因約泗州土舍岑施共內邦佐據之真實既出則鎮安已爲歸順州土舍岑獻子一向武州土舍黃仲金所破獻蘇之僭也真實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五

走還蘇追圍之武陵寨獻等遂發真實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真實訴之軍門督諭獻等不退久之乃解官軍歸真實而諸日民或告獻或告真實及盧蘇互相訐奏於是軍門以岑芝承襲未定田州無主致令鄰封觀覲當給劄與芝管理蘇又請蚤給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身自悔罪願褻糧立功以贖前罪及追捕累年通糧十五年撫按潘且諸演以聞且言土夷獸類當以獸畜彼自相仇殺無敢犯華請從未減盧蘇革官令自備兵糧立功三次方准贖罪拖欠秋糧照數補給岑真實岑獻黃仲金革冠帶真實獻俱立功二次仲金一

次方准贖復邦佐責令改過岑芝聽襲俟有功乃給冠帶從之于是兩江上官咸拊膺歎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別言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十六年平思恩岑金之變初岑濬既誅改鎮安立思恩府設流官錄徐五章貴爲上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叛者數起至是又思亂乃詭計潛召諸酋長出一人長大而姣託言岑濬子金濬酋長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歸鎮安聚兵五千人將攻城郭復故地先時濬故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欲投金以逞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恐與金相表裏乃好語之曰汝第往我曩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六

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若欲官必無殺人劫城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遂與銀及花紵方摺之納留袖中爲我寄金留詣金如言大喜率兵五千人來見希儀希儀以金見巡按於南寧托爲之請金以衆從而密報巡按用計消彌之法既行耳語之曰南寧人皆言汝以衆往人益疑不若散遣三千選健卒二千人往是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復謂之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以千人從使金亦以爲然金入見巡按巡按慰之曰吾爲汝奏居五六

日希儀度其衆衣糧盡復謂金遣其半往取之其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希儀間請於巡按且往柳州而以金從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兵數金希儀陽罵曰金得官不得官唯朝廷命汝安得私讐之時金尚駐近地聞言復還希儀曰岑金汝不知死貴五兵至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無如汝何矣金馳入賓州然其衆尚千餘與楊留所統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以護巡按往柳州爲名公可遣留往而謂金盍將百人護送巡按以自結金至柳州是時諸酋獨四五人從留所部與金兵各百人皆管城外希儀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七

因置酒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追逼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醉夜就縛之黎明召留城外兵夾堦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勞之銀幣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可辭乎金國賊也非汝同心誘之至此吾安得縛之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遂令留資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留惶恐發病死乃撲殺金思恩復安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焉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十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

監軍副使翁萬達密與副總兵張佑叅議田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蘇之罪十倍未止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兩人意合問計萬達曰土舍黃仲金者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蘇黨于岑之召而圍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狀達于督府中言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事出有名機不可失都御史張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六

奉 勅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馳管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蘇夜遊萬達頓足歎曰惜哉禹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龍州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子宗壽坐常茂事詰責不服發兵討之懼而入朝乃止五傳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何不歸孔子而擁之世世有龍州也岑深以為然遂以賂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九

督府未決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挾錢寧勢以別務至左江楷言于猛賂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偽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士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猛縱兵掠殺二千餘人未幾璋死相遂得立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密誘寶去髡為奴賣于楊布家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復賂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惡而逐之立其族弟煖楷復潛入殺之州目黃安黎容等密往田州購寶得之言于督府林富富念楷誠逆節顧其勢已

成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于為官乎楷不從再諭之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易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賄及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且結侍人王良為內應十六年九月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以千人伐寶執而斬之變聞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圖之遂行部至南寧故滯不為理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一

州人群訴陽曰趙氏之族幾何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巧我且遲之楷聞頗慰乃遣人謂楷曰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昇汝益喜聽命愈厚遇之方議征安南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留語旬日楷浸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遺歸乃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宜自為計楷死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食言官不及楷于奈何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與

之盟措乃流涕曰措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即杖斃之以措書諭其州人措子匡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憑祥

李寰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洞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阻南鎮關為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子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死族弟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一

珍珏爭立珍擊印奔况州况州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川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人也失守宗祧若以力得入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營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

醉即手刺人州人患之寰謀廢立而珍妻亦以失寵憤寰因通焉十七年三月寰謂紹賢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修眾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試往探之以嫁女失所為言泰憤然曰是不有其父不自有其先人也謂之不孝還報寰曰泰非助珍者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為亂患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襲珍殺之已并殺琪討安南翁萬達主兵事言于蔡經曰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反掌間耳乃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寰遂自薦曰願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一

效力因益厚待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曰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泰許諾遂遣指揮錢希賢徵兵于泰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擒寰滿寄枝等論死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好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與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立判明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珏之子佛嗣田叔承曰廣西古羈靡之域也 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為我外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

皇陵大抗四隕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疊
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稍稍
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命無怵異議正德
中權奸橫江大闡乘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昧不行
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
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
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番歲月諸酋
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
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缺望長傲誨侮此其尤甚迨乎
逆節滋蔓僵屍喋血莫敢草雜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三

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喚
不誅多歷年所貽屬國觀晒仁夫判其兩雄市不徙隧
笑言設伏剪削禍本功深而不褻其所經畧黽勉則子
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
而不釋賢墨踐軌二者一居可勝歎哉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古三苗遺
種也山之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官司
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
北隣四川西陽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周圍則
千數百里矣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
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澁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澁
溪田供徭役惟地險懸崖鳥道竹箐叢生彌望無際人
非側肩僕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
志我從外視內則闇雖有長枝亦莫能施至苗巢所居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四

深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即已晦冥
但遇稍陰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好
殺喜寇宣德用兵十二萬攻圍九月勦賊過半正德七
年用兵五萬攻圍四月勦少撫多然先年土官守法易
以駕馭苗夷惟魯易於牢籠自內外多故土官徇調反
顧借此苗爲前鋒比上官構讐亦此苗助攻由是土人
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伎倆亦爲苗所窺破無復
畏憚嘉靖初苗寇有篁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
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
主奉之典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

燬其室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擊印逆諸苗悉騷然動矣兩省討之不能定事聞嘉靖癸卯 朝廷召萬鏜為副都開府辰州令勘處夷情相機撫勦李熙總兵集諸路兵及土官彭宗舜冉玄等將討之有言鎮溪指揮田應朝為諸苗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五

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雖稱土官少曾為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警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貲苗之無忌應朝實啓之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奉命往撫實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謬報云已輸服矣鏜乃召苗魁龍母叟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以一千戶往母叟既至執以聞誅之千戶被殺厚恤其家復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猶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遂班師條善後七事召鏜還

為刑部尚書未幾賊首龍子賢復率餘黨為亂御史繆文龍劾鏜欺罔下二省官勘明奏皆參將李經所濫予鏜無與乃得止遂命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會勦湖廣集兵六萬餉二十萬待師期貴州兵不至所調土兵又偃蹇不肯前苗往往竄入四川御史蕭端蒙乞促三省兵會勦并奏參議楊傑指揮吳時春養寇罪俱停俸自劾四川巡按袁鳳鳴復參王學益玩兵貽患鄰邦詔逮京鞠治以李義壯代巡撫而師久無功巡按賈大亨等俱請罷兵姜儀亦言賊潰散入山箐中方春水漲師難窮追乞暫撤圍再舉有詔責儀老師費財降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六

三級調參議停出兵計前後十餘年兵愈鉅壯苗止三千人愈散漫不可制皆由土官土軍通苗不用命李義壯等請切責宣慰彭明輔彭蓋臣設總督節制三省得以軍法從事且言官軍遇賊龍魚寨指揮張韶千戶錢用皆被執詔賞明輔等立功移兩廣總督張岳加右都開府辰州撫勦時嘉靖戊申六月也岳至集議眾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及石阡府岳被切責詞條詢知撫無益久戍亦非策以李義壯堅持撫議劫罷之力主川兵時湖廣苗聽撫奉參政王崇約束頗

謹惟近貴數寨爲梗而龍許保等在貴爲黨援說者謂
貴苗不翦則湖苗之撫不固然巢穴相通近湖廣者地
稍曠兵易進近貴州則插天之峰用力萬分艱難苗狂
我于湖而顧衝突于貴我亦不得不隨勢爲緩急也岳
乃大集三省土漢兵沈希儀總兵石邦憲方以印江失
事被劾當解任奏留之部署湖廣分粟四狗腦等七寨
四川分呂螞普杓等八寨貴州分鬼提麥地等十五寨
監以副使趙之屏參議張景賢庚戌九月二日三哨並
進至十一月終貴苗寨俱破岳進駐銅仁府督兵接勦
斬獲招撫益多明年五月捷聞謂自大舉以來四月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七

餘斬賊且一千八百有奇迺伏林箐饑餓死者甚衆雖
賊首龍許保吳黑苗未獲而妻母子弟悉已受縛遁寇
穿山漏網入於土司者計亦不多時下春深宜暫遣土
兵歸農量留精銳防守并揆捕未服招撫殘黨其蜡爾
山諸苗寨糾同貴苗作孽屢撫不從怙終已甚嚴行永
保西陽各上司合兵攻勦下兵部知之龍許保吳黑苗
等竄匿鎮筸苗寨糾蜡爾山冷水溪及四川小平茶落
寨苗辛亥二月服土兵衣甲詭言永保二司兵出哨突
入思州府知府李九簡視事執之并知事王曰謙經歷
盧蕙切獄出囚徒盡搜倉庫居民財物殺戮極慘縱火

焚燒而去蓋西陽宜撫冉玄實主之也石邦憲等聞報
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逆歸由小徑各
逃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
人巡按御史董威以其事聞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仍
督軍兵部尚書趙錦左都屠僑奪俸二月岳仍會兵討
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
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擒斬數十人餘黨復撫定
用應朝既忒橫構永保蒙又合西陽兵攻平茶殺人阻
抗官兵岳檄使來見不出應以漫語然應朝雖諷不習
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號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八

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
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
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窮諸土官多讐嫉之其
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以時方用
兵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令從征至是苗寇略平杖殺之
五月龍許保吳黑苗糾諸寨殘苗出平頭司欲攻石門
府不克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伏兵貓兒岡邀擊之
斬獲大半盡奪其牛羊器械于是殘苗益懼石邦憲乃
購四等順苗麻得盤等窺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誘至
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來取岳疏聞

誅之盡平諸苗獲其魁李通海苗羊仔等磔于市于是苗情大定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懲前事持不可謂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親黨盡釋使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壬子八月土官田興邦廉得其所居新第寨遣兵劉甫等徑入寨焚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攘其功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求重賞僉事龍遂給賞索得之驗實乃賁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眾議設總督撫其地留岳為之其年岳卒于官初鏗之出而勘處也議用兵六萬餉三十萬半年為期既至雖有總兵以下及衛弁數十人皆乏謀勇所徵兵疲弱不及萬人土官率與賊相表裏求賞索糧無虛日質徜徉無戰心一進兵勢且中變楚撫車純性迂緩餉不時接所仗者湖廣總兵宋寧伯譚綸同心移檄摘發精銳為助巡按桂榮惡之以它事奏劾遣入兵尚書毛伯溫亦致書言某按楚且知情景苗雖為害顧事體落落難湊手用兵未易言乃具奏蠟爾山接連三省當險絕之處一夫拒守百人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請得減為三萬以勦之威行撫之恩苗夷易動難安口前雖寧而後患尤當預防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因條上方畧大都一主防守及岳受事鐘官尚書去之已五年矣猶執前說為書貽朝士具言地利天時之難而詳于土兵一節謂其伎倆為蠻窺破無復畏憚用之不免復蹈前弊欲擯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出千數者無幾至于貴州舍西陽平茶之兵愈少愈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沿途擾害尤不可言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

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湯潛藏又云不怕軍多只怕糧多蓋山箐深險兵力未易施糧多圍久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梗運難料不能多故為此言其狡譎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吏牒自古用兵未有未得志于南夷者前此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亟欲滅賊然而莫敢主動者亦畏其難耳况遠得于傳聞者多失其實旁觀于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為邀功生事則以為勞師費財誰肯冒險而來指摘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讀者惘然時慮患方棘議且停征岳曰既受事勢不得中止且

苗遂將不討乎吾以身殉可也嚴氏方盛持清節絕不與通日夜諮訪講求進兵利害凡事身親兵政大飭而地遠勢遙恩州之破幾被逮賴徐華亭救之左都屠僑等曰此搶城一入卽去太守自以病死與失陷城池不同乃得免降一級仍任此時嚴雖貪黷尚未敢盡違公議獨其子世蕃恨曰聞士子立名好上人難忍必殺數人乃快後洩憤于李默張經一如其言岳成功先卒得贈太子太保謚襄惠蓋特典亦天相之也繼者屠大山黑保餘黨龍阿仔復叛衆議撫曰不可此積賊狃而屢動何所底止遣叅將孫賢討之列左右隊未發親率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精兵散服散行深入苗不之覺其黨譚細奴自他道至出不意擒之慰勞賞衣服令爲間報中秋夕率其妻妾登碧光亭賞月亭在山之絕頂苗寨環結後有間道可上壘以石甚峻召隊兵伏于前後令壯士月初升攀藤而上圻石直至幕次卽席縛之苗大驚伏兵齊至盡平其巢會倭倣移撫應天馮岳方撫湖廣爲代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羣苗勦印水寨破之酉陽平茶出掠調兵三千由間道撲斬二百級播州苗阿項驍勇善戰煽誘肩潭諸苗爲亂令石邦憲進討斬首數百阿項潛山谷間故以孱卒挑戰不出度其饑疲難久駐西去二里

許有大樹二十餘株每樹隱一卒以伺而揚兵于東以疑之果突而西馬故龍駒日馳千里飛山越澗不能及諸卒競出其一伏地掠馬足驚而躍起項墜擒斬之苗皆震恐來納款輸賦未幾賊沈雅當高快馬等勢甚猖獗據龍潭等洞官兵又討平之蓋自張岳開府總制歷八人皆有戰功苗頗欽戢建言者謂地在湖廣撫臣自足遙制其官可省又言楚地遠卒有緩急難應去貴州最近兼制爲宜乃裁革以其事屬貴州在嘉靖二十四年而官皆楚官名爲屬得彈治實取裁于楚不甚稟承也萬曆中皮林旣平又以清浪四衛隸之原一兵備駐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割數入省城往返動經數月同知等官與衛弁益自寬弛縱侵漁苗亦漸出爲害訴于楚順流亦須十日歸則月餘憚往卽往得達亦以黔爲解訴于黔檄下楚又偃蹇不卽治諺曰已解散矣凡搶掠多以撫爲解苗亦佯聽撫益滋其毒其後貴撫張鶴鳴用兵苗圍施秉縣四衛皆震約湖廣共勦不應反撓之請設總督亦不聽功竟無成黔滇之亂作說者謂此時解施秉之圍還兵討狎苗可以立盡因以威水西貴可長保無事然苗亦決不能盡餉又未足輕用大兵非計又與楚撫按司道齟齬事焉攸濟黔愈貧愈弱者苗發難水西發尤凡更二

撫臣陷其一又更三督臣一又大敗鷓鴣復再往不久
去位眾頗歸咎云

朱史氏曰鄖臺之設為流民也度臺之設為頑民也地
分三省之交指臂之勢既不相及秦越之視又不相關
彼皆中土之民據山川之險易亂難安用兵數十年量
事勢不得不設設而安靜至今即有小寇旋即撲滅益
民心何常終亦畏 朝廷憚官府况以節餞臨之難除
拊卹狼心自馴而黠者亦願出自效凡各衙門之隸役
撫軍以下之旗牌大半皆此種人應募所謂民可使由
日遷善而不知誰為之者至川廣湖接壤無之非苗與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三

鄖度又別川則酉陽為蔽勢不相及雖屬湖廣道里甚
遙難于節制去貴甚近兼攝頗便然貴土瘠民貧方仰
給外省其勢甚弱自保不暇安能制苗乃廢十五年已
設之總督而歸并于貴皮林之役又以四衛屬之窮山
獨坐之人責之伸手百里外撲久聚之盜窟不可乎
世之奸猾多從團聚處潛伏而大奸猾又從散漫處淵
鼓自武昌而上抵貴州名山大川限隔數千里苗猶自
戀其穴豈無不逞者遊奕上下輒起非心中間無一重
臣作鎮氣勢何由聯絡號令安得流通若開總府于沅
以貴之銅越川之歸夔楚之衝永辰常長隸之兵自足

用與以楚稅寸三川稅十二就中即以三之一濟貴截
川貴雲之下際控楚江吳之上游前特漢中後引兩廣
百貨流通節宣有法不但諸苗俯首聽命而湖山大盜
亦資彈壓夫為之其未亂也治之其未形也前之龍許
保已有明徵後之楊應龍又有顯效奈何聽其日虛日
熬視若既脫置之度外惟曰貧不可多設則鄖度亦豈
以富庶而故為此贅能以自累乎滅楊之費至四百萬
勦安之費何止千萬設麻陽鎮筵之間苗皆率服則貴
州之苗自不敢動安氏既無黨助亦安敢生心辟之孤
鼠然門戶淨而後堂與安貴以安為前門楚為後戶戶
外無人其狐鼠日聚而窺內亦相應前且蜂擁而入貴
日急取給于楚楚亦益億無救于貴至今相仗則謀國
者之悞豈失而萬有餘喪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二

朱國禎輯

李福達之獄

嘉靖五年七月妖人李福達謀逆坐歿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其徒惠慶邵進祿等互相煽惑騙誘鄉民福達用是貲日起誣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眾俟我因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尋歿正德七年慶攻宜川及

大事記

卷三十二

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于爛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于三塚園都督楊英都御史藍章禦之于白衙寨指揮關鍵張潛為所殺副使張益兵追擊于麻線嶺破之慶遁去五復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有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案繫福達寔乃自請獄寔對先後鞠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學等凡三

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去巡撫畢昭獨謂福達非張寅仇家誣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擬發口外為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助為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并助書于朝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已報允福達論歿沒入其財產妻子為奴勛令對狀助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軫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達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言上寔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江湖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幽及自璧達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勛故以議禮與張瑰桂萼等為上所向 上恨廷臣堅執難貶寔意猶未愜助與張桂因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 上恚甚將大有處分而人不知也方謂歷案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尋得 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

狗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願壽等奉詔於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眾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証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願壽等以其詞上 上怒曰願壽等徇情偏護扶同入人重罪豈 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証今又勘實何也侯齋祀畢 朕將親鞫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真情自得何至勞黼衰之尊親獄訟之事 上乃已仍屬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狀甚明擬歿不枉 上怒黜為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 上切責願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 上怒皆令逮繫於是願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 上怒益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璠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

書別以榆次知縣尹倫指揮王龍為托英等頗及福達事 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助事已前決置不問其私書未獲者令追索之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証張寅業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為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遂以寅即福達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格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苑鳴鳳潘壯成雄等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四

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 上以為然乃詔 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成雄於獄萼等既已廷鞫乃言於 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通債因妄指寅為崞縣逆黨李福達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為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

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未解為致書御史馬錄
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
朝聽而一時姦黨甘心于勳寅者籍籍起矣以天之道
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
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證布政
使今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
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
張遠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為民刑部尚
書顏願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湖劉文莊大理寺
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
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
春工部侍郎閔楛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
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崢逮捕未至如
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遠高世
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
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成雄下南京法司失公
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昂指引證佐知州杜
蕙聞朝鎮撫鮑玉下該省巡按勘汪偉毛伯溫命差官
代還二人前在都察院同審賢者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獨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五

巡撫畢昭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
上覽之至再處分畢因命都察院刊布詔條使中外
知之然猶深惡馬錄下法司另議欲坐以奸黨律侍郎
桂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
發煙瘴充軍令錄及子孫以示至公錄乃謫戍廣西南
丹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
罪有所歸與其侈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舜典罰
弗及嗣之意一清等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今錄無
當以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
為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隨召聰等獻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六

夫于文華嚴勞論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給與二
代詰命後聰以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勅諭
輯錄成書為上下二卷綴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
頒布內外諸司上曰大獄賴卿等問明輯錄刊印頒
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張英閒住
餘皆為民南御史吳彥疏乞宥願壽等失入之罪請外
勛與張桂等氣勢益張自是廷臣逮杖為常再莫敢梗
矣至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
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
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揆按官論同
 坐斬奉 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
 可謂烈矣郭勛世受 國恩乃黨逆寇陷搢紳而樞要
 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
 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
 持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穆廟從之凡當時故事請
 成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張居正總裁實錄為璵傳則
 曰奉詔鞠勘重獄獨違眾議脫張寅之獄蓋二人專懷
 相似曲護如此然不獨居正後人習舊聞謂張桂議禮
 大事記 卷三十一
 未必是斷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即賢者猶執此
 說夫議禮自父子上起見貴為天子誰敢與抗且理各
 有當逢之何妨即極于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
 乃極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遂爾甘
 黨逆賊此心此行難對天日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
 條矣

朱宗正 諱睦 曰嘉靖初張璵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
 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璵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
 大獄典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
 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播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朱史氏曰福達之事正德七年一案甚明妖纏崇結富
 貴人多為所惑郭勛收而用之挺身居間不但俗情兼
 挾盛寵人臣執法則已矣私書似不必發勛等新得志
 豈謂一書便能扼吭而制其命從罪人 線到底則奸
 猾無可措手旁引貴臣據簡服坐以黨逆之罪飛龍
 在天毒龍在側祗曰人可勝天禪能制毒傷之多也固
 宜况私書之發原古人所耻其後許太宰發翟嚴兩閣
 臣書至選司奪官許亦罰俸事雖可駭囑托者雖可羞
 要之大體宜然 世宗真聖人也乃若四十五年龐中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丞之云僅見之奏疏類抄中疏本之文集確確可據而
 國史絕不之及并不見有追雪追罪款項當日江陵執
 筆惡而削去無疑偏護人短使朝廷刑賞大凡終歸不
 白敢于自用如此此鬼神所忌猶謂之才今之才固若
 斯焉矣

張容

張容司禮太監永之弟也與其兄富皆以永軍功富封泰安伯容封定安伯 世宗即位辭免為錦衣指揮使永發南京司香尋與富永皆聞住永先討寘鐫與楊一清共事相善諸璫中最秉正且有功為人所稱一清召入為首揆上言閑住大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鐫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寘鐫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密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為善之益勉于効忠上然之起永提督團營未幾永卒賜祠額曰褒功一清為之志甚詳其時即有交結內臣之誚于中丞至刻之文集中然識者不謂然也容等乞遺恩得錦衣指揮僉事富為副千戶先是宮中寶冊永市金供用家人朱繼宗實司其事永卒容追其值并它侵盜貲產匿不應怒而責之繼宗因計奏永勘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 清轉陞容等官容隨疏辯 詔下法司推鞠時郭勛橫甚一清因事奪其兵柄并革保傅旋雖復用而卿甚日與副相張璁諧于 上前 上雖陽示尊

六事記

卷三十二

九

禮意已移璁益凌抗非人情所堪一清奏其狀慰留陸粲疏劾璁甚勝霍韜憤而疏爭中變諸惡乘間競起中外望風離散遂不可解獄上謂永存日餉一清生日賀金百兩及容求文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 上怒容依擬將重處一清然璁志止驅逐亦知其才且無罪眾望所歸不可害也解之予致仕所受金令道人官都給事中趙廷瑞復以為言奪職閑住繼宗釋不問從是刁風漸熾都市無賴子成群挾持內外陰事嚇騙重賄不得則羅捕事端奏許之更相証助諸司皆惕息軍匠童源初賜賄于容不得乃許永墳犯龍脉下勘初無礙第修汰越制詰責損減如式源復嗾容僕王謙李科發容諸不法事都人張雄者慣舞文為科具詞徧詆廷臣若汪鉉許讚許誥廖道南史道及內臣黃錦等數十人皆以為受容賄源自上疏助之詔下法司及錦衣衛會問于是鉉等皆疏乞罷俱下法司鞠得其情具獄以聞 土以源累肆瀆奏結黨誣詐雄撰造誣詞謙引害眾俱難依常典命兵部各定發極邊衛分充軍其所誣搆內外官悉置不問是為嘉靖十年閏六月事至十三年容奴郭祿被逐思有以傾之乃和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脉不

六事記

卷三十一

十

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
 永令其子郭麒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聞紀所使之轉
 奏紀麗妃問氏父也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
 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其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
 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仁厚耳誠如所言則舉皆可
 以如是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京師小人
 競為刁辭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任官無受詞例紀係
 帶俸乃受郭麒麟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麟主使甚明此
 風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 旨
 郭麒麟詐害人主使聞紀續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報紀姑貸祿計窮乃復具疏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
 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為
 麒麟聲冤 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
 乃論祿麒麟及諸造謀姦首俱邊衛充軍詔如擬容凡三
 被奴告矣事初聞眾惴懼與大獄賴 上 明察其誣
 置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之風少衰

陳沈 附李鑑張福

嘉靖四年給事中陳沈論宥宥為民沈廣東韶陽人初
 以進士愛居無行多不法縣令宋元翰亦貪酷不相能
 沈因令其子桂計元翰就理於是縣人被元翰虐者爭
 益起陳狀元翰坐謫戍以是怨沈乃摺摻沈諸放利惡
 跡併其惟箔事緝成帙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
 翰尋遇赦免沈後任給事中會議大禮窺 上意知時
 貴人沈能違志抗疏力贊外轉復畱因奏近日議禮之
 臣大肆欺妄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團體 皇上雖罪謫
 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一

決禮部左侍郎吳一鵬助汪俊之忿而抗廷論以楊廷
 和心腹得大司馬者兵部尚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
 強毛紀等出跪者禮部左侍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
 汪俊親弟而居吏部是為朋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
 而欲下桂萼于獄是為比黨倡率跪門高聲叫哭則禮
 部郎中余才吏部劉天民附和禮官安拱正論則吏部
 員外郎薛憲給事中鄭一朋之數臣者皆為邪黨乞亟
 賜誅譴而復薦廖紀邵寶等以附公論聞者皆畏而惡
 之鄉人見其勢日盛度不能免盡發其奸狀入奏詞所
 連者百餘人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藍田等交章極論

其惡因以訴寃錄上聞洗亦疏辨謂因議大禮致羣奸側目詔遣刑部郎中葉應聰錦衣千戶李經往會廣東巡按能蘭鞠問應聰以洗險佞爲衆所惡欲寃洗干法紹州知府唐昇意合遂下其事深劾凡訴寃所載及洗怨家陳懇一切證成之坐洗妻姦罪離異子柱毆殺人絞諸連逮死徒者甚衆是時洗懼爲應聰所囚因詣關上疏自理應聰卽據昇獄詞覆奏併請當洗窩強盜分賊律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綰謂洗獄情無枉請如應聰擬論死詔特宥爲民併原其妻子大理寺卿湯沐等爭之言法者天下之公據洗情罪深重詳

大正記

卷三十二

十三

審無疑而陛下特出之令爲民是輕重外科而法不信于天下也乞收戍命必從原擬廢法律一而人心畏服刑部尚書趙鑑等給事中解一貫等亦連章論其非法俱報有旨已而杜夢著刑部洗復上疏言以議禮爲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翰郎中葉應聰按察使張祐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獄而應聰宣復杖死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人乞引例辨雪事下刑部桂萼遂爲洗言通盜無狀而其子殺人無屍非盡逮諸臣從公鞠問不得其情上以爲然詔錦衣衛悉逮前後問刑官葉應聰等并取干証人及始末文案至

京下三法司會九卿錦衣衛鞠科臣復言詞所及不下三四百人今詔并逮捕必有無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非奸盜殺人証佐皆下所在撫按官勘報不必槩捕致擾地方從之七年五月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獄上得旨應聰元翰俱爲民洗冠帶閉住絀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考黜上以其不知大體取謗書入奏致與大獄唐昇承望風旨鍛鍊成獄俱令巡按卽其家逮治以聞各御史隨勘上二人罪狀詔田爲民昇降三級遠方用未幾桂萼陞吏部尚書與詹事霍韜復爲洗訟寃言臣始被召適洗復命聞臣有疏卽公言贊助當道嫉之

大正記

卷三十二

十四

遂陞僉事賴聖明垂察特賜復職洗因盡力排衆正論得申然因此府怨遂陷禍機使助禮之臣與謀叛同罪今事雖暴白尚坐間住宜視故職量陞官以舒憤鬱從之萼韜方用事以此自彊衆不敢爭而洗田土事下撫按勘報又命其家人洪孫奏應聰酷刑枉死數多知府鄭漳顧遂承委不行勘報又令佞人翁典奏仇陳浩等重賂居鄉御史陳大器檢討蕭與成共囑漳遂使之偏斷詔以勘久未報顯有偏徇俱下法司叅看復行巡按具奏先在事者俱停俸久之御史李美奏死者皆有狀非應聰罪賄囑偏斷皆無事實上曰洗鄉行不能

無過第獄情起于議禮朋比成寃數有詔勘各官推避掩飾固當重究緣歲久人眾姑從寬應驢首釀寃獄法當抵罪其謫戍極邊陳浩造罪深重加等謫戍漳遂大器與成及先御史邵蘭行各巡按逮問具奏

李鑑

嘉靖初年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流劫村落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于獄鑑後以劫盜燒燬魯萬章家事覺當所奏上詔下所司跡逮知府宋卿捕鑑其急時尚書席書方巡撫湖廣論劾宋卿內指李鑑罪為卿故入 上遣大臣往按還言卿所犯無實鑑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五

已捕獲罪不可原 上遂命逮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書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飾歸罪李鑑欲為出宋卿地也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冤抑 上下其疏于法司而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嘗訊其事乃各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眾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原問官覆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為奏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以挾 陛下壓羣寮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深思逆將李鑑明正典刑於是刑

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官再勘 上曰鑑事既席書代為伸理必有寃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戍遼東其後給事中陳臯謨又劾書不報

張福

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訴其母為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隣皆証為福自殺之也七月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而東廠執奏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逮問且覆按其事右都御史熊浹謂應召已得情議如初 上意浹徇情曲護稀決職下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六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瓚以下皆惶恐待罪給事中陸繁言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為關殺人殺自法司訊則罪在張福為子殺母凌劇夫殺母大惡凌遲極刑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福之親族隣里咸証逆狀而其姊痛憤發于至情決等既據此定獄猶未敢決請再會審蓋慎之至矣宜令拘集証佐隔別審問參訂互相考驗則殺人之獄必有所歸而乃蒙嚴譴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誰敢自保如今日會審侍郎許瓚則噤不發言少卿曾直諫辭

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且東廠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一有所逮法司則常依案擬罪心知其寬不敢辦理而今敢與之爭者實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于守法故也 陛下獨奈何詰責之淡哉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以淡為戒無所匡正弘治時郎中丁哲辨樂工之獄 敬皇帝不以為然因罷哲有小吏徐珪為哲訟 敬皇帝輒召哲還並珪錄用之帝王之感節如此臣願 陛下霽威嚴降溫 旨令贊等虚心研問則守法者無所顧忌而刑罰清矣給事中劉希簡亦上疏曰獄情幽隱聽之實難今詔詞嚴切臣恐羣臣妄意風旨所當不實則羣臣之罪愈深夫部院廠衛俱為一體秉公為國則無異同願明勅在廷俾無疑忌勿主先人之說勿執一人之見務平其心以得其情庶幾罪人無誤人之寃而國是明大臣無觀望之過而國體重矣 上大怒以會問未報祭等妄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後贊等竟如原擬以張柱抵死應召及訐証俱發邊遠充軍杖福之姊百浹以議大禮姑令革職閑住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七

張延齡之獄

嘉靖十二年二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閑住鶴齡延齡者 昭聖皇太后弟也父繼封侯卒于鶴齡嗣弟延齡封建昌侯 武宗崩鶴齡迎 世宗于安陸私語左右欲得召見申 皇太后本意 上不應而心惡之道中數有恠夢墜馬傷臂鞭馭者至死 上聞大不憚普令在道死者予棺具所由以聞鶴齡頗亦悔懼每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悸歸謂其弟曰 新天子嗚我時有恠色只為一馬卒何介介至此延齡惜初不為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二張在革中以 皇太后尚存得免止襲一輩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器當惜保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戚臣奉迎道路奔走初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曰定策有 祖訓與 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况公爵止以贈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 上心是之以有前詔不欲改也考我朝 孝慈馬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 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 仁聖張皇后二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斤守禮法令終 昭聖儼 泰

大事記

卷三十二

十八

陵時二張甚橫數入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奪
 鏡御帷文鼎持大爪箠之幾死 泰陵無以罪也多奪
 民田廬請官寺舍豪奴姻親凌官府募獄囚金玉積如
 山不厭市肆壟斷在在皆是揚州府同知葉元嘗辱張
 僕人元至京羣僕入吏部撲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
 言官時論劾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
 祖有子鼎為延齡家奴祖 行其術頗有驗鼎嘗語同
 儕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役使鬼丁景等
 初信之言于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景等亦
 厭祖譖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一七

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錦衣衛獄景等下東廠獄有
 旨將會多官廷鞠祖仰藥死 上疑之提獄主事陳能
 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 昭聖居間
 往來二張亦厚有所獻乃得解尚免朝參延齡尋囑天
 文生童昶為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
 張銳太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擇便美者抑價買
 之為山池臺榭僭侈踰制而是時 上以外藩世子入
 承大統母妃至通州未正尊稱閣臣固持之大不喜既
 入宮 昭聖猶以故事倂見益不堪遂排群議尊為
 聖母章聖皇太后而愠 昭聖殊甚怒無所發蓋鍾之

一張矣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土為給事中張原所糾
 自是稍稍斂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
 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延齡婢嘗竊金施僧
 事覺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
 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
 許延齡至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密遣人執聰
 發篋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
 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至恨甚遂拾聰前牘奏之事
 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請奴勒結言其擅買田宅
 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二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二一

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 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
 不謀豈論成否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
 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迺具獄
 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鼎為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
 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克殘罪應論死其兄
 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
 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澹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
 宜追問奏上 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
 人亡無從質証今但以多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
 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

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 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官皆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職爲民方獄急時在十三年七月將致族誅 昭聖計無所出乘 上生子欲過宮稱賀且求解 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官口傳張延齡事將就罷 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字敬議處字敬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誠難恕然恐傷 皇伯母心叅之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殺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編戍爲民皆可 上曰婦人以夫爲家 皇伯母上配 孝廟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啓私庇必欲害國也朕欲保神器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字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二

失德此皆不足慮乎敬遜詞以謝時字敬方堅欲討大同無效慚而引疾故 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諂諛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 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上責其訕上庇逆械入京黜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侍因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歡常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邊將卻永宋贊王祿亦與延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十五年奸徒劉東山以他罪坐繫獲肆不受囚東虞臣答之恨甚圖報遂撫奏延齡前事謂惡言譏謗賄結邊官爲外援招匿國仇爲內黨其妻崔氏動以宮闈藉口又自謂有先朝恩養終不至死且有賜田產業百餘所令子姪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奏入下拷訊具狀 上謂延齡訕上法司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令提獄官執送鎮撫司鞠之責尚書唐龍等欺公竊法戴罪聽處分提獄官主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三

事沈椿林允宗陳鉞周大禮王梅侯寧吳孟祺施雨胡永成劉昂沈寵茅宰朱懷幹朱冕賀思趙瀛舒纓及已陞郎中蔡克廉署員外郎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調兵部主事何成改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典吏張鎧及虞臣俱逮下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陞徐伸陶廉趙維垣方舟考察不及主事張憲革職謝載給假主事鍾允謙丁憂主事儲室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并訊又有劉琦者亦計奏延齡陰附權閣傳遞宮禁金幣暗結將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

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賢等俱仍原擬繫獄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遣邊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貨富厚擅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逃赴詔獄庾死明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踵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巡視東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計奏延齡夫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構致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奸

八
卷三十一
三三

猶龐永洪等和之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鏞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鞠獨令鏞良臣赴訊奏請孚敬已致仕錦衣衛以為言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為推鞠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欵怨致奸克垂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章聖方病上徧禱祈福命釋鏞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產今之戎政府即其故第也東山荷較死二十年 昭聖皇太后崩二十五年張延齡死西市

式
卷三十二
三四

夏言之獄

曾銑揚州府泰興縣人娶蘇氏父綱得為納夏言江西

貴溪縣人先娶徐氏繼娶詹氏最後綱女夏不知何故

婚于揚州或慕才色或因銑聯合或納為妾寵任如嫡

皆不可知言以議郊祀驟貴官禮部尚書加至少保請

于上封蘇一品夫人銑以御史定遼變官大理寺丞

嚴嵩亦江西人科第先十年詞林有文名方以南宗伯

人京留較大典言性傲凌轡公卿嵩貪婪屢被劾深為

所鄙見其恭謹惴惴可憐反安之既入閣即薦為代

上忽意移言被逐歸嵩遂入閣傾翟鑾削籍宴然首揆

用事未幾上召言復歷嵩上言益以氣陵之多所不

堪于世蕃侵盜事發長跪榻前得寢大恨益自匿乘間

將逞志而言不悟也銑已總督陝西三邊二十五年七

月虜入犯殺掠銑遣叅將李珍夜出塞劫營斬百十一

級生擒一人虜遁去既有功謂西事可身任密聞于言

蘇綱往來道達言甚喜謂可立蓋世功名結于上銑

乃先上修邊疏復言河套自受降三城內徙虜遂據套

為穴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

不除則中國之禍未有量也臣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

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

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

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

戈矛備具火器練兵抹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

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

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而無勝為今之

計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

春夏之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

材官驟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歲歲為之每出益厲

虜勢必折將遜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為塞修築墩隄建置衛所處分戍卒

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

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

財用益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于來歲

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

倡其勇敢所謂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夫大臣方議修邊

又議復套者蓋修築不過數十年計復套則振揚威武

擊斥凶殘天險為池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

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

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眾齎五十日糧深

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

不若修繕游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上雜沙礫民居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餘里之地責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銳等會議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獻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先發銀二十萬兩予銳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二十六年春虜屢遣使求通貢市宣大總督翁萬達聞于朝言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主銳議意甚銳擬以點虜罪惡深重乃敢聽信詭言輒騁游詞代奏着嚴兵防禦勿得執異阻撓 上方嚮言亦不為異也三月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銳遣總兵王縉等選銳卒出戰斬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餘斃于矢石者甚眾獲馬牛駝及夷器千計虜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擊之虜遂遠徙捷聞陞銳俸一級餘各加陞賚又追錄前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餘數實陞黜贈死事指揮崔桂官賜祭銳益造舟車括鉛鐵謀大舉出塞人情恒擾中外皆知其不可翁萬達言之甚力不從徵甘肅莊浪魯經兵三千住

蘭州應援都御史楊博總兵官山鸞以本鎮兵寡為辭銳劾之鸞罰祿半年博奪俸四月兵科都給事中齊魯等言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至形奏許今秋深虜警羽檄旁午而鸞等與銳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叅尚書陳經等言鸞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自後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執已見撫鎮官毋循默而從臨事奏瀆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正為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鸞博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例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銳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二

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揀練將士曰買補馬廩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積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濱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孽畜奏下兵部覆言銳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廷臣各疏所見命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銳復上管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戰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 上覽而嘉之銳復奏仇鸞沮撓軍機歷詆其科剋乖戾狀 上怒逮問言既王其說得意甚謂功

成在指期間作漁家微一閱適所善吳晉至掀預示之
索和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益諷之也夏大詬罵逐
之不使復入而網出入門下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
奸為眾所嫉嵩父子暗弄機械不知用何術轉移上
意只候會議一上便大有處分言已入奔中矣二十七
年正月部議復套事略曰虜據套為患攘除宜急第錢
糧兵馬非旬月可辦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赴時
權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
欽遵行事其會銑奏討山東搶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
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二十九

上諭閣臣曰套虜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
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王三大
揮王鐸之子也嘗鼓衆殺主將避罪投虜酋長疑之約
必殺妻子示信遂歸鴉母及兩妻火其居為不返計酋
乃信用男數千懷統健卒為鄉導深入大為邊患懸賞
格擒者予千金陸五級世襲大將軍舍劉伏劉力願
壯又與三善別父母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曰父
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死即死不負父母遂攜其
妻女就道至關口水地任以酒為業居將一年三果
來跨馬執戈引矢在腰從西小虜按轡開下問成卒日
誰在此成卒以劉二應聞言甚喜令速趨會伏伏遂携
壺盪山下馬相見執伏伏手曰第何為在此伏伏曰貧
甚不能自給寄此酒意得升斗為活計不圖今日乃
見兄也涕淚交下三慰之曰弟無慮于今當貴若此恐
使弟凍餒乎他日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伏伏欲泣謝
酒為壽三傾之不殺伏伏志定已久酒皆宿飽趙孽既
等三獲蓋即覺微醺喜謂伏伏曰吾欲至爾族舍少
休也伴爾不能為飲爾三固請以行至其舍勞苦備

至且請見代祀妻與女問其子伏伏曰留待吾父身
三大呼伏伏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敘關懷以盡
醉為期因命小虜出數金遺之伏伏妻亦善應對
數巨賦已伏伏與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日將夕三醉
其四小虜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伏乃與原
同約三卒馮龍買昇張寶用大椎折其兩臂目強視
曰爾奈何擊于明日赤爾族振不能起薄入邊北路參
將張鳳報以為功奪去係天城奴按李天龍勸實聞
上大悅下法司議罪凌刑傳首九邊如格賞伏伏千金
官正千戶三卒各百金官百戶仍方洲名作縛虎舊美
之平未論功賞臣下有軟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銃何足
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
民之命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
輔弼果真知真見當即擬行之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刑印百餘道發兵部備給與議諸臣令再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

會疏以聞于是大學士嚴嵩疏曰套虜為患久 祖宗
時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意今兵力不
逮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
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聞曾銑所奏征
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百五十萬兩銃又
云此特大畧其臨時請給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
已不支矣民何以堪統以好大喜功之心為窮兵黷武
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
該部和同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
萬生靈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係國

家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歷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
效勞為多臣獨毫無所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
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止夏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
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
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卿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
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
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果行
之豈可真從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
時 上已大疑言懼不免因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
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一

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
曾銑所奏不揆固陋妄有議擬第識本短淺慮欠周詳
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
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
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
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不謂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
爾等朝廷倚之政本百爾日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
徇私情強君脅眾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
奏又無引罪語部院恭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辨銑疏初
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止罪無可說臣與夏言同典

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主不
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與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
並無一言諍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
聖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
知也至于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 上意于
外而示親厚于銑故廷臣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恐懼
即臣不知亦恐 皇上別有諭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
疏于閣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隨
即騰進並不以片言商確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
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一

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覲
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收正朕已思宥
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
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
臣與嵩並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
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不肯至即至
亦漫無可否是嵩故為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臣不使
干與將誰欺也復套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袖
中令其一閱隨即騰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臣之過于謹
密也會看然後騰進臣與之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

而委之他人勝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
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誇許
故欲以此顯 上意於外而不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
臣下一經 御覽即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
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銑危懼而以爲示親厚豈
理也哉嵩以奇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詔部
院并參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
宜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因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成

八事記

卷三十二

三三

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停止果虜侵犯
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捷伐無得推避誤事其鎮所請延
緩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爲給發至于所奏
招降用間二事非獨可行之復套宜勅九邊一體舉行
以覘敵情渙虜黨 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
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
自當爲國爲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一旦敗
事將何採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
官一年銑令錦衣衛械繫至京問王以旂 令兼右僉
都丞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

何寂無一言錦衣悉逮至廷杖之各罰俸四月餘事宜
戶兵三部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等左都御史
屠僑等參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事惟任意跡涉強
君及奉自陳復無引罪語揆諸禮法俱違唯 聖明裁
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
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割奪餘官以尚書致仕嵩父子
計既得行代爲寫疏自理且劾銑謀國不忠御軍無法
虜入延安殺擄數萬定邊營境外覆前哨指揮鄭睿等
軍及各路殺傷官軍鹵掠牛馬又不下萬計俱匿不聞
剋取軍錢鉅萬密遣子曾淳託其親蘇綱行賄當塗以

八事記

卷三十二

三三

故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倡議復套希冀大功欲以自
解嫉臣議異百計攻臣臣目擊陝右兵役繁興怨聲載
道竊恐變生不測不敢避姦臣之怨以誤國家遂下淳
錦衣循遣給事中中价錦衣千戶李永往劾銑隱匿科
索諸事情等六科齊舉等疏劾銑罪詔以黨奸避事無
一預言參降二級調外餘罰俸三月鞫上銑獄謂銑交
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妻父蘇綱致之
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獲捷
具如仇讐所訐 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
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

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
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擬所犯正律議
擬聞于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
于市妻于流二千里言已行至丹陽聞之自投于車曰
噫死矣四月十一日緹騎果至逮下鎮撫司拷訊法司
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繫起自讐家恐一旦卒然死于
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一見天日瀝血上前即死不
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讐未嘗執以為非既而 上
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讐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偽
撰藉讐口以陷臣中間據據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
來狀皆重文巧語無證據今 天成在上讐口在旁
臣不自言復誰為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尚
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
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 上謂言辯
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奪茂堅等俸讓之曰爾等任曰執
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為腹
心言則視君為何方銑疏上時即密奏強君朕何嘗一
言論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
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為朝廷計非以

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正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得見蘇
綱為辭爾等又為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是何法
理其更依律定擬以聞于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
于流二千里時中外惕息道路以目不敢發一言蘇氏
疏請代 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言猶望未減 上亦
遲疑會京師地震應在大臣嵩復密囑宣府以虜倣聞
謂虜衆數萬自鎮安雲州等處入寇將逼居庸 上諭
兵部行鎮撫官翁萬達等多方捍禦并遣聽征恭將王
佐許策等往援諭工部速發火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
等曰邇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銑
雖狹辜醜虜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各當徇國忘家毋惑
邪狂逞憤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以待十月二
日癸卯斬言西市言方逮家人奔迸獨一老叟侍行甚
謹訊之則旬容知縣徐九思之僕徐鄉同年素簡仇不
見禮者又前以邊事下同鄉平陽太守聶豹于獄言入
獄衆憚嵩且阿其意音問不通覓一土塊為枕不可得
豹獨左右之既縛赴市無它言惟曰速速刃下大雨如
注監刑主事俞乾平湖人驚而仆地移時乃甦姻禮部
尚書費家竟以倖卒家同郡人即文憲宏之弟與言甚
厚薄嚴嵩且侵之案為 上所吞幾入相嵩從中力阻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五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六

言既不免來自無完理幸得善終蒙卹典蓋揣 上意不能格惟見之于謚曰文通案非尚通者故以此抑之費氏通籍者甚多從此無一人在朝慄慄者十餘年比嵩敗乃安枕復有仕者言無子一妾有娠蘇氏逐出遇難後收之生子貌酷肖未幾殤其門人詭稱別有子藏它所非實說終不行隆慶初復官與祭葬賜謚文愍建祠廣信城外甚壯石鐫 御劄數十列兩傍眾謂非體宜別建亭供奉亦未能行僭副使 配享初旣既得罪部下諸將李珍田世威郭震皆逮入珍雄勇尤用事以戰功起徒中為游擊既逮羅織謂珍減軍餉萬餘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七

送鏡子至京饋遺被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承蓋恐以賊累及鏡子也人皆義之法司阿嵩意竟論死侵盜銀繁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滿戍

王聯

河間人王聯以陽武知縣考察開任聯性克險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歐辱其父良良告之御史閻鄰論死又之聯之黨迫良息詞保候愈肆猖獗殺人數多事發仍論死繫獄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其先後御史胡植馮璋張洽等遣人人京奏訴屢寢刺知 上喜告許謀設奇動宸聽為脫罪地有年矣方任陽武時屬 駕幸承天巡撫胡績宗委聯供行殿役不辦怒笞之隨御史陶欽夔以賊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撫績宗迎駕詩有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為引虞周不祥事陰肆詛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夔劫之鄰植等慮聯以績宗詩聞乃相率為羅織抵之重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悅咸搆人之若都御史劉隅奏將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賈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准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于二十八年冬至日詐充常朝官闌入闕門于班中聲冤奏之 上覽疏大怒趣命錦衣衛分差官較械繫績宗等至京下三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績宗詩全章皆頌盛德語非詛謗乃獻上之聯仍坐原殺人罪朝策詐假朝官當斬績宗等悉赦勿治

大事記

卷三十二

三十八

明年四月癸亥疏入 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

忠不孝至是續宗令人刊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即此細

微百姓之深虧重累可知姑俱依擬且疏內欽夔一人

稱曰俱任何耶于是刑部尚書劉訥等具疏引罪 上

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為重續宗詩既曰稱

頌何又有派不磨語疏寫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與禮部

都察院參看以聞是時 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為

之申釋 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曰劉訥等急於

市恩全不以職任執法為事稱頌之體豈是如此訥

為民三法司堂上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

大專記 卷三十一 二十九

訊續宗錦衣衛杖四十為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

兼文大學士倭嵩疏辭免許之仍封掌道教事禮部尚

書陶仲文為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

中張秉壺言 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

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為已力於是仲文疏辭 上

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事也

果專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

宜者且允辭待奉勅另行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三

朱國禎輯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巡撫李良報大虜東行兵部

尚書翁萬達策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

等地則總督麾下及主客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

關亦已有備若從鎮城出雞鳴趨保安懷來白羊居庸

等處圍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

海賊攔抵不得離次而南山戍卒又非慣戰深可慮第

聞督府已擄勁兵由間道逃出賊前截東向之路抗關

大專記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南之防似為得策今移檄各督兵策應在關北者計在

必戰在關南者計在必守毋疎虞取敗 上亟下邊臣

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虜至諸將皆力堵遂去十月萬達

父憂歸陞吏部侍郎丁汝襲代二十九年二月邊事日

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盤據威寧

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朵顏三衛數引北虜

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逼黃花鎮傳報不一而威寧

海子之虜最強部議謂各守信地捍虜人乃將帥事廟

謨所當先者惟急備薊鎮為京師屏蔽請發河間兵三

千駐密雲保定三千駐通州俱聽薊撫鎮節制其涿鹿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興州等四衛亦聽徵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仍條上十
事行之六月虜犯大同由小鷲圪塔墩口入總兵張達
帥所部逆戰挺身為士卒先虜望見縱騎圍之達殊死
戰左右衝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於彌
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
竟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總督郭宗臯巡撫陳燿各奏
二將雖死虜亦旋遁官軍被傷者少得旨住俸視事給
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
張授異道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不有之大
副宗臯等蔓語彌縫苟避罪謫死何以見二將生何以

八事記 卷三十三 二

謝二子 上是之詔達二子同廢宗臯燿連至杖于廷
燿死杖下宗臯戍邊兵部左侍郎蘇佑暫往總督宣大
兼巡撫仇鸞總兵起翁萬達總督趙錦巡撫七月俺答
脫脫辛愛移斷頭山合套虜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命保
定巡撫楊守謙移漢達軍六千於通易二州圍練東西
官廳總兵劉鼎等六人各將兵三千分戍關隘候警啟
行八月壬戌朔俺答住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仇鸞
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龍門拒之不得入
上嘉鸞忠勇令兼將諸路客兵國忠將本鎮兵助之
癸酉虜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仇鸞軍居庸

開前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投或隨
賊搏戰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順天巡撫王
汝孝駐薊州誤信謀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為然請
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令鸞暫駐居庸待薊州
報緩乃回鎮及大興州報至詔鸞聞警入援命王汝孝
嚴兵守薊鎮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虜攻古北
口汝孝帥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衛殺我師從間道黃
榆溝等處拆牆入汝孝兵大潰丁丑遂由石匣管達密
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而南
遠近大震有言虜細作潛住京師焚各場馬草者從給

八事記 卷三十三 三

事中王德奏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運入城准
上納之數發場上等處御馬于州縣牧養厥衛五城譏
察非常太僕寺解到馬匹俱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
薦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各官能出奇計上聞
者聽虜既驟入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
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戊寅虜果至阻白河未
得渡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
州縣京師戒嚴分諸文武大臣守九門吏部侍郎王邦
瑞英國公張溶總督詔仇鸞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
河南山東兵入援其日楊守謙五千騎至營崇文門外

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安已卯虜分遊騎散掠各鄉村去京僅二十里仇鸞二萬三千騎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守謙及朱楫等進營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請備內爨於是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及十王府慶壽寺陞進表山西參政戈希浮為僉都借工部侍郎孫楡督治濠塹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 虜未至毋輒先閉關自困庚辰總兵趙國忠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賀慶姚冕山西游擊羅恭各以兵至錦衣陸炳言大同兵逼虜已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為寒心上切責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四

戶部尚書李士翱停休戴罪即日計處命都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五千金聽用參將劉錦同都御史王儀三千人守通州京營官軍坊市民兵上城者給發器械糧賞大通橋漕糧分給諸路客兵辛巳日瞞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北教場仇鸞徐珏邀虜後騎斬十三級奪馬十四匹午火虜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河大小榆河等處總兵高秉元都指揮相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朱楫以兵應援不能却城中米騰貴預給九月十月糧俸仍發米十萬平糶俺答縱所虜湖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召對輔

臣于西苑禮部尚書徐階集議闕下司業趙貞吉抗言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日險計毛起趙貞吉言虜勢急姑暫許之誘虜出塞而後不許未定也中貴人稱以其語聞 上是日大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民居皆燬 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之酒食令為條奏而下貞吉跪內批權左春坊左諭德 肅察御史稱 詔責萬金宣諭行營將士按此時賊謂欲暫許者恐不止毛起一人 世宗召起賜食矣何 以復陛貞吉其實 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召者貞吉非起也 因請急遣近侍有才散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督賞軍激勵士氣得一首級即賞銀百兩返迺觀望不戰者誅無赦退虜不難 上覽奏嘉之賜食即陞左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五

諭德兼御史給賞軍銀五萬令宣諭將士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俱軍法從事楊守謙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同提督鴛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悸而觀望持死虜首六級以獻徐階請釋敗將歐陽戴綸從之又請御殿臺諫亦以為言癸未 上視朝勅示羣臣是夕虜退四散焚劫初虜之入也兵部尚書丁汝夔本清謹士兵事非所長又聲息淆亂卒難分別援兵雖集一視大同兵為進止仇鸞援重不可制謀于大學士嚴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志在搶掠欲飽將自去

惟堅壁爲上策守謙雖爲總督然應調至者原非素統倚郭門相仗無戰心策之亦倘伴不肯前守謙獨薄虜營而陳虜故以輕騎來挑不應內外鬪然皆以爲怯且云本兵密下教禁諸將出戰語浸傳入上心愠有旨召前邊臣楊守禮等汝變不自安自請出城禦虜不許浹日虜大掠呼譟聲徹禁中比夜西北火光燭天上馮高望內臣環泣訴園亭墳墓盡燬弟任軍丁盡死且言戰不力係文臣牽制故虜至此上恚甚輔臣謹候命不敢出甲申徐階集議言虜逆天犯順義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文書皆漢字真大事記 卷三十三 六

爲難知求貢必不可許宜遣通事賞勅諭虜酋如果悔罪求貢當歛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不則惟有勵將集兵聲大義致討 旨下勅殺不得輕信僞書致墮虜計通政使樊深條禦虜七事申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臣詰狀具對時 上方倚鸞破虜惡其言黜爲民部大臣奉 旨陳狀引罪下汝變于獄王邦瑞攝部事戶書士翔華職工書胡松佳休械通州都御史王儀參將劉錦訊治陞御史王忬代儀參將歐陽安代錦儀爲御史姜廷願所劾忬先至通州城守 上規知甚喜至是亦劾儀等縱士

凌虐大同軍仇鸞將大同軍素無紀律往往髡髮效虜入民間鹵掠又稱遼陽軍所爲儀捕得捶之繫通州獄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饑疲令免窮治送鸞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于虜而上憤守謙不戰責問無以應也則以未奉部檄爲辭有 旨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起應援兵部豈不奉行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遂捕守謙并汝變廷鞠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并逮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皆虜漸引而北丙戌撤守門軍分遣郎中王冕董懋中等督諸將躡虜趙貞吉復命言臣奉宣明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七

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乘雨築虜乃傳諭城東西南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臣未辭朝不敢遠去 上曰貞吉奉勅宣諭所領銀未見處分如何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言逮錦衣鞠實聞尋上狀得 旨貞吉沾名欺上實非真忠且言周尙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却畏縮敢肆誑言代人報怨杖五十降邊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奴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伴薦出城資銀勞軍方虜騎充斥徵發旁

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賊民車致銀仇鸞所驚不受虜退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賫物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遂得罪降廣西荔波縣典史丁亥虜退至白羊口以道狹恐我軍邀擊掣其半由高崖口鎮邊城半山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營軍不意虜東返猝與遇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所獲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陣紅門前捨之而去蓋亟欲歸巢無心再戰入掠也法司坐汝變守備不設守謙失機軍機律斬俱秋後決 上怒甚曰汝變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八

有餘辜即命行刑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屠僑大理卿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杜汝楨身從善違旨覆奏各杖五十侃黜為民己丑敘入援効勞賞仇鸞等銀幣有差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口之敗竟不敢通但尾送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禦虜有功者十八日大同游擊王祿于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二十一日山西游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十二人二十三日都督仇聚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驚報功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平民首云九月

辛卯朔 詔優卹被虜民用米六萬石銀三萬兩遣侍郎駱頤督司屬查給仍覈傷殘田數蠲免重者先蠲後覈發大通橋所積倉糧二十三萬五千餘石給散官軍克本年正數汝孝之被逮也 上方震怒虜未盡退官較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虜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而汝孝等復以首功聞故得不死與希韓皆謫戍再發米五萬石賑關廂被虜之人吳嘉會罷乙未改孫禕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督前州劉聖僉都撫宣大徐階薦起聶豹即為僉都撫順天責吏部補密雲天津潼關井陘四兵備入援續到者山西最多悉加賞資科道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九

官往九門正奇營查閱軍馬實數缺伍者一萬三百人見存者悉老弱遊惰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總罰俸餘皆治罪諸公侯悉辭營務許之守陵軍三萬七千六百餘人存者止三分之一多內臣占役清出特設外守備督之防秋更議營制部推正副提督官四員仇鸞列第二 上曰此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畜精壯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管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一員提督三管以仇鸞為之各管協同提督二員管理軍務文大臣一員陞王邦瑞兵部尚書往仍裁革內侍官逮職方郎王尚學論死薊鎮復報虜在近邊

暫留保定山西兵二枝同劉淮等六枝應援淮山西延
綏山東等兵悉聽孫禴調度工部侍郎龔輝督理九門
濠堦石壩錦衣都督同知袁天章同五城御史團結保
護居民大發銀各處召買芻糧修通州新城吳嘉會復
撫順天改京管提督官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
給仇鸞自後鸞任兵政瀆貨罔上又開馬市凡二年廕
死市亦尋罷虜求入貢皆不許歲入犯倭變復作南北
用兵紛紛重以冰旱天下宴如則 世宗皇帝所收攝
者大矣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

追殺仇鸞

仇鸞咸寧侯鉞之長孫也鉞為寧夏游擊實鏞反方駐
兵城外欲逃去自度子昌孫長生在城昌病風不足惜
長生鸞小字也六歲桀黠可念恐為反者所屠遂自大
壩還師解甲以入計誅反者封伯征流賊歷戰功進侯
鉞卒鸞得嗣兵部尚書彭澤為製名字伯翔署曰枳齋
延舉公卿間居崇文門內儉約如京官讀書能文頗有
勇略同鄉趙時春以南宮第一人有名款洽往來而內
忌險賊時春言語小得失處密啣叵測人未之悟也已
為勲衛嘉靖七年鎮兩廣十六年改鎮寧夏十七年議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一

征安南佩征夷副將軍印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軍
尋停行十八年坐神機營會 上幸承天設左右副將
軍鸞領左東寧伯焦棟領右鸞因奏臣係左副將軍為
前鋒左右前後悉聽臣節制 上下許曰朕車駕在中
軍所設左右副將其行參將二人為前鋒後衛其以翊
國公助代掌中軍成國公希忠副之涂中被賜復請照
助希忠另疏陳謝報曰鸞只依舊例附名不必自異時
上以遠狩勅武陣雅尚整厲見錦衣衛官奉 旨進退
雍容不憚明言武臣當雄勇趨事非書生比鸞聞盛饗
甲斐馳躡躍 上頗屬且因之自負視希忠禮夜如助

方被寵且有機智見之蒲伏不敢抗禮間談舊事亦喋
 喋可聽助喜而稱之蓋二克潛伏肘腋間關臣又吞餌
 爲之用言官間一奏彈率亦就事論事又或以愛憎起
 見未有中其病根者幸二人粗暴不過如董卓之流
 上英明舉而制之若弄蛇豕終不能爲害既還復征安
 南再佩印與伯溫出師明年至廣西挾 勅書陵轅總
 兵安遠侯柳珣責戎服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
 言于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 上責鸞輕傲令回京
 即以珣掛印代之二十三年鎮甘肅其冬 上破虜功
 言日者聞虜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朵蘭地方及之一日
 六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一

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并斬吉囊子狼台吉謂爲擒獲虜
 王又以昆季斯養姓名竄入藉中俱稱有好事下部覆
 謂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計瓊璣望日仲冬畧刻
 極短朝夕才五時耳質明開營發兵追躡至沙河大路
 又至朵蘭雙莊軍行不啻二時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
 得功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之捷謂賊吉
 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狼台吉
 濫引擒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勳不知果何所據且又竄
 人所帶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 上曰
 斬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太子太保任一子所鎮撫

張幼不聽在鎮久貪肆酷虐恣爲不法二十七年總督
 曾銑以復套調兵不應銑劾沮抗軍機且歷詆科剋乖
 戾狀 上以秋防屆期鸞姑奪俸查實鸞知不可掩益
 狂悖無忌銑甫劾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
 故士衆離心紀綱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
 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擢髮不可數且云虐殺無辜
 歲以百計誕謾不恭肆爲欺罔永昌果圍堡之捷輒報
 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破今狼台吉固自在也 上大
 怒逮治既而巡按張雨巡撫楊博交章疏其欺罔貪暴
 三十六事俱下部勘明正法尋反訂曾銑相嚴嵩殺陷
 六事記 卷三十三 十三

得復起爲大同總兵及庚戌入援俱見前夏方虜擾邊
 上言賊巢俱在大邊內我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
 與之交易久遂結爲腹心虜首俺答脫脫辛愛尤慎四
 大營賊至分據大邊墩臺虜代墩軍瞭望軍代達虜牧
 馬故內地虛實虜無不知逃民洗繼茶叛將王臣等虜
 輒撫而用之以窺中國於是邊事益不可爲夫虜中生
 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缺用則求求不得則搶掠彼累
 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往時虜求進貢廷議未從周尚文
 懼虜鞅望必將肆毒乘其効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
 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爲之也夫通賈之事固

不可行然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關利歸于下孰若朝廷
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即今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俱有
互市之例 皇上需然發詔遣人至二邊外諭虜遠塞
許其市馬如諸邊例仍嚴立限制量加賞給則彼之感
恩慕德世世為外臣比于軍吏日相結納者功相萬也
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即詳議
以聞又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防虜入入輒
不支宜以小堡歸并大堡將擺邊軍士止留老弱者哨
望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營截殺又牆堡築
于北口之南麓虜擁眾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為彼有難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四

請何益疏入 上嘉其忠謀命亟議行兵部請總督酌
議 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司本兵自宜從中擬
斷奈何他諉其詳定以聞于是尚書丁汝夔等覆鸞所
言皆是但老弱當掣回守堡精壯仍令守牆餘行該鎮
酌議報可蓋兩疏俱經邊臣發明不果行鸞祖其說遂
當 上意比庚戌虜患入援佩印加大保優假大過益
肆其惡矣既掌團營上言京營軍止宜守城難以格職
請分遣四御史調各邊兵防秋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
千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延綏家丁一千及應援
宣大游兵六千俱五月至京因擬總兵王黼副總兵時

陳參將崔麒等十三人堪任調兵將領游擊張浩王棟
宜更置部覆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肢體固輕若
藩籬盡撤則堂宇何賴宜因鸞說而善用之宣大甘寧
各調三千延綏家丁通事五百諸鎮獨甘肅延綏去京
遠二月啟行五月至京餘各留本鎮候警報赴調將官
從本部選委王棟訓練新兵勿易張浩調內地用 上
從部言鸞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惟調兵委之各巡按所
薦將官止用其半報九仍遣調兵御史 上諭鸞曰卿
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四千里乃可
鸞對方冬虜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大事記

卷三十三

十五

昨疏具悉錫忠但機貴于密孔子大誠鸞復對事以密
成亦以豫立乞勅廷臣集議或始假臣經畧之名各邊
悉聽節制以便統調十二月中前赴宣大適中處伺虜
動靜 上喜優客仍示兵部閱器械時糧餉設督糧都
御史并設昌平易州開府如通州例皆鸞意也初營制
既更以科道兵部官巡視起趙時春申鑄于兵部鑄往
巡視見鸞恃寵弄權憂之奏營政更張之始願加詳處
不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疏意不明示鸞
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鑄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
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已添科道今益之主事重以

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賜息懼罪何暇謀虜得 旨下錢鎮撫司拷訊停兵部官不遣仍以驚言復還遼東固原保定連漢官軍入衛先是虜散處邊外畜牧邊將貪利掩襲往往起釁奏聞嚴禁然虜大舉入寇必糾集各部精勇其營帳留收自如無反顧憂至是俺答留吉囊諸子駐威寧海子而吉囊舊巢近延綏驚謂虜銳卒亦有限惟聚之乃強吾欲得志于虜宜有以分之請勅西方諸鎮選兵乘間致討惟以敢戰為功不以損軍為罪虜必圍聚自保歲可省勾引糾集之寇且徒募遠塞月可省零虜抄掠之害從之十二月驚奏革薊州總兵李鳳

八事記

卷三十三

十六

陽大同總兵徐珏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陽密雲副總兵徐仁代理 上皆報允故事正副總兵缺兵部會推二人請 上裁至是從中下獨驚定擬尚書王邦瑞等皆不得與聞乃奏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豈有京營大將定擬黜陟各鎮之例今驚坐名擬任擅自更易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况朕有密語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請將集練兵卒隨事効忠比常加意何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文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三十年正月改

趙時春山東僉事分練民兵凡數千人紀律甚整驚惡之密遣人詭投幕下將縱火俟其出刺之一夕異風飄帳房連起列隊有數十人伏草中出竹筒吹火挾利刃突起左右格之多傷四散走時春素善大刀輪舞如飛及是奮呼而前莫敢當者榆斬無遺明日梟首止曰盜糧不明言都城內外已盛傳矣王邦瑞原與驚共事團營議多不合邦瑞回本兵奏安攘大計內言邊兵不可常調 上指為虛文塞責革冠帶尋自陳放為民三月虜叩宣大求貢市總督蘇祐以聞 上方主用兵未許意驚力足辦且有疏諫止問于嵩嵩方與驚厚恐戰必

八事記

卷三十三

一一一

不利力言暫許紓禍俟大軍練成一舉捷之非晚 上不得已准行然歲止一次示意猶未知驚利而道之也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陳不可訊杖謫典史驚藉貢市得自寬益恣睢自擅都御史商大節本募民兵經略京城內外所統者止巡捕麻宗一軍驚輒調去且責以有警分布大節疏其狀謂重兵皆驚所將并調及捕管不令臣知所留九門兵脆弱虜一旦衝突驚兵在外相持臣安能抗 上怒其推難避事論斬錮獄中六月驚奏據報達賊約會入寇請領京營兵及民兵迎戰邊兵分遣追 零賊又欲載煤炒隨營應用且許軍馬食民田

承嚴為請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餉都御史預備糧草
分畫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載煤炒隨行徒見事體煩擾
至於縱馬食民稼九非美事古之名將行軍紀律有擅
取民一物者即斬以狗寧使虜過田苗食盡不可下此
一令又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備戰
今遣邊兵出外地以待零賊而用京兵兼民兵為正營
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云何也報聞蓋顛錯無
謀即嵩亦知其不可 上固已心識之矣又請收民車
備戰守 上以戰車造完止之八月鸞言朵顏諸夷影
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等屢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一人

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于民兵而令家丁劫之
由舊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耕進募民
兵之說阻撓軍機值臣出兵遂駕浮詞搖亂國是伏望
收臣重權俾得保全首領 上手詔慰曰卿竭忠戎務
今秋賊果未犯豈可以羣嫉求退十一月鸞奏逆酋哈
丹兒陳通事罪狀下總督計擒伏誅丹兒甘州衛人史
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俱陷虜久之逃歸為朵顏衛
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拔上等帳下各為通事進更名
哈丹兒志允更名昂辰時時引虜各關口索羊米酒食
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幹堆拔上等喜之遂令丹兒冒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一人

復行誑誘請亟加征討兵書趙錦阻之得寢時春以山
東兵四千餘至通州屯西直門外乞守古北口 上命
移駐密雲營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 上
惟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 上命鸞領兵至
白羊口分布備邊步騎十八萬鸞已通俺答使其家丁
時義往來報于朝唯誇虜強盛志在勝和其出也索列
鎮將領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讖斬中軍
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
馬豆工需無慮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歸京疏言妬臣
者謂臣家丁劫趙時春所統民兵營被其殺戮夫兵雖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累侵犯皆二人導之
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來探丹兒指以潮河
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丹兒仍詐傳虜
兵西返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幾旬
而獲甚富虜德丹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
賚之今歲虜已開市丹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乃
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十萬眾入寇京師為之戒嚴總
督何棟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丹兒等出獵因以計
擒之械繫赴京磔于市輔臣嚴嵩等以擒逆具疏稱賀
上手書諭曰卿等入賀歸功於上彼群邪無上之徒心

猶未滿也自王三入寇丁汝襲故縱至國門以羞主萬
 刃莫贖若鸞矢心為主一意殺賊累密請乘春大加搗
 巢朕累不許益為鸞計恐人害之以過後來為國之臣
 耳今之為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尤不可
 為心各一為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為姦
 佞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因加鸞
 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益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
 僉事十二月鸞請改檢大寧外衛班軍于薊鎮防禦從
 之鸞既因馬市餌虜以史道領其事虜旋市旋掠邊人
 苦之朝議召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一
 得益為盜無虛日其冬三入邊擄人畜甚眾督撫官遣
 通事責問俺答則謾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
 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盡無寇竊我能自不入犯不能
 禁部下之不盜也卜吉哥之市益擾邊不可禁朝議藉
 藉咸追咎馬市之開非計會歲行盡鸞猶悍然不自知
 答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事不啻廝養既恃上
 恩權勢益重餽候不盡如禮當其眇忽處目守若無嵩
 父子卿且恨之錦衣陸炳任寄心脅與鸞謬相敬重實
 相軋且又嵩素所結內表裏應和其謀秘甚將逞志于
 鸞鸞固入雲霧中日湛酒色汰不知節人固策其凶終

而幕下所聚都游棍罔利市權大言欺人直曰取單于
 頭封狼居胥實不堪一卒之用也三十一年正月鸞圖
 所自解慮見譴上疏曰臣所為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
 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蚤負市
 約而因以疑臣于 陛下臣無足惜如國事何乞下
 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且令每鎮選敢死士萬人
 待臣調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過縱其南下臣
 當死戰于內出精兵健馬搗巢於外內外夾攻破之必
 矣 上曰所論備虜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
 尚廢弛如此其各查兵馬務糧實數以聞於是兵部尚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一
 書趙錦覆京營土馬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
 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軍部下通計營操出戰
 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近又改大寧都司
 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遊戍薊鎮將士闐闐倍
 於往昔何謂無備且臣觀鸞言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
 也蓋薊州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衝行即盡
 能擒之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已多况我兵積弱雖
 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豫令勿過乎錦本
 附屬至是眾指鸞通虜有蹟嵩亦內懼思自全徐階招
 錦論以禍福且密言 上已疑鸞故覆疏甚明疏入

詔以所列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加
意訓練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壬辰虜掠威遠城辛丑
驚請將營兵出塞 上問嚴嵩嵩謂宜從其請須擒斬
虜酋方爲上功 上悟報曰若零虜無勞卿行時虜並
入塞駐牧邊境反在虜外人月給糧二石驚言徒費無
益第滋交閩漏泄等弊不如盡掣惟守內邊近墩傳烽
便報可三月戊子詔驚赴大同勦虜時春兵復至通州
露次教場結草廬驚諷參將許聖夜縱火時春密除廬
結陣整兵北戍密雲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
犯喜峯口微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
六事記 卷三十三 二五二
傲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去謀不得行乃
止驚在 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妄自矜詫及是督重兵
至邊畏縮不敢發一號令嚴嵩既與驚相失乃言驚不
戰非計四月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導
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驚去須一大創始
可卿傳諭令必戰勿守兵部以示驚驚言前月遣兵出
威遠楊虜戰於泥河斬二十餘級奪馬馱五百緣遊擊
時陳應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臣茲秣馬礪刃惟俟遊擊
張堅兵至當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驚不
得已某月三日帥師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至貓兒庄

虜伏兵起溝下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一十二人
失馬二百餘匹斬虜五級獲馬三十匹報捷賞銀幣時
驚在大同侵剝視前更倍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
又與家丁爭納女妓人情憤怨尤甚兵益不振五月廷
議京師天下本宣大虜所道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
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卽或內犯亦可星
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
戶縱虜入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歐陽安等統二
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宣大日弱而虜日強盡
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况選其精銳乎宜留選兵于
六事記 卷三十三 二五三
本鎮俟有倣入援不必候命則兵將有定志二鎮可保
上深然之命暫留兵勿調詔驚入京議事驚不自安乞
罷詔防秋不遠宜且還京與諸臣定計既至集議猶畏
其鋒謂犯而入援勢恐不及當令二鎮兵內聽京營調
遣外聽總鎮節制度內外不至偏重二議並行不悖
上又從之六月驚請發京軍各三千守薊州宣大不許
時 上意甚疑驚擁兵太多稍稍節收其權而驚憤憤
自若至八月虜報益急驚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 上
諭止之兵書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
係而驚疾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

願親往代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詔收營勅印
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遊擊時陳為都督僉事改
戶部左侍郎孫裕于兵部兼僉都督軍徐階密疏鸞通
虜誤國狀 上覽之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
常使人微伺動靜及其左右行財用事者銖兩之奸悉
知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証乃陰
令人誅其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槍
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因悉發鸞初鎮
大同與虜私通要約鸞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毒
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俱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四

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怒即命
炳會同法司擬罪鸞已先一日辛酉死法司奏當援謀
反例律當追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雖
死未盡其辜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
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
流三千里諸黨惡者發遣發祀有差

郭勛繫死

郭勛武定侯英五世孫字世臣父良嗣侯以爭襲家中
落正德二年卒勛嗣侯雄黠有知數家多藏書頗涉覽
遊士大夫間獵聲譽貴中貴六年鎮兩廣貪暴累被
劾見宥十二年入掌三千營 世宗即位得掌團營時
江彬壞亂之後營務廢弛上操官軍連年工役勞費有
竊馬逃者有私家佔役者虛耗益甚兵部請行訪補助
請如弘治年間例許令自首收操部覆此輩多係投充
冒頂額外招收有名無人先已查革冗食稍減今若聽
其自首恐仍蹈前弊宜查祖籍為據從之勛又條七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五

首曰新法令壯國威乞賜勅書得行斬罪不許既掌兵
將逞其志 上英明事多獨斷首揆楊廷和兵部尚書
王瓊銳意釐革不得肆會太 議起張璁進尊親之說
上已意移和者益眾揣知指會下廷議勛有折中之說
與禮部尚書汪俊詬爭 上聞而善之尋張璁桂萼等
徵入京廷臣交詈將俟入朝排擊至已數日不敢出後
伺間潛人行禮眾呼噪窘甚出東華門走勛第勛出迎
厚遇且曰諸君子善自愛 上意已定但堅持必勝因
左右之益為 上所眷大禮既成張桂益重勛亦加太
保兼太子太保恣行無復顧忌陳洸之獄即張璁亦嫌

醜穢諱之齒頰助獨入其美女明珠之賄言于霍輅曰此公鄉人同志者內外官敢汗鱗至此衆非爲陳實意在公設此光景耳霍憤然約柱萼同爲昭雪方獻夫頗不謂然曰廣右亦仕國也松筠枳棘故自不同奈何因橫臣一言分左右袒蓋一時贊大禮者甚多著名不過十餘人而廣居其四前三人外又有彭澤澤小有文墨而貪險諂事張璠以吏部郎中考察得留薦爲諭德投入助幕互煽動作奸者輒又深嫉之大形辭色因此與璠亦相左澤密報于助恨甚遂乘間短輅于 上藉之傲忽公卿自張璠射視之蔑如席書亦以言禮入爲尚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六

書代汪俊既相接即極口詈俊書曰其見未達其人品自佳益攘臂語狂悖不可聽書色變退語其弟春曰追崇大典乃使此人得與羅峰見山張桂倚之爲重因失其親所損多矣驕不可長當借事折之丙戌恩榮宴主席歷年位皆居中書宴圖故左右列勛聞奏 上命如舊規行比宴仍分列不得已就席再疏爭之 上責禮部不奉詔令以後務遵故事勿再爭擾助續貨狼傲居鄰虎賁左衛欲得之拓其第勒衛指揮王琬等詣工部言衛署敝隘不足容史士有郭順宅深廣自願相易尚書趙璜奏許之順本勛舍人居更陋爲言官所劾勅還

所易地不問歲侵草場租銀數萬兩受賄保官壟斷取利奸惡郭彪等爲爪牙言官再劾疏辨 上諭以勉勵酬委任無忝世勲又再劾以奸試橫以酷濟貪爲妖賊張寅請託爲逆黨陸完雪寃當治不當論 上終不聽更加慰藉張寅即李福達所稱欽明大獄見前自是氣益張有請必聽陰爲搗碎中傷人甚衆舉朝惡而畏之風靡不敢出氣獨御史魏有本請黜助用馬永人皆稱快 上雖奪有本官未幾復職助又爲下獄將官時陳請宥竟不從七年明倫大典成頒賜勲戚閣部昌化伯邵杰帶俸後府當給助時掌府事遺其名不得給又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七

不爲支祿杰自疏請下詰問助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言杰異姓不當襲并引尚書胡世寧疏爲證且言吏部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司復勘 上曰助與世寧何不蚤言使杰真異姓我 皇考爲邵安乞恩豈肯稱爲母弟我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部查據明悉列聖成命不可擅易其勿復勘仍命即支祿照前旨給大典助又言大典乃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世豈可賜異姓襲爵者不聽助在團營凡事任臆專斷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李承勛兼提督多所執正因嗾把總湯清以復職事紛紛投牒謂承勛沮抑而日喋喋語

侵之承助自以大臣不當爭辯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督而為把總所呈告孽風紀而為將官所攻擊既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心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之心 上褒其忠誠公正勿辭助疆懷瀾甚承助復數其懷詐面欺指邵杰襲爵事為言臣孤踪安敢與共事請解營務專理院事 上復慰留之助亦上疏言臣不私湯清至邵杰題本臣實不與謂臣首先寫題承助上欺朝廷下欺同僚臣不能與共處乞免營務 上戒以因爭小憤肆意奏辨不許再擾給事中王準等言二臣構爭非在公忘私之誼請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九

加特論 上曰朕都置不問自今助謙和無復自用承助亦宜平心易氣不必自生嫌忌仍以湯清挾私呈發下兵部參看首揆楊一清深惡之八年受賂取回欽發軍犯金輅攬縛指揮王臣被劾罷督營及保傅官階奪祿三之一尋與張桂傾一清逐之九年仍總五軍管四郊興工以助知建造事時兩宮積嫌勢輕重日甚 上亦自疑不復朝 昭聖重治二張崇奉 章聖謁 陵時有進入 輟稱宗之說者 上心動助逆揣先以始祖英侑廟享試英為 太祖親將有戰功然英武十年官止都指揮使十三年加都督僉事十四年征雲南封

侯叙仇成王弼之次侑享定于洪武二年以後續封者遠不及格助有侈心又粗知文墨集門客編中山開平武定三家世典鼎立又倣俗演三國志撰國初英烈傳盡以殫友諒諸大功隸英名下標目故犯祖名示非已出流傳禁中證實其役如此遂騰疏以請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肖言尤切竟許誠意伯本列六王之下羣公之上復請以爵叙嚴嵩為禮部尚書阿其意覆允明年獻皇亦稱宗入 太廟躋 武宗之上助進朔國公加太師張璉猶及見之然失其初指矣時鎮守內臣俱已盡革助獨請復并欲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覆言此輩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二十九

害民在 先朝已極頃 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 上曰鎮守原非 太祖定制今且著雲貴閩廣江浙兩廣四川大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克不得作威生事給事中朱隆禧等疏諫得止而礦則稍稍開取矣章聖既崩 上幸承天視 陵助領中軍護行方張桂盛時給事中夏言偁起與抗 上心喜右之言益發舒議南郊當 上意官驟進張桂頗詘助不能平既自承天還言被切責助有力焉言深即思有以報之嫌隙已開都下藉藉知二人必不相容有遂寧訓導蕭時芳奏郭助夏言霍希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

蹟未一宜召見賜坐以杯酒釋之建鎮撫司黜為民尋以風靈助請大臣自陳從之而助富貴已極福達父子之術用之已久方士段朝用者廬州合肥人亦以術干助覲進用試之良驗得冒羽林千戶又妄言化銀皆仙物以為飲食器用之當不死助製為器自用并獻上諭助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仙銀器朕豈可獨用已感食設二親儿上不得及八廟欲通奉又迫期難辦助曰臣別製以待陛下命久矣悉取進之上大悅加歲祿一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托乘一真人陶典真獻銀萬兩助建雷壇工費歲以為常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

上以為忠愛獎賞授紫府宣忠高士然皆幻術攝助帑銀為之尋異居不可攝術始窮其徒王子巖攻發諸詐穢隱惡日開典真所與真懼為所累上章自理請禁繫子巖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助初薦朝用及所進萬金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却屢試不效始知詐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巖朝用俱執赴鎮撫司考訊後得罪謀挾其財誘助奴張潤掠繫之其死上言助奴欲行刑為已所覺遂致斃上怒下鎮撫司究治沒其妻子財產朝用與死獄中合前後親之朝用似已出獄再犯取死益上本寬假方士故前罪幸脫而後頗憐郭助不二十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劾助迭肆克狂假

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為貪橫田園甲第吞併徧于京師水運陸輸培剋盡于天下助疏辯乞罷優詔慰之已而六科官李鳳來等以廟災陳言內一欵稱邇來勲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租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允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左都御史王廷相等復申其說令指實陳奏于是下巡城御史嚴勘凡四十餘日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劾其畏豪勢慢朝廷遂下切責眾懼五城御史車邦佑等查京城內外諸勲戚店舍惟郭助多至千餘區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鏞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勲方士段朝用等次之因劾助驕恣貪縱民怨入髓足以干天和致災變其黨孫雲孫准李福鄧欽等黨惡為甚詔雲等悉逮鎮撫司助從實陳狀副都胡守中復計助以族叔郭憲理刑東廠而禁囚後府虐無辜甚眾上曰助朝廷自有處憲已辭退係令鎮撫司併治助疏辯雲等乘機生事臣多不知上准助辯而先巡工科道以各工軍役姦弊乞勅助與團營提督文臣王廷相勲臣陳讓同派撥上允之命給以勅然非助所便也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復叅其抗肆作姦植黨怙法助疏辯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一

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

怒曰國家有重事賜勅抗拒不受疏語豈是對君之言強恃無禮陳鏊王廷相扶同亦不奏白各責對狀鏊廷相引罪且言勅前領出即收去非臣等所能強 上曰勅書威重人孰敢違鏊奪祿半年廷相革職于是給事中高時等盡發勅劾利事中言交通張延齡憐其下獄代管莊店產業 上益怒曰跡此一端槩可知矣捕勅下錦衣獄科道官通無一言記罪高時盡忠加俸一級蓋二十年九月中事夏言亦去位且削籍矣御史童漢臣等再計勅罪狀下所司尋諭衛司念勅曾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釋刑具即問明處分已奏上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勅罪當死係應議人孫雲等先枷示誦戍報可 上復諭曰枷號諸人未必無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偶形夢寐俱免即發遣郭勛罪犯多端議擬不明令法司同錦衣衛及科道查照言官前疏即審確具奏于是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書吳山袁孝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請刑名主事馮煥任意供招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吳扶同推鞠故將勳重情隱飾不究乞罷斥孫綱罰治吳山等孫雲等賊物嚴追 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雲等賊俟會問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勅勳

未盡姦惡數其 亂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鎮守改領勲臣折俸 用失事將官四途並用吏胥奏討外衛軍糧私與侍 將軍娶妻許令運軍夾帶乞充邊軍椿州糧更軍政 具議革督餉邊郎為祖濫乞配享祭令武臣乘轎皆見 章奏可徵者并列其榜殺官軍數多請併究問已都察院按德洪罪贖杖還職 上曰刑官不習法律必致獄情冤枉為害非細昨法司初擬勳獄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厭服罪人之心既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勅者罪同錢德洪仍執鎮撫司再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訊盡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十一

依科道諸疏所指勳罪狀據律坐絞餘各擬罪得 旨勳令法司詳議孫綱依擬并籍其家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為民孫雲等俱發烟瘴永遠充軍家產沒官未獲張維并夏錫等百二十餘人行所司嚴捕治罪復命刑部以淹禁人眾亟為問結公張溶伯張綱指揮錢維垣夏勲等輪贖還職餘如擬比法司再會官詳議郭勳情罪仍依前律斬妻子給付功臣家為奴財產入官併追一應公私侵奪賊銀百有餘萬盡奪封爵鐵券誥命其甥占強奪店舍莊寺等俱給還原主疏入留中不下蓋 上本欲寬勳先示意免刑後示意家人孫雲

等免枷而廷臣甚惡勸盡法 上亦礙公論不即釋明年捕餘黨方七唐珠珊杖戍子舉人唐輔發口外而深尤夏言列其三罪此居一焉且曰千羅百織則助之獄固其自取而所由來抑可知矣高時考察當調外中旨降二級蓋 上又以此意示群臣終無有請寬者十月乙酉助死于獄法司以聞并列上慮決罪囚 上憐助并非停刑而以前有 旨不許挨延逼近冬至遂指以爲罪下禮部奏嚴嵩已入閣尚管部事奏刑部尚書吳山侍郎葉相屠僑市恩廢法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左副都周煦右僉都劉詠大理寺卿戴金少卿楊行中

大事記

卷三十三

三四

寺丞董珊曾守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失于糾劾均空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其罪爲甚疏入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得專觀此則賞者亦非賢善秋後決囚測度朕意賣法市恩且郭勛既問謂畧其不軌之謀不軌罪名古今無可畧之理既曰不軌却又擬案不合令死獄中是何律法通常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等各奪俸三月相僑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級邊方用山僥職爲民郭勛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三法司擬議以聞於是葉相等會議勛已瘐死亦足示懲原議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似應矜宥還官入官給主

賊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除爵及追奪鐵券誥命合行吏兵二部查議奏請議入從之并郭憲亦減死發極邊永戍監死楊紹元錢俊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亦從蠲宥後二十九年准其子守乾襲爵

大事記

卷三十三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四

朱國禎輯

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工完京城本元舊都武
洪武年庚申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徐達取元都丁丑命
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
長一千八百九十九丈辛巳平元都實表至京壬午改元
大都路為北平府戊子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
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全時舊基也癸巳
命指揮張瑄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二百十六丈九
月戊戌改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戊戌置
洪武門千戶所永樂元年改北平府為北京以上國
史所著者如此可見元時本有南城因金之舊計可三
十餘里則非今大內之南城可知正南洪武門設千
戶所今為正陽門東南崇文門俗稱哈喇喇當云海岱西
南宣武門俗稱任城或曰順成舊本有麗正門疑即阜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一

武門有張掖門疑即彰義門東直西直二門不知是仍
舊是更新至文皇改為北京重建宮殿大有更易勝
因之舊略而不書亦固其所惟南城之起不可考嘉靖
新築亦無一字之及今姑據國史書之其四郊如規者
亦可略見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請
仿佛也設墩塹編舖長以固防守兵部議覆於各關廂盡處及
沿門建立柵門墩門掌都察院毛伯溫等復言古者有
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多
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太祖定鼎南京既
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
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
容或緩臣等以為宜築外城包絡既廣控制更雄且郊

壇在內 皇上事天愛民盡收入其中不勝大幸從之
勅未盡事宜會戶工二部速議聞遂定議覆請 上曰
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即擇日興工居民葬
地給外地處之母令失所已而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
議築外城慮非不速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
事之際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畿輔民困於荒歉府庫
財竭於輸邊若併力築城則官民俱匱 上從其言詔
候廟工完舉行明年改築外城曰華華合天壽山守備
為一臨清南北要衝百餘里山東撫按城之二十
九年虜退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廂外城不果三十二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二

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 文皇移都北平
密邇邊塞疆有城無郭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盡制邇
因虜警 聖上俯僉言者之請修築南關臣民幸甚緣
將事之臣措置失當毀居斂財拂民與怨且所築僅正
南一面規制偏隘故未成旋罷臣窺見城外居民繁夥
無慮數十萬戶四方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安之矧
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伏虜謀誠不可不及時為之圖
者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
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倍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
為便計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為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

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言南京有
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
乃衆心所同果成亦一勞永逸之計其掘墓移舍等事
勢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惜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
興築工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湊集
崩所觀觀城之足杜不逞之謀 上曰 成祖時非但
外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
美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 聖諭俟部議上遵
行已會疏入具如伯辰文華言命總督戎政平江伯陳
圭協理侍郎許論錦衣掌衛事陸炳督同欽天監官同
大臣記 卷三十四 三
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
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詳具以聞尋
覆城外四面逐一勘度形勢參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卑
前方後圓應築城約七十餘里其城垣制度合用軍夫
匠役錢糧器具興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視分理各官
開具上聞并將羅城規制畫圖貼說隨本進呈允之五
月 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困力傷財
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又須圍垣
以土堅築門樓磚包而後可此工一二年定難完朕聞
西面最難用工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嵩傳示在工諸

臣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垛口腰牆及各城
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脉流沙稍難用工宜
完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是之
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是時
上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
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
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
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築
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
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
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工板以後則漸見效矣
上答曰卿等以工議具聞謂委實難重然既作之必果
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曰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
所爲又或且仍以原計牆說止先作南面待財力都裕
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圭等一詳計之
于是嵩會圭等議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衛護今
丁夫既集板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
面總籌支費其餘三面應用錢糧多寡即可類推前此
度地畫圖原爲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橫濶凡二十里今
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度不虛費財力

今擬將見築正南一而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報允十月工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明年六月宣大薊鎮謀報虜衆入寇兵部請勅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等部署營兵分屯各關廂待虜虜果潰口入薄關廂則總兵時陳追勦于外圭拒守于內中外夾攻務求萬全圭因言營兵素未見虜乞如故事檄調邊兵四枝用爲先鋒 上是之令兵部議行部議往歲調取邊兵以京師重城未完南關居民繁富開警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五

恐易動擾而圭是時總戎方數月將不識兵亦難責戰今屹然重城卽足自固營兵操練日久又非不教之兵以此待虜虜必不敢復萌深入之計圭亦不必復借邊兵自衛且陛下更新戎政者四年矣正期營兵日強可以漸省邊兵入衛之費今大將方議出戰乃無一將一兵可用者是京營素十萬衆將焉用之况不守邊關而守京師又棄近郊不守而守京城撤門戶之杆而屯兵堂與以爲衛此逆鸞誤國之左計可復踵而行乎奏入得 旨爾昨言賊果潰口入薄關廂圭當拒守於內今又言虜決不敢有深入之萌詞涉反覆其意何在歲調

邊兵原爲入衛京師今既稱當守門戶其令時陳分布要害力遏虜衆使不得潰口而入陳圭止令防守京師後四十一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備規制謂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堞口卑隘濠池淺狹悉當崇堯深濬 上善其言命會同兵部議處仍諭閣臣嘉禮爲國盡心令益殫謀爲以副知遇

朱史氏曰歷代相傳有家法有國法後嗣世守規模不甚相遠 高皇創業卽曰廣聚糧高築牆緩稱王故初克和州便分工版築自後建都應天以次削平諸郡于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六

此皆惓惓焉推之塞外如寬河會州莫不皆然承平既久漸圯漸縮匪但形勢隔遠抑亦物力艱難然于少保整頓敗局先復八城余尚書收拾河南多創牆堡城分爲堡堡聯爲牆牆又峙以臺因山川之險相形勢之宜網繆牆戶綿亘萬里禦戎長策由今溯昔若合一轍虜至嘉靖最劇其備禦之法亦甚詳督撫中最著者劉松石翁東涯揚虞坡譚二華分合調遣與一切機宜因時變化有成筭而無定形不可詳述惟守邊之槩起自京師南郭推及各鎮與兵車選練之制尚有可攷爲次而存之亦一代創守之大略也

薊鎮邊防

虜苦北邊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禍獨注于薊穿塞直叩都城攻薊北三衛西接宣府自開平失守衛兵移入即為虜巢古北口原通開平相離不遠虜由獨石四海冶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即當戒嚴朝廷令宣府守臣自獨石遠偵或見虜大隊東行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密雲視諸道最要害簡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五月後游擊官統之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總兵官領三屯營士馬并赴為三路聲援此二十五年派定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七

其年六月巡撫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家室也未有藩籬之撤能保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嚴於城堡而疎於牆殊非慎固之策請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怠廢者罪視主將不設守備律從之再奏薊州為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虜眾可以直闖內地黃花鎮拱護陵寢極稱緊切潮河川可容萬馬虜所必經非大益兵糧以守不可部覆添主客兵馬三萬六千簡精騎為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密雲兵馬僅萬有八百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朐顏三衛管陞聯絡原可

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慮

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為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時令總兵率官軍千人西往台守餘皆存留東路再調大營二枝往順義懷柔等處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迤西三路策應京營將領悉聽巡撫節制允行十月奏所轄牆子嶺地漫衍請於遙橋谷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孤懸難守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鞏察子關管子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并酌量地勢更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八

調步騎皆報可二十八年侍郎范鏞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潮河川自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再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為外屏濬濠設橋以防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戍兵為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于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塚划車嶺開邊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要谷紅土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壑若居庸關外口在宣府視為內地在居庸則為邊藩是以彼此推調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宣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令居庸將領分修東中北三路

諸隘城牆墩臺舖舍亟宜修創其燕河營太平寨馬蘭
谷密雲等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
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
十九丈有奇當設敵臺四墩樓一舖十二約工費銀一
千八百兩有奇俱為措發益本鎮一牆之外皆虜地虜
為土蠻往來窺伺東接三衛尚受我羈縻西則俺答額
鈔宣雲薊雖有兵不甚習勒又料虜各分部落未必大
合深入也攷土蠻本元苗裔無名號可以統攝諸部獨
自恃貴種不屑與伍諸部雖廢朝會尊奉之即俺答疆
盛未敢抗既邊事棘俺答屢屢求款不見許至欲取土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九

蠻自效中國疑懼終不從于是復合而三衛又為之道
虜引而東其患日甚庚戌虜退即設薊遠保定總督起
何棟兵部侍郎兼僉都視事議分薊鎮為八區後增區
各一參將領之又以本鎮選練未完始奏調邊兵二枝
分擺會仇鸞用事通虜許于宣大開馬市虜躑躅塞上
且市且掠甚至欲縱入內地與之混戰三十一年八月
謀犯喜峰口鸞倖疽發背死侍郎楊博兼僉都往經略
時昌平設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言于朝華之山
後通 七陵路徑移宣府速議修築黃花鎮原非虜衝
反設參將泮海所切近虜巢止設守備宜互換令其往

來督理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虜入要
害雖有亭郭城垣而三城近虜再宜增置參將益兵防
守仍先檄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為援又言薊鎮
往歲建議聽民間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斂無及亦
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小城中立一
墩上蓋樓房天棚設欄馬牆塹濠懸置板橋大村令其
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可築數人可守
其費不過百金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伏賊小入可
以邀擊昌平等六州縣殘傷不能舉役乞發真定等府
所貯民夫銀二萬兩助之俱覆允明年五月博還朝虜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

薄古北口霖潦河溢不能入時方會議督撫才品分去
留棟致仕歸推博代三十二年九月乙丑東西虜首把
都兒打來孫等眾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分攻龍
王谷甄塚子沙嶺兒丫吉山等處總兵周益昌督兵禦
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谷甄塚子甚急一日數十進我
兵馮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柯嶺俱有虜攻其夜
以數百騎襲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大眾薄古北口攻
牆百道並進博環甲率大將以下分道登陴止宿力禦
凡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駐虎頭山夜火
光滿野連數十里博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夜齊

發虜驚擾徹旦乃解去時警報沓至 上爲之肝食遣
敕衛卒往訶盡得其狀甚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博益
昌各服色衣一襲博尋入本兵代以王忬博憂歸許論
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出流河等口入犯永平遷
安副總兵張承勛戰死 上諭閣臣問兵部防所當預
者對流河口牆缺乘機入犯幸各墩堡聯絡不敢深入
二日即退 上問修牆果起何時 祖宗因革何朝爲
上對國初徐達既克元都即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關
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
大傳記 卷三十四 十一

有缺敝卽爲修築後又專設東西兩關巡關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近畿邊牆通議
加修費銀百十萬兩古北一帶頗稱完固冷口并亦修
畢昨賊從流河口桃林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
賊不能到牆修將半不意賊卽從此突入看來牆堅者
得亦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畢工可恃偏
僻處委未會及今須嚴勅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倍未
修者作速起工務在責實兵部復條七事中以修牆充
實主兵爲首報曰薊鎮修邊已六年所費不知其幾今
却稱未完以致賊入督撫官怠忽誤事姑記罪王忬等

其亟覈修築之數來聞在鎮主兵卽召募補足以備戰
守不得專恃入衛五月兵部奏薊鎮外隣大虜內護京
陵形勢與他鎮迥異然他鎮皆設關隘如大同之三邊
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以
壯形勢而都城獨無根本之地尚缺外障虜一入邊卽
闖門戶設無限隔臣思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
口實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十里張灣
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
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多
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以守提督率所部邊兵與京
大傳記 卷三十四 十二

兵分管其地庶幾互相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
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命廷臣雜議又令按臣相地所
宜皆以爲可允行
二十七年許論奪職爲民起楊博復任以牆子嶺白馬
關修築率皆苟且破冒公帑旋築旋圯速先巡撫吳嘉
會遣官勘明議處尋黜爲民時右衛圍急留博宣大視
事集兵齊進圍始得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
獨石孤懸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朝廷每歲發宣大
兵戍薊鎮名爲入衛專備關內陵京有變聽薊鎮總鎮
官調遣不佐關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

臣議處之寧遠堡中事久不決博謂大同禍已燃眉當
救一時之急宜薊惠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建議於獨
石城中選謀勇為眾所推者委之守城薊鎮入衛兵俱
聽官人督撫便宜調遣互相應援屬夷來降者厚其賞
給不得縱之入內從之忤又奏薊鎮古北諸口川原平
曠無險可守獨特入衛卒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
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况彼此紛爭令
兵部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
數多詔着兩關御史王漸藩九峰親詣查補 上曰薊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三

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幸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
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
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則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迫其嚴
責王仔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
馬明歲量為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忤又援去秋
例請復調遠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濼東又
議以官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湖河以
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遠兵多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饒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既而部科

議上皆言宜薊二鎮勢無偏重請量調遠兵以守畿輔
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防獨石而命大同
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
可保無虞有旨遠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時唐
順之家居又有重名起南兵部轉北署職方郎中事推
往還奏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
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昔漢光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
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即今薊鎮之兵也以
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即見在守邊者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四

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管古北燕河
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僮馬朽
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
近日寬佃流河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檄宣遠遠徵延
固以禦之甲冑蟻虱於道送杆軸置場於轉輸蓋積弊
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事起一時本非經制練主
減客 聖諭又頒不謂歲以徵發為常使鎮兵置而不
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為守量調客
兵以為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即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
盡練更議免調目今軍額既寡練習不疎所據總督王

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
職誤事之罰疏入旨下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
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給事中王文
炳等因言哨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
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忬等分別罰
治上曰勦鎮兵馬缺弱已極督撫不問殊為負恩王
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務
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
行賞否即叅劾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
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

卷三十四

七

賊之例並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及各
邊有警皆發京軍至正德七年流賊猖獗攻陷山東河
南州縣始調邊將許泰卻永等領兵殺賊繼而彬統宣
大兵至京扈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窺京
軍軍弱必驕橫內地矣隨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
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
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京陵未日守勦鎮也至何棟
任總督奏劾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勦鎮
兵練完即撤還至王忬將邊兵盡調赴勦鎮分布擺守
各牆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

虛犯遠槍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
不已由勦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耳上本超拔忬堊
以任事至此大不樂順之復條勦鎮兵食九事其為補
兵言者凡六其為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補兵六
條云一清弊源以收逃卒今邊鎮窮軍生計惟月糧而
有司升割斗除以充撫賞之用禾糧既不滿望工作又
盡其力在人情既所不堪其奔竄亦無足異若夫石塘
古北衝虜苦寒資生之計全無哨守之勞獨甚而給餉
與它軍等故逃益甚且國家傾內帑以供邊歲出築牆
銀數十萬兩撫夷三萬兩不啻足矣而又以之累苦衛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六

兒坐耗伍籍臣不知其說也自今以後凡操練則一身
不能兩役臺牆工役自須別議至於撫夷支費宜令督
撫別為區處一不煩軍使此貧寒之卒每月得私其一
石之糧保育妻子而以其暇日專攻練習自然逃亡可
省而武藝可精矣至於京邊折銀皆六錢五分而勦鎮
獨四錢五分尤為偏削蓋始因米賤節減原非經制宜
令戶部量視該鎮窮邊塞瘠之地照例給銀六錢五分
其餘近內營屯土沃水賤自應如舊此於司計亦無大
費若必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督楊博所請鎮邊橫
額例悉與本色亦是一策否則雖自計搜縛而軍之去

者日甚矣一專責任以嚴勾補劄鎮發內地衛所之卒以戍邊關必邊關衛所氣脉通貫而後軍令可齊一也今軍士逋逃在管官則該罪於衛所為淵數在衛官則歸咎於管官之腹削各執一端以相枝抵是以影射莫究而伍籍日虛宜特勅兵備官得兼制之管官以逃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議罪亦如之又併論補軍與逃軍之多少以為兵備之功罪其補軍之法逃軍先身故軍先子孫不足則均之同族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於勾補之中寓梁充之法務取盈原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七

額而止一定班戍以便人情夫古北石塘一道曩以近境被虜梁募遠軍當時梁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露居旅宿勞役饑寒還代無期賫送不繼始而潛返馴致久逃拘解頻仍往來煩擾蓋惟人情不便是以法禁難行臣反覆籌度揆情審勢求所以通變折中兼利軍國者有一道焉凡戍卒係六百里外者或分為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為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庶獲實用兼可以行月戍軍在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是一年止食半軍之米在邊

扣其餘米亦足雇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數更議改編其近戍在五百里內及額軍不係梁募者無得援此為例一處民兵今勦民力已竭役無可加而卒伍方虛又當亟處臣考永平舊無民壯正統末以備虜設二千五百人今宜以本府被虜之所設復為本邊備虜之用無事則州縣駐操有事則調赴所近邊關協守通計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又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本為勦鎮而設今暫用南征事已須還若不用其人而征其費以為本鎮雇募之用可得七八千人又勦鎮舊有歲例減存民壯工食不知積之何所得三萬兩足募三千

大事記

卷三十四

十八

人凡此皆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萬餘人甚便計也一處募兵軍中欲得驍勇必以召募召募之法莫善於遠東先立招首而後招軍視其招多寡而輕重其賞逃亡則於招首責補又往者兵部募餘丁於延綏原議四千五百人因事急止募千五百人勦鎮兩年多賴其用宜如原議募足其數可當延綏正兵之調又遠東流民苦於無食若募三千人可當遠東正兵之調又各邊將臨陣全藉家丁居則同苦樂急則共死生彼軍士有急鳥獸散耳逃軍缺額在百名之內者得令家丁充之而食其食焉至於並塞土著丁徼堪戰守者立為保

伍給以塞下之田廩以缺軍之餉任其耕作有警則藉而用之此召募之道也一處班兵薊鎮主客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卽令月糧半折亦須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臣常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歲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當客兵七人而有餘馬亦如之然則調客代主他處之增費薊鎮之省費也補主代客他處之省費薊鎮之增費也若欲米不增額兵不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臣聞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餘誠於京班中或原衛餘丁務足

又事記

卷三十四

十九

三萬人以充鎮兵此則糧不增而兵足可久之道也其築牆工費及邊糧事宜三條云凡築牆工費今順天八府操工民兵遠者雇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給銀二兩若派百夫計費銀二百兩而百夫築牆月以二丈爲式仍給有鹽菜米十兩以雇役計之每牆一丈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今擬以銀雇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其利如此一復本色以存義計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本無折色正德末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其時建議之臣偶見一時米賤輕議變法不慮歲無

常稔糴無常賤今年濼東饑一石折色曾不足以糴四斗諸軍困矣又况昔者薊鎮無大寇聚兵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銀七八萬而米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告急無所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爲復本色便一處轉搬以便支給濼東之軍舊於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罷始移薊州去濼東遠者五百里故軍有轉輸之苦而虜有乘間之入徒以戶部惜脚費耳臣計濼東須米三萬石自薊州至永平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薊費百萬而乃靳此百分之一乎宜置一戶

又事記

卷三十四

二十

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爲首尾增脚價六千兩兼漕輸本折便又臣所謂脚價者非必歲歲用之也濼東率十歲九豐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而糴三萬米於永平則脚價亦省卽以所省復糴計十歲豐可得米十四五萬石賤糴糶收其美利還充脚價而本米償在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順之又上練兵事宜因言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於薊州爲撫三衛之費然北虜信使無日不在三衛蓋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迤北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遠薊之

間故往時虜止寇秋今兼寇春皆諸夷陰爲之嚮導耳夫中國之於夷狄譬大家之於盜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流河寬佃之失可鑒也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捐財帛以結其心振兵威以奪其氣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虜導疏入俱下所司議覆無異其石塘古北二虜戍卒如遇凶年殺貴許於下半年折糧銀內計直量加行漕運衙門剋期修補運船以爲全復本色之地得旨允行順之尋入浙與胡宗憲軍事然土兵雖練積弱之餘卒難驟振練未幾虜已臨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一

邊所調客兵各自一軍以戰不用命且不可用以守則號令數易奔走支吾備多而力分兵日益餽日糜上日益憂勞切責時有不測下日益踟躕而竟相仗莫得要領
三十八年二月虜酋把都兒自潘家口入進逼三屯營駐內地凡五日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遜 上日前奏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今虜得入境撫臣降調總兵逮問并逮督竟死楊博尚在宣大復移往代平召回部復許論原官往勸速
三十九年虜寇薊西禦之不得入許論奏禦虜之策無

過守險當於各口關城外虜所入之道對築戰臺二座或地形不均相其所宜量爲增築臺之去牆二十步而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于上賊至以火器夾擊其臺令各處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固堂與亦安乃即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東漸次舉行職方郎王叔杲往薊鎮閱視練兵還奏本鎮舊兵疲勞饑渴弱而不可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暇練鎮邊城曹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今當先擇主將 上曰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姑俟明年閱視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年許論奏宣大督臣李文進建議與薊鎮相關者三事其一謂增修白龍潭等處防守已下鎮巡兵備按地固險調兵嚴備矣其一欲於陵寢後山固險築垣如居庸牆式但禁山地脉所經即使勘議可修仍須請欽天監官相度無碍乃敢議舉其一謂南山聯墩不足恃欲別修牆設軍蓋自庚戌虜變後一有大舉聲息即先憂南山常欲建牆爲守而因軍方不繼乃設聯墩相去百步中界以虎尾牆上設十人守以火器遇虜薄牆兩墩交擊虜不敢近三千軍人已自足用今以歲久稍有廢墜便謂墩不足恃增修牆墩則當益至萬人糧餉器

仗所須不貲力未易辦莫若仍舊加修似爲便計從之
其山南山北事宜下兩鎮各從宜爲守兵部慮虜潛形
不露謀窺薊鎮上言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
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必宜大先驅之于外獨石謹探
之于微冒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
四海治相爲唇齒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
策應但使虜馬不能近關卽爲首功仍于年例外發銀
四萬從之虜酋夏月會駐青山之後謀甚亟郎中許汝
驥閱視還奏薊鎮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
而成效未睹其弊有六將官私役買閑弊一精卒健馬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二十三

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藝弊三
廢閑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
餉不時弊六下部復列十四事酌行俱如擬八月虜六
萬騎犯居庸公道口官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遇于
南浦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墮馬胡鎮應所部兵
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以歸虜遁去 上諭輔臣虜入
已久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諸城堡可通給火器以禦
兵部言今歲虜謀異常志在畿輔各區嚴備虜遂西行
總督楊選條地方極弊十五事中言薊鎮防邊固不容
一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防居民隨地按伏

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豫伐虜謀今乃泥于前說堂
堂之謀葉而不講謂何蓋所選重在城堡枚舉條陳一
味以餉不時兵不振爲解 上亦以邊兵之調終屬權
宜練主兵爲急兵部亦請免延綏調兵責成本地訓練
漸爲減撤選京營兵爲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傳報
步居十九列守番成居庸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
相地爲守毋恃邊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倣甘肅墩院
之制設險預防山海關一片石等地去薊鎮數百里軍
士給糧不便當隨宜酌處皆允行選又言主兵多缺募
兵多過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芻糧不給所致 上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二十四

嚴諭措處

四十一年八月楊博言各邊有警薊州山西爲急在薊
鎮則盡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騎兵按伏應援以守爲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
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揚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
荆等關以戰爲守又獨石三關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
路宜責守將哨掠馳報又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勅
宣大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宣府鎮巡官移駐隆慶
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
山西鎮巡官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荆宣鎮保定巡撫

移駐易州總兵官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兵堪戰者以備調發

四十二年五月總督楊選質夷酋通漢父子十月丁卯虜自鞫于嶺潰牆入大掠懷柔順義等處我援兵亦集

兵部分布護守京陵諸將胡鎮等皆力戰孫臍死之虜值風雨又各營相拒撲打不得逞遁去選及巡撫徐紳

俱得罪選坐市斬流其妻子紳謫戍未幾薊東復報虜傲 上以虜中內逆多于諸賊問閣臣京練宜整虜亦

不至四十二年各邊俱安堵其年譚綸撫福建戚繼光總兵連擊倭大破之復興化城諸督撫中復有言邊牆

六事記 卷三十四 三五

力分不若聚兵決戰下部未及行四十四年虜稍犯遼東宣府肅州邊將有敗死者有報捷者蓋嚴嵩既除徐

階當國賄路既清軍政漸肅我邊備頗嚴士亦益習虜各出擄巢有功虜亦憚不敢深入非復向時之糜爛矣

隆慶元年九月虜破石州東虜寇薊鎮黃台吉窺及陵寢皆深入久停 上日講畢問閣臣邊事命條東西兵

務徐階因集議列十三事以上召綸回兵部繼光協京營戎政階之言曰用兵必審地利薊鎮天險可固當主

于守修邊之工必不可廢然虜狡計百出率數歲一大

入又不可專恃守而不習戰比歲地方失事總督身受重辟總兵反得漏網資緣復用以故議者遂欲專責總

兵殺賊是矣然主將所以能制偏裨與偏裨能制卒伍者號令嚴耳今總兵每臨陣不能修一部卒而副叅游

原受總兵節制茲與總兵各領兵三千無異察察如此令安得行宜立定制臨陣退縮者總兵叅遊得斬把總

以下叅遊副總許總兵勒死狀報總督奏請仍定文武相見成規無得輕凌辱將領侵奪職掌至軍士在薊鎮

者既役以修邊不暇練各鎮專恃家丁所部卒亦不及練以此禦虜宜其不格須將所部清占冒汰老弱選教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六

師倍糧餉演武藝歸重火器而又團民兵以固戍守處久任以責成功廣招納以散虜勢庶幾可望有功 上

久之于是改綸總督勸選繼光練兵薊州則隆慶戊辰春夏間事也綸至鎮上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

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半皆老弱又分隸諸將散布各區率盡地數丈而守

一軍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誠為上策然行

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我馬弱不能敵非車不可顧虜勢既重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原無見伍勢

不得不召募召募必取強壯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死
又無歸老之計用車便無馬料自非稍優軍食必不樂
從計三萬人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
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古以爲彊今以屢屛而弱必
募吳越間習戰之卒萬二千人雜教之方可有成此萬
二千入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事完可
立遣而時方謂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無不他是
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也尚能任之專哉此
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邊人素驕驟見軍法必至
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一

且讓也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
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
舉奇禍或至昔年覆轍尚可寒心此四難也臣熟思之
不如姑就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
合臣標兵及各營兵共十枝凡三萬人列三營分爲三
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中軍屬總兵
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叅遊各一員訓練專符戰仍付戚
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之職巡撫劉應
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
近邊兵備叅政監紀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

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過之邊外此爲上策
萬一乘驍潰入亦願 陛下少追罪誅聽臣等決一死
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
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至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勒習邊
人非遲之一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以
濟一時之急期三年俟邊軍既練散遣願留者聽疏下
兵部主其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
定練兵事務總副叅游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
光節制仍統于總督給 勅書符驗開防旗牌又請遣

卷三十四

三十八

錦衣衛官二人往清寨島統手三千人叅將胡守仁李
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得 旨繼光以原職總理練兵
事務秋防已過所取南兵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
選募督發不得違怠致誤軍機六月綸再上分立三營
事宜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營
巡撫劉應節提督之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
爲三屯管總兵郭琥提督之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
兵二枝爲密雲管總兵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紀其遵化
三屯二營仍繼光往來督理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
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

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本管禦之三屯遵化各出二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能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臣與繼光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攙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二十九

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虛應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為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宜於振武建昌二營各設副總兵統領訓練庶聲勢相聯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副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同心為國之意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以聞應節乃不敢言而巡關御史援舊例以爭亦復之三年正月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

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遠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恭遊為驛使而管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無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懾服其心分數刑名又不能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者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

班軍暨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止一人敵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難練無益夫射打軍中之事也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銳手者常十七兵法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棄而不講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皆置之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反以資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觀且不美實又安傳四也聞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回隘林薄蒼翳
邊上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到邊上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僅習
千馬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蹟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及各標下兵在在散守勢
不得總練止總督標兵三枝付臣團操而浙兵三千分
發十區隸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
况官衙出於新設邊將渙而不協萬一有失百口何辭
願 陛下更與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
北召募或就勦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
臣統領車騎各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曉
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
人督察行事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
勦鎮既有總兵迺繼光又為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
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盡勦鎮十二
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議其督撫總兵宜令互相應援不
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
便 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
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
綸又奏薊鎮邊城延遠乘障疎濶防守甚艱宜擇要害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一

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步大牙參錯築一墩
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五十金高
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
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
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發銀五萬兩給費從
之而張居正請 上大閱其年罷太監閱視至秋行之
軍容甚盛給乃一一條析繼光所奏以上中言募兵之
說有五一日議班軍班軍本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臺
工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
付繼光練練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期三年番練
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盈宜於
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
班每年依期赴鎮二日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詳于本
戶正軍而畧于餘丁宜稍更其法僉取餘丁補伍三日
勾攝赴軍南直各省不必言矣願法行自近當先令畿
內八府嚴責勾補每歲以數多寡為殿最四日廣召募
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一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
聽其自募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說
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日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利為兵
而為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有人為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成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至車騎合練之說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二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分東西二路是十一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虜無能為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夫用兵之法有分有合車七營豈聚為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三

奔遂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阨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况虜馬為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步戰長于火器以車馬為衛足可遠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為陣止則為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塹為固堪用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為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不敢久住堪用四也若夫鼓舞犒賞兵車火器之費則古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請令繼光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副總兵各二百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後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

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速宜催足其七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不明臣等得以便宜處分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繼光為大將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大舉惟在 陛下精選寬其文法使得自効巡關監軍之設則逃亡之額既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畏罪曲事彌縫况較羣聚於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筭也宜令御史無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四

責成而臻實効疏入覆議俱從之五月因奏山海關乃薊鎮咽喉守備權輕請改設叅將割一片石所轄三道關寺見略二堡隸之見兵甚少宜令叅將自行選募以備戰守允行而臺工初興雜主客官軍築之事在創始號令既新人情兢勸務從堅壯重以道里遠近險易不同原估不足議增犒賞銀十兩猶不足于要路築千六百座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議者遂謂建臺未能阻虜先伐沿邊樹木是臺工未睹自撤籬籬如昔年胡守中故事非計綸乃直陳本末求罷請遣大臣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睡而

成之詔以堅持初議毋惑人言獨都給事中溫純言邊事可慮謂土兵未練敵臺未成有積弱之勢卽兵練臺成一旦代去致廢前功誰與善後于是議定久之畢功頒賞時綸已入理戎政加兵部尚書視事繼光左都督而車營已先就遼東都御史魏學曾亦行之廣寧車做偏廂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上下用綿絮布幃障之避矢石每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飛砲快鎗各若干所練卒皆可用虜憚不敢入其孫那吉來歸執叛人以獻邊事以寧五年三月起少傅吏部尚書楊博于兵部陳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五

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守實則戰也臣總督時嘗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牆外先帝誤以爲功錄臣臣益習薊事以爲當守牆無疑借令潰牆而戰雖有功下矣况未能戰乎又敢必有功乎今加以重臺益爲險固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牆守臺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遼東保定宣府各部署人馬謹偵土蠻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遼東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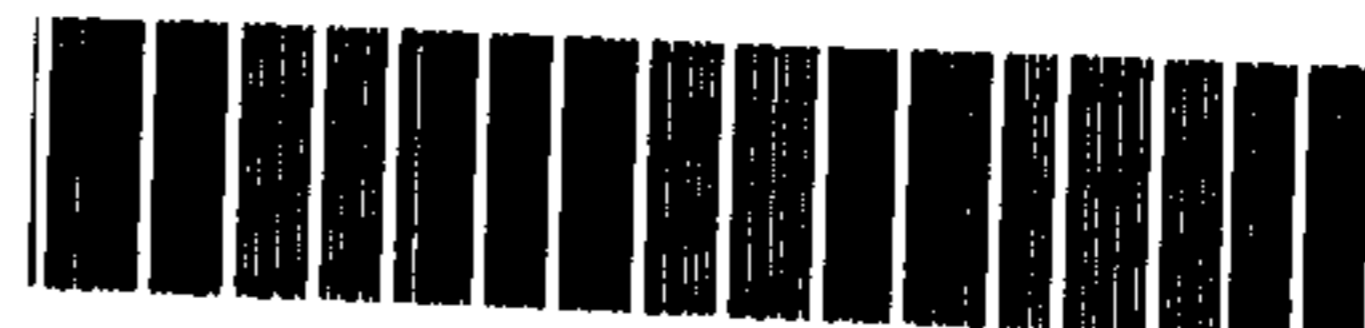
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勇由保定而北趙嵐由居庸關而東總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護 陵 京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以防西虜之反側一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令劉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畧事已還京一處京營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管城外甚爲末策宜令顧寰等不時操演管兵畧照內城外城之規分別信地毋張皇以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畧以致事機垂刺此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六

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論屬夷朵顏三衛陽順陰逆宜乘俺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檄諭以 朝廷威德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市夷人曉諭亦如之一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飭容臣等將閣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官隨宜修舉候次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果有成績視擒斬剽行賞若復踵弊與失機罪同仍 賜勅總督鎮巡勅諭一道許以便宜行事大率薊遼二鎮虜警未息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



至日亦當稍從寬假允行而蒞遠督撫劉應節楊兆言
 蒞鎮主客兵在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
 譚綸亦斷以為可行今邊倣稍息第當散遣其懷土願
 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
 減兵銀入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蒞之日每南兵
 增一人則鎮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如議行六
 年浙江巡按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滂正賦多逋儲蓄
 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憂且今蒞鎮徵兵八
 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倘閩廣間復有此請
 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七

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
 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匱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
 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
 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如就
 死地妻子號慟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徃
 徃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島夷始也
 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况北人剛
 勁有奮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
 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 上是之自是不復增

調而人猶時時口實有警即言浙兵萬曆壬辰寧夏之
 變浙撫自發千兵往佐受賞末年廣寧之役有棍徒賈
 祥假兵部牒募浙兵二千撫按皆不能察亦不聞轉咨
 兵部覈實措餉給之沿途劫掠至蘇州巡撫勒兵城外
 護送市民各以小舟載米鹽雜物沿途平易不許登岸
 遂得無擾渡江事敗其眾皆散祥下獄復得出投山海
 關被薦蓋內有要人主之以其矯 旨召募才果不凡
 附于使過之意也而兵律之弛亦可概見祥偉軀在杭
 城兩人扶掖而行瓠落無用之物一見可決內外俱礙
 要人不敢盡法兵為兒戲一至于此已巳冬 犯都城
 大事記 卷三十四 三十八

徵援兵三千劉嘉言總兵至涿州路梗不得進 東行
 乃抵宣武門撥隸尤世威未幾撤還兩役所費幾二十
 萬一受欺一束手前後事勢之異如此